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冊目錄

總類



考據

香東漫筆二卷	民	況周頤撰	蕙風	一
經餘隨筆二卷	民	繆楷撰	陶社	二七
學林考證一卷	民	孫文昱撰	湖南	七一
讀朱筆記四卷	日	漁村源元撰	崇文	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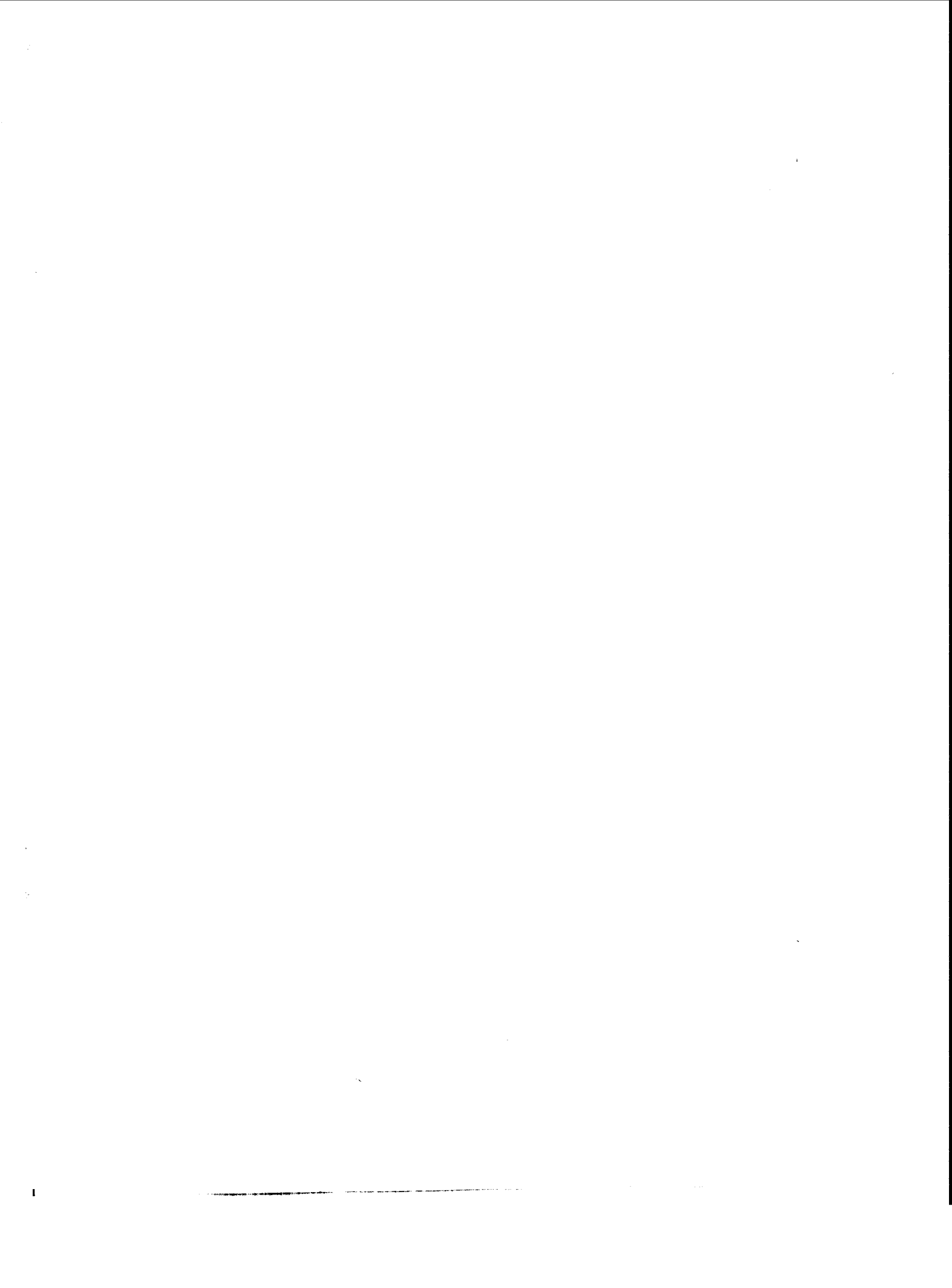
名言

任子一卷	漢	任奕撰	四明	一五九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	宋	洪邁輯	擇是居	一六七
善學齋碎語一卷	清	楊光儀著	屏廬	二八五
稚黃子一卷	清	毛先舒著	檀几	二九三
東江子一卷	清	沈謙著	檀几	三〇一
艾言一卷	清	徐元美著	檀几	三〇七
拙翁庸語一卷	清	劉芳喆著	檀几	三一五
醉筆堂三十六善一卷	清	李日景訂	檀几	三一九
娛親雅言六卷	清	嚴元照撰	湖州	三二五
育書一卷	清	張登瀛編	雲南	四三七
六事箴言一卷	清	葉玉屏撰	有福讀書	四四三
格言聯璧一卷	清	金纓輯	有福讀書	四六一

子史粹言二卷	清	丁晏輯	頤志齋	四八五
諸子粹言一卷	清	魏禧著	昭代	四八七
讀史粹言一卷	清	魏 禧著	昭代	四九九
日錄雜說一卷	清	魏 禧著	昭代	五一一
竹溪雜述一卷	清	殷 曙著	昭代	五二五
松溪子一卷	清	王 暉著	昭代	五三三
偶書一卷	清	魏際瑞著	昭代	五三九
格言僅錄一卷	清	王仕雲著	昭代	五四九
觀物篇一卷	清	石 龐著	昭代	五五七
吳鰲放言一卷	清	吳 莊著	昭代	五六五
漁談一卷	清	郭欽華著	昭代	五九一
廣連珠一卷	清	陳濟生著	昭代	六〇三
詹言一卷	清	黃之雋著	昭代	六一五
悟語一卷	清	石 龐著	昭代	六三九
隨感錄一卷	民	胡 淵著	樸學齋	六四七
二十五等人圖一卷	不著撰人		雪 堂	六五三
仁齋日札一卷	日	伊藤維楨著	甘雨亭	六五九
東涯漫筆二卷	日	伊藤長胤著	甘雨亭	六七三
天民遺言二卷	日	永崇永父撰	崇 文	七一一

324/12

香東漫筆



香東漫筆卷第一

臨桂況周頤慶蓮記

丙午丁未間賃廬金陵開西鄰有水閣曰周河廳數年前掘地得石碣刻媚香樓三大字廳主人思其有神聖也亟復瘞之余曾得見拓本白門寥落意多違差幸与媚香結鄰耳

金石錄唐劉黑仁等造徘徊碑永淳二年按通雅徘徊屋兩詹也造徘徊者始即修造屋之兩詹歟

前筆辨青鳥作青鳥之謊校抱樸子黃帝相地則書青鳥之說注青鳥彭祖弟子又文獻通攷秦有青鳥子善青鳥經風俗通蓬有青鳥子善術數則青鳥子不止一人又崇文總目青鳥子風論一卷則暨家亦有青鳥子王應麟姓

香一

氏急就篇三鳥青鳥五鳩爽鳩

軍機處繕寫 諭旨員字从頁屬字从属皆曾經 御筆如此寫遂恪遵不易內閣繕寫發支疎防疎字不得作疏彈參參字不得作參如誤从充多則竟須換發票發簽字不得作籤

或謂上牋言事唯臣對於君用之校魏志崔林傳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晉書劉卞為縣小吏補亭子有租秀才者於亭中作与刺史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此猶對於較尊者而言晉書石勒載記遣張慮奉牋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自效勒之与琨無尊卑之分亦曰奉牋則猶上書上記云爾牋奏體式略

同桓譚奏書董賢龐參奏記鄧騭亦臣下白事之通稱非必臣對於君狀後可用也

東山詞揭簾飛瓦霄聲焦宋世寒食有拋塿音之戲蓋兒童飛瓦石也下云九曲池邊楊柳陌香輪軋馬蕭蕭亦寒食風景

乾隆寫本白石道人集靈鷲閣感余曾鈔一本白石自序後有洪武十年八世孫福四謹志略云公詩一卷歌曲六卷早已板行暮年復加刪竄定為五卷無雕本感於家經兵火帖軸無隻字而是編獨存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詒猶子通世世珺之又萬厯二十一年十六世孫鰲謹書略云此青坡徵君手書以遺侍御俄客公者今又二百餘

香一

年楮雖蠹落而字蹟猶在因付匠整頓且命鯉弟以側理漿紙照本臨出用時莊誦焉又乾隆甲子二十世孫虬錄謹書略云公詩初本刻於嘉泰閒晚又塗改刪汰錄為定本感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爰採取各家刊本彼此離勘均以累朝詩話掌固有入近代者竝為箋略獨篇什不敢擅為增損閒有摺拾僅以附別之余感白石詩詞集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本華亭張奕樞本欵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臨桂倪鴻本王鵬運本仁和許增本許本參互各家葡極精審除此寫本未見外所据各本与余所感略同寫本葡錄所見各本序跋有康熙庚寅通越諸錦序康熙戊戌廣陵書局刻本能溪曾時燦序為許氏及

余所未見所錄詩語詞評軼聞故事亦既刻本為多開有
虬緣自識亦極該博又有姜氏世系白石年譜足資攷證
祠堂本美熙序以世表無 坳采五絕二首 訪全老於淨林
效為恨亦未見此寫本 和朴翁悼奉牛一首刻本有三高柯
茂宗回二七絕二首 一首刻本無姑蘇志采入首句不
首刻本有 越女鏡心即法曲 細讀兩詞雖非集中
貪名爵填詞二首 獻仙音刻本無 築作狀如前闕雨緒路後闕綺幾醉等均自是白石風格
非竄入它人之作也

越女鏡心二首

姜夔

風竹吹香水楓鳴綠睡覺涼生金縷鏡底同心枕前雙
玉相看轉傷幽素倚綺閣輕陰度飛來鑑湖雨 近重
午燎銀篝暗薰海暑羅扇小空寫數行怨苦纖手結芳

香一

三

蘭且休歌九辯裏楚故國情多對溪山都是離緒但一
川煙葦恨滿西陵歸路 別席毛瑩 周顒按元注題疑
檀撥公弦象奩雙陸舊日留歡情意癡別銀屏恨裁蘭
燭香篝夜閒鴛被料燕子重來地桐陰鎖窗綺 倦梳
洗暈芳細自羞鸞鏡羅袖冷疏竹画簾半倚淺雨滲餘
醺指東風芳事餘幾院落黃昏怕春鴛咲人顛頓情柔
紅約定喚起玉簫同醉 春晚
周顒按右詞二闕宋法曲獻仙音虛閣籠寒闕後細
審詞調有與法曲獻仙音小異者前段輕陰度重來地
叶後段空寫數行怨苦疏竹画簾半倚怨字半字去聲
是也有與法曲獻仙音略合者前段前段風竹字字
綠綠字睡覺覺字後段後段國字後段前段後段後段
雙陸陸字舊日日字後段院落落字並入聲是也守律
若是謹嚴自是白石家法

九真姜氏世系表略 按姜氏望天水後分上郡九真兩系本九真
故春日書或九真何蒼蒼乃在清源尾語

公輔 忠 誠 援 照

唐上元進士 左拾遺 貞元十六年 唐末荆州錄 五季南平高
德宗朝宰相 進士少府大 事 氏屏從事
州籍家欽州 監

靜 泮 帖 僂 頤

宋初肇慶府 饒州教授 承信郎 光祿寺簿 太常博士
判 家上饒

俊民 元 聖 夔 瓊

紹興八年進 太學錄 紹興三十年 慶元五年以 太廟齋郎
士秘閣修撰 進士知蘆陽 樂書準解 自饒州徙朔

周顒按據世系姜氏為公輔之裔公輔籍愛州日南則
白石故粵產也
白石道人詩詞年譜

香一

四

孝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公父肅父公宰瀘陽 枝肅父公諱璽 時公尙幼
隨任在沔 見探春 慢詞序 紹興庚辰進士

乾道元年乙酉 九年癸巳

公在沔 有女 郎山詩 枝晚歲有書裏詩垂姊
氏嫁蘆川 據探春慢詞序有中云去復來幾二十
丑數年 肅父公卒 昔遊詩序稱早歲
罰事也 孤貧當在乾道間

淳熙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公依姊氏山陽閒歸饒州 有于越 亭詩

三年丙申

至日過維揚 有揚 州樓 按公念奴嬌詞序子客武

陵昔遊詩昔遊洞窺山先夫白馬瘦及
 治在焉攷千巖老人曾參議湖北公客武陵始
 客蕭郎耶蕭字東夫名德藻蕭父公同榜進士
 千巖之勝乾道閒宰烏程因留家弁山所居有
 自號千巖傳謂蕭以兄子妻公雖未定何年大
 約丙申後丙午十年前閒事也

十三年丙午

客長沙昔遊詩青草長沙境洞庭沙相連又蕭
 過湘陰奇蕭湘陰縣寂寂黃陵祠皆長沙境
 于巖詩 人日登定王臺夢紅 立夏日遊南
 岳昔遊詩昔遊衡山上未曉入幽谷當指是時
 朱陵是左雪霽至雲密峯遇若士以詩說見投
 後殆又一時也
 秋登祝融峯有霓裳中 七月既望楊聲伯時

香一

五

長約與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浮湖有湖
 沙約與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浮湖有湖
 八月寓山陽姊氏有浣 冬十二月千巖老人
 約往蒼雪遂發沔口有別沔鄂 乘濤載雪而下
 有採過武昌有翠樓吟 雪中六解度揚子昔
 春慢過武昌黃鶴磯邊晚渡時指此
 詩揚舫下大江日風雨雪又既
 離湖口縣程程見廬山正爾時事

十四年丁未

正月元日過金陵江上有踏 二日道金陵有杏
 影 夏依千巖有千巖曲水詩 冬過吳淞有
 絳脣詞又三高祠詩校
 公姑蘇裏古詩當在是時

十五年戊申

客臨安還寓苕溪校公嘗寓吳興張仲遠家
 有百宜嬌詞未知在何年

十六年己酉

寓苕溪早春尋梅北山沈氏園有夜行船詞
 光 宗紹熙元年庚戌
 上居白石洞下因號白石道人有白 校公已

酉以前但僑寄雪川未成卜築故夜行船詞序
 止稱歲寓吳興且其指蒼弁為北山又載酒曰
 南郭則寓在郡中絕非山林可知而辛亥除夕
 別石湖乃稱歸苕曰歸則居然有家矣據前後
 兩年事蹟竝論則公之上築在是年無疑周方
 泉題公新成草堂詩有種種竹將挑筍喫旋栽
 松待斫柴燒及猶有住山窮活計與公自序所

香一

六

謂與白石洞天為鄰膈合則所居已在山非復
 城市明矣
 二年辛亥

正月二十四日發合肥有浣 晦日泛巢湖有平
 江寒食寓合肥城南赤闌橋西有淡 夏六月
 復度巢湖刻仙姥來 過牛渚有淡 至金陵謁楊誠
 齋有送朝天集歸誠齋詩及醉吟商小語
 秋寓合肥有妻 冬載雪詣石湖有雪 訪石
 吟商序公識石湖有玉 石湖徵新聲以
 已在謁誠齋以前有暗香疏 除夕別石湖歸苕
 青衣小紅見贈有暗香疏 除夕別石湖歸苕
 夜歸苕雪後過垂虹有小紅低唱
 溪十絕

三年壬子

校辛亥除夕詩但得明年少行役是歲始居若

不出

四年癸丑

春客越中有越九歌同張平甫遊禹廟詩

越中土女春遊詩真里梅詩蕭山詩

上下西興錢清閒欲家未果有徵歲暮留越

有玲瓏

五年甲寅

春同張平甫自越還吳客湖上時觀梅於孤山

繞紅樓及

香一

七

宗慶元元年乙卯

春與張平甫自南昌同遊西山有鸞

二年丙辰

春與張平甫約治舟往封禺見鸞錫天序以

然阮郎歸詞有平甫壽日同宿湖秋與張功

甫會飲張達可家有蝶是秋依朴翁寓封禺

康丞宅詩 冬與張平甫俞商卿鈺朴翁自封

禺同載詣梁溪之田以養某疑脚是時道經吳

淞有慶止梁溪月餘當在爾時將詣淮不果

引遂歸溪梅臘月與商卿朴翁同寓新安溪莊

舍有浣歲不盡五日歸舟過吳淞溪紗

三年丁巳

元日家居有鸞夏四月上書論雅樂竝進大

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詔付奉常同寺官

校正不合歸 秋寓湖上有七月望書事

四年戊午

寓湖上有戊午

五年己未

上聖宋饒歌鼓吹曲十二章詔免解與試禮部

不弟

六年庚申

寓湖上有湖上寓居按公詩釣窗不忍見南

香一

八

山下有三難骨未寒是公已殯三子知在杭非

一日矣又云未了菟裘一悵然知公欲家焉未

能也

嘉泰元年辛酉

昔遊詩當作於是秋 按小序云數年以來始

獲甯處今歷考編年惟戊申己酉庚戌三載及

丁巳以來至是年不從遠役而初刻本列是詩

於卷末知為辛酉詩無疑也

二年壬戌

上元同朴翁過淨林有詩見咸道臨安志又

咸清志 秋客雲間有華亭錢參至日編歌曲

六卷成雲閒錢希武刻諸東巖之讀書堂

三年癸亥

詩集二卷當刻於是年 以集中有華亭錢園

詩知在壬戌後

是歲後詩無成刻事蹟亦無可徵惟春詩二首

乃嘉定四年辛未歲作餘皆缺落故不復謹

得九峰書院刻本中州樂府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連序

跋共九十葉前有嘉靖十五年瀟嘉彭汝寔序稱中州樂

府金尚書令史元遺山集也凡三十六人一百二十四首

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敘志之蜀左轄儼山陸先生

偶得是編圖刻之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後

香一 九

有屬吏麻城毛鳳韶跋汲古閣刻中州集据明宏治刻本

刻樂府即据此本子晉識云小傳已見詩集不復贅殊不

知鄧干江宗室文卿張信甫王玄佐折元禮五人俱未見

詩中小敘一概刪去未免失檢書貴舊刻益信錢塘丁氏

善本堂所感中州集亦宏治刻本樂府亦即此本又一寫本並依

毛氏復宏治刻中州集未刻樂府嘉靖刻樂府不附屬中

州集毛氏復刻乃合而為一耳

御選歷代詩餘每調臚列如干首每填一調就諸家名作

參互比勘一聲一字務求合虛古人毋託一二不合者以

自恕則不特聲均無誤即宮律之微亦可由此研入

白石詞少年情事老來悲宋朱服句而今樂事它年泪二

語合參可悟一意化兩之法宋周端臣木蘭花慢句云料
今朝別後它時有曠應癡今朝與而今句同意

放翁出妻為作釵頭鳳者姓唐名琬和放翁釵頭鳳詞見

御選歷代詩餘詞語及林下詞選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

昏花易落曉風乾泪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

問咽泪妝歡瞞瞞前後段俱轉平均与放翁詞不同舊

續聞云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

全闕 潘仙客 瀛選 新荷葉句云雛姓嫩簪似垂髫小女盈盈未

經人道

彙欲作南昌兩鐵香鑪攷塵事燭故迄未屬稿大安寺鐵

香一

香鑪朱竹垞曝書亭金石跋尾馮柳東石經閣金石跋文

並箸錄寺在南昌府治後鑪頂高一尺二寸圍徑三尺蓋

高一尺八寸圍徑八尺八寸鑪身高二尺六寸圍徑一丈

一尺連花腳高二尺七寸圍徑一丈六尺五寸通計高八

尺三寸吳太和五年七月造陽識竹垞跋尾有釋文捐賞

人姓名不全普賢寺鐵香鑪金石書未經箸錄寺在南昌

惠民門內鑪蓮花形下三鐵勇士頂立為腳鑪高二尺五

寸腳高二尺一寸圍徑七尺六寸口寬二尺四寸勇士鍬

一以石補之陽識文曰城居高說發心鑄香鑪一所重一

千餘斤捨入隆興寺正殿永充供養者時大宋紹定庚寅

七月旦日謹記匠人熊子明

內閣早班中書每日到軍機處領事回直房上軍機檔少
遲六科筆帖式到內閣領事蓋尚沿明制茶餘各語明制
六科縣通政司我 朝雍正時始縣都察院
馬援誠兄子書郡將下車輒切齒蓬崇武事諸刺史太守
皆稱將如皇甫規自訟疏吏推報將之怨張奐奏記段熲
得過州將等皆是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困學紀聞引韓文瑣語
云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集證陳
耀文天
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
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按漢時佛未入中國故昌黎云黃老於漢後即佛老並稱
矣佛以清淨無為為宗旨與吾中國為黃帝之言者蓋公
之流

十一

十一

政同漢明帝始崇信佛法平原襄楷上疏曰聞宮中立黃
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可知佛之與黃其揆一
也黃帝堯舜統紀相承仲尼祖述堯舜謂為黃帝之弟子
可即謂為佛之弟子亦何不可讀書貴以意逆志何庸契
舟求劍索解於繡流曲說耶

男子出家亦稱尼魏書劉銓妻許氏母子俱出家為尼
江甯稱白鍾蓋白門鍾山各省其一字見池北偶談

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犯斬借郡守李誠之竭力
捍禦城破與李率兵巷戰歸署赴一室自焚老卒冒火挽
出之叱曰我為國死擧衣就燄子浚先出兵至還同弟澤
從父死歛程哲曰容程
叢說政史檜無子以妻兄王暎孽燻為

子鉅及浚澤故王氏庸奸臣何常有忠孝尚也按宋史辛
次膺傳秦檜為其妻兄王仲疑敘兩官次膺劾其奴事朱
勳又劾知撫州王喚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
屈邪金人王氏之先亦奸臣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貴
自立奸臣沒無忠孝裔則易云幹蠱者何耶

宋人稱它人父曰先大夫孫觀鴻慶集慰劉仲忱左司帖
先大夫偶感微恙遂至大故仲忱遽罹巨痛追悼諒無以
為情又與葉彥忠學士帖自從先大夫捐舍館高才雅望
罹此大故號慕之餘進道益德稱它人妻曰問中鴻慶集
與惠次山帖忽聞閣中臥病何為遽至此也伉儷之重追
慟奈何

十一

十一

吳中行與孫南川同年月日時生同登辛未進士第同出
龍洲王師門中行入翰林南川外授雄縣令見中行賜餘
堂集孫南川年兄令雄縣序未審南川繼此遭遇與中行
同異若何稜攷明人稱同榻曰年兄今為座主對於門生
之稱
明初秀才禰衫飛魚補騎驢青絹繖永樂朝教習庶士甚
嚴曾子啟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令搜大木何
秀才之幸而翰林之不幸也

戰國策魏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齊戰魏
於馬陵名
民曰黔首不自秦政始
增稱子婿妻父稱丈人自唐已狀劉賓客文集劉氏集略
說子婿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歸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

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開

律詩重字但義異即無妨劉賓客集蘇州白舍人寄新詩

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弟二三聯云雪裏高山頭

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謙守何煩曉鏡

悲自注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有殊古之詩流曉此

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以還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

息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閒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

不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宋寥無紀又歷陽書事

詩久坐羅衣皺杯傾粉面醉夜諷字駢字甚新

甸齋感小宛寶章帖山谷書杜牧山行詩遠上寒山石徑

斜白雲生處有人家此詩世盛傳深處作生處不如生字

香一 十三

乾隆庚戌已前會試有明通榜例得中書猶鄉試之有副

車也長洲王惕甫芭孫素有才名上計時和相欲致之門

下王拒之不通一刺和溪憾之會試王中明通榜和特奏

停止將榜撤回會試明通榜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

古茅第二字通用見前國策魏秦故有懷地刑巨之城坵

津而以之臨河內魏將與秦攻韓史記地作茅國策當是作第同

音傳譌作地

薄笨車笨當作羣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注其始之官乘薄

音車黃特牛布被囊裴潛傳注出入薄羣車又蠢笨之

笨當作笨奔去聲見齊民要術

抱朴子酒誡篇豐侯得臯以戴尊銜杯按蘆射陽石門圓

象有人形跌坐者朱士端定為豐侯之豐徵引記載涉豐

侯者綦詳獨未及此

胡震亨讀書雜記言其友秀水屠用明威元皇慶三年鄉

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鑿匠陰陽寫算

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尼道赴

試甚奇按舊五代史唐末帝清泰二年三月功德使奏每

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

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

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

從之此僧尼道赴試之濫觴也劉賓客文集謝冬衣表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更僧道者壽百姓等云云唐時僧道見重如此金偉軍

經命題其考卷皆四股八比入選者稱祠部為老師同輩

為徹寅充僧錄等官有耳比刻其試卷黃俞部曾見之此

專考解不與各色人同考與元制不同

得徐北溟寫校鬼谷子一冊楷灑樸茂每葉二十行行二

十一字悉仍宋本之舊北溟跋云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

感鬼谷子注鈔本屬余與坊刻對勘坊刻本之道感譌敏

至多鮑君所感為錢遵王述古堂舊物乃據宋本傳錄者

余既研朱細勘復手繕清本屬錢君廣伯正定之按秦氏

石研齋所刻鬼谷子与此本同徐氏朱批亦全收入唯行

數字數全改不如此寫本猶存宋本面目為可瑤也北溟

名鯤蕭山增廣生阮文達弟子詒經精舍高材生

香一 十四

江甯梁吳平侯蕭景闕反左書徐康前廢影錄反左書
通所創始疑石刻中別品也四川雲陽龍脊石朱魯九齡
景闕即孔書等題名王長卿指書尤僅見拓本高四尺五寸寬四尺三
寸十行行十字字徑四寸正書峻整適逸

治平乙巳歲上春法日口駕部外郎軍守魯九齡殿省
玉邑宰張二褒侍禁護我蘇宗言廷直揮征王孝和新

宰樂温王僅錄參趙庠贊府錢禹卿前銅梁簿李仲連
同遊龍脊灘修故事也下幕試技書即馮越石謹志歲

時王長卿奉命染指書以題簡池攻勢勾震勾像奉

校周保緒介庵詩詞多常州耆舊軼聞湯貞愍官樂清
副戎引疾歸寄保緒春水園貞愍暨其配雙湖夫人俱擅

香一

十五

丹青有画梅樓雙照保緒為題浣溪沙詞有暗香雙護玉
樓人旁人剛道是梅魂之句貞愍奉命弋捕改道士裝入
羅浮經月乃出既罷寫其裝為琴隱圖琴隱園所由名也
又有十二古琴書屋填詞圖張翰風初名翊改名與權後
定名琦陸祁生故宅有龍蛇影外風雨聲中之軒庭中古
槍二後燬於火

保緒春水園詩序略云甲申四月始買金陵江氏致園易
其名曰春水園中之勝曰冲抱堂行倚修竹面環鼓桂堂
西曰味雋齋宣石虎踞古藤鳳鸞曰遠風樓遙攬幕府近
挹難籠曰春水裏人之舍方塘鏡涵危磯躡立南為介山
山有亭曰介亭清涼西市牛首南朝紫金覆丹鎮其丑良

青龍黃土帶其辰巽曲池三疊漫其麓喬林四起蔭其巔
步山南下曰綠波画舫垂絲拂衣怪峯拱稜轉而東曰水
樂軒小橋乍通游魚可數轉而北曰來鷗館延梅覆水連
梧入雲曰爽來閣高柳歸涼丹楓送夕轉而東曰貯素樓
朝霞漫檻圓月洞窗曰珍叢館丹萼連躋翠條遠翥曰止
庵余所偃息也鹿籬紫碧菱落浮香按致園在廬地巷應
志一名全椒江氏所創見金偉軍釐金陵待徵錄保緒姬
美人巷人蘇佩囊有貯素樓詞印雪為糕飴以脂澤積雪山禹久
筋為林貯素樓韻事也保緒屬湯樂民貞愍公子作玉戲圖有
詞及詩詠之

香一

十六

董小狂進上元諸生為詩肆口而成結菲苙名曰窺園
與湯貞愍為弟弟交貞愍患疥不時往小狂怪之曰恆欲
得浴曰窺園不可浴耶曰無抑搔者曰勇用老兄即劑藥
燭湯浴貞愍躬抑搔之所善何蕉衫客游小狂圖其形壁
閒飲酒輒設栝勺若勸訓何子成兒幼小狂恣惜逾己子
成兒天飲食坐臥及為詩無非哭成兒者節止庵文今之
狂也薄小狂始古之狂歟其厚可風也蕉衫名瑞芝
貞愍大父緯堂先生名大奎字曾乾隆丙午冬知臺南鳳
山縣林爽文起彰化賊目許光來曾伯達犯鳳山城破貞
愍尊人与竹先生名荷業字楚持刀侍父立堂皇賊至父
子戰物堂上節止庵文揚与竹貞愍襲雲騎尉官副將髮
逆陷金陵殉難案葉忠貞史冊不多觀也緯堂先生著有

炙硯瑣談

貞愍太夫人楊氏武進人知州奎女与竹先生殉難時太夫人寄寓福州奉姑歸里訓子成名貞愍清風亮節得力慈訓為多曾繪吟斂圖以誌慕太夫人有斬斂吟七絕并序見國朝閩秀正始續集集均奮須閩切与凡通身張貞愍女公子嘉民善画尤工仕女適河工同知某子某某年入贅湯氏江甯彌月婿挈嬪返清江氏鎮江犁明某不告女先渡江留書与諛頌言其兒不敦歸恐騰婢媼咲也女不得已大歸越四年隨貞愍投荷池殉難

瑯環記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食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王采薇孫淵如夫人長離閣之名本此事

香一

十七

珥云博白有遠邨號綠舍皆高山大樹人跡少至邨民嘗謂其山多鳳大如鶴五色有冠而尾甚長率居大樹之巔始即南方之比翼鳳矣博白縣屬廣西鬱林州

初學調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苦入聲無定轉明章黼字道常嘉定人韻

學集成以屋沃覺為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為真文元寒刪先之入藥為陽之入陌錫職為庚青蒸之入緝合葉洽為侵覃鹽咸之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有上去無入

鄭如英字無美小字安娘工詩詞与下養寇瀆相翹翹也桃花扇傳奇眠香選優等齣以阿丑之詼諧作無鹽之刻畫肆筆打諢若瓦衙姊妹一丁不識者狀始未溪攻虞山金陵雜題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

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娘板橋雜記謂頓老琵琶安娘詞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閒漁洋秋柳詩唐葆年云為安娘作風調可想安娘詩載列朝詩選閩集雨中送期蓮生云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橋愁從風裏長魂向別時銷客路雲兼樹妝樓暮与朝心旌誰復定幽寢任搖搖春日寄襄云月露西軒夜色闌孤衾不耐五更寒君情莫作花梢露纔對朝曦溼便乾沈沈無語意如癡春到窗前竟不知忽見寒梅香欲褪一枝猶憶寄相思所著紅豆詞采入眾香集集凡禮樂射御書數六冊余所感鼓樂御數三冊安娘詞在數冊中有目無詞甚恨事也明紹瑞史鑑中官阿丑善方禱諫之風談話於上前作院本有東方禱諫之風

香一

十八

明詞綜鄭安一名如英浪淘沙云日午倦梳頭風靜簾鉤一窗花影擁香篝試問別來多少恨江水悠悠 新燕語春秋泪溼羅襪何時重語水邊樓寢到天涯芳草暮不見歸舟

柳如是書駐鶴二字正兼分體徑約五六寸鐫太湖石上在金陵某氏園中惜未詳李文石云錢塘吳良仙刺史曾以拓本屬題良仙名若煖湘浦河帥公子阮文達外孫其母夫人籤贈中多名蹟清貶此拓本即其一也如是本楊氏名隱雲小字影憐後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初適雲間孝廉為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作詩寫字婉媚絕倫見顧云美琴讓傳

徐淑秀自號昭陽遺子前朝南渡時宮人也甲申後流落
金臺後歸泰州邵某為詩多抑鬱哀憤之音有昭陽遺子
狂漁歌爾樂波濤我為何人回無人知是我倚闌看蝶認
為花之句所著一葉落詞衆香集錄四閨女邵笠字澹菴
菩薩蠻云亂鴛鴦被流蘇巖櫻桃露灑花梢重小婢促梳
頭開奩滿鏡愁 回看人不在感損雙螺黛淡日上紅紗
輕蟬鬢影斜虞美人後段云翠眉一霎愁峯鎖撥碎芙蓉
朵問伊底事忽嬌嗔道是采花掠亂鬢梢雲淑秀詞視澹
菴稍遜狀入回二語卻未經人道

尼靜照字月上宛平人曹氏良家女泰昌時選入宮在掖
庭二十五年作宮詞百首崇禎甲申祝髮為尼西江月云

香一

十九

午倦恹恹欲睡篆煙細細還燒鶯兒對語花梢平地把
人驚覺 有恨慵彈綠綺無情懶整雲翹難禁愁思勝春
潮消減容光多少體格雅近北宋

成岫字雲友錢塘人略涉書傳手談齒句關名彈絲並皆
精妙恣雲間董宗伯書回刻意臨撫每一著筆輒能亂真
今嫵媚而失蒼勁者皆雲友作也戊子春宗伯留湖上見
雲友所做書回甚鏗自不能辨後得徵士汪狀明言其詳
即為寔修結構於不敵園時雲友年二十二矣歸董後琴
瑟靜好誼入意中緣傳奇有慧香館集菩薩蠻云綠楊深
處黃鸝坐蒼苔門巷無人過黛捲接湖光六橋車馬忙
錦塘花壓亂雲卷雷峯暗胸緒撫瑶琴澄裏一寄心已上三則

采錄東香集

元梵經石硯橢圓形長九寸五分寬四寸一面梵字十六
行一面下琢為凹上題云元梵經石嘉慶己卯星伯於伊
犁哈什河岸山擊之歸琢為硯匣蓋題云松喀巴旺我祝
賽回緣額敏福只兒哈喇米克括木長額伯顏速不台飛
散明安禿滿幅蒙古石製硯以蒙古語銘之猪兒年朵兒
別月委宛山農戲題今歸芻齋尚書校仁和陳扶正善仁
損齋文集有書哈什河經石後即此石也

書哈什河經石後

陳善仁

此石為唐古忒所書綽霍勒贊旦經嘉慶己卯秋徐舍
人星伯從伊犁將軍晉昌獵於哈什河得諸吉里白虎

香一

二十

嶺嶺下舊多石璞上鐫蒙古及唐古忒字佛經蓋其先
篆石為主以祀神謂之鄂博因刻佛經其上此書自左
而右橫行讀之特紀元無可考哈什河為烏孫國距京
萬有一千餘里星伯載歸贈余余載以歸杭又越三千
餘里荒微文字見於吾杭者不少雲林寺借秋閣有感
平三年外裔所進貝葉梵經萬松嶺烏龍社有蒙古字
鐘銘今是石又越萬有四千餘里而至金石之刻日出
不窮豈獨茲石也哉

芻齋感石記中有非石刻二種一北叁高僑為妻王江妃
造木版墨蹟字尚明顯唯背面稍模糊一唐麗山府果毅
都尉梁君妻李氏墓誌甄朱漆書未經鐫刻凡五百九十

七字磨泐者僅九字誠異品也木版背面刻江妃殉物有故柞棟一枚跋云棟即梳之變體疏从充可變从束作疎梳作棟即例此釋棟字亦稿亦活

北涼且渠安周船寺功德刻石中書郎中夏侯□作今在德國柏林博物院按崔鴻十六國春秋安周茂度弟七弟封屋蘭縣侯為樂都太守後據鄯善因而自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授涼州刺史河西王後為蠕蠕所并鄯善即今噶順沙磧在天山北路此碑必得自新置無疑德人琦悉甚至其國中流傳有影本無榻本思既惟或損泐也便陽尚書以攷警政治赴德僅得二榻本歸其一本尚缺四分之一其不足之本以論載風老人蓋中國無第三本也

香十一

北涼且渠安周船寺功德刻石釋文

拓本高四尺四寸五分寬二尺八寸五分第一行見存二十二行行四十七字字徑八分分書

中書郎中夏侯□作

慈悲□□□□□□□□□□形廓始興於六度考終者乎
豈玄扉冲邃□□□□□□□□見頽其城壑无明耶
其神慧故使陵天之□不出於三界本□之韻莫明於
域中非夫拔迹緣起之津□□□□□□□□覺滯寢
於昏夢拯弱密於炎墟爰有含□□□□□之士輻日月□
方寸具十虛以降生願塵海之廳濫懼□□□□□□
□權於駭浪望道流而載馳朝飢思饍雨甘□□潛貨

幽夜莫曉□□慧心咸且二違稟正之以洞照四倒□
□□□□□□□□化功之不建道世之或淺故虛懷不
請□□□□□□□□隆法柱之弭□勒善陸□一乘以莫駢超二
漸而玄論□□□□□□□□左右虛空藏積昔行於十地
隨所化而現生功□□□□□□□□庄來為郢匠□王震希音以移
風大士運四攝以護持□□□□□□嚴土三塗革為道場
逝起滅以離盡入定窟以澄神□心幽和則儀形□前
乃誠孟浪則永劫莫覩斯信敬者所□□□□□□惕者所
以自惕涼王大且渠安周誕妙識於露府味□敵而獨
訓雖統入理物日日万機而譙譙之心不忘造次□□
□□之寄送旅猶飛軒之佇唐肆罪福之報行業若影

香十一

嚮之應形敷一念之善成菩提之果瞬息之惡嬰累劫
之苦殖□□□□□□□□和解脫之致隨巨波以輪迴受
後有而不自唯□□□□□□於天衢終□駕於无擇乃虛懷潛
思遠惟冥救構□□□□□□□□不二之韻圖法象之妙證
无生之玄譙束教迷方者覩真容以遐興離本逐末者
守彰薦以致極規謨存於兼拯經□□□□□□成兆庶欣
然咸發道心於是隆業之右惟一簣之不倦熙神功以
悟世爰命史臣載稽垂訓有鄙之激思不卑類□□□□
□□幸遇交泰於當年目觀盛美心生隨喜嗟嘆不足
刊石杼懷
□□□□邃和之者妙實際无崖曠代莫踐妙哉正覺朗

鑿獨防不進之輪不二而轉彼埤之遐迢昇其巖既昇其巖又鈞其□□中流濟彼二邇我見不逝我疾弗閑果而不證滅而无刊隨化現生壹變大千道不孤運德必有隣乾乾匪懈敬□□請之友自遠而臻補處之覺對揚清塵拯墜三塗引道交淪雖曰法王亦賴輔仁於鑠弥勒妙識淵鏡業以行隆土□□始覆惟愬一簣除競道與世與負荷願命恢恢大哉卯在嗣正萬謁哉手寢斤俟聘名以表實像亦載形虛空无际□□名功戲實庄來踐法庭玄珠一曜億土皆明何得何證利益我生有□斯應无求不盈運矣拈王寔天彼讀覽彼華□□樣般瀑流洗心望樹理翰替式臬率

香一

三十一

經始法館興回民□崇不終且□尉其麗有炳其煥德輶難舉射在信心湏達□□應□虛衿冲懷冥契古亦猶今豈伊寶蓋諛意筆簪英右一興齊高等□憑斯致永闡法林俾我億兆麟飛十蔭

朱明成辰都竟監□□佈法鑑典作御史索寧

按日本東京大學有漢圖象石凡七皆吾山東蓋梁嗣物丹麥國人何樂漢游歷陝西命匠雕刻景教流行中國碑欲以易吾舊者洋務局知而尼之乃載新刻者以去唐薛瑄華志石日本人以三十金購去近又以鉅貲購吾滄州王僧誌石外人垂次吾有乃至斷碑殘編亦在所不免吾中國收賊家之子孫唯利是視棄之如遺是忍孰不可忍

吳草廬 澄臨江仙詞九日舟泊安慶城下晚惕臨江水驛

于時月明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甚與徐道川方復齋况肩吾方清之驛亭草酌以殊鄉又逢秋晚分均得殊字去歲家山重九日西風短帽蕭瑟如今景物幾曾殊舒州城下月未覺此身孤 勝友二三成草草只憐有酒無茱江涌萬象碧霄虛客星何處是光彩近辰居有元一代吾宗固實尤少亟記之

辛卯壬辰閒余客吳門與子芾未問素心晨夕冷幹閒醉不知有人世升沈也某夕漏末三商招子芾讌集不至未問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公樣詞人天樣遙翠衾貪度可憐宵芾姬人未應箋管換釵翹 破面春風防粉爪問画眉新月戀香蒙柳絮花咲奈明朝笈翼日有怡園之

香一

三十四

約故歇拍云云今子芾墓木拱矣王逸少所謂倪印之閒已成陳迹成容若所謂當時祇道是尋常也

陳大聲草堂餘意不可復得甚恨事也大聲一字秋碧精研宮律當時有樂王之目又善謔嘗居京師戲傲月令二月云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放鞞化為鞞見願起元客座贅語又有四時曲秋碧與徐髯僊聯句

讀前人雅詞數百闕令充積吾胸臆先入而為主吾性情為詞所句治与無情世事日背道而馳其蔽也不能齟俗与物語自知受病之源不能改也

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狀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序其中而涵泳駘索之

吾性靈與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為吾有而外物不能奪三十年前以此法為日課養成不入時之性情不違恤也人靜簾垂燈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會據梧暝坐湛裏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宋吾心忽瑩狀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長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視匪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焉今不可復得矣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者詞之賊也

香一

三五

之見久之靈源日濬機括日熟名章俊語紛交衡有進益於不自覺者矣手生重理舊彈者亦狀離羣索居日對古人研精覃思甯無心得未若取徑率此之捷而適也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係無詞境即無詞心矯揉而彊為之非合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近人學窺窗窺從密處入手窺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為春非若琉璃感繡蒙無生氣也如何能運動無數麗字恃聰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窺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

窺窗句云心事稱吳妝暈紅七字兼情意妝束容色

玉梅後詞臨江仙云妍風吹墜彩雲香彩雲麗矣而又有香且是妍風吹墜七字三層意楊澤民和清真寫山溪云平生疆項未肯輕魚水余亦云

狀

宮調之學失傳久矣嘗欲輯兩宋人詞注明宮調者都為一帙取其相同之調參互比勘當有消息可尋惜塵燻苦無暇也

元以詞曲取士於載籍無徵唯宋時詞人遭遇極盛酒熙開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高宗稱賞良久賞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也即日子釋褐詞話是真以詞取士矣酒熙十年八月上奉兩殿觀潮浙江亭

香一

三六

太上諭令侍宴官各賦詩江月一曲至晚進呈以吳琚為第一乾道起居注是以詞試從臣且評定甲乙矣政和癸巳大晟樂府告成蔡元長薦晁次膺赴闕下會禁中嘉蓮生進並蒂芙蓉詞稱旨充大晟協律能改書沒錄李邴少日作遊宮春膾炙人口時王黼為首相忽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家姬數十人皆絕色酒半羣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玉照新志是皆以詞得官矣詞衰於元唯曲盛行士夫精研宮律者有之未聞君相之提調詞曲取士之說不知何據而云狀也晏同未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衰節終身何文縝少時曾飲貴戚家侍兒惠柔慕公丰

標解肥為贈約牡丹時再集何賦虞美人詞有重來約在
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之句後為靖康中盡節名
臣 國朝彭義門 孫適 延露詞吐屬香豔多涉闖齋與夫
人伉麗甚營生平無姬侍詞固不可樂人也

揚州有兩文選樓昭明太子文選樓在太平橋北旌忠寺
見唐揚夔文選樓序宋王觀揚州賦隋曹憲文選樓在文
選巷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梁茵林云昭明文選樓不在
揚州誤 選巷 劉繼莊廣陽雜記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
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尙有
請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唯存殿額耳後
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

香一

二十七

子祠精忠廟即旌忠寺

廣陵散謚至唐猶存當晉嵇康之物竝未失傳也崇文總
目廣陵止息謚一卷唐呂渭撰凡三十六拍

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緜衣以娛親疑伯瑜即老萊
子矣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
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則老萊子亦孔子之友也

光武故人子陵之外有牛牢字君直高獲字敬公牢之言
曰丈夫立義不与帝友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
陛下其詞甚倨子陵對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耶何其婉而巧也故獨有諫議大夫之

命夫英明如光武對於故人猶不免以語言為厚薄矧晚
近鉅公大寮以言取人者虜漢景詞蝶戀花云吹咽瓊簫
儂自苦銷魂弟一流鶯語慨摩其言之矣

賜餘堂詩到處逢迎唯自愧涓埃未裨聖明朝 甲戌請告
歸泊風雨
作禪字無仄音子道先生必有所本

元鄭玉師山文集辯義田再嫁者與三十千當是族人之
嫁次女故視長女有殺非謂改適人者范公平生義而後
動再嫁人之大倫詎於此有謬

明王世貞宋版瀛書跋桑皮紙白潔如玉字大者如錢絕
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精純溪潘流瀋見 天
祿琳琅溪潘流瀋不得其解 見前 李文石云溪字是奚字

香一

二十八

之謫南唐奚廷珪 廷珪父奚超南唐主
賜姓李氏世為墨官 宋潘谷皆造墨名

家

薛浪語集和錢都官詩道學從初小況雄文光萬丈吐長
虹 見前 按況雄荀况揚雄也

宋吳可著感海詩語 四庫全書提要云不詳其人履歷
墨莊漫錄撰近人絕句佳者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
對殘春簾幙重重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

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死
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因漫錄知可字思道可以
葡它日之攷右日本西岳元齡慎夏漫筆一則 元齡漫
筆頗能穿穴宋元人說部即如此段足見看書留心彼都

人士何嘗不研究文詞也撰字作擇字用古誼可熹吳詩
曉絮句絕新

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有黃金采漢書地理志師古曰據
文畫蕃画箱也杜佑通典鵲即鵲也小而難中寶之初高歡立

法盜私物十萌五盜官物十萌三後周詔侵盜倉廩雖經
赦免徵荀如法萌音培償補也今作賠惠棟松崖筆記女几陳市

上酒嬾也陳仲以素書倚質也酒于几家几盜寫學其術敷
記按采訓采取之処蕃訓箱鵲訓鵲葡萄訓賠倚訓質徧檢

各字書竝無此訓宋黃休復菲亭客語元祐癸酉石京後
餘賦而世莫得其聞也僅字亦異誼東坡寄劉孝叔詩

戲贈開軒李居士詩巧麻如今也被漫漫同鞞又游靈隱寺
漫字無鞞購二誼

香一 二十九

姜虬綠字秋崑有漫遊草乾隆元年遊霍童一年遊武夷
紀行詩附日記校虬綠為白石二十世孫靈鵲閣感寫本

白石道人集即虬綠所編定也

戴風雜詩同是蛾眉窈窕人尹邢覲面倍相親上官令尹
何蟲豸不殺靈均志不伸因余有等是蛾眉妒亦甘之句
而作

香東漫筆卷第二

臨桂況周頤竅邊記

桂層

古今書刻上下編二卷 長沙葉氏觀古堂叢書 明周弘祖撰上編載各直省所刻書籍下編錄各直省所存石刻弘祖明史有傳其書明史藝文志及各家感書目均不著錄 四庫未經采入亦未存目吾廣西書石錄左

廣西書籍

布政司 皇朝理學名臣錄 皇明名臣錄

按察司 問刑條例 崇古文詁 武學經傳

桂林府 府志 曹鄴傳

南甯府 府志 傳習錄

香二

石刻

桂林府 唐帝祠石刻 宋張栻有謁廟詞刻於石在府東北 舜山磨崖

唐韓雲卿記 華景山遺刻 刻在府城北 鎮南

峯碑 唐大厩中刻平蠻頌於石崖宋狄 風洞銘 宋

開作在府 逍遙樓扁刻 刻在府城東 讀書巖石刻

東七星山 逍遙樓扁刻 刻在府城東 讀書巖石刻

有劉宋顏延之五君 三先生祠碑 祀周程三先生

在府北獨秀山 三先生祠碑 張栻有記在府

柳州府 駕鶴書院碑 文剝落在 柳侯祠碑 舊羅池

柳宗元韓愈謨記 真仙巖磨崖 宋張孝祥磨崖大

蘇軾書在府城東 白象巖篆字 有二字如篆不可

之巖在 范滂傳石刻 在慶遠府

梧州府 欠井銘 元結作在 范滂傳石刻 在慶遠府

城上 十箴堂石刻 刻宋周必大十箴於 清心堂

南樓 碑 宋王慶立 將軍洞十字 守領將軍龐孝泰十

字在電 光華亭石刻 刻秦觀像與文

潯州府 蓮巢亭石刻 刻蘇軾書帖 南山石刻 有宋

田詩在貴 南甯府 題詩巖刻字 有朝天門洞仙女 牛皮石鐫

字在橫州二大 唐劉公夫人楊氏墓誌銘在廣西見寶應朱士端宜祿堂

金石記惜未詳劉公何名刻石何年在廣西何縣

宣德五年遣內臣孟陶往廣西采買翎毛蟲鳥救書內開

有陰類鳥陽類鳥不知何禽也 程哲恭楷蠡說

韓湘詩 迢夜流瓊液 凌晨咀絳霞 彈碧玉 調爐煉白珠

砂校廣西北流縣有白砂洞石膏玉英散采流光凡砂生

於此其色獨白 同前

濼伏波將軍馬援祠在臨桂伏波門外伏波山之半祠側

一亭俛臨灘江 國初定南壯武王孔有德鎮粵常遊憩

於此手書聚翠二大字顏之楫開

張公同敬號別山江陵人文忠公居正曾孫祖敬修為文

忠七子文忠効怨家煽禍奉旨簿錄資產時欽差侍郎邱

樞持之急敬修不堪逼迫自經死懸書于肘荀言其父曩

以力肩國事結怨于人屍骨未寒遽遭奇禍祖母年九旬

有五歷蒙太后皇上殊恩見今與眷屬同閉斗室飢寒交

香二

因泉願捐此微生以謝當世伏望於全祖母俾保殘年云
云時同司籍沒事者為太監張誠感其情辭哀切以原書
奏聞神宗憫之令寬其事而給養文忠之母終身公幼孤
奮志讀書成進士上書鳴冤文忠始得復官予謚後授廣
西桂林府推官游陞巡道承厥建國桂林巡撫瞿公式邦
入內閣公為兵部尚書 本朝大兵破全州諸將焦璉丁
魁楚等戰死承厥奔梧州以瞿公為留守公副之未幾大
兵至二人力持月餘城破同被執主將定南王孔有德欲
降之不屈幽於一室二公相對賦詩酌酒不異平時孔其
勸降不可回遂與瞿公同日死公臨危時首墜地復奮躍
而起者三項無點血視刑官惶懼狂走觸於牆頭裂而斃

香二

三

衆咸異之與瞿公同葬水東門外棲霞山下事定後瞿公
之子遷柩歸常熱而公墓仍在故所淪落荒烟蔓草中幾
泯沒矣康熙間海甯陳公元龍巡撫廣西訪求得之為之
封兆域立墓碑置祭田植樹木使棲霞寺僧世為守護歲
春秋致祭焉墓在棲霞寺前百餘步後枕棲霞山面對灘
江伏波獨秀兩峯分峙隔岸若旗鼓狀石碣大書明別山
張公之墓蓋陳公修墓時明史尚未告竣未知褒貶云何
不敢書官位僅稱其姓字而已核明史居正第五子允修
字建初廕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
題詩於壁不食死何張氏之多賢裔也
僧渾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薙為

僧劉獻廷廣陽雜記

吳億有谿園自怡集南渡初為靜江倅御選歷代詩餘
詞人姓氏
十萬山在廣西上思州城東西南三面凡八十里萬峯巒
嶠直至安南國祿州地故名十萬山凡有八隘將起伯麗
歲蒼錄
丁酉容揚州張幼丹通守心泰 詒余臨桂石刻拓本如十
種內有數種為謝志所無甲辰容常州金滙生同轉武祥
詒余都嶠石刻拓本如十種皆謝志所無丁未戊申間客
江甯閔繆氏菽風堂感石目箸錄粵石多謝志所未載商
之菽風先生陸續借歸釋文合以金君所詒及張君所詒
中之數種通計得如十種寫次成帙名曰粵西金石略補
遺攷謝志菽文志劉玉磨桂林巖洞題刻記三冊初成稿
本開有

香二

四

攷證玉磨卒稱感其友臨川李秉禮家 凡東峯一冊龍隱巖一冊南溪一冊
所記二百一十六種手拓者一百六十九種而謝志著錄
全省金石僅四百八十三種宜其缺佚衆矣余補遺如十
種皆得之客中異日言旋言歸按嚴尋壑從事託推所得
奚啻十倍惜序長卿游倦芥櫻依狀此願知何日償耳
粵西金石略補遺目錄

唐

韋敬辨智城碑萬歲通天二年四月 韋敬一製 正
書 在上林縣

南嶺

都嶠石刻六種在容縣

都嶠山五百羅漢記和四年八月 陳億撰 正
書

都嶠山造佛像殘碑 陳德撰 楊慎信書 行書

碑陰題名 杜儁書 王伯挂立 分書

羅漢造佛羅尼幢 乾和十三年十月 羅貴寬書 正書

梁懷義造佛像碑 大寶四年正月 正書

靈景寺慶讚齋記 大寶七年二月 盧保宗書 正書

碑陰游都嶠山七律二首 宋開寶七年 張白撰

區若谷等題名 康定元年

曾晉卿等題名 皇祐庚寅

閻廿五娘造佛羅尼殘幢 正書

宋

仙奕山立魚石室題刻七段 在馬平縣

香一

五

裴象等題名 元豐二年九月 正書

曹現等題名 元祐壬申重九日 正書

李耆俊等題名 海熙甲辰重九日 正書

涂四友等題名 紹熙辛亥九日 行書

李大有等題名 端平丙申仲秋 正書

艾丑登立魚山詩 嘉熙庚子重陽日 行書

鄭鎮等題名 丁亥二月 分書

會布雉山題名 元豐二年上巳 篆書 在臨桂縣

西山功德記 紹聖丙子孟秋月 魏時書 正書 篆

遊西山詩 紹聖戊寅季春 林毅撰 章肅書 正書

觀國等讀書巖題名 宣和乙巳六月 正書 在臨

裴夢貺等題名 紹口癸丑七月 正書 在臨桂縣

范至能等壺天觀題名 淳熙乙未 行書 在臨桂縣

馬子巖海陽山禱雨記 淳熙己亥八月 正書 在興

香二

六

海陽山靈澤廟記 淳熙十四年三月 陳邕記 正書 在靈川縣

宜州新建學記 淳熙 張枋記 正書 額篆書 在

招隱二大字 張敬夫書 正書 在臨桂縣

朱希顏龍隱巖詩 紹熙改元十月 正書 在臨桂縣

龍谿祠碑 嘉定乙亥七月 張自明撰 張自本書

宜州鐵城記 正書 張自明撰 在宜山縣

宜州鐵城頌 正書 楊挺篆 在宜山縣

西山寺常住碑 咸淳元年孟夏 梁富書 正書 額

元

僧師澄讀書巖詩 至順壬申孟夏 行書 在臨桂巖

無時代

韶音洞三大字 正書 在臨桂縣

湘灘二水之源六大字 正書

博士泉三大字 分書 劉燕庭云在廣西

右唐一種南漢六種宋二十二種元一種無時代三種

最三十三種

廣西首志山川略据方輿勝覽云容江在普甯縣即馬援所云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者是也按飛鳶墮水在交趾浪泊一名西湖為今越南北甯河內兩省閒地与容縣相

香

七

去幾二千里 謙志誤

湘竹彌竹出西粵山中其地多獐獍所居非裹糧徒步冒煙瘴犯霜雪不致也舟行六千里得至江南擇其篁孫之美好者臙肌猩暈斷以為管始為徐陵珊架上物亦勤且勤矣崇禎戊辰家仲父別駕桂林前後多有攜歸每得百餘管視之不重也余年家文起相國余友吳次尾頗好之多有遺二十年來零落殆盡所存不及十餘遙望西粵何異天上朕中年離亂江淹五色湘東銀筆安所用之況海內知交嵇鍛王琴多化為異物騷魂徒賦筆冢成封視一湘管而坡老磨人之謔廣陵絕調之悲茫茫交集止有雲州遺淚与管上湘痕淫淫濯灑而已又何異於龜蒙

之志錦裙也 明陳貞慧秋園雜佩

全州謝良琦醉白堂文集臨桂王氏四印齋有刻本 惜印行僅數十部 曾詒余一部友人借去 未還當時以為易得也 半唐逝後書版

不知所之此書不可復得

宋小岑有弔柳雜劇九芝草堂詩泊儀徵云錫香粥白曉

鶯天紅豆易絲記少年今日真州僊掌路夏無杯酒醉屯

田諸暨郭春林 舖 為小岑序分綠窗雜劇以青藤為比

余女兒三其仲適黃名俊熙字顓卿顓卿之曾祖夢園先

生有詞選梓行 詞選無先生 起元真子漁歌子訖周美成

六醜最二百二十四闕竝渾雅溫麗極合倚聲消息每闕

有箋徵引贍博余年十二女兄于歸詒余是編如獲拱璧

香

八

心維口誦輒昉為之是余詞之導師也先生選詞若是之

精斷無不工填詞之理願所作迄未得見可知吾粵詞人

湮沒不彰者繇矣 黃氏家祠內有偶彭樓詞選版其樓非許當時為之 榻可眺城西山色女兄以余幼故請登

襄陽張氏唐墓誌十種 玄淵 景之 慶之 敬之 在襄

陽張公祠十種之外尚有張漪墓志一石為吾邑唐子實

先生 啟華 所得載歸粵中釋文見楊海琴先生粵西得碑

記 記於子實先生 唐氏有別墅在吾邑南鄉六塘三十年

前即已荒蕪此誌石不知尚存否

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姪子愿述

君諱漪字若水范陽方城人四代祖策從後梁宣帝入
西魏子孫遂家襄陽焉隨禮陽令諱則府君之曾孫
皇都督安隨鄂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諱玄弼府君
之嫡孫特進中書令漢陽王諱東之府君之冢子天縱
明達家傳孝友質而能史文而不華周舉成均進士擢
第上 聖歷封事一命懷州武陟尉後應長材廣度科
再轉洛州登封主簿紕蕭畿甸望雄臺省累遷左補闕
擢惟獎侯緝我衮職而狡童怙寵頽人之萬多士側目
莫之敢指君疾彼蠹政上害苗書 帝嘉其言且未能
用除著作佐郎 恩示累加實遠之也尋而盜有巨力
將生大變故 我王父昇堂秉鈞勦其凶邪有以興復

香二

九

狐鼠何有城社惟艱蓋老智謨之少壯決之內有獻納
外則糾合匡定之力君參半焉洎 王父錫券受封
恩欲別開君邑 王父辭曰 天飛聖也利見時也臣
且饗竊漪何力之有焉 帝曰曩在春闈嘗見卿子敢
言時事朕實拒之今乃同昇諸公果集是績真其兆也
卿奚讓焉對曰同室協謀父子借邑非典也父執政子
開封重嫌也 恩實天啟人謂臣何頓首固辭然後酒
已於是稍加朝散授大著作猶厥資也余後王辭廟堂
恩拜本郡君表乞扶侍采蘭焚沔無幾而 太妃薨
棘人藥藥哀毀滅性未卒哭終於倚廬嗚呼痛哉壯年
卅有七君不承烈光克稟彝訓虎變詞園翰飛天衢自

祖及身皆秀才觀國遙源巨浪三葉一枝故七涖官秩
六承 恩拜而典要有禮變通適宜所居之政皆為後
式雖光塵混物而雅素恆真口絕薰味心多禪悅非夫
體合道而行中權歟是著希聲將登大用天實冥昧降
此鞠凶凡百君子靡不震悼夫人成紀郡君李氏 皇
朝羸州司法參軍昭信之女也洵淑且都柔嘉惟則詠
采蘋而服禮示斷機而流訓隙有犇駟渾無藏山以開
元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寢疾恒化於靖安里之私館春
秋六十二越明年孟冬月才生魄與君合窆於相城舊
塋 王墳口甲從先也子孚懿駟駟駟歷荆府倉曹轉
參河府軍事不幸早世先夫人云亡孚鄆城縣丞志邠

香二

十

王府掾白華半落絲衣長罷陟岵望風枝結哀愿不
天早歲無怙 伯父垂訓嚴君若存學生孤藐以至成
立恩深罔極思報無階茹血申哀務傳家政禮也銘曰
在咎雲雷邁屯華夏 王祖伯父克勤 宗社翼戴飛
龍肅清天下君臣一合名器無假讒搆于朝忠弃于野
惟伯扶侍除官告罷 太妃俄薨血淚交灑茶苦過制
因淪大雅今則有之古所無也未諡忠孝空塋松檟非
斯慟乎孰可悲元石釋文 據碑記 迆寫字體 未能悉依
桂林唐子實孝廉華華側儻多才粵寇侵疆軍實悉損規
畫構園亭去城數十里背山臨流極泉石卉木之盛余
過桂林以所得唐碑見贈多拓梅伯言先生記云張翁
為唐張東之子道光二十一年桂林唐子實得其墓碑
於襄陽觀首北二里載滿官著作郎及侍父襄陽皆與
史合惟史言長子愿次子滿碑則滿為長子愿乃滿之

二十五冊一版

2A

歷銘其墓者也史傳與碑刻異文往往如是然史之要
在一代之成敗得失是非非一人作家傳也而言金
石者或以是為史矣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九日上元
梅曾亮識書法筆筆通勁全學褚登善提頓使轉為楷
法極則石存唐氏桂林唐碑當以此為冠也粵西得碑
記

謝中丞啟昆纂修廣西通志嘉慶五年正月開局六年十
月進呈正本書凡二百八十卷八十冊需時不及三年而
體例精審徵引該博為各省志書之冠前人辦事無因循
虛糜之習非輓近所及

正月十六日開志局於秀峯書院志事二首東裘山見
經堂詩續集前有已未除夜雪至元旦未已志喜二首
二日復得大雪均二首八日迎喜神於郊外二首十
四日登七星崖二首與此詩相連屬知其為庚申作也
學使錢楷字表山
臨川舊志已消磨李穆堂先生 桂管圖經孰正謫七十年來

傷散佚三千里外費按羅采風端賴輜軒使紀事深求
著述科鈴幕畫閑邊務少可容老子共編摩

落燈時節載書來秀嶺春歸別館開敢謂衙官借屈朱
謂二張任王 須知數澤有鄰枝請胡維君龍編盡入探
關周諸君 驪手象譯應資博物材文簡事增師掌故蠻陬典冊上
蘭臺

樹經堂詩續集有飛來鐘歌自注鐘在太平土州北二里
馱廟村側交趾思瓊州刺史兼廣源思垠等州節度觀察
使太傅宏農郡公楊景通造戶部員外郎充集賢院學士
曹良輔撰銘稱會祥太慶四年正月十五日記核會祥大
慶大通交趾李乾德年號其四年當宋政和二年謝氏未

曹石倉先生學俗官桂林時於文昌門外建灘江書院今
廢先生有桂林風謠十首楚粵流皆印湘灘水自分易生
階面草難度嶺頭雲素節龍舟競冥按鼠穴鯨水東街最
盛遊女咽羅帶其偏安聞此地瀛法未全疑塞迴書違雁
溪清弩射魚穿山為孔道放陡下霧渠待學桃源隱郵郵
盡可居其夜坐多蚊母秋成半芋魁寄桑傳釀法文石中
碑材成餉資橋稅山田印糞灰廣南商販利鹽廠雪盈堆
其退食衙應放長時印早函銜杯誇瑞露燒筍出霧巖吏
隱吾何愧人言或息讒豈如元祐世黨籍至今刻其
長洲葉鞠裳昌熾語石十卷記融縣真仙巖石刻有紹興

庚辰歷山王延年慶元丁巳三山李君紹定庚寅雙井黃
杞題名三則及杜昱嘉定十趙進臣無年松庵道人詩道
子皆識志所無范文穆經略勸諭乾道祭新刳墳壺天觀
銘皆刻桂林巖壑志亦失之壺天觀銘尤佳絕
康熙開廣西文官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武
官一百九十八員廣陽雜記

道光中京師言宋學者則有倭文端曾文正何文貞吳侍
郎廷棟邵員外懿辰丁郎中彥傳言漢學者則有何編修
紹基張州判穆苗貢生夔陳御史慶鏞言古文辭者則有
梅郎中曾亮宋御史琦王通政拯馮按察志沂黃彭年
表

明末常熟瞿忠宣公在粵西時公子元鎔往尋之家謚云
卒葬修仁見嘉定瞿木夫先生中浴年謚先生曾屬其甥
修仁令陳應兆訪之

余家舊感浮觚集手稿一冊 國初白嶽程宜中不偏著
前有順治戊戌黃中通庚子胡養忠汪繼昌等序汪字神
不偏幕遊永州永之形似觚浮於瀟湘之間故以浮觚名
集共詩一百五十六首錄二首以存其人黃鶴樓和高刺
史云無古無今東去水古人霸業今已矣黃鶴遺蹤何處
尋遙聞孤唳白雲裏舉首相招不肯來雞鳴舊闕廢荒落
江上鼓聲猶未絕吳中簫管聲難迴一番凭眺一番悲滄
海澄清知幾時跋浪鯨鯢擾龍窟樓頭斫劍嗥馮夷過釣

卷二

十三

臺云不向南中老今朝入富春西風遲短棹斜日下寒筠
七里看山色千秋思古人依狀垂釣處獨有石鄰鄰

何桂枝桂林人幼失父母為人婢搆之揚州轉售為妾自
怨已命作歌一篇見 國朝閩秀正始續集詩凡五百七

十九言如銀瓶瀉水一氣貫注就其沈著樸厚論之即謂

直追濼魏可也雖精研幹事者未易猝辦弱齡女子何由

具此力量所謂天籟本率性情者也正始續集錄粵西閩
陽朔人孫玉娥融縣人陳秀貞臨桂人唐氏柳州人朱氏
臨桂人石禾玉藤縣人何桂枝桂林人

悲命詩

何桂枝

六月六夜雨聲急有女不眠悲思集側耳東方人睡酣
倚牀低首羅巾濕有恨無可伸有語向誰陳坐對中宵

兩長嗟薄命身我本廣西城裏女此處爺娘非我親暗
想八九年前事寸心耿耿獨傷神憶我六七歲父母雙
拋棄寄養向貧親貧親無好意潯梧將軍門下客一時
假虎作威勢與得金錢知幾何甘心鬻我作人婢爾時
幼小只從他薄命漂零可若何當年攜到揚州地山程
水程萬里多揚州一入主翁宅年復一年誰愛惜朝捧
茶飯暮捧湯寒皴衣裳飢餓食主翁有時稍見憐主母
鞭箠那禁得忽然年來情意改當作親生女兒 我
呼爺與呼娘梳頭裹足勤勞倍不知奸計險於坑漫道
厚恩深似海簫管琵琶學已終牙牌雙陸亦教通纔延
李姐傳歌曲又向張姑學繡工事事求全勤督責朝謀

卷二

十四

夜議誰能測春來春去時匆匆道我長大好顏色嫁得
富家貴公子終身享用無盡極昨朝客到敝華堂逼我
堂前見客忙不識誰家輕薄子周身上下細端相但見
爺娘喜滿面我正無顏歸繡房驚猜不敢問自知徒自
恨耳聞堂上言贏得心頭悶方知堂上賓乃是浙中人
工科給事官名重六十無兒娶妾新豈是尋常行禮節
只聞次第講金銀怪煞爺娘心慘絕千金百金爭未歇
我生時日我不知朦朧造作與人說初五聘定初七嫁
卻道行程圖快捷可憐我貌空如花可憐我命真如葉
今日人家呼作兒來日人家呼作妾似此傷心怨復嗟
夜淚掩涕肝腸裂早知粉面換黃金悔不當年墮江月

已矣哉且莫哀不見揚州舊風俗親生兒女嫁天涯
涯復海角骨肉之閒豺虎惡我復何須淚零落淚零落
情未休長江之水無西流風俗不改古人愁寄語紅顏
綠髮聞中女來生誓莫生揚州

謝志金石待訪目韋厥碑即韋敬辦智城碑碑在上林縣
謝志標目下注象州智城作智誠並誤

伏波巖有米南宮題名翁覃溪謨米年謹謂伏波巖即龍
隱巖誤覃溪製詩境墨樵放翁書即方字若刻龍隱巖者

二老堂詩話廣西有趙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僭耳時為
致中州書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

蔡京父子既刻黨籍碑復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姓名後金

香二

十五

人至汴見鼎問之太息曰宋室君臣顛倒如此安得不
怒碎之讀黨籍碑者知此可為談助

思恩府初種早稻之法李彥章思恩有早稻一曰夏至

禾一曰六禾夏至禾以三月種六月熟六禾以四月種七

月熟故欲種兩收者六禾不如夏至禾其稻一種而異名

遷江謂之早禾賓州上林皆謂之夏至早惟武緣謂之餘

番以歲種可兩番熟也郡屬惟賓州多種之上林有近賓

州界者為巷賢三團亦僅十餘年來始習其法惜尙未廣

若郡中與武緣遷江及十二土州縣司之地則猶未之有

聞余親於郡南江上大開水田試種早稻求是種而裁焉

蓋自道光八年始自是郡中既得再熟種者漸多因手記

其蒔菽之法頗遠近鄉農以為式焉其法宜於前一歲十
月翻犁用賓州犁冬法稻根已化土氣內蘊地可使肥其
年正月鋤草再犁火以化之耕耙極熟放水糞田春分前
期乃浸穀種三日之後撒於秧田一面犁治稻田以新治
水車取水灌注水與土渾再三把之計將穀雨秧長六七
寸拔取成束隨手分栽每叢相去七寸不疎不密俗謂之
把插者是也插後十日秧活便耘一次俗謂之踩田推泥
去草次第加糞如是者二三次總以不見一莖草為度芒
種後稻花漸吐未夏至而葉齊田中此時不可失水一過
小者便可成熟此一造也先茲夏至禾在田晚禾秧種已
苗六月早稻既獲急治其田稻稿禾根翻而埋之泥中大

香二

十六

助培壅於是接栽晚稻一切種法與早稻同秋分苞苞及
霜降後大熟又可收割俗謂之二苗此兩造也粵中田事

苟簡農不習勞過人舊法拘墟早種又不常見余作事謀

始日與農夫講問於田課人力占天時惟擇其所可用餘

皆參考成法及他省農功之簡便者躬自指示而作興之

隨時織屑事宜不能備述但據其簡要者如此

洪武鉛甄正面長五寸一分寬二寸背面長五寸五分寬

二寸二分半厚九分有洪武二年四字正書徑一寸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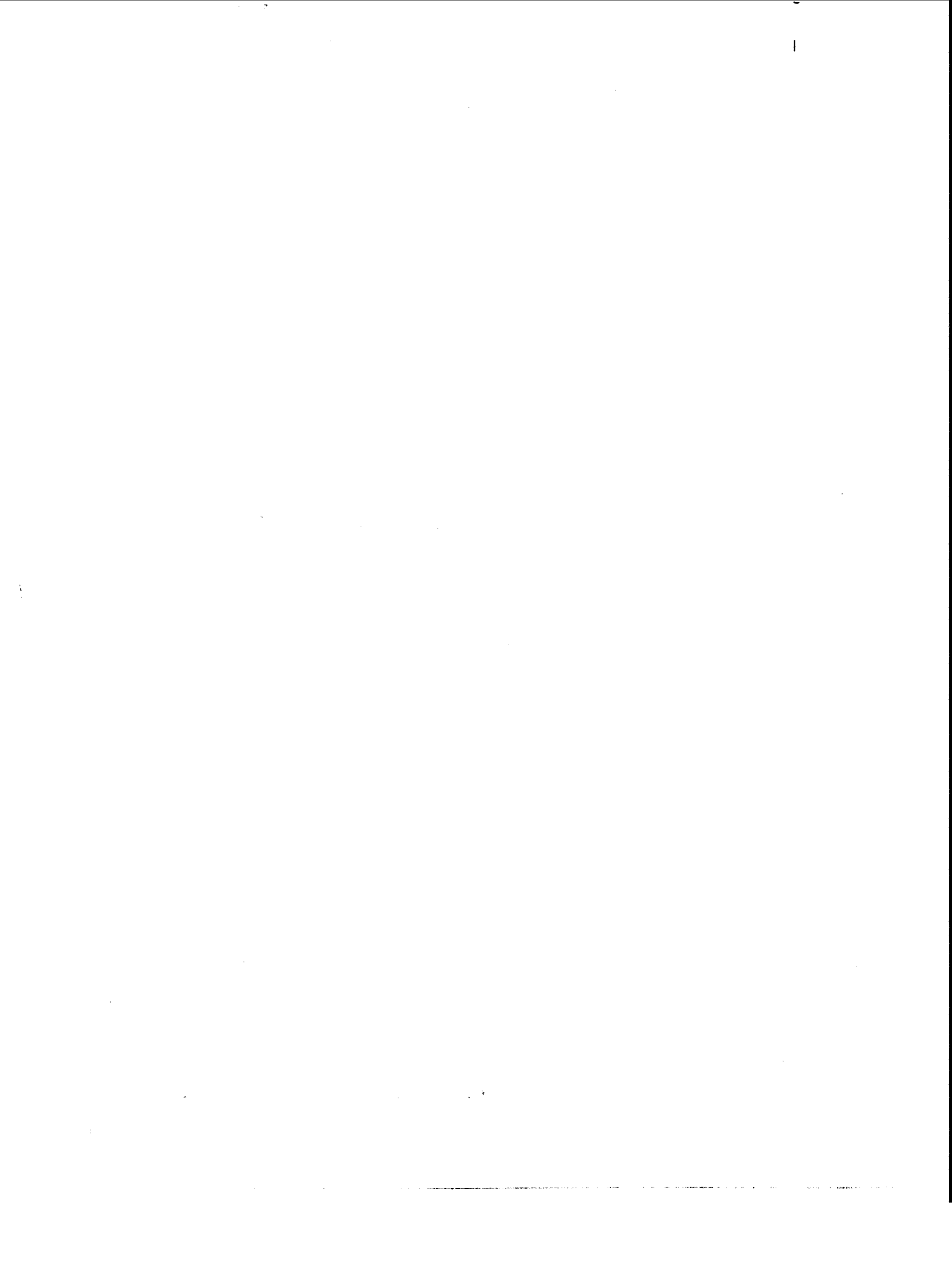
在正面重今權三斤二兩廣西全州出土不下數千方尚

有極大者此其小者匄齋感

香東漫筆卷第二

吳縣受業朱

瓊秀林校字



甲戌仲秋

經餘隨筆

祝廷瑞



三
五
册
97
版

18

江陰穆 楷嘯仙

孔子有四十九表路史反字其一也白虎通聖人篇論衡講瑞篇並云孔子反字字者借字其正字作頽說文頽頭妍也从頁从頽省讀若翽原誤翽依桂叢書文義謹訂正徐鍇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反字作此頽字云頭頂四崖峻起象尼丘山是也論衡骨相篇孔子反羽羽即頽之省借廣韻頽孔子頭也專屬之孔子為解疎矣路史後紀言孔子生而頽頂故名丘字仲尼羅莘注引世本史記家譜並作坊頂云言頂上齒也頽頂不辭作坊亦非

經餘隨筆

卷一

二陶社校刊

史餘論羅氏又本於孔氏家譜及孔氏祖庭廣記皆用史記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之說是年十月庚子為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也其實孔子生年月日當從公穀說較史公為得其實公穀春秋兩傳並於襄公二十一年末書曰庚子孔子生上承春秋冬十月庚辰朔之文則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也惟今本公羊傳庚子上有十有一月四字據陸德明釋文所據本無此四字故釋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是有此四字者為別本之誤陸氏已辨之也孔廣森公羊通義云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知舊作十一月者誤孔說亦是也蓋庚辰又十日為庚寅又十日即庚子為

二十一日安得十一月復有庚子之理洪興祖闕里系譜云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孔廣森先月日是也後人從史公而不知從公穀致使先聖生年月日不埒過矣孔廣森又云周十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解詁云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占之金匱式云六陽豈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翔翺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

經餘隨筆

卷一

三陶社校刊

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世人習稱公治長通鳥語其來久矣此事皇侃論語義疏敘之甚詳疏引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塢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已死嫗即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嗶嗶治長含笑吏啟主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嗶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

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棄周禮夷棘掌與鳥言豬棘掌與獸言介葛盧知牛鳴載於左傳蔡邕釋誨稱伯翳綠聲於鳥語是古人原有此學公冶長事不可謂其必無特說者不無附會耳至以之釋經則真新奇之義也

馬驢釋史九十五引留青曰札云公冶長貧而閉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彿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迹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

經餘隨筆 卷一

三南社校刊

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彿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迹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案此與皇疏所引論釋之說異論釋之說已是可疑留青曰札爲明田藝衡所作更不知何所本矣

皇侃論語義疏尙有新奇之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云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

立也齊伯氏駢邑三百云伯氏名偃卞莊子之勇云卞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未飽二虎必鬪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果如卞壽之言召忽死之云召忽投河而死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云夷齊返首陽山賁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祜家白狼石虎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卽遂不食七日餓死案以伯夷爲庶子伯氏之名曰偃卞莊子之家臣曰卞壽召忽之死爲投河夷齊之餓死由於采材人之言皆異聞也

經餘隨筆 卷一

三南社校刊

明陳士元孟子雜記有方言一類凡二十一條然二十一條中惟偃字合於揚雄書別語之例矜字理字偃字合於揚雄書通語之例餘皆臆說不足據也孟子自多齊魯方言特陳氏未之知耳今爲博攷以補之方言云偃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偃偃與叟同梁惠王篇有叟字此方言也又云埏封場也楚鄧以南謂之封埏中齊語也又云浼洿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又云醜同也東齊曰醜又云快東齊海岱之間曰校公孫丑篇有埏字浼字醜字校字此方言也又云居東齊海岱之間或曰廬又云雷東齊謂之裡廉文公篇有廬字裡字此方言也又云孟宋楚魏之間或謂之盪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盪孫夷孟子首義載丁公著說引方言作海岱之間謂盪爲穆是

益與棬同告子篇有棬字此方言也又云額類也東齊謂之額又云巨大也齊宋之閒曰巨又云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弈孟子額字巨字弈字屢見此方言也又說文云衍齊謂之茲其又云齊人謂炊爨公孫丑篇有茲基字茲基與茲其同滕文公篇有鑿字此方言也又離婁篇之閒訓非訓正萬章篇之託訓寄告子篇之揣訓量盡心篇之茲訓而度訓匿及習用之氓訓民屑訓聚皆通語見揚雄書又不必論矣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賈疏云今齊餈之名出於此案餈之名漢時已有之方言餌謂之餈或謂之餈或謂之餈或謂之餈或謂之餈是也

經餘隨筆

卷一

五陶社校刊

廣雅本之云餈餈餈餈餈也餈與餈同唐本玉篇殘本有餈字無餈字云餈餘障反引方言作餌謂之餈廣益本玉篇有餈字又有餈字云餈餘障切餌也餈古刀切餈廉分餈餈爲二字二義廣韻濠部云餈餌也濠部云餈餈廉與廣益本玉篇同集韻則濠部引方言餌謂之餈濠部引廣雅餈餌也字則從異而義則從同不知廣雅一書多本方言方言之文亦以廣雅所據爲最古廣雅此條全本方言曹憲廣雅音明云餈音高則廣雅之餈卽方言之餈非方言作餈廣雅作餈也羔與羔形相近餈必六朝時之誤字當時方言必有誤作餈者顧野王誤音之而誤引之後之人當正其誤不得一誤再誤分爲二字如廣益玉篇以

下諸書也今人但知有餈名而不知有餈名可見流傳在口不容誣矣唐劉禹錫嘉話云詩用僻字宜有來歷吾緣明日重九押一餈字尋思六經無餈故不敢爲之朱弁風月堂詩話云劉夢得九日作詩欲用餈字韻苦無故實予觀隋五行志載謠言八月刈禾傷早九月食餈正好則不爲無故實矣案字亦作糕集韻餈或作糕

詩有簫簫管備舉鄭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餈者所吹釋文云餈夕清反蜜也又音唐周禮小師簫管絃歌鄭注同之餈字卽今之餈字也說文云餈餈和徹也無餈字可證其爲一字矣餈亦變作楊南史顏峻傳宋明帝時歲旱人

經餘隨筆

卷一

六陶社校刊

飢中書令顏峻上言禁楊一月息米萬斛集韻楊音唐是也又云精米也此則不知南史之義而妄解之以禁楊爲禁精鑿之米不知禁楊猶禁酒耳若徒禁精鑿之米則人已飢矣尙厭粗米耶且一月之中又何能息米至萬斛耶宜王觀國學林謂不知顏峻當時如何設法矣因字有唐音故又別作糖字而以夕清辭盈之讀若請者專屬之餈而餈與糖遂爲二字二音矣今人猶有餈餈之稱卽讀餈如晴也方言餈謂之餈以今語釋古語也廣雅餈餈也本方言也集韻云餈或作餈猶知其本爲一字餈又變作糖廣韻糖餈也餈之爲糖猶餈之爲楊其實四字祇一字也糖霜始於唐太宗時其法出於西戎詳唐書西域傳宋陸

游老學庵筆記及李時珍本草綱目然考古時已有之周禮鹽人王之膳羞共其飴鹽鄭注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恬卽今甜字鹽而甜非今糖霜乎鄭注引戎鹽爲證則知後漢時已有之初不待唐太宗時始入中國也但不知周禮之飴鹽亦卽是戎鹽否抑別製造而成之否

詩終風願言則嚏鄭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案今俗猶有此語但不專主人道我言耳故世傳有占噴嚏法有占眼跳法有占耳鳴法西京雜記云陸賈曰目闕得酒食太平御覽鑿戒類引蔡邕廣連珠云目闕耳鳴近夫小戒也漢書藝文志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隋書經籍志言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卷

經餘隨筆

卷一

七 陶社校刊

卷是則諸法皆自古相傳左傳稱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蓋氣化之感有如此者俗又有噴嚏大吉之諺梁同書直語補證云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俗傳小兒女噴嚏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本此余故人英蘭坡中丞曾繪人作噴嚏之狀余題其下方有大吉大利之語

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姐己女焉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姐己其女也韋意以姐爲字己爲姓史記殷本紀素隱姐字也己姓也正本章義說文云改女字許意姐己字當作改姐改二字合爲字玉篇云姐改紉姐正本許義二說當以許義爲長明楊慎升庵外集字說云姐己卽姐己

引字統云黑而有黠曰黠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記云姐己姓鍾名姐字己此皆道聽塗說不知何所本矣

郭象竊向秀莊子注見世說新語新語稱向秀注秋水至樂未竟而卒象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說如此以今攷之則殊不盡然釋文序錄稱向秀注二十六篇云一作二十七篇二十八篇郭象注三十三篇若郭竊向注則篇數當同向所未注而郭注者惟秋水至樂二篇向注本以二十八篇計之卽云二篇不在內則郭所增者惟此二篇祇有三十篇安得有三十三篇耶今陸氏云云是所據之本本不同不合一也向秀注釋文每引之遺遙遊五條齊

經餘隨筆

卷一

八 陶社校刊

物論十三條養生主八條人閒世十二條德充符天地秋水則陽寓言天下六篇各一條大宗師十二條應帝王繕性外物三篇各二條肱篋在宥二篇各三條庚桑楚十六條徐無鬼四條與郭注同者僅十之二三而又有異文異讀世說謂向注秋水未竟而秋水篇明引向注不類未竟之本不合二也釋文於書之有殘缺者序錄必明言之周易於孟喜章句云無旅至節無上繫於費直章句云殘缺於王弼注云繫辭已下不注毛詩於馬融注云無下秩爾雅於雉爲文學注云闕中卷若向注缺秋水至樂二篇亦當注明又釋文於注之相同及可疑者序錄亦必明言之爾雅於劉勰注云與李巡注正同疑非勰注於樊光注云

經餘隨筆

卷一

九

沈旋疑非光注若郭竊向注僅僅點定文句則正相同亦當注明今絕不言及不合三也向注唐張湛列子注亦多引之且往往與郭注並引如黃帝篇神巫章是也至觀旋之潘為淵節引向郭二注今核之郭注本則向語即在郭注中而其說較詳蓋郭據向注為藍本則有之謂之為竊恐未然也否則太冲莫朕句何以列于注所引與郭注又字義俱異耶不合四也有此四不合世說之說未可信矣莊子天下篇曰方中方睨睨者曰昃之名睨本訓表視目之表曰睨因之日之表亦曰睨釋文引李頤注睨側視也謂曰方中而景已復吳仍以側視解之望文生訓矣字亦作睨玉篇睨日跌也淮南要略篇汎論者所以使人不妄

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睨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睨即睨之變方言睨明也廣韻作睨明也可證睨睨之為一字矣亦通作倪呂覽序志篇以日倪而西望知之高誘注日中而盛跌而衰

韓非子顯學篇夫嬰兒不別首則腹痛不擗瘞則癢益剔首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上言擗瘞下言擗瘞則擗與擗同舊注驅威而潰之披驅也以擗為驅非也廣雅擗擊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一引考聲云擗重擊之聲也六反篇云彈座者痛飲藥者苦彈亦擊也彈座即擗座正可證擗瘞之義不得作披驅解

喻考篇曰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地而

經餘隨筆

卷一

十

不知列子說符篇淮南道應訓顙並作頤呂覽知士篇劑貌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國策過頤作過頤涿視作豕視顙與頤皆頤之別體字禮記玉藻頤雷鄭注頤或為霆釋文霆音夷說文無霆字玉篇廣韻並云霆雷也廣韻云出韓詩蓋韓詩殷其雷作霆其雷也霆有夷音故通殷猶衣之為殷耳

子書中多奇字素問生氣通天論寒薄為鼓王冰注鼓刺長於皮中俗曰粉刺管子侈靡篇深翼之毋涸尹知章注翼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莊子田子方篇棘解不敢入於國竟釋文缺音庚司馬彪本缺解作缺魁云

缺讀曰鍾魁讀曰與墨子節葬篇使面目陷隤畢沅注引盧文弨云玉篇有殫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殫又云既泐而後哭畢注云泐當為犯窆字之假音也備穴篇城置板丁上冊又云用斡若松為穴戶又云皮及法又云蓋持醢備賊傳篇蝕其兩端冊字斡字法字醢字蝕字畢注並云未詳荀子儒效篇健然若終身之膚楊倞注健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因拘之貌富國篇噴菽飲水楊注噴與噉同呂覽去尤篇以其投者翊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投作注淮南說林訓作註畢沅校云此投字無攷應言篇割絳窳安邑之地畢校云窳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別類篇又柔則鎗畢校云字書無此字當與卷

同審時篇厚糠多糝鹿辟米不得恃畢校云御覽無鹿字
字書無攷賈子論誠篇酒二醜道術篇反友爲齧醜字齧
字盧文昭校並云無攷凡若此類者甚多不能盡識不能
盡解也

揚子雲多識奇字其作太元經多用之然學問精博故辭
意古奧後周備元嚮何人乃做太元經作元包經并其用
字而亦做之真可謂東施之效顰矣試略言之如晉云莖
并井昇昕昕覲于醜罔于垠傳曰莖并井地之廣也昇昕
昕日之明也覲于醜觀夫衆也罔于垠照夫遠也莖音野
并音莽昇音杲覲音耀罔舉冰切又大有云燕六六三爲
蠱鼎鑿于貞晶灼于天傳曰蠱六六字之覆也三蠱蠱文

經餘隨筆

卷一

士陶社校刊

之明也則鑿于貞目之覽也晶灼于天日之耀也六音縣
三音衫明音懼頁音頤又渙云蠱蠱蠱采蠱旋瀾漪傳曰
蠱蠱蠱采風之行水之深也蠱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
蠱香幽切采音彌又謙云牲辰于帖稚牧于姥傳曰牲辰
于帖衆陰于山也稚牧于姥子育乎母也牲音莘辰音辰
牛鬼蛇神獨目皆是尋其意義味同嚼蠟蓋并不能以觀
深文淺陋目之矣

楚辭大招曲屋步闍王逸注步闍長砌也闍一作闍文選
上林賦步闍周流李善注步闍步廊也廣韻作步闍云長
廊也闍闍闍並與檐同但長砌之說不若步廊長廊之說
明憶今俗猶有此語劉孝綽詩秋月始織縵微光垂步櫓

杜于美詩步櫓倚杖看斗牛

卜居將呢嘗栗斯呢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王逸注承顏色
也栗一作慄斯一作嘶一作促嘗栗斯洪興祖補注粟讀
若慄音栗詭隨也斯讀若慄音斯慄也並見集韻俞樾俞
樓雜纂云栗斯未詳何義疑卽慄慄二字說文慄慄指
也韻會引繫傳云謂以木押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卽今之
拶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慄慄二篆卽在桎梏
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栗斯者謂不敢妄
動若被桎梏耳今按俞說非也朱子楚辭集注本作栗斯
注云栗一作栗一作慄是別本作栗作慄者皆朱子所不
從也呢嘗呢咿儒兒皆雙聲形容語則栗斯亦雙聲形容

經餘隨筆

卷一

士陶社校刊

語不當作栗斯字亦從心作慄玉篇心部有慄字云承止
顏色也卽王注之義廣韻三燭慄字注云慄斯亦卽用卜
居之文類篇慄詭隨也與洪注所引集韻之說同字皆作
慄不作栗

古人形容之語往往有一句中疊用之而其義不異者讀
者不覺各自爲說於是其義晦矣試略證之如儀伴者迨
迨之聲轉也黃雅迨迨儀伴也是也而離騷言邴邴迨迨以
相羊相羊與儀伴同儀者天矯之聲轉也廣雅儀者天
矯也是也而思玄賦言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皆兩語疊
用他如上林賦之灑灑潢潢給呀給呀開隱鞞鞞沆沆淫
裔子虛賦之嫫嫫勃窣羽獵賦之鴻濛沆茫長楊賦之汾

經餘隨筆

卷一

三陶社校刊

雅烏噬嗑之坤大畜之漸並云鷄賦鷄鳴隨之否云唐伯
 李耳此類句法求之他書洵罕觀矣
 文選卷一兩都賦題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
 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班孟堅下注則引范氏後漢書班固顯宗時除蘭臺令史
 遷為郎乃上兩都賦顯宗係明帝兩注自相違異恐題下
 注非李善原本為後人所增益也
 西京賦建元弋薛綜注元弋北斗第八星為矛頭主胡兵
 案弋當作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
 搖一外為盾天銛晉灼注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元
 戈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棲招搖與元弋李賢注招搖元弋

經餘隨筆

卷一

三陶社校刊

並星名也亦誤作弋何義門讀書記校西京賦依晉灼注
 謂當作戈姚姬傳古文辭類纂校西京賦依馬融傳謂作
 弋非誤何說是姚說非也矛也盾也戈也皆以兵器為名
 也故其象亦主兵古今言星之書莫詳於開元占經攷占
 經六十五引黃帝占云招搖常羊也與梗河元戈列從北
 斗柄端抵大角近北斗者元戈次日招搖又引石氏云元
 戈一星在招搖北又引甘氏云元戈主邊兵又引樂緯云
 元戈宮也又引荊州占云元戈天矛也占經所引五書無
 一作弋者他卷凡言及此星亦皆作戈不作弋可證作弋
 之非矣明孫穀古微書樂叶圖徵云元弋招搖也亦誤字
 東哲補亡詩嗷嗷林鳥受哺于子李善注小雅曰純黑而
 反哺音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向在翔禽案毛詩無相彼
 反哺八字此二句乃盧諶贈劉琨詩也詩亦載贈答類注
 中相彼上當補盧諶贈劉琨詩曰七字毛詩曰下據詩中
 嗷嗷字當補鴻雁于飛哀鳴嗷嗷八字李注原本當是如
 此不知何詩說去而毛詩曰三字遂誤連相彼反哺句致
 不可通
 贈答類注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注此二篇並是
 婦答而云贈婦誤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玉臺新詠卷三
 作陸雲為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第一首是贈婦第二首
 是婦答第三首是贈婦第四首是婦答故題曰贈婦往反
 昭明但選其婦答二首而刪題中往反二字故呂向李善

皆以為誤今錄其贈婦二首讀選者可爽然矣其一云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沈目想清惠委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無空矜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為心其二云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誓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雜詩類有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援者籬落之名也詩云激澗代汲井咏激流也又云插槿當列塘咏植援也唐呂溫衡州集道州夏日詩槿援朝花帶露繁槿援即槿籬也亦作援集韻三十三綫類篇木部並云援一曰籬也李注不釋援字故補之

經餘隨筆

卷一

五陶社校刊

張協七命甄林蹶石扣拔幽叢李善注甄以鼻搖物也五忽切案依五忽音字當作甄玉篇甄音兀仰鼻廣韻溪部甄鼻也次部與蛭同云豕掘地也集韻甄獸以鼻搖物當據以訂正

史記李斯傳堯飯土廬噉土劔徐廣云廬一作溜案溜與埴同墨子節用中篇堯治天下飲於土埴噉於土形玉篇埴瓦飯器也形者劔之借字

後漢書劉虞傳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瓊復抄奪之李賢注當音丁浪反案今俗典當之名即出於此小爾雅當抵也故以物抵錢曰當淮南說林訓三寸之管而無當高誦注

當猶底也文選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實非用劉達注當底也底亦所以抵物者也

晉書孟嘉傳嘉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桓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落帽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龍山在當塗縣南十里舊經載孟嘉落帽事案龍山當在江陵而元和郡縣志及寰宇記皆云桓溫嘗以九月九日與僚佐登此以上皆案案王氏以落帽之龍山當在江陵故疑元和志及寰宇記之說安嶽通志辨之云龍山在太平府南十里怪石磊砢蜿蜒如龍故名孟嘉九日登高落帽處也當塗縣志引輿圖攷謂屬江陵龍山非是江南通志桓溫鎮武昌非江陵也武昌無龍山

經餘隨筆

卷一

夫陶社校刊

溫時為鎮將豈得適千里遊山乎又陶靖節集孟嘉傳云嘉令巴邱入官從事中郎遷長史在朝曠然正順而已每會神情獨得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影酣宴造夕乃還若江陵龍山距朝三千餘里非可朝往夕還其為常塗龍山灼然矣郡志云桓溫嘗以重九日與僚佐登此疑必溫移鎮姑孰時事也以上皆案據通志說則落帽之龍山在當塗甚明王象之之說非也

南史前廢帝紀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為驪奴通鑑宋紀前廢帝令太廟畫祖考像帝入廟指世祖曰渠大驢鼻如何不驢立召畫工令驢之胡三

省注黠鼻上炮也案黠與黠同玉篇作黠云鼻上炮也又作鼓云炮也素問亦作鼓生氣通天論勞汗當風寒薄爲鼓王冰注時月寒涼形勞汗發淒風外薄膚肌居寒脂液遂凝積於玄府依空滲洩鼓刺長於皮中形如米或如鍼久者上黑長一分餘色白黃而癢於玄府中俗曰粉刺楚人謂冢曰琴其說兩見於水經注泚水篇云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汝水篇云鮑陽縣有葛陵城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案琴者岑字之假音也續漢郡國志鮑陽下注引皇覽云縣有葛陂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岑可證琴與岑聲近爾雅說文並云岑山小而高冢土亦

經餘隨筆 卷一 七 陶社校刊

小而高故以爲名孟子可使高於岑樓樓與樓同樓亦高土之義故亦以名冢方言冢自關而東小者謂之樓郭璞注培樓亦堆高之貌是也莊子徐無鬼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于岑郭象注岑岸也岸亦高土也又通作黔墨子備高臨篇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雜守篇作羊坵案集韻坵峻岸也集韻之義與莊子合則坵字亦即岑字惟令聲與今聲古音不同疑當作坵爲坵字之省借玉篇有坵字穆天子傳勒七萃于羽玲之上羽玲即羽陵玲亦坵之誤字也

字有本義有借義假借爲六書之一說文解西字云日在西方而鳥棲故以爲東西之西此釋假借例也小學家言

之詳矣而余復何言余所異者有一義爲經籍以下至今所習用而古今字書韻書所不載故特明之聞者耳知聲也因之鼻知臭亦曰聞書洛誥腥聞在上詩鳧鷖傳馨香之遠聞也說文周禮大宗伯鄭注煙氣之臭聞者孟子西子章趙注掩鼻懼聞其臭韓非子內儲說下篇頃嘗言惡聞王臭十過篇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聞酒臭而還春秋繁露王道篇生燔人聞其臭史記滑稽傳輕解羅襦微聞香澤漢書揚雄傳芳醕烈而莫聞兮魏志文帝紀文帝與羣臣書江表唯長沙有好米是時新梗稻出斜風吹之五里聞香水經渭水篇注王莽奏毀傳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里諸聞字皆以鼻

經餘隨筆 卷一 六 陶社校刊

言不以耳言

字有本義有引申義說文寫置物也此本義也置物於彼必由此輸故引申之爲輸寫詩蓼蕭我心寫兮毛傳寫輸寫其心也是也以此輸彼猶之以此做彼故引申之又爲摹寫周牌算經笠以寫天趙君卿注寫猶象也越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韓非子十過篇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史記蘇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皆其義寫有摹做義故今作字謂之寫字謂以彼本文字此本做而書之也儀禮特牲禮卒筮寫卦鄭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此即寫字之義至

漢時則爲常語武帝并置寫書之官而寫字之見於史籍者悉數之不能終矣

寫書今謂之鈔書又謂之謄書亦皆一義之引申說文鈔又取也禮記曲禮毋勦說鄭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勦卽鈔之借字鈔書之義卽取義之引申字亦作抄南齊書高逸傳沈麟士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梁書文學傳袁峻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魏書李彪傳手鈔口誦不暇寢食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蓋此語起六朝說文謄遂書

經餘隨筆

卷一

九陶社校刊

也遂移古今字徐鍇繫傳云謂移寫之也淮南繆稱訓子產騰辭唐本玉篇殘本引作騰據小徐說則古時已有騰書語子產騰辭卽謂移寫書辭矣然此義他籍無證宋史選舉志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彌封官謄寫謄寫字始見於此元史選舉志謄錄試卷每行移又字皆用朱書

咒者俗字也不作誦元應一切經音義六引說文誦詛也云今皆作咒是也經典通作祝咒卽祝之變體集韻祝咒誦三字同金樓子云吾甌年之時誦咒受道於法朗道人誦得淨觀世音咒藥上王咒孔雀王咒中尉何登能解作外典咒癰疽禹步之法據此則咒字六朝時已有之

宋翔鳳過庭錄云徽字作傘韡字作靴見隋書禮儀志人蔭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軍興以來抽釐設局之地曰卡據鈕瑋贖謂路之險隘爲卡音汭乃粵中之俗字今則上下文書通用之矣

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辨談士以意爲疑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醜神靈爲蠹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宋景文筆記考古篇云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立子爲學之比隋有柳晉傳又晉之訛以玃易巧矣予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晉世人不復辯請矣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經餘隨筆

卷一

九陶社校刊

一云誓符仲反字書云理也考聲云明也亦皮變反切韻云訓也此卽景文所謂佛書多作誓也因誤作誓故有符仲之音矣唐書禮樂志將作大匠康晉素音義云俗辯字亦誤作誓玉篇誓扶件切俗辯字又誤作誓

杜甫新婚別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患忙忙者急遽之義今人以多事爲忙古語也列子楊朱篇子產忙然無以應之卽此意惟說文無忙字當作商通作茫說文萌翌也此本義也廣雅萌遽也此引申義也方言茫遽也吳揚曰茫郭璞注今北方通然也元應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女時務曰茫又云又作萌遽也萌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從明或云萌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也五經文

字說略同今人但知作忙而不知萌與茫矣

公牘數目字必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杜改易之弊

也此事當起於秦漢之時而其意則本於經典經典一二

三多通作壹貳叁參即參之俗也翁方綱粵東金石畧云

秦碑惟一二三改用茂密字其四以下改用肆之類不知

起於何時唐開成中國子學所立五經文字石碑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百等字已皆書爲壹貳叁肆伍陸柒捌

玖拾佰矣顧亭林云漆即漆之草書今作柒又漆之省其

自肆至拾皆取壹貳叁之法寫之則顧云出唐武后時耳

案翁從顧說自肆至拾改用茂密字爲起於武后時以今

攷之則非也周易繫辭傳參伍以變孔疏參三也伍五也

經餘隨筆 卷一

王陶社校刊

周禮太宰設其參而傅其伍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

五人皆以伍爲五墨子貴義篇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

見漆十士漆十士即七十士也齊陳氏韶舞樂器銘週漆

响漆又漆之省亦謂調七韻也皆以漆爲七孟子或相什

百又云其實皆什一也皆以什爲十然則周時已多借用

惟肆陸捌玖無聞耳其十字俱用茂密字且改什用拾亦

當在唐以前

道士畫鎮宅符每書一聾字說曰鬼死成誓案五音集韻

云聾子役切音積謂人死作鬼人見懼之鬼死作聾鬼見

怕之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祟遠離千里此即今說

所本然此字玉篇廣韻皆有之音尼止切釋云指物貌正

字通云梵書聾爲語助音你如禪錄何故聾云未見桃花

時聾皆語餘聲據此則音義又迥別

俗呼卵爲蛋當作蜃或云即彈字胡鳴玉訂譌雜錄云俗

以禽卵爲蛋不知誤自何時且變文作蛋尤非字書無蛋

字宛委餘編謂通海內名鳥卵曰彈何也案此當作彈丸

之彈因其形似而名之是亦一說

古無韻字祇作均文選嘯賦音均不恆李善注均古韻字

顧炎武音學五書以爲起於晉初是也然尹文子大道篇

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有韻字依顧說此韻字當爲

後人所攷

經餘隨筆 卷一

王陶社校刊

攷古韻者自宋鄭庠始鄭庠作古音辨分古音爲六部近

顧甯人炎武作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慎修永作古韻標準

分十三部戴東原震作聲類表分十六部段懋堂玉裁作

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彞軒廣森作詩聲類朱豐芭駿

聲作說文通訓定聲並分十八部劉申受逢祿作詩聲衍

分二十六部王伯申引之作經義述聞本其父懷祖念孫

說分二十一部張彥惟成孫作說文諧聲譜本其父泉文

惠言說陳卓人立作說文諧聲孳生述並分二十部苗仙

麓夔作說文聲讀表分七部諸說紛陳莫衷壹是就中而

定一尊當以段氏之說爲最精江鄭堂藩經解入門云段

氏於今韻則依廣韻部分於字則宗說文於古音則窮三

百篇及羣經有韻之文於言古音之書則攷顧氏音學五

書江氏古韻標準以三百篇及周秦所用正漢魏以後轉移之音而歷代音韻沿革之源流以見而陸氏部分之故及顧氏江氏之未協者亦見此誠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而明白通曉者也故言古韻者當以段氏爲最精江氏此說可謂極推尊之至矣

四聲起於齊梁近世塾師以朱圈記字之四角以別四聲亦起於齊梁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蓋寅申巳亥當四維之位平起寅則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此必唐以前已有之故張氏用之也但用點而不用圈宋相臺岳氏所刊五經皆用圈則用圈在唐以後

經餘隨筆

卷一

重刊校刊

宋樓鑰攻媿集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據此則宋人仍有作點者惟所言不字其字兩字之點與今塾師正相反此則宋人猶爲識字今則世風日下小學愈不明之過也

江陰西連常州爲古延陵地季子居之故曰延陵季子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於焉史記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是也亦曰延州來故又稱延州來季子左傳襄三十一年趙女子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昭二十九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

於上國哀十年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是也鄭注檀弓又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是延陵延州來實一地潛夫論志氏姓篇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上句言延州來下句言延陵以延陵釋延州來可證延州來之卽延陵矣趙坦春秋異文箋云古支蒸韻多通轉州來之合言近陵故曰延州來猶壽夢之合言爲乘也此說甚諦彼紛紛聚訟之說可一掃而空矣

江陰凡三十三山翁齋堂詩云三十三山裏歸來此卜居何廉昉詩云三十三山夢中綠後鳥怨人歸不速金淮生詩云三十三山有處士三十六江來宦遊攷縣志凡三十四山其末曰萬壽山在城內學使署後注云舊志不載蔡志謂諸山歸宿處未習形家言不能定其說也附識於末云云據志則三十三山不數萬壽山言之然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季與登歸田之後田產所入悉以築園圍在萬壽山麓則萬壽山之名亦見於名人著述孫大雅卓錫詩序謂郡志暨陽山三十有圓此則在明初合孤山言之孤山今屬靖江爾時靖江尙未分縣也然王梧溪詩云鄉山三十三遊鯉莫郊南則元時已作此語又不知如何計之也

經餘隨筆

卷二

重刊校刊

定山有一泉唐法響禪師結飛錫庵有虎馴伏跑地得泉因名曰虎跑泉亦曰玉乳泉此一泉也載縣志其旁又有一泉元至正己丑僧音公建方丈落成東北牖下泉忽迸

地汪洋甘潔日飲百人音公乃引流而南注於方池題曰卓錫泉此又一泉也見孫大雅滄螺集縣志不載

申港季子墓孔子所題十字碑有疑其非孔子題者未有辨其非季子墓碑者自孫淵如星衍作孔子題吳季子墓

字攷始謂孔子題其子贏博之墓之文文載平詳其說甚新而塙余深燼之而不敢取其讀墓為葬之說故亦作攷

一篇正之且以補孫說之未盡云吾邑申港有季子墓墓

有十字碑宋崇寧二年知軍朱彥立其文曰於庫有吳延

陵君子之墓相傳為孔子所題其碑久湮廢朱以鎮江季

子廟中大層中蕭定所刻石墓之蕭氏所刻又本開玄時

殷仲容所摹刻之墓碑是唐時墓本有碑不知廢於何時

經餘隨筆

卷一

至此復還舊觀也然孔子生平未嘗至吳左傳哀十年猶

紀延州來季子則其卒必在十年後是年孔子在衛明年

魯人以幣召之遂歸自是至十六年不復去魯安得有過

墓而題之事雖越絕書言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句踐

子貢因為內外傳記其風土似至越必歷吳然其時在滅

吳後孔子已卒日知錄已譏其不合時代則此說本不足

據蓋嘗攷之題墓之說實起於隋唐以降唐以前無有也

張說謝碑額表有云孔篆吳札之墳是當時有此說故明

皇命刻諸墓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何也此十字者乃題

季子于墓之文非題季子墓之文也何以明其然也檀弓

稱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

子往觀之而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載劉宋范泰吳季子贊

云贏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明趙石墨

屬之陶潘蓋因藝文類聚與陶潘諸華以范贊

負相連致誤孫淵如攷已辨正之名銘古字通戾止指贏

博言非指吳言作銘指贏博墓言非指季子墓言王應麟

號稱精博困學紀聞引張說表以為言孔子題字之始而

不引范泰贊豈不以范贊所言為題其子墓之說乎是則

經餘隨筆

卷一

寰宇記延陵季子祠在江陰縣西三十五里申浦引史記

泰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暨陽西孔子過題曰延陵季子

之墓今案史記集解但引皇覽云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

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並無孔子過題語孔子過題乃

樂史增益之詞魏繆襲晉裴駙皆不知也魏晉間既不知

有此語正可與范泰之贊互相證明然則唐以前墓亦未

必有此碑而贏博間則固有碑銘水經注汶水篇引從征

記云贏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漢末

奉高令所立由是言之十字碑本或在贏博間迨其後不

存人第見所揚之字又誤連讀君子之文因而刻之於季

子之墓此其謬之顯然可見者也至於蕭定華而刻諸廟

子往觀之而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載劉宋范泰吳季子贊

云贏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明趙石墨

屬之陶潘蓋因藝文類聚與陶潘諸華以范贊

負相連致誤孫淵如攷已辨正之名銘古字通戾止指贏

此又所謂愈遠而愈失其真者若亦刻舟求之將謂鎮江之廟亦孔子所過題耶歐陽修好集古文於此碑不敢信爲題季子之墓趙明誠金石錄多至二千餘家而此碑獨遺蓋疑之也嗚呼天下事以訛傳訛者豈可一二數哉

家少微茂才名徵甲號布盧著有存希閣詩鈔有暨陽懷古詩二十八首張嘯山明經文虎序稱其微顯闡幽激揚忠義慨然有尚友古人之志其題注頗有縣志所未及者今摘錄之胥歌村云伍子胥擊劍歌此里祀爲社神道成墩云晉旌陽令許遜宅遜作令時壅金治後園令民鋤地得之以輸納善治民疾晉孝武安康二年百三十六歲八月朔卒牛跡山云唐魏埃隱居題詩石畔悟空寺云宋籤

經餘隨筆

卷一

圭陶社校刊

判江陰軍陳剛中題詩處詩云人微言或棄歸休從此始蓋紹興中邑值水災橫征不已剛中請蠲誓以去留決之也駙馬祠云宋駙馬曹址祠理宗朝尙魏郡長公主上封事不用賈似道擅權遂謝朝請德祐改元歸鄉里晦迹與齊民埒養鷄說黨詢以國事不應裔孫淵洪武中糾社中義兵禦羣盜賜書榜爲義軍帥後禦賊觀山死之詔贈卹祠在虞門里高士舊居云元倪元鎮避亂散家奉母由無錫來江陰夏雪洲築館居之在長涇鎮習禮村虞門里云明太祖故人焦丙隱此又五里亭云乙酉城破有女子自縊於亭尸腐逸其姓名或題詩哀之曰三月孤城未肯降裙笄腐骨枕江鄉寄語

道傍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詩云無名氏一女郎殉國難骨尚香亭五里詩兩行擬配饗露筋旁彼女子知綱常此與隨園詩話所說異詩話云本朝開國時江陰城最後降有女子爲兵卒所得給之曰吾渴甚幸取飲可乎兵憐而許之遂赴江死時城中積屍滿岸穢不可聞女子嚙指血題詩曰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然以題詩上二句證之則隨園未得其實矣金港生雜憶詩有云寄語曾無姓氏傳題詩嚙血赴重泉本隨園而誤也

經餘隨筆

卷一

圭陶社校刊

悟仙號青陽翩翩然仙道成陟墩神遠翔指墩名道成人以許仙揚豈無緜山人吹笙雲錦袋令威去千年歸來賦歌章青陽得仙去千古傳此鄉訛而爲柳陌吳魯路渺茫柳爲橫行盜安肯城此旁吾爲正斯繆百世流餘芳繹結尾數語道成墩舊時必有訛爲盜城墩而附會於柳下惠之弟爲說者李小湖大理聯秀好雲樓集有訪杜康劉伶二墓詩蓋督學江蘇時所作也序云二墓在江陰城中又有杜康橋劉伶巷案選詩短歌行注引博物志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云康字仲甯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又說文帝字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

垣長垣漢陳留郡今直隸大名府屬縣也晉書劉伶沛國人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建威隋縣隸梁州武都郡今甘肅階州境也晉輿地志無此縣名其官莫考其葬地亦未聞然此二墓決爲附會之誣或云橋乃杜康二婦捐造故名墓亦杜康二婦之墓後人誤爲作酒之杜康凡皆委巷臆談無可徵信云案大理辨二墓之誣甚是杜康劉伶或因姓氏偶同或因聲音相近從而附會之皆未可知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海內圖經罕載杜康祠宇獨三吳有之相傳康有遺冢在江陰縣城南土人因於橋下建祠以劉伶配之然則杜康之祠以劉伶配則劉伶之墓

經餘隨筆

卷一

五陶社校刊

或因杜康而益又未可知也要之康葬長垣說文有明文安得江干復有此一抔土乎

郭璞之墓相傳在鎮江揚子江心元馮子振登金山詩所謂問僧何處風濤險郭璞墳前浪打篷也祝穆方輿覽勝云金山前有三島號石渚俗稱郭璞墓明知其誤以訛傳訛也璞隨其母與昆俱葬江陰縣北近海所謂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嶽嶽三墳惟母與昆是也據覽勝說則郭璞墓亦當在江陰惜無可攷矣

縣志郭璞宅在黃山北長廡村樂史寰宇記云郭璞宅在黃山北長廡村去縣七里吳時烽火之所也江陰晉時爲弘農郡縣守因之家焉

向有脫字於此製江賦入文選并撰爾

雅三卷以顯物類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江陰縣晉時曾僑居弘農郡璞爲郡守因家焉據二說則長廡當作長廣而縣於晉時曾僑置郡縣郭璞以官爲家縣志於沿革職官二門皆未詳也

經餘隨筆

卷一

辛酉元校刊

縣志古蹟門當補望姨橋寰宇記云望姨橋在江陰縣西南一里昔宋高祖劉裕少失母爲姨所養姨往市未回高祖登橋以望之因名望姨橋又名挂橋下接下皇田浦引水入湖往來通商旅船其深不可測浦今填塞橋亦廢矣地志藝文當載目錄不當載篇章近世志書率專錄篇章者沿明楊慎全蜀藝文志之失也江陰志亦然金淮生同轉病其非史例廣爲搜輯依史志例作江陰藝文志二卷

附以校補用力可謂勤矣然遺漏者甚多信乎攷據之不易也今略就耳目所及者更補列於此宋葛公雅宮太平雅頌十篇見續文獻通考王逢原令十七史蒙求一卷見書錄解題徐明叔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見縣志雜識卷數依圖全書總目是矣又高麗記見四庫存目陳葆光三洞羣仙錄二十卷見四庫存目明孫次知作邯鄲枕見滄螺集朱善繼紹善堂積鼓吹續編九卷見四庫存目許汝達道綱目緒言見府志趙汝師用賢典故因革錄三吳文獻志松石齋集二十五卷詩集六卷文毅奏疏五卷見常昭合志徐子擴充墨池編二十卷見得月樓書目王維城埔石渠集見祝允明撰傳繆當時昌期丙辰涉錄己未涉錄

經餘隨筆

卷一

聖陶社校刊

見從野堂存稿徐霞客宏祖雞足山志八卷見霞客遊記
 李膺公遜之泰昌朝記事一卷見拜經樓藏書題跋繆守
 恆鍾理化機淵微二卷見縣志國朝沙張白介人四書論
 詩經論四書五經一貫唐律晚細李杜合選醉禿叢談見
 讀史大略自序又定峯外集禪喜集三銘樓詩稿定峯說
 詩見王家枚定峯文選跋夏懋修敬渠醫學發蒙四卷見
 浣玉軒文集沙桐助晉孝經注家禮纂要誠意錄象緯書
 地圖刪要謠言後樂堂集見沙震小沙子史略跋孔堯山
 廣居夢餘小草見匏廬詩話湯而洋若宰鋤雲詩草趙羨
 茲鉞文世德堂古文詩集並見縣志吳蒼期傅霖臨川日
 記十二卷見吳氏宗譜引江陰舊志徐尹先紹基人嶽萃

經餘隨筆

卷一

聖陶社校刊

清永甯兩青遺稿貢楚喬蔭桐吟梧室隨筆十卷貢作舟
 松貢氏誦芬錄箕裘集有明繆惟明視仰山閣詩文集十
 二卷繆成章文盛春華館詩詞稿繆廷玉國琛讀易集解
 五卷輯注盤谷序一卷繆耕讀宗悅省身錄耕讀詩鈔繆
 海觀楷鐔石齋吟稿繆東渠桓毛詩補遺八卷讀詩析義
 二卷忘歸草一卷繆明顏煥談易十二卷艾辭解義一卷
 守拙詩文全集四卷詩餘一卷繆明思炷先儒格言六卷
 繆亦元昌乳西園詩文集繆采室虛白頌天臚筆六卷檻
 車隨侍日記錄二卷實公詩文集十卷繆采璧純白經學
 集證四卷邸抄筆存二十四卷從侍檻車錄一卷自娛軒
 文鈔四卷詩詞合編六卷采璧行卷一卷繆采石貞白醉

映台句股次序集解十卷文昌孝經注一卷澄江九子詩
 選十二卷敬庵文集六卷詩鈔四卷繆德宣念祖擬勅齋
 詩文集繆德芳紹祖四書集解二十卷道統正宗十卷筆
 耕雜錄二卷蛩吟集十卷繆德洪溥習靜齋詩稿繆明遠
 牲荆川集八卷繆芳遠問讀史隨筆八卷繆素書麟瘦吟
 軒詩鈔十六卷繆傅和廷梅自娛軒詩文集六卷繆次橋
 永華挹翠樓詩文集十卷繆楚江湘且存編閩秀則明有
 繆廷玉妻惠淑貞歐香館詩存國朝繆近山妻李素芬浣
 花溪詩存此兩書金氏皆未之見又無責爾矣

作史貴有限斷修志亦然江陰縣志有趙文毅用賢傳以
 其崇祀鄉賢也攷趙氏自文毅曾祖實始由江陰贅居常
 熟錢氏實生玘玘生承謙登嘉靖戊戌進士第官至廣東
 布政司參議居官有風節即文毅父是趙氏占籍常熟至
 文毅已四世矣而江陰鄉賢祀之者縣志載道光二十二
 年十一月初八日常州府札稱道光十八年新修縣志所
 載入祀諸人只憑乾隆五十七年紳士趙時煦未經地方
 官詳定之私碑辦理是則祠中崇祀之人不無有可議處
 惟常昭合志承謙有傳江陰志既為文毅立傳似宜并為
 承謙立傳今無承謙傳亦自可商而文毅之孫士春士錦
 俱登甲乙榜選舉表仍一一列之何也無乃不知所以裁
 之乎

宋葛文康勝仲字魯卿江陰人也宋史誤以為丹陽人家

筱珊太史荃孫丹陽集跋詳辨之云江陰葛氏世籍廣陵
 唐天祐中避孫楊連兵之禍渡江南徙宋代門祚鼎盛五
 世登科第三世掌詞命宋史有傳三人附見十人景為江
 陰望族魯卿再守湖州有全城功遂卜居吳興汎金溪上
 集中有汎金溪宅上梁文其子立方韻語陽秋序云歸休
 吳興汎金溪上是舊家江陰徙居吳興可見者如此葛氏
 以葛洪著望稱丹陽魯卿自署丹陽迺宋人之舊習集亦
 署曰丹陽集是晉時之丹陽郡非宋時之丹陽縣也自陳
 振孫書錄解題誤以為丹陽人而宋史因之遂以魯卿為
 舊居丹陽徙居吳興似與江陰無涉者因歷考丹陽歸愚
 兩集韻語陽秋均無徙居丹陽之文京口舊傳嘉定至

順兩鎮江志亦不載葛氏父子韻語陽秋云余曾祖通議
 楊實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
 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又云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
 擾復還舊業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於宅南眷望
 由里諸山皆在目考由里山離江陰城九里距青陽亦在
 指顧孫鴻慶為作序文有曰觀與公同州里亦可為魯卿
 居江陰之證若為丹陽人則屬鎮江府不得謂同州里丹
 陽集二十一有里中無居寓丹陽縣詩五六聯云退食井
 腴如就國原注某見封丹陽郡遙尋祖系似還鄉原注葛
 穉川丹陽人觀此更可見非丹陽人矣至近代之志又據
 宋史鈔入不足據也案此辨詳塙足正宋史之誤

明王百穀釋登江陰人也明史又誤以爲長洲人金淮生陶廬雜憶詩注亦辨之云百穀采真篇再謁茅君文云臣祖宗世爲農人家暨陽逮臣始讀書爲士初居晉陵又居吳郡金昌門同里澄江陳崇慶序百穀晉陵集云集何以晉陵名邇其先世爲江陰金鳳里人自常而徙於吳少即補常郡博士弟子員云云蓋百穀寓蘇最久晚年又營生擴於長洲之白馬澗傳者遂并忘其本籍江陰矣案注說是也金鳳里爲今馬鎮璜塘二鎮地云邇其先世則至百穀即遷居故云逮臣始讀書爲士初居晉陵也吳傅霖有利城訪王百穀故居詩則百穀固居利城矣其云晉陵或由利城遷居耳

經餘隨筆

卷一

美陶社校刊

俞蔭甫太史樾春在堂隨筆云明人殷無美文稱本八册故人之子小坡孝廉文焯出以示余余初不知無美爲何人讀其文稱不佞都乃知都其名而無美其字也又稱吳郡殷生知其爲吳郡人考明史蘇州府縣六吳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而其壽徐明府序云吾邑僻在海上其常熟人乎贈東武賈君序稱代匱爽鳩贈江陵張公序稱予爲兵官贈趙侯序稱持御史中丞請出撫鄖口是其生平回翔臺省數歷中外頗不碌碌而余竟不知焉是可愧矣文凡三十七首皆贈人之序然有意義非苟作者明史寔義傳止言子英有詩名以廢爲尙實司丞歷官太常少卿而此册中有贈少司馬巴蜀蹇公序稱忠定子英荃丞

尙璽是蹇義有二子曰英曰荃並應尙寶司丞是可補史之缺又姚汝臬以議禮廷杖明史止附見其姓名於何孟春傳中此册有賀右轄襄城姚公序稱右轄公之父職方公正德之季上有所幸臣導以游幸職方公抗疏極論杖之闕下嘉靖始復原官而尋復以議禮被杖及出參貴竹又以不能詭遇自免所稱職方公即姚汝臬也汝臬爲人大略如此亦可補史缺又明史七卿表有徐晞爲兵部尙書正統七年任十年十月致仕檢王弇州山人史料文臣異途一條知其入起於吏員而此册贈宣城杜君序云吾鄉徐孟暉以掾吏爲大司馬乃知徐晞字孟暉蘇州人也若此之類亦史學中之散金矣惟暉字不可識疑必暉字

經餘隨筆

卷一

美陶社校刊

之誤名晞字暉義正相應也案徐晞江陰人縣志作字孟初據此則當作孟暉晞爲江陰人則殷都亦爲江陰人矣其稱吳郡殷生者或因縣本漢毘陵地東漢及三國並屬吳郡之故與然縣志選舉表不載此人又疑不能明也宋洪邁夷堅志已集載一則云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惟道家九天生神章釋家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於清旦各誦十遍仰天焚香翰寫誠懇凡越兩歲紹興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於旁異光照室少

焉生一男其患遂絕案此條可錄入縣志雜識類

俞蔭甫俞樓雜纂有五愚傳五篇其一為郭六傳云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為青神縣令將之官而無以辦裝吳之奴有給六者若居積於市日所得百錢耳盍以所有奉我公隨我公之官且償爾十倍六然之罄所積得百金以獻而隨之入蜀既至青神六無所償執爨而已久之吳亦若忘六之所以入蜀者而役使之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咸役使之六執役無一言居久之吳以侵冒軍儲逮入獄於是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各挾其賞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襍被從吳入獄者一人郭六也吳仁懦而闇諸子弟用事以敗及諸子弟

經餘隨筆

卷一

吳蔭甫校刊

擁厚賞歸而吳窘甚六忍飢寒事之時獄中同繫者五六人常招吳飲食六竊念我公數飲食於諸官人而諸官人至無以報非禮也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諸官人至敬進之客既去吳惡責六曰汝胡不我謀此不腆者其可以待客乎汝不曉事毋濁乃公為六不敢復一言詰且竟去數日以僧服至拜吳階下吳喜且泣曰汝胡僧也余所負賴僚友仗助十有六七矣諸子驚產行且至可千金幸而集當與汝借汝胡僧也袖出白金一兩與之曰汝暫居逆旅當朝夕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舍忽大病昏昏如醉者十日而吳以眼滿不償論斬斬之日逆旅主人走告六六若不聞也推其胸而告之乃瞑目直視疾趨至市伏吳

屍哭極哀既斂橫其棺於城外隙地舊時僚友有來弔者六衰麻執杖匍匐稽顙如孝子然有儻玉蘭者其鄉人也勸之曰爾有父母所聘妻猶未娶豈得以僧死異鄉乎吾不久南歸其從吾反六不應既而之玉蘭所曰六有黃連二斤幸為致吾父母且告吾所聘妻其速嫁六不歸矣再拜號慟辭去案俞氏此傳不知何本徧考縣志選舉表並無吳姓以乙科而為青神縣令者恐神販之誤也姑錄之以俟考

經餘隨筆

卷一

吳蔭甫校刊

朱竹垞經義攷引毘陵人品記云惠希孟江陰人居如對大寶趨階進退動合矩度兄希顏弟希葢皆無嗣希孟奉兄如父撫弟如兄著雜禮纂要家範五卷案希孟字秋崖元人所著尚有易象鉤元十卷見縣志雜禮纂要家範當依盧召弓補遼金元藝文志列為二書各五卷續文獻通考稱惠希孟學問該博惜其書皆不傳縣志錄俞遠遊小石灣七古一首天壽觀清隱軒澄江八景七律九首句法皆道鍊奇古遠字之近小字紹堂皆空谷號空谷先生元處士奔會之子也生長兵鋒終於草布壽七十三而卒孫大雅為之作墓傳記略謂至正壬辰鄉寇竊發所遺幾滅其舍為邱墟先生掃地為席累壁為榻客至嘯歌自如人或危之先生曰汝憂吾不生耶吾思死不殊耳一切世事絕口不言性不善飲唯酷嗜詩不輕脫稿脫必驚人如龍門梧歌小石灣行澄江八景等篇播誦

經餘隨筆

卷一

吳陶社校刊

人口不下二李而理思過之時雖搶攘未嘗廢吟聲一日
 浩雪新霽道盡如春先生乘款段微吟未就望見兄子寬
 負茶具遠來便下馬憩松閒掀髯大喜曰子適何來寬進
 曰固願侍謁於前也因趣令淪雪具若曰吾詩成矣明日
 好事者傳以為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
 陋惟豆亭集學詩管見行於世云云是則遠亦元代一詩
 人矣學詩管見必發明作詩之書江南通志是書兩載一
 入經部一入小說部朱竹垞又錄入經義考皆誤也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二載一則云僧楚祥有道行明州人
 也仁宗嘗召對留京師相國寺後乞雨歸江陰人造寺以
 居之臨辭時仁宗賜御書十餘軸每軸末字黃羅上飛白

經餘隨筆

卷一

吳陶社校刊

二年春盜起馬沙剽掠為寇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千餘人
 收之為賊所敗陷其首領張氏父子二人父擒而子死先
 是臻與賊巢中張庵僧往來臻弟子實張氏僧也張氏被
 難臻德張氏欲報之乃偽為訪張庵僧以偵賊情賊之子
 徐氏年幼出家為張庵僧會僧從賊家歸臻探之具得其
 實至夜聞鉦鼓聲知賊盡出且守者皆疲弱不足憚因操
 大斧鑿入賊家牛欄中見守者皆醉卧臻連斫殺守者六
 人斷鎖負張氏從間道出張氏由此得免
 湯新之沐公餘日錄云永樂初有吳僧聽聞寄鉢於吾邑
 君山光孝禪寺善聲詩其徒有從學者屢請之未有敢受
 一日同行晚眺口占一絕云粥罷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
 老僧閒農人未熟黃昏飯一縷清煙出樹閒曰此絕法也
 音趣雅適時頗取之然不耕坐食之罪正恐不免於自首
 耳
 明季迎福寺僧靜聞戒律精嚴涕唾不入於水禪誦垂二
 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之雞足山崇禎丙子與徐霞
 容同行往朝雞足抵湘江遇盜禦墮水灘擊經於頂獨不
 失遺遂寄榻雨雷崇善寺竟以創甚怛化霞為兩骨與
 經閒關五千里供雞足之悉檀寺并瘞骨焉太史因仲儼
 為作塔銘霞客哭之以詩云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鐙影
 對偏安禪銷白骨空餘夢瘦比黃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
 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故鄉祇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獨

看崎嶇千水復千山戒染清流忍垢類魚腹卧舟甯衆謫
龍華榻寄轉孤潛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還含
淚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關客裏仍離病裏人別時
遺憶昔時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經年共此晨發足已
拌隨壑轉到頭空說過河頻半生飄飲千山展斷送枯骸
瘴海濱同向西南浪泊閒忍看仙侶墮飛鷺不毛尚與名
山隔裏革難隨故國旋黃菊淚分千里道白茅魂斷五花
煙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鵑鶴影萍蹤總莫憑
浮生誰爲證三生護經白刃身俱齧守律清流唾不輕一
篋難將餘骨補半途空託寸心盟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
臨行未肯行一番魔障一番慈夢寐名山亦是貪井不及

經餘隨筆

卷一

聖陶社校刊

泉何論九河難復渡尙呼三波津此子心惟佛移谷愚公
骨作男幻聚幻離俱幻相好將生死夢同參
雲溪樂府注云煎海僧逸其名江陰人本名諸生妻亦工
詩畫能舉八十筋鐵刀王師圍江陰率壯士五百人入守
臨行其妻自殺曰毋爲君內顧憂縣尉聞煙嘗命率五百
人突圍求救既出少三十人獨提刀引之出如是者三五
百人無一損城破爲僧率五百人居海島煮鹽自給號煎
海僧當事思爲亂使使招之與五百人皆自殺案乙酉城
破後並無五百人逃出之事且聞煙係何人海島係何地
耶此說恐未足據
葵庵和尚即明故臣行人熊開元也滄桑後居常熟三峰

道場爲僧張有譽延主十方庵後居長涇與濟庵晚移虞
山真際寺終焉家少微十方庵詩云朔風吹盡回陽春景
星慶雲天運新宇宙雖大無所託託於方外來江濱江濱
說法機滾滾十方諦聽悟性真有時下座忽大慟旁觀太
息師前因師曾瓊林啖綫餅師曾鐵面彈閣臣別是師曾
執法劫中使王德師曾謫出西成抗隨風墜師曾南朝節
徵召不與馬阮同縉紳如光召師曾浮海護少主舊歸路
誤觸飛龍鱗崖山舟溺國安在芒鞋破衲餘孤身孝陵歲
歲哭寒食一盂麥飯誰招魂聞說江南訪遺逸出山泉水
清且淪微臣不及攀龍去荒偈鐘聲淚滿襟卽咏懷藥庵
也趙廬北觀黎巽題藥庵僧遺像云曾住花山最上層披

經餘隨筆

卷一

聖陶社校刊

經餘隨筆卷一終

晚學謝鼎銘校字

經餘隨筆卷二

江陰繆楷嘯仙

江陰有莫城常熟亦有莫城而常熟之莫城又有二常熟縣志謂一在縣南十二里俗傳莫邪鑄劍之所一在縣東四十里漢莫寵所築是江陰之莫城為漢莫寵築常熟東之莫城亦為漢莫寵築莫寵所築之城不止一處矣江陰縣志云莫城在長壽南引寰宇記云漢莫寵所築捍海賊翟馬因名惟長壽之南並非防海之地注稱舊志據宋志在縣東四十里又云蔡志在縣東南三十里長壽鎮南壘土為城四門規制猶存為行旅孔道土人稱莫城術是江陰莫城之所在又有二說以今攷之則舊志說是蔡志說

經餘隨筆

卷二

二陶社校刊

非也寰宇記明云古既陽城在江陰縣東四十里漢時莫寵所築捍海賊翟馬因名是宋志之說據有依據古既陽縣建治在楊舍鎮則莫城亦即在楊舍鎮長壽鎮之莫城必別有因亦如常熟有兩莫城之例今附會以為即莫龍之城至志中引寰宇記刪去古既陽城在江陰縣東四十里之語以遷就之削趾適履豈記載之體乎縣志錄徐尚德詩有云莫城耕耨得石箭鏃示子蓋千年物也此處乃南唐藩將莫寵戰死之地昔聞紅光射空人謂莫城劍氣今即物有徵賦詩傷弔詩云南唐霸氣斂江東藩將誰知有莫公金鏃射殘猶鍊石丹心歷盡化成虹麒麟會繪千年闍狐兔嘗穿半畝宮自昔英雄只如此可堪揮淚弔孤

忠又以莫寵為南唐藩將亦不知何所本也

縣東有蟠龍山縣西亦有蟠龍山金滙生陶廬雜憶詩注云石莊村之南里許有蟠龍山上有寺相傳始於元時山廣約十畝高數丈其頂寬平而土堅莫詳其名之所自或曰濱江以南沙土平衍屈曲十里至此崛起如龍之昂首故以龍名或曰山之形如頷下珠左桃花港右立埭河二水夾山而前合流於其南迴環往復以水勢象之故謂之蟠龍山余考縣志縣治東南十五里有蟠龍山以唐垂拱中有黃龍蟠其上故名此在縣治西六十里異地同名而縣志不載其亦有幸有不幸與

經餘隨筆

卷二

二陶社校刊

金玠堂捧闔守一齋筆記云余家之東十里許有地名碗墩墩高三丈許廣輪稱是故老相傳墩內磁碗甚夥土人凡有吉凶大事需用多碗夜奉香楮虔告貨若干詰旦輒如數給之事過輒償一夜仍歸墩內相沿日久明季有無賴假而不歸由是歇絕越半年其家毀於火碗墩之西有道士墩高廣相埒或曰是兩墩者古有巨人一擔挑來或云是巨人屢底泥耳案此條所說頗類齊諧志怪之流矣余三世伯祖彥昇公諱思恭許如心恕北郭集有題繆思恭嗅花美人圖詩一首雖時代略相當而一名一字非一人也考常昭新志名宦傳有繆思恭字德謙海陵人為揚州令史張士誠陷平江思恭隨軍克復常熟授萬戶同知州事攝州事錢湘蘆常熱舊志作繆德謙字思恭名字互

易證以許詩當從錢志許所題者必是此人也新志從元詩選而誤當訂正

世知韓魏公包孝肅為閩羅王而不知吾鄉趙文毅公亦為閩羅王文毅之孫中允士春保開堂集載其事云文毅同年陳用賓巡撫雲南其夫人病禱於金碧山神神降巫言曰明年三月十五日常熟趙公到第五殿閩羅任此人剛方正直不可干以私夫人之病已不可挽回次年文毅果以是日病歿陳見邸報中大臣病故之奏始大異之郵寄絹素祭章備言其事中允之婿董含尊鄉贊筆亦載此事但微有不同其說云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召仙仙至自稱金碧山

經餘隨筆 卷二

三陶社校刊

神言本欲為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即位法甚嚴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為誰曰江南常熟人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閩王十五日蒞任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閩邸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館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豈不怪哉依趙說則陳禱在文毅歿前一年依董說則在文毅歿後一日以理推之當從董說為近是錢謙益徐霞客傳言霞客過麗江憩點蒼雞足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胡朏明謂禹貢雖指引而駁之云欲窮星宿海既至雞足山便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舍此不由而更遠走玉門關何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麗江約

五千里梁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遙必非人情此駁甚是但錢傳實誤字耳霞客遊記末載江源考一篇即溯江紀源明云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又云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發於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陳函輝霞客墓志銘亦云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據諸文是霞客所出者實石門關非玉門關矣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此邪子才所以日思誤書也葉刻霞客遊記後亦誤傳已改正

經餘隨筆 卷二

三陶社校刊

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環滇池之南出普定度貴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自五嶺東趨閩之漁梁南散為閩省之鼓山東分為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為小篁嶺閩浙界度草坪驛浙界峙為浙嶺浙界黃山浙寧界而東抵叢山關平界東分為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為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余邑不特為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訖為江海鎮鎗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案此說與五代時後唐楊筠松撼龍經之說合撼龍經破軍篇云高龍南枝過蔥嶺黑鐵二山雪峰盛分出秦川及漢川

五嶺分星八桂連山行有斷脈不斷直至江陰大海邊海門旺氣連閩越南水兩夾相交纏此是海門南脈絡貫財文武相交錯云云徐說較詳耳

李介立即徐介立名寄霞客之子也號崑崙山樵自撰崑崙山樵傳徐昔民恪有題崑崙山樵傳後詩序云崑崙山樵李介立江陰人母周氏霞客徐先生之妾甫娠而出及生不歸族遂自託耳老云云序意以介立育於李氏故遂從所育之姓而霞客遊記後載徐筠谷鎮所撰李介立傳謂介立育於某氏少長欲旋里族弗能收又不忍爲他姓後故從其母氏姓李而自名曰寄終其身不娶云云又以李爲其母姓與恪周氏之說異鎮爲霞客近族恪爲霞客

經餘隨筆

卷二

五陶社校刊

同宗時代相去亦甚近而記載不同如此縣志隱逸傳同恪說

崑崙山樵傳自敘其著述有天香閣文集七卷天香閣外集一卷停車髡春谷口附游借隱晴川鳴蟬聽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諸詩集共二十四卷天香閣隨筆八卷歷代兵鑿隨筆十六卷藝圃存稿六卷歷代兵鑿一百二十卷輿圖集要四十卷秦志摘錄三卷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刻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爲徐昔民摘錄之本集存文五首詩二十六首皆次韻之作願心求季慈江上詩鈔錄詩一百四十二首伍氏所刻不與焉其所傳者止此未識其餘著述尚有流傳否也

先文貞公著述有周易會通十二卷從野堂存稿八卷見明史藝文志存稿有刻本而周易會通無傳朱竹垞經義考載之引張雲章云弟子饒秉鑑等所述家笈珊太史云昔年有以公四書考鈔本求售者其體例類講義以價昂未購今不知落何處矣惜之

從野堂存稿凡四刻初刻於明崇禎時爲公長子采室公虛白所編詩文八卷再刻於國朝雍正時爲公五世孫覺軒公說所刪存文二卷三刻於同治時爲公十世孫丹徒鍊卿族父之鎔所訂詩文八卷據家藏采室公手鈔本付梓後附補遺年譜附錄三卷四刻於光緒時常州盛宣懷京卿之常州先哲叢書本即據同治本復增輯詩文數十

經餘隨筆

卷二

六陶社校刊

篇然縣志所稱之吳公祠堂記經義考所引之周易會通序皆無之則公之詩文佚者多矣鍊卿箕裘集云聞淮陰王氏藏公全集託友購求未獲一觀未識此本何如也朱竹垞云大君子之獄多以攻客魏取禍文貞無言賈而黨奄人者尤惡之以善謀見嫉也追贈詰命云及憲臣請劍之疏發而詞臣屬草之怨深始猶鉗錮於黨碑旋復張羅於詔獄云云即實指其事稿中示子云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又云生當季世種禍容易種福極難又云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既生之後灌溉培植遂成良田吾子孫培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不滅顏氏家訓也在獄後有自敘末云余行真而未篤口

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懣云云亦可見其從容就義矣

文貞公自敘作於被逮時非作於在獄後竹垞說誤也公於天啟六年丙寅三月初三日聞逮初五日奮自敘付子即就逮公之生平於自敘略可攷見矣辭云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髻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爲孝廉夏茂卿先生號習池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字泰旋鳳見而賞之置一第曰是子

經餘隨筆

卷二

七閩社林刊

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沒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父澄瀾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庵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家余家禍實與連云明年春復就童子試縣令詔安胡公諱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吾父與伯冤立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公名吾父吾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時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

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於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

經餘隨筆

卷二

八閩社林刊

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字公名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開理李公諱臣青矜獨子爲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遺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閱公諱人已升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丙辰以後子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無從一試也辛酉過斷水憑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醫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督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卧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選鄰之

經餘隨筆

卷二

九陶社校刊

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痠症卧牀尊者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於赤岸之阡請趙文毅公誌墓丙申投館於涇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讓雲庚辰進士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部澹生公誌墓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誌以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者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

而其仍改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遊余之器如石實真貴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為吾家子弟師胡公以其意來趨駕於是青州之遊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辛入胡公以稅璫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為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

安徐公諱可求號觀庚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發號赤石浮梁人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兩辰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

經餘隨筆

卷二

十陶社校刊

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合號冲虛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當年願明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為石交後明仲沒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字其季子蓋明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明仲沒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為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予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俾博一第齒已五十有二矣本房為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三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為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

而後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余名同考皆為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為館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為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庵玉立也時方為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子予了不為動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於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為政意有所嚮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

不出四五忌者耽耽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輻侯門主家二三年且惡且厭予日坐鍼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所共知不具論風顛不風顛余不知獨以爲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入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差闈韓本用告變於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王心一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於風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望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甯置三犯於理人心帖

經餘隨筆

卷二

三陶社校刊

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卯金以風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風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而同郡某日走要門蜚語交搆所搆不止余一人也而耽耽者乘之以假手於其鄉人於是有一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遂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余方擬授簡討候旨久不下而初疏蕭繹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勒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人以爲辯而平歸而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邨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踰代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中途忽聞晏駕手中有一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見也時遼陽陷沒洵洵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顯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於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羣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

經餘隨筆

卷二

三陶社校刊

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聞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聞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者八人而第二名文安之得館選爲署中眉目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開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抄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遂冠深諱竊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冢宰周漢陽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予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退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

他賜公始佛然而予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始放得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予不以余言告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甯之失經撫之議紛紜靡定余時爲毋從毋矯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二十九日延遣册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素藩之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

經餘隨筆

卷二

西陶社校刊

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所受三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乘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土有小瑞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憤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澹其辭但辨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

憤即欲發抄予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人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是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懇西溪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於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於我不爲不知己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口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疑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庶幾近之高邑素知我嚮我乘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開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予第一惡惡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鄆曲輪肝吾黨以七科前

經餘隨筆

卷二

西陶社校刊

華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
入朝而神情大變梁溪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
嗛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嗛我因巧難於福唐彼亦久
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難於我也餘人論譎所不論
矣禍機之來凡百湊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闕
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被逐也長班阻我
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余弗避也
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
數日請告傳旨閒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
問追贖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
之說深中於內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余非求免而辭

經餘隨筆

卷二

五 隋社校刊

代草也嘗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者是其屬官耳使北地
在詞林亦不爲洪洞具草況應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操
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節雖百世可磨哉宮不早移
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造物之成人巧矣辛壬
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
必請誅此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執友御老
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
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音只爭呼
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氣口外無文襄可
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逆
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

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
方出示人毋徒取滅門也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
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
俱不及迷想兒輩亦知其凡也余行真而未篤口直而多
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
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
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戀
但義不肩以三朝作養之軀辱於狗奴倖賊之手耳天啟
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李小湖大理好雲樓集題繆文貞被逮時寄子書稿本序
云稿凡三千餘言爲李申耆先生故物先生曾節刻於所

經餘隨筆

卷二

天 隋社校刊

見前並附以跋謂是正野史所稱大洪疏出西溪手之誣
其稿今歸適園余假觀得悉全文且於點竄經營處細尋
血纓愈昭心迹卽其乙去之語有曰要之代草之說又挺
擊一案爲之張本挺擊一案又東林之嫌爲之胚胎四語
括盡一生中端原委可摘以敘從野堂集又其自南昌心
專於福唐曰南昌於師實無他腸不過懶答書耳懶答書
一語原非要緊亦經乙去然切中子病讀之悚然有跡於
世故之懼覺阿和尙跋稿後曰殺文貞者非崔魏實福唐
也誠哉定論絕非深文臺山先生猶得託東林以欺千古
乎昔李冲達之譏傳權曰又欲日日做好官又欲矯矯名
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蓋謂其通魏璫也余於福唐亦

云案被逮時寄子書即自敘也自敘凡四千餘言

文貞公被逮時有詩十首入檻云嘗讀唐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小雅怨誹井無怨誹之情不減昌黎美里操也痛親云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逸諸孫好護旃痛弟妹云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飛車白日收門衰應祚薄已矣復何尤慰內云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藜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低迷忍死提諸子母徒歎嗟膽示兒云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

經餘隨筆 卷二

七陶社校刊

經累後生覆巢甯有卵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慰女云五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讖餘殃稍足無盈彙長貧可厭糠緹縈何處訴輒語慰而孀寄友云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為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猿便生死交應在肯為異己憐慰妾云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愁添淚不乾腸斷銀鐙聲一響堂前咫尺不相看來時自矢死靡他貼意摩挲賴起疴昨夜飛魂驚入夢蓬頭跣足叫天那我是剛腸鐵石人不為女子惜嬌春蓮花會上來相接共禮如來證往因讀之令人酸鼻

羅臺山孝廉有高有題彭允初所藏東林五君子手帖詩

三首其一云我友彭季子學志兩東林天花六時供忠孝觀厥深偶見五君書感甚梁父吟曰楊曰繆魏兩周皆國琛明運屬昏黃孤鼠弄靈霧九州鉗網彌妖氛毒矣淫唯時儒林賢舍命爭天心獨見五君書我已頭岑岑其三云應山椒山儻移宮氣挺挺二十四罪疏森膽落其鯁同心魏與左揚激忠憤炳誰託左公書割去髑無瑩江陰暨吳江誦說懷孤耿心畫飄殘雲字外餘清勁商飈撼屋梁展對塵慮屏頑懦無我如作詩永深省王蘭泉司寇飛蒲褐山房詩話云臺山生平不多作詩如畫東林五君子手帖亦奇編可喜案詩固奇崛但不知手帖今尚在否也

經餘隨筆 卷二

七陶社校刊

文貞公忠節昭於史冊其孝行則世或未之知也公孫先河公家訓云吾父嘗云文貞公娶李淑人時兩三月內楊庵公聞淑人笑聲命取鍼綫令婢縫其口文貞呼淑人同跪於牀下良久楊庵公呼起嗣後無笑乃起否則終日跪也又云楊庵公卧牀時見文貞公考案一等則笑二等無喜戚三等則怒目一視文貞公跪於牀下再視跪於門三跪於牆良久楊庵公曰起乃起否則亦終日跪也楊庵公家法之嚴如此而公委曲承順慮不能及也錢謙益撰公行狀云公天性純孝父末疾卧蓐十七年五夜聞警欬懣懣若杵曰撞胸趨整衣立牀下執親之喪致毀踰禮云楊庵公諱炷字明思力學好古取先儒身心格要之言摘錄疏解曰先儒格言凡六卷時時為文貞誦之揭其尤要

者於壁曰以此爲孺子座右銘也課文貞甚嚴計時修短立爲限程嘗訓之曰甯靜無躁甯方無圓庶進退兩有據耳文貞公孤忠亮節實承公之庭訓也

文貞公母夏淑人有賢德工詩示子昌期云六經根柢學充實自輝光俟命須居易持身貴守常識機知用舍論道有行藏大禹分陰惜吾儕敢或忘風雅道學巾幗鬚眉聞閩中之人傑也歐母畫荻之教何足道哉惜詩不多作以婦道自重嘗曰尋章摘句文人學士之事非婦人所宜爲可想見其品學之高有是母斯有是子禮泉無源芝草無根夫豈其然

夏茂卿孝廉挽文貞公詩云忽慢居諸五十霜昔年鉛槧

經餘隨筆

卷二

五陶社校刊

寄芸窗爾方舞象能據藻我亦雕龍早擅場兩地升沈迷去住各天消息暗行藏祝予感歎同遊子請室何由趣飲章策馬重來到闕莊沈寥天氣轉悲傷芳蘭自怪偏當戶神劍還嫌太吐芒老去艾齡登虎觀竭來棘路歷羊腸游魂漠漠三千里誰哭累臣楚些章孝廉名樹芳號習池萬歷己酉舉人文貞公師也有消暘集

王蘭泉和湖海詩傳載嘉定金蘭嶼明經慰祖拜繆文貞公墓詩云蒼蒼彭越山渺渺長涇水云有繆公原荒阡近村市嗚呼明季衰朝廟廟維弛巨璫持太阿羣奸受頤指公也本史臣感憤司載紀奉使渡瀟湘發策詢多士視其識所存庶令遇無詭公與試制原發策試士有刺及宦官事魏嘗銜之激昂忠烈

章宵小魄潛禱維公斧鉞嚴點竄引經史揭忠烈公疏劾遷詎爲喜望遠論德魏巍玉泉岡營壘窮華侈索記等南

園斷腕不可使叱咤壽甯侯佞黨顛有泚諸營生境玉泉關虎豹森傷哉王道批造爲羅織經肆以鬼賊技詎良託苞苴告密同投厥慷慨就囹圄殘酷肆擄諸與公名於徒六君子謂左袁覆盆泊得伸國已傾宗祀暨陽僅彈丸同歸公與李謂李忠毅公應昇百世共咨嗟高風激頑鄙我來古道旁維舟采汀芷再拜淚潸然徘徊瞻中止長

經餘隨筆

卷二

五陶社校刊

松夕霜寒亂水平橋圮登壟想東林春山百餘里魂氣時往來乘此虹梁紫醪酒看碑柁轉啼鳥起詩中敘述詳晰可作詩史

文貞公崇祀郵賢係同邑徐時進等公請提學所定其呈詞云南直常州府江陰縣合學生員徐時進等呈爲公舉忠烈名賢以光俎豆事參看得原任左春坊左諭處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江左名賢斗南尊宿雄文震世夙推國士無雙駿望空羣共推人物第一學羞爲章句志豈在飽溫因青衿者二十年辛苦備嘗耽畫粥斷齋之味爲孝廉者一十載澄清自矢慕攀轅折檻之風是以黃榜誕登清聲大著懷冰心而報國持鐵面以向人木天之彩筆方

新芻谷之白駒旋駕吏庭未嘗一至朝命忽已再膺提文
鑑而三楚盡收吉人侍講筵而九重時聞謙論不幸逆聞
竊柄遂多媚子稱觴壯懷衝怒髮之冠苦藜閣之伏蒲無
責同志借批鱗之劍致柏臺之代草有聲目側一時業落
虎彪之魄腸剛百鍊豈謀驛鳳之身談笑就檻車惟願借
龍逢比干以遊地慷慨折獄吏期不負高皇列聖於在天
赤體徧歷五刑強項罔渝百訊陰霾薄日月黑獄內自甘
脛折髓枯精爽動風雷恭厥前忽見石飛木拔丹心共照
白骨猶香奇冤互古所稀大節於今爲烈至於有懷明發
原移孝子以作忠臣言念鞠哀每篤連枝而敦一本齊眉
淑配靜好諧琴瑟之音繞膝多賢唱和叶壘篋之雅當尸

經餘隨筆

卷二

至陶社校刊

居淵默秉心懷若朱絲處鄉黨里鄰制行截然玉尺鳴搗
謙之度飲人以醇泯烜赫之觀與物無忤提獎後學門牆
濟濟如坐春風尚論古人表鉞森森若懸秋月眞理學人
濂洛關閩之室節義超顧蔚俊及之班者也黨碑之上皆
正人已蒙聖明欽卹蓋棺之後有定論允宜俎豆優崇君
麓專祠山色增春申之秀贊宮從祀鄉評踵季子之高
崇禎初御史袁鯨奏請殉奄諸臣於京城建祠以慰忠魂
於是楊連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諸臣之裔請塑
像於祠以尊瞻視康熙閒江蘇學使許公奏請於吾邑建
雙忠祠以祀文貞公及李忠毅公於是公裔又請爲塑像
事載學使魏公及公元孫敬持雙忠祠碑記京師之像鼎

革後不可復問雙忠祠之像粵匪之亂亦燬今則易以木
主矣徐承烈聽雨軒餘紀載一則云明末時吳人憫周忠
毅宗建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繆文貞昌期周忠介順昌
魏忠節大中忠而慘死肖像而祀之至今三吳士庶歲時
伏臘莫不擊牲醴酒以致敬卽所稱南朝六神是也俞蔭
甫茶香室三鈔云南朝六神之像至今尙有之余幼居臨
平歲終祀神所供紙馬曰南朝六神聖衆循流俗之見謂
諸神之總名耳不知乃此六公也案塑像之外復有此像
此事世罕知者惟聖衆之名殊不雅耳

經餘隨筆

卷二

至陶社校刊

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
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甯爾老子領兵不能討除嚼
齶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
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
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
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
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虛苦海中未必不是極
樂園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
堂哉此書載陳鴻文先生從軍隨筆陳亦韓欲載入昭文
志因江陰繆氏家訓亦有此書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不過
字句小有不同後見江陰李詡戒庵老人漫筆乃知果任

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案今本繆氏家訓並無此書且亦易辨文貞公安有領兵禦倭之事耶家訓中自有文貞公與子書疑此爲傳鈔者將兩與子書連類錄之讀者不知因以爲文貞書耳陳亦韓所見家訓不知何本恐亦鹵莽誤會也任公此書亦具見一腔忠義惟書外尙有詩二首云去年走馬燕山道今日驅兵江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寢寢先生明且死安危不在海濤中江陰縣志錄之

文貞公九世孫翰仙公官陝西臨潼縣知縣同治元年殉回難卹贈太僕寺卿殉難地方及原籍並敕建專祠配張淑人殉烈旌表附祀事蹟詳國史忠義傳豐城毛慶蕃爲

經餘隨筆 卷二

重陶社校刊

作家傳云君諱樹本字翰仙其先故常熟人後家江陰九世祖文貞公昌期明天啟中忤魏闡榜死詔獄者也曾祖瑞縣學生祖國子監生澧復遷常熟父慰祖遂爲常熟縣學生習律令游江蘇湖南北有名君少讀書亦通律令咸豐中以知縣發陝西斷疑獄數十署咸陽補武功其爲政以平徭理訟鋤豪強爲務蓋屋鄰邑也民不宜其令衆衆而譁大府知君賢移君蓋屋遂無事臨潼楊生杜世亂檄君調補治之至卽輕騎行境內解散脅從時前令所請兵已至君誠勿遽發一夕偵知生花無備督兵役抵其巢立擒之及悍賊二十餘人置之法他無所問詔賞孔雀翎以直隸州口補常是時粵賊捻匪相繼起天下糜爛而三秦

完善民老死不嗜兵革武備廢不修君獨壹意治城隍築鄉堡積糗糧團練民兵募壯勇謀保聚事方辦而粵賊果自東荆紫關入省城戒嚴臨潼距省五十里君出境躬捍賊多張疑兵驢山旁賊不敢犯則自藍田繞道襲破渭南蹂二華東走出關是役也君以一縣屹然爲省東保障大府皆重之具功狀且上而回亂作初秦隴多回族俗悍不肖者輕犯法而齊民亦數齟齬之數日積或糾衆相鬪吏莫能平曲直益相仇至是秦粵賊新擾渭河南北諸桀回讎起脅良回爲亂縱火燒村落屠無遺類警報沓至大吏不知所爲涇陽張文毅公芾方以團練大臣家居以回民居關中久田墓所在宜可以說定也請親往撫賊欲

經餘隨筆 卷二

重陶社校刊

得守令爲民望者與俱固邀君君知不可爲苦諫文毅弗納請君益堅君慨然曰吾豈愛一死哉乃戒臨潼嚴城守獨身與文毅及故山西知縣長安蔣若訥北渡渭羣賊露刃大譟幽之別館賊目洪與者常感君恩欲脫君君厲聲罵徐復曉以順逆賊首任老五恐搖衆心嗾其下擁君與文毅蔣若至眉頭鎮皆被害時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君既授命大吏猶不知八月初文毅從香亡歸始言之如此事聞詔卹知府優卹贈太僕寺卿子世職附祀文毅專祠祀張淑人始君與文毅行音問不達淑人使兩子逸出悉索金帛勞兵民相與死守數月會鄰縣相繼陷臨潼孤立賊中獨完久之得君死耗不食七日亦死詔旌其閭

四年從給事中王憲成請臨潼常熟皆建祠淑人亦祀焉
子鍾汴安徽知縣襲雲騎尉鍾洛陝西知府鍾涓涓瀟亂
既定鍾汴至蒼頭求君遺骸不可得乃招魂具衣冠斂而
歸葬焉國史忠義例得立傳鍾汴昆弟懼弗詳也請更爲
家傳乃敘次而論之論曰吾嘗過潼涓去亂時八九年蓋
關西郊野千里之間無回族矣忠勇公多隆阿實破走之
故地爲墟云回禍始萌芽長吏制馭多失宜弱者橫摧折
之矜威嚴而回族怨其強桀者則又曲法縱之如奉驕子
而齊民亦怨及夫禍發燎原一二賢人君子期以口舌撫
定之何可得哉方張公之論賊也君早信無生還理時非
有朝命督之又非職守迫之也君不行於義無少損感張

經餘隨筆

卷二

重陶社校刊

公之意求濟萬一卒委身虎穴捐一死明己志其天性然
也文貞遺烈遠矣
太僕公守臨潼時有詩云豈爲孤忠寄口碑千秋巡遠是
心期危城困守無援旅報國丹忱世孰知忠盡之氣溢於
言表設無回事而臨潼不守亦必爲巡遠可知也因憶順
治乙酉江城之事吾宗殉義者多至數十人而孟玉公鍾
粹與弟仰玉公鍾祥季玉公鍾俊以全家十七口同時俱
死尤爲慘烈後兄弟三人合葬一邱時人號爲三忠荆溪
唐夢訪作三忠傳臨難時孟玉公賦絕命詩一章付子洪
遠令奉祖母以逃蓋一家惟二人得免云詩云素志雖然
未遂時從容就義亦何辭痛念堂前慈母在從今奉養在

吾兒嗚呼何吾族忠義之多也

常熟太僕公專祠光緒丙戌公弟少初公自河南解組歸
所築在虞山南麓石梅白衣庵西前臨焦尾溪因山爲基
層累而上最後爲家祠極亭榭樓臺石花木之勝春秋
佳日游人如市建築之後遂爲虞山勝地知縣錢保衡題
聯云門望溯文貞學有淵源想當年保障危城更赴急蒼
頭賢令尹力已竭矣忠魂返虞麓報以俎豆看此日巍巍
崇宇正煥新丹墀我國家禮亦宜之石方涑聯云選勝關
崇基從齊女峯言子墓旁高築三層全收萬象哀忠邀贖
典繼錢參政懼留守後獨憑一席共享千秋姚孟起聯云
雲樹鬱孤忠大丈夫慷慨捐驅馬革歸魂招渭北石梅標

經餘隨筆

卷二

重陶社校刊

勁節賢伉儷馨香食報鴻光合祀列虞陽
臨潼太僕公專祠建於光緒戊寅主其事者爲知縣會稽
沈家楨陝西巡撫曹鴻勳題聯云一百日生死無憑竟臣
忠殉國妻孥從夫撫茲如斗孤城真不愧臨淮韞刀石龍
錦鞬四十載昇平重覩見桃柳盈郊桑麻被野爭拜我公
遺像當猶是兒童竹馬父老衣冠
少初公諱蓴聯太僕公季弟也咸豐癸丑以縣尉分發河
南丁巳署陝州吏目補寶豐尉升知縣歷攝延津汲縣等
縣事同治丁卯補伊陽縣丙戌乞假修墓歸遂不出古文
詞皆工尤長於詩其性情近左司香山體格亦似之有伊
園詩鈔幽居次左司韻云達人貴知命名利非所營淡泊

本素志園居無俗情園林雨初霽池塘草又生良友日往
來好鳥自飛鳴暫靜且高卧適閒遣獨行玩彼得時物欣
欣爭向榮寫懷二首次少陵韻云虛屬不能醫厥病無過
俗冠帶縛形放禮法受拘束忸怩欲何言越趨難止足試
將俗狀陳悲歌當痛哭富貴草頭露人壽風中燭曷若十
畝閒無榮亦無辱曉起視我瓶尙餘升斗粟學道辭伊川
求仙訪鬼谷桃花開未開芳草綠未綠迢迢夢蝶園樂遊
匪我獨知音琴可囊山水自成曲且偷一日閒足傲九州
牧小兒始扶牀見我不離膝偶欣分棗梨聊以娛永日學
語頗不凡驥子尙堪匹未知書放華可許秋收實我年幾
半百衰者漸成疾碌碌風塵中渺焉比蟻益欲爲五嶽游

經餘隨筆

卷十一

壬寅社校刊

婚嫁何時學人情日以詐結交比膠漆吏議日以刻舞文
長刀筆世途本甚寬法網胡太密脫身歸去來行李苦蕭
瑟回頭語小兒汝長須有術
伊園者公於伊陽所開之園也伊邑士風素奔陋公至振
興學校延江南名宿爲書院山長而益其膏火復開書東
隙地爲此園公餘招諸士觴詠其中卽爲講學之地文風
丕變士林感之園有畫山樓廂清池春臺磊落峯小有洞
宛在橋泊航靜觀亭夢蝶窩老圃停琴小舍紫邏山房諸
景一時題詠甚多公詩云峭碧聳峯峰絕勝荆關畫縱目
偶登臨襟懷豁然快綠野看春耕繡錯分疆界朝旭映簾
櫺高樹銅鉦挂畫山水流心不競愛誦工部詩借此以爲

鑿寸心懷操持事勺常自蓄清每畏人知公餘勸染翰不
讓王羲之畫山得觀照碑象琴臺可齊名魚夢歌樂園駿
惠及民生版築成不日興作洽輿情兒童頻迎送竹馬騰
歡聲畫山摩崖堪題句宜邀方三拜瘦石聳嶙峋形狀逞奇
怪路轉峯又迴苦徑斜而隘對此石丈人支筇相閒話畫山
疊石竄而深成此清虛洞礙眉幘應低探奇步難縱觀
棋忘爛柯窺天疑在窺欲邀鬼谷子餐霞願與共畫山
白霞復蒼略約此中置印須招我友雅人有深致躡背尋
詩來虹腰探奇至橋邊親種樹甘棠留去思畫山齊物在
達觀衙齋關幽境禽魚與花竹羅列四時景雨洗紅塵無
畫長綠陰靜案牘休餘閒遊目懷並騁畫山衙齋有隙地

經餘隨筆

卷十二

壬寅社校刊

餘閒且學圃不辭抱甕勢何嫌編籬苦菜根每親畫園蔬
不外取荷鋤好種梅流雲月華吐畫山遠山環窗牖古木鬱
蒼蒼紫氣從東來巖壑列一房蓋瓦紅藤覆映門碧柳藏
濼梁深結契齊物憶蒙莊畫山靜坐此焚香拓地三弓小
治化洽鳴琴政簡民不擾望月浮雲流當春柳絲黃盟心
對清池勵志冰壺皎畫山春臺停琴小舍二首不啻自寫
其政績矣乞假後留別紳民暨諸生云十九年來險備嘗
不才幸免再登場適從棠舍移官舍頗覺桐鄉勝故鄉穉
子候迎彭澤徑野人相問陸渾莊居然跳出風塵外嘯咏
林泉日正長疆分嵩洛析新城斬棘披荆化未成實政但
期持實力虛衷何敢博虛聲道差枉已憑三黜語恐驚人

新一鳴可惜子將來較晚汝南月且若爲評時許方伯無
費栽培鑿苦心十年種樹盼成陰文章豈爲科名重學業
全憑造詣深時理舊編窮蛾術偶翻新機覓駕鍼伊川髦
秀多桃李桂待高攀杏待簪獨彈古調賞音稀從此囊琴
不復揮栩栩風前隨蝶化冥冥雲外羨鴻飛歸須及早今
方遂隱豈能中昨尚非聊欲絃歌空莞爾俸錢未足買漁
磯飽繫山城借柳衙柳陰深處便爲家卸任後仍依棲未
穩噴巢燕喧聒難堪怒井蛙且任逍遙聞歲月漫疑瘴癘
老煙霞河陽一縣春常在開徧安仁手植花一年容易付
因循風景依然白髮新形迹直將忘客主交情渾不隔官
民劇憐父老琴轅切厭聽親朋勸駕頻好趁江干春水漲

經餘隨筆

卷一
手陶社校刊

扁舟安穩載歸人身世悠悠且莫論無家安往暗銷魂奚
囊只帶詩千首祖帳重添酒一樽畫裏亭臺圖易稿吟餘
花鳥夢留痕探懷賸有江郎筆賦別同人賦小園萍藕三
十六春秋宦海浮沈豈自由江上清風招獨往樓頭明月
憶同遊此邦信有前緣在他日還容再到不願乞瑤華藏
什襲雲山紫選共長留詩佳者甚多不能備錄也
翰仙公四子長鍾汴字豫生歷任安徽穎上甯國五河等
縣事補全椒令未及赴而卒博覽強記書法遒勁兼請金
石學次鍾沿字蘭生歷任陝西同州興安漢中等府知府
現改直隸候補次鍾渭字節生候選州判精醫理客津沽
活人無算詩筆敏妙有百不能齋吟草次鍾滴字潼生太

學生天姿穎悟詩筆超逸有迂齋詩草早世豫生年三十
澆生年二十四有才無命皆可惋惜豫生等長余一世爲
族父行豫生詩文無傳聞生詩未多見僅於族少村廣文
處見題柳村兄小照柳村圖五古一首柳村者少村父也
詩云吾宗老處士家住柳陰曲采擷虞山秀呼吸尚湖綠
學探盧扁奧書讀素靈熟功與良相伴陰造蒼生福愧我
羈薄宦奔走恒碌碌田園久睽隔宗黨難把握幸藉郵筒
便尺書互往復一編尋遠貽未讀先薰沐遺像欣仰瞻和
萬寓嚴蕭吾鄉諸鉅公鴻篇燦珠玉自慚駑鈍質安敢貂
尾續賦詩不成章翹望南飛鵠亦備儻自喜也
百不能齋吟草古體如擬淵明飲酒二首云閒時但飲酒

經餘隨筆

卷二
手陶社校刊

興至卽賦詩此中有真樂餘事非所知讀書偶有得欣然
竟忘疲會心不在遠吾道固在斯寓形天地閒升沈任所
之貧賤詎足厭富貴不可期卽令慕富貴焉能便相隨借
問道旁人汲汲亦奚爲藜藿足充虛何必饜梁肉菹菹堪
掩形何必被繡服無凍復無餒在我已爲福無爲更多求
名利受羈束緬尋老氏言知足乃不辱持此一觴酒謝彼
千鍾祿近體如上谷秋興五首云素筆燕山北兩年三度
秋陸機曾入洛王粲尙依劉客思愁聽雨鄉心倦倚樓囊
中詩一卷聊以慰蹉跎遊關柳疏仍綠庭花晚尙紅暮雲低
作雨涼月暈生風身每逢秋健心猶出塞雄人生貴安命
底用問窮通塞眞天險山川拱帝京當年資重鎮此地

集精兵懷古心猶壯悲秋氣漸平沿沿東逝水尙作鼓聲
聲不盡古今感臨風發浩歌寒穿流水急天壓亂峰多心
事彈長欽生涯辨短蕘書成何處寄一雁度雲羅萬里西
風起邊城改舊顏吟秋來道塞訪古度重關倦鳥紛投樹
晴雲總戀山半生常碌碌媿爾各安閒詩格皆老安曉峯
侍御維峻序稱其古風取法漢魏故能骨力蒼堅意味深
厚卽近體亦不失爲唐音洵知言也

迂齋詩草古風亦得力於漢魏薄暮山行云夕陽明遠林
展步經山麓深徑不逢人芳草滋新綠古松響清梵禪房
隱修竹臨風聽飛泉憩石蔭喬木落霞散天際野鳥相徵
逐凌雲久眺望緣澗聊躑躅向夕聞鐘聲幽懷滿空谷氣

經餘隨筆

卷二

圭陶社校刊

息甚古近體如秋夜對月云燈燼夜逾靜詩成人未眠樹
凋星在戶漏轉月當天鶴警寒零露鴻飛遠入煙誰家吹
玉笛聲遞小樓邊塞雁云寒色催征雁遙程極塞西秋風
吹閣夢殘月成樓葦天關數聲遠雲陰孤影迷頻年煩寄
語盼斷是深閨字字經錘鍊而出之使天假之年所造真
未可量也

翰仙公第三女寶娟字珊如適吳縣癸未翰林李博霄振
鵬又才媛也有唵秋閣詩草多思親懷人之作纏綿悱惻
語多深摯其感事弔古寫景咏物亦多可傳者秋日八詠
云疏籬乍見豆花開金井梧桐葉暗摧正是關山明月夜
一聲鴻雁又南回秋修篁庭畔露珠圓三徑桐陰雨後天

畫出晚涼秋一片濃非澆墨澹非煙秋蕭蕭夜雨滴芭蕉

蟲語淒清伴寂寥卻怪西風太多事枕邊吹送隔鄰簫秋

西風一葉墜斜陽古戍荒煙落照涼十二樓高明月上數

行雁字過瀟湘秋疏籬點綴畫圖工晚點經霜篔簹幾叢三

徑幽香人不見一雙瘦蟬月明中秋嵐光如畫豁吟眸不

著濃妝態更幽怪道秋來山亦瘦鏡中眉黛尙含愁秋幾

日霜華滿徑鋪天寒寫照倩倪迂人來紅樹青山裏一幅

楓林夕照圖秋皎皎長河夜氣清畫屏人靜斗斜橫疏鐘

影裏秋宵永螢火如星點點明秋風光細膩阿堵傳神小

品中佳構也秋夜云滿天霜氣撲簾旌雁帶秋來夜更清

幾點殘星橫漢澹數竿疏竹拂窗輕空庭落葉因風走老

經餘隨筆

卷二

圭陶社校刊

樹樓鴉見月驚何處砧聲敲轉急夢闌聽去倍分明赤壁
樓古云飄然攜客下黃州萬頃茫茫一葉舟人世幾經興
廢感浪花淘盡古今愁月明孤鶴橫空去風激寒濤入夜
流對酒高歌憶蘇子洞簫吹徹大江秋豪情勝槩不類巾
幅人吐屬矣

唵秋閣詩草有秋柳四首用漁洋韻云千絲萬縷總銷魂

幾曲青溪繞白門古道攀條榮舊夢小橋飛絮認前痕斜

陽影裏停孤舫落葉聲中過遠村譜出陽關三疊曲右丞

佳句與誰論幾日西風近早霜離披瘦影拂橫塘憑將別

怨吹羌笛欲寄寒衣檢客箱秋冷江潭憐庾信月明茂苑

憶吳王底須歲晚嗟搖落曾映當年碎錦坊記曾仙汁染

新衣管眼流光是也非野渡空餘黃葉老畫橋重認碧陰
稀數行旅雁衝寒去幾點歸鴉向晚飛極目平原堪繫馬
封侯舊願莫相違娉婷舞影劇堪憐一望隋隄隔暮煙金
縷歌殘音渺渺玉關人去意懸絲依稀眉黛懷前度消瘦
腰肢減舊年待得陽和春信轉清陰長護帝城邊風神駘
蕩又不減漁洋丰度也

余族始祖全一公於元末自常熟小山湖橋徙居江陰之
闕莊東與里是為東與穆氏二世叔祖惟明公視徙居江
陰城中為江城支三世祖彥相公思誠徙居周莊為周莊
支伯祖彥祥公思敬徙居詹文橋為詹文橋支四世從祖
瑞芝公瓊徙居蘇州吳縣為吳門支十二世從祖志遠公

經餘隨筆

卷二

臺灣社林刊

瞻岬徙居丹徒為丹徒支掄元公德容徙居常熟柳陌西
橋為徐墅支十五世從祖相芷公澧徙居常熟城中為石
梅支其全一公長子留常熟者為桃源淵支二世祖承三
公景言之後居闕莊及散居楊厚長涇北瀾等處未遠遷
者為闕莊支椒衍瓜縣可謂爾昌爾熾矣而吳門一支尤
為鼎盛自明季至國朝道光時科第連綿不絕瑞芝公五
世孫西垣公國維萬曆辛丑進士官貴州新鎮道布政司
參政六世孫甯齋公慧遠順治丁亥進士官山西壽陽縣
知縣七世孫念齋公彤康熙丁未狀元官翰林院侍講鈞
聞公錦宣康熙癸丑傳臚官翰林院檢討虞良公繼讓康
熙戊辰會魁官浙江龍游縣知縣八世孫甯有公曰藻康

照乙未榜眼官司經局洗馬笠湖公曰芭雍正癸卯會魁
官武英殿纂修九世孫榕莊公敦仁乾隆己未進士翰林
院庶吉士宜亭公遵義乾隆丁巳進士官工部虞衡司行走計登
孫心如公嘉穀道光乙巳進士官工部虞衡司行走計登
甲第者凡十人而乙科不與焉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載一
則云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
太平與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甯初葉尚書祖洽
榜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
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也以古例今亦可謂之十榜傳
家矣

經餘隨筆

卷二

臺灣社林刊

吳門支之發祥說者謂有堪輿之理西垣公曾祖墓在梅
灣山塔影演術家謂之梁上燕子穴張九儀地理琢玉斧
云丙子冬偶閱繆墳丙龍高聳富厚扞午山子向象合左肩
坤砂緊灣抱來中關豐圓隆起惜托下處有委靡不振之
象對面艮砂插天惜帶癸一分形勢不甚親近予決之曰
狀元在丑科則家清而爵高若在未科則家豐厚而官不
顯要丑則以帶癸故兩長高也未則以其丙故而兼委靡也山中人不依次日返無
錫人言繆公丁未及第產業饒裕今其休致亦已久也此
在砂法理氣中兼看砂之形勢及砂之鄰近法也然坤砂
緊灣抱來艮砂情勢不甚親近即此便見狀元該在未不
在丑也穴法王墳在龍之正頭止丁財繆墳倚靠其左附
而中狀元者與坤切近也張說頗亦有理然西垣公父文

峰公至孝割股療父不效以毀本母張恭人苦節教子成立後世之昌大殆天之所以報節孝而未必盡由地理也甯齋公西垣公次子也少工制義晚肆力古學尤遠於詩官壽陽知縣以耿直忤大吏謝病歸以詩文自娛嘗與人論詩曰魏漢魏六朝之形而不知所歸宿者罔也畫唐宋為鴻溝而不知所變通者固也不學而妄託宋人以文其空疏者陋也詩自我作奈何以一二古人限我乎其宗旨主性靈而濟以學問近於後世隨園之說有甯齋詩文集二十卷久佚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選其二首雉子斑云雉子斑兮其羽煌煌雄雌朝飛阡陌相將十步一啄載飛載藏誰為禍福體負文章南山媒騎北山羅張樊籠既入形

經餘隨筆 卷十一

重刊社校刊

容無光恭承嘉惠食以稻梁爾雖小物耿介莫當局促一世生不如亡微命既釋感恩未央遲遲春日膏澤倘伴願同黃雀銜環君旁友人過訪云茸城愁絕各風煙傾倒今朝倍黯然坐上清歌聞子夜人生行樂及丁年三春會面常多阻百罰深杯且共傳舊事淒涼言未盡檐花落久雨纖纖雉子斑篇蓋自喻也歸愚評云經義推巨手韻語亦復雅健雄深甯齋公兄蘇書公慧隆即念齋公父也亦工詩有古處堂存稿擬古云玉山采嘉禾桂精發奇芬殷飄酌天漿舉首待夫君明月為我久徘徊衆星為我耀蒼雲虹旗參車渺何許雲冥冥兮風吼怒望靈兮不來盛顏忽改青蛾摧

和取善不少駐良辰杳杳那可過置之青蓮集內幾不能辨

念齋公有雙泉堂詩文集四十二卷傳本亦罕見家丹徒鍊卿族父輯箕裘集多方搜羅僅得詩六首五律送醫士方際泰歸茅山云賣藥長安市超然寄一身摺驢偏識路破襪不生塵入世性情古還鄉面目真自慚留滯客對爾歎勞薪寄寶華山定庵和尚並祝五十初度云佛壽無涯際法身悟後成談經花燦齒宣偈石移情德立觀擊衆祈閒福履并欲將物外頌淳樸不能名七律假歸欲遊五臺山云排空歷歷五高臺想像先教眼界開客路風光隨馬去家鄉樹色渡江來探奇亦自安禪味濟勝須誰作賦才

經餘隨筆 卷十一

重刊社校刊

莫道上方鐘磬杳此身今已出塵埃登寶華山兼壽定庵和尚云居每臨風想遠公白雲深處綠叢中金山此日逢初度法衆偕來共祝嵩性靜雖然忘甲子見真原不墮頑空何時謝卻鷲塵事常對花峯看古松五絕渡江云涼月澗中流金山隱隱浮尚餘殘醉在和夢到揚州七絕東臺望海峯云層層峭石擁高臺就裏藤蘿百道開身在雲中天水合更於何處覓蓮萊四首從別裁中錄出沈評渡江詩云只清曉渡江耳寫得渾然無迹末五字何減唐人聲口餘無可攷矣劉黃下第以直言故也念齋公廷試策內有云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

下之至仁也語甚激烈公答吳敬生書云讀卷諸公或言對策中殺一二人句少忠厚和平之氣不可以歷卷而滿漢中堂皆言歷卷正在此不意數十日後遂見諸實事求言之際臺省諸公半采及芻蕘如保任督撫寬限徵輸皆拙卷所言也據此知當時科場無忌諱與後世稍異此策賀氏經世文編載之

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繆氏以科第願吳門二百年豈無故哉念齋公家居二十年杜門不與世事惟率鄉之後進講學課文創建三畏書院刊明儒曹月川家規蔡虛齋密箴劉念臺證人會約以爲標準學者稱雙泉先生巡撫湯文正內召奏吳中搢紳以道義自持者公爲第

經餘隨筆

卷十一

吳門社校刊

一子南有公天性友愛器度寬宏女兄弟十二人孤孀者收養之買奴得良家子隨焚其券償失手碎寶硯微笑而已笠湖公旋里後樂善好施聞一善事靡不率先爲鄉里倡吳中繁庶野多暴俗沿火葬雍正十三年有旨設法斂葬公竦然商諸當事設立錫類堂殫心力定章程廣經費俾可永久次及育嬰普濟皆爲區畫盡善是知經德秉哲歷代皆有積累不徒文峯公流貽之遠矣雙泉爲念齋公志園中草堂之名公登第後於宅旁構志圃以奉親宅在蘇州府治西北太平橋南養育巷卽西垣公舊第也圃成蘇書公謂公曰汝大父宦遊二十載歸田之日欲治一圃不可得今汝能成大父之志矣因以志圃

爲名圃中有雙泉草堂白石亭紅畫亭梅洞蓮子溝諸勝桐城張文端英有雙泉歌云紫雲雙闕繡芙蓉簫韶輕吹聞天風殿上傳呼出九重何人第一稱巨公繆子承恩玉階上賜衣五色宮雲中虎邱才人金華客鶴髮堂前映雙璧暫乞承明著作身歸來休沐歡晨夕吳門世澤石橋頭家有詩書藏小樓粉壁不屑鬪珠翠一邱一壑偏能幽古稱養親惟小園此風近日無其儔疊石臨池構書屋曲沼穿花漾新綠最是草堂初起時春風佳氣何清淑繆子倚樹看荷鋤禮泉一道花閒出花閒初出猶涓涓甫經探搜何潺湲水邊石畔不盈尺一泉又出如珠聯品泉誰復居第二味如京口中冷泉我聞飲此令人壽瓊漿石髓鍾靈

經餘隨筆

卷十一

吳門社校刊

秀持此高堂介大年何必丹砂問句漏繆子皎潔如泉清傳家世上黃金莖當思此泉義非偶流膏布澤彌蒼生異時綠野堂中人方許高卧泉頻傾記我作歌今何時時在己酉之清明白石亭以白樂天石爲名石舊在郡治雙瑞堂爲唐刺史白公故物先是申文定公時行營南園郡守以石歸之至是得之申公孫惟甯有宋嘉定郡守葉奎鑄字粵匪之亂燬於兵燹子孫式微地亦轉屬他姓泉與石皆不可復問矣南有公兄弟官翰林俱以能詩名南有公有南有堂詩文集笠湖公有清暉閣詩文集借皆佚無放蘇臺書舊集錄南有公詩一首秋夕聞蛩云鶯燕聲催春景明秋風候聽

晚登鳴身潛金井啼偏切影對銀蟾韻倍清有客難賦思
共訴何人闥夢此時驚笑伊底事煩嗽啣靜聽青帷雨乍
晴國朝詩別裁錄笠湖公詩二首書杜少陵詩後云稷契
成虛願詩篤軼衆羣吐辭皆信史每飯不忘君汗馬懷諸
將龍池望五雲千秋惟白也可與共論文秋柳云搖落西
風裏垂條浪不生本非攀折候猶有別離情涼露成清滴
寒鴉噪晚聲吾生饒短髮愁對澹煙橫評云書少陵詩後
平穩寫去已盡老杜生平其詠秋柳前半正寫後半虛寫
處處有遠神

康熙末年笠湖公會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世推善本自
題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葉廷珪

經餘隨筆 卷十一

早陶社校刊

吹網錄記一則云春夜宴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
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曰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
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唐文粹所載
正作桃花

國朝詩別裁又有繆宗儼詩二首虎山橋玩月云山白月
當空平波乍摩瑩入雲澹欲無蕩水光難定長松倚層崖
風吹韻笙磬橋下漁舟歸權歌入清聽夜深羣動息一嘯
衆山應泊秦淮云秦淮河上半青樓近水朱欄可繫舟館
女不知前代事向人猶自說無愁宗儼字敬思號桐村鈞
聞公次子甫有公從兄也有桐村詩稿別裁評云先生之
詩清絕

右繆嘯仙先生經餘隨筆二卷即先生南菁札記也南
菁章程凡內課諸生例於月課外更呈札記以覘學識
即其後改書院為高等學堂猶然清光緒辛丑余以末
學受知大同李相國師猶及與先生同講舍者數載讀
書遇有疑義時輒就正於先生承先生指示無少吝先
生性沈默寡言笑惟與朋輩談學術則口若懸河恒滔
滔不窮朋輩咸敬憚之先生平生著作甚富其江陰方
言刻入縣續志爾雅稗疏刻入南菁叢書其餘如玉篇
箋證詩經大義諸書先生歿後不知稿存何所甲戌夏
吳亦愚太史以是編送社囑附刻先哲遺書中並諄諄
以篤念故人俾有所託為言回首前塵曷勝悵惘夫以

經餘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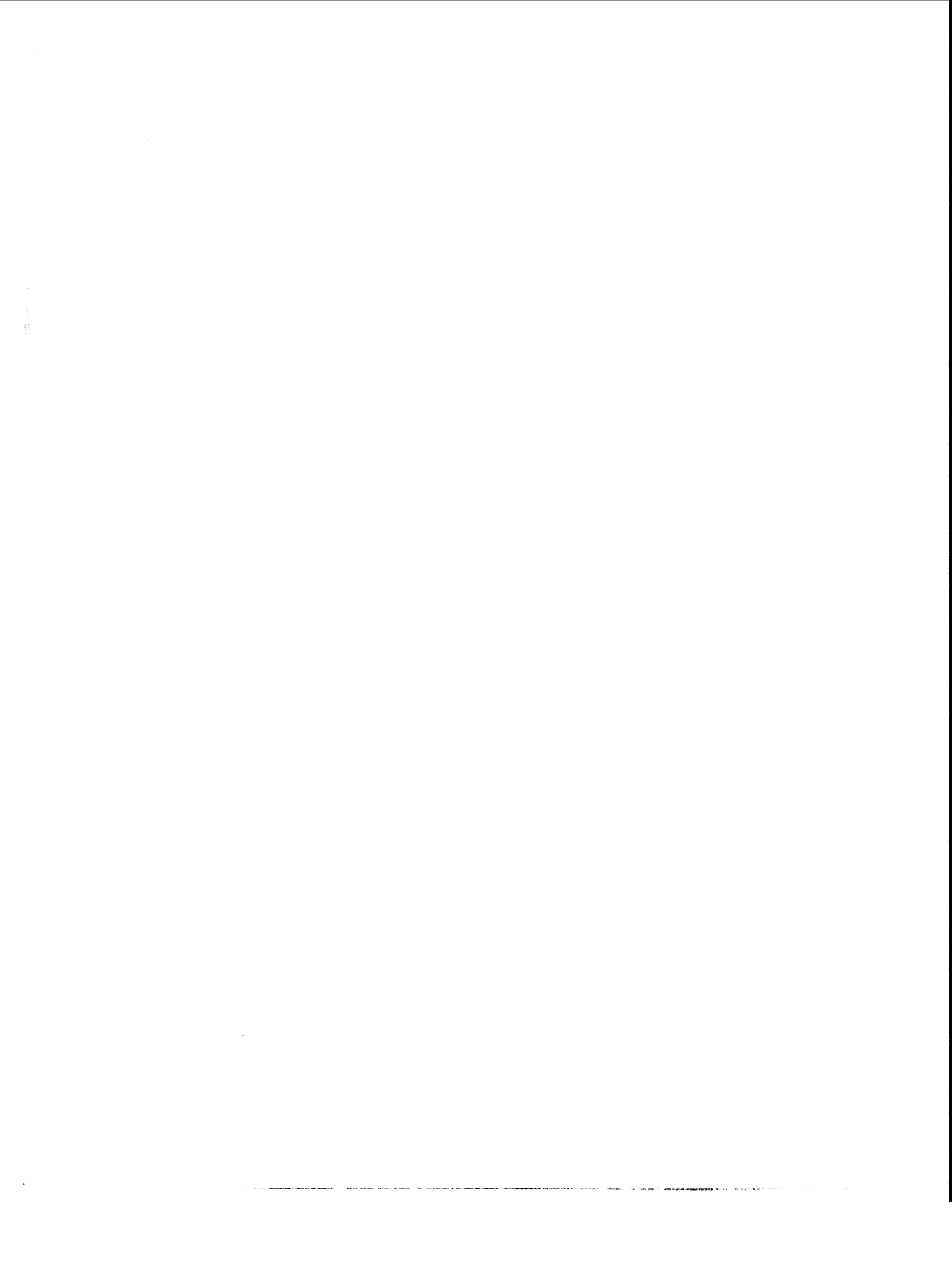
跋

早陶社校刊

先生是編論初不過隨手割記以免遺忘非有志著述
也然即編中各條觀之據心得識異聞探小學之精糾
前人之謬其有功經史諸書不少他若補金粟香同轉
藝文志以及蟠龍山望姨橋卓錫泉諸條亦有關鄉邦
掌故足備他日志乘之采固非尋常隨筆所可同日語
海內學者謂先生著作堪以繼美藝風良然獨念績學
如先生生前僅僅以拔萃貢成均固未足償其所學而
身後蕭條更無勤求遺稿之人獨賴太史之搜輯之保
存俾此一編不至遽飽蠹魚之腹此則殺青既竟不能
不歎想夫太史風義之高也甲戌初秋治龔謝鼎銘識

經餘隨筆卷二終

晚學謝鼎銘校字



學
林
考
證

學林考證

宋王觀國學林十卷觀國字彥賓長沙人政和五年進士以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其書命名蓋取漢書敘傳正文字惟學林之語四庫全書目錄謂南宋諸儒講考證者不過數家若觀國者可謂卓然特出願其書自武英殿聚珍板外舊本流傳頗夥嘉慶中蕭山陳春曾刊入湖海樓叢書中稱其書於宋人說部中最高精核其間攷書籍之譌脫證事蹟之岐異辨文字之正借審音讀之是非元元本本不為嚮壁虛造之說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今案書中如辨論柳子厚非國語數條及糾陸氏釋文之失謂地名人名不可兼存二音持論均極精確卷一書篇有注兩條木瓜詩有注一條二王有注一條卷二亟字有注一條蓋皆校刊是書時所附注故加案字於上惟卷七曹娥碑書貞字作卜下貝注云國諱陟盈切則觀國所自注也湖海樓本亦間有譌舛輒加校訂重刊之爰取所改易者及確知原書之或未審者著之左方又原書目錄每卷但著若干則無細目今附注細目於下庶便尋求丙寅七月己巳朔立秋湘潭孫文昱識

卷二

柴

許慎說文曰柴音祕魯東郊地名也 案今本說文柴惡米也周書有柴誓無魯東郊地名語

沓

凡此沓字皆合也此皆沓字本義無語言多之義案說文沓下云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日徐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是語言多為沓之本義訓合者借義也觀國謂合為本義無語言多之義蓋失之

卷三

學林

考證

名諱

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為循車通之類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無為循車三字案於文義當有今補

鴟夷

乃欲富國彊兵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國誤貴今正

辜狐

小子曰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曰凡沈辜侯禳釁積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小子作小祝羊人作羊又

誤今正

卷四

璽

永嘉末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僞趙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末作沒僞作魏誤案建康實錄原文云永嘉末洛陽不守爲劉聰所得及石勒滅趙氏璽入屬僞趙冉閔誅石勒而璽又入冉閔今據正

王喬

今潭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潭州作渾州案唐有渾州屬關內道宋無渾州蓋潭字誤也今正

方俗聲語

學林

考證

王

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脫

北字據廣韻補

斷

斷當作丁貫切乃決斷也 湖海樓本貫誤管武英殿本不誤

顛顛

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爲顛事 按鄭氏實用杜說改故書顛爲毀非改毀爲顛也

標

周禮春官肆師曰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肆誤肆今

正

卷五

徧

曾子問曰告者五日而徧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作曾子問曰五日則徧過誤今正

格

前漢楊僕傳曰置伯落長 按此乃王温舒傳中語

卷六

霍山

廬江有霍山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廬江均作廬山

學林

考證

四

誤今正

龜茲

文士亦或以龜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撫紫貝搏耆龜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亦或以作或以用耆作耆誤今正

會缶

顏師古注曰會工外反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工誤二今正

卷七

甘泉賦

正瀏濫以宏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
魂固眇眇而昏亂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愴誤敵固
誤魄今正

曹娥碑

卜貝文爲与上人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与作與則
與貞字形體不合今正

卷八

雙聲疊韻

炫護同爲唇音 按廣韻炫字黃練切護字胡誤切
均係喉音匣母合呼非唇音也

學林

考證

五

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
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 按廣韻村字此尊
切草字采老切均齒頭音清母字吹字昌垂切唱字
尺亮切均正齒音穿母字故沈存中以爲雙聲村與
吹非唇音也惟村與吹係合口呼草與昌係開口呼
觀國每以合口呼字爲唇音或其論音本與前人有
異歟今長沙呼齒音字恆動其唇作合口音旁縣皆
不爾抑觀國但據其鄉音言之也
侵字是唇音替字是齒音 按侵字清母亦齒音非
唇音也

隙

周禮哲篋氏以方書十有二月之號 武英殿本湖
海樓本月作辰誤今正

卷九

汜汜汎

函字含字范字皆從弓 按含字從口今聲非從弓

始

陸德明音義始作試音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無音
字按於文義當有音字今補

贗

學林

考證

六

然則贗自是一獸非虎也亦无分別之義 按說文
贗下云分別也从虤對爭貝讀若迴是分別乃贗字
本義不得謂無分別之義

祿緣緣

毛氏訓曰緣當爲緣 按緣衣詩毛如字讀故傳云
緣間色黃正色鄭箋乃讀緣爲祿觀國蓋誤以序義
鄭氏注爲毛氏訓也

擣

廣韻曰擣丑居切擣蒲也又姓史記丞相擣里疾擣
亦丑居切惡木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擣作擣誤

今據廣韻正

能

耐為司寇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作耐為可魁冠誤
今依史記集解正按漢書刑法志云隸臣妾滿二歲
為司寇

刀

軍器引纂文曰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作引軍器
纂文曰案廣韻三蕭刀下云軍器纂文曰刀斗持時
鈴也蓋釋為軍器復引何承天纂文之語非別有軍
器纂文之書也今移引字於軍器之下

學林

考證

七

齊大夫豎刀之後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豎誤豐今
據廣韻正

纂文以為鈴非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纂文上有
軍器二字蓋觀國實誤讀廣韻而以軍器纂文為書
名也今刪軍器二字

亢弟

從水則為沛博蓋切地名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博
作溥誤今據廣韻正

從木則為柿芳吠切斫木札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
本芳吠作方味誤味在未韻柿字在廢韻方味當是

芳吠二字之誤說文柿削木札樸也徐鉉本唐韻音
芳吠切是也

卷十

守

穎川穎考叔皆音永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叔誤甫
今正

景

曹丕與鍾繇書曰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脫書字今
補

緹壘

學林

考證

八

字為俗書改其體者甚多如顧之顧遲之遲 按遲
為遲字籀文非俗書改其體也

又如宜冥富寇皆從宀而俗書為宜冥富寇 按冥
字從日從六 聲非從宀而俗書為宀也

他音字

象胥尊周德偏師偉漢功作上聲用胥字也 武英
殿本湖海樓本上作去誤今正

封窆

周禮與其植數易大傳曰不封不植檀弓曰反壤植
之哉檀弓曰垂棺而封王制曰庶人垂封 案此所

引諸植字在周禮易大傳檀弓本作樹所引諸垂字
在檀弓王制本作縣又卷四仞字一則引莊子縣水
三十仞亦作垂水三十仞方書一則引蒼筤氏縣其
巢上亦作垂其巢上宋朝諸諱無避樹與縣者未審
何以改樹爲植改縣爲垂也

雜記曰既封而退 湖海樓本此下有相見二字案
雜記云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蓋誤截
下文連引之耳今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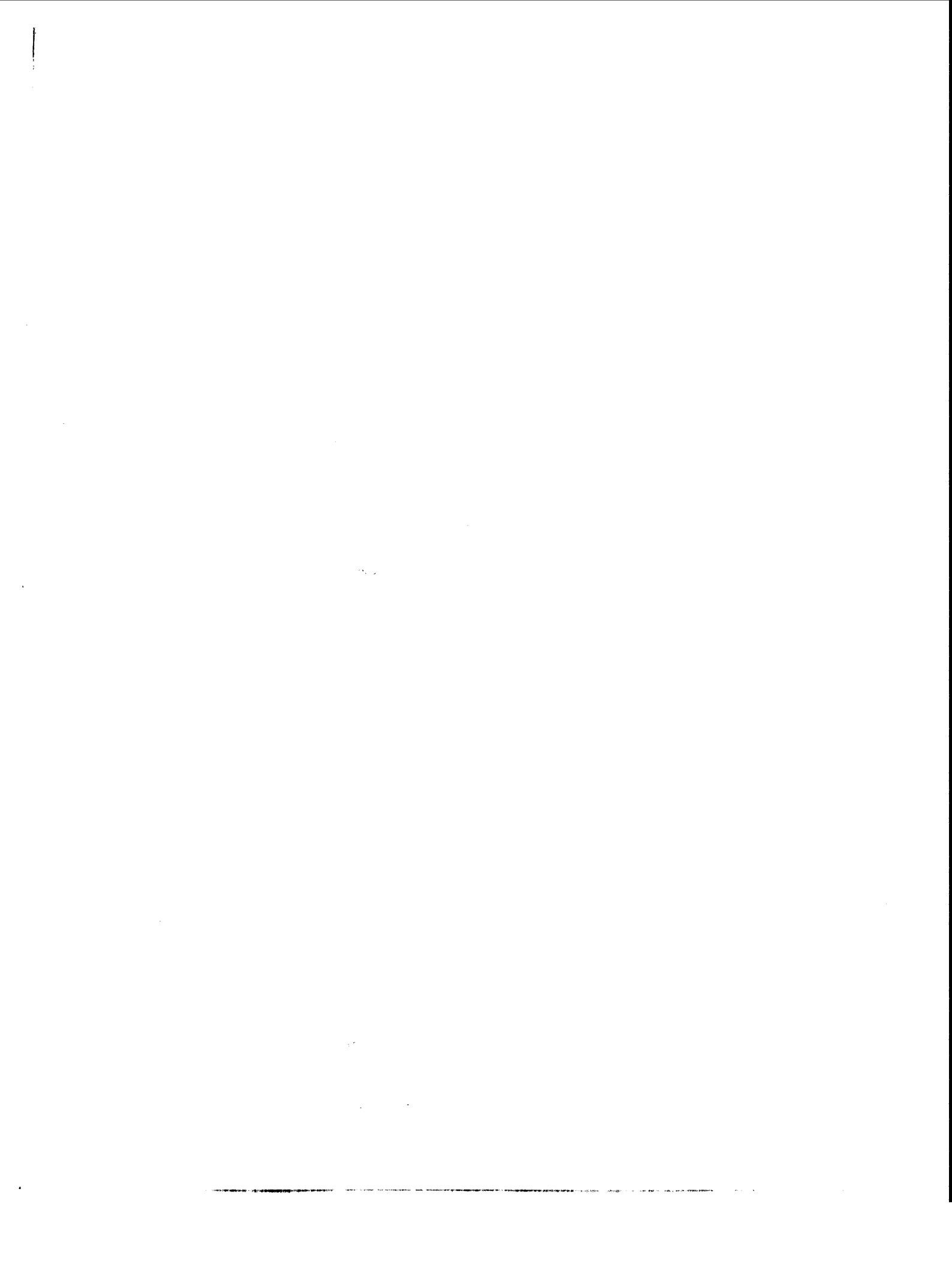
學林

考證

九

學林考證終

讀
朱
筆
記



讀朱筆記卷第一

漁村源元備

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戊申封事文集十一

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縷。與。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於己之所為。以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詆訕焉。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上同

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宋徽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

周道粲然復興。卷十三垂拱奏第三

此亦朱子初時不廢詩序之證。

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卷十四行宮便殿奏第二

觀此可見讀書之外。無所謂窮理者。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語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同上乞討論喪服節子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

讀朱筆記卷第一

宗文院

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據。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同上書案疏後

此文最有補於天經人紀。而取重于康成之一言。公

之爭乎古學如此。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

讀朱筆記卷第一

宗文院

奉用耳。學屢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街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同上乞俸三禮衛子。

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廿一答教

夫孟子說禮義。

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卷卅三答呂伯恭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公晚年尤用力禮經。乃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眞所謂實學矣。

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卷廿五答

夫要教

討賊書葬得此一解。大義炳然。

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爲鄰。萬一渣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卷廿六與袁一寺丞書

烹昨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烹。已爲厚矣。累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以駐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釋舊聞。以副聖主華袞之褒。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子存沒而無窮矣。卷廿八與呂丞相子

尊嫂葬事。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諸書。以惠後學。甚善。然亦願早下手也。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

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卷卅三答呂伯恭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熟。今病已矣。不能

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卷第六

按朱子數數請祠官。請充白鹿洞主。要在於遂此願也。熟復集中。情見於辭矣。

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說。卷三十

按公於釋氏之學。得之既久。蓋沁其骨髓矣。宜乎其終不免往來於心。而後來解經。動輒來陽儒陰佛之

誚也。以公之聰明。仍且如此。則佛學之蒙蔽人心術。豈可不凜然以懼乎。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敵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

嘗敢公言証之。同上

攻如鳴鼓而攻之。及攻人之惡之攻也。已如可謂好學也已。其餘不足觀也已。其終也已。蓋異端妄火也。愈攻愈甚。不如退而明我道。我不攻而彼自破也。此謂之不攻之攻矣。呂氏此說。真能得經意。而公特有味乎此言。則今集注未必公之定說。亦明甚。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之說。登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歸。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即是格物。此乃大學功夫之始。猶玩物是。各有義理。非有窮理。則此亦大高矣。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事煩母略。寧下母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疑。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醞酢

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同上

甲中書

按公補大學。有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後儒頗疑其似禪機。然公固謂取程子之意。則與其自為說者。蓋亦有間。據此條所言。知其所謂格物窮理之功。在乎循下學上達之序。而豁然貫通之實。於沛然行其所無事見之。何其切實而無一過高之弊也。讀補傳者。以此條參商。其亦幾乎其可矣。

井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廿卷

七與陳丞相書

按公於易自言所未曉者尚多。然則堅持今之本義。啓蒙殆非公本意也。易固難讀。然至其言近指遠。切

於日用。與詩書論孟何擇。此條恐未免失言矣。

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為學。正當以得師為

急。擇友為難耳。同上

按此甚言近小人之害。其實易書可終歲不讀書乎。

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為得體。鄭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蔡學易傳。篋子。同上

客書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篋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卷第五答呂伯恭

接近清臧琳經義雜記。盧文弨鍾山札記。並辨漢人

注五經。大題在下。小題在上。今讀此。知公於此亦必

取法於古人。未嘗苟焉。學者宜與臧盧說相參看可也。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龜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個身心。尚且

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卷廿八

按孔孟於世間事。豈畏避不敢著手乎。但其時不可也。此條之言。談何容易。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共兜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兜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為後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粹。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卷廿八

按語自莊子中來。以為其學之不粹。然則公經解中

讀朱筆記卷第一

樂文院

凡語涉莊禪者。恐皆偶然。非公本意。

龜山答胡道功問中。與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蓋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通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圖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喻也。上

按龜山據老子自然之旨。以解不作。極非。公辨之當

矣。但謂老彭即老聃。則不如集注引大戴之為確。蓋老彭明是商人。老聃是孔子所問禮者。則為周人。若著五千言者。史遷所言太史儋。蓋即其人。使五千言果古有是語乎。問禮之老聃。亦決不傳之矣。

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卑陶矢厥謨。即謂卑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卑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今日不屬於法度之威。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以言舜也。上

讀朱筆記卷第一

樂文院

按公於書序。考覈如此。今之學者。乃置之不問。何也。伏羲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何必云者正矣。而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上

辨析詳明。

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不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利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不學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論實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知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尙權謀。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忽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先聖時乃其所假以爲說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掉闖之辯。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上同

按公尊崇洛學。故詆誹蘇氏。有不自知其偏者。至於謂使其徒得志。必爲蔡京所爲。則豈是非之公平。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上同

按公作文章。一字不苟如此。今人或於師弟子。用從遊字。不以爲嫌。觀此。可以省悟矣。

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虛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誚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爲邪。是束縲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同上卷莊尚書十一月既望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藥。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同上卷六國卷

按蘇氏之學。流於禪則有之。然如大悲閣記類。文人看題措辭。不得不然。本非有意於掠粗角精。大抵公責人每失之於厚。不可不察焉。四庫全書編目蘇轍龜山略志條曰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道

修海陽之書
概不採於二

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燕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苟或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過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滅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剝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豫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豫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衛。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卷首答汪尙書十一月既望

按蘇氏學術固偏。其論湯武。最未免後人訾議。然謂之其私邪不在王氏之下。而其貽禍又非楊墨之比。則豈非所謂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者耶。

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同上答汪尙書論家廟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同上答張

夫歎

按周禮冢人曰。凡祭墓爲尸。是墓祭之見於經也。後來公亦檢得之。故又嘗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此條從程子爲說。非定論也。顧亭林亦以墓祭爲非古。闔百詩辨其誤。見四書釋地。可併攷焉。

宋史禮志禮上陵之禮。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復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禮。進食薦衣之式。

李濟翁資暇錄曰。寒食拜掃。按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遷焉。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愚謂此言云作天字。大害。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卽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寒暑所謂晬時。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種苗畜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同上與張欽夫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按文言先天亦是天時未至而以意先之。解爲左右參贊。極是纏戾。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與。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改先生之文也。同上別紙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尙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

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

讀朱筆記卷第一

九

崇文院

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事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歇

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感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上同

與張氏夫論
程集改字

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

讀朱筆記卷第一

二〇

崇文院

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定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卷廿七與按從子之稱。見左傳。曰。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國以守石氏之祀。八年廿又曰。蓋子馮爲大司馬。杜注云。子馮。叔敖從子。五年十是也。從孫之目。見左傳。正義從孫甥之目。見左傳。曰。衛侯納夏戎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注云。姊妹之孫爲

從孫甥。正義曰。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五年廿是也。公據有從祖從父之名。知當有從子從孫之目。極爲精識。但失引證左傳。惜夫。語類曰。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兄弟之子。獨無稱焉。古謂同祖兄弟爲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爲從母。則當稱從子爲是。按邱氏亦據從兄弟從母之目。知當稱從子。其見亦卓。然似不知公先有此說。何也。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王應麟曰。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因學按顏延之雷次宗說。實爲朱子先鞭。故王氏引之。

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風集顧炎武曰。晉書王湛傳。

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春秋傳曰。姪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隕。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金石文姜震英曰。姪亦女子之號。因姊姪而得名者。非男子之正稱也。無已則對姑而稱之。斯已耳。按僖十五年左氏。姪其從姑。注。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質秦。此正男子對姑之稱也。其子姪叔姪之稱。於後世者。謝安石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是也。禮記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按閻若璩曰。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喜以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見疑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爲姪。見於此。因學盧文弼引呂氏春秋。顧氏家畢沅呂氏春並云。稱兄弟之子爲姪。所自始。而姜震英引史記魏其傳云。田蚡乃爲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以爲子姪之稱所始。禮記顧炎武直以史記姪字爲誤。曰。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姪。禮記喪大記注。子姪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姪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姪。金石文據此。呂氏春秋子姪。疑亦子姪之誤。

熊朋來曰。婦謂夫之母曰姑。而父之姊妹亦曰姑。假借以尊稱之也。儀禮喪服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

吾謂之姪。傳曰。姪其從姑。姪者姑稱兄弟之女子也。若男子則史傳但云兄子某。弟子某。姪說卷五

四庫全書總目。讀禮竊注。國朝孫自務撰。釋名字林。皆以姪為兄弟之女婿。自務引儀禮喪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姑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引據頗為明確。葉枹崧曰。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姪固女子之稱也。古未有叔以從子為姪者。宋書胡藩傳。太守韓伯謂藩叔少廣曰。卿此姪以義烈成名。叩說

梁同書曰。姪曰猶子。習常語也。又曰猶女。見唐摭言。九卷。防慎不至條。張峴妻。顏羹舍人猶女。又元微之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贈工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夫人房氏容州濟之女。在太尉瑄為猶孫。唐貞元十五年徐浩碑後。題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即今杜集有送重表姪王

咏詩。日頁書

大抵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同老兄試思。前聖入大廟。每事問。存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

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上同夫改沿為泝之說。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

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調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為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強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紅家之注。云。與沿同。類也。情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上同若老兄必欲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其人云。胡本。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當作泝。伊泝。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倘有歎而議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上同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卷前與張欽夫。論經集改字。

按公於程氏之書。猶辨其一字不可妄改。則彼肆然
竄亂古經。以就已意。如王栢之流者。豈公之本旨乎。
此條最可爲學者鍼砭矣。

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
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殺
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
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
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
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
諭。以爲贖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
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
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
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
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
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
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
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
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祭。陳於廟中。而

以告朔之禮。莫焉。則庶幾合乎陸殺之節。而盡乎委曲
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同上書
張氏夫

按公謂俗節未可廢。若廢俗節而崇飲。尤不可也。是
本諸人情。尤得聖人制禮之意矣。

張爾岐曰。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
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
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此。遂成俗
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大乙甘泉。以
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爲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
因有仲秋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
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
祭薄尙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禴。故飲
重陽。伏祠。磔狗。煮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
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
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
不勝三代未逮之感。諸書同
卷一按張氏說亦足與此條相
發明。故附著之。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

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陳叔訂之以見教也。卷一與張敬夫

按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顧亭林以爲古人言時則不言月。秦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是也。言月則不言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是也。見日知錄亦與公此說相發。

讀朱筆記卷第一

二七

崇文院

又按以春秋爲夏正。始見劉知幾史通。程氏泥於行夏之時。信用其說。胡文定遂謂夏時冠周月。而公深駁之。語類有辨。較此條甚詳。明洪武初。以張洽春秋集注。同胡傳立學官。治書主周正。實與胡傳枘鑿不相入。迨永樂間修大全。胡傳孤行。學者不知有治書。是亦奉朱學者之過也。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同上卷張敬夫

按公於秦漢諸儒。未嘗盡廢。亦未嘗盡信。後之奉朱

學者能知此意否。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同上卷張敬夫

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謬耳。卷三卷呂伯恭

讀朱筆記卷第一

二八

崇文院

按公謂家語有駁雜處。所見極確。但家語爲王肅所增加。既見樂記疏所引馬昭之言。而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知今本家語四十四篇者。決非舊本明甚。而公於中庸章句。乃欲據家語以刪改正文。思之甚。張氏蓋深知其非是。故爲辨之。惜公不能舍己從人也。

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同上卷張敬夫

按公欲以費隱二字分屬每章。極覺附會不通。張氏蓋深知其非是。故亦爲辨之。惜公未及脩改之也。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爲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同上答張敬夫

讀朱筆記卷第一

二九

崇文院

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爲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爲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爲疑。乃如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同上三月十四日

按何有於我哉。前書用鄭康成注。後書正與集注同。一是自居。一是不居。意實相反。語類又曰。何有於我哉。語有兩處。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某今闕之。今考語類前說與

集注同。次說與南軒同。後說與皇疏所載李充之言合。公以爲三說者皆未安。故寧闕之。然則今集注蓋姑從一說。未可以爲定論也。

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話。使人以此訓話玩索經文。訓話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同上答張敬夫十二月

讀朱筆記卷第一

三〇

崇文院

按後儒謂漢人長於訓話。宋人長於義理。觀公之推挹漢儒如此。知公意亦主明訓話。而不在于專講義理也。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空礙。同上

熹近讀易覺有味。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發明聖人所以作易之意。極爲切實。據此與陳丞相書所謂莫若詩書論孟切於日用者。信乎其非定論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樂。無窮。玉聲。首尾如一。要之者。攝節之。攝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攝節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之。條終也。始窮其然而條析。審分者。智也。終窮於身而條終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樂條條實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也。始窮其然而條析。審分者。智也。終窮於身而條終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樂條條實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也。

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此此古樂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中也。若孔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烹奮所解。

又偶爲人借去。今略說如前。卷第一 答張敬夫 夫集一大成說

按陸隴其曰。教夫所解孔子之謂集大成句。原有二

讀朱筆記卷第一 樂文院

說。朱子並未嘗斷從某說。考此條。係公爲教夫略說。據陸說。則似南軒原有此二說。當得癸巳孟子說再訂之。

大抵解釋。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同上答張敬夫 孟子說樂舞

按此亦與十二月答張敬夫。其義相發。

反身而誠。窮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備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作之意。尤懇實有味也。同上

按此授經解釋。極爲確實。讀集注者。宜表出之。

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以俟徐考矣。同上

按據此。南軒蓋不服公易說。故寧不辨之矣。

昨夕因看大學書說。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爲天下僂。辟字亦讀爲僻。足以相明。同上

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僻字。則與上章同譬。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卷第一 答張敬夫

讀朱筆記卷第一 樂文院

按辟字。唐石經作譬。宋板同。釋文所據本作辟。曰音譬。程叔子改本亦作辟。蓋田呂氏。延平周氏。石林葉氏。並解爲譬。況之義。蓋朱子以前未有讀爲僻者。錢大昕曰。不知舊注之精實。今案經之文義。竟當以公此說爲正。

但畏敬兩字。初尙疑之。細看只爲人所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爲如何。同上

按此授經解釋。極爲確實。讀集注者。宜表出之。

一答張敬夫 孟子說樂舞

按語類云。如君固當教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教畏不得。與此條所解亦異。

父在觀其志。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歿之後。身任承家司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當從前說所解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

讀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行之是非。不應未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同上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按前說與真西山大學衍義所載先儒說合。而鄭維岳知新日錄引牛春字。趙翼陔餘叢考引楊循吉。其說皆同。深得經旨。公自云。每謂當從前說。不知集注何以從後說。豈亦蓋革之未盡者歟。但公謂舊有此

說。西山亦以為先儒說據。或問知是范祖禹說。又此經所言。亦為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上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同上

按此條亦足以補集注餘意。學者宜。十世可知。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

其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同上

按吳才老有續解考異。唯見此。

詔武。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善。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同上。

讀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與上蔡論詔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樂作於周公。所以盡美。但樂以文德為備。鄭樂記注而時未致太平。鄭論語注。見詩。宋。政。正。義。千戚之舞。非備樂也。樂記注所以未盡善已。或曰。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樂記曰。觀其舞。知其德。以是而言。論樂亦即所以論德。參商。

人之生也。直。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則當為款問之問。○卷卅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按以罔為誣罔。是包咸舊說。奢則不孫。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

其所以勉學者之爲儉其意切矣。上同

按是亦可以補集注餘意矣。

唐棣之華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上同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按據爾雅。唐棣常棣明爲二物。此條所辨。極爲精確。詩傳用此說。是也。今集注仍以唐棣爲郁李。則沿陸疏之誤。蓋亦蘆革之未盡者矣。

人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傷。亦與此同。上同

按大戴千乘篇曰。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本宋

如此。虛本人改入。孔廣森從之。今按。既言內。又言入。義釋宋本是。宜從之。此亦確證。

不逆詐。孔注文義爲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硬硬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上同

按南軒云。逆詐僥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賢者誠信之存也。若以逆與僥加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此解與集注略同。蓋後來從公說。不用孔注也。微生畝。包注訓固爲陋。此解是。恐亦未安。上同

按集注以固爲執。一不通之義。不如包注尤允當。誰毀誰譽。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上同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按南軒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東萊亦云。不言毀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包毀。語勢當然。考誰毀誰譽。謂無私毀譽也。但毀非其所樂。故特言所譽已。張呂二說似優。公必以毀譽爲損。眞過實。以爲聖人豈有毀人之事乎。然則有所譽者。豈夫子亦有所溢美乎。恐失之拘矣。

不施其親。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上同

按施讀爲弛。見周禮鄭注。遠人。遠師。土均。遠大夫。古多通用。

仲尼焉學。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上同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踞。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卷卅二答張敬夫問目

按此則凡有裨補於經者。不憚遠引旁證。

千金方八十一卷。道林養性篇曰。屈膝側臥。蓋人氣力。勝正偃臥。按孔子不尸臥。故曰。睡不厭。踞覺不厭。

舒。

君子不以紺繖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繖絳色。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葬而練。其服以繖。

讀朱筆記卷第一

三七

崇文院

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駟。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駟。爲中央之間色。上同

按五方間色。詳見皇侃義疏引穎子嚴之言。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曰。謂冕服玄上纁下。釋文間。間。廁之間。孔疏引皇氏。蓋公所本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環濟要畧。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紺丹鉛錄紅丹鉛錄流黃也。御覽八百十四楊用修曰。流黃

一作聊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丹鉛錄又曰。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

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文集四十四按

荀子曰。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注云。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名正亦作間色。禮記王制曰。

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作姦色。間姦通。故左氏昭廿二年經。大蒐于昌間。公羊經作昌姦。此其證。

讀朱筆記卷第一

三八

崇文院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任大事爾。同上答張敬夫

按疏釋詳明。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汗下。上同

按觀此。集注用呂說也。

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上同

按張敬夫曰。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以小大由之屬下。程門楊謝及李延平說

皆同。唯公從程氏。非是。

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同上

仁說夫

按語類卷七日。只玄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

索。吳曾能改齋漫錄曰。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

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

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端之為人糊塗。自注云。謂為鶻突。帝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

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

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薑蒔蘿橘

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焦竑曰。俗謂

不明曰鶻突。以酒為喻。或作鶻突。或作糊塗。並非。乘筆

田秋衡曰。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陸

道士詩。投膠骨董羹。鍋內掘箸盤。游飯盃中。蓋羅浮

穎老取飲食雜羹之名曰骨董羹。則骨董之義可知

矣。外集字又見劉孟熙罪雪錄。孫奕示兒編諸書。可並

攷。

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

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同上冊三諸子頗有

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為戴溪鶻突。若到

彼。可力與救拔。卷卅五與劉子澄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

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同上與劉子澄七月九日含糊

鶻突。聽之使人憤。同上廿四與魏元履書

按以上或作鶻突。又作糊塗。互相通也。

讀朱筆記卷第一

崇文院

讀朱筆記卷第一

讀朱筆記卷第二

漁村源元備

比見葵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誕幻無根甚可恠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為如何。因書幸語及。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無垢之學出於龜山喜以禪機詰經極不免偏駁其所著心傳日新二錄之非公作雜學辨為深辨之可併攷。

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感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

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同上按孟子一書唯是破邪說之害故必每力辨而痛斥之。蓋謂邪說之行人心壞亂人心之壞無父無君殺人強戰騙子弟戰之則與禽獸何擇是以一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再則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離婁告子由此觀之禽獸之云蓋不唯

答公都子一問也。

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丈亦有此說。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濟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遠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同上答呂伯恭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按觀此。公以蘇氏貽禍比於楊墨者。伯恭所不服也。

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

為秘密之密。察為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

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華之間。一

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

以相成之說也。同上答 呂伯恭

按以密為秘密之密。固非也。察是明察之義。則解為

觀察之察。始非有悞也。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

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

非以為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

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為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

量淺深。為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同上答 呂伯恭

按二子似曾子子夏。特以其養勇而言。集注乃謂子

夏篤信聖人。是非所以論勇。宜以此條為正。

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烹之

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

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

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無以報

箴誨之登。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及之。同上

烹此來不得讀書。曾次覺萌塞。至於平日疾惡之心。施

之政事。亦不免有刻急之譏。無復寬裕和平之氣。甚可

懼也。不知所聞如何。幸有以警之。卷卅四答 呂伯恭

擊彊之戒。固知如此。鄙性疾惡。終不能無過當處。同上

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云云。同上答 呂伯恭

烹之愚則有甚焉者。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

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卷卅七上 黃端明

按公詆蘇氏論唐仲友林黃中。不公不平處。於公自

道見之矣。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禮運以五帝之世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

亦畧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

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

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

為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卅卷 伯恭

三答 呂伯恭

按公所疑皆有理。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未知何据。

長沙此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

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同上答 呂伯恭

按公謂孟子正義。邵武士人所作。此條之言。恐亦指

正義蓋偽正義世未行故見公式讀書志無載始見陳氏書錄解題則公時亦未見也。

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同上答呂

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恭伯

為佳。同上答呂伯恭

按公用力說文拳拳如此知公意專在於遵守古訓後世好標新異欲駕漢唐先儒之上者相距遠矣。

近見建陽印一小册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世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精騎之書蓋便於作文持摺之用公嫌其左右采獲不能完粹其實作文從來有此一道但不可生硬耳觀韓柳大家所為可見矣。

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為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為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喻使精校為佳大抵須兩人互讎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同上答呂伯恭

按劉向別錄云。錄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錄書。姚寬西溪叢語檢出之然則兩人一誦一聽看是從來校書之法公又易置之則精之又精者矣。

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同上答呂伯恭

按子路之言固不免於廢學之弊若子夏之言則蓋專以戒世之有學無行者故其言主於勸德行焉曷嘗有所謂弊者乎吳氏之言得於彼而失於此集注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何以於論子路却不引之。李習之在唐人特然知中庸之為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為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同上答呂

恭伯 桃原詩卷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卷卅五答劉子復

按後世以二氏之說詬儒理者蓋糊於李習之復性書公此言可謂能發其真贖矣但據其言仍似未免

有所依違於其間。禪學困人。可懼如是。近時阮元性命古調。見學齋集卷十及復性辨。見學齋集卷三辨李說頗詳。可并攷。

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警諭。似以天地為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此本言積小以致高大耳。非以天地山川之形為積累而成也。公蓋有疑于此。故章句亦有不可以辭害意之云。其實中庸之辭。始非有所謂害意者也。

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幸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為幸。大學章句并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為五章闕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却無說也。同上

伯恭

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同上答呂伯恭

中庸解。固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來春面叩以盡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所愛者。況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商榷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為晚也。同上

伯恭

按觀此學庸章句。公皆從伯恭商榷之。不知五章闕文之說。伯恭以為何如。詩檢東萊集審之。

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為此功夫。不知規模次第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大速。與魏大邁。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同上答伯恭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同上答呂伯恭

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須求一為鑷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烹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為過目耳。卷卅四答呂伯恭

綱目不敢動者。恐遂為千古之恨。象教揚雄荀或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彞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却是漢侍

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不審尊意以為何如。卷卅七答九延之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子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同上答九延之

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倫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卷廿二詳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

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同上貼黃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按公撰綱目大意見此。四庫全書總目稱初朱子因司馬光通鑑作綱目。以分注浩繁。屬其事於天臺趙師淵。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來書牘甚詳。清高長慎綱目分註補遺條又稱王柏書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考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註非朱子手定。即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目張自動綱目據此又知綱目亦非一一公手定也。韓文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卷卅三答呂伯恭

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二作第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

第五倫事。圖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後儒頗疑公作近思錄。卷首即載太極性命之論。非近思之意焉。据此書所言。公固嘗刪去之。不俟後人嘗議也。後來再列之者。特使學者知其名義而已。故呂氏題詞主先及之。不足以爲公病矣。

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

病痛也。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按先儒太宰德夫。以家語爲論語底本。極似公此條之言。

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同上

按何人猶言不知何人。後漢書曰。光和元年。五月壬

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又曰。欲收縛何人。不知姓名。五行

名。三國志曰。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付許允

門吏。夏侯淳化法帖有何氏書。第五黃伯思曰。何氏

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刊法帖又語類曰。林一

飛遂貶何地。卷百義亦與此同。

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朱子注詩。凡兩易稿。其初稿全主小序。今呂氏讀詩紀所引者是也。此書所稱爲舊說牽制。蓋指此。後用鄭樵說。遂廢小序。今本集傳是也。此書所稱比欲修正。蓋指此。

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爲裁訂示及。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子約書致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有欲修改處。今且納二冊。餘却續寄也。但聞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卷卅四答呂伯恭

按觀此公論語說。皆未嘗自以爲是。

董氏詩。建陽有版本。且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讀詩紀所引董氏即是。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

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則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成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同上答呂伯恭

按聖人作易卜筮以決吉凶。莫非教人為善焉。既已寓之卦象。則其辭亦非比擬之天地事物。則不足以盡其意。自乾之稱龍。坤之稱馬。孰非象乎。如公所列

舉亦皆象也。烏可直指為實事耶。果如公之言。則利涉大川。唯是為涉川之吉占。畜牝牛。唯是為牧牛之吉占。是豈聖人作易之本旨乎。今本義全用此說。不可從之尤者也。

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己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闢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同上

按此為切實不可易之言矣。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詩說所欲脩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比亦得間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脩舊說。訂正為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卷世四答呂伯恭

按觀此未知今集傳盡經脩改否。向疑當作尙。

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為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贅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為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

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

上同
按宋人好講古文。其著爲選本。以行于世者。蓋初於東萊。次則樓迂齋。助謝疊山。枋得。而東萊所選。今唯有古文關鍵。不聞有文海。可惜也已。

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却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上同

按說舉業數段。今本無載。蓋未經增入者矣。

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

耳。上同

按孰是平高就低處。後學所宜盡心也。

烹去月之晦。已交郡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云云。始至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尙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云云。廬阜勝絕。粗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同上答 呂伯恭

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

讀失筆記卷第一

五

崇

院

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

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云云。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令人歎慕不能已也。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云云。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同上答 呂伯恭

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

讀失筆記卷第一

六

崇

院

石。籠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臥龍。有小巷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同上答 呂伯恭

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巷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庵。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同上答 呂伯恭

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

示為幸。蓋已具石。恐烹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同上答 呂伯恭

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為幸。恐烹去不及刻矣。同上答 呂伯恭

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為請。屢辱教字。都未蒙

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

慰一方學者之望。況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

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荊州已

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且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

望便為留意。及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頤俟頤俟。

至懇至懇。烹上覆。同上答 呂伯恭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且夕刻就寄去。同上答 呂伯恭

桐鄉志文。實實寬平無所為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足

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初請諸賢祀記。蒙見喻不欲

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

報云。有意為記。臥龍山居。此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

此者。敢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

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為入

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

劾章忽下。不得竟其事也。同上答 呂伯恭復有專人。隨叔度人

去。令候得白鹿臥龍記文而歸。幸一揮付之。千萬。同上

按公初意蓋在立五賢祠。特見其推挹前賢之深已。

迨得白鹿洞。一意欲復之。則其意實在繼往聖啓來

學。是蓋公一生志願。故曰。今事又有大於此者。謂此

也。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

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

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恠事。臣誠

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

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叢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

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興國中。常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

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愈所

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

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

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

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

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

也。卷十三 和奏第七

容齋三筆卷五。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

起為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

燭可圖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

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降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國子監九經注疏等事。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問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閉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臬。其大如此。駭懼震懼。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

讀朱筆記卷第二

一九

崇文院

相聞。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反寂寥希闕。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卽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眞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

讀朱筆記卷第二

二〇

崇文院

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士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卷十六 陳納南康任 滿合奏事事件狀

按公修白鹿洞。首讀置石經及九經注疏。則公於經解。雖時有標新異者。而其意未嘗全廢漢唐先儒相傳之義調。亦已明矣。今人乃卑視注疏。往往束之高閣。無復讀者。噫。是豈公之本意乎。

具位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世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

猶數十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卷二十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埋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同上小貼子

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為。朝廷儻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為不淺。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卷廿六與丞相別紙

按觀此數條。公平志願。和盤托出。向見所集詩解出車篇。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幸見教。若果有證。說文義殊省力也。其間亦有數處可疑。今不盡記。大抵插入外來義理太多。又要文勢連屬。不免有彊說處。不知近日看得如何。亦望垂喻也。卷卅四答呂伯恭

按晉治兵。建而不旆。見定四年左傳。董氏據以為說。而伯恭從之。更引聘禮使者既行斂。及境張。為證。則知旗無事則斂。有事則旆。無可疑者。淮南子亦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最足以相證。不知公何以有此問。集傳亦不載呂說。或者公所見讀詩紀。係其稿本。有語焉不詳。故其言如此耶。段玉裁曰。不旆者卷而不垂。旆之者垂之也。說文注亦與呂說同。

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同上

按麻衣易。南康戴思愈所作。公假守南康。親見其人。又見其所著文。其體相同。嘗寫以與伯恭。見卷卅七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答李壽翁書及語類可并攷。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象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同上答呂伯恭

按據此象山亦似自悟其說之非與卅六卷答子壽子靜書併看可也。

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聞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否鄙說之未當者并求訂正。同上答呂

讀矢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恭伯

按據此知公所見東萊詩解信乎非其定本也但今詩紀公劉以後仍是舊稿未經脩改此則後學不能無憾焉已。

建陽人來聞欲刊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機仲許寄其目亦未得也。同上

按新文海蓋卽文海之續

記文之賜尤荷垂念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

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作文下語本有穩當處須子細商量乃得此等尤見公於文一字不苟焉。

讀矢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册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論更容考究爲如何遂旋批示尤幸。同上詩傳已領小雅何爲未見或已到幸早批喻也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遺請詞者不欲稽留之別得奉扣耳。同上答呂伯恭

按公晚年主攻序之說與東萊異趣故於此不得不往復商榷以求一是不知二公當日議論爲如何宜檢東萊集更詳之。

近看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上同

按公疑書序及古文。蓋自吳棫說悟入。惜其書今不得見之。

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憐。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同上答 呂伯恭

按此可爲書院開講之式矣。

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

讀朱筆記卷第二

二五

崇文院

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如何也。上同

按公謂鄭聲卽鄭詩。夫詩被之管絃。則詩樂固非二也。然夫子所謂鄭聲者。汎指鄭土之聲曲。豈僅指鄭風諸篇乎。善惡法戒之說。徵諸春秋之書亂臣賊子。良是。但不如左氏之言尤爲明白切實。曰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

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定九年乃知苟有一節之可取。淫如鄭衛。聖人寧存之。不至絕滅也。讀詩者以此而求。則於淫詩諸篇之錄。可無疑矣。

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脩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畧長進也。同上答 呂伯恭

按觀此。知公於諸經解。始未嘗自以爲是矣。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卷卅五答呂伯恭 恭問龜山中廣

讀朱筆記卷第二

二六

崇文院

按此公未得其說。是以姑且從伊川耳。非爲定論。今之章句集注。不盡公意。此亦一證。

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同上答 呂伯恭

按正定同義。故正有必義。易巽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本義曰。正乎凶。言必凶。此亦明證。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

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別紙

按觀此。後儒妄作聰明。好蔑古訓者。公之罪人也。

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上同

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相人偶。乃相親愛之意。康成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注。詩匪風箋。並有此語。賈誼新書匈奴篇。亦有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胡嬰兒胡貴人更進。上時人偶之之文。蓋漢時有此

語。惠之奇禮說。惠棟九經古義。臧琳經義雜記。段若膺說文注。阮芸臺論語論仁論。學經室一集八有說甚詳。今讀

此。知公解仁字。固既有取于鄭義也。陸隴其曰。于此見朱子于字句之疑。不憚遠問如此。讀朱愚謂公晚年最知漢注之可貴。如此條所言。蓋以為康成一言。

必有足以發明仁字正義者。關係極大。是其所不憚遠問。固未可以為字句細義也。困學紀聞載之注。曰呂答未見當攷。

困學紀聞集證。定字惠氏曰。老子道德經如嬰兒之

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按此九經古義文。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

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

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

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言毀之意。來喻亦

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

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

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

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卷卅五答呂伯恭

按景帝紀贊引此語。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語類或問並據以為證。蓋晚年定說。

秦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為據。便謂秦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

亦何害也。上同

按左傳哀七年。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嬴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然則斷髮。文身者。仲雍而非大伯也。史遷之言。不足據矣。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爲病。則注其下云。某人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同上答呂伯恭論講筵

錄源

元城語錄曰。哲宗銳意於學。一日講畢會茶。上起折柳一枝。有諫以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上擲之色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此等人也。元城語錄未見此條。見黃氏日鈔卷四十四所載。

宋王疇道山清話曰。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

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按諸書皆云折柳。唯此作栢。疑有誤。

沈作誥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斬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關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當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按折柳事。公意亦知其非是。故欲使其迹疑似難明。以味沒之。恐未免阿所好矣。

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稿。終當以奉累耳。同上答劉子澄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

有以殿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
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濫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
彧。則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
大直方之氣。折於兇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
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
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
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
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
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
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
之。不自以爲悔也。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二

三

崇

文

院

按此條宜與卅四卷與呂伯恭書併看。

漁村源元備

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長成如疾之語心每要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叙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澁難讀。恐非啓蒙之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摺撫之功哉。卷卅五答劉子澄○據當作據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為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酬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

日功夫便可辨。幸早成之。便中遺寄也。同上與劉子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遠。又不蒙潤色耳。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為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謾錄去。一觀他時有暇。終望為補故事之缺也。同上與劉子澄

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未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太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為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同上與劉子澄七月九日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文書。云如鄧攸縛于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為佳也。同上與劉子澄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卷廿六與陳丞相別紙四庫全書總目曰。考晦庵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蓋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文章尤不可泛。云云。有乙巳與子澄書。稱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年始改定義例。

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語類陳淳錄曰。或問。小學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人編類。偶闕此爾。又黃義剛錄曰。曲禮外言不入於闕。內言不出於闕。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尋究。其說最確。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疎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

按晉書攸傳曰。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而去。今小學無此語。蓋初載而後刪之也。

四庫全書目。載明都印三餘齋筆二卷。稱其書惟論鄧攸殺子不情。朱子不當載之於小學書中。頗爲有

見。卷百廿七雜家類存目四

愚謂據此條所言。則公特刪之。不完耳。印所論者。固已知之矣。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曾次昏憤隘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卷卅五答劉子澄

按陳寶之屬。當攷。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同上答劉子澄

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舊儘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也。同上答劉子澄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似商量也。同上與劉子澄

按觀此。公脩改舊書。得當時諸賢商榷之力。亦爲不鮮矣。而伯恭蓋其畏友。子澄及直卿。蓋及門諸子之傑然者也。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同上與劉子澄

按公嘗病伯恭學術傷於太雜。文詞傷於辨博。不能守約。故曰。拖泥帶水。蓋謂此也。然據伯恭死後百怪都出之言。知其在此當時。亦有足以嚮往吾道者。可爲敬服矣。

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上同

按象山之學。無功利術數。則或有之。然其所謂收斂得學者。身心者。亦未免禪學之歸。以此為有力。庸詎可乎。

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敦詩。廉謹質實。今為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為此官。嘗即解舍營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烹為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為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為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為出數語為幸。上同

按此可為堂號之式矣。

讀失筆記卷第三

五

崇文院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同上與劉子澄七月

日九

按伯恭之學。自史入。故後來不免有此弊。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上同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要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卅卷

六
子靜陸

按公初年嘗參究禪學。故所見往往有與象山不期而相同者。有更相唯阿不覺其非者。葱嶺帶來之云。是中年已後之言。凡此類見學部通辨者。今不復論焉。

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乃

讀失筆記卷第三

六

崇文院

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卅卷五與劉子澄

按莊定山集載時祭儀品。豈亦有據乎。參商。

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用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張甥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上同

按所謂路陌徑直。向裏面尋討。不知竟是何事。恐未

免象山之歸。

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

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同上與劉子書

按聖門德業。初不在日用之外。眞是切實近裏之言。然謂文字言語之外別有用心處。則無乃近似達磨不立文字之論乎。恐未免於葱嶺帶來之謂也。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勸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卽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遠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自有無漏落。有卽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同上與劉子書

陳振孫書錄解題女誠一卷。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象喻及耐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

易矣。尙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

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禘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禘。固非遷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禘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未禘之前。尙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禮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疑補近與與直俟明日奉主禘廟。然後撤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禮子書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禘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

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

讀矣筆記卷第三
樂文院

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郟爲文之昭。邶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附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遷遷。穆主附廟。則二穆遷遷爾。此非今者所論之然但觀言之以見來說考之未詳如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附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附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相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同上答陸子壽

讀矣筆記卷第三
樂文院

按吳廷華曰。士虞禮注云。練而後遷廟。穀梁傳所謂作主壞廟。有時日子練焉可也。朱子以爲太速。但據彼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傳以此主終入廟。事相繼。故連及之。非謂其同時也。其說甚明。鄭誤解傳說耳。據禮四庫全書提要禮記訓義擇言

八卷。國朝江永撰。檀弓。股練而禱。周卒哭而禱。呂氏謂。禘祭卽以其主禘藏于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謂。禘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爲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同上答陸子美

且如太極之說。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覆。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

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同上答陸子美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總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嘗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

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無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同上答陸子書

四庫全書總目曰。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

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衍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術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醫家之論三焦也。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無形。輾轉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適類於是。故今於兩家之說。率置不錄。謹發其例於此。後不縷辨焉。儒案類存曰。太極圖分解條。

按老子第廿八章曰。復歸于無極。第十四章又曰。復歸于無物。是無極無物同。無物之始。人莫能窺其所窮。第十九章所謂莫知其極是也。故謂之無極。莊子太宗師篇曰。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在宥篇曰。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郭象注曰與化俱也在窮復又曰

恍惚以遊無窮郭象注曰與化俱故無極是無極與無極同連生謂曰極字無窮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田子方曰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相

可以相與矣刻意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列子湯問篇

曰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無則無極有則有盡

又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以上無極

皆無窮極之義以況造化之妙周子所謂無極者字

義亦全同若夫無極而太極一句出唐僧杜順華嚴

法界觀則謂之不本老佛可乎公之所云云祇見其

辭費也已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又按解太極為太中是先儒古義鄭易注曰極中之

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文選張茂先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太

極也道天之道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

中也說文解字之義極棟也从木亟聲莊子曰有夫

妻臣妾登極者釋文司馬曰極屋棟也則李奇注五

行志薛綜注西京賦並曰三輔名棟爲極極在屋正

中故有中之義又爲屋之極處故又有至極之義而

太極竟當訓中爲精當公欲解爲至極謂非可訓中

亦非也

又按魏書李業興傳曰梁武帝問業興曰易曰太極

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據此太極上不宜添

無極字亦明甚自周子無極二字啓朱陸之爭學者

互相攻詰要皆門戶之見無一裨於經義四庫提要

所論極爲精確然是非所在則亦不可不辨故以其

所見附識其後云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

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

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

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

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

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

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

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一字其於求勝更不中者天下之大本乃

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

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

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同上各

按立我烝民毛義蓋以立爲安定與論語立之斯立

同烝民乃粒粒字亦當讀爲立史記作衆民乃定知

孔安國古義如此鄭注書訓粒爲米見僞孔傳從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之詩箋讀立爲粒。而公並用其說。非文義也。王引之有說。見經義述聞。可併攷。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上同

按兩知至字。義自不同。公所辨極得是正。但大學知至。孔氏正義解爲知善惡所至。義與文言同。則是亦非象山創說也。乃知象山解經。雖屬以莊禪。而其訓義。仍有遵守古義者。此亦學者不可不知焉。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上同

按程子謂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傳易公亦

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義本又曰。一陰

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

之所爲也。上見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

語類一此說一出。道器理氣之說。綱學者耳目。實爲聖經業蕪。不可不辨也。殊不知大傳所謂一陰一陽。即

陰陽也。故又曰。一闢一闢。謂之變。闢闢之外。無有一闢一闢。則陰陽之外。無有一陰一陽。亦可知矣。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可見陰陽是道。非別有所謂。所以一陰一陽者也。果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乎。則說卦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將曰仁義非道。所以仁義者是道。豈可乎。況形器者。在地成形。器物可用之名。陰陽何可以形器目之耶。至於謂器亦道。道亦器。程朱二公皆云絕似般若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色。假浮屠無根之談。以附會聖經。不可信之尤者也。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上同

按語類又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卷百廿八又曰。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

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上同考爾

雅雖無確指其出何人。而其得於七十子以來相傳之遺。蓋不疑也。概乎爲不足據。恐非通論矣。極中也。見周禮疏引爾雅。則知今本脫之。公謂爾雅無此訓

詰亦偶未考也。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上同

按此條尤足以見朱陸趨向之異同。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

讀矢筆記卷第三

一九

崇文院

請試思之。上同

按唐時道藏上方大洞真玄妙經品。有太極先天合

一圖。

開元中明皇御製序

玉清無極洞仙經。有無極太極諸圖。

蜀東

注其陳國南曾刊石華山南渡偏安。公未之見。以爲元

公自得之妙。辨見朱彝尊經義考。可并攷。

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

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上同

子美

按後儒謂公易說。置象數不言。以爲公病。觀此則知公於此別有一書。以詳說之。今本義似失乎太略者。殆以此也。然則卦象之學。公曷嘗不講之。但其書無傳。而後人無復考及之者。可歎也已。互見卷卅八。答趙提舉書。

按自注田說未見。當攷。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尙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

讀矢筆記卷第三

二〇

崇文院

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齋。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同上與陳同甫。

按呂祖謙古周易一卷。公爲之跋。後作本義。即用其本。

又按僧家以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談禪。謂之結夏。故九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散去。爲解夏。公所謂坐夏。蓋假此目稱之。或者時俗常語。故不及諱之歟。又按俗生鄙儒。是同甫平生卑視道學諸公之語。故公答同甫書又曰。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恠百出。不

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曠。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可以證矣。

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

讀朱筆記卷第三

祭文院

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

光大而高明矣。同上與陳同甫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資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

疎，卽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畧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同上答陳同甫

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待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同上答陳同甫

讀朱筆記卷第三

祭文院

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同上答陳同甫

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敏退。若未見信。卽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七卷書

之九延按同父功利之說。公能苦口辯駁。略具於此數條。

又按同父解人也。爲當得一箇人。蓋亦用古注說。

書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

其巍巍然者耳。卷卅六答

按此數語足以補集注所未逮。閱百詩以闡外楊氏

說爲詩論。據此條則益信。

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

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擢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

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隣耒耜

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同上答

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

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

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同上

同前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按公自言疾惡過嚴。其答同甫曰。尋常不欲爲寺觀

寫文字。不欲破例。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

去。其自守亦峻。何以必有味乎。報佛恩之說。正法眼藏。亦彼家文字。何以取來。豈其所謂往來於心者。不覺呈露致然耶。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

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

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

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

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

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

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見論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

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

合。讀以布聞。李文名。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

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業後學久矣。李文獨深

得其闡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

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醇厚。人與之處。久而

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

契甚深。卷卅七與

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

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

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而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同上與范直閣

熹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此。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鑄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同上與范直閣

按程朱解一貫。以爲忠者天道。體也。恕者人道。用也。以盡己之忠。行及物之恕。如此然後體用天人。一以貫之。李延平所謂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延平問答是也。若夫中庸所言者。學者分上之忠恕。蓋其名同。而

所造詣乃有異同耳。集註所解。驟見之如不易通曉。以此數條參看乃得。

又按程朱依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為聖人之德。至誠無息。與天命之於穆不已同。其泛應曲當者。與乾道之變化各正同。謂之忠恕者。特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明之。此蓋集注之意。如此則忠恕二德。唯下學之目。非所以語聖人。極屬可疑。顧亭林嘗論及之。今讀此數條。蓋以為聖人學者。所以為忠恕者不同。而其本亦非有二也。較集注似稍平允。

讀朱筆記卷第三

二七

崇

文

院

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龜山文集卷十龜山語錄胡明仲亦曰。先聖先師。教學者於多歧。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仁也。聖門之途。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說語詳明仲安國弟淳之子。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蓋程門諸子解一貫之義。唯此說最為簡明。故附著之。

蓋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聞學。教廣大

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同上與王龜齡

按文學德行相待之意。最為明白。

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為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同上答林無咎

讀朱筆記卷第三

三八

崇

文

院

按以論語為出七十子門人。視程子說更優。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刑。刑官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逐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贖後重始有贖五刑法非強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

條理。法之正也。曰當矣。肆赦者。皆謂過悞。英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事。蓋刑政。春秋大書。則過悞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曰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法以宥之耳。曰估終賊刑者。估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禮神以下。官府學校。雖事。施行不類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估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同上答鄭景望

辨論最精。但以象以典刑。爲天垂象之義。則未是耳。說見尙書漢注考。

讀朱筆記卷第三

崇文院

東北大學 寄存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
 E100 9 102/60

讀朱筆記卷第三

海保元備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文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卽孟說徐潤兩家。當在買瑣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儀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儀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說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須別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論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勸納上。尤便也。卷卅七考鄭某望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開看。疎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同上考尤冠之考

按公經說屢經改正。於此條見之矣。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卽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邵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

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巧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同上

答林黃中

立推參選未還。尙未得聞室戶之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同上考林黃中

按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注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南嚮也。公何不授以爲證焉。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爲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并乞數語。拮擊其纏。又大幸也。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譚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爲易之奧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爲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子而實不予。則甚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井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

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闊濶。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同上卷 林黃中書

按黃宗炎曰。邵堯夫之先後天圖。出於陳圖南。夫六畫之卦。一為主。為下卦。是為貞卦。而遽以八卦加之。為上卦。是為悔卦。其他七卦。莫不皆然。安得於此時。拆去其上二畫。而為四畫。拆去其上一畫。而為五畫也哉。如既一重之。則一卦各錯八卦。顯然成六十四卦。安得於此。中有先後去取之殊。而為十六為三十二也哉。按宗炎有某學學易一書。其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皆未見。此見經義改引。又

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即成六畫。得八卦。即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為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與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為焦京而未逮者也。見全祖望結埼亭集十三。胡先生神道表。觀此。邵子加一倍之說。不足信矣。但據此條及啓蒙公於易學。似全主邵子說。而王懋茲以為。朱子於本義。叙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白田雜著易本義九圖論觀此。又知公後來未全堅持此一說。此亦學者不可不知焉。又按邵子先天圖之不可信。當日林黃中既知之。不待後儒辨駁也。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稱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為朱公所闕也。宋史孝宗淳熙十五年。六月癸酉。以新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襲王淮鄭丙陳

賈之說。爲道學之目。妄廢正人。詔烹仍赴江西。烹力

辭不赴。孝宗紀三

右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

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卷廿二詳見江西提刑狀三

林侍郎列職中。當尙須回避。同上與字

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官觀差遣。同上轉官狀

頃見林黃中。說在官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

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

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尸之謠。則當

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

反。奈何以爲比乎。卷廿四

烹伉拙奇寒。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

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卷廿八

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房。

以爲害道。尤可駭歎。卷廿五

按觀此諸條。公與黃中。動輒議論不合。蓋非一日之

積。亦可見矣。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烹竊謂。數是

自然之數。策卽蓄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筮爲筮。是已。

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

六策耳。卷廿七

按觀此。不得以過揲爲冥會。與後說自相矛盾。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烹

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同上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扞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

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

之餘也。扞。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

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間。凡再扞。則五歲之間。凡再闕之象也。同上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烹竊謂。

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

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

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具。其法徑一

團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團四。

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

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

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而爲八。則其

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而爲七。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上同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按郭以七八九六爲過揲四乘之數。又言三多三少之名非是。皆至當不可易矣。公強辨奪理。失之說詳拙著古占法。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扚。共爲三變而成一爻。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卽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上同

按繫曰。四營而成易。謂成一爻。是先儒古義。郭說得之。公以成易爲一變者。本諸孔疏。其實非也。說亦詳古占法。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烹竊謂。

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餘。餘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爲☵☵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上同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按孔氏正義曰。前章既明著卦有神明之用。此又明易道之大。法於天地。此說得之。大抵繫辭分說著卦爻。而此章亦承上章以論著卦。易有太極至兩儀生四象。論著也。四象生八卦。以下論卦也。鄭康成曰。太極。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見文選張茂先勵志時注蓋易有太

極者。謂四十九著之混淪未分者。況之於一元氣之淳和未分也。虞翻曰。太極。太一也。蓋亦同。是生兩儀者。儀之言匹也。

詩云。實維我儀。又云。儀刑文王。謂以四十九著。分而爲二。以象陰陽。況之

於天地。故謂之兩儀。虞翻曰。分爲天地。故生兩儀。文選

注引王肅曰。兩儀。天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大樂篇曰。兩儀。天地也。論衡。卜筮篇曰。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是也。兩儀

生四象者。象。比象也。謂揲著三變。而得七八九六以

況四時。所謂少陽七春老陽九夏少陰八秋老陰六冬

是也。虞翻曰。四象。四時也。鄭玄曰。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孔氏正義曰。四象者。謂金木

水火。稟天地而有是也。四象生八卦者。謂用著九變。而八卦小成

也。此章所論以著起卦之義。蓋如此已。公据邵子說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舍著而言卦。遂以太極爲虛中之象。以兩儀爲奇偶之爻。又於其上。各生一陰一陽。謂之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謂之八卦。明道稱爲加一倍法者。是也。實則不止非經之文義。其於易義。絕無涉也。故當日袁機仲謂四爻五爻。無所主名。黃宗炎亦謂四畫五畫。成何法象。皆可謂深砭其頭腦矣。至於乾一兌二之序。宋以前絕無此說。其怪僻不通。毛奇齡仲氏易。全祖望經史問答。辨之具矣。可并攷。朱彝尊曰。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圓。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

之說稱本邵氏。然邵子之言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為圖而偶為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為圖。十為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為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極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冲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朱子五十有一歲矣。猶主九為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為圖。圖之不可為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

經義考徐氏書四易十二卷序

四庫全書總目曰。洪範皇極內篇五卷。永樂大典本宋蔡

沈攢。沈父元定。究心洪範之數。未及論著。嘗曰。成吾

書者沈也。沈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云云。考洛書之

名見於易。不見於書。洪範之文。以明理。非以明數。其

事絕不相謀。後人以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指為洛

書。案史記日者列傳所載占日七家。太乙家居其一。漢書藝文志亦列於五行家。明為方技之說。不出於經義矣。盧辯注

大戴禮記明堂篇始附合於龜文。案盧辯北齊人。其說最為晚出。朱子引此。註以證龜書指為鄭康成與朱子傳。皆詳書。豈不知康成未註大戴禮。記特欲申龜文之說。別無古證。是不得不移之鄭康成耳。至宋而圖

書之說大興。遂以為洪範確屬洛書。洛書確屬龜文。

龜文確為戴九履一等九數。而聖人叙彝倫之書。變

為術家談奇偶之書矣。沈作是書。附會劉歆河圖洛

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經緯之說。借書之文。以

擬易之貌。大意以太玄元包潛虛。既已擬易。不足以

見新奇。故變幻其說。歸之洪範矣。實則朝三暮四。朝

四暮三。同一僭經而已矣。術數類

按河圖洛書。據彙辭則似是二者。皆伏羲所則以作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易者。非關于洪範矣。然據漢儒所傳。則河圖實為作

易之本。而洛書則為洪範之原也。彙辭併言洛書者。

帶說焉耳。猶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知來者逆一

句是主。數往者順。一句是客。不過帶說之也。又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語論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子孟蓋圖書皆為聖人而出。其事相類。故帶說之。其實

洛書非關于易也。元鏡義方曰。河圖為作易之本。大傳云。河出圖。洛

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書。略與愚見合。但誤信陳搏以來之圖。故謂二者可以相通。則失之矣。錢氏周易圖說未見。此條見四庫全書提要所載。辨

見余所著圖書辨。茲不復贅。

劉椽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册。伏讀捧玩。開發良

多其爲感。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庶漢志別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員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義中似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溫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放。制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同上答程可久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熹昨承龍示公簡。論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弊郡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册。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內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同上答程

久可

按宋仁宗詔校定鍾律。司馬光主阮逸胡瑗之說。范蜀公主房庶之說。往復爭辨。卒不能相一。始末具見傳家集及東齋紀事。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

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聲。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律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謂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爲尺。蓋然實錄不互。私議。

又曰。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稔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楊次公非之曰。爾雅秬黑黍。一稔二米。其種異。以爲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原注。見子止曰。秬黍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王朴

是也。橫置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瑗是也。

戴埴鼠璞曰。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溫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

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
 聲太高。皆由誤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
 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
 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
 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為度之九十
 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簫竹。以聽
 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
 其中聲之不傳。於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驗之於氣。
 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
 於林鍾。驗寅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
 而天地之中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
 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
 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
 起於黃鍾之籥。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籥。
 以井水準其槩。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
 小大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重。千龠容千二百黍。重
 十二銖。兩斤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
 所攷。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
 衡可也。或自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
 既亡。周漢之議。已為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為一

讀朱筆記卷第四

一五

崇文院

上一下。劉安京房鄭康成以養賓為重上生。呂不韋
 以大呂為重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
 以笛。卒無一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
 律曆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為難。然主
 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
 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之果之。有合於度與否。
 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
 二百黍積實管中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果有
 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
 驗曆。太史局算曆以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
 公因律曆志之元本。取為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
 苟應。則度可為律。蜀公因律曆志之古本。取為量。以
 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為度。蓋有天地之
 中土。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
 於黃鍾。月令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呂律
 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
 於天。氣驗則律驗。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
 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
 口賦阡陌二說。并荷指教。考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
 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烹前說

讀朱筆記卷第四

一六

崇文院

夙讀律論爲阡者當爲陌。眇道爲陌者當爲阡。蓋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記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眇橫。涂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畝。一涂之內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一眇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眇道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从自。而不當从人。蓋史記其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亦謂兼并險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作阡伯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却望終賜壽示幸甚。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陸隴其曰。講阡陌。便合得徑涂眇道。此之謂通貫古今。

語類曰。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攷來。蓋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爲遂。遂上有徑。此是縱爲陌。十夫千畝則爲溝。溝上有眇。此是橫爲阡。積此而往。百夫萬畝則爲道。道上有涂。涂縱又爲陌。千夫十萬畝則爲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爲阡。商

鞅開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爲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謂雙井田爲阡陌也。卷百卅四 歷代一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同上 程可久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按以太極爲理之極致。以太極生兩儀。爲有理卽有氣。皆其家言。不可從矣。可久以太極爲元氣。卽漢唐古義。其所謂其物謂之神者。恐亦本之京房馬融鄭玄之言。公遽斥之。亦未得也。

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二少陽二少陰二太陰二爲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二與二而先爲二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

也。上同

按此亦與答郭冲晦書同。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章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上同

按公謂章氏舊說固有不通。又謂似是連得兩卦。今考章注。固謂得此兩卦。則解爲兩筮者。是章氏舊說。公偶未考也。艮之八。公唯以是謂二字爲據。以爲史

之妄非正法。亦失之。殊不知艮之八之云。唯見艮之多爻變。史乃明言其變爲隨卦。故曰。是謂艮之隨。猶是謂觀國之光。莊廿二是爲沈陽。九真鳥足以明其必非正法乎。餘詳見予古占法。

春秋例目。拜祝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遜爾。同上答程可久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侯之政。而自貶焉。孫明復亦云然。公引昭十三年子產之言爲證。極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熹恐此道字則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同上答程泰之大昌

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老子第四十章文。考淮南子曰。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天據此。蓋道者指主宰而言。二十五章所

謂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周所謂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是也。一者一元氣也。二者陰

陽也。三者陰陽三合也。公以一為奇為陽。以二為耦

為陰。以三為奇耦之積。以附會邵子易說。其謂二與

一為三。則又本諸莊周之言。不唯老子無此義。併非

易義也。文選遊天台山賦注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大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公此說所本

又按公答程可久云。老子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

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其失大抵類此。恐

不足引以為證也。不知此條又何以附會如此。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

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

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

亦互有老少焉。同上

按鄭康成云。經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陰陽之象。類是

注九六爻之變動者。乾鑿度注据此。六十四卦之象。皆畫

七八。至於稱爻。則必稱九六。二者義例秩然不紊。公

所謂老少相錯者。唯筮時則有之。非所以解經也。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

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

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

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

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

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

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

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

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

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

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失也。揚雄太元次策。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

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

首。多有作擬震離兌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辟

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

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同上

汪琬曰。問卦氣之說。亦可取乎。曰。吾取其可取者。臨

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此文王之言卦氣也。由

是推之。則復十一月。歷臨泰大壯。而乾為四月。又

姤五月。歷遯否觀剝。而坤為十月。可知也。兌正秋也。

此孔子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震為春分。巽為立夏。離為夏至。坤為立秋。乾坎艮為立冬。為冬至。為立春。可知也。其他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每卦直六日七分。則緯文之所載。京房郎顛術士之所明。而非經之所有。吾不能知也。樂峰文 鈔易問

沈大成曰。為易卦氣之說者。莫詳于唐孔氏矣。案。易緯。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三十六得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八得 四十一五日分為四百四分日之一。四十五得又分為二十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得 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也。太玄之辭曰。陽氣藏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則中孚之直冬至。有明徵矣。蓋自漢焦京。精于其學。而紹述之。由魏晉至宋。疑信參半。朱子斥之。王氏昭素又斥之。近時黃梨洲痛詆之矣。其意以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有兩卦直一日者。一爻直一日者。四爻強直一日者。說愈多而義愈晦。要之立法之初旨。未可以盡非也。學福齋集需辨 城卦氣效略序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為

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上同

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庸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上同

按二條皆辨析詳明。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洲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

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日見之親切著明耳。閣下向者固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覽之富。其必有以質之。故敢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同上答程兼之

按公九江彭蠡辨。今蔡傳全祖此說。

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罔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務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故事。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非大義所繫。然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二五

崇文院

恐亦可補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同上答程兼之

按儼若容。解爲不敢爲主。蓋本諸呂吉甫注。今考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家語弟子行篇。並曰在貧如客。謂其容矜莊。老子此句。亦似不可爲別解。

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常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二六

崇文院

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卽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同上答李諤翁

按正易心法一卷。舊稱宋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據

此條及書錄解題四庫書目所辨其爲依託纂詳。

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顧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卷卅八答袁機仲

按歐公不信機祥故致不滿圖書而固非公所謂圖書也。河圖見顧命圖書二者見繫辭論語而亦非公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所謂圖書也。若以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信宋以後所傳圖書者以爲眞伏羲夏禹所受吾誰欺乎。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同上

按機仲此言確不可易。後儒辨圖書之妄者不爲少而固當以此爲先路。

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

乾坤也。同上

按兩儀以著策言。袁機仲以爲乾坤固非公以爲陰陽之爻亦未得也。辨見上。

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三變之中掛扞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辨析詳明。

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同上答袁機仲

按公過信邵子加一倍之說。不可信之尤者矣。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

爾。同上答袁機仲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同上

按右二條皆袁說得之。公說失之。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上同

按此條之言。公是袁非。

來教疑四爻五爻無所主名。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畫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畫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上同

按此條之言。袁是公非。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上同

按公非不知希夷所傳易圖。爲方士丹竈之術。至於詭以爲孔子之說。則不亦幾幾乎阿於所好乎。

朱彝尊曰。朱子篤信邵子。冠先後天諸圖於本義前。

當日袁機仲寓書。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無所折

衷。且疑先天後天之說。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四

爻五爻無所主名。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朱子再三

與辨。且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

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是直以希夷上

接孔子之易。朱子未免失言矣。經義攷

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

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

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

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中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

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同上

答其機件

按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遇當作姤。

又按三家之說，言各有當，執彼議此，余不敢言然。況公意有疑於說卦之言，則豈不幾幾侮聖言乎。

錢大昕養新錄曰：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見於說卦傳。坤兌次于離後。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乾前則坤西南，兌西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而上之，顛倒甚矣。月令以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此坤位西南之明證。而乾位西北，其義尤非淺人所能識。蓋陰陽往來之理，驗於四時，播於十二消息卦，聖人扶陽而抑陰，故有純陽無純陰，十月純坤之卦，又當西北極陰之鄉。惟純乾可以制之，故釋天十月爲陽，而於坤之上六有龍戰之象，於傳言戰乎乾，又云：陰陽相薄，相薄而

陽必勝，非純乾不能。此乾位西北之義也。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

同上答其機件所闕

黃震曰：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爾，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爲正，毋以門人記錄晦庵之言爲疑。抄日

按此書前後幅之言，皆所謂有疑於易經者矣。謂之賢知者之過則可已，東發乃概爲門人記錄之失，此亦枉回護公短，非通論也。

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始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適遇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

同上卷
實錄作

語類曰。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曰。火珠林猶是

漢人遺法。十六卷又曰。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

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云云。六卷

七十皆與此條相發。

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云云。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同上卷
推舉

按昔嘗怪公著本義。其言象數太略。今讀此。知別有

一書以論之矣。然則公於象數。未始置之不問也。又見

卷六
陸子美書

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

萬人當行之路爾。同上卷
周益公

按道之名。取諸人由道路以行。先儒伊仁齋物徂徠

皆有此言。世儒稱為獨見。而不知公先有此說。宜表

而出之者矣。

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

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

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

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餘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憊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同上卷
士與李宜

按公初年浸淫老佛之學。中年已後。方始自追悔。此

亦一證。

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

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

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觀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意以

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
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
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同上答
江元漢

與前書同。

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同上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
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
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
曰察之云爾。同上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
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
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衰
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儉人。舞
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
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勿讀此說恐召坑
焚之禍。同上答

李季

按据此。公用力儀禮。蓋謂庶幾足以懲戒世附會此
經。以誤其國者。則不止屑屑乎章句之末而已。後之
讀公書者。不可不致思焉。

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

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

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

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

傳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

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

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

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

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

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講。而檢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同上答
李季

禮殿圖書亦有之。但今所寄摹畫精好。想正得古本筆

意也。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

其是非也邪。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

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使

謂其間無惠帝耶。同上

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同上與
陳君

此東萊稱公妻父。勉之字致中云爾。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

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揚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卷第九 答林贊

按道字通人物而言。章句亦同。其實非子思子原意也。今言不如呂游揚說。則似三家不如此說。更詳之。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違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同上答 柯圖材

讀朱筆記卷第四

三七

崇文院

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同上答 柯圖材

明。好反先儒成說者。非公意也。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同上答 許順之

按此章君子論用人之法。此條較集注更詳。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烹舊說此句。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一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為穩。

却示報也。同上

按集注說亦同。

之所嘗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子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同上答 許順之

按公此時仍用舊說。後來始讀辟為僻。

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為可懼耳。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四

三八

崇文院

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同上

按張子韶之學。尤公所不服。于此可見。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來諒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同上

齊仲

按格物如此論。真爲己之學。若置其急者先者。而唯其緩者後者。是問則其不至格。竹子之陋者幾希矣。讀章句者。宜以此條參商可也。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諱。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同上答徐元聘

讀朱筆記卷第四

三九

崇文院

陸隴其曰。朱子于此說得斬截如此。乃蔡氏書傳則不從朱子而從馬鄭。未知何說。讀朱

按金縢我之弗辟。僞傳孔疏以爲誅辟。公初年亦主其說。故此書之言如此。詩傳及五十一卷答董叔重。

六十五卷金縢說並同。陳少南見此吳才老見答董叔重皆主馬鄭避居之說。而公晚年亦從之。見續集三卷與蔡仲默書。故書傳因用其說。稼書所云云似未讀全集者何也。

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

是出衆文字也。近王

按此伎倆亦作文家不可缺。然亦絕不出題目字。亦非。

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同上答魏元履

讀朱筆記卷第四

四〇

崇文院

議論明確。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孟子三

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
 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幽莽。機看過
 了。便謂已通。小有疑慮。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
 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
 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黑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
 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
 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
 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
 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
 曉類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
 遍。勿令必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同上

與謝應竹
范居士

按此書亦宜揭之眉間。以資猛省。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屬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
 是。同上
范伯宗

按公蓋知伊川此語有病。故代爲之辭。錢大昕養新
 錄亦檢出之。此亦讀集注者所宜表出焉。

錄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裁。謂之楨幹。同上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爲私室。如古注說。恐未安。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爲亦足
 以啓予矣。此一句游大信說
以上范伯宗問以私爲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
 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
 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子之啓不同。同上
范伯宗

子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爲敬。恐勝今
 說。楊先生之說甚長。
范伯宗

按儀禮士昏禮。擯者出請事。入告。鄭注云。禮不必
 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此蓋明證。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縗而行事。鄭氏不
 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
 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
 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
 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
 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
 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
 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
 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
 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
 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其
 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曰天子崩而君若喪此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籩不可以臨祭。又不可

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

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尙。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

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

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又曾子問。天子崩殯。天子七五祀之祭不行。其處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

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禮也。不備也。自啓啓殯也。至于反哭。既葬而反。五祀之祭不行。

啓殯見。哀情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義同。祀畢獻而已也。未純吉也。鄭注亦然。唯嘗禘宗廟侯吉也。諸侯自薨至殯。日而殯。自啓至于反哭。奉

帥天子。如天子之禮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大夫。蓋

卒哭後。特用衰禮祀新死者。於廟而宗廟四時嘗祭。自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備官蒸于曲沃。會于洹梁之事。爲驗。職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傳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右二條皆非士大夫之

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于反哭。暫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遺喪而廢。蓋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

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

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

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

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十

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攷。若神柩在。而欲

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

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

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

解此義以爲其文備禮而非致意焉之義。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上同

伯崇

愚意講學幹墨之外。挽弓鳴琴抄書雋校之類。皆可且

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卷四十答

按公讀書以窮理爲本。故有是言。其實抄書雋校烏

可廢乎。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

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

却看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今難預定也。同上答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按此亦書碑者所當知焉者。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

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

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同上答

按此解卷耳簪首章。上二句仍是用古注說。下二句

正與集傳同。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

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

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同上

按此以我姑酌彼金罍。實臣下酌酒以消憂之

辭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

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上同

義與集傳同。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

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迷如字。乃

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兎置好仇處。看音如何。恐

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離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

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

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按引載離詩。以證關雎末章。極足以發明毛義。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

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

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一物在地

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

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

之道也。孔子贊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察。以言乎迩

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

何如何。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

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鸞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鸞飛魚躍內外精粗合為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為誠。而以忠恕為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同上答吳耕者

按全祖望以誠解一貫。詬為特見。見其所著經史問答。不知程門既有此說。學者可并攷焉。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觀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同上答何叔京

按公初年即好章句訓詁之學。是所以在程門諸子中。獨能卓然不失於空疎也。

孟子集解。重業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

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同上答何叔京

按觀此。見公於書名必有所據。未嘗苟焉。

艾讀為父。說文云。艾草也。从ノ。左ノ右ノ。艾草之狀。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慈父割父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為釋也。同上答何叔京

狼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同上

按狼疾通用。不知在何字存商。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員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同上

按此條本諸邵子說。而崔憬僧一行諸家。皆先有此說。愚著古占法。失引公語。宜亟表出之。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為正。同上

此條最別有說。文多不錄。

兩木冰。上溫故而雨雪。下冷故著木而冰。上同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

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

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

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上同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若但為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

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卷四十三

答本

按疑檀弓亦極為精識。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

讀朱筆記卷第四

四九

崇文院

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

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

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

有見於此者。來論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

老蓋以記誦為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

則偏矣。此論為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上同

按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夫子之言。勸文學也。子夏之

言。勸德行也。有行無學者。宜佩服夫子之言。有文無

行者。宜佩服子夏之言。如吳氏所云云。所謂舉一廢

百之類也。

又按此條宜與三十三卷答呂伯恭書併看。

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

然尚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

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

沈醉。緩急猶可恃也。卷四十四 呂伯恭

羅大經曰。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

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

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富國者不用大

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

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五〇

崇文院

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五編林

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

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卷四十一 答程九夫

二程出入於佛老。此尤明證。

程氏高弟尹公魯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

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

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

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上同

按程氏易傳主於義理。而不涉空疎。其言皆切實人

事治道。真為古今解經之冠。宜乎文公推尊之不置

也。

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乾而去之也。

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

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尙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上同

按此可與史傳相參商。

同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

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答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爲難。然此說亦好。同上答程尤夫

按色難。自當以尤夫說爲是。朱子必欲存舊說。不知

何謂。又云。然此說亦好。則二說者。晦庵亦嘗決定。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五二

崇

文

院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

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

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

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屬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

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

特性。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今通與開元禮釋其儀備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

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

袷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

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

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袷祭時言也。非

禘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

向也。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

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

東南。禮家謂當直已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

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

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袷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廟設位曾祖在北向。上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悻悻如此。似難盡從。又

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

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

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

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

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

之意。愚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

矣。卷四十二與吳晦叔

按此條之言。余經說中嘗詳之。今不具論。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

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

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

固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

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十月引建亥又似併改月號。此又何事。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畧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更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同上答。

按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程子作之備。故公明知胡說之誤。而其言稍有斟酌耳。後一書及卷四十三答林擇之書更詳宜併攷。

國家然不動者。誠也。體也。威而遠通者。神也用也。體用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答此說甚善。同上答。
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語出唐僧澄觀華嚴大疏。伊川一稱之。而其徒皆奉以為金科玉條。雖曰不浸淫莊禪。吾不信也。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虛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實殖為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為心空。而屢空猶類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為顏子。卷四十三答陳明仲。
按何氏後說。以空為虛中。而皇疏遂有體寂心虛之說。在宋陸象山。在明焦弱侯輩。運用之。皆好奇之過。

也。此條至當不可易矣。

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同上答。

按觀此公平生所殫思。蓋唯論孟二經。是以前注亦最為精善。春秋無解。易本義極淺謬。知公平生不甚下手也。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

讀朱筆記卷第四
崇文院

改月者。後世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經田獵。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翼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同上答。

按此書可為張以寧春王正月考先鞭矣。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卷四十四答蔡季通。

按蔡季通於啓蒙書用力獨專于此可見。

中庸詩傳幸遂條改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
即付之也。上同

按上文曰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蔡
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是公誤解經費隱字又
以此安排各章自覺其不安極屬率合。

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
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
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
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所以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五五

崇文院

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
靈龜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
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
四為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謂且若此而為九
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同上各方伯說士編

按此條解七八九六蓋依乾鑿度及鄭注為言又以
邵氏說為疑皆與平生持論左或是晚年定說觀此
則今本義啓蒙用邵氏加一倍之說者公未必自以
為是亦可類推云。

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

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遲退之在我爾。上同

解得詳明。

文字煩抄錄為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
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
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為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
反復也。上同

按此公子文字不憚脩改尤見其不苟也。

宓子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說云是伏字濟
南伏生即其後也如何如何。同上與方伯說

按宓子賤見論衡本性篇趙彥衛雲麓漫抄亦依顏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五六

崇文院

氏為說可併攷。

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
也。同上各方伯說

按愚初亦以此為疑後再考之恐大學未必如是立
例則宜從古本為是也。

示及史記疑數條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
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
以傳實證之不實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
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

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
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
者。同上答曾子野

辨證尤當。

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
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
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
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
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四

五七 樂文院

先鞭。但公未斷以孟子爲誤字耳。王說見白田雜著。
而錢氏養新錄深是其說。可并攷。

宋	元	明	清
古	海	音	韻
E/100	9	%	60

任

子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云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唐馬

總意林六卷今行於世多五卷本余得之於張君冷

采諸子精語有今不傳而賴此僅存者吾鄉先生任子

其一也任子生漢之季其事蹟既無可攷而原書十卷

又佚今存者寥寥三百八十字發揮隱微烈贊風教惻

人之切悲世之深純乎純者也其言曰學所以治己教

所以治人又曰不知治亂之因者凡民也蕭何守文法

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簡末復引桓譚言王

任子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易輔伯者難佐嗚呼天下之亂於今已極矣而知其
亂之因者誰歟蕭何之守文法曹參之無苛渺焉難追
所謂學以治己教以治人者復兩失之王道既泯浪矣
下泉思霸詩人流連於德惠彌狹者且不可得一旦內
憂外患之相乘嗟乎莫識江漢東流之必有迴復也吾
讀任子吾為此懼吾益慨然於生亂長亂世之所以亂
者蓋有由也爰錄意林所採任子為一卷冠於四明叢
書之首以見吾鄉學問淵源之所自且寓亂極思治之
意願吾鄉人士水不奪濕火不奪熱金不奪重石不奪

堅以守先生之教推而治已治人焉庶乎其可也民國
二十一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任子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鄞縣志本傳

任奕句章人為御史中丞乾道圖經朱育稱為文章之

士寶慶立言繁盛曄若春榮三國志注有任子十卷見

意林王元昌

慈溪縣志本傳

任奕按兩浙名賢錄字大龍雍正府志字輝臣朱育稱其為文章之士立

言繁盛所馳文檄曄若春華寶慶志引奕立操清修不

染流俗郡將秀請為功曹常以秀不奉法苦諫不納謝

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歎曰任功曹真口人也歷官御史

任字傳

中丞咸和三年卒兩浙名賢錄虞翔傳

壽鏞案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引會稽典錄曰孫亮時

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

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

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

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

二答而未覩仲翔之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

矣書佐寧識之平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

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

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

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

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

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

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

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

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

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

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

任字傳

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

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太中大夫山陰陳鷺漁則化盜居則讓鄰咸侵退藩

遂成義里攝養車嬸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

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壽鏞案東漢鄭弘清亮質直不

畏疆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

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

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

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

約圖刊本

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繫
 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
 上虞慕母俊拔濟一郡讎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
 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
 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
 姚伍隆鄧莫侯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
 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
 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
 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
 不納故太尉上虞朱公壽鑰案朱公為朱雋天姿聰亮欽明神
 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
 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
 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
 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
 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
 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去之斯
 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
 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

佳字

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昨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
 濟難徵士餘姚嚴遵壽鑰案後漢書嚴光傳字子陵一名遵王莽數聘
 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凌雲日
 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
 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箸太
 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
 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
 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
 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黜歛以求其志高
 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其聰明大略忠直寔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
 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鬪澤學通
 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
 齋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
 吳範其文章之士壽鑰案俗本作事今从宋本立言粲盛則御史
 中丞句章任奕鄞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擘若
 春榮壽鑰案慈溪志引作春莫誤處士鄞虞敘錢大昕曰鄞舊縣
 乘乾道四明圖經有虞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鄞非會稽屬縣
 見典錄乃知南宋本果是鄞字又虞誤為虛弟犯

佳字

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威代

父死罪其女枯腸壽鑑案俗本誤作揚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醜

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

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

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

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

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

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壽鑑案俗本誤作治

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

在子傳

五十四明叢書

治郵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

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

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

太平二年壽鑑案各本多誤為三年茲更正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

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

射文藝多通壽鑄綜觀朱育之對竊歎會稽人文含

香未越者昭然光著矣其言郡治陽朔元年徙治郵

復徙治句章攷陽朔元年為丁酉至永建四年己巳

凡一百五十二年自遷治山陰至吳太平二年丁丑

又一百二十九年迄今壬申更歷一千六百七十有

六年矣其卓犖冠羣煒燁曜世者今豈異於古所云

耶且昔之所謂會稽今之所謂寧紹者納焉王梅溪

之作會稽三賦也統寧紹言之也王伯厚之作四明

七觀全謝山之作樹語張介石名懋建鎮海人之作鄞江人

物論別寧波言之也然皆胎於朱育之對之著於會

稽典錄者也洵乎典錄一書為談鄉邦文獻之祖而

惜其書之散佚矣邇馮孟頫貞羣方輯會稽典錄爰閱已過半他日當刻諸三國集

手錄虞翻傳注附於此不特郵慈二志傳任子者其

在子傳

六十四明叢書

所濫觴得以攷證若董黯若梁宏若鄭雲任光王脩

與夫大里黃公闢澤皆班班在是矣

壽鑄又案鄞縣志古蹟縣東南橫溪御史中丞奕居

此鄞主簿光亦居此是先生為吾鄞橫溪鄉人也其

子孫繁衍今尚有居此者

任子

漢句章任 奕安和撰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喜能歌舞怒能戰鬪

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

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

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

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

任子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

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

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

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惟聖人

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

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尉羅之鄉賢人不入危

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

任子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任子

陳伯弢告余曰刊書宜辨訂如吳志引會稽典錄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任爽擘若春榮是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王十朋會稽賦注及乾道圖經引會稽典錄作任奕與唐馬總意林合餘如王阮昌國志羅濟四明志及袁桷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並引作任奕惟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作任弁弁與吳志注之爽字皆奕之誤從無誤作任嘏者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子有任子道論乃改題魏任嘏謂意林任奕是任嘏之訛洎定海黃徹季作子敘始辨任子與任

任字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道論爲二書任子道論任嘏作其言出道家任子任奕作其言出儒術實我鄉著述之冠冕余因伯弢之說旣以任子冠四明叢書首更據其所攷訂者題於後凡馬氏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者皆刪之而錄其存於意林者蓋碎玉斷圭與其燬而多毋寧真而少也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張壽鏞跋

經
足
纒
香
醋

二
十
卯
香

據景鈔宗本開雕吳昌碩篆



吳興張
氏擇是居
叢書之八

經子法語目錄

第一卷

周易

第二卷

尚書一

第三卷

尚書二

第四卷

毛詩一

第五卷

毛詩二

第六卷

毛詩三

第七卷

周禮一

第八卷

周禮二

第九卷

禮記一

第十卷

經子目錄



禮記二

第十一卷

禮記三

第十二卷

禮記四

第十三卷

儀禮

第十四卷

公羊春秋

第十五卷

穀梁春秋

第十六卷

孟子

第十七卷

荀子

第十八卷

列子

第十九卷

國語

第二十卷

經子目錄

二

太玄經

第二十一卷

莊子一

第二十二卷

莊子二

第二十三卷

莊子三

第二十四卷

莊子四

經子目錄

三

經子法語目錄

經子法語卷第一

鄱陽洪邁

周易

上經乾傳第一

草昧天造冥昧也

闡厄窮困塞也

以發其昧

禽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

不啞人直結反

視也

履虎尾

而也

上經泰傳第二

不可榮以祿

離社禱也

彭亨匪其彭音云

寡衰音

鳴豫

可豫

睢盱悅之兒

嚮海

乘馬班如相牽不進

金夫剛夫也

擊蒙擊去童蒙

食舊德其有

失前德而不失也

反目夫妻一不

素履履道

不足以有明眇

視履考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

愬愬而

伏戎于莽

變多益

鳴豫志樂過則溢豫何

介于石一作介石如石聲

意承考盡承故意承而

嚮海

意承考盡承故意承而

已容保民甘臨無攸利注甘者使邪

童觀童獨也稚也觀如字

上經噬嗑傳第三

何校滅耳賀音

文剛文柔柔來而文剛分

白馬翰如舉頭高仰

東帛戔戔音殘委積兒

貫魚以官人寵生

碩果碩復

積豕勢去

女妻少妻

以稚分老

大耋之嗟嗟憂歎之辭也至

明兩日具之離明在將

出涕沱若沱徒

下經咸傳第四

以虛受人輔頰舌

為語之具膝口說

肥遯肥饒

行不能壯拯馬

行不能壯拯馬

樂自得免注帶隔所在不 嘻嘻伏喜笑之意 家節 牛掣其
 獲進也擊昌逆反 天且剝其人剝其額 天剝天剝
 豕負塗豕而負塗 往蹇往則蹇 蹇連連蹇 已
 來皆難也往 大蹇大蹇 從貴以利見大人 已
 事過往過速也事已 酌損之十朋之龜
 或益之居損以守之 故入用其力獲益而得
 心無常者也 大作利用為 益志 立心勿怕無益

下經夬傳第五 次且其行

柔乘五剛 頰音連面權也音女 次且其行
 本亦作越起 抵音連面權也音女 次且其行
 夫夫注草之柔肥者 女壯 柅音泥
 之至易草之柔肥者 女壯 柅音泥
 也 羸豕北豕 蹢躅不靜 義不及賓 齋
 咨涕洟齋咨嗟歎之辭 冥升難冥 剛揜
 剛見揜於柔 尚口乃窮 致命遂志困君子
 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困解以困而
 乃 化益作井伯益 改井 往來井井變不逾
 汔至亦未繙井汔幾也許訖反繙汲水索 贏
 其瓶幾至而 井泥不可食也泥乃計反 列蹇
 久井不見淙治 甕敝漏 井甃修井 列蹇

泉列案 井收勿幕收詩故反又如字 已日
 不孚乃孚注即日 革面成則變面以 已日
 出否鼎顛趾利已反 覆餗之具也 號號許
 反恐 啞啞音厄笑聲 洊雷 喪貝資貨耀
 懼兒 躋于九陵超越 蘇蘇疑懼兒 索索震反
 懼也又內 豐翼視未得之兒 鄰戒畏也 兼
 山艮 退聽未極其隨 艮其輔 不如其

下經豐傳第六 禦盛光注豐其沛

豐屋音其蓋注部覆 禦盛光注豐其沛
 慎所以 豐屋音其蓋注部覆 禦盛光注豐其沛
 資斧 麗澤麗連也 介疾隔也 虞吉虞事
 馬匹七類也 翰音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
 謂也 音飛而實不從上 不可如何飛鳥以凶
 也 曳輪濡尾既濟初九其 飲酒濡首有孚
 衣袽縵有 所以塞舟漏也 飲酒濡首有孚
 日 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
 繫辭上第七 治容誨淫妖野容
 言語為階亂之所生也則 揲之以四數也 歸奇於

劫音音時劫 極深研幾幾微 易以貢六爻

變易以告吉凶 以前民用定吉凶 以神明

其德夫 崇高莫大於富貴 成天下之慶慶

乾坤或幾乎息矣

繫辭下第八

隤然柔 日中為市 暴客 弦木為孤 剡

木為矢 剡以舟 反 喪期無數 求伸尺蠖

地之撰撰數 於稽其類稽考 微顯聞幽明

六虛周流 明於憂患與

故事 如臨父母 同功異位 人謀鬼謀

鬼謀況議於衆 以定失得也 其辭慙將叛者

辭枝中心疑者 辭游証善之人

說卦第九

水火不相射音亦 萬物絜齊齊乎異東南

正秋兌 眇萬物而為言神也者

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

一索色白反 為子母牛 震為粵音孚

的頰馬白 反生其於稼也 多白

宣髮巽為寡髮 音去寡 又

眼 為近利市三倍 矯輮一作樣使曲者

多眚病 果旅木實曰果 實曰旅 實曰旅 實曰旅

黥喙虎豹食 剛鹵 允為常音爽

方神

經子法語卷第一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卷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經子法語卷第二

鄱陽洪邁

尚書一

虞書卷第一 堯典 舜典

雅誥 考論文義 為隸古定 悉上送官

賜谷 明也日出於 賓出日 賓導 東作 歲起

而始就耕 孽尾 乳化日孽音 南訛 訛化屯

謂之 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 餞納日 餞送

事 毛毡 毡整理也毛更 民隩 室也民改歲入此

毳毛 毳毛以自温 小月 除一六 器

訟言不忠信為 鳩儻 鳩聚儻見也 象恭 象

恭敬而 懷襄 懷山襄陵注 方命 放 圮族

心傲很 否德 烈風雷雨 上帝 朔日也

受終 既月乃日 東后 國東方 協時月正日

合時 如西禮 月正元日 元日正月上日 任人

音壬 曹子 拊石 擊 聖讒 聖疾 分北

使也 汨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 之篇

彙飲 彙音犒勞 汨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 之篇

虞書第二 益 謨 辜 陶 謨

矢謨 疑謀勿成 耄期 八十九十日耄

刑故 故犯無小注不忌 滿假 滿謂盈實

績也 敬修可願 德之美 官占 帝王立卜 蔽

謂代惡 枚下 歷卜 習吉 注習因也

志斷 昆命 志後命于元龜 初于歷山 初耕于歷

若帝之初 自賢 侮慢 初于歷山 初耕于歷

至誠也 賓主階前 兩階 邇可遠在茲 近可

遠者在 孔壬 佞甚 浚明 夙夜一有案注浚

為一 昏墊 昏墊 子乘四載 所載者 決九川

距四海 濬會距川 名川通之至海 化居 易

也易其 民粒 米食日粒 後志 後待 宗彝

所居 光天之下 罔晝夜 無晝 額 額 無休

鼻音 罔水 無水也行舟 殄世 殄絕也 弗

子聞泣聲 不暇子 即工 即就 靈鳥 鳳皇

省成 顧省乃成注 叢脞 細碎無 靈鳥 鳳皇

夏書第三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隨山 隨行 衡漳 衡橫也漳 島夷 海曲謂

桑土 既蠶 降土宅土 丘居平土下 黑墳 黑色

而墳扶粉反 草絲木條 絲音遙茂 織文 織錦

屬之 中琴瑟 琴瑟 壘桑蠶絲 埴 埴 埴

駢也音 栢葉松身 矜 礪砥砮丹 砥細於礪皆
 中矢鏃 青黎 厥土而沃壤 注色 匯澤 匯迴也
 丹朱類 滌源 滌除 成賦 中邦 賦九州 二百里
 蔡 五百里 要服三百里 夷一 威侮 五行
 注威虐 因民弗忍 一人三失 過非 甘酒
 嗜音 甘嗜無厭足 仇予 鬱陶 哀思 顏厚
 忸怩 顏厚色愧 忸怩 心慙 色愧 心慙 沈亂
 于酒 醉冥 畔官 離次 位失次 倣擾 始亂 天
 紀 日也 辰弗集于房 舍之次 集會房所 罔
 聞知 天吏 之支 醜有夏 醜惡 其政
 商書第四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稱亂也 稽事 率割 夏之邑 居謂征賦重
 典寶 常寶 慙德 以台爲口實 常不去口
 簡賢 賢而無勢則略之 仇餉 初征 有
 亡形 制心 以禮 殖有禮 封殖之 降衷 衷
 也 敷虐 布行 上天神后 假手 借手 黜
 伏 罪人 屏 注 造攻 也 始 代虐 以寬 巫
 風 三風 巫風 淫 其刑 墨 具訓 蒙士
 有一于身 徂后 往古 常自在之 顧諟 天之
 謂 是也 西邑 夏 罔念 聞 味爽 也 爽明

越厥命 越墜 不類 自底 善也 速戾 速召
 不可追 者 並其有邦 厥鄰 並有國 陟遐
 遜于汝志 有言 注 遜順也 弗爲胡成 辯言 利
 居成功 復政 還政 告歸 告老 陳戒于德
 陳德 以戒 德二三 言不 主善 以善爲主 無
 常師 德 自廣以狹人 訓事 尹事 注 訓 暢
 其所行功 桑穀共生 合生 二木
 商書第五 盤庚 三篇 微子 三篇 高宗 彤日
 矢言 正直 之言 盡劉 殺 卜稽 卜考 斷命 罔知
 絕汝命 斷音 短 顛木 顛木 之木 從康 注 從心 所
 安 匿指 厥指 不匿 聒聒 無知 之貌 起信 險膚
 起信 險偽 含德 含惡 服田 力穡 有秋
 黜心 克黜 乃心 注 退 婚友 婚友 施實 德
 戎毒 大 不昏 作勞 皆強 世 和吉 言 汝不 于
 百姓 注 責 公 卿 奉持 所痛 乃奉 其 恫 注 恫 痛
 不能 和 喻 百姓 箴言 儉民 逸口 過 短長 之命 乃制
 制 死 生 之 命 注 沈于 衆 汝沈 弱 於 衆 注 恐 非 罰
 勤 用 之 罰 孤 有 幼 佚 罰 之 罰 自 今 至
 于 後 日 度 乃 口 居 汝 口 古 我 前 后 古 后
 君 古 自 鞠 也 窮 具 厥 載 謀 長 謀 長 久 之 計

勸憂改說 有今罔後無後 何生在上何得
 在人 子命汝一命汝一心 起穢以自臭 迂
 上 欲迎續汝命于天 我先神后 崇降罪疾
 注崇 斷棄乃絕棄汝命 具乃貝玉忠相念
 重也 貝玉言 不刑也 設中各設中正 顛
 其貪 越墮 遺育 易種于新邑 定極罔有
 注無安 永地用長居新邑 不肩好貨任
 也之極 總貨無總于 營求經營 宅憂
 居之人 免喪 審厥象審所夢之人 不命其承
 憂不待命 起羞惟口 有其善喪服善 事
 承意而諫 學卷 啓寵納侮則納侮之道 開寵 良
 事非一 罔子棄 匪說攸聞 毀學半毀教也
 知所因是 旁招俊乂 專美有商 彤日祭
 學之半 明日又祭商 天夭民 不聽罪不服 訖命
 日彤周日繹 格人至 罔敢知吉 淫戲 康食不
 殺命 注不 參在上乃罪多 多瘠罔詔民多瘠病而
 有安食 長之長 舊有位人 多瘠罔詔無詔救之者
 與受其欺起受
 周書第六 太誓 牧誓 武成
 一月正 友邦友諸侯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月正 友邦親之稱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宜于冢土祭社日宜 渴日爲善吉人爲善惟
 以 罪浮惟受 朋家明 脅權脅上權命以
 相誅 若崩厥角注若崩 毒痲也音敷又音鋪 無所容頭
 推其角 正士 淫巧 稱戈稱爾也 無晨注無晨鳴
 道之 牝雞之晨 哉生明哉音載始也始 既
 生魄魄生明死十 無作神羞 已債大賚四海注 筐厥立
 黃筐篚盛 位事居位理事 周書第七 大誥 微子之命
 陰隲隲定也天下不言 農用注農厚也 淫朋
 無有朋黨注無 熒單無兄弟熒獨 彊弗友
 不順以剛能治之 燮友燮和友順也 氣
 落驛不連屬七稽疑 凡七卜五占用二 用
 靜安以守常則吉 庶草蕃廡庶衆也蕃滋
 俊民 玩人以人為戲弄 世王世王天下
 穆卜故卜 自以爲功自以爲 丕子 以旦
 代某之身 帝庭乃命于 不可以死 定子
 孫于下地下地天 啓籥 弇是吉必政 未
 敢諸公 天大雷電以風 乃得周公所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 勿敢言 反風 降割于

我家不少害也 小腆 逋播臣通七 童人

注冲人 投艱朕身于 父老之人爾惟舊人注

故事者 成功所天閱盛我 其肯曰

棄基弗有後 稽夫稼稽 終畝終朕畝

并吉矧今卜 庸建爾于上公異畝同類 歸

周公于東以禾歸 歸禾 命禾周公既

經子法語卷第二

經子卷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三

鄱陽洪邁

尚書二

周書第八康誥 酒誥

哉生魄月十六日明 新大邑 東國洛民

大和會和悅而 怙冒惟怙特也 紹聞衣德

言祗通乃文考 宅心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考成

人成者老 宅心則知訓民 惘涼乃身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若保赤子 陳臬臬臬法

也 要囚察其要辭以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

時思念 義刑義殺也 款心朕心朕德惟乃

王所以命 殺越人顛越人 恭厥兄恭事 鞠

不畏死 而不 畏死 啓音 敏

子不念 雅子之 哀注 政人罪于我 鞠

大不 戛不 循大 常之 教引 惡長 未戾 厥

造大 譽民 大善 之譽 引惡 未戾 厥

心求 定瑕 珍罪 過不 絕亡 汝高 乃聽 厥

王道德 穆考 無不以酒為罪 無彘酒常

飲 德將無醉以德自將 聰聽之彘訓

酒 德將無醉以德自將 聰聽之彘訓

奔走事厥考厥長 洗腆酒自致用 庶伯

不腆于酒言不厚於酒 崇飲其敢飲酒 內

服越在 尹人正人 酣身其身 剛制

于酒 盡傷痛傷其心 盡許力反 荒腆

厚于酒 大 庶羣自酒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穢聞在 獻善臣 百宗工百尊 農父徒

姑惟教之 屬婦至于 塗暨茨塗音 稽

田考 夫 疆音 畔 塗音 暨音 茨音 塗

樸斲 斲斲 丹腹丹善 迷民迷愚 來三月

越若一 丙午朏朏明也月三 得卜厥既

得吉 攻位治都邑之位 翼日 達觀于

新邑營通達觀新邑 後王後民 智藏在

賢智隱藏 保抱夫知 其子其子 其妻其妻

哀籲天呼天告冤 無辜號 面稽天若心而順

之 壽考 民也 畏于 不其延不謀 百君

子 冲子童子 我 不敢知 不其延不謀 百君

周書第九洛誥 多士

我乃卜澗水東 灑水西 惟洛食 我又卜灑水東

我乃卜澗水東 灑水西 惟洛食 我又卜灑水東

我乃卜澗水東 灑水西 惟洛食 我又卜灑水東

亦惟洛食	獻下	匹休	儀不及物	咸秩無
文皆次秩	元祀	明農	替刑	旁作
不獲	將禮	明農	予不敢宿	不適逸
蒼天命	將禮	明農	不靈	不靈
獻民	明裡	予不敢宿	不靈	不靈
以享	敢弋殷命	不靈	不靈	不靈
勤家	不靈	不靈	不靈	不靈
界矜	不靈	不靈	不靈	不靈
諺不恭	荒寧	荒寧	荒寧	荒寧
為小人	或四三年	田功	日中具	譴張
中身	寬綽	怨叢厥	怨叢厥	怨叢厥
周書第十	君爽	君爽	君爽	君爽
其終出于不祥	遇佚前人光	海隅出日	海隅出日	海隅出日
歷年所	天壽平格	天壽平格	天壽平格	天壽平格
邦之蔡	蓋前人之愆	側言	側言	側言
荒棄朕命	尹民	尹民	尹民	尹民

之諸侯	寅念	崇亂	洪舒	作民主
承	開釋	典神天	秉德不康寧	探天之威
叨憤	無辜	常任	常任	常任
者	簡昇	簡昇	簡昇	簡昇
主	簡昇	簡昇	簡昇	簡昇
僕	表臣	表臣	表臣	表臣
受民	容德	容德	容德	容德
周書十一	儉人	儉人	儉人	儉人
吐生百穀	牆面	牆面	牆面	牆面
畏	載偽	載偽	載偽	載偽
作威	倚法以削	倚法以削	倚法以削	倚法以削

<p>保釐 安理治正也</p> <p>東伯 畢公代周</p> <p>世變風</p>	<p>周書十二 畢命 君牙 呂刑</p> <p>伯父</p> <p>付畀四方 在我後之人 孫謂子</p> <p>不務咎</p>	<p>遺教 報誥戒其</p> <p>平富 政化平美</p> <p>不務咎</p>	<p>大下 率循也</p> <p>淺末小子 子末小</p> <p>咎揚光</p>	<p>訓 文法也</p> <p>壤真 取執也</p> <p>敦</p>	<p>階面 面前</p> <p>三隅牙 惠</p> <p>文鹿子皮 素弁</p> <p>秉</p>	<p>書 持冊書也</p> <p>道揚末命 終命</p> <p>臨君周邦</p>	<p>允戈和弓 允之戈和之弓</p> <p>東房 東廂</p> <p>賓</p>	<p>赤刀 寶刀赤刀</p> <p>夷玉 夷常也</p> <p>馬玉</p>	<p>底席 底音止</p> <p>豐席 莞</p> <p>筍席 筍筍竹</p>	<p>竹子 越玉五重陳寶</p> <p>五重 又陳先玉</p>	<p>相 為相</p> <p>篋席 敷重</p> <p>翼室 延入</p> <p>迓天威 敬</p>	<p>冒貢非幾 冒進于非</p> <p>翼室 延入</p> <p>迓天威 敬</p>	<p>病日臻 病日</p> <p>彌留 言困甚</p> <p>審訓 詳審</p>	<p>洗頰 洗頰面</p> <p>百尹 長及諸御治事者</p> <p>審訓 詳審</p>	<p>生厚 自然之性敦厚</p> <p>因物有遷</p>
--	---	---	---	--	---	---	---	---	--	---	--	---	---	---	--

<p>賜與 以土空</p> <p>敵乃干 音矯</p> <p>牯牛馬 牯牛</p> <p>商賚 商賚</p> <p>無餘刑 刑者</p>	<p>不愆 罪大</p> <p>資澤 絕其資用惠澤</p> <p>者宿 者宿</p>	<p>周書十三 秦誓</p> <p>庶尤 報以</p> <p>獄貨 非實</p>	<p>簡核 五辭簡半</p> <p>明清單辭 清審</p> <p>獄貨 非實</p>	<p>府辜 惟聚罪之功</p> <p>庶尤 報以</p> <p>獄貨 非實</p>	<p>絕於富 治</p> <p>天牧 惟作</p> <p>無辭于罰</p>	<p>聖 鳩義</p> <p>絕地天通</p> <p>有辭于苗 有辭</p>	<p>恤功 憂功</p> <p>訖富 于富</p> <p>無世在下 過絕苗民</p>	<p>如字 又</p> <p>閑禦 以禮</p> <p>側媚 諂</p> <p>不后 人宅</p>	<p>流 又</p> <p>席寵 居</p> <p>怙俊</p> <p>稔侂 心未壓服</p>	<p>陵德 以收蕩陵</p> <p>同一流 萬世同流</p> <p>以蕩</p>	<p>井疆 京圻</p> <p>辭尚體要</p> <p>全風未殄 以蕩</p>	<p>惡彰 善病其為惡</p> <p>風聲 善風揚其善聲</p> <p>瘴</p>	<p>移 勤小物</p> <p>淑慝</p> <p>宅里 表厥</p> <p>瘴</p>
---	---	---	---	--	--	---	---	---	---	---	--	--	--

多盤也多樂 受責如流惟非 人責即改之

死及之雖欲改悔 謀人庶幾欲有此 番番士注勇

流下如日 若弗去來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注 恐

武良士音波 旅力無所益 我尚有之人而用之 訖訖無所

省錄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 論言善善為

辨音辨 易辭辭語裁剝省要也 昧昧善善為 一介

臣音音辨 斷斷音音辨 如自其口出然專一之 杌隉不安也 榮懷

注美聖也 如自其口出然專一之 杌隉不安也 榮懷

刑之注國之 如自其口出然專一之 杌隉不安也 榮懷

光榮為民所歸 如自其口出然專一之 杌隉不安也 榮懷

經子卷三

七

經子法語卷第三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四

鄱陽洪邁

毛詩

卷第一 周南關雎 召南鵲巢

誦諫 不直諫古充反 關關 注反側注也 好逑

也為君子之好匹 輾轉 而不自周 曰輾 曰

之也 注汗煩也私燕服也煩也 葉莫莫 貌就 煩擗 我私

用功深釋文猶披也煩也接音邪 私謁 謁謂

也 龜隤 孫馬退不能升之病也 山戴土 戴石

戴土曰砥 馬瘖僕痛 塗鋪也 螽斯 釋文呼為

窄猛音 不耳 音惟松 蟬 音或作不 揖揖 益斯羽

也 子孫蟄蟄 和集 桃夭 天作少壯也說文

見 嫁子 之子歸也 年時俱當 宜其室家

女 一也 秦秦 其葉貌 干城 干也城也笈云

以禦難也 九達之道 達也 結頰 結頰執也音

干如字 乘澍 不可方思注方澍也欲渡者有

錯薪 起薪兒錯也 怒如調 調也箋云怒

恩也如朝飢之思食怒音溺調音周又作朝

公云當以朝飢之思食怒音溺調音周又作朝

甚也 朝飢 重飢也 條肄 伐其也注肄餘

魚勞 飭魚則尾未 如燬 楚水名吳人曰焜焜音

蟠蒿 采蒿注蔡 僮僮 疎敬兒 禮相求呼 男女嘉時 心衝衝然 憂心忡

欽金 有足日欽三足 蔽蒂 小 翦拜 拔 厭浥 注濕意也 絳帛 昏禮 依字系旁才後

人 以才為屯 退食 減膳 委委 委地 委蛇 委蛇

心五 噶 更見衆無名之星 隨心 噶 在天 巳宜

謂之柳 伐留 維參與昂注參代也昂 已宜

腰而不得心望之 水岐 釋文有渚注水枝如字又

祈音 懷春 思 不繫其夫 下王后一等 戎

戎 阿彼穠矣注穠一也喻王姬 絲緝 維其

維絲伊緝注緝給也以 卷第二 邳柏舟

君不受己之志 仁而不遇注不遇 耿耿 不寐

注猶微 隱憂 隱痛 棟棟 威儀也本或作遠

匪澣衣 如衣之 衣憤辱無照察 衣則不

當暑待寒 暑今以待寒 頡頏 飛而上

而下 下上音 飛而上下音 不見荅 之

人乃如人也 古處逝不 無善

人意之聲 終風之日 不日有暄

風日暄言 人道我 噴注讀為噴

遺語也 欠欠款 今俗人云

人據反玉 篇故文張口也 暄暄

然 雷虺虺 震雷之聲 土國

契闊 勤苦也 音擊 好其音

其翼 泚泚然 奮訊 又作迅

屬揭 謂由帶以上也 揭褰衣也

鳴 雌雉聲 求牡 歸妻 之來歸於已

招舟子 招招號召之貌 國俗傷敗

怒 湜湜 音殖 貌文水清見底 葑菲

須也 非芴也 葑音豐 郭璞云 今葑菜也

我躬不閱 閱音匪 音匪 音匪 音匪

以恩驕樂我 驕也 君子不能

旨蓄 御冬 旨蓄亦以御冬 注

御窮 以我 御窮苦也 注

然 洗式也 洗式也 洗式也 洗式也

然 洗式也 洗式也 洗式也 洗式也

也 少好而長 魏爾雅云 鷓鴣草木疏

也 少好而長 魏爾雅云 鷓鴣草木疏

臣顏色衰然 如見塞耳 無聞知之 諸

伶官 前上處 在前列上頭 俛俛

還車 終窶 反爾雅云 貧也 謂貧無可為

坪益 政事一 益我 坪厚也 王事敦我

字箋云 投 兩兩 河水 注 浼浼

地也 音每 又作 澶 條 而為之 故不能俯

混混 音尾 盛兒 養養 然憂不知所定

施 面色 下人 以 養養 然憂不知所定

卷第三 廊 相舟 衛淇奧 象掃 象之掃也

守義 其妻 不可襄 除 象掃 象之掃也

織 摘音 剔正義云 以象骨 當暑 祥延之服

服 祥音 煩正義云 祥延熱氣也 清揚 子之

眉之下 皆曰 揚目之上 目之下 皆曰 清

器能銘 使能造命 正義曰 謂隨事應 升高

能賦 山川能說 如 祭祀能語 告鬼神而為

言 靈雨 靈善也 既零 倌人 主駕 星言 風駕

命主 駕者 雨止 星 崇朝 崇終 跋涉 草行

見為 我農 早駕 芄芄 其麥 長未收 刈也

于大邦 援引之力 求 百爾所思 倌 咍 兒

儀容 止宣 著也 白腳 莎 也 郭璞云 今呼

儀容 止宣 著也 白腳 莎 也 郭璞云 今呼

終不可讓

如簣

適人

之云

文衣

維私

以禪衣為其

尚之以禪衣

好口

私曰

北流活活

發發

輔

華落

減減

墮垣

體無咎言

三歲食貧

沃若

室勞

車帷裳

信誓旦旦

言笑晏晏

不容刀

死生自決之辭

誰適為容

瑳笑

一葦杭

垂帶悸兮

有狀

首疾

有狀

首伯之東

有狀

首如飛蓬

有狀

誰適為容

有狀

淇厲

有狀

人之敗

有狀

卷第四

詩不能復雅

靡也

日不月

夕

爰

河濟

其來施施

忍

衣之蓆

不勝其母

小不

為容好

摻祛

不留色

視夜

惠思

男行而女不隨

面貌丰丰

行邁靡

雞埒

日之

相招為祿仕

陽陽

爰

大車檻檻

授粲

上襄

三英

觀方

興

三英

觀方

興

觀方

興

觀方

興

子之半兮注半豐
行上粟東門之粟注粟道

風雨如晦學子青衿之所服挑達挑子

傳聲問我挑達挑子

女如茶

離草

卷第五 齊雞鳴 魏葛履

甘與子同夢 璇璇子之還兮音旋韓 兩肩

東方未晞明之 樊圃折柳樊

崔崔南山子雖反 蕤麻如之

衡獵從獵上 東西耕上 甫田

總角卅兮卅音慣 突

盧令令盧田犬令 魚唯唯出注

重鑊也名梅 敵苟之敵聲 灑灑垂纒

行人彭彭多兒必 德德行人又行

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獐嗟名兮美 摻摻

要褭要褭也音棘 好人提提

不得禮儉以能勤刺 沮洳

女手織織也好 安諦兒

人

入不制也又 發夕自夕發至旦

乃禮反 行人彭彭多兒必 德德行人又行

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獐嗟名兮美 摻摻

要褭要褭也音棘 好人提提

不得禮儉以能勤刺 沮洳

新如 美無度是子之德美無有 不可尺寸

岵岵山無草木曰岵 連猗風行水成 淪猗

小風水 成文

卷第六 唐蟋蟀 秦車鄰

曳婁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弗鼓弗考也考擊

永日注引也 白石鑿鑿鮮明兒 鄰鄰清

葉滑滑枝葉不相比 踽踽無所親也

居居究究自我人居居 豹衰地

根相迫迨相致集于苞 也正義云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種 車鄰鄰眾車聲 媚子

道媚于上下者 辰牡注辰時也謂冬狼夏

舍拔則獲拔矢末也 檢歇驕載

板屋心曲亂我則憂則心亂 伐駟音淺韓

馬不著甲 竹閉緝膝膝閉也緝音衰 露凝

辰然後歲事成 逆流 遊游順流

水中坻音池 露未已 交交黃鳥小 人百

其身猶為之一身百死 航疾飛兒 同

仇 同澤澤潤也箋作釋衰衣也 夏屋渠

仇

仇

仇

仇

仇

仇

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每食無餘
遇我薄其食
纒足我耳
卷第七 曹碑死丘
每食不飽 檜羔表

坎其擊鼓 坎坎擊鼓聲
握椒 一握之椒
無冬無夏 穀旦于差 穀善
初佳反也
被誘進也
衡門 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衡字

遲游息也
必之洋洋 必音水
樂飢 可以
注樂道
漚麻漚絀 烏豆反
楊葉牂牁 音威兒
葉肺肺 猶牂牁
明星哲哲 猶煌煌
斧斯 音斧

斯析也
俛張 誰俛子美注
棘人樂樂 棘急
樂瘦 瘠兒
心博博 憂勞
蘊結 我心
哀未盡能

自割以禮 不能三年 猗儺 順也
偈偈 匪車偈
魚煩則碎 渠略 蜂蟬之羽注蜂蟬以自脩飾
衣裳楚楚 鮮明 掘閱 也箋云掘地解開
謂其始 鷄梁 維鷄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
非其常也 以喻小 蒼蔚 蒼蔚蔚蔚南朝蔚
人在朝亦非其常 升雲 注蒼蔚蔚蔚南朝蔚
之小雲朝升於南 山不能為大雨

可疾驅非有道 車嘒 無節度也音嘒嘒
之車偈音擊 道 風非有道之風 偈偈 匪車偈
可疾驅非有道 道 風非有道之風 偈偈 匪車偈

可疾驅非有道 道 風非有道之風 偈偈 匪車偈

可疾驅非有道 道 風非有道之風 偈偈 匪車偈

可疾驅非有道 道 風非有道之風 偈偈 匪車偈

可疾驅非有道 道 風非有道之風 偈偈 匪車偈

經子法語卷第四

經子法語卷第五

鄱陽洪邁

毛詩二

卷第八 函七月

一之日 周正 歲發 風寒 二之日 商正 栗

烈寒氣 卒歲 三之日 夏正 四之日 周

月 舉趾 舉足 婦子 同我 盥畝 盥彼南畝

耕者之婦子以簾來至 有鳴 倉庚 離黃 倉

於南畝之中結炎輒反 微行 遵彼 下徑

也 又作 柔桑 稗桑 女悲士悲 女悲秋士悲

鬻月 條桑 條桑枝落之 斧斨 斨方登也士

也 猗彼女桑 桑也箋云女桑少枝 羹 羹

容反 少枝 為公子裳 穹室熏鼠 穹室塞

其陳雖穹 斷壺 八月 叔苴 九月 拾也

亦必室之 薪樗 惡木 場圃 九月 築秋 冬 為場

重穆 重先 孰日 穆穆音六 執宮功 上入 治官

中之 畫爾于茅 宵爾索綯 綯也畫日往取

待時 乘屋 注乘治也 凌陰 室也力政 反

冰盛水復 滌場 朋酒 兩尊 鬻子 閔斯 注

也 桑土 桑根也土音杜 拮据 子手 橫揭也

音菊持也 蓄租 子所 韓詩云積也 羽譙譙 殺

尾儵儵 儵儵也 室翹翹 翹也 風雨漂搖 音曉

西悲 我念 蛸蛸 桑蠶也 蛸音淵 蠶音蜀

古者聲 實填塵 三字皆音田 伊威 委黍也沈

蟪蛄 足蟲也 又長 蹄長 脚蜘蛛 町疃 場注 鹿

之十 無人 故鹿 以為 專專 如瓜 之繫綴

有敦 瓜 苦 注敦 猶 專專 也 婦人 思其 君子

新箋 云 栗 析 藂 薪 詩 栗 薪 音 六 九 十

其儀 女 嫁 父 母 既 戒 之 庶 母 又 申 公 歸 不 復

不矢其聖 跋胡 蹇尾 跋 蹇 其 胡 載 蹇 其 尾 注

進 則 蹇 其 胡 退 則 碩 膚 大 美 几 几 赤 鳥 注

約 貌 箋 云 履 赤 鳥 盛 履 君 之 赤 鳥 也

將厚意 周行 周之 蒿叢 食野之蒿 注 功

苦 來 於 其 勞 使 臣 之 來 注 使 臣 以 王 事 往 倭 遲

周道 兒 倭 音 戚 靡 盬 豈 不 懷 歸 王 事 注

恩 也 一 嘽 嘽 息 之 貌 馬 勞 則 喘 息 將 父

者 公 義 也 華 鄂 帝 棼 然 言 外 發 也 箋 云 承 華

將母 將 養 華 鄂 帝 棼 然 言 外 發 也 箋 云 承 華

鄂 者 日 韓 韓 光 明 脊 令 離 渠 善 同 門 注 良 朋

鄂 者 日 韓 韓 光 明 脊 令 離 渠 善 同 門 注 良 朋

閱牆許歷反內閱求其妻帑通為嬰鳥鳴

醜酒有英美兒釀酒所宜乾餼食沛首成羊

酒有英美兒釀酒所宜乾餼食沛首成羊

之有酒所宜釀酒所宜乾餼食沛首成羊

我為我酤酒無酒福開出以予之何福躄躄舞

時孝享是用于公先王公先月如月川方至水

作恒也成未定靡使歸聘無所月如月川方至水

也歲亦陽止陽歷還率帥施施施

胡不垂兒央央旂旄于襄獵施施施

日月陽止十月瘴瘴瘡瘡禮車于襄獵施施施

音管寡婦期逝不至逝往魚麗力馳反

卷第十小雅南有嘉魚

罩罩籠也汕汕說文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芻蕘力壹宿鳥翻翻壽豈音陔節莫

注飲酒不至於醉使善其威錫百朋古者共武服兵徽織文鳥膚公以

寅車元戎戾天至鉦人各甫草東舍矢如破如左髀右肱射

左髀右肱射耳本射差馬既或羣或或

友戰小狝大兕小儻儻俟俟行或羣或或

卷第十一小雅鴻雁

矜矜可憐宣驕謂夜未渠央渠夜未央夜

京師者諸侯之父母誰良魚良

瓜士尸新特不

求爾外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如祖似閭閻歷秩秩斯干秩

約楮之繩在版
上至歷然均
香于反
直也
也實夜也
然皆寬明之
音橫聲也
載弄之瓦
也納音助
無父母之
也莊立反
反食已復出
作對江東呼
餓其餓

藁藁注用力也
殖殖其庭市力反
有覺其楹有覺
君子攸羊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夜夜載衣之場注
唯酒食是議惟議人之事
羊角濺濺聚其角
牛耳濕濕耳濕濕然
何羨何笠反何可
負

石巖巖積石
薦蹇音重病也
鞠訕降此
桎轄維周之氏
憂心京京憂不
瘰癧

甚之亂以注
皆病也音鼠羊
于何從祿得於天
夢夢注亂也
憂心愈

局天不取不局
抗我注天
寤陰雨注寤
棄輔

卷第十二 小雅節南山

經子卷五

五

此此蔽蔽有穀注此小也
天夭注天夭
擗破注天夭
告

燿燿震電汗萊田卒
三有事擇
不孰曰饑不遂
不憤曰饑不遂
鼠思無聲
淪胥無相牽
龜厭我
不潰于

天命不又無常家
率場豕粟交交桑扈
握粟出下持粟
岸獄注岸
填寡注填
填寡楚鳥

永歎疾首
疾首疾如
我辰安在注我
溲

鹿伎伎注鹿
溲

經子卷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卷第十三 小雅谷風

走其勢留其羣也音其 然舒窈也窈胡也

罪反木瘤腫也 舒窈注不舒謀

其理不欲妄挫折 耳屬于垣屬耳於

亂撫亂如此注修 慎無罪誠無罪也

盜餒亂餒進是用餒 聖人莫之秩秩大猷

荆公作定 付度 龜兔 荏染 木注柔

蛇蛇碩言大也蛇以支反 篔簹言如篔

河麋謂之麋本又作涓 拳勇注無拳無勇

微爐既微且爐注爵癆為微腫尺為爐居

及爾我始者不如今始者於我甚厚 如貫

如物之在繩索之質也 覲姑有覲面目注

音活醜也 巷伯 萋斐 文章相錯也

貝錦注錦文也箋云餘餘泉餘泉之貝文也釋

餘泉 蒸盡縮屋 執燭放乎日蒸 緝緝 緝緝

往來覓口舌聲翻 捷捷幡幡 捷捷猶緝緝

罪也 好好 注喜也 勞人草草 也憂將妄得

也

忽然不省存也 遺忘物 腹我出入行道 牡莛

律律 飄風弗弗 飢疾 餼籃 有音蒙

挑挑 沈泉 側出也音軟 獲薪 獲落木名

契 不見謂勤 職勞不音掣 羶人 羶我

見瑞也 佩瑞者以瑞玉 七襄 日彼彼織女終

謂之 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

舍即肆矣 七辰 不成報章 織女有織名爾駕

自織相反 啓明長庚 日出謂明星為啓明

報成文章 百卉具腓 音肥 雖滯 滯理眾紀

星為長庚 借借 注壯壯兒 王事傍傍 傍已希彭

使不 鞅掌 或王事 掌捧也 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

反 何 風議 猶出入 負荷 注風 自塵 注自

可反 塵 塵雖 蔽也 亦作塵 笄野 笄野

累 至於 自疚 音底 罪罟 畏此 日月方奧 煖也

荒之 獲菽 采蕭 水潛潛 深盛 心妯 憂心且

動也 獲菽 以雅以南 珠南 珠南 珠南 珠南

也音抽

日 田萊 日廢生 茨棘不除 田萊多 楚茨

禁 楚者茨注 黍與稷翼 與音餘 君婦

莫莫 言清靜而敬 肥腴 肉物 音修 必芬孝祀

芬芬 芬芬 神嗜 注飲嗜也 酌酌 注墜辟兒

南東其畝 或或 注黍稷 茂盛兒

卷第十四 小雅甫田

愛存新穀 我取其陳 注使 嘗旨否 禾長畝

禾易長畝 注易治 稼如茨梁 茨積也 梁 坻

京地 京中 之高 萬斯箱 車 覃耜 注以我 利也

反以 百穀庭碩 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 方阜

既方 既早 箋云 方房也 謂孚甲始生 螟蟘

而食 食時也 盡生 房矣 盡成 實矣 穉禾 有滄萋萋

穉雲 興食 節 興雨 祁祁 徐 獲穉 彼有不

斂穧 穧者 禾舖 而未束 者 遺秉 滯穗 刈禾 盈

水泱泱 泱泱 深廣 福如茨 屋蓋也 鞞琫 琫 鞞 容

也 琫 刀 上 飾 琫 下 飾 也 鞞 音 蕩 黃 鞞 琫 鞞 容

音 乘 說 文 刀 室 也 鞞 音 必 鞞 音 蕩 黃 鞞 琫 鞞 容

有文章 音 遠 白 裳裳 者 華 其 裳 音 芳 注 然

馬 秣 音 判 女 蘿 音 蘿 憂 心 怲 怲 憂 盛 滿 無

幾 相 見 何 相 見 樂 酒 今 夕 樂 此 酒 變 然 美

好之少女 碩女 景行 景明 媿近 小人

薛音 初筵 和旨 酒既 百禮 合天下 諸侯

所獻 奏能 各奏 室人入 又 威儀 取 威儀 反

康爵 酌彼 箋云 康虛也 威儀 取 威儀 反

取蒲 板反 善兒 幡幡 威儀 也 威儀 取 威儀 反

媿媿 也 注 屢舞 僊僊 傲傲 舞不能 倏倏 止也

知其郵 側弁 伐德 注 醉而不出 是謂 伐

德 督酒 或佐之 史注 皆醉 由醉言 注 從行 醉

者之 童殺 無角之 殺羊 脅以 無然 之物 出

矧敢 多又 爵之 不知 况能 知其 多復 飲乎

經子法語卷第五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六

鄱陽洪邁

毛詩三

卷第十五 小雅魚藻

頌首頌大首貌韓云衆兒萃尾有萃其尾

鬻沸音弗檻泉出見檻泉正出也沸旂淠音動也

邪幅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行

滕正義引說文滕束之葉蓬蓬盛殿邦鎮也

兄弟食餼如音餼注腹之腹厚也音毗教孫升木塗附

見日氣妻驕式居一雪浮浮

朝事不可凶矜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臺

笠音苑結我積也音苑卷髮卷音權盈檐不

髮髮則有旗注旗髮曲局局卷盈檐不

謂之注衣蔽前牽傍牛傍薄荅耦不復

漉池注漉流兒焜炷焜音謹焜炷音志行竈也

燥燥念子北流焜炷焜音謹焜炷音志行竈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注漸漸豕白蹄音的

山石高峻漸士街反亦作漸豕白蹄音的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注漸漸豕白蹄音的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注漸漸豕白蹄音的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注漸漸豕白蹄音的

牂羊音牂墳首音大匪民哀我征夫芄狐

卷第十六 大雅文王

其麗不億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膚

敏膚美蓋臣王之進用臣也配命永言

義問宣昭無聲臭上天之載

作合天作倪天之妹

又下顯反說文云磬譬也韓詩作磬特舟

大夫方舟士涼武王涼佳也瓜戾音諒

師尚父可尚胥宇胥相契龜爰注開

不能為西東自西徂東注齒與周原也

隕陘隕之藁盛土築之登登用力

削屢馮馮削牆聲藁盛土築之登登用力

侯宮外門有仇冢土大社宜社注立冢土

亦曰將冢土大社宜社注立冢土

珍愠肆不珍厥愠注絕隕問亦不隕厥

國聘問之禮行道允矣允成喙矣維其

田也注疏附親上奔奏喻德宣譽曰

薪積也音酉涇舟行兒涇水中之舟

薪積也音酉涇舟行兒涇水中之舟

薪積也音酉涇舟行兒涇水中之舟

薪積也音酉涇舟行兒涇水中之舟

楫之注也注也
年豐畜碩注也
旁草除其注也
京室注王室也
酒既載謂已注也
金玉相相質也
寡音美也
百斯男宗公注惠于大臣也
寡妻適妻也
求民莫求民之莫謂所歸就也
上
帝者之也
大意常在文王所
苗賢其一其木也
省其山也
作作對為邦謂與也
自斃為謂生也
明君
鮮善也
在渭之將將側也
不大聲以色大注不聲也
跋音也
歆羨貪羨也
周祜厚于王之福也
鮮原其度也
見於色箋云不虛廣也
仇方旁國為亂者
言言
鉤援臨衝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也
言言
伧無後也
子來庶民以于成父事也
有靈德明者稱也
倜
聳聳將壞也
連連執訊也
言言
大鼓也
濯濯鹿鹿也
秦公滕公也
城滅築城伊滅注
賁鼓
又作
棘欲注棘其欲也
龜正之
卷第十七
弗無子弗被也
誕彌厥月誕大也彌終也

其母滿人道
如達達先生也
十月而
之注
能坐
口鳴呼
施施注長也
禾役
其
任負是任是負也
春揄揄杵也
燔燔烈也
釋之
行神道也
緝御緝御也
凍梨
歌
台背
嘉告以善言告之
相攝朋友以攝注
僕景景命有僕也
深
舟
言言
山脊
夕陽
厲
洞酌
餽
泉
處
言言
百泉
涉
涉
涉

也音分歸音音郭云

辨孰為歸音音郭云

聲音將以樂王也其

也夫得反彌性終也終女之性命

善隨人之惡歲翻注羽聲也

憐依也然以心自恣

令女如玉板板爾雅解也

異事同寮與女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

喜樂

灌灌躋躋猶款款也躋躋駢兒老夫謙

救藥不可

莫我敢葵

言老

殿屎

牖民

天

卷第十八

淫德

依猶也

如沸如羹

不用舊

訂謨也

言不可逝

顏

童角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生不辰

序爵

肅心

力民

代食

進退惟谷

中垢

惠君

於我

悔怒

早不可移去

友紀

每懷

賦政

濡毳

因以其伯

戎公

芬香條吻 號虎 夷廖 長舌

婦寺 鞫人伎忒 賈三倍 介狄 無如召公之

降罔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臣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也 內訌 賈三倍 無如召公之

卷第十九 周頌清廟 臣工

封靡 及河喬嶽 斤斤其明 右序實

福簡簡 來牟 康年 錢鏹

服耕 廣壯 錕艾 宿宿信

且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信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殺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殺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殺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殺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殺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殺 宿宿信 宿宿信 宿宿信

肩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飛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生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庶耘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反 集蓼 莽蜂 澤澤 拈

卷第二十 魯頌商頌

伍伍祛祛 桃花馬 泮林 桑

歲其有 旂棨棨 淑問 闕

黜 改鳴 神宮 有恤 實

實 長稼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沙飾 首子 承祀 六轡 天視 護女

勝也 大房豆 綠膝繩 二牙重弓 增增徒 是尺 松栢有烏兒大 足鼓置鼓置我 賜之以無竟界之期 宅土芒芒兒大 古 帝天 武湯德有威武 擔負多福百祿是 難疎不難不疎 松栢丸易直 旅楹有閑

大學卷

九

經子法語卷第六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七

鄱陽洪邁

周禮一

天官上

內饗外饗庖人亨人女酒女奴曉女漿女

邊女醢女醢女鹽女罍計官之長主入少

內職內注職內主入也若園游園御苑無

色過連事通職官聯馭用賦貢以馭福

其生以九穀黍稷秫稻麻化治絲泉八

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珠瑳象

經子卷七

閭民賦口出泉幣餘占賣國中羞服

飲食物也嬪貢燕好珠璣也旌貢

贊王幣爵之事大神示玉獻小治邦之

專平大事決於王小稱責傅別稱責謂貸子

傳著約束於文書別質劑平是也一日券書

也大日質貸子時月平最目簿書之

廉灋廉而賙委注凶荒有幣玉者齋歲盡

文書來正歲夏之治凡治日月計起文

書草侍曹伍伯趨走給招呼乘財用之

出入乘計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注許

也足用長財膳獻誦觚表奇表之民注奇

音決大札瀆魚鱸生肉鱈魚注荆州

鮮音渠蟹青州之禽獻獻禽脍鱸乾

雌魚音渠百品味庶羞俟饋選百羞珍

廂音白吾田獸也獻征租稅互物

謂有甲龜

天官下

疢瘍頭瘍亦禿稽事制食稽共醫事瘡首

疾疢酸削也潰瘍以制其食刃創刃創劑

殺腹血殺謂藥食其惡肉酒材公酒事以公

經子卷七

酒恬酒翁翁然葱白色聲上事酒有事

昔酒無事而飲今清酒音副益注齊酒不

質不取常滿登酒以飲諸臣禮酒客共實

無酌數要為度秋酒秋常也常酒式

酒府寒粥水漿醴涼注斬冰乾蓀音先

也醢吐感反鷓醢無骨為昌本昌蒲

脾析牛百豚拍也深蒲滿弱入水深飴

鹽甜者寢中之事勞事棘門以戰

帷宮張帷張事音帳孤卿大夫不重

角柶也褻器清器虎文織繡及良兵

小用 邦之 良貨賄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拏

音也 行羽物 以羽物飛 展其功緒 展錄

好令 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呼報反 潛

服賊器 奇服怪民 公器 通令 內鑿

外之內 注通 濯概 概也 招梗 檜 梗 禦

王內外之命 注 內令 后之 絲入 典絲 掌

也除災害日禱 卻變異日禱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烏履 注下日

日履 命履 命夫命婦 散履 飾 以宜服之 四

時之祭祀 地官上

齊人名 麴 麴 日媒 胥師 領羣 女春 枕

女奴能春與批 者 所宜木 野之 覈物 注核物李 藥 鞞

蓮芡之實 景夕 日跌 土其地 以土圭 主炊

其地 不易之地 地休 一歲乃復 種之 地美 一易之

二地 弛力 息繇 去幾 不幾 省禮 殺禮 殺

哀 相賓 使客其賢者 注 爭罪 曰獄 母過

家一人 竭作 紛 今時謂之維持忍反 蠶 戒守鼓

歌舞 牲 君牽牲入時 隨歌舞之 蠶 戒守鼓 通

為人 色 牲毛之 凡望 祀各以其方之 求

牛 禱於鬼神 盆 簞 盆以盛血 簞 音老 芻之三月

展牲 今夕牲也 碩牲 賞田 之田 芻之三月

地官下 山事 任衡以 侯館 營 營原隰 均 五射

白矢 參連 刺注 涕涕 翔翔 喪紀 天患 裁害

夕市 夕時而市 市入 市者 介次 市亭別

徇罰 無年 嗣掌其月 更相代 遊飲 食以屬

群飲 食者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 敏關 者

英蕩 節者 野牲 野職 薪炭 稼器 耒

稼政 新 新 新 糞種 駢剛 地色赤而

勃壤 粉解 疆 其兩呼覽 輕 嬰 輕脆 稼

下地 穀也 謂之 稼者 似嫁 女相生 揚其 艾 揚

前年所 稼澤 為 稼地 珍草 零 斂 零事所

地 惡物 陽木 陰木 生 陰木 山北 季材

也 穉材 川 奠 祭祀 實室 共 紫 荊 染 闔

音 爛 爨 棄 作 殘 食 不能 人 二 舖 潘 瀾 菱 餘 雖 共 至 尊

春官上 內宗 內女 內宗 凡 內女 之 有 爵 者 注 內

外女 妹 之 女 姊 上 瞽 中 瞽 下 瞽 以 為 詩 章 章

外宗 外宗 凡 內女 之 有 爵 者 注 內

注吹簫
庸器有功者鑄
簪人

巾車中猶衣也
眈侵
輓師
中能上能
四實

成葬丘已封也
宿為期
外內命男女外命女內命男
異族

酌有威儀
師不功無功
噤旦
詔百官
儀

渠眉玉飾之滿
卷龍衣
裨衣

禱裳衣有音儒
奠衣服今坐上
有擗事

於婦人謂婦人
鷺車象人及葬言
以芻

墓厲厲塗限
經子卷七

神而祭之
言古以剗今剗音槩
雲門大卷

大咸咸池
大磬舜樂
九磬
神磬古樂

先母姜嫄周
孫竹枝根之未生者
陰

竹生於山
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
大傀異

人舞無所執以手
臯舞告也告當
悲誦注

爾警率爾眾工奏爾
年十二到年三十

身體脩治
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
紕錯

鍾磬堵肆凡懸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注十六枚
在一儀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

肆
貿處交符
賣鉛錫辭盈反
微聲

音聲小不成
回聲
侈聲聲迫律出
迫

狝音震掉也
厚聲石厚則如石
以羊韋鞞之千

執儼競
章夏九夏之一
以舞仕

四方者
迎寒
四夷之樂東方曰執南方

救政以詔
三兆兆
致夢夢之
有所象似

左倪右倪卜龜
六龜

思夢
懼夢
聘王夢
獻吉夢
舍萌于四

方舍音釋謂歲竟
贈惡夢送
鑄監一投十

次序如山在日上
年祝
瑞祝逆時雨
雲有

炤大明滅無光炤音
命祭

祭命所
奇拜音時先是一膝
衰拜今特

彌祀彌
侯禳候也候嘉慶祈福
彌裁兵

拜為拉祭求肥充
道齋之奠道中
祠牲祠馬音朱

拜為馬祭求肥健
堂贈冬
視墨與執事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拜招招福
拜安凶禍也

位常祭之日裁書以次 抱天時大史主抱式以知天

特 抱灋 朔日直某值 五星有贏縮園角

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朧側匿保章氏注 豐荒

之侵象 八枋 外令王令下 當宵以削革 犬禛

也 潼容皆有容蓋注容瞻車山東謂 不在等其用無常 戎路之萃

莫歷反以犬 徽識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九皇六

七內反 某之享某其之名某某之說識音志 猶鬼神示之居猶圖也居坐

十四民之祀都宗人注疏云案史記伏羲已前 夏官下

之君絕世無後 小舞教國子 鬼地祇

之坐 虎士 朝朝莫夕 良馬匹一人 駑馬麗一人

麗 懷方氏懷來也主來 揮序王意 瞽瘦馮弱犯寡則瞽

序王意以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男畿國畿方外 蕃畿

語天下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夜事以辨軍之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草止 夜事以辨軍之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取不孕任者 羨卒 萊所田之野艾除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險野 易野 鼓皆駢本亦作駢疾 字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來 事之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取不孕任者 羨卒 萊所田之野艾除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險野 易野 鼓皆駢本亦作駢疾 字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來 事之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取不孕任者 羨卒 萊所田之野艾除

也 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 險野 易野 鼓皆駢本亦作駢疾 字

脫滅札爛 王功成王業若周公 加田既賞

以田 原蠶再 涂數天下之 皆書而藏

近 支湊疏云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 灋羊

賓客共其 道治侯人各掌其方之 挈奮令糧

之阻則 道治侯人各掌其方之 挈奮令糧

縣奮于所當 稟假稟假于 省煩趨疾 水壺守壺以水守壺者為

彼錦 省煩趨疾 水壺守壺以水守壺者為

壺者夜則 三容五正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視刻數也 三容五正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之也待獲者所菽九節折羽 矢在侯高

九重設於長杠也 正所射也 夏官下

故士故為士 揖禮卿大夫士皆 遊倅國子

謂國子之副也 出入王之命 小法儀詔相王之

命掌王之 出入王之命 小法儀詔相王之

燕出入若今游 燕令掌王之 倅除

糞洒糞亦 乘石王所登上 倅除

字籛古字也 乘石王所登上 倅除

兵輸 還兵及其受兵輸亦如之 倅除

潘衛者 唐弓大弓 殺矢言中 倅除

用諸弋射注矰高也 殺矢言中 倅除

也二者皆可以代飛鳥 恒矢安居之 倅除

也二者皆可以代飛鳥 恒矢安居之 倅除

也二者皆可以代飛鳥 恒矢安居之 倅除

荊若前馬居馬諭命自車上晉馬提

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駢注晉種馬謂上善

柳也使人扣而抑之止奔也始養臧僕簡練馭

麗馬也馬六種先牧馬者第次用馬之

也善見成馬冬祭馬步獻馬教駢習之攻駒驟其音

馬善驚駘馬耳母教駢習之茨牆茨蓋貫

繩乃序馬夏州之國使具區五雲菅夢又

利同丹銀齒革六擾雞五擾無雞蒲魚其利

無貢法懷方氏致遠物華離無有誦四方之

傳道世所傳說往古華離華讀為瓜苦哇反

正之使不正王面使萬民和說而

王正鄉正王面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

經子法語卷第七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八

鄱陽洪邁

周禮二

秋官上

誅士

嘉石

肺石

登中

明刑

趨朝

慢朝

錯立

族談

合錢

共賈

死

入征

鎡金

與獸言

秋官下

攘獄

誅士 誅迎也士官
嘉石 文石
肺石 赤石
登中 計獄葬訟
明刑 以
趨朝 趨朝辟行人
慢朝 慢朝謂臨朝
錯立 慢朝謂臨朝
族談 慢朝謂臨朝
合錢 合錢謂之
共賈 合錢謂之
死 入征 入征受其
鎡金 鎡金謂之
與獸言 與獸言謂之
秋官下 秋官下謂之
攘獄 攘獄謂之



之亂暴 強得正 作言語而不信 宿息井樹

野之道 盡止者非 宿息盧之屬 宿家 聚攆

昌翔觀 昌翔觀向 擊五 相翔 有注者

徑踰 徑踰向 擊五 相翔 有注者

之官 之官主此 地之吏也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檟 檟今時

爲物絲象也 助其不足 謂其不補 之竹使符 好故 和諸使 賄補若國禮喪則 爲物如象也 助其不足 謂其不補 之竹使符 好故 和諸使 賄補若國禮喪則
 音攝下音會 哀弔 爲壇三成 天揖 同姓 土 揖 推手 小下之 復主人之禮費 實繼主君注也 天揖 同姓 土
 注推手 小下之 復主人之禮費 實繼主君注也 天揖 同姓 土
 面私觀 夷使 行夫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行 使於四夷 禾三秬 四秉曰管音呂十管曰 乘禽 行群處之禽音盛乘 念賓 致昭示 待事于客 賓入館次于舍門外 注通其所求索 知
 冬官上 王的好惡辟行之 惡者辟而不爲 審曲面執 審察五材曲直 長地財 飭力以長 橘踰淮而北爲枳 弗能爲良 遷乎其地 夫 石泐 散也 刮摩之工 刮玉工也 搏 埴 搏拍也 埴 一器而工聚 崇於人四尺 樸屬 欲 也 車戟常 倍尋 常有四尺 二丈 樸屬 欲 猶附著堅固兒也 威速 無以爲一也 注 終古登地 輪已庠則於馬 疾也 威音 終古 常似上阪 輪敵三材不失職 牙三材不動 轉

擊爾而織 擊音消擊 肉稱欲其好也 其陰陽 規矩 稹理 迫啗 窄 六分其輪崇 矩 蜂數 稹理 無贏不足 車轂相應 大 抗搖動 弱 蕭本在水 竝其輻廣 度之 深 泥弗濂 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濂依字力 平沈 平沈必均 注平新也 禁 檝 檝無檝而固 言殺曰禁 則是以刀以割塗也 檝 檝不 於 動也 亦 萬之 可規可萬 長倍之四尺者二 部長二尺 一丈也 桎音極 尊一 枚 十分寸 之收部 高一丈也 桎音極 上欲尊而字欲卑 曰字 難爲門 蓋已崇則也 躬畝 注橫 而馳 音隱 居材 凡小無并 任木 車持任之材 無任 謂其不勝任 既克其登 登又難 軒擊 猶其 登上阪也 必易注 此無故 軒擊 猶其 牛後 爲音秋關東謂紂 馬縛 與馬謀 進則退 則與人謀 相與 左不捷 音蹇書或作券字也 言 在左者 契需 行數千里馬不傷蹄 不傷蹄 契皆擊 不罷倦 契需 行數千里馬不傷蹄 不傷蹄 契皆擊 不需道里 疏如易 須也 勸登馬力 馬用力 猶能一取 注馬力既竭 尚能一前取道 蒼龍宿 玄武宿 宿音秀 長尺博寸 五分其軫間以

其一為之軸圍 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金錫半 以啄人則創

不決 戈已句則不決句 音鉤謂胡 劍臘 桃氏

廣二寸有半寸 注 二寸有半寸 劍莖 謂莖

劍來人所握 鍾體 亮氏為鍾 兩樂謂之鈞

以上也 鐸音尋 鍾體 亮氏為鍾 兩樂謂之鈞

鼓鈺 舞四名者 鍾體也 于鍾唇之上 祛也 鼓所

擊 旋蟲 鍾懸謂之旋 旋蟲者 旋以蟲為飾

也 今時旋有鐘 篆景 鍾謂之篆 篆謂之景 景謂之

能盤龍辟邪 攢景 攢謂之景 攢謂之乳

也 攢于上之 攢之 攢之 攢之 攢之 攢之

倭弁 倭弁 倭弁 倭弁 倭弁 倭弁

則柞 音窄聲 以其一為之厚 十分其鼓間

聲疾而短聞 則易竭 聲舒而遠聞 改煎

則不耗 法中 鑄之於後 量之注 深尺內

方尺 犀甲壽百年 鑽空 也 蔡其 道沐空

孔音 於阮反 材更 也 更音 善也 茶

白草 望而視之 欲其 也 注 手煩擱之 進

握之 注謂親 一 聲 音 柔需 脂之則

厚脂之章革 一方緩一方急 信之而 枉則

也若苟 其用之也 必自其急者 先裂 羊緒 殘 冒

白謂之章 白與黑謂之黼 山以章 音章

炊下湯 三入為燠 而三入 澆水 以反所 去

地尺暴之 夜宿諸井 水凍 澤器 實諸

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 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

冬官下 餐餐 漢時有膏餐 食也 終葵 杆上 推也

為推於杆上 璧羨度尺好三寸 延也 又善反

網也 色界反 璧羨度尺好三寸 延也 又善反

好倍內謂之瑋 肉好若一謂之環 五分其長

而羽其一矢 笥厚羽深 以 矢 為之 風

不能驚憚前 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其色

女臬 凡相倚 同 疏欲臬 髻壑 薛暴 凡陶旋之

器不正 敬邪者 壑頰傷也 薛音迫 破裂也 暴音

剝 積起不 外骨內骨 卻行 仄行 連行 紆行 骨

龜屬內骨 整鬚 行 頰所之屬 巨鳴 注 鳴旁

鳴翼 鳴股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鳴

出目 大曾 燿後 燿讀為 哨 所 教 反 頰 小 也 疏

云 於任重宜 於鍾宜 銳喙 決吻

頤脰 長脰兒 騫腹 聲清陽而遠聞 鬮頭

無髮鬚禿也音搏身也音撥爾而怒也音食一

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續竹中皮之

尹音強飲強食過三其身凡兵無入尺與尋

齊進退之度三兵無彈向兵欲無彈彈音

尋用兵力之極軒輶車不反覆注反覆

地以縣匠人建國軒輶車不反覆注反覆

位而經塗國中九經九緯助戶

為明窻白盛或成也以盞反至野度

以步廟門容大局七箇大局長三尺七路

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乘車廣六尺六寸五箇三

塗地防門阿阿棟環塗環城野

溝音蕭注水激盪之溝磬折以三五凡行

行之善防者水淫注溝形當如磬直善溝者水漱

崇方方等傅眾力附音葺屋屋四分疏云

屋也今辟令辟今前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

階疏音宣本或作寡易巽為宣髮頭髮皓落曰宣半矩謂之宣

疏謂得宣去之義人髮白則落墜擣一宣有

篇有柯音竹受霜露漆也者以為宣

宣

宣

宣

宣

宣

髮陽聲引凡相幹欲赤黑禪牛疾疾

險中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疏剗於本亦

牛戴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角

直一牛魚膠餌鼠膠黑如餌勑膠也音

脂敗注脂膏有脂膏者謂之脂脂膏敗也疏云

相角相膠相筋漆欲測絲欲沈測清也沉如

代之受病筋藥中內之弓簫

反蕭頭疏云簫兩頭也非弓之利漂絮張如

流水引有六材焉維幹強之穿距而無負注

寬緩以茶假借字危弓安矢安弓危矢危疾

骨直以立強毅損贏濟不足弓安矢安

中且不深莫能以速中往體來體背

手文合滑若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表裏滑合斤反深弓射深

經子法語卷第九

鄱陽洪邁

禮記一

曲禮上第一

辭費言而不行

班朝也

擗節也

聚廳

致事

致君而告老

不得謝不聽

身所以尊者

肩隨與之並

不服闇服事

兩手奉長者之手

負劍辟咤詔

於闇冥之

之負謂置之於背

入戶奉局

踏席也

振衣也

主人請入為席

闔而勿遂

為長者糞

請席何鄉

請衽何趾

踐席

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

無恙及所為來故

不恙

虛坐盡後

食坐盡前

有後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不見跋 跋

視日蚤莫 少間願有復也 少空間

須少空間 左右屏而待 問更端

側聽之私 噉應號呼也 淫視 坐毋箕

解履 就履 鄉長者而履 遷履納履 離

坐離立毋往參 不出中間 同施 羊支反 衣

批 漱裳 悉侯反 外言內言 許嫁纓 許嫁

有從人 相纏固 交不親也 有見 然衆人所

知 禮許儉不非無 為禮注 隱疾 衣中

男女異長 伯季為 葱潔 悉利反 主人臨已

食 執食與 虛口 醜也 音曰 嗽口也

澤手 為汗生不潔 卒食 撻莎上 致飽 飯母搏

流歎 歎 咤食 咤 咤也 嚶羹 嫌欲疾也

羹 初慮反 調也 詳味 上 濡肉 齒決也

炙 初怪反 為一舉 酒進 尊所 御食 賜

餘 御同 饌具與之長者 用椀 箸也 削瓜

副之 四折也 華之 裂中 變貌 飲酒不 矧 齒

笑則見 齒本上 佛其首 竹籠 民虜 軍

量鼓 戲采者操 十二石 醬齊 反 效馬 呈

也 犬齒 同注 君言不宿於家 適墓 揖

人 違位 送杵聲春不相注 哭日 貌與

事宜相配介曾不 綏旌耳佳反 德車 私

諱公諱諱也 問諱 爲日 日而行事吉日

攘辟攘卻 小止之撫僕之 奠拜子臥反

祥車曠左空神位也 奇車音邪不 廣欵

以足感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齒欲 欲年

曲禮下第二

操幣圭璧 宗後子 出入有詔於國 暴貴

作謚 喪復常終喪 振書端書振去塵也 倒

箕側龜 慎類 自長老大自 重素衣裳 袵

也 苞履草也 厭冠伏也於涉反 書贈喪注

方板也 於方 家造 儀賦 養器 田祿 先

拜主人 拜辱 荅拜之 問行謂道中無恙

死其所受國君死社稷注 死制謂君教令

所使 呼魄辭天子復 獸工函鮑韋 草工

爲之 叔舅 當依與辰同 當亡門屏之

卻地 奉圭請覲諸侯見 言謚序其行及

焦焦子妙反 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感

注 貶於天子注 言子者通男女子於父

問年 始服衣若干尺 未能典謁 問富

數地數畜 方祀諸侯其方 妄祭淫祀

索牛求得而 翰音雞日也 羹獻犬 疏

趾雞 明視兔 尹祭脯 商祭稟魚商 稟

魚 明燊稷 豐本非 精神漸盡漸音賜

相濺汙 反 饗祿其後死冠日 旁遊目

上下遊目不得旁士視五 朝言 問禮對以

禮 不饒富備而已勿 勿多於禮注上 用時

物相禮野外軍中無擊注非爲禮 備酒漿納

經子卷九

檀弓上第三 此其所立非也 成寢 許其大而不許其細

喪拜 兩甚至 進使者而問故問子路死

宿草陳 助哀 以音聲相勸春不 聖火孰

治燒土 申也聞諸申之父曰 君安驪姬 吾

何行如之 受賜而死 隅坐 幸而至於旦

充充如有窮 從從音摠 扈扈廣大 加於

人一等 誰與哭者 舜三妃不立正妃但

五者相三 度藏門也 委巷街巷 喪冠

反吉 遠兄弟 禮所以副忠信 於野則已

疏 夫由賜也見我 哭諸賜氏 疑女於夫
子 而曰女何無罪與 離羣索居 羣同門朋友索散也

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 宜無衰 謂不應
邊坐 謂衰不以 注 舊館人 遇於一哀

而出涕 涕無從 客行無他物 注 反也如
疑 散哀 入彈琴而後食注 蚤作起 負手

曳杖 消搖 疇昔之夜 音發聲 弗與共天
下 易墓 治草木 榮曾子弔 矜賓 給

說 即遠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幼名冠字
五十以伯仲 請具器用 不家於喪 班諸

兄弟之貧 孺子泣 聲無 二夫人 猶言此
縱縱 音捷急遽 陵節也 鼎鼎 舒 猶猶 疾

成用 謂邊 神明之也 鬼器人器 死其親
四方於子乎觀禮 不可不深長思 禮之末

失 未世 輕涼慢禮 注 廢牀 汰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 叔氏子 歸四布 歸四方 讀贈 所

乎館 馬鬣封 朔奠 重雷 章有承雷以木
不食之地 耕也 衍爾 自得 生於我

剝莫 喪不 剝 保也 有性內則 夕奠逮日

雖鄰不往 稅人 以物 徙月 明月 注猶後

檀弓下第四 諸達官之長 如是者三 表微 表明 當事

而至 正有事 儼然在憂服之中 非若凡弔
注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也 解說 惠弔 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 不成拜 帷殯 不以食道
用美 明旌 銘 也 注 素器 哀素之心

矣於是為甚 哀痛 得哀之始 已 未見
其 弗忍一日離 哀薦成事成祭事也 卒哭

變而之吉祭 芻靈 束茅為人 仕焉而
已者 注 進人若將加諸膝 毋為戎首 吾

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勉而為瘠則吾能 不
以情居瘠 以朋友之禮往 注 盈禮 國無道

國奢國儉 羨道 注 內人皆行哭失聲
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

直情徑行 戎狄 非禮之訾 病 斬祀 神位有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 如不及其反而息 體
爾心或開予 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褻臣

為一飲一食 刀匕是共 日月有時 石祁

子兆 定而后陳子亢至 得已則吾欲已

傷哉貧也 還葬疾也謂不及其 班邑 世

世萬子孫 掌斂事注 欲嘗其技巧注 夫

魯有初初謂 豐碑斲大木為之 穿中注

鹿盧注 以人之母嘗巧 展墓 過祀則下

手弓 韞弓韞 又及謂之 不將公事 掄

沈升也本 竊禮之不中 庚之犯人之 禾請

朋友不以是棄予 以吾為邑長於斯也 買

道而葬仕而未有祿者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謂不復饋食於下室 橐鞞橐甲衣 甲衣弓

衣注上 壹似重有憂者 死於虎 施信施哀

固結雖一之民 慮居賣舍 深不至於泉

其高可隱據謂高四尺許 來辱敝邑 庶民

之母 百祀之木畿內百 蒙袂輯屨斂力

能履 不能履 貿貿然來目不 嗟來食雖

改辭 其嗟也可去 瞿然失席 晉獻文

子成室晉大夫發焉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

發禮以徃注上 輪焉奐焉輪因言高 全要

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 哀公弔焉曾子與子

貢弔焉 脩容 兩賢相隨注 介夫甲士 覘

國 扶服如字又上音蒲下 沐椁治 不託

於音託等 執女手之卷然 佯不知夫于為

故者毋失其為故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也退

柔和 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 婦人好

輕細注 不為裘成人有其兄死 蠶則績而

蟹有匡 范則冠而蟬有綏范蜂也綏謂蜩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勉強過

疾子 望之愚婦人 徙市

經子卷九

經子法語卷第九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十

鄱陽洪邁

禮記二

王制第五

不能五十里 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與民

同財不得障管 命教天子命之教 師祭

為兵禱禱于所征 澤梁 罟小網音罟 昆

蟲明蟲也得湯而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祭用數之仇笄今年一歲經用 越紼行事越

喪用三年之仇用三年 不為兩止 支

子 與大祖之廟而七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

物相宜而已庶人春 牛角握握謂長 燕衣

夫圭田無征夫治也圭田不 萊沛沮澤注沮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饒其力 游民 食

節事時 習鄉上齒酒也 如初禮 西方曰

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為焚蒲 定其

論以告于王而 有發有軍師 貳事

移官執事上 即天論制五刑必

與天意合 郵罰麗於事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

正三又有 析言破律巧賣 四誅 尊物非

民所宜有圭璧金璋不 布帛精麤不中數幅

廣狹不中量 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

休老勞農成歲事 異糧粃良反 宿肉貳膳

常珍五十異膳六十宿肉 膳飲從於遊 絞

紛衾冒絞戶交反 得人不得煖 以珍從 月

告存八十一 力政城道 東膠亦大 引年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常餼廩 父之齒隨

行兄之齒鴈行 輕任重任 湯沐之邑給

爵大夫不 用潘潘芳表反米汁也 卅國諸侯卅

月令第六

昏參中且尾中 魚上冰 先立春三日 迎

歲注 元辰如後 吉亥上 勞酒 祭典

駘膏骨枯曰 稱兵 焱風回風 摠至

雪霜大摠傷折 首種 搏穀也 先雷三日

闔扇乃備 注用木 舟牧主舟 為麥祈

實 置罟獸 羅罔鳥 畢騎射者所 曲植

籩筐養蚕器曲薄也 植蚕提 禁婦女毋觀

去容飾 分蘭稱絲 日號日號令之 累

牛騰馬 遊北則就牧之 以畢春

氣其畢止 迎夏 行爵出祿 靡草蒼亭歷
 搏勞也 均琴瑟管簫治其器 笄笄 盛樂
 擬囚也 木董一名 百膳禮屬言百者 鷹
 乃學習攬搏 伐蛟以有 登龜尊 材葦
 瀉盛昌 辱暑 地美可稼注 風效 鷹隼
 蚤鶯作鶯也音 中雷中室 命理瞻傷察創視
 折理治 立大官 行大使出大幣 介蟲敗
 穀 盲風疾風 白鳥闕也 收雷先行先蚤
 閩蚘蚘 蟄蟲坏戶坏音
 戮禽 神倉藏帝藉之 摺扑 厲飾服 瑾
 尹其斬反 敷嚙鼻空下音帝 虹藏不見
 鍵閉鍵註閉 功致為上 物勒工名刻於器
 求旦之鳥賜旦 大酋酒官之長 湛熾必繁
 征鳥 水澤 腹堅腹厚 兩汁天時下也
 曾子問第七
 升自西階 盡一哀 少師奉 棗子以衰 祝先子 從宰宗人
 從入門 哭者止 哭踊三者三 祝聲三曰

云 將冠子 女氏 雨霑服失容 方色東方
 妄弔 天子稱天以誅 上牲少牢 介
 子也 不歸肉諸與祭者 不首其義今之祭
 祭注首本也 誣祭 所音其 當室之白謂
 北隅得 得戶明 公館私館 受宿將為尸
 有喪 初有司三年之喪 金革之車無辟也
 初使 文王世子第八
 日三 不安節 行不能正履 文王一飯亦
 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 九聆與 乞言合
 語養老 負墻終則 列事未盡不問錯
 間容也 曲藝能也 又語為後復論 上嗣
 不敬 公大事 同宗無相賓客之道異姓為
 子適長 貴宮貴室寢 下宮下室下室 宜弔不弔宜
 免不免問 磬于甸人縣 某之罪在小
 辟 在辟 忝祖為公族之罪 先老釋莫
 色憂不滿容 不能飽皆無寡 世子
 禮運第九
 講信脩睦 老有所終 謀閉而不興 在教

者去執位也去 押豚孽 汗尊杯飲 越席

侯反 范金 澄酒 上神 越席

幽國 夫俱不明 與僕相等輩而處 自

拱勅 注 疵國也 天生時 人藏其心 不可

天秉陽 垂日 魚鮪不洽 審閱 鳥不獮獸不

狄飛走 兒况 大寶 禮義者順人 膚革充盈

肥也 不苑 苑事大積為而積也 持情 拱持

郊極 藪 禮器第十

居山以魚鼈為禮 不知 年之上下 山 誦萬

物 諸善也 稊也 臺門 諸侯 以高為貴

之臺 祭不樂 豚肩不揜豆 澣衣濯冠以朝 葆

大謂器幣 葆 或素或青 注變白黑言素

趙高欲作亂 或以青為黑 為 禮有擯詔樂

黃民言從之 至今語猶存也

有相步 相步扶 扶工 注 溫籍 注 豪鞞 去

實曰 升中 因名山 于天 吉土 洞

洞 屬屬 志 勿勿 勉 羹定 於堂 詔 甘

受和白受采 速聞 日不足 跛倚臨祭 跛

反義 室事 注 交 祭時 堂事 平階 交

郊特牲第十一 庭燎之百 何為乎諸侯之庭 寓公

藜味 庭燎之百 寄公 止 荅陽 君之南鄉 對也

拜君有賜 楊 鄉人 注 強 鬼名音 屋之

不受天陽 神地 社所以 道也 美報 教民 單

出里 唯為社事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 鹽音 豔

示之以禽 作龜 卜 獻命 申命 祭報 以聽

使飲 豔之 泥掃 田燭 燭也 龍章而設日

祭事者 泥掃 田燭 燭也 龍章而設日

月於 於上 帝牛 稷牛 先晉司晉 若神

農司 晉 土反其宅 草木歸其澤 草服 夫

黃冠 草笠 年不順成 穀不 雕幾 丹漆

之美 幾謂 沂鄂 沂魚 沛之使清 沛子

漆飾 沂鄂 斤反 沛之使清 禮反 著

水謂之明水 由主人之齋 著此水 脂 直 輒

明酌 事酒 之內 則第十二 小鐫 解結 綦 其記 反

紛悅 紛拭物中 小鐫 解結 綦 其記 反

以旨甘 慈愛 斂簞而獨之 音獨 牟 齊人 呼

噫 於月 噫 於介 噫咳 寒不敢襲 衣

癢不敢搔 起孝 不涉不擐 擐居位 反 衣

裳垢和湯請澣 衣裳綻裂 紉箴請補綴 燁

潘注米瀾也 燂湯請浴詳廉反 漏偏俗

隱使注男子入內不嘯也 不可怒 不表禮怒子

禮焉注明而不表 甚宜其妻 受傳姑傳家事

敢專行北海人謂 介婦 掉磬注雖有勤勞不敢

相激事為以寡約入 不敢以貴富

入庶子雖貴富 以寡約入舍於外

牲之賢者若富則具二牲獻其 稽燕

孰獲曰稽思呂反 脚羊 膳許堯反

意於力反 苽食苽與菰同彫胡 濡雞濡魚

汁和也 魚卵醬注或作擱又作捫音門 蟬蟬

上音毗 桃諸梅諸桃乾梅乾 卵鹽大 軒

又作毗 毛鹿有軒雞兔有毛軒音 菜釀上注下 魚

籛俗本作 藪三牲用 魚魚有骨名乙在日旁 狀如篆乙

去乙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 狀如篆乙

鼈去醜窠 魚日作之肉日脫之棗日新之栗

日撰之桃日膽之皆治擇 膺由惡 舒鴈鴈

舒鳧鵞 大切細切肉細為膾大為軒注 痲

食物字或作度居使反 忠養以飲食 惇史

有善則記之為史孝厚者 覬莫炮豚去其鬣章善

也 期朝而食之朶明 施羊施鹿漬取牛

亦如之施麋施鹿 揮施揮於夫之音揮不敢

專夜夫人 當夕妻不在妾御 女君御日注

詩負世子生三日寢門外 翦髮為

鬻男角鬻丁果反三月之末所鬻也 男唯

女俞子能言 方名六年教之數與 九年

教之數日所主反朔望 衣不帛襦袴不用帛

學幼儀 理男事 姆教婉婉聽從

玉藻第十三 御警幾聲之上下御警樂人 定龜卜人 定

墨視兆 定體君所得 迅雷甚雨衣

服冠而坐 沐稷醕梁 髮晞乾 出杆杆浴

衣布晞身浴 書思對命史進象笏 出杆杆浴

相玉書天子摺瑛 不盡席尺 遠食近食

受一爵而色洒如先典先禮 言言和敬 情

游之士罷 不齒之服玄冠編武 居冠屬武

燕居冠也屬音竹武冠 去為子之飾親沒不

回肘袂可以 緣廣寸半飾邊 以帛裏布非

也注中外 列采非列采不入公 表裘外

緇相稱 緇緇 帛為褶音牒 上衣錦衣以

獲有 魚須文竹大夫之笏須音班以 士竹

本象士以竹為笏 說笏他沽 居士道藝

無箴功 緼韞緼赤黃 葱衡青謂 使者擁

節召以三節注今 不俟屨 水蒼玉大夫佩

壯氣童子不裘不帛注 據掌左手覆

士去章董及 待諾而退 承賀士於大夫不

出不易方親老 疏節孝子之 手澤存

口澤 繼武大夫及 中武云一迹 弁

行刻刻起屨弁急也刻 足容手容目容口容

頭容立容 視容梅梅不審 言容爾爾微

戎容暨暨果毅 言容詬詬五格反 山立不

五色變正下 力臣伯日天子 臣孽公子

私事使私人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十

經子法語卷第十一

鄱陽洪邁

禮記三

明堂位第十四

昧

任

廣魯於天下

山節

浮思

大琴

重檐刮楹

疏屏

米廩

崇

大瑟中琴小瑟

指擊

夏后氏之鼓

足殷楹鼓

鼎貫鼎封父龜

夏后氏之鼓

足也

足也

和鍾離磬

和離謂次序其聲縣

禿揭

苦八反夏后氏以揭豆

注齊人謂無髮為一

喪服小記第十五

苴杖

削杖

以父親祖以子親孫

別

子異月

生不及祖父母

非時之恩

人所不能

如不知姓則書氏

報葬

地葬

世祭

妾母

視濯

器多陳

省納

注多陳之謂賓客

賓客之就器

大傳第十六

以卑臨尊

旁治

且先

南面而聽天下

成單

出

入之服 服術有六四日出入注 服術六注術

少儀第十七

固願聞名於將命者

階主

聽役

資廢衣

排闥

致馬

授立不坐

民械

不願於某乎子善於某

乎

箕搗

不請所之

席

貳問

侍投

鄉

不請所之

擢

馬

窺密

運笏澤劍首

旁狎

拔來報往

隱曲處

測未至

齊齊皇皇

匪匪翼

翼

肅拜

手拜

執虛如執盈

虛如有人

僕於君子

前

卻刃授穎

先刃後刃

劍衣也

會同主詔

小飯而

注車不以刃

會同主詔

有勇

注車不以刃

會同主詔

有勇

注車不以刃

會同主詔

有勇

注車不以刃

會同主詔

有勇

注車不以刃

會同主詔

有勇

亟之音若見 母為口容音 國腴君子不食

食米穀者腹有似於人 擇葱薤則絕其

本末 飲酒機者已沐藻進機進差 步爵未

注不審羞 聶報切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

反先藿葉切之復報切 宛脾膾為辟聽免為

罔罔無知罔注罔猶罔用無知其名曰 為宵言

主者執獨注 福膳祭而致膳日膳附練日告

學記第十八

諛聞也 學然後知不足 離經一年視

斷句也 樂羣敬業 大垵彘 宵雅肆三

宵小也 習小雅之三謂 鼓篋入學 乃發篋

出所治 夏楚二物 博依詩廣辟喻也 不能安

豈 呻其佔畢呻吟也 佔視也 簡謂之畢今之

反視簡 其去之必速雖終其業 燕朋燕其 燕譬燕師之

扞格扞堅不可 燕朋朋友 燕譬警喻

發頭角弗達注開為 博喻師逸而

功倍重撞 師勤功半 春容待其從容然後盡其

樂記第十九

沾憲之音昌康昌利反 極音 朱弦頹越

使孔疏 遺音遺味 合情飾貌禮樂之事

並行斌 斌斌彬 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綴謂

作管反下文舞行綴遠 事者民之風雨 黍

豕為酒 備酒禍 土敝水煩則草木不

不 茲聲亂色不留聰明 周還象風雨 者

飭歸整歸 聽過小人以 訢合訢天地

區萌區音勾 昭蘇蘇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

殞殞胎生者不殞卵生者不殞音內敗曰殞謂

唯恐卧端冕而聽古 進旅退旅俱退言其齊

也 獲雜子女獲乃刀反獼猴也言舞者 溺

音 趨數衛音 立武 立廉 咏歎

淫液事也 之何也 恐不逮 復綴反位

車甲劍而藏之與譽 主減主盈禮主其減人

其所歡也 禮減而進 繁瘠廉肉鴻殺也 飾

喜樂所以 飾怒軍旅鈇鉞 請誦其所聞而

君子自執焉執猶 商者五帝之遺聲 止如

橐木 長言之歌之為言也 雜記上第二十

俛音夷 葦席以為屋 與未為大夫者齒

練冠長衣禮記 喪衣進也 陽重陰重禮記

唯以哭對始聞兄弟之喪 不名神為之造字 造字注

君先女君有私喪之葛 哀子哀孫 辨拜通

屋古闔字 肆注孝子之心欲見殯肆 藪衣居間

裳婦人 廣尺長終幅左執領右執要 欲

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注 其實為哭耳注

母敢視賓客喪無接賓之禮 專道而行注

也之 雜記下第二十一

沒喪竟 噉啐皆嘗也噉至齒 存乎書策

奪喪見似名心 既食而裹其餘以其父母

絕踊雖當踊而拜之 不碎涕泣而見人常聲

疑死疑猶 驚彌中路嬰兒失其母 侈袂大 前後

家東西家若無族矣則 不自同於女賓女

言此人 拭羊拭靜也 考寢路寢成則考

可也

喪服大記第二十二

體一人疾云云 東榮榮屋 子姓衆母 汜拜代哭

女主男主男賓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

容妾注主婦 赤中大盤 夷盤小 死衣

管人掌管筭 抗衾舉 拒用浴衣拒音震

爪足爪斷足 差沐土何反浙也浙飯 堡為

塊下音役 塊竈注 爪手翦須一溢米

羹之以菜不能食粥 不成喪成備 衣十

有九稱具日稱 不成稱注 衣必有裳謂之

一稱踊節 馮尸謂扶持 大夫士之廬禮

之障章善反 從御復寢 復寢從御婦人也復

金鐻釘也 龍帷三池 振容黼荒士布帷布荒

一池飾棺也 龍帷三池 振容黼荒士布帷布荒

祭法第二十三

泰壇祭 泰折祭地也 炤哲音昭

承齋然 哭者相止

泰壇祭 泰折祭地也 炤哲音昭

炤哲音昭

浙 泰昭壇 王宮鑿日 夜明壇 幽宗壇

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山林川谷 適

士上 尊貌宗廟者先祖 上去挑超也起

鬼其考文惠其皇考鬼其顯考 禦大雷災

序星辰以著眾 鄣鴻水章 業陵古丘字

屬山氏炎帝也起於 無錄而王共工氏

祭義第二十四

非其寒之謂也 其享否不可知哀以送往注

儂然入室必有見乎 如不欲

生 如欲色然 樂與哀半 濟濟漆漆祭

色不絕於面 至弟所以領天下國家 序

從以次第從也 麗于碑麗繫也 昭明煮

蕭光見以 召牛 朔月月半 公桑干

風戾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 早涼脆

采之風 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 月盡注

卒蠶 抽繭出絲婦人 三盆手夫人 國人稱願

於驗反掩 出緒以手振之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父母既没人云注喻貧用

善如爾之問也 無人為大無出於 頃步音上

再舉足為步 盛王虞夏殷周天 遺年音未

者 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君問則席不

以任班白者不以其任注任所 頒禽隆諸長

者隆多 先見百年者 東行西行 如懼不

及愛然如懼不及見 如語焉而未之然 如

將弗見然 陶陶遂遂相隨行之 如將復入

然 祭統第二十五

心休感念親 明薦 玉女請君之 注言

温生寒死見蟲者 非莫耕也天子諸侯

非莫蠶也 訖其嗜欲訖猶 武宿夜舞莫重

以增君子之志 惠術施惠 尸設

所六反 同几鋪筵設 為依神也注 特

几注上 全於臣全於子 子行子列也音 飲

五飲七飲九 襲處夫婦相授受不相 貴骨

賤骨賤者取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甲

吏賤者輝音 肉吏胞 樂吏翟 發壽賜

服 發秋政 發公室注出賞物也 草艾

音川謂
民弗敢草未發秋政則為臣不全

全指
濟志義者所以論譏崇孝顯揚

所以
隨難君出奔從焉奔走無射原也啓

右獻公
慶士慶善也子女銘子音與考

服繼父之事注
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

重祭賜之以康周公康猶褒大也

經解第二十六
疏通知遠坊止水之所自來舊坊水敗

徒善差若豪釐以千里尊盛之先王注謂

九
哀公問第二十七

喪筭言其筭數也好實實富也固民是盡

午其眾也無似欲問不得其辭請少

進欲其為言物恥國恥物耻足以振之國恥

取君取也事恥臣恥身也者親之枝過

言過動則民作辭過辭過則言不

成名君子有人不閉其父是天道也冥煩

卷愚不能明理注
無如後罪何

經子法語卷第十一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鄱陽洪邁

禮記四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縱言注以說也賓客注以食之禮也領惡而全好領治也仁

無以注以食之禮也儀儀注以禮也序興注以禮也祖洽

也注以食之禮也文為注以禮也目巧之室注以禮也發矇注以禮也

注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目巧之室則有與若

但用巧目善意作室

學季三

孔子問居第二十九

正明目而視之威儀逮逮安和之見風霆

流形負墻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坊記第三十

雷不足以驕使民天下其幾矣寡也章疑

別傲盍旦夜鳴求旦之辭富辭貧不食浮於

人與其使食注謂祿也犯齒惡民猶已已勝

祿食注謂祿也約言君子下天施言則

十以上傳年也禮六報禮重答言無謬作忠

加民愛之如天

作孝不藏識父母之過鄂鄂交

相為瘡病戲而不歎追孝沒禮不

其美過禮而去禮飲三飲一力珍食時不

事死民之不視其饋力珍食時不

力務坐羊坐犬交爵注謂相獻酢

無故殺之自獻其身承子以授壻壻

下漁色取國中為承子以授壻壻

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

婦猶有不至者承子以授壻

中庸第三十一

佔聽注若有邇言晉獲

胡化注若有素隱行怪素讀如條條

反注若有素隱行怪素讀如條條

隱身而行佞諂造端改而止

餘不敢盡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慥慥守

見正鵠宗器祭官盛實

任使所既康稱事宗器祭官盛實

不致曲一能之已百之其默

致曲小一能之已百之其默

足以容曉一孔之人其默

非文書名也覆樽小德川流肫肫考文

惡誠見其仁 入德可與

表記第三十二

不失足 不失口 不使躬僂焉如不終日

繼之以倦 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擇日月以見君 寬身怨則以

議道自己置法以民 難為人義

以人望人 相以時人 不知年數之

衣服以移之 移猶廣 彼記之子

儉於位 節以壹惠 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

節以其行 一 瀆辭 時王不尚辭也 不大

望於民 恥費輕實 言也實謂財貨也 大

祿小祿 非其人弗自 與相親 尸利 近而

知人事 無辭讓也 三違 出竟違去也 姜

姜 爭鬪惡兒 以辭盡人 君子不以辭盡人法

善 行有枝葉 天下有道則辭有枝葉 酸酢

君子淡以成注淡無 口惠而實不至 諾

責 許也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貌親 情

而 祀易富 後稷之 言備也共儉者之祭

備 緇衣第三十三

緇衣第三十三

惡德民有 游言 浮也 不可用之言也 尹吉

遠臣 不蔽 大作 母以小謀敗 尹吉

嬖御人 莊后 御人愛妾也 莊后適夫人

嬖御士 愛臣 愛臣 注上 口費而煩

民閉於人 言民不通 允命 說 其言明且清

昔吾有先正 怨資 小民惟 毒其正 小人

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焉 相慶賀時以小物

相問遺也 言其物不可以為 大其美小其惡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而

民不得 而

奔喪第三十四 經子卷五

以哭答使者 哭位 嫌賓客之也 注拾踊 拾

更反 奔父 他如 之禮

問喪第三十五 廢亦作 粥 釋文 婦人不宜祖故發曾擊

心爵踊 不絕地 躬躬田田如壤 牆然 躬音隱

送形迎精 送形而往謂葬也迎精 成墳 親

在土 哀親之 錮疾 當室 主家

服問第三十六 文不縛 注殤未成人

三年之葛

三年之葛

三年之葛

間傳第三十七

惡貌也。貌若苴泉新衰貌若苴。貌若止大功於喜樂之事。三曲而依大功之哭。貌若止不勤於喜樂之事。發御厚味始食肉者先食。音倚聲餘從容也。

三年間第三十八

創鉅痛甚者其日久。躑躅不行。啁噍之頃坐於燕雀猶有。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

殺期九月以為間

深衣第三十九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具父母

苦衣音意。善衣衣朝祭之服也。具父母

投壺第四十

枉矢哨壺枉不直哨不正。子有旨酒嘉肴某

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請慶多馬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勝黨注

飲慶爵注。徹馬音呼教也。踰言

遠談話也。有常爵音呼教也。若是者浮音呼教也。實

黨主黨。其音榻榻然釋文鞞聲下。實

儒行第四十一

逢掖大掖也。其服也鄉。悉數之乃留也。更

僕命席。席上之珍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衣冠中

粥粥也。引重鼎重鼎大鼎。程其力

流言不極不問所。飲食不溲為溲味。箠門

而食食也。圭窬門旁窬也。甕牖為甕。并日

相先相死爵位。毀方瓦合與衆人小合也。不臨深

以為高自振貴也。加少為多自振貴。自振貴

分國如錙銖君分國以錙銖。仁之地敬慎者

仁貌禮節者。墮穫不。充誠不

失節於富貴喜。不閱有司也。相詬病常以

取辱也。大學第四十二

廉然廉音點。如見其肺肝然十

目十手所視。潤屋德潤身。體胖步丹

也。菜竹所視。峻德大。日日新日新。岑蔚安間鳥

而止莫知其。忿憤忿憤。心不在焉苗之

碩莫知其。學養子而后嫁債事。一敗也

報矩有。道法之道為天下。倭命天

184

佛庚注使功不通於君賢人所為 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屏也注以財發身仁者以身發財 不畜馬不與同中

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 盜臣喪祭用水

冠義第四十三 服備冠而后 筮日筮賓 客位戶西為 以

成人見

昏義第四十四

請期 筵几注於廟 共牢合卺而醕香音

謹破為杯 段脩婦執之段其斷斷自脩飾也

女叔和於室人謂 內治拯天下 明

章婦順 男教明章天下 陽事不得 資衰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庠門 尊嚴氣 義氣 盛德氣 仁氣 嘗

禮濟肝 啐酒嘗 易易吾觀於鄉而知

速賓速謂即 樂備工告 莫不廢夕 節文

終遂備 左海地在洗東祖天 覲其間東鄉

射義第四十六

射宮 四正正為四行也 觀者如堵牆 延

射延進也出進 賁軍詩音賁 脩身以俟死

射觀者欲射者

射義第四十六

射宮 四正正為四行也 觀者如堵牆 延

射延進也出進 賁軍詩音賁 脩身以俟死

射觀者欲射者

旄期稱道旄音堯稱 勵有存者觀 課中否

射於射官也 彼將安能以中不肖之人則

求中以辭爵必欲中之者以

燕義第四十七 游卒國子存 明嫌義也 升成拜

降再拜稽 禮無不答

聘義第四十八 大客禮已則三讓之 上擯承擯擯為上

為承擯士 私面私覲 聘誤使者聘而誤主

厲之 日幾中后禮成 而 酒清人濁而弗

取飲也肉乾人 賤磬 纘栗纘密以栗纘

劍廉而不 其聲清越以長 揜瑜揜瑕

瑕不病也喻不 玉之病也喻其中間美者 孚尹旁達浮筠玉

達不有隱翳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口毀曰訾 恩揜義斷恩門內之治以

苴衰不補 二尊家無 存樂鼓素琴注

輔病 不能病 言而后事行 慈良於喪丁武

繼世即位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經子法語卷第十三

鄱陽洪邁

儀禮

士冠禮第一

以著問日吉凶於易者以成人之禮成子孫

上贛之器今藏弓矢者謂之贛也 畫地識爻

成之賢者則樂與 禮辭許一辭 筮賓

求日宿服皆如也 昨蒲筵席 側尊特

也無偶 一匱名今之冠箱本亦作算 建柶

注扱柶于體中音作捷相捷 俠拜婦人於丈

初洽反又作插及同柶也 鄉先生大夫致仕者

夫雖其子猶 申暢厚意 歸諸賓家

注人酬賓束帛也 攝酒攝猶整也整 戒宿

不能共事以病吾子 令月吉日 棄爾幼志

古月令辰 稟壽眉壽萬年注 胡福胡遐

黃耇黃髮也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正善

嘉薦令芳 嘉善也善薦謂 以定爾祥 字辭

冠而立 總履音歲喪屨也屨 字之辭

士昏禮第二

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嫁女 禮不必事 請事注

知猶問之 雖 主人如賓服 不必賓之事有

無擯者出 醴賓 改筵主人徹 成主人意

道醴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巾也 爲祭

塵蓋爲 攝盛乘墨車注士而 對醬于東注

尚温 演安所食卒食酌醕也醕之吉演也

婦醬 良席人稱夫曰良 燭出將卧息 呼

食所 則聞 謂待于戶外 婦道新成 疑立

則聞 謂待于戶外 婦道新成 疑立

正立自定之貌音疑 婦氏人歸婦姐于 疑立

夫送 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舅姑

端者 婦入三月 昏所行事必 婿父 更爵 婦酢

乃奠菜 自薦注 祭行 婦入三月然後 乃行謂

助祭 昏辭昏禮往 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子

也某婿名 將加諸卜 敢請女爲誰氏 誰氏

也某婿名 且以備數而擇之 子爲事故至

於某之室 貺命也 宗事 父醢子命之日往

注相助也 聽宗爾父母之言也 宗尊 某以

得爲外昏姻之數 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

女未廟見 今吾子辱 以白造緇曰辱 請

終賜見

終賜見

終賜見

終賜見

士相見禮第三

久無因緣以自達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

不敢為儀儀忠誠欲往依於摯不敢見

崇禮其不敢當賤私某也夫子之踐禮以不足

升見君在堂見於君忠信慈祥與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

居則請退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夜問其數

止卧屬辛物葱薑之宅者井之臣在野則曰

草茅之臣注刺草之臣庶人則曰

反謂致仕者也刺草之臣刺剗除也

鄉飲酒禮第四

羹定肉謂之羹定手坩汙遂拜降盥注復盥

扱手音拭也告旨奠爵拜也崇酒主人再拜

言酒惡相充實發酒端一人舉解注堂廉

設席于日廉何瑟可切擔也相祭使人

注相其祭衆筮賢者纍蔓而歸之

酒祭薦拜其許司正許諾主人無筭爵無數

醉也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間羞唯所有

止也

鄉射禮第五

在何物鄉樂唯欲不從次也乘矢四

摺三而挾一个摺楫誘射誘教乘矢四

賢獲取勝黨之筭勝黨右賢於左

受酬飲食歸其盛屋廩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凡挾矢

於二指之間橫之以今指將指挾之慢於

禮樂之盛在不勝之黨歧蹄間中注間

燕禮第六

具官饌膳筭注其官之所饌君專此酒公

南鄉爾卿爾近伉禮實以不拜

酒以酒謝賓賡爵注賡送也升成拜

不腆之酒請與寡君須臾寡君有不腆之酒

三焉無所辱賜使臣臣敢辭于筮三成入

三終也栗階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

大射儀第七

不及地武武迹也中人之贊陽出滯疏數

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午謂畫物也矢行

以方注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

聘禮第八

聘禮第八

夕幣及期一注夕 介夕使者朝服帥眾一注

管人管猶也 迷命循君之官重失一注 受竟士師一注 沒盡一注

也 問從者幾人乃謂關人關人當共委積之具

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遊手真之也 拚以俟不與先君

糞洒掃也 侯閒賓曰不致奄卒主人也 奄

卒主人 尊賓事受王于中堂注入 右客

士受皮者自後一注 從 訝授 牽馬右

之任右手便也 韭菹其南醢醢屈八簋繼之

黍其南稷錯也屈錯 六釧牛以西羊豕豕南牛

以東羊豕 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 稱

面大夫西面賓一注 歸禮便下大夫

醜言黍清皆兩壺注一由酒也先 倣獻無常

數出恩意也始獻四時新物無常 公幣私幣

卿大夫之幣 不以純凶接純吉 禮面主人

面觀也 百名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

謂文字也 問幾月之齋杆用 辭多則史謂之

祝 志趨將授一注 志念志念也 出如舒鴈儀

自然而有行 沒禮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

列舒鴈焉也 盼肉及廋車人車中車二

禮之本意不見注上 以得

人掌視車 殘日明日問大夫注不以

馬之官也 以得

禮多為榮無行則重賄反幣注無行謂獨末復

所以盈聘君之意 盈聘君之意 子以君命

在寡君也 延及二三老君既寡君 秉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乘 刈禾盈手

近腴設多骨鯁 倫膚謂精理滑脆者 從閒往來

卷三牲之祖歸于賓館注卷收也無遺之辭

踐汗館庭 戒速大夫相食親一注 遠召也

之 歸具 觀禮第十 不凡之侯氏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注不言諸侯

賜舍天子館也 初事初館故也 益君

益臣王之尊一注 侯 送命讀王命書也 方

明者上下於其上注一 容祀禮日於南門

禮者 相翔待事侯子東廂注東廂東夾

喪服第十一

輔病非主而於孝 不能病童子何以不 復

平生時食猶故也謂 麤功因母 沽功

不敢殊孝子也 旁尊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

之也故報 不成為子則不私其父 大夫學士則

知尊祖謂年未滿五十 公妾妻

貴於室夫尊於朝 仕焉而已者致 棄姓婦

常秩無 嫂者尊嚴之稱為娣 孽垢渠者治去其

穉婦長婦謂 為娣為奴 慈已為庶母

又下乳母注謂養子者 當室童子為父後承

有他故賤者代之一

家事

士喪禮第十二

中屋升自前東榮 阜某復注 衣尸後

西榮升自前東榮 綴足履悉其辟戾 辟戾

壁居之 特拜放拜 望塊 絳音爭

絜謂祭收 明衣裳以視身為主 浴衣已浴所衣之

絜謂祭收 庶祿用注庶衆也 浴衣已浴所衣之

汲不說縮 黃潘反元 湫濯坎注沐浴 受沐

管人所養 入注不在筭 不在筭注不在數也 擊飯決

餘潘水上音 不在筭注不在數也 擊飯決

節中也 飯大擊持之注擊手 竹筥繫用幹注

今筥音 功布綴濯灰 夷衾覆尸 慎倒作顛

碑掘 以二反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不施已也 井椁其材以井椁於殯門外也

既夕禮第十三

拂坊執切布入注執之以接神為有所 聲

三啓三注聲三三有聲有神也啓三 噫興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 禦當

既夕禮第十三

拂坊執切布入注執之以接神為有所 聲

三啓三注聲三三有聲有神也啓三 噫興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 禦當

風塵奠設如初中之注 牆柳飾柩一池注飾

牆柳飾柩一池注飾 牆柳飾柩一池注飾

柳有布荒 燕器燕居安 梧受若無器則

相授不委地 於死生兩施兄弟且莫莫可也注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也賈奠 潤腴勝者君子不食 溼廁

拾踊注男也 噫歎聲也 明齊酒也 賤於詩曰

普淖嘉薦也 齊爾于爾皇祖注 賤於詩曰

純吉既虞之後 圭為而哀薦之圭潔也 賤於詩曰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薦歲事進歲時 視牲祭事

寫卦卒筮以方寫之 敦席改饌 詩懷之再拜稽首

告充也充肥 季指季小 行神惠獻祝注

撫祭注示親祭也 備答拜注人備盡

內兄弟洗獻一 優勸之房中如獻 食養房中如獻

上養下養果實之物多皮核 透遁之

公有司私臣臣自已所辟除者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命條且日 髮鬢刑

人倫膚也膚膏草肉擇之取美者 髮鬢刑

因名以被婦人之跡為飾 移袂音修大夫

者半士妻之 半士妻之袂 宜稼于田受稼于天

有司第十七 胡壽 保建家室胡壽一

穀尸俎文作尋或作燂音替 受于手間受

率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俎主人主婦右之 既爵既

私人升獻一 已所自謁既

除兄弟之後生者後生年 遂之於下實一

經子法語卷第十三 高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十四

鄒陽洪邁

公羊春秋

隱公

加釀嘲辭

質家文家

生

於此

禮葬

登來

也

桓公

專邑

反

蒙上日

見使守衛朔

此言託

莊公

夜之中星反

尺而復君子

不脩春秋

雨星不及也

雨星

子雙生也

質家據本意立後

父時事

慢葬

口隱

不能葬

首時

不有其正月

墮成

何言乎

目言之

以生易死

少遼緩之

成使

屬負茲

大夫稱大馬士稱負茲

復其位

不脩春秋

雨星不及也

雨星

不及地尺而復

祠兵

開膝路

大瘡

嘗更三年喪

諱以凶年造邑

請糴

是將為亂乎夫何敢

戮笑

有子則廟無子不廟

行誅

歸獄

以春秋為春秋

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久闊思相見

僖公

實與而文不與

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

何非相為賜

未言

序績

伯討

前目後凡

季氏之孚

僅逮是月

將出兵

於近郊

標劍

不再要者

開膝路

所以節人情

痼疾

諱以凶年造邑

請糴

械成

無為天下

行誅

歸獄

以春秋為春秋

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久闊思相見

僖公

實與而文不與

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

何非相為賜

未言

序績

伯討

前目後凡

季氏之孚

僅逮是月

月邊 劣及是月 不能乎母 兩之也

送為不言 不可以一罪言 其罪惡奈何也

不能乎朝 介葛盧來何以不 求吉 三卜禮也

三注三卜吉凶 膚寸 獨石而出 而合注

必有相奇者 而出無 宰上之木拱矣 宰象

有觸石理而出無 宰上之木拱矣 宰象

文公 不雨之日長 廢將 不可使將 天無是月 閏

是月非常月也 朕晉大夫 盟注以目通指日

辨音 談談善坤言 譚譚淺善之兒音 稊 往

黨公 于裴黨所也 猶時齊人語也 荀將而

來 歸公孫救之喪 尸置荀與中傳送而來

峻音 恢郭 郭者何 恢大也 不見與盟 其言弗

宣公 處曰 二傳作 荀將而

三年待放 自嫌有罪三年不敢去 摘巢毀卵

摘音 不呼其門 巨有大喪則君 唯具是視

於稷者 雙雙俱至 雙行匹至 復國 反

也 赫然死人之兒 入其大門則無人門

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

但言焉 絕語辭室不設 重卿 為晉國 階階

守視人故不言焉者 重卿 為晉國 階階

而跋之 以足逆 有起于甲中者 吾何以

得此于子 活我子暴桑下 蒲蘇 之乘子矣

無良邊垂之臣 沛焉 是以使君王

廝役扈養 文草為防者曰廝 跋水漿者曰

使肥者應容 匡者指馬而秣之 是

何子之情也 猶日何 盡此不勝 將去而

欺人之臣 糧短 知我 履畝 履踐案行

善畝 穀最好者 家遺 家為魯所逐 遣

成公 始上使 讖作丘民作甲 伏獲 已獲而

革取清者 已革更 法斲 踊子梧而窺容 凡

無高下有絕加躡板 躡間 當道門開 一扇開

在內曰 一人在外 移日然後相去 使耕

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晉悉以齊為土 請再請

三 一戰不勝 鑿行 自京師伐秦 其言

不敢過天子 公鑿行 奈何 不見見 者何公

不敢過天子 公鑿行 奈何 不見見 者何公

不取過天子 公鑿行 奈何 不見見 者何公

以此月日卒之 非此月日也 聽失 為宗廟羞也

以此月日卒之 非此月日也 聽失 為宗廟羞也

以此月日卒之 非此月日也 聽失 為宗廟羞也

卒大夫

襄公

相與往殆乎晉

不可得

心

公不得為政

於子身

復之為

昭公

取後

離至

有恩痛之

莫之主有

就壻

約言為信

國宜之季子

不足乎季子

更宋之所喪

五亦有中

三亦有中

直泉

匪嫡

億措

澆水

然愈

卒大夫 襄公 相與往殆乎晉殆疑 取後手苦 離至 有恩痛之 莫之主有成鄭虎牢諸侯 就壻今俗名 約言為信為贊壻 國宜之季子 不足乎季子許 更宋之所喪俗名解浣衣 五亦有中 三亦有中 直泉直泉也直泉者何 匪嫡 億措欲為 澆水 然愈樂正子春之說疾脫然 君子之善善也 繫牛曰婁繫馬曰維 再拜頷 餒饔未 就吾寡君聞君在外 致糗敢 以 祗受 君無所辱大禮 未之能以服 敷然 而哭哭聲見 周埒垣以人為苗注 珍怪之

食

定公

習其讀而問其傳

主災

之甚勇之甚

未能以其名通

力能救我則於是

皆說然息

青髯龜

哀公

以王事辭家事

伯晉而京師楚

喪以閏數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

走矣

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薄陋餘福

色然而駭

闐然

經子法語卷第十四

高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

食奇異 人未足而盱有餘叔夏父之言也 邾婁之父兄也 習乎邾婁之故 定公 習其讀而問其傳謂經傳 不襄城若今以 主災注災從兩觀起 以干闥廬見曰干 士 之甚勇之甚 相迥朋友相衛而不 力能救我則於是 未能以其名通 皆說然息說解舍 青髯龜千歲之龜青 哀公 以王事辭家事 伯晉而京師楚 喪以閏數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 走矣 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薄陋餘福 色然而駭 闐然出頭

經子法語卷第十五

鄱陽洪邁

穀梁春秋

隱公

遊塵

甚鄭伯

不取為公

不行竟中

伯莒子

見其壤

未可知之辭

不得以屬通

四時具而後為年

祭門

為之中

立乎定哀

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米而藏之

莊公

始人之昔

謂之昔

鼓芳風以不取為公也言君之隱意不取

甚鄭伯賤段而

不行竟中伯莒子

見其壤曰有食之者外壤食者內壤

未可知之辭屬樂也益城則民眾城小

不得以屬通諸侯之尊弟兄不遺時秋七月

四時不具不成年也注

祭門也為之中也

立乎定哀

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米而藏之

莊公

始人之昔

謂之昔

道錄之

分惡於齊

日入至於星出

眾其敵於齊又退

隱死可以

浸宋以

外內察

淺事

婦人弗目

善累

斷斷自脩整

五麾三麾

豐年補敗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

信其信仁其仁

一年不艾

法廢

勤雨

我可以不夫人之乎

夫人

苦畏

君田而不在

藥脯以

毒

而不明

功近而德遠

目惡以外 倚輪四馬一一隻之輪音晴 釋殯

文公主手戰 不憂雨 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

月者也積月之餘 佚宕中國佚猶 母姊

也姊同母 有壞道大室屋壞者 斗有環域星

也也入于北斗其曰入北斗也 何知之晚

也也注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 同倫而相介子

暴彈之朝諸大夫而 不受治昔人辭 不

為雨止 由以為兄弟 婚兄弟婦之黨為

不能民輔人之 井竈葱韭古者公田為居 何去

而之兄弟也 取貴乎諸侯 抗殺人

成公我謂捶打也音脫 捐殯而奔

商民工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 聞於客處

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 由忠問伯直注用忠誠

之心 攘善 不容日歸中促急 不

使盡我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于者羨辭也

制命 見一稱曰天子何也 賢崇伯姬 夏之始

一稱見 為賢者諱過 賢崇伯姬 夏之始

襄公 汲鄭伯引 挈國之辭行人者 不可以祭

軋辭委曲 一穀不升謂之謙 四穀不升謂

之康康虛 飾城小國 者脩守備也 矢創

終身不言衛 民足以滿城而自守 身賢賢

也使賢亦賢也 成尊於上成吳之 更宋之

所喪財更價 昭公 子一息我楚王執慶封使人以令於軍中

然皆笑 受名王父 門邊容握握四 車

楚謂之跖如駘反聚 衛謂之輒本亦作繫如見繫緯

定公

正終非公之終也 下成康為未父周道尚明也 去

父之殞 毛澤未盡凡此之所生謂之毛 耕

耘之功未訖 為早求粵首也 請道去讓以

野無生稼 以身塞無狀禱 詒託非可往注猶

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 封圭封始

不盡一等歷階而上 首足異門而出

邊乎齊謂相 石尚欲書春秋徵者名于春秋 日下

稷具也 不足乎日乃克葬乃急也

哀公 未牲曰牛 其牛一也 其所以為牛者異 已

牛矣 盟其得三人伐而二人盟 祝髮斷也

累累注猶數也 辭尊稱而居卑 不外麟

於中國 麒麟步郊 非魯之常禽 非嘉虫

豈域非祥 瑞之嘉虫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十五

經子法語卷第十六

鄱陽洪 邁

孟子

梁惠王

上下交征利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 賢者而後樂此 白鳥鶴鶴

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鄰國之民不加少 請以戰喻 填然鼓之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百步 直不百步耳 數罟音促 可以無

飢 狗彘食人食 餓莩餓死 非我也歲也

王無罪歲無歸罪於歲 願安承教 以刃與政

率獸食人 始作俑 象人而用之 壹洒之

深耕易耨芸苗令簡易也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天下惡乎定

不嗜殺人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

興之矣 天下之人牧 不忍其殼恐 無

罪而就死地 是心足以王矣 吾何愛一牛

以小易大 隱其無罪 牛羊何擇 仁術

見牛未見羊也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 功

不至於百姓 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

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

焉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挾太山

以超北海 為長者折枝 是不為也非不能

也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 舉斯

心加諸彼 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為肥甘

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

視於目與 緣木求魚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

輔吾志 罔民 樂歲終身飽 驅而之善

民之從之也輕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

禮義哉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 舉疾首感頰而相告 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 舉欣欣然有喜色 庶幾無

疾病與 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 無好小勇

彼惡敢當我哉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一人衡行於天下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春省耕秋省斂 一遊

一豫 賄賄胥讒 賄賄 賄賄 賄賄 飲食若流 若水

耕者九一 關市譏而不征 顧左右而言他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卑踰尊

疏踰戚 一夫紂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 匠人斲而小之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教玉人彫琢玉 以千里畏人 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 若時雨降 係累其子弟 倍地

旄倪 旄倪 旄倪 旄倪 疾視其長

上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強為善 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

所之敢請 輕身以先於匹夫 禮義由賢者

出 後喪踰前喪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焉能

使子不遇哉

公孫丑

當路於齊 蹇然 蹇然 蹇然 絕然 絕然 絕然 吾先子

之所畏也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何曾 何曾 得

君如彼其專也 功烈如彼其卑 管仲以其

君霸 由反手也 今言王若易 賢聖之君

六七作 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尺地一民

雖有磁基不如待時 磁基 磁基 雞鳴狗吠相聞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速於置郵而傳命

猶解倒懸 事半古之人 加齊之卿相 加齊 加齊

先我不動心 養勇 不膚撓不目逃 不膚撓 不膚撓

博 博 博 博 以一豪挫於人 不受於褐寬

後會 豈能為必勝哉 雖千萬人吾往矣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 集義所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也 謙快 勿助長 閔其苗而不長而揠之者芒

芒然 子助苗長矣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說辭 有聖人之一體 具體而微 智足以

知聖人 以力假仁 王不待大 中心悅而

誠服 仁則榮 惡辱而居不仁 惡濕而居

下 國家閒暇及是時 自求禍 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 法征其地 法征其地 商願藏

於其市 夫里之布 天吏 天吏 天吏 內交

要譽納音 非惡其聲而然 泉之始達 矢

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巫欲祝活人匠

其作指欲 天之尊爵 人役而恥為役 由弓

人而恥為弓 聞善言則拜 樂取於人以為

善 耕稼陶漁 與惡人言 朝衣朝冠 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袒裼裸裎 爾焉能浼

我焉 由由然 不屑去 如就見者 不可

以風 朝將視朝 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昔者

疾今日愈 有采薪之憂 請必無歸 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我

以吾仁 達尊三 爵一德一齒一 必有所

不召之臣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餽兼金一百而不受金好

倍價兼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

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

矣 餽贖 有戒心 為兵餽三失伍

不待三 求牧與芻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似也 致為臣而去 所以為蚩鼃則善矣

不得其言則去 輔行副使 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 敦匠厚作 木若以美然 非直為觀

美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使土親膚 儉其親 不得與人燕 以燕伐

燕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

之 得侍同朝甚喜 中國而授孟子室於國

築室 有所矜式 辭十萬而受萬 龍斷求而

登之謂操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為王留行

識其不可然且至 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

畫 王由足用為善 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

幾改之 小丈夫 怒悻悻然見於其面 窮

日之力而後宿 若有不豫色然 舍我其誰

仕而不受祿 退而有去志

滕文公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周公豈欺我哉 絕長

補短 猶可以為善國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 喪祭從先祖 吾他日未嘗學問 父

兄百官不我足也 面深墨甚黑 為富不仁

矣為仁不富矣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粒米狼戾 糞其田而

不足 使民盼盼然勤苦不休息之兒 終歲

勤動 稱貸而益之 新子之國 選擇而使

子 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汙吏 分田制祿

圭田 圭聚也 一田 士無絜田 注 死徙無出

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方里而井 八家皆

私百畝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有為神農

之言者許行 願受一廛而為氓 捆獲 捆也

織屨欲使 堅故叩之 願為聖人氓 盡棄其學而學焉

厲民自養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

必織布然後衣乎曰否 害於耕 妨 以粟

易械器 為厲農夫 厲病 不可耕且為也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是率天下而路

經子卷十六

也 率導天下人以 贏路之困也 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 獸蹄鳥迹之道 舉舜而敷治焉 又

從而振德之 振其窮 加德惠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

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 分人以財謂之惠

為天下得人難 心不用於耕 楚產 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 南蠻馭舌之人 倍子之師

治任將歸 治擔任 之具 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市

賈不貳 五尺之童適市 布帛長短同則賈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價相若 或相倍蓰或

相什百或相千萬 巨屨小屨同賈 吾今則

可以見矣 葬其親厚 以所賤事親 施由

親始 蠅蚋蛄嘍之 其顛有泚 泚然 泚 非

為人泚 藁裡 藁香 之屬 汗出泚泚然 枉尺而

直尋 不待其招而往 枉尋直尺而利 詭

遇 非禮 之射 我不貫與小人乘 居天下之廣居

仕國 晉國 亦 仕如此其急也 丈夫生而願

為之有室 鑽穴隙相窺 通功易事 以羨

補不足 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食志食

功 毀死畫墁 畫地 墁滅之 非富天下也 湯一

征自葛藟 也始 欲其子之齊語 一齊人傳之

衆楚人咻之 日撻而求其齊 往拜其門

闕其亡 脅肩諂笑 強突 體 夏畦 仲夏之月 治畦 灌園

日攘其鄰之雞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水由地中行 言盈天下 不歸楊則歸墨

距詖行放淫辭 糟食實 巨擘 大指 惡能

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辟鱸辟鱸其麻曰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 生賊 惡用是駢駢者為哉 是駢駢之肉也

離婁

仁心仁聞仁聲遠 徒法不能以自行 仁覆

天下 惟仁者宜在高位 道揆法守 工不

信度 賊民興 陳善閉邪 規矩方直之至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 孝子慈孫 是由

惡醉而強酒 禮人不答反其敬 反求諸己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小德小賢 猶執熱而不以濯 滄浪

之水清兮 清斯濯纓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

之 為淵毆魚為叢毆爵 猶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無能改

於其德 賦粟倍他日 鳴鼓而攻之 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莫良於眸子 瞭

馬眊焉眊者蒙蒙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授受不親 嫂溺援之以手 手援天下 養

口體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 子亦來見我乎

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徒鋪啜也 辰豫辰豫

成十二月輿梁成 病涉 焉得人人而濟之

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諫行言聽 三有

禮 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不為己

甚者 盈科而後進 有本者如是 七八月

之間雨集 聲聞過情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 泄邇泄邇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與傷惠死傷勇 惟羿為愈已 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 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蒙

不絮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行其所無事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

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

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不歷位而相與言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其橫逆由是也 此亦

妄人也已矣 於禽獸又何難焉 舜人也我

亦人也 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不改其樂

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易地則皆然 又

從而禮貌之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博奕好

飲酒 以為父母戮 賊思之大者 豈不欲

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出妻屏子 無寓人於

我室 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 未嘗有顯者

來 吾將矚良人之所之矚視也 古覓切 施從良人

之所之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 邪施而行

延施而往 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墦間之

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墦墦間郭外冢間 所仰

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相泣於中庭 施施從

外來扁扁喜 悅之貌 扁扁喜悅扁音 駢

萬章 往于田往至 于田 心不若是忍忍無愁 之貌 共為子

職 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

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

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

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 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任則慕君好也 艾美 不得於君則熱中心熱 恐懼 捐

階捐去 其梯 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牛羊父母舍

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砥朕二嫂使治朕棲 舜

在牀琴 鬱陶思君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彼以愛

兄之道來 不宿怨 不得有為於其國 欲常

常而見之 君不得而臣齊東野人之語 天無

二日 我獨賢勞以賢才 而勞苦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 為天子父 以天下養 諄諄然命之

乎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 施澤

於民久 自怨自艾艾治 也 處仁遷義 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 幡然改 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 天民之先覺者 非予覺之而誰

也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 歸絜其身 天誅造攻 好事者為

之 觀近臣以其所主 官之奇諫百里奚不

諫 鄉黨自好者不為 橫政橫民 懦夫有

立志 何使非民 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 寬優薄淺

深者更接浙而行浙者米也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 集大成 金聲而玉振之 智譬

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

力也 受地視侯 君十卿 祿卿祿四大夫

祿足以代其耕 不挾兄弟而友 其三人則

子忘之矣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蓋不敢不飽也 弗與共天位也 非與治天職

也 弗與食天祿也 館甥于貳室貳室副官也

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謂舜甥迭為賓主 請無以辭卻

之以心卻之 以他辭無受 不待教而誅

非其有而取之 獵較田獵相殺 簿正先祭

器注先為簿書以正其祭器三年淹也 見行可之仕可

也 仕非為貧也 而有時乎為貧 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 抱關擊柝監門之職 委吏主委積

乘田苑圃之吏 牛羊茁壯長而已 位卑而

言高 亟問亟餽鼎肉 標使者標鹿也 犬馬

畜伎 臺無餽臺職官主使令者 臺不持餽來注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以君命將之 使已僕

僕爾亟拜 後舉而加諸上位 傳質為臣庶

不執也見君之質 以位則子君也以德則子

事我者也 死不敢往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 欲其入而閉之門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尚友尚土也 王何卿之

問 告子章

戕賊杞柳以為栝棖栝素也 禍仁義 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水信無分於東

西無分於上下乎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 犬之性猶牛之性 彼長

而我長之 彼白而我白之 吾弟則愛之秦

人之弟則不愛也 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

吾炙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酌則誰

先 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敬叔父則

敬敬弟則敬 富歲子弟多賴 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 陷溺其心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 不知足而為屨 天下之足同

先得我口之所者 天下之口相似 芻豢悅

我口 山濯濯無草木之貌 梏亡旦晝之所為有

梏亂之 夜氣不足以存 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通國之善奕者誨

二人奕 惟奕秋之為聽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

至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 嗚爾而與之 萬鍾於

我何加焉 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餘指皆有名 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

非手之用指 指不若人 愛身不若桐梓 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 場師治場者 棘棘小棘也 養其一

指而失其有背 狼疾人謂養人疾而害之 釣是人也

心之官則思 非良貴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 飽乎仁義 令聞廣譽 以一杯水救一車薪

之火 黃稗草 以禮食則飢而死 岑樓山之說

奚翅食重 紵兄之臂 樓其處子 文王十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力不能勝一

匹雞雞一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 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 關弓彎 不可磯親之過小而怨是

也感激怎其 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 處守任為

親不孝也 以幣交 有諸內必形諸外 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慶以

地 樓諸侯以伐諸侯樓奉 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 無曲防 逢君之惡 地非

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富桀輔桀 不能一朝

居 貉道子之道 貉道注夷貉之人 萬室之國一人陶

大貉小貉大桀小桀 禹以四海為壑子以鄰

國為壑 輕千里而來 訑訑自足其智不 所就三所去

距人於千里之外 讒諂面諛 三 禮貌未衰 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 使飢餓於我土地 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為 動心忍性 困於心衡於慮橫塞

法家拂士輔拂之士 盡心

心者人之北辰注 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

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注命有三 求有益於

得 萬物皆備於我 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自

人不知亦囂囂自得無 雖無文王猶興 自

視飲然不足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驩

虞如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良知慮不

而 與鹿豕遊 無為其所不為 孤臣孽子

慮患也深 為容悅 事君人 有安社稷臣

者以安社稷為悅 天民 中天下而立 辟

然見於面盎於背其背盎 仁人以為己歸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五母雞二母羸 無

失肉 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

求水火 菽粟如火火 觀於海者難為水

觀其瀾水中大波 容光必照容光命也 摩頂放踵

摩突其頂 下至於踵 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掘井九

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有伊尹之志則可

安富尊榮 居移氣養移體 此非吾君也何

其聲之似我君也 豕交之獸畜之 幣之未

將者 不可虛拘 抽樺聖人踐形注有表無裏謂之謂內不

稱外下 亦作樺 短喪 姑徐徐云爾 請數月之喪

雖加一日愈於已 有如時雨化之者 私淑

艾淑善艾 治也 宜若登天然 何不使彼為可幾

及 拙射 改廢繩墨 以道殉身 挾貴而

問挾賢而問 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

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取二三策而已矣 不

能使人巧 若將終身焉 被衽衣畫衣也 二

女果果侍也 周于利 簞食豆羹見於色 早

乾水溢 親炙之親見 薰炙 憎茲多口 以其昭

昭使火昭昭 蹊間介然 成路為閒 茅塞

子之心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貴聲樂 遇於文王 蠡

蠡欲絕追蠡注追鐘鈕也 虎負嵎依隊而怒 二

之中四之下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 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苙籬也 招晉也 布縷之征 民有殍 足以殺

其軀 上官樓也 業履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 從者之廢

也 匪 為竊屨來 充無受爾女之實 以言銛

也 銛取也 音忝 言不下帶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 椳題數尺屋簷也 食前方丈 羊棗

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蹇蹕譎詭狂者 其志嚶嚶然志大言大 者大包切 鄉原

為合眾 之行 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 闒然媚於

世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原善也 同乎流俗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自以為是 惡似

而非者 惡莠恐其亂莠 惡紫恐其亂朱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十六

經子法語卷第十七

鄱陽洪邁

荀子

卷第一 勸學 脩身

木受繩 博見 漸涪 就士 造必

取柱取束 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

施薪 草木疇生 質的 正射 侯

衢道 道四出也 者不至注道交

戈春黍錐殮壺 散儒 檢不自 問楛說楛 者勿

然 整飭 夷固 不由禮則 固陋也 倖進

其身 係匹妙切 折閱 良賈不為 所賣之

行倫 解在 倂允 悅於人也 倂 程役 勞程 倚魁之

多暇日 忘情 偷懦憚事 東理

卷第二 不苟 榮辱

吟口 盜竊 吟詠 長在人口 縛紕 與搏 黜同

柔從若蒲葦 與時 屈伸 見閉 閉塞 道

鳴而馬應之 淮漣 越越 以已之 淮漣 明察之

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是也

兒音 熊 越 越

昏也 音 越

端拜而議 拜若 揖而議 以情自竭 掩世 盜名

巨涂 乳羸 悴然 屏却也 危足 側

越人安越 疾力謂速力而作也 陶

以遇 亂也 以亂得亂 是 廉恥 隅積 積習

咩咩而雉 鄉鄉而飽 鄉 趨飲 食兒如 鹽反 鄉

然 視兒 許事反 驚 功盛 姚遠 業之 盛甚 長速

卷第三 仲非 尼 農以力盡田

突秃長左 突謂髮短可陵突 斷留 木立死 日

面無須麋 參牟子 謂有 二 聞見不眾 不廣

鄉曲儇子 姚冶 好兒 奇衣 婦飾 中父中

兄不必上 無傳人 五帝之外 注謂其人 事

無傳政 埤汗 傭俗 庫下也 注謂其人 事

然 與俯同 就 芬薺 漫亂 天下 同與 愧

鬼瑣 之與 同 芬薺 大也 鬼狂 險

分異 不同 於人 倂然 無所 歸宿 琦辭 溝

猶 奢 儒 嚙 嚙 然 音 拘 拘 愚 也 猶 猶 豫 也

信疑 疑信 可 信 玩 茲 習 茲 也 政 訾 訾 而 訾

信疑 疑信 可 信 玩 茲 習 茲 也 政 訾 訾 而 訾

信疑 疑信 可 信 玩 茲 習 茲 也 政 訾 訾 而 訾

信疑 疑信 可 信 玩 茲 習 茲 也 政 訾 訾 而 訾

娶於

冠進衣逢注士君子之冠其冠進其衣逢

也披人

棋然肆然注父兄之容注棋輔然注閑相見

鬼容

簡連注其容也速上聲

狄然

盡盡然注極視盡瞞瞞瞞

酒食聲

神禪注其若也

冥音

神禪注其若也

泊炎

以匹夫老注伏而喏

卷第四

不可以少當注天子也者退編百

姓

窮閭漏屋注窮也貴名注白而天下治已注

竭蹶

相薦注節節相薦

指

混然注混

之人

門室之辨注然曾不能

疾也

五災注出三日而

馬

厭旦注於旦謂未明以前

無

輿固馬選注射遠中

微

天不能死注地不能埋

雅儒

逢衣淺帶注解果其冠

雜舉

以淺持博注以執持博

倚物怪

倚物怪

變倚奇儼無所宇中六指注上下四方也溝音隆

情厚於

卷第五 居楚而楚注王制

不待頃注頃也假導人借導引人也嘗試之

說駭政之不安上仁眇天下注紫紫

折愿禁悍注折愿也魚鼈優多注乘白

折愿禁悍注折愿也魚鼈優多注乘白

火憲注火禁百索

採清注清攘擇五卜注攘除不祥

遲薛越注野

卷第六 出實不半注田瘠以穢則

出死斷亡注以覆救之

拑挈司詐注謀傾覆

其城注以城降

表畝注明其地

畝數盆注善治也

刺中注刺絕

盆鼓瓜桃注盆鼓注

進事長功注其功

盆鼓瓜桃注盆鼓注

數也數以盆量之也 澤量百疏 章注以澤量以澤

飛鳥若煙海 遠望如煙之覆海皆

噴殺 與噴 汭 汭如河海 財貨 汭 汭

墨術 頓萃 勞若 吮 佳兒語 啞 啞

瓜 夏則為之 與反 僧然 盡人力 兒

宛 夏不 宛 候 微 支 繚 候 支 繚 支 分

藥傷補敗 藥 醫 國壽于旗翼 旗 翼 誦 要 撓

君虛屋妾 稱是君虛屋之妾

巧繁拜請 巧 繁 多 拜 請 以 畏 事 之

卷第七 王 霜 經子卷十七 五

挈國呼禮義 皆使呼 名聲部發 天地之間 注

謂開發也 諾信 刑賞 已 下 齟然相信 上下

誰子 注 猶 誰 人也 一 日 之 人 保 明 日 之 生 未

霜雪將將 綦色 綦聲 綦味 極 五 綦 色

百樂 貫日 曲列 而 曲 列 之 注 貫 日

百畝 一 守 人 為 之 注 貫 日

耗 頤 夫 則 無 所 移 之 此 無 所 移 於 人 耗 頤

臺 謝 同 禹 舜 還 至 還 起 注 還 復 地

臧 獲 夫 之 中 耕 稼 窮 於 此 無 所 移 於 人 耗 頤

積 日 也 積 日 而 使 條 理 百 畝 一 守 人 為 之 注 貫 日

詳 備 一 日 而 委 曲 列 之 百 畝 一 守 人 為 之 注 貫 日

夫 則 無 所 移 之 此 無 所 移 於 人 耗 頤

夫 之 中 耕 稼 窮 於 此 無 所 移 於 人 耗 頤

臧 獲 夫 之 中 耕 稼 窮 於 此 無 所 移 於 人 耗 頤

說無之有也 論說之中 枉木 賊之如佞 畏法遵繩 桃其期日

斗斛敦槩 豐取刻與 方皇周浹 先王審禮

善藩飾人 不足及王公 治則行及百

相借官人 不可事如耳目 誣能

州人 舉太公 翻然齒墮 人

門戶牖嚮 基杖 卿相輔佐人

卷第九 臣道 致仕 經子卷支 六

態臣 善取寵 聖臣 伊尹 補削 事暴君者有

去其惡 樸馬 未調習 流謀流譽 凡流言流

子慎之 注 流者無根而衡至者君 不官而衡至

衡至 橫逆而至也 逐魂 其精魂猶喪精也

卷第十 議兵 感忽悠闊 善用兵者 皆謂倏忽之間 慮忽恍

以禁詐榮 以指撓沸 隴種 窳措

敵毳 負服矢五

音 庚 措 濫 惡 不 堅 固

地 革 以 禁 詐 榮 以 指 撓 沸 隴 種 窳 措

音 庚 措 濫 惡 不 堅 固

地 革 以 禁 詐 榮 以 指 撓 沸 隴 種 窳 措

音 庚 措 濫 惡 不 堅 固

地 革 以 禁 詐 榮 以 指 撓 沸 隴 種 窳 措

音 庚 措 濫 惡 不 堅 固

地 革 以 禁 詐 榮 以 指 撓 沸 隴 種 窳 措

音 庚 措 濫 惡 不 堅 固

地 革 以 禁 詐 榮 以 指 撓 沸 隴 種 窳 措

音 庚 措 濫 惡 不 堅 固

地 革 以 禁 詐 榮 以 指 撓 沸 隴 種 窳 措

十个 贏糧 中試 竹仲 鱈之以刑罰 鱈也

刑罰 嚴 死鼓 順刃蘇刃 順刃者死注順

蘇讀曰僚僚向也 鯁鯁然 禮反先 莫必其

命 憭然 拔不祥 辟門除涂以迎吾入

前注 縣責 章明之兒 虛腹張口來歸我食 掌窳

用貧求富 良有司 已暮三年 已過也遇一暮

能并齊而不能凝也 疑定 卷第十一 疆國 天論

形范 巨楚縣吾前大燕鱈吾後勁魏鈞吾右

西壤之不絕若繩 寄城 齊如三國 負三王

之廟 而辟之陳蔡之 其縣日也博 縣繁時

善日 愛惜不怠 郊草不瞻曠 堂上

則 芸鋤也堂上猶未 注曠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

也 有無 十指不辭斷 拔我加乎首則 不與天

爭職 天道深遠人曾 天倩 天受於

虛 瑞歷 日月星長 是禹桀之所 天不

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其冬 怪星黨見 類見也

黨之 桔耕 謂蠱惡不精 失歲 謂耘藉失時

多 望時而待之 與應時而使之 無見於

也 望時而待之 與應時而使之 無見於

也 望時而待之 與應時而使之 無見於

先 後子有見於 卷第十二 正論

有執籍 謂聖王 疇四海 至賢同 溝中

之瘠 行乞 養耳 和驚之聲 鬼說 狂妄 撥

弓曲矢 正之弓 龍茲 龍鬚 葬 潮陷 愚

者而 注 金舌弊口 將無益也注金

於泥 潮之中 陷之 義榮 執榮 義辱

喻不言也全或讀爲 榮所由出 榮從外至 枯磔 斬斷

執辱 榮所由出 榮從外至 枯磔 斬斷

暴屍 嚴然好說 自喜其說也 卷第十三 禮論

五味調香 所以 疏房 禴類 體注 疏房 通明之

房也 類古 養字 或曰 擬讀爲 遠 寢兕 謂武士

貌讀爲 邀言 屋室 深 邃 細 也 王者 天 太 祖 謂

也 持虎 謂以 虎皮 爲 弓 者 不得 立 祭 廟 注

天 配 持手而食 持其手而食 謂農工 食力也

送死 羞瘠 事生 不忘 厚 謂之 野 送死 不忘 厚 謂

也 修士 修者 備家 備足也 速不損 五十日 損

也 百求 以得 可 月朝 月夕 月朝 月夕 月未也

持平 奉吉 以文 飾 聲 樂 恬 愉 所 持險 奉凶 憂戚

所以 扶助也 險 謂 不 平 之 時 窈冶 窈讀爲 姚

瘠棄 其立 瘠 不 至 於 量要而帶之

瘠棄 其立 瘠 不 至 於 量要而帶之

瘠棄 其立 瘠 不 至 於 量要而帶之

瘠棄 其立 瘠 不 至 於 量要而帶之

瘠棄 其立 瘠 不 至 於 量要而帶之

說豫婉澤婉也音說澤 三律律理 薄器薄器用器

不成內有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 生器用器

飾歡飾哀反讀為藩籬也闕謂 刻死附生謂之

門戶壅閉風塵者 飾終送死也 刻死附生謂之

卷第十四 樂論 悒悒氣不舒憤鬱

琴婦好 歌清盡 服組容婦亂世之徵其

其送死瘠 卷第十五 解蔽

兩心 九牧之地九州 備聲備味耳聽口食

備宮備號形居 鳳凰秋秋 德與周公

齊心卧則夢心有所思 大清明虛壹而靜

大滿八極明參日月 墨云口可劫而使

不可以貳周行項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

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 心枝無知則

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 器師工精於器

如樹枝 類不可兩不可兩皆 濁明外景明內景注清

為一 麤理不足以 濁明外景明內景注清

光色也 濁 寢木見伏虎 善畏愚而有所

謂混跡 無有而有無之時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

長 無有而有無之時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

以有此人之夢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

擊鼓鼓痺傷於溼而 老身長子身已長矣 相撓滑 無

勇非注有 墨以為明謂蔽

邑憐之心邑同 疾養滄熱初亮反 綠耳而

卷第十六 正名 疾養滄熱初亮反 綠耳而

散名在人之分 當簿待天官之 道而冥窮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知聲當簿 道而冥窮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而窮 學心悚敬而聽 思騫注永

小家珍說其自珍貴 禍託於欲以為福注謂無

德而祿因以為福 粥壽養生也 色不及備

心平愉則視之物不及備保之人 麤紉之履麻

卷第十七 性惡 君子

擧括烝矯拘木必將待 曾騫天非私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恣睢 信衰於友

孝襄忠襄 雜能旁魄能多異能也旁魄廣博

也魄 傀然獨立又音現 恬禍禍安於 鉅黍

音薄 排撤轉正音 古良劔桓公之闕

古弓 排撤轉正音 古良劔桓公之闕

將莫邪鉅闕辟間皆 不可以為壽

不可以為壽

不可以為壽

欺害之人 怒罪 古者刑罰不一 爵賞不
踰德 事業捷成 捷速也

卷第十八 成相 賦

昏莫 言暗也 衷對 以對意
性得之則甚 似謂似續以人 崇日 崇滿也 不充
滿一 穿室 用智以脩身 用智以君子 雅似

迹 法禹舜而能 請測意之 君子設辭 託訊 不可
意 大字 郟穴 入郟穴而 不偏 託訊 不可
書問也 設 億忌 億至郟穴而 不偏 託訊 不可
殺傷萬物曾 不億度疑忌 游字 託地而 友風子雨 作

寒作暑 冬日作寒 僂僂 音僕 貌 無 與暴
為鄰 身女好 柔婉 善壯拙老 尾趙繚 銛頭
為棹棹絲長 兒箴賦 俛詩 切之詩 世英

大夫服笏 召人以珍 反絕以環 絕人以玦
其將絕者 珍禮 財侈則 衰存 七十唯
身 勿面勿貌 君子之於貌 注而勿面使
慰悅之不欲 賄贈佐生 贈 所以送死 配
施小惠也 禍與福鄰 殺內 注滅也 配
天而有下土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不問遂

經子卷十七

有所窺其手 貧者 婦謁 宿問 無方 宿時
義分皆 如人分 好 壹教 壹學 君 子 弟 子 不
列士 為天下 博學 而無定 博學 而無方 宿時
與注 謂雖廣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六貳之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府 六博也 仕者 必如 學 者 非 必 無 任 而
如蚤甲而喪其掌 均薪 施火 汗上 區蓋之間 爭利
信者 在乎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以覆 物者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有分限不 流丸止於甌 史 言止於知者 注
流盜也 或曰 坎下 之 地 家言 邪學 自成 家 之 言
惡言死焉 流言止焉 言止於知者 注
有餘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不若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牙 國不待死 天下 有所 待 而 死 亡 之 甚 也
卷第二十 宥坐 有與 子道 法行
宥坐 有與 子道 法行
事 異世 同心 任負 車 記醜 而博 醜 謂
也 拘讀 為 鈞 曲 也 必 循 其 理 注 卑 音 卑 與 偕 同 方
盈不求 槩 待 槩 而 自 平 卒 遇 故 人 曾 無 舊 言

經子卷十七

有所窺其手 貧者 婦謁 宿問 無方 宿時
義分皆 如人分 好 壹教 壹學 君 子 弟 子 不
列士 為天下 博學 而無定 博學 而無方 宿時
與注 謂雖廣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六貳之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府 六博也 仕者 必如 學 者 非 必 無 任 而
如蚤甲而喪其掌 均薪 施火 汗上 區蓋之間 爭利
信者 在乎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以覆 物者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有分限不 流丸止於甌 史 言止於知者 注
流盜也 或曰 坎下 之 地 家言 邪學 自成 家 之 言
惡言死焉 流言止焉 言止於知者 注
有餘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不若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牙 國不待死 天下 有所 待 而 死 亡 之 甚 也
卷第二十 宥坐 有與 子道 法行
宥坐 有與 子道 法行
事 異世 同心 任負 車 記醜 而博 醜 謂
也 拘讀 為 鈞 曲 也 必 循 其 理 注 卑 音 卑 與 偕 同 方
盈不求 槩 待 槩 而 自 平 卒 遇 故 人 曾 無 舊 言

經子卷十七

有所窺其手 貧者 婦謁 宿問 無方 宿時
義分皆 如人分 好 壹教 壹學 君 子 弟 子 不
列士 為天下 博學 而無定 博學 而無方 宿時
與注 謂雖廣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六貳之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府 六博也 仕者 必如 學 者 非 必 無 任 而
如蚤甲而喪其掌 均薪 施火 汗上 區蓋之間 爭利
信者 在乎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以覆 物者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有分限不 流丸止於甌 史 言止於知者 注
流盜也 或曰 坎下 之 地 家言 邪學 自成 家 之 言
惡言死焉 流言止焉 言止於知者 注
有餘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不若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牙 國不待死 天下 有所 待 而 死 亡 之 甚 也
卷第二十 宥坐 有與 子道 法行
宥坐 有與 子道 法行
事 異世 同心 任負 車 記醜 而博 醜 謂
也 拘讀 為 鈞 曲 也 必 循 其 理 注 卑 音 卑 與 偕 同 方
盈不求 槩 待 槩 而 自 平 卒 遇 故 人 曾 無 舊 言

經子卷十七

有所窺其手 貧者 婦謁 宿問 無方 宿時
義分皆 如人分 好 壹教 壹學 君 子 弟 子 不
列士 為天下 博學 而無定 博學 而無方 宿時
與注 謂雖廣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六貳之博 得之 不窮 故曰 天 府 財 於 天 之
府 六博也 仕者 必如 學 者 非 必 無 任 而
如蚤甲而喪其掌 均薪 施火 汗上 區蓋之間 爭利
信者 在乎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以覆 物者 凡言之 可 信者 如 物 在 器 皿 之 間 言

有分限不 流丸止於甌 史 言止於知者 注
流盜也 或曰 坎下 之 地 家言 邪學 自成 家 之 言
惡言死焉 流言止焉 言止於知者 注
有餘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不若 與之 注 門人 曰 皆 烹 和 之 名 言味者 子易

善言平 學如朮贖學曾未則 霸心

生於曹晉公子重耳 裾裾成服 放

舟舟方 奮於言注奮振矜也 色知有能者

小人也注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以

所見於顏色 珉珉雕 玉章章雕謂雕 有親

疎為內以 不能報 心不知色色庸人 不能道善言

觀彼 總要萬物於風雨聖人 淺然不

繆肫肫錯雜 若天之嗣聖人 淺然不

識其鄰不能識其所近 况能識其深也 拘

領謂句領 未庭諸侯之子孫必有

經子卷之 口不能味知味 計勝怒則強怒

修臣禮者 振寡人之過振舉 窶小器局 文王

之為子武王之為弟之子也 還贄而相見敵

則士 貌執之士兒接待也 吾所以得

三士者士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

人之中 上士吾薄為之貌 下士吾厚為之貌

越踰好士 以魯國驕人 舍佚而為勞 處

官人 深扣之泉注扣攝也 齟於嚴刑

蒙佯狂之色

經子法語卷第十七

經子法語卷第十八

鄱陽洪邁

列子

天瑞第一

將嫁於衛

形呼

陵也

芮也

音大也

墳如

踏步

年大壤

黃帝第二

肌色

朕之過

反

非

料

自家而出能暑能涼能官能商

謂之嫁能暑能涼能官能商

釋文淮南子作形

也乾鑿度作形

在水土中

轉鄰馬血之為

有舞仁義者貌色智態

舍然大喜

沒其先居之財

水傷雨

斯齊國

十反而十不告

寄笑

得全於酒

方矢

去未足二分垂在外

偏肥

作更

相信也

乘高臺

也

人而辱子

也

十漿五漿

無善言

智不必童

則鳴羣

周穆王第三

厨饌

始靡曼

阿錫

鼻口所納

碩虛

口所

田更

攬挾

諸客

衆昉

神

藉苻

沈水

廢藥

煬者

取童

異鷄

嬪御

施芳

韶晨

累塊

酒未

未睇

扶黃反方言
輪盜驪山子
柏天參百
白藥義
渠黃

不盈于德
冬起雷夏造冰
董夢愕
夢與

夢取甚則
昔昔
駭鹿
順塗而詠其

事 爽旦
恂士師之言
擾擾萬緒起矣
有迷罔之疾

自媒能治之
迷之郵者
榮汝之糧

消然而泣
仲尼第四

增異此
連墻三十年不相謁請
有敵不

疑以為子列
欺頭神
妄駭
不知游

一云欺頭神
漫行而無家
餘寡

前後錄中前括
餘日請待
更謂子論

充也
湯問第五

飛相往來
諍人
廡蟲

雜然相許
獻疑
隱土
赴飲河渭
齷齪

直為反
神漢
四埒
有借

生之疾與體俱長
神藥
鈞弦
阜棟

力命第六
計粒而食
果於誣理

連攬
莪菽
造事而窮
以

命厚自矜
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設無窮之辭
可以死

而不死
以德分人
神醫
年兄弟也言

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

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紛紛若

若 墨屎
婣斫
凌碎
眠

疑 雙立
不駭外禍
滴滴而死

揚朱第七
百年壽之大
夜眠之所弭
晝覺之所遺
規

死後之餘榮
重囚累梏
窶損生

矮婿
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隱耕

百羊而羣 枝流 太古之事滅矣 筋節憊急

音噴 心痛 謂一鈿反 緼賡 釋文謂分弊麻

也 甘泉莖芹萍子 昔人有美我菽者對鄉豪稱之

耳也 甘泉蒼 名胡可賓

說符第八

法士 三年而成一葉 桑婦 蘭子 宋有以技

千宋元注凡人物不知生出者 能燕戲 法如

謂之蘭釋文謂以技妄游者 絕塵弭蹴 今之

疾者 技無庸 天下之馬 絕塵弭蹴 馬

之極 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色物牝牡 千

萬臣而無數 勝臣千萬 利地 必無受 楚人

鬼而越人襪 美地 辱我以腐鼠 立懂 無

性勇也音勤 我狐父之人 且也 喀喀然

出音客 損言矣 利供百口 操舟鬻渡 本

學泗不學溺 不達先生之況 辟喻 白而往

黑而來 恩過不相補 乞猶不辱 天下之辱

事馬醫哉 豈 視其行步竊鉄也 顏色竊鉄也

言語竊鉄也 作動態無爲而不竊鉄也 慮

亂謀度作亂 願之志將何不忘哉 亂倒杖

東鏡上貫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經子法語卷第十八

經子法語卷第十九

鄱陽洪邁

國語

周語上第一

親土

視也 農祥 晨中於午農事之候故曰

農大夫

田畷 協風 和風 班嘗 王敬大

音官

樂官 備墾 土不 料民 數

知其少

示以 示以 而惡事 回祿 信於 聆

馮身以儀

儀也 馮依其身而

以惡實心

實滿 為令聞嘉譽以聲之

替摯

廢其執 摯之禮

周語中第二

登叔隗

階翟 禍也 改玉 節行步君臣尊卑

覲武

齋民 古人 委狄來貢使 能達

選其馨香

品其百籩 道弗

場功

未畢 奧草 班事 國

田在草間

展車 工人 補傷 敗

登年以載其毒

登年多歷年 語盡 其

盡其心意

無所諱

周語下第三

目以定體 足以步目 目不在體 視遠 目

體不相從 爽三 喪視與步也 疾債 高位 寔

厚味腊毒 也 郤伯之語 犯叔适季伐能受

盡言 國德而鄰於不修 已國有德與不 崇

藪不 寶澤 決也 佐饗 佐關 焉 古 者

象天儀地 佐災 離民以 墨文尋常之

曹好曹惡 濟也 注 肯 羣 也 害金

神瞽 為樂祖 四隙 鍾出 交

天龍 也 魁陵 廣川

魯語上第四

小賜 獨恭 祀以 一身之 恭 土發而社 土發 春

君作故 為故事 備卿 辰也 選事 其為 乎注

為小而崇 國注 謂自 高大也 廿穀

其職事 為小 而崇 國注 謂自 高大也 廿穀

九土 九州 三筴 滅 文仲 書 柳下 季言 以為

壽寵得沒 保老壽 講畧 畧 音 孤 罔 也

取名魚登川 禽 名 魚 大 魚 川 夏儲 為 魚 鱉 注

取名魚登川 禽 名 魚 大 魚 川 夏儲 為 魚 鱉 注

誤獸 鯢 魚 而 魚 禁 未 成 魚 麇 麇 音 迷 麇 子

誤獸 鯢 魚 而 魚 禁 未 成 魚 麇 麇 音 迷 麇 子

日慶一 復陶嬾 良器 立新家注大夫稱
家大夫也 謂 衣不過七升之布

魯語下第五 伶簫伶人 任喪任當也當 致祿不出 而

於魯國也 吾能老而已 先姑 能勞子君 齊朝駕則夕極

洵涕無聲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 使僮子備官

濟語第六 陳妾注列 數百 裂或車待游車之 日引

月長切文 專本學末切等也旨充 州處羣

相示以賴也 擊莫除田通作稟 已事而

峻音峻 罷士罷女疲 裴征注相地 間罪罪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

也音 十二 矢為束入 鉏夷斤橋注惡 裨海注惡 垂縻縻

甲不解纍所以威 兵不解駟所以 垂縻縻

地擱所以 甲不解纍所以威 兵不解駟所以 垂縻縻

載囊囊也 而歸注垂言空而來也 晉語一第七

報賜以力謂家臣也 齒牙為猾象讒口

有口且懼 憺民國移心焉作憺 受逞

女以爵罰女以無肴無肴 男戎女戎夫有男 賞

流志而行流放 追鑑不獲 不盡齒注非義 其

不終年非禮 不盡齒注非義 其

不可謂天不可謂 隸農其猶 授情好其色

老謀壯事 是左之也左簡 上貳代舉下貳代

行疆以疆 鈞之死也使無日以牧田野 愛疑以

得牧於 敬賢於請執恭敬愈 於大子無温

潤 蝸從中起 敬賢於請執恭敬愈 於大子無温

潤 蝸從中起 敬賢於請執恭敬愈 於大子無温

晉語二第八

吾來里克一日而已轉里克之心言無郵優

也乃具具餐中飲不能深吾吾君之死

不遷情遷馬笑諸侯諸侯不可以困往

休憂於翟告悔釋言以環賀夢

使國人展侈今嘉其夢後必均服同鎮

薨辟之如室既又何加懼為諸侯

載為後戒也吾請為子鉢音述大亂之刻

惜其盡國以賂紹續昆裔朝

夕之急寃謀人孰仁我不得與於

哭泣之位士人之所懷挾望君之塵

垢者嬰馬纓環馬帶言不沒為後沒貪怒

不及色

晉語三第九

媮居媮居幸生注為王妃鎮撫國家

媮媮音配媮兆其形也失天

已失人又已失人又葢古薦予之年天子之

注謂葢也

歲定穀熟則民安

晉語四第十

有終焉之志異公子求及不

數唐叔之世守天聚也注聚財象也將如商

討在可討成幼自如至成人有天親

天所日載其怨世相起賜之盟質日

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非敵而君設之

命中不勝貌恥門不閉以封命

筮載璧食加也加大夫之家女垣其

家田疏軍為怨主

少凌于豕牢也豕牢也在母在母孕時

脩聲川印浦而後大而印牛亮切川仰浦

晉語五第十一

貌濟注陽子之吾舉厥也而中明聲之

三掩人於朝退表退聲

御人捷而行愁庇注愁願也庇覆也

主言注主尚也

晉語六第十二

誦諫誦諫之語勿堯注堯使也臚言聽

誦諫誦諫之語

臚言聽

臚言聽

采葉於市注風采也 履傳也 盡諫宣子 方

執官注年小而 覆露是先主之注 露潤也 方

賄賂注在之方 不違忌不避晦日也 絳草茅

今之 謀睦孟姑 委室徒退而 不損晉恥

擇福擇禍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 不相聽君臣

將穀處其餼食其穀 厚墉無基而 昭私

晉語七第十三 弗能忍俟 違兵違去

以煩刑史刑刑官史大 滯賞出功未賞 元

尉中軍 元候中軍 禮食公食大 能治大

官也 女樂二八下文女

脩詩詠之 不可捐動也 候遮扞衛望候

遮問也畫則候 羅闔狗附羅闔去壘五十步

誰何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 密石破 忼日

澌歲忼偷也音 榘木不生危注大木

穀飛盡之惡殺之飛實生之注 穀興盡伏

穀氣起則 皿盡器是昭明而受也

文錯其服文識錯 無尋尺之祿 回於富若

何其注回曲也 賀貧宣子憂貧 有卿之名而

無其實 無一卒之田也百頃 宗器注宗官

晉語九第十五 蔽獄蔽決 鬻國之中中平也謂 買直 盈

願盈滿 策死要質而 名其

二諱繫援 交梓以爲援助 執而紡之於

進秉筆贊為名命方臣之少 耆其股肱耆致

旨 繭絲賦稅 委土委土趙簡

言見之可以戒 鳩趙宗安 吾幾不為人

以其賞如伯樂氏尹鐸以賞 面傷 敢煩當

日直日也敢煩 勤營其君 何日以來不瑕

年之不登高 尋飯將食 不夷於先子吾不

疾不及先子也 求飲吾欲求飲食我以

鄭語第十六 角犀豐盈謂角有伏犀豐盈謂類輔豐滿

以它平它注謂異味相和 以同禪同謂若

水 心談心芳口為心談鼻為心芳 億事兆

物計一 諫工注擇臣取也 褒人有獄而

以為入奴進褒 酋腊毒之 者其殺也滋

規所言欲避其難 矣

楚語上第十七

故志前由成敗之書 兄弟於晉 昌大囂庶

為樂注囂華也庶衆也 富於容兒 使民

蒿焉耗 大卒王士 穡地稼穡 畜蠻牛馬

之既至日 蠶蠶由季切 天咫是知

安知民則注咫必 奔走承序承受事業 鬼

中殤宮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注中身也殤宮殤

居處若今世 吾愁寘之於耳愁願也 愿妾

有妾而愿 命謚 經楚國經緯 薦芰以

芰當祭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倚相曰子木能違

妻猶以芰當祭也

楚語下第十八

明能光照 家為巫史 寵神其祖以取威於

民 萬官億醜醜類 弭蚘弭其百苛蚘其讒

也止覆謂解怨除 徹官民之 百 稱賦

公馬足以升切 注 三舍令尹 寒粥換

勤民以自封 逃富 棄之如遺迹如行人也

得一士若賞賞也 駢諫注駢過而 使神

無有怨痛于楚國 雲連徒洲楚有藪曰 能自壽臣不知其

徒洲連屬也 皇神皇大 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 悛德

不以潔不貳楚 關籥蕃籬為之 蒙

耳聞而棄之是 吳語第十九

以心孤句踐孤棄 起死人而肉白骨 申禍

申重 不以鞭筆使之 眩姓一个嫡女執箕

官注咳備也納女 狐捐之狐埋之而 於王

於天子日備百姓

玩於股掌之上 荒成注荒空也 枕璞璞也音

朴 很天很違 吳國猶世繼世 鴟夷囊

不稔於歲 夾溝而膠我旁聲曰 朋勢奮其

羣也 肥胡注建 丁寧鳴鐘鼓 諱

鈞注三軍皆 以振旅 越錄於大國 會日薄矣薄迫

也 億負晉衆億安也負持 陽卜請貞於 顧

藩離 自到音 禮世不續有蠻荆之虞 禮不得繼

在一人 淫名借號 有短垣而自踰之 毒

世續前 逐中原 天舍善天舍其衷注言 登筮夫登

人之職

逐中原

天舍善

須也皆 赤米市無一注 困鹿注員曰空虛

備雨器 蒲葦移就一注 良國注員曰困

聽樂不盡聲不盡五 銓度注銓稱也

審賞 內政無出內政 以瓊瑣通相問 舟

戰 中水注水中央

越語上第二十二

衰笠反禾 乏無所使 不敢徹聲聞于天王

執讎注與大國一 前馬為夫差一注 廣

運百里南北為運 達士名士 禮先壹飯人

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耳 宸宇注宸屋靈宇

邊也欲越以屋宇 學卷末

越語下第二十一

弗為人客注時不作一注 靡王躬身靡損

始於人者人之所卒始以伐人 亂梯 五穀

種孰種和 夫吳君王之吳也言將 忠臣解

骨不復體解倦 禍新民恐 觥飯注觥本也

大飯謂盛饌求具不能以虛 天節節期 究

待之不及盡養之救飢疾也

數窮其數而止 陰蔽陽察注後動者泰舒

靜為陰蔽先動者 陽節陰節注其陽節盈其

泰顯露為陽察 不成子周室之

天有還形得時弗成

戎 龜鼉之與同階 颯然人面余雖一哉吾猶

禽獸 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

經子法語卷第十九

烏程張鈞 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卷十九

主

經子法語卷第二

鄱陽洪邁

太玄經

卷第一

陰陽地參地配合也 黃宮陽氣潛萌於地中如人

昆侖旁薄昆侖旁薄猶彭龜地之象 月闕

其博開明于西 秋常常道 督慮植中

豐淫淫行 礩礩難也下珍 赤子

扶扶板援依慕也注幼小 輯杭輯與 赤臭陽

傷之氣雨溟沐 淋雨之細者 殺生相午

乘也殺生往來相 倉靈水之精 斬斬挫厭

進兒珍穀 階天不恁 顛衣到裳

升臺得柱升于顛臺或柱之材測 干言入骨

注直言扶矜 物咸與疎同 括括合切貪欲之

食兒白日臨辰 泰其首音券 矢夫直

也步躩躩 其音 輔銘滅麋 銘當目上

為名步躩躩 其音 輔銘滅麋 銘當目上

及名步躩躩 其音 輔銘滅麋 銘當目上

焯龜與灼 出泥入脂出泥入於先 東

辰以明東方 蒙柴求兕以求兕獸 方客引

方賓注四 脩侏侏長大 童麋 峽岬山足

卷第二

陽氣岑銳 蟹郭索 陵岬岸峭岬岬必崩

含慙 鷲猩交于 赤卉草木 執耦

冥德 昌將日積德於隱昌美之至將

物出濛濛 作退母 濯漱其詢 解

中不宵 龜綱龜綱為印為字 郭目

獨樂款款 人嘻鬼嘻數聲 兩虎相牙

雨成自隊必至之理 哲符也 間不容

不代之字何不代之字育乎 女男事女代 男女事

卷第三

童牛角馬 馬踞踞不調也 決聾輕決其

庚斷甲甲木主仁以義斷仁舍小取大

戴威滿頭注小人所長也

幽莩音 推孥自摧毀其家

飲食願願 推孥自摧毀其家

萬物尤蘭兒

孺于天功配 琢齒依齧齒與齧相親者也

哭顛哭且顛 飲食願願 推孥自摧毀其家

逐悔 飲食凡几 可也 墨飲載戴 人貪於美 六也
 小利而歸而 畜繁爾純 畜者行委黍鏡美也
 同惡 瘧計切也 於 何福滿有 福至盛也 提
 禍揮揮 音纏相纏 狗迹 狗繫之迹注述獸迹
 梳 家不旨 音美 准繩不甫 甫美 緇陸陸
 緇及素陸 餅窳腹 不可以盛 潢洋 水多
 陸索下兒 廣又取蕩切 元離大稷 君子應以
 天網 罟罟 統又取蕩切 元離大稷 君子應以
 日將暮也 稷音義布吳同
 卷第四 經字卷下
 目珠 噍鈞 男子目珠 婦人噍鈞注男女相目有
 遠 咤 音器又許候 迤迤 迤音歌 擁迎中庭
 注辨揮也迎拒 之於中庭也 衡衡覓 注童昏無知之稱也
 個個 禮之兒 鼎介 中裔 介然特立之見其
 虛受之義 脂牛正肪 肥牛 歐歎 不濯金
 之聲 上烏后切下音鳥 吐逆 陽蓬 陰虛在內蓬
 也 實去名來 無實 豐墻峭陟 崩峭峻也
 慈念 陰氣一而一之 慈音慈靜也念音
 室 無復嗣續之道 斐如邠如 虎豹 鴻文
 無范 范法也鴻雁之文偶有 鷄蓋穀 蓋進也
 文字之象而無法也 鷄蓋穀 蓋進也

黻載 徒費日也 文 孔厲 孔孔 矢施 乃之
 注失陳施以度 陰氣章彊 彊大 愆僣 古楊
 差次陳施以度 陰氣章彊 彊大 愆僣 古楊
 多田不費我 朕功 朕戶佳切穀食也多田而
 無益 樓理 注 躄躄 補散走也 代天班祿 磨
 獨天祿與天下 賢雋共之 三飛 注一七而
 求 神墨靈式 皆法也 神靈尊之也 大
 顛 音賴 顛裂也 石赤 石不可奪節士之必注
 赤 老木生蒔 蒔者旁 命劑 永不可奪其
 也 陽尚昆之 同也 白黑菲菲 明白之義
 烏託巢于菽人 寄命于公 衆麓 一之輕積
 以成多必致 晏雨 注晏晚也
 卷第五 經字卷下
 丈夫婦處 嗔疑 貌不交口 法有聲
 以接人閉塞而不 不得相希 諸謂言兒可
 交則人道絕矣 象狗 所廉察禁禦猶言象
 黨類也 白日毀暑 盧首 黑首 梢搖 與道
 龍 暈 音食疾兒 利如舞 舞之赴節 撮
 暈 音縮罔也 叢社 而為社 垂涕 纍鼻 然
 相 碩施 大滿 注所積大 魁顏 魁而顏
 連 招也 注魁者首出也顏者顯著
 也 積音不已而不知盜乘其後 天北 水賈如

謂北海也 不丁言時以直言之時可白

舌于于 于于屈居無道之 陰陽相磴物音外

切磨 彫離 彫傷離散也 疑惘惘 疑少決多

憂鳴 幹客 內其明 日沒賁東 沒日之將

方東 沈耳于 墮聽以下人之隱私 交雛 交雛屬

媚婦 腐糧 獨倡 獨音周陰陽各去其所萬物亦

所處 不知 擗衣 怒 月高弦之二餘也 盲征

所往 盲而 卷第六 經字卷五

曹腹 曹莫登切 腹昏暫視於天 射埽 射埽射

也音 倍明 倍明反古 妖 妖其美婦也 射埽 射

菱菱 日之將出 昏辰 昏辰利月 日入月出轉相

折筭 易寄 木相克故筭折寄易不獲其善也

黃兒 年老有黃髮見齒之徵髮白復

天杭 海注 飛翫于天 將飛得羽 日失烈

烈 五為日中 播航 播航文人也 紅蠶 病者

蠶功 敗 卵 壞徒切 大車 大車川重建

石矻 矻 難之兒切 羈角之吾 緜扶 緜扶未得

陰 彌于野 陽 陽萬物 物音 緜扶 緜扶未得

肥 肥 育以根 次 次 與起不安之

日損 其彙 割 割 上音 下才與 三儀 三儀同料

死生 相 摻 摻 音 交謂相 夜道 夜道極出

冥 冥 挹 盈 挹 盈 自謙 天 天 然 泰 泰 政 七 游

率 刻 檢 檢 表 施 景 天 斗 之 衡 而 進 注 振 動 也

六 間 於 子 為 律 於 丑 為 呂 故 言 始 陰 為 間

鳴 罕 取鳥 鈿器 五為 腹器 之利包容 注像上

愚牟 為愚為牟 仍孫 即孫

卷第九 立祝

天炫炫燿燿 注天炫炫出於無眇燿燿出於無煨

風識虎雲知龍 車軛馬軛 軛尾結也

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瘦澤增肥 山以高峻故殺

山之 損贏 月關其博 崇天普地 亂卒 事

委曲而終者 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 渙

爵般秩 建侯開國 臚湊羣辟 臚陳 擊

石彈絲 日月相斛 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

卷第十 立周

天地輿新 始新 黃純 深合 注謂十月也

故言 泰柄雲行 泰泰極也柄斗柄也 倨勳

禍至而福逃 晝夜相丞 人暮暮 乎中 而

山川相流 水出於 四時

地坎天巖 月湓日湛 徐運之兒 四時

不俱壯 故不俱壯 日昱乎晝 注昱乎晝

年病 天之償 歲也 注一歲之數有足者有

減者足則年安不足則為病故曰天之償

晦者足則年安不足則為病故曰天之償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卷二十

八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一

鄒陽洪 邁

莊子一

逍遙遊第一

消搖 北冥 其翼若垂天之雲 其大如天

一面雲 海運 水擊 扶搖 扶搖風名也暴風

野馬 春月澤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 坳堂 坳堂有坳形 芥爲之舟 置杯焉

則膠 右孝反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背負

青天 學鳩 小鳩也 搶榆枋 搶突也榆枋木名 控

於地 投 莽蒼 草野之色 腹猶果然 貌 之二蟲

又何知 小年不及大年 以久特聞 糞上

芝 朝菌 注大芝也又曰一名舜英木槿也 刺生芝 惠姑窮

髮 北方無 山以草木爲髮 冥海 羊角而

上 風曲上行 斥鴳 雀也 此亦飛之至也 知

效一官 猶然笑之 猶笑 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 未數數然 音朔迫 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 輕妙 名者實之賓 鶴鶴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語宏大無隱當 無大當

神禹 是其所非非其所是 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以指

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廷與極

廷 廷橫而極縱也 恢恠憭怪 狙公賦芋 典

狙官 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 惠子據梧

梧 梧而據 對牛鼓簧 堅白 公孫龍之法設

辯白馬之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

小 二與一爲三 葆光 任其自明故 德進

乎日 民溼寢則暑疾偏死 齟然乎哉木處則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惴慄

注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 大有逕庭謂過也

不近人情 淖約若處子 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觀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時女猶處女也 大浸稽天稽至也 是其塵垢粃糠

將猶陶鑄堯舜 軼落無所容軼落也 非

不鳴然大也 拙於用大 不龜手文折也 泝

泝潔細者謂之泝 一朝而鬻技百金 能

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 慮以

爲大樽慮結也 蓬之心蓬者短不暢也 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 經子卷五

齊物論第二 三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冢莫我

人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吾喪我

前者唱于隨者唱嗎于唱聲之 吹萬不同

閑閑博

其殺如秋冬殺色 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

茵 日夜相代乎前 芥然疲役 人謂之不

死奚益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

與汝皆夢也 弔詭弔音的至也詭異也 萬世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受其黜

闇 天倪自然之分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

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

亦無辯 罔兩問景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 蛇蚶蜺翼蚶腹下也 不

栩栩然胡蝶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不

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養生主第三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刑 可以盡年 春然嚮然奏刀騞然若皮骨相離聲

進乎技矣 所見無非牛者 未嘗見全牛

批大卻導大窾窾空也節所窾空就導之令離 遊

技經肯綮之未嘗肯骨間肉綮結處也 遊

刃於空 大軼樂結也 良庖歲更族庖月更

新發於硎硎石也 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 動刀甚微謏然已解傑化

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拭刀也 樊中樊所以

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適天倍情 指窮

198

265

於為新商義也

人間世第四

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本國輸之死地不可稱數 澤若

蕉若草也 醫門多疾 庶幾其國有瘳乎 信

石慧實 苗人者人必反苗之 乘人而鬪其

捷角其捷辯 目將榮之眩 以水救水 與天為

徒 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擊蹠曲拳人之禮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 絕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

天使難以偽 未聞以無翼飛者 虛室生白

經子卷五

伏羲几蘧之所行終几蘧上古帝王 吾食也執粗而

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饑儉薄也 朝受

命而夕飲冰 內熱 是兩也 子其有以語

我來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

言 傳兩喜兩怒之言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無傳其溢言 泰至則

多奇樂溢著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 美成在久 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無町畦

怒其臂以當車轍 蚤蚤僕緣 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 散木 以為舟則沈 液楠謂脂出楠

以其能苦其生 且予求無所可用又矣 散

人又惡知散木 覺而診其夢也 狂醒狂如

病酒 宜楸栢桑 栖戲狙猴 高名之麗麗小

也又屋 禪傍棺之全 豚亢鼻仰 頤隱於

齊 會撮指天會撮 挫鍼縫衣 治鮮浣衣

鼓箴播精鼓箴也小箕曰箴簡米曰精又鼓

支離其德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

吾行卻曲 山木自寇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經子卷五

莫知無用之用

德充符第五

與夫子中分魯 虛而往實而歸 止也直後

而未往耳 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 肝膽楚

越美惡之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

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眾止 受命於

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

也正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心未嘗死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鑑明則塵垢

不止 與堯爭善 自狀其過自陳其 知不

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 說我以

善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

骸之外 改容更貌 子不謹前 猶有尊足

者存 實實以學子實實 天刑之安可解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以惡駭天下 使其形

則者之屨無為愛之 才全而德不形 與物

為春 平者水停之盛天下之平莫 德友

闔跂支離闔也言脚常曲行又云 其脰肩

肩音賢 直貌 魏姦文廢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

所不忘此謂誠忘 受食於天 誓乎大哉獨

成其天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據槁梧而暝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第六

不雄成不恃其成 暮士謀善以 其寢不夢

其息深深 真人之息以踵在根本 嗌言喉咽

之氣也咽喉 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不以人助

天傷生 則 凄然似秋煖然似春 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 與乎其觚特立 而不堅也張

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善貌 其似喜乎崔乎貌動

其不得已乎濇乎起貌 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

也屬乎其似世乎誓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

好閉也愧乎廢忘 忘其言也 以天為父 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 譽堯非桀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 藏山於澤 藏天下於天下 神鬼

神帝不神鬼帝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 襲氣母取元氣 維斗北斗 為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無古今而

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櫻寧櫻有所 副墨可

副貳 洛誦苞洛無 需役儒弱 參寥參高

為友 句贅指天句贅項推也 跼蹐病不

化予之左臂以為雞 尻為輪神為馬 吐避

無怛化不願人 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

乎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

不聽 我且必為鑊錐 成然夢遽然覺 相

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登天遊霧挑撓

無極 莫然有聞 編曲蓋薄 遊方之外

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 天之戮
 民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畸人者畸於
 人而侔於天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 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
 有旦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 夢
 為鳥而厲乎天 造適不及笑皆所造 獻笑
 入於寥天一入於寂寥 黥汝以仁義劓汝以
 是非 願遊於其藩遊其藩傍 皆在鑪錘之間耳
 息黥補劓 刻彫眾形 坐忘端坐而忘 黜聰明
 淋雨本作霖 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地豈私貧
 我哉 經字卷五

應帝王第七
 其覺于于無所知貌 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欺德 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 壙垠之
 野猶曠也 勞形怵心 虎豹之文來田 執藜
 之狗藜也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 眾雌而無
 雄而又奚卵焉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杜德機德機不 止水
 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審回發日杜 已滅矣
 已失矣吾弗及已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

事任無為知主 盡其所受乎天 用心若鏡
 不將不迎來即應去即應

駢拇第八
 駢拇足拇指連 枝指手有六指又 指有歧
 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附無用之
 指也 駢於明多於聰枝於仁駢於辯 使天
 下簧鼓 纍瓦結繩言小辯危辭若 竄句穿
 六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蒿目快性 响俞
 仁義並去聲謂响喻顏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色為仁義之貌

招仁義以撓天下 其於亡羊均也 男而墉
 婢女而婦奴 伯夷死名 所死不同
 馬蹄第九

翹足而陸陸蹠 義臺路寢 垣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 禽獸可係羈而遊 蹇步結
 蹇蹇蹇 躄躄躄 皆用心為仁義之貌 澶漫
 但曼為樂一作 摘僻多節也 喜則交頤
 相靡摩也 衡扼轅前橫木 月題齊之以 額
 上當顧如 介倪古八五第 鷲曼旁出 馬
 之知而能至盜 赫胥氏使民胥附 鼓腹

而遊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一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卷二十一

上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二

鄱陽洪 邁

莊子二

胠篋第十

胠篋胠音祛從旁開 妄意室中之藏 入先

出後 以趙厚酒易魯薄酒 上夷而淵實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魚不可脫於

淵 擿玉毀珠 培斗折衡 鑠絕筭瑟 爨

亂天下 削格羅落削格所以 頡滑謂難料

云一語不 解垢隔角也或云 俗惑於辯

喘栗肖翹翹動蟲肖翹翻飛之屬 役役之佞

在宥第十一

在宥天下宥寬也宥 人大喜邪毗於陽毗井

相於技相於藝相助 鬻卷儉囊亂天下鬻卷

聲神動而天隨 炊累從容無爲而萬物 如埴

其居也淵而靜 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

動也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塵之自

動也

動也

非誕信相譏 脊脊大亂脊音籍相踐 桁揚

接楫折音抗脚長械揚接楫桎桎梁也 嚙矢交

日矢之鳴者又 蒿矢 雲氣不待族而雨聚

也未聚而 佞心翦翦淺短 抱神以靜 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閉汝外 物將自壯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也百物 吾與日月參

光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倘然止贅然立

其根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 因衆以靈所

聞不如衆技衆矣因衆人之所聞見委 一不

成而萬有餘喪 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觀

於天而不助

天地第十二

道兼於天 淵靜而百姓定 通於一而萬事

畢 行不崖異 有萬不同 溲乎其清 以

人受天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

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壽富多男子

富而使人分之 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 無落吾事 但俛乎耕而不顧耕貌執狸

之狗成思 獲狙之便 自山林來狗有所能故被

局局然笑大笑之貌 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載

規規然驚許逆反 驚懼貌 抱甕而出 灌指捐然用力

數若洪湯疾速如湯 沸溢也 於于以蓋眾於于 夸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

風波之民 假脩渾沌氏之術 橫目之民

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禿而施髡 操藥以脩

慈父 上如標枝掛標之枝 無心在上 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 導諛之人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

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終身導人終身諛人

作色不受 終始本末不相坐從俗者恒 不見罪坐 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 大聲

不入於里耳非委巷 之所尚 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

皆古歌曲 嗑笑也 俗 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 噴曲 至言不出俗

言勝也 以天下惑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

黃而文之 其斷在溝中 溝中之斷 摺笏紳

脩 眈眈然在繆繳之中

天道第十三 萬物無足以鏡心乃孝 反 水靜則明 燭鬚眉平

中准 進為而撫世 動而與陽同波 其鬼

不崇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必有為為天下

用 知落天地 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三軍

五兵之運 倒道而言 迂道而說 可用於天

下不足以用天下 辯士一曲之人 苦死者

嘉孺子而哀婦人 天德而出靈與天合德 雖出而靜

膠膠擾擾膠交 膠反 天地者古之所大 徵藏史

中其說丁仲 徵藏名也 一云典也 免而歸居 繕十二經以說

重趼而不敢息 鼠壤有餘蔬 積歛無崖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鴈

行避影 而容崖然進趨不 安之貌 而目衝然衝出 之貌 而

穎穎然高露發 美之貌 而口闕然而狀義然踉蹌自 持之貌

似繫馬而止志在 奔馳 退仁義進道 德也 實禮樂性為 情

主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 語之所貴者意也 意

有所隨意之所隨者 不可以言傳也 古人之

糟魄普各反又作粕 已漉麴糟也 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

而不入甘緩也 苦急也 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

也謝孰主張是孰維綱是 雲者為兩乎兩者

為雲乎孰隆施是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

彷徨孰嗑吸是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

皇 此非過孝之言 不及孝 以敬孝易以

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

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 德遺堯舜 始聞之懼復聞之

息卒聞之而惑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目知窮乎所欲見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天

機不張 苞裹六極 始於懼懼故崇 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盛以篋行行簡也盛

踐其首脊 蘇者取草 物入眼為病也昧 取

先王已陳芻狗 死生相與鄰 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 古

今非水陸與 行周於魯 俯仰而不得罪於

人 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 捧心而贖其

里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

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

學字卷五

五

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

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

莫不與其子孫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仁義

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處 假

道於仁託宿於義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

之圃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

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 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

膚則通昔不寐矣 負建鼓而求亡子 鵠不

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口張而不能嚼音

倨堂應微 而 年運而往 不至乎孩而

始誰孩笑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 憖於屢董

之尾 鮮規之獸明貌小 一君無所鈎用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鳥鵲孺乎乳

魚傳沫相沫 細要者化 有弟而兄啼而長

也勿

刻意第十五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釣魚間處釣亦 吹响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 導引

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 不為

導氣令柔

學字卷五

六

福先不為禍始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無所於忤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性之

繕性第十六

繕性也以恬養知 濼淳散朴濼亦去性而從於心 心與心識 文滅質博溺心 世

與道交相喪 閉其言而不出 時命大謬

深根寧極 物之儻來寄也 其來不可圍

今寄去則不樂 喪已於物 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己 望洋向若 眊洋 望羊仰視

聞道百以為莫己若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過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未嘗以此自多 晷

空壘孔小穴也又小封地蟻塚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

米之在太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 豪末之

在馬體 五帝之所連連續也自多於水 至

大不可圍數不能窮自細視大者不盡 因其所

大而大之 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

梁麗小船也一曰屋棟也夜撮蚤察豪末蚤跳蟲跳

蟲 非愚則誣 三代殊繼 一絲繇乎若祭之

有社繇者承翼兼懷萬物牛馬四足是謂

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牛馬不辭穿落注

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 夔憐蚘蚘憐蛇蛇

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以一足踰蹕而行 諱

窮求通一久矣而不得命也將甲者進亦

持 吾無所開吾喙 埒井蛙埒音坎井幹

井欄也亦 軒蟹軒音寒井 不為頃久推移

適適然驚音規規然自失皆驚視 商鉅馳河

鉅音李 趾黃泉而登大皇趾例買 壽陵餘

子學行於邯鄲未應丁夫 失其故行 忘子

之故 舌舉而不下 死為留骨 吾將曳尾

於塗中 仰而視之曰嚇 欲以子之梁國而

嚇我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 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注

至樂第十八

富貴壽善天下之多積財而不得盡用 與

愛俱生 芒芴芒乎芴乎 是相與為春秋冬

夏四時行也 偃然寢於巨室 愧遺父母妻

子之醜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 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 棄南面王樂 綆短不可汲深 以

已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 壇陸一作陸音但

水沙道從從食於一 撻撻也 龜蟻之衣上機

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 食醯苦酒

視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絲在水中 九猷九豆為久

也 斯彌曰頤輅 黃軓况音 不筭久竹 久

晉芮 腐罐並虫 羊奚草名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竹 青寧名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二

經子法語

九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三

鄱陽洪邁

莊子三

達生第十九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其天守全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 得全於酒 聖人藏於天 復讎者不折鎔于鎔邪 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不開人之天而千將 開天之天 不厭其天性而動 疴僕者承蜩 累丸二而不墜 處身若椽株拘厥堅 唯蜩

經子卷三

翼之知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疴僕丈人

肆人操舟若神 覆却萬方舟覆 以瓦注者

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注聲 外重者

內拙 操拔簪以待門庭把 善養生者若

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高門縣薄簾 不

鞭其後 病攻其內 柴立其中央 畏塗

十殺一人 牢筴牢豕室也 說最 為最謀

膝楮之上楮籜也 聚僕之中豕穢中器一

談詒為病談於代反詒吐 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忿偏 善忘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 沈

有履窻有髻沈水汗泥也髻音結並神名 戶內煩壤 倍

阿鮭東北方之倍音陪並神名 洪陽西北方

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瓊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仿徨本 不知病之去 望之似木雞 異雞

無敢應者 與齊俱入與汨俱出齊回水如磨

湧出者 安於陵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見者驚猶鬼

神 以天合天 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以

為文弗過也織組 鈎百而反驅之如鈎 馬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忘足履之適 居

鄉不見謂不脩 田原不遇歲 飾知以驚愚

經子卷三

脩身以明汙 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 款啓寡聞款空也啟開也如

載鸞樂鷄以車馬

山木第二十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殺不能鳴者 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賢則謀不肖則欺 豐狐文豹 夜行晝居

齋疏於江湖之上 其皮為之災也 猖狂妄

行 吾無糧我無食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虛船來
 觸舟 呼張歛之也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
 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 虛已以遊世 盼盼睨睨 秩秩
 不飛奇遲 進不敢為前 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翔佯而歸
 弟子無挹於前 執持 真冷 日注冷曉也謂以
 真道 騰猿 攬蔓其枝 得柘棘枳枸之間
 處勢不便 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故易 窮極不行 鷓鴣 鳥莫
 知於

一燕也 目大運寸可回一 執彈而留之 留
 故反宿留 得美蔭 執翳 執草以 見利而
 向其便也 忘其真 何為頃閒甚不庭乎 庭中
 田子方第二十一

人貌而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
 消 前立臣 而語之 一 所學真土梗耳 往
 也 斬見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 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諫我
 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目擊而道存 夫子

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
 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 求馬於唐肆 唐肆非停 忘乎故吾
 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 注 違物離人而立於
 獨 日改月化 假至言以脩心 醯雞發吾
 覆 舉魯國而儒服 冠園冠履句屨 句音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飯牛而牛肥 衆史
 也 畫者 受揖而立 而受命 揖 舐筆和墨 儻儻
 然不趨 儻音但舒 解衣槃礴贏 是真畫者
 矣 內足 其釣莫釣 乘駁馬而偏朱蹄

典法無更 列士壤植散羣 鈹斛 音 措杯
 水其肘上 適矢復沓 箭道去復 方矢復寓
 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 背透巡足二分垂在外 揮斥八極
 也 恂目 恂音 鼻間栩栩然 伏犧黃帝不
 得友 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 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知北遊第二十二

隱奔之丘 隱出奔 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
 化為臭腐 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

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

也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音未

有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音昧天

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疏瀹而心潔雪而

精神培擊而知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暗醜物生者反聚氣貌音音白駒過卻亦作

解其天破墮其天袞道在弟薛本亦作梯

監市履稀每下愈況監市之履稀以知其肥瘦

豕肥周徧咸三者異麥戶而入反開也

曝然放杖音不知深矣知之淺矣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無問問無應大馬捶鈞馬大

有所迎以是非相整和與人相將迎山

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庚桑楚第二十三

盡然知挈然仁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

吾洒然異之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正得秋而萬寶成

不知所如往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巨魚無所還其體音旋鯢鱈

為之制專制於步仞之丘陵廣一步夔孤

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鳥獸不厭高魚鼈不

厭深妄鑿垣牆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舉

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日中穴音舉

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大

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吾忘吾荅因

失吾問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反愁我已見若眉睫之間譬猶飲藥以加

病願聞衛生之經終日嗥而啞不啞音

不善乎幽問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券內券外

陽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昭景甲三

脆脰音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

焉偃以死償節碾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齋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至禮有不人若

使人無已譽唯蟲能蟲唯蟲能天一雀適

羿以天下為之籠湯以庖人籠伊尹

謂帝極無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德宇泰為

聲為嘔

謂帝極無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德宇泰

為

謂帝極無

聲為嘔

謂帝極無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德宇泰

為

謂帝極無

徐無鬼第二十四

黠嗜欲擊好惡擊音率超然不對其言狸

德狗之國馬天下馬橫說之則以詩書禮

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

見似人者而喜去人滋久思人滋深逃空

虛藜藿柱乎魁颯之逕則良人跟位其空謂巡虛

食芋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鶴列陳兵

麗譙高樓徒驥徒步前馬先馬七聖皆

迷適有蒼病去其害馬凌淬之事察士

音信謂相凌不樂困於物庶人有旦暮之

者悲前期而中善射有公是冬鑿鼎而

夏造冰以陽召陽廢一於堂廢置鼓宮

宮動鼓角角動相鎮以聲齊人躡子於宋

造於怨子殺之於宋唐子失亡未始離於岑崖岸

風盡聖而鼻不傷仲父之病病矣惡乎

屬國而可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勿

已則隰朋可以德分人以賢臨人見巧

於王搏捷矢矢性雖速無以汝色驕人

鋤其色衆三賀之有喙三尺言長狗不

以善吠為良禦福是而注牂生於奧未

而音為牧而也奧西北隅未地一日豕牝羊鶉生於突求

之償安須臾暖姝暖音暄學一先生之言濡需謂

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豕羊肉不慕蟻

蟻慕羊肉舜有羶行於蟻棄知於魚得計

於羊棄意以心復心雞墜雞豕零名

猪豕不知其身之所以然風之過河也有損

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河

恃源而往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三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四

鄱陽洪邁

莊子四

則陽第二十五

獨鼈於江 顛冥乎富貴之地冥音 非相助

以德相助消也 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

冷風 無赦如虎 不言而飲人以和 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喜悅 見見聞聞見所嘗聞

之名羸法名注者已過之 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也者又亂人也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 君以意在四方

上下有窮乎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

梁中有王 惘然若有亡 吹劍首劍環頭

舍於蟻丘之漿 自埋於民與民 陸沈隱者

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 來年變齊齊才細反謂 深其耕

而熟擾之摩田 終年厭殮孫 遁其天 欲

惡之孽為性萑葦 漂疽謂病瘡 瘦膏謂虛

弱上生肥 立人之所病榮辱 遠其塗而誅

不至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年非也 同濫而浴濫浴 靈公之為

靈也久矣 上里之言都里井邑 合十姓百

名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 今指馬之百

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

馬也 江河合水而為大 雄雌片合片音判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

外物第二十六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天地大

絃駭 墮螭言怖畏之氣神融不安定也 心

若懸於天地之間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月

固不勝火大而開 憤然類 東海之波臣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 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 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矣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五十牻音

憚赫千里 揭竿累亦作累 趨灌瀆灌瀆

守鯢鮒皆小 飾小說以干縣令 儒以

詩禮發冢 大儒臚傳上傳語告 東方作矣

日出 未解裙襦口中珠 以金椎控其頤

脩上而趨下趨音促 下矩也 未僕而後耳耳却 視

若營四海視之偏然似 營他人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閉其所譽 阿門阿屋曲 答也 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 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魚不畏網而畏鵜

鵜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碩師 一作 廁足而墊

之致黃泉側音 孰能不波波高 下貌 人則顧塞

其實 心有天遊遊不 係也 婦姑勃讎爭也 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 靜然可以補病 空可以

止遠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積柴水中 使魚依而

之言哉 蹄者所以在兔 言者所以

在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 言而九見信 危言日出和以天

倪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 隨變故曰日出謂日新也天倪自然之

支離無首尾言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陳人是之謂人 道

陳父之人 以不同形相禪萬物皆種也 鳴而當律鳴者律之所生 再仕而心再化 吾及親

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音睢

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舍者迎將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舍者

與之爭席 讓王第二十八

猶之可也 適有幽憂之病 春耕種形足以

勞動秋收斂身足以衣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捲捲乎后

之為人捲音權 用力貌 葆力之士 不以養傷身不

以利累形 左手攬之則左手廢右手攬之則

右手廢 兩臂重於天下 其輕於韓又遠

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上苴糞 草也 以隨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

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

陳義甚高 延以三旌之位三公 軒車不容

巷 顏色腫噲利錯 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 决 曳縱而歌商頌 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 藜羹不糝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血牲而埋之 盜跖第二十九

穴室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 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易辱人以言 贈人肝而鋪之鋪布吳反日申時食也

敬再拜謁者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作言造

語妄稱文武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冠多華飾

如木之枝繁取牛友為大革帶也 多辭謬說 搖脣鼓舌擅

生是非 將以子肝益畫鋪之膳 上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 兩展其足 美好無雙 知

維天地 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 愚

陋恒民 恒民畜我 卧則居居起則于于

縫衣淺帶 盜莫大於子 操瓢而乞 告我

以鬼事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

五日而已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

隙也 狂狂伋伋 執轡三失 目芒然無見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

邪 無病而自焚 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

口哉聊音 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執而

機 將棄而天 不以財戲人富有天下而內周樓疏重樓內匪踈軒外通謂設備守具

說劍第三十 善為劍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謂纓纓無文理者

短後之衣 治劍服 千里不留行 後之以

發先之以至 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

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鉞鐔音涇劍口也 上决浮

雲下絕地紀 劍事已畢奏矣

漁父第三十一 奏曲未半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方將杖擊

也而引其舡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田荒

室露 希意導言謂之詔 人有畏影惡迹

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

不離身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

飲酒以樂為主 祿祿而受變於俗 蚤湛於

人偽而晚聞大道 延綠葦間 待水波定不

聞擊音而後敢乘 分庭伉禮 曲要磬折

列御寇第三十二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饋之家 形謀成光形謀

汝華也 戶外之履滿 先生既來曾不發樂乎 人將保

莫覺莫悟何相熟也 汎若不繫之舟 鄭人

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緩名也 河潤九里何從

閩胡嘗視其良閩語助也良或 造物者之報

單千金之家三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

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 各

必其所見 小夫之知不離菑苴竿牘 敝精

神乎蹇淺 知在豪毛所得 槁項黃馘 破

癰潰木反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離實學

僞 宵人不由明坦 宵夜之人文釋 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

者必遭其睡也 在上爲鳥爲食在下爲螻蟻

食 天下第三十三

不離於精 以天爲宗 以道爲門 薰然慈

仁謂之君子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

以稽爲決 六通四關 史尚多有之 摺紳

先生 詩以導志 春秋以導名分 耳目鼻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

也 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道術將爲天

下裂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 其道不怒 其道大毅無間

使人憂使人悲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 沐甚

兩櫛疾風 以跛躄爲服鞋類也 以自苦

語正也

以危言為曼衍 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 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犴亦作作連

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 上與造物者遊而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其書五車 至

小無內謂之小一 小同異大同異 連環可

解也 我知天之中央 大可以為羊 矩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白

狗黑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 說說而不休

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經子卷二十四

九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四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淳熙拾陸年冬月十日婺州容齋雕

慶蔭堂岳菴置一

黃岡陶子麟刊



耄學齋晬語

17A

17A

余於語錄中喜讀尤季美呂新吾兩家書尤精稿呂決
斷今香吟先生醉語是能自成一派非尤之精稿非呂
之決斷所著書一如其人殆又所謂溫和不者歟先生晚
年端居默處以詩自遣余嘗侍座側見先生手一小冊
卽醉語也蓋就生平所讀之書所經之事所接之人其
是非離合融會貫通隨時筆之於書涵蘊藏蓄斂之又
斂發爲語言純以退抑出之若卽所言推而放之覺六
合之內八荒之外所謂奇奇怪怪無不窮極其形態各
示以大中至正之規非講學家高談性命以通聲氣作

醉語序

屏廬叢刻

標榜也子若爲先生文孫擬重付刊印索余序之余何
人耶敢序先生之書耶姑卽余所能見及者爲讀是書
者道之其爲余所不能見及者未敢強爲之說也猶記
少年侍先生時平日之浮心躁氣不必躬接談論一瞻
顏色怡然藹然立卽消釋古人謂如坐春風中或卽如
此景象也及今思之不禁心向往之爲之想慕不已也
己未天津王守恂譔

養學齋醉語

天津楊光儀庸案著

柔絲不足以引重從無以千鈞之重繫之柔絲者故巨
繩時以引重而絕而柔絲獨完跛驢不足以致遠從無
以千里之遠責之跛驢者故駿足時以致遠而敗而跛
驢常逸

淺夫雖褊急嬰兒犯之而不怒棲鳥雖善警輕風搖之
而不驚何也以犯之搖之者固無心也

人而忤我權在人也欲挾我之盛氣使人必不我忤猶
抱薪以救既然之火也我而忤人權在我也能知人有
同情自我先不忤人猶決渠以洩將溢之水也

己不正不足以服人己正亦不足以服人何也不能以
正化不正也不能以正容不正也不能化則人狂於習
不能容則人激而反噬

世有墨晶以綿爲病而無綿則易僞是其綿也卽其所
以爲晶也晶而無綿其人之聖乎

學不可半塗廢而半塗無定程行千里者五百里爲半
塗行萬里者五千里爲半塗以萬里視千里卽於千者

醉語

屏廬叢刻

而五之則猶是半途也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以爲鑒是矣而必從而笑罵之覆者非一致恐有不自我覆而覆者

內省不疚爲君子而自恃其無疚則動輒得咎

鄉愿德之賊也而正直者恆不愜人情非人惡正直也

正直者多盛氣也故天下之達道在和

人壯則事多而慮少人老則日短而慮長

由尺而寸寸積之可以成爲丈由丈而寸寸斷之將不得復爲尺

辟語

二

屏廬叢刻

人不自量則多怨人不自下則多辱

逸而有獲幸也而實享其逸者終無幾也勞而無功不幸也而陰償其勞者將無已也

事何小大囿於其中者無小超乎其外者無大

獸不以無翼而思飛鳥不以無角而思觸得於天者有所缺順乎天者無不足

人或已老猶孳孳以赴事或未老卽靡靡以偷安靡靡者非淡於利欲孳孳者非迫於飢寒

聚無數虎狼於門外而飢之餓之復積如陵之肉於門

聚無數虎狼於門外而飢之餓之復積如陵之肉於門

內而燔之無之若曰有攘竊此肉者虎狼將爲我守之此大愚也

無辱卽榮處下不傾

生機殺機互爲其根一念舒慘禍福之門

紫能奪朱朱以有紫益貴鄭聲亂雅雅不以鄭聲而廢

熱極而涼人不及防敵笥無衣典以糶糧

或有衣裳藏之笥中寒不及取與無衣同

人惡勞習於勞者雖勞亦逸人畏險習於險者視險如夷

辟語

三

屏廬叢刻

涉世淺者氣易浮涉世深者膽愈小氣浮則輕進而招

尤膽小則多退而不擾

聖人繫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既曰男女又曰夫婦者蓋男女而不別以夫婦則是禽獸之道所謂有牝牡而無有父子

者也

能忍則事無所爭不必人之無爭也有容則人多可恕

不必人之果恕也

炫己之長未必果是長處揚人之短卽是己之短處

凡教子弟者必不欲其結交匪人陷於不義而已之貪
 殘忌刻先以不義率之是我即匪人矣在子弟日與匪
 人處且親之尊之雖出而不交一人亦烏得為佳子弟
 循吏無迂儒酷吏無庸才俗吏無佳士貪吏無恥心
 擾擾攘攘之中而有一靜者默坐其旁自別有一番氣
 象人能從此體會可以省許多紛爭許多懊惱此中清
 福消受不盡矣

睥語

四 屏廬叢刻

有不敢爭之利不屑取之利其人正大可取也
 陽主舒陰主斂凡人有拂逆事夜思之不能自遣晨興
 則若有釋其縛者於天之陰晴亦然
 堯舜孔孟不肯為常人也天下之常人皆從而託命焉
 故終身在憂勞中常人之能自立者不肯為下流也而
 不能自立者每有所期望焉故終身在咎責中
 登山者至山半氣喘力竭適有人扶之掖之得至山頂
 在人既不免居功在己亦必慙然而內愧若當氣喘力
 竭時卒無扶掖之者雖手足並行匍匐而上迨其既至

亦同一山頂也既無從旁居功者在己亦得以無所憑
 藉而毅然自信然則世之以無人扶掖在在歸咎於人
 者亦可釋然而奮然矣

豐於財膏於才其人必多庸福優於才絀於財其人易
 起機心

蘭膏自焚良可傷也美玉在璞胡自獻乎是故靜者韜
 光達人知止

磁石引鍼而鍼不能引磁石琥珀拾芥而芥不能拾琥
 珀蓋輕者趨於重非重者趨於輕也君子所持者重天
 下之物皆輕君子立乎其先天下之物皆後

睥語

五 屏廬叢刻

風俗之淫靡積而難反也人心之險詐恬不為怪也隨
 波而逐流初衷其謂何也矯同而立異更無適而可也
 惟自求吾心所安將終為羣情所向
 語云狼貪又曰狼藉蓋貪則必殘其所毀敗每至污穢
 雜亂不可收拾周禮六計尙廉聖人見之早矣
 天下無不可感之人即無不可容之人但自小焉則無
 適而可矣
 無恆產者易犯法犯法而刑之是為網民豈知可得而

網者十之一二其敢於犯法終不得而網者且將與我
爲敵矣吁可畏哉

人之勝於禽獸者以其有知識能全此良心也第此知
識正用之則勝於禽獸反用之則有不如禽獸者矣是
以人不善用其長必至適形其短

孟子云有恆產者有恆心要知有恆心卽是恆產不必
別求恆產

爲學之道貪功者過已伏不如省過以課功也輕信者
疑易滋不如致疑以求信也

辟語

六 屏廬叢刻

邨中演劇觀者麇集有句者污穢滿身揆入其中人皆
遠之句者因自詫曰人盡畏我避我噫豈果畏而避之
哉

治人者欲深入人心必須善體人情讀周公東山之詩
視杜陵羌邨詩何如

或問動物植物同生天地間何以草木獨無知曰凡感
於情欲而生者有知人及一切動物是也有知者不能
久故人生不過百年天道無心而成化無心則無知無
知則久故天亘古不壞草木植物其生也純乎天非感

於情欲也則亦無知亦能久故秦松漢柏至今猶存

或曰謂天無知其說不經且不免褻天曰天氣也氣卽

天也凡人存心行事能合天理人心則己之氣順而和

氣應之斯爲福人之存心行事不合天理人心則己之

氣不順而戾氣應之斯爲禍禍福皆自爲感召氣爲之

卽不異天爲之聖人以天垂訓亦欲人修己以奉天耳

非謂天必盡人而察之爲之降福降禍也惟在人自爲

感召故報應不爽

或曰天地化生萬物皆生氣也何以有戾氣曰易有之

辟語

七 屏廬叢刻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蓋陰陽不交則不生交則不純

不純則雜雜則稠緼而爲戾氣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

旱皆戾氣爲之也惟聖人有以補救之卒不害其爲盛

世故人事既盡自足以消戾氣而召和氣

或曰草木以根爲首何以獨在下曰天在上屬陽主動

地在下屬陰主靜動物以動而生陽之屬陽氣由上下

行交於地故動物其首在上在前而四肢皆向下植物

以靜而生陰之屬陰氣由下上行交於天故植物其首

在下而枝幹皆向上物之以動而生者設埋其首於土

中則必死以違其動之性也物之以靜而生者設出其
根於土外則必死以違其靜之性也且無物不生於土
地土之靜者也流塵土之動者也故植物生於地中動
物生於流塵中

凡物遇水則流而乃有止水凡物遇土則止而乃有流
塵

驟然語人以爲聖爲賢人必目爲迂闊不切事情抑思
事事與聖賢相背將至一步不可行且有許多苦惱而
欲不學聖賢能乎是知聖賢非強人以所難實子人以

聒語

八 屏廬叢刻

極平坦極便宜之路也

君子朝乾夕惕直無一念可放鬆處要其所以坦蕩蕩
者卽在於此若不乾不惕則必不免長戚戚矣是以君
子小人止判以莊敬安肆之心

事功學業古人所獨到之境後人不能到也然人各有
其精力如以爲不能到遂謂有志學古者爲多事爲無
益則是古之時勢賴人補救之今更無庸補救也古之
義理賴人闡發之今更無可闡發也何以古之日月星
辰至今仍昭明於太古之山川草木至今仍發皇於地

日月至明而燭火有時而明不得以日月而廢燭火也
詩書至精而百家時得其精不得以詩書盡廢百家也
一家相習之人而不利於我平心思之當必有利於我
之處獎其利於我則相勸忘其不利於我則相安
水平不流心平易收

人之爲學也必時患其不足乃無不可造之學人之處
境也必時覺其有餘乃無不可處之境

人必淡於名利方可聞道亦惟淡於名利將不免叛道
何也自聖人以下凡能各盡其人事者皆名與利驅之

聒語

九 屏廬叢刻

耳苟淡於名利而心無主則一切人事既廢將所謂聞
道者必遁而入於釋老矣非叛道而何惟聖人無名心
而務成天下之名無利心而務興天下之利故其道至
大而至實後世惟韓昌黎深知之所以原道一篇不高
談心性祇切言人事

遇富貴而有乞憐之意則必不能處富貴遇貧賤而有
藐視之心則必不能處貧賤大丈夫不淫不移其於富
貴貧賤爲何如耶

孔子云鄙夫不可與事君庸人亦然忠義而庸無以濟

變權奸而庸適以自敗是知鄙而不庸不免爲亂臣庸而且鄙亦必至爲亂臣

人窮多詐人富多怕詐則人厭之怕則人陷之

以性制情旋制之而旋動焉奈何曰動卽制之勿使發而難收其可也

女子天亡已嫁不爲殤士子多藏好利不爲良

毫學齋醉語

醉語

十

屏廬叢刻

楊香吟先生醉語一書久經耳習以未獲覩爲憾聞是

書昔年曾登黎棗未及施墨版旋散失先生文孫子若

嘗欲重鐫行世遲而未果今鈇編輯屏廬叢刻從張君

君壽假得所鈔副本亟遂寫收入藉廣流播先生爲吾

鄉大師人望之如天半龍門而是書一準人情物理於

平易簡淡中使足感發醒悟絕無兀岸艱奧之言鈇生

也晚雖不及躬聆警欬則先生之潛默抱道讀此已可

想見而景仰之私益歎高且深之不可量矣癸亥六月

璧前二日後學金鈇跋

醉語跋

一

屏廬叢刻

稚
黃
子

1
2
3
4
5

檀几叢書卷十五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稚黃子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萬物章第

萬物之成惟翕。翕斯靜。靜斯久。久斯大。故惟翕之成也。為能大。

閱泐章第二

百無一可以閱。而後泐其泐也。必審如不獲也。百有一可以止而輒靜。其靜也必固。如不得已。

戒慎章第三

萌於心。必戒必慎。況於口乎。口無迹也。必戒必慎。况文字乎。文字未加諸施為也。必戒必慎。况於事乎。故有德者。慎心如慎。口慎口如慎。文慎文如慎。事狂者反是。

勞逸章第四

常居勞。故得逸。常居忍。故得遂。常居束縛。故得蕭散。

常居不足。故得有餘。常居勉習。故得無不利。

至道章第五

至道惟靜。守靜者完。完者得天。是故夫人終日可無言也。終其身可無事也。而已言已行矣。若是者其言不言。其行不行。以為夫人不可以無言也。而言其言。溢。夫人不可以無行也。而行其行。贅。溢且贅者。內喪已真。而外傷物之情。傷物之情者。物亦反傷之。真喪其內。物傷其外。是謂重傷。重傷者。故不可以久。夫惟守靜篤者。其命自貞。其道自行。

微乎章第六

微乎微乎。鉅而基乎。未乎未乎。突而至乎。無傷無傷。俄決其防。綿綿延延。而將益長矣。故君子慎始。

輸財章第七

輸財者。急於事先。緩於事後。輸情者。偏於相借。置於不相用。故折氣以見恭者。不可以終日。扼腕以相取者。不可以終朝也。故君子密以持已。而恕以待物。密以持已。故未然不受。恕以待物。故無後怨。故惟君子為能先知物之情也。

稍喜章第八

稍喜事。中已驚。稍預於人事。已喪已之務。有引稍暱。已妨正業。可不嚴與。

獨立章第九

不為剛屈。不為柔徒。不為得盈。不為喪餒。力行者近。仁自勝者謂強。故君子獨立而不倚。非故違物。中自有所奉持之也。

什襲章第十

訥於言。慎於色。端於動。止。君子之所為。什襲也。交物。

口吻章第十一

口吻目睫。可以占人。知其背小而猶近之。是猶搏糞。與狎蛇也。小為其所污。大為其所螫矣。慎矣哉。

為真章第十二

為其真。毋為其偽。為其久。毋為其偶。為其逸。毋為其勞。為其安。毋為其危。毋以真易偽。毋以久易偶。毋以逸易勞。毋以安易危。守茲勿失。志氣日出。吾以觀其得。

氣張章第十三

氣易張。抑使下心。易滿。克使虛。欲易躁。止使靜。體易佚。強使作。強力不息。順受不堪。沃苦既飮。然後得甘。故自然不可任也。唯無任自然。適得自然。自然之極。目耳口鼻手足。且將日出。其聰敏堅利。以與物為正。而況於心乎。

失在章第十四

失在率。得在審。大智同人以游理。下愚呶眾而獨用。大智修業以俟時。下愚怠放而急獲。大智詳慮以善。下愚輕就而多悔。大智公觀而謹擇。下愚偏聽而好徇。大智守已而求內。下愚見欲而趨外。大智養精以周事。下愚役物而蚤疲。惟其審之極。是以無失。

自戒章第十五

自戒而不能守。猶無戒也。今日悔之。而明日犯之。其心之亾也久矣。夫道焉由入。

學者章第十六

學者之乘日。譬如當暑而操冰也。潔盤盥飭七簪。陳席安坐。而期以享冰。冰泮久矣。為學者。俟安居。羸食。

物務無干直高枕肆志而後讀書日逝已久矣故安
排勞於人日月駛於天幼忽焉而壯壯忽焉而老發
憤者數鮮克有終神智暫啓旋而復蒙匪學益入
自少克成也善為學者不自生累則累去半累至軌
決遣之惟疾則累去半累無可遣則應之而乘累隙
暇以為學則累去半故善為學者累有三去而累寡
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成務章第十七

成務在一毀在二三併其力積其日日積力併以治
一事事以弗舉焉早為而夕廢明日又徙業而德之
雖有神聖之資聰明施矣夫千金重利也析而為萬
以謀作業則無一之能息擇一業良而善居之則利
且無算故曰廢著之鄙君子觀理

逆形章第十八

道惡在在逆形彊與忍之謂也身欲佚故勞之體欲
佚故重之目欲盪故闇之耳欲哇故靜之鼻欲香故
清之口欲腴故淡之舌欲話故默之腎欲洩故窒之
肝欲怒故平之心欲機故樸之若是者無事不與形

逆逆久成順順成而筋骨堅強志氣發揚精神光榮
慧知日生將通於神明故可與成性可與定命矣

君子章第十九

君子之靜蓋無為而有事者也無為故力完有事故
修日進以完力庸日進修之業故安而不墮習而不
斂不得已而後發其發也大且光矣

輕信章第二十

輕信者中無識也輕諾者中無守也其道在使內重
而已矣耳審而後受舌審而後出耳舌之際間不容
寸有如重關焉者蓋內重也

治身章第二十一

君子之治身也如治器夫器委擲中露則欲邪久度
閉而不用則蠹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則壞是故荒
自放者委擲中露者也惰厥修者皮閣不用也不量
才以擇術見異而輒遷之是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
若是者終身罔獲亦弗振矣

矯之章第二十二

矯之強之拂之逆之禁之遏之作之振之久之自馴

乃幾有成。有成斯志可以行。而無憾於為人。書云君子所其無逸。

杪忽章第二十三

杪忽之積。迺多其散也。歛耗百年之為日也。幾何五常之為德也。幾何一身之為力也。幾何不務積之。乃務散之。以為鮮乎不瑕有害。噫行盡矣。

事親章第二十四

君子之孝。其道光大。大小人之事其親也。惟謹與勤而已矣。謹故敗德鮮。勤故墮事寡。順親之道也。故嚴父

禮記卷之五

配天。必有基。三牲魚腊。必有質。苟無其誠。禮不虛行。故惟孝子能知禮之實。君子小人其揆一也。

陰血章第二十五

陰血之作。惟念制念。惟預故。集厚於心。慮物自我。陽養恬於氣。慮和自我。戕撓強以屬理。滋潤以制火。入斯無沴矣。是故寬身之仁。上下効達而福物來成也。夫陵教長於平日。刻礪著於隱微。而求以一朝克之。克可倖哉。

天下章第二十六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一人之身。亦善居少。不善居多。故從所見為善。不善不相敵矣。是故始見不善。惕然若驚。再見而昧其明。三見而奉以為程。惟君子為能學以明道。確以守己。嚴以絕引。慎以納交。故可以無患也。仲尼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飲食章第二十七

食飲小節也。人能忍其所嗜。久之則清剛。見而浮肆。歛矣。欲損則天勝。情淡則志貞。於是乎觀之。

御物章第二十八

禮記卷之五

法使人畏。禮使人敬。德使人感。道使人忘。率道而下。至法已極。法外出智。則是鈞距機變之巧而已。此御物殆不可久。

耳目章第二十九

耳目口體。陰器也。視聽言動。陰事也。惟聖人能以陽道純之。壹之於禮。是也。水之質本寒也。以火沸之。可以熟用。田中之草本賊稼。月令云。利以殺草。如以熟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變化而用之。為利農功之巧也。禮於德為效。能變化萬物而易其質者。惟火

故惟聖人爲能善用之。以反陰爲陽。化器爲道。

不學章第三十

不學無獲。器與于習而後得。辭與口習而後得。順途與足習而後得。安夫鳥戾于天。迴翔足樂也。方其聳毛而習于飛。斯亦勞矣。夫神明托于官骸。意象寓于器數。調迅生于蹇澀。圓融起于漸摩。有待者無待之基也。無方者。有方之積也。惟誠習之久者。能化化則通。通則明。明則上形。上形故技可進道。人可達天。反是而爲說者。匪夸則匿。仲尼曰。下學而上達。

檀九叢書 雜讀子 卷十五

九

霞泉堂

持已章第三十一

持已也。謙母僞恭。母誦待物也。寬母縱厚。母混夫謙。恭寬厚四者德之盛也。其過也將失。况傲慢與下薄者乎。斯君子克之也。必力。

治性章第三十二

毋以物累形。毋以形累心。毋以心累性。故精于治性者。忘心。精于治心者。忘形。精于治形者。忘物。顏淵曰。回坐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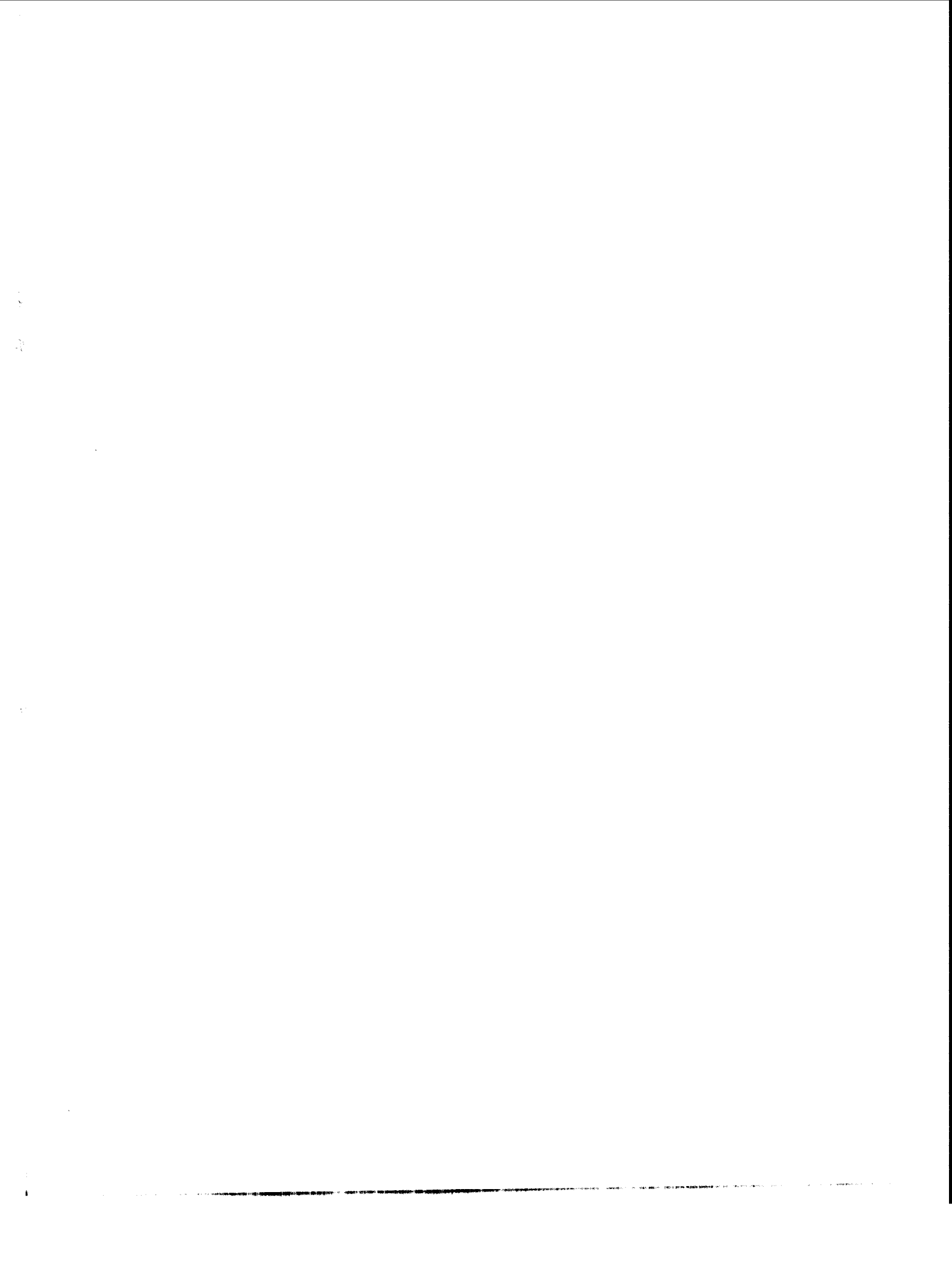
閑身章第三十三

聞其身心且越而出矣。夫身之蕩而不靜也。心必以然。則君子無動者乎。曰。有動。動以道。以道者。動而靜。嚴而不蕩。君之勞也。昧爽而待旦。日中晷不食。臣服勤在官。驅馳奔走。靡事不爲。孝子力穡而牽車牛。何其不敢靜也。道動而動。而身未嘗少間之不閑也。心未嘗少間之不存也。夫奚蕩哉。

檀九叢書 雜讀子 卷十五

十

霞泉堂



東

江

子



檀几叢書卷十六

武林 王 暉 丹麓軒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江子

仁和沈謙去矜著

太初氣之始。生於酉仲。太始形之始。生於戌仲。太素質之始。生於亥仲。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剝判分離。輕清為天。濁為地。中和為萬物。東江子曰。荒哉其言也。有至理焉。夫陰生午。中午於月。為五。於日。為中。炎

檀几叢書卷十六

暉赫曦。陰伏而人弗知。眾正彙進。邪伏而人弗知。齊

力方剛。老伏而人弗知。亦猶是矣。逆而測之。則質衰於午。仲。形衰於未。仲。氣衰於申。仲。至酉。仲。而復生。故知盛之極。衰之始。衰之極。盛之漸也。

或問太極曰。予何知也。朱子曰。太極只是一个理字。是矣。然有象焉。雞鳥卵梅李核。包而不宣。渾而不解。皆太極也。故曰。物物有太極之理。亦物物有太極之象。

心屬火。火任食養人。生土育物。其勿戢也。則焚堂燎

原制之者。其腎乎。腎屬水。智也。智者能豫防而厄之。然心腎相克相制。心腎交則已疾。

人之目右明。手足右強。凡用俱先右。從右。論衡曰。天門在西北。日月星辰隨天而西。故蜘蛛布網。其絲右繞。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

人兩目象日月。夏至日照三面。獨不北。月亦如之。故人目不能見背。天一生水。故腎先生。髮本火。故上指鬚本水。故下垂爪本木。故旁達。手必內抱者。有收之義焉。足必前行者。有進之義焉。心必居中者。有主之

檀几叢書卷十六

義焉。

水積而忽魚。土穡而俄草。衣浣而又蠶。從氣化也。禽獸必有所生。然究其始也。人亦氣化。

天下之水柔。弱者至沈羽。天下之木材。豫章稱良。天下之火炎。火州山晝夜常然。天下之金利。并有快剪刀。非四物有異。其土性異也。萬物生於土。莫不隨土變遷。於此足驗。

天地有常候。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也。人參贊天地。配位在中。四時宜和。違和即為病。

地之水多於天。女之血盛於男。然非天雨不能生草。木非男不能育人。

鳥不涅而黔。鶴不浴而白。其體真也。魚不假足於獸。鳥不借甲於龜。其用足也。水蠶濡於窮陰。火鼠嬉於烈燄。其性便也。君子治民。不便其性。不足其用。不真其體。是謂變其體。竭其用。亂其性。

牝雞司晨而家索。艷妻煽而美聽。野鳥入室而主去。雜賓至而相結。何微者則察乎其誘。淡也。

阿魏性臭。入腐羹而馨。亂之也。合之也。此羣小之中。

不能容君子。以君子不能亂。不忍合。故曰一薰一蕕。

十年尚猶有臭。薰臭之也。故於蕕也不宜。

治身莫如嚴。治民莫如寬。上嚴其身而民從焉。自寬而民嚴者。謂之暴。暴者民鮮不怨。民怨則離。離則國。

古之聖人。天縱也。制作大事也。然取法最近。亦最微。

不忽微。近斯謂之聖。曰法蓬而車。法魚而舟。法蜘蛛而網。法螺蜂而閉戶。法蜂而鋒。法龜鼈而兩。法鳥跡。

蟲離而字。

妄者於祭必冠。恭者於浴必裸。躁者於釣必然。靜者於鐸必搖。體牽於用。用易其情。

匠中有相。舞中有草。書庖中有養生。貴悟也。有正告而愈昧者矣。

財色者。世人之所恥言而僂事之乎。故燒煉必窮。取必死。皆假神仙之名。可悲也。蓋燒丹采戰之事。皆欲誑人害人而自益者。天佑之耶。神僊必無慾。無慾聖人也。仙乎哉。

或問造器有法身者乎。曰。規法首。矩法足。寸法中指。

節鏡法目。簧法舌。炊筒法口。

天下之利害大者。三曰財。曰兵。曰師。師不以道。喪民心。兵不以道。戕民生。財不以道。竭民膏。反是者。利大。

入世深者。慎其流。避世深者。慎其激。

車行具也。故轉圓席坐具也。故平方。君子用舍行藏。

如是而已。不故泥不輕搖也。

音之藏於琴瑟。非鼓弗知也。道之藏於聖賢。非用弗知也。必知音斯鼓。知道斯用。塔之基。俱下。廣上狹。樹枝幹。蔭遠者。根行與上同。

否則未有不崩摧者矣。士君子舍本逐末，名過於實，其崩摧之速亦如之。

六合之內，一通而已。天地不通，則旱潦；君民不通，則敗；朋友不通，則猜忌；六親不通，則乖離；四支不通，則疾病；文義不通，則愚悖。所以通之者，誠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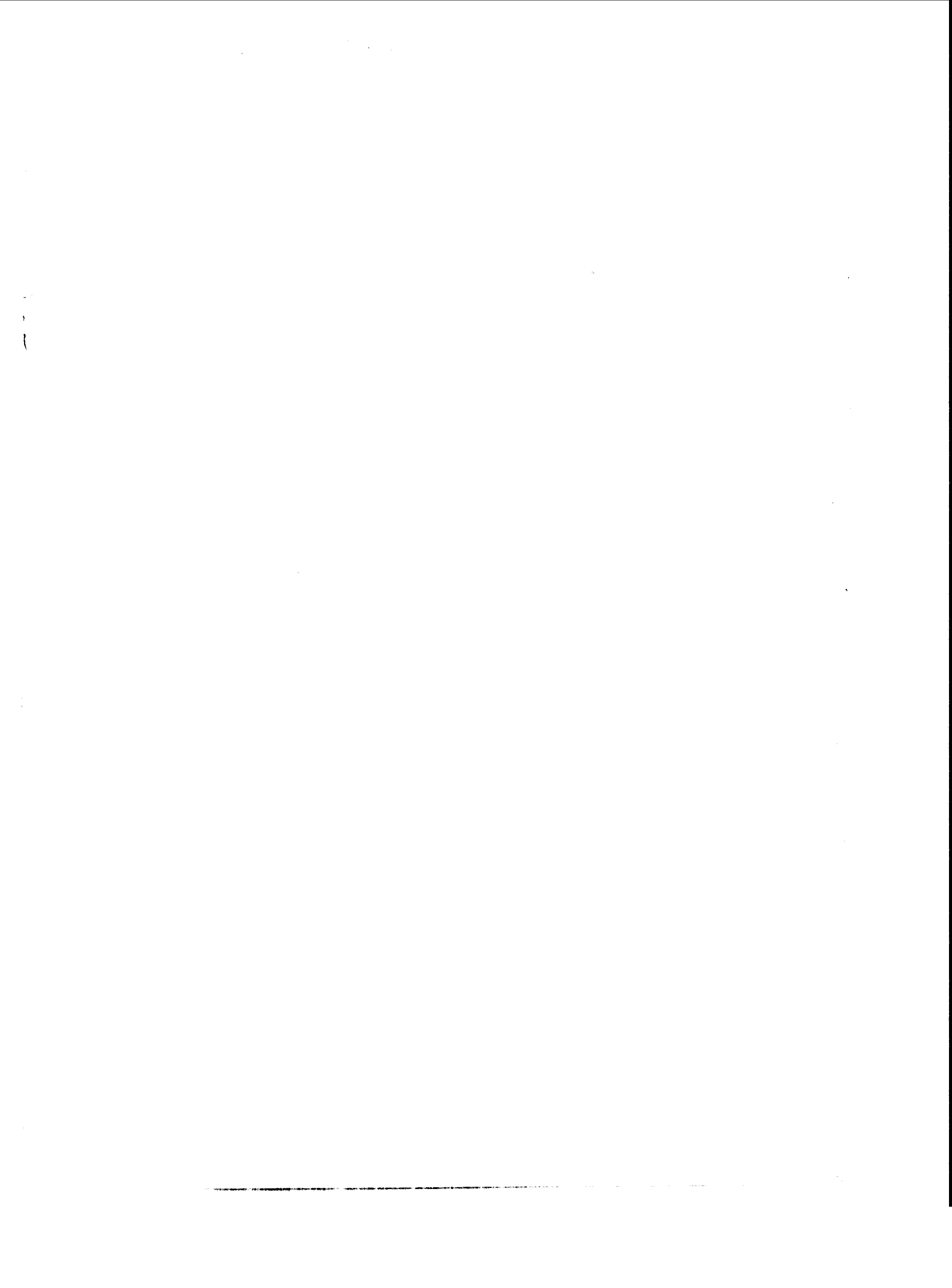
爲身害者，非一物而虎狼人而便佞，猛而斧鉞，柔而黛粉，惡而鴆毒，美而膏梁，然死於虎狼，斧鉞，鴆毒者，鮮矣。誠能視便佞爲虎狼，視黛粉爲斧鉞，視膏梁爲鴆毒，則何能害及吾身。

檀子

鑒孔孟之終晦而弗學，後世無聖哲，鑒龍比之觸暴而弗諫，後世無忠良，鑒韓彭之烈禍而弗戰，後世無將帥，噎不廢食，躓不廢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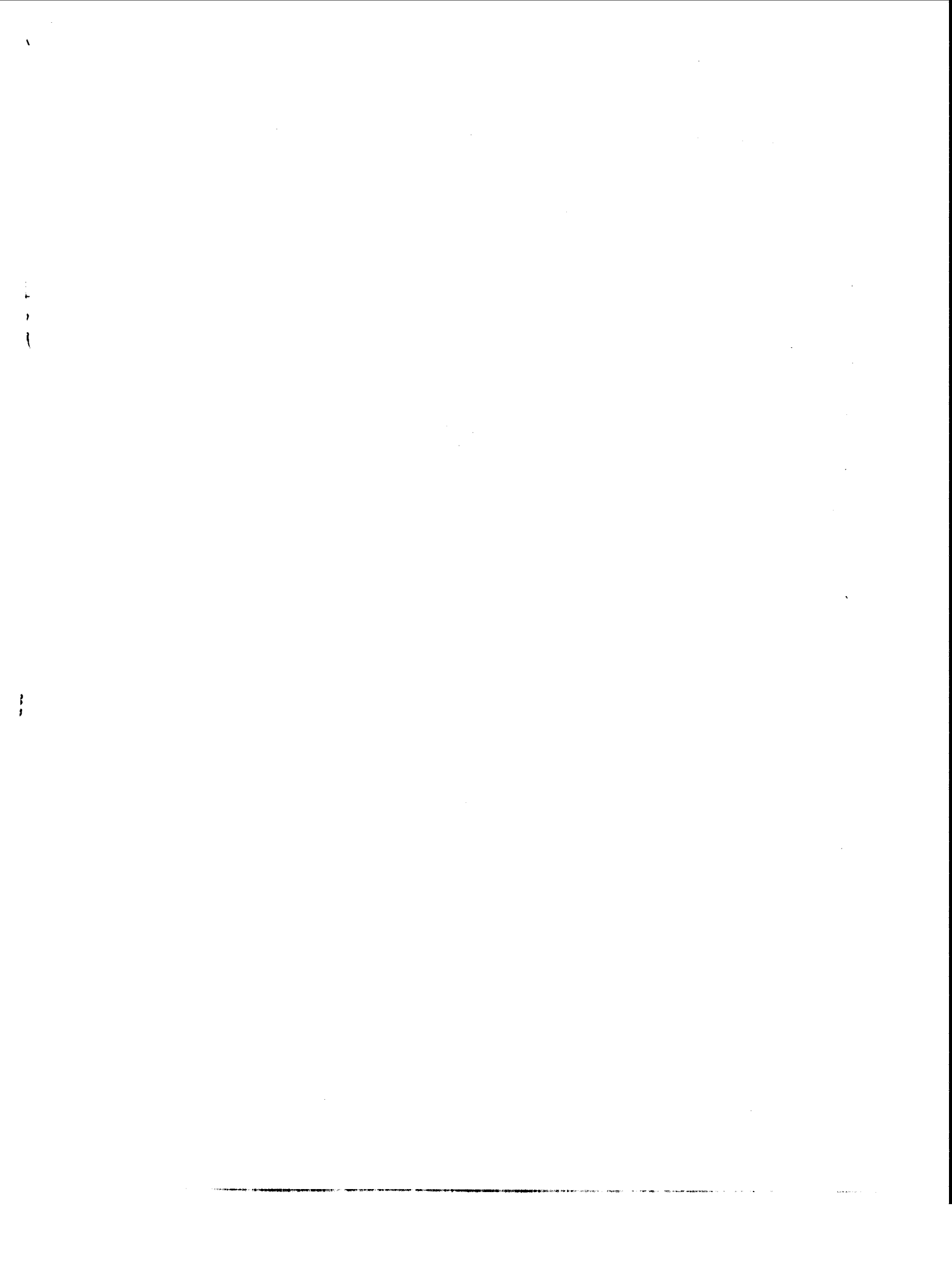
羊政寵羹，厥事甚瑣，俱召弑敗之禍，况進於此者乎。故漢王推食，越子投醪也。

乾受坤坤受屯，屯固萬物始生。我謂尤貴於人，象曰：宏建侯而不寧，象曰：君子以經綸。天地定位，而聖人生焉。所以參天地贊化育，有三才之道也。



艾

言



種几叢書二集卷十二

武松 王 鼎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艾言

邗上徐元美松岑著

天地之於萬物以直而生之。始非直不生也。聖人之於萬物以曲而成之。始非曲不成也。乃天地之道直矣。而能生聖人以代其曲。聖人之道曲矣。而能成天地以遂其直。

日天之日也。故能明燭萬物。人之日。成資乎日。以有明。非日則無見矣。理天之心也。故能靈被萬有人之心。成資乎理。以有靈。非理則不靈矣。惟瞽者自絕於日。惟惡人自絕於天。夜黑則寄其權於火。火亦日之餘也。世亂則寄其權於聖人。聖人亦天所注也。故易曰。碩果不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良心二字。解作善心。便不是。良心只是本心。本心中原無惡。故着一善字。不得如白本無色。亦着一色字。不得。

因樹以為榮枯者華也。乃華之內有果。果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可不因樹以為榮枯矣。因氣以為死生者。身也。乃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道仁既成。而可不因氣以為死生矣。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直而生者。天道也。惟聖人以曲成之。故各因其性之近。各矯其質之偏。宛轉導誘。而天之直道乃遂。惟愚頑以曲折之故。鑿其所不必知。求其所未嘗有。矯揉文飾。而天之直道以戕。

九章書卷十二

人之於理。當以精純為進步。不當以高深為進步。精純者。因所至而求進也。高深者。棄所至而求進也。余少年時。聞大人教訓。雖記得。未盡會得。至今遇事。輒思及之。雖不盡記得。却會得矣。觀此。亦可知為學之當務。

目之不能自見。其妍媸者。光外向也。心之不能自決。其可否者。神外馳也。故整容者。必資乎鑑。善謀者。必資乎人。雖然。目之外向。不可使內者也。心之外馳。可使內者也。人苟能斂神返照。則條理自井然矣。

或曰天下何等人爲大惡。余曰當在負義忘恩者。或曰然則不忠不孝可寬耶。余曰不忠不孝正是負義忘恩之大者。

天之受禮於人也。敬其一念而已。故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親之受養於其子也。亦敬其一念而已。故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其一念維何。愛與敬之誠也。故又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

會子易贊之事。在會子可謂守正之義。在會元不失爲愛親之仁。蓋姑息之說行之於慈。則過行之於孝。則不得謂之過。會子之自愛。固不得不然。若以會子之言而遂謂會元誠細人之愛也。則失之矣。檀弓之著此。蓋以表會子之是非。以証會元之非也。天下有事不同而兩是者多矣。大舜惟知愛親而皋陶官在執法。夷齊所持大義而武王急於救民。此類是也。

畏疏辱而直言不敢盡矣。猶不免爲之隱愛者。朋友之厚誼。忌賊恩而正教不能行矣。猶不免爲之曲誘者。父子之至情。故愆然二字五倫中都無所用。

自國有長君之說立而嫡庶之序亂。自世亂先有功之說立而長幼之序又亂。聖人之此皆聖人之權。非經常之道也。唐成器鑒於建成之禍。而爲亂先有功之言。其意通達。偶合乎聖人之用。故以獲安。宋太后鑒於五季之亂。而爲國有長君之言。其意未通達。故反以致禍。夫廷美德昭之死。何異於建成元吉哉。故凡有所爲而爲之說者。未足爲通論也。武王所以紿紂之罪。首曰紂用婦言。夫以天子用婦言。以殘忍百姓其罪尙爾。今人乃用婦言以殘忍父母兄弟。罪當何如。

物之涼者。火之方熱。去火即可使涼。物之熱者。水之可涼。去水不可使熱。故自然常勝者。陰氣也。聖人扶陽抑陰。非縱陽也。欲其調劑耳。妻人之至親也。一失其防。則爲家之患。亦以陰之常勝耳。故家人之初爻曰。閑有家。

教以言相感。化以氣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二者不可偏廢。如王者詩書是教。禮樂是化。二者具而不格。則刑戮之民矣。

王者明於道而立法以威禱率萬民聖人明於理而立言以是非教萬民然犯於王法而逃之者容有之矣未見犯聖人之言而能逃之者故君子與聖人之言

舉人之過只須說到三分當留其退悔之路揚人之善亦只須說到七分當留其精進之路

人皆知榮之爲榮而不知無辱之爲榮也人皆知樂之爲樂而不知無憂之爲樂也人皆知利之爲利而不知無害之爲利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

無惡之爲善也榮之爲榮必我貴而人賤樂之爲樂必我逸而人勞利之爲利必我益而人損善之爲善必我高而人卑夫我貴而人賤必有奪之者矣我逸而人勞必有代之者矣我益而人損必有

衷之者矣我高而人卑必有謗之者矣若然則得與失固代謝之機也孰若取其無不得者哉

省用一可不用之物則省取一不可取之錢省交一可不交之人則省取一不可取之事所樂不亦多乎

心正而氣不和者多爲人所怕而天則嘉之氣和而心不正者多爲人所喜而天實厭之不得於人者所失在名不得於天者所損在福故有天降禍福於是人而人謂天道不明者此類是也

寬平易直福澤所歸故險夷不必問之世路和順從容輿情所洽故向背不必責之人心

民愈得則上之法網愈密夫猾者將以逃法也而實則勸上之密其網法愈密則下之爲術愈巧夫密者將使民畏法也而實則勸民之巧其術故王之

政蕩蕩然王之民皞皞然天之道恢恢然天之民坦坦然

爽氣迎人者令人不能匿其肺腸靜氣迎人者令人不能逞其言說虛氣迎人者令人不能留其底蘊喜氣迎人者令人不能施其傲狠故君子以氣感人勝於術馭而言侂也

靜則能耐事嬾則至於廢事正則不阿人戾則至於忤人故敬之一字所以輔靜和之一字所以輔正言必信行必果小人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也

善未能爲大人且寧爲碌碌之小人言顧行行顧
言君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狂士也吾但願學
君子不敢學嚶嚶之狂士

志氣以精力爲盛衰故建業立功多在強壯識力以
學問爲消長故諮謀問道必屬老成

今日見前日之所爲文於意多未當者學進也今日
見前日所爲事於心多未安者德進也蓋求進無
已之心必虛故學問之道貴能合其所已至

心要虛却要虛而靈身要閒却要閒而敬一物不有

而萬感悉應者虛而靈也一事不涉而百務兼成
者閒而敬也愚者以膏昧爲虛不肖者以荒廢爲
閒

士絕干謁習氣便成高士僧絕募化習氣便成高僧
不然詩文祇以寫穢庸傲適以增羞

人不患無福但患不能享耳富貴者有洪福却從慙
裏錯過貧賤者亦有清福却從愁裏錯過才智者
有發舒之福却從無厭中錯過愚拙者亦有安寧
之福却從妄想中錯過是故世人之有福者少耳

惟樂天安分庶幾得之

或曰安得人如我意則快耳余曰我亦不能如我意
何況於人或問其說余曰前之所爲後或有悔是
昔我不如今我意今之所擬勢或不是後我不
如前我意意圖名利而或終身難之是我之才力
不如我意也讀書慕古期作善人或言出而不能
切氣激而不能持是我之氣稟不如我意也我且
如是安望人乎

小人能伺君子之意而君子不能窮小人之奸故小
人常伸君子常誦小人能順君子之情而君子不
能阿小人之好故小人多類君子寡朋

使人不暇顧廉恥則國必衰使人不暇顧心術則國
必亂使人不暇顧刑戮則國必凶
知其可以養吾之廉成吾之行則分內之財宜重視
之知其可以敗吾之廉虧吾之行則分外之財宜
輕視之

古之受人敬禮者必思報之以心受人恩施者必思
報之以力故爲善者多而天下鮮不得志之人矣

今人受人敬禮則責之愈苛。少不如意則聲色焉。
受人恩施則望之無厭。少不如意則怨謗焉。此禮
與情之所由日廢。使人不樂爲善而不得其所者
亦多矣。

能不怨天。則仰不愧於天。能不尤人。則俯不作於人。



拙翁庸語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四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拙翁庸語

宛平劉芳喆宣人著

聖人不輕言故言皆可法不多言故言皆可傳

有真道德者自有真功業有真學問者自有真文章

無真功業則道德為虛無真文章則學問皆偽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得其中正便是聖賢仁義禮

智性也不能擴充終非豪傑

使人懼不若使人愛使人愛不若使人敬

天也地也人也皆氣也皆理也離氣則天不能成其

天地不能成其地人不能成其人離理則天非所以

為天地非所以為地人非所以為人既有天既有地

既有人理與氣不在天地人之外未有天未有地未

有人理與氣已在天地人之先

人知利之為利也而不知無害之為利也人知害之

為害也而不知有利之為害也

熱鬧場中人向前我向後退讓一步緩緩再行則身

無傾覆安樂甚多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忍耐幾

分想想再說則事無差謬禍患不及

讀書人不可恃為有餘亦不可諉於不足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為有

學問人言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此為無學問人言也無學問人務求如

有學問人有學問人務要如無學問人不恃為有餘

不諉於不足則德成而各立矣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四

不交財帛顯不出人心好歹不遇造次顛沛看不出

人品高低

天在頭上誰人肯頂在頭上心在身中誰人肯收在

身中

不求得故不失不求榮故不辱

不必求人說好不可令人說不好

道人之善已亦善也揚人之惡已亦惡也

不必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必問

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官貧則民

自富。大吏不貪。則小吏不敢不清。

異常之物。斷不可食。異常之事。斷不可行。異常之言。

斷不可說。是皆足以害其身者也。

自己肯作人。便是個人。自己不肯作人。便不是個人。

自己是個人。別人也把你當個人。自己不是個人。別

人也把你不當個人。別人把你當個人。你便真是個

人。別人把你不當個人。你便真不是個人。

竟傳家法。相論。相語。

醉筆堂三十六善

4
5
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2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五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醉筆堂三十六善

濟南李日景方山訂

居官三十六善

實心為地方養元氣 無偏執耐煩不暴怒

事上謹飭不竭民力為逢迎 升堂勿飲酒

嚴察衙役不庇護聽信 不為不近人情事

不以遊玩荒職業

不妄興工役勞民傷財

念絲粒皆百姓脂膏不忍奢侈暴殄

宦門後裔雖衰微必加周恤 有暇即讀書

孝子節婦極力表彰 善處同寅不生猜疑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存恤孤寡無告

關防家人不得通關作弊 精明不事苛察

優禮紳衿事有不可行者喻之以情理

人有過懲治後即當釋然 勿遣後患於地方

民間極細微事必心平氣和處治妥當不可草草

勿聽信邪術損民間資斧 為孤寡伸理冤枉

培植學校 宴會不流連沉湎不棄狎優俳

詞訟隨到即審勿令窮民擔延多費

事有利于百姓者竭力為之 勿殺人婚人

虛心訪利弊 審理公平不得任性作聰明

用刑詳慎不致皂隸受賂有所重輕

不受富豪賄囑刻薄貧民 不因人走熱

親朋過客隨厚薄贈賂不可處人無禮

不交無益之人壞乃公事

檀几叢書卷十五

聞人稱頌慚愧無矜喜色

紳宦三十六善

重宗族鄉黨故舊 非因乏嗣不濫置婢妾

心中常存天理王法 果可自給周濟窮人

不以勢奪人田產子女 不妄信異端邪說

子弟無輕肥鬪雞走狗之習 不寵妾棄妻

不蓋造花園不蓄歌兒舞女 知稼穡艱難

收藏祖父遺書 勿貪不義之財顛倒是非

不可重債破人家產 施藥設粥量力濟人

廣梓勸善等書 薪米出入不使奴僕侵漁

國課早完 居家平易不使骨肉生疎離間

門第愈高愈謙讓 不濫收僕從狐假虎威

祖父蓋造房屋門戶雖卑小不忍折毀 積書

置買產業以現價不虧人平色不以賤物折準

窮親故舊看盤餐升米經目經心毋輕忽鄙賤

里中不平事善為和解勿令見官破財蕩產

為梓里扶弱鋤強 干斗秤不得重入輕出

與兒孫講說善惡陰果等事 放生戒殺

接引寒士 敬重父母官 修補橋梁道路

不輕改祖宗墳墓 婚葬不給者量力周濟

入里門下車拱揖 不忘窮措大模樣

士行三十六善

孝友二倫立脚根 識趣高遠而舉動平易

無貪淫損德 讀書務要理會不貪多涉獵

虛心受善不驕傲 不私立門戶黨同伐異

滿面書卷之氣藹然可親 謀生不徇市井

師長前恂恂雅雅不指揮叫號粗莽逼人

外間而內方 博聞強記養之如不識字人

山光鳥語悠然有會 知恩報德不負知己

相聚輒談道義經術一切傷風敗俗玷名教損陰德

之事概不屑道 養器識不入輕薄一流

近益友規箴責善 事事存顧惜名節之心

公門無足跡 講說古今賢孝訓習妻孥

愛惜祖父令名 處骨肉宗族不揚過露醜

不妄述風傳不根之談 言行取法先民

衣履正大光明不求異樣華美 交遊勿濫

尋孔顏樂處 每晚回思一日所為慊心方寐

不恃才傲物不以陰險詐術貽子孫 固窮

書籍有銓次拂曬收貯不使狼籍不亂加批點

汲引後進 檢惜字紙 以天下為己任

喜讀太上感應等書 寒夜書聲出金石

處鄉鄰以厚道使人敬不使人畏使人愛不使人惡

商賈三十六善

出入公平不損人利已 粗衣淡飯無過分

等秤平色勿昧本心 率妻子以勤儉朴實

交易一味和氣不成則已。買貨先討子母。

不賣違禁私貨。不虧本分不刻意求行伍。

不進香赴會。不交結營兵衙役為護身符。

三朋四友不浪遊。競競業業做守法良百姓。

見官長謹飭小心不敢放肆。使喚老實蒼頭。

敬讀書人。不四一時貨缺便高抬時價。

遇橫逆之來從容理直勿鬪勿爭。不漏稅。

遠行不夜飲。無事時檢點貨物經營帳目。

量力施捨孤貧。和睦街鄰。早起晚睡。

不入賭博場。不扳援貴介。不借債妄為。

不信邪說浪費。不看戲不看曲書。

與老成本分人往來。不宿娼飲酒。

見人謙恭有禮。像個生意買賣人。

家常不衣絢絹等物。供子弟讀書。

人有遺失金錢及數目算訛價值溢出即與退還。

不羅織衙門事。

農家三十六善

良王法。乞兒上門方便飲食不慳吝呵斥。

四時新物非薦祖先。奉父母卑幼不敢先嘗。

不遺地利。不聽信婦人小兒傷骨肉之情。

約束子弟不遊手好閒。不訟不鬪不盜不賭。

夫婦勸勉勤苦。喜作善事非獨布施僧道。

禮貌粗率不杜撰強作解事。敬老慈幼。

聽信老成人言語。儉用餘蓄藏以備荒年。

客至黃雞白酒不學蘇樣陳設。國稅早完。

遇惡鄰里忍讓化誨。祖良遺飯皆生歡喜心。

不以遊蕩廢正務。家常說好話教訓子孫。

牛羊雞豚蕃息。歲時伏臘鄰里酒腐歡會。

廣種蔬菜瓜果。鄰里有無疾病周恤扶持。

積糞。開則料理農器。婚葬稱家有無。

勿借債妄為奔走權貴。不看戲不聽說書。

無事教子弟識字。晝雨較晴種植收割以時。

經界分明。稽核門戶場垣防水火盜賊。

不結交衙役土豪。婦女簪燈紡績。

不與兵丁往來。多植樹木。

止



言 娛

親

雅

光緒甲申初夏
吳興陸氏刊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憊愚獨學無友儂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觀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元照微有知於古人故訓之學實基於此往還兩載而先生殞維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願未倥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仿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翻其時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定名也錄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為之指瑕糾繆且畀

自序

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書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其序先君聽畢大喜諭元照曰錢公文真良藥也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走使傳觀冀聞闕失積彙既夥寢夜寢改彙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先君之疾卒不瘳遂有庚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苦由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既漸生骨肉猜嫌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生憂傷疾疢相嬗乎終歲楛柱門戶既已良苦而所生之不才子日從而撓之元照自顧揅歎無策

奚俚更問其它然蒙先君之休蔭仗親知之匡濟

此身竟至今存而遷兒之生正在乙丑之秋元照處

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人事置身於溪山絕谷

之中者徒以先考妣之未葬老母之尚存也而

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令者則以吾遷兒在也外

兄德清蔡慶占景光憐元照之窮於丙寅之秋為置

屋餘不谿俾遷兒母子居之季冬之月元照乃買地

川三圩安葬先考妣五匱并營母氏生曠一歲之

中再舉艱重心神告頽然而奠亾安生始念已不及

自序

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媿樂刪次舊藁擇夫說

和之語出於己而不肯乎古者錄存六卷仁和宋德

輝照寓書索藁本遂以舊藁論之於是元照年已

卅五去先君之弃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

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昭代百餘年間

名儒輩出揆索鉤稽巨細精牘罔有不盡其著者無

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如同縣楊傳九鳳

苞德清徐新田養原海甯錢廣伯積元和顧千里廣

折李尚之鏡武進臧在東鑄堂德清許子詠宗彥之

流其學皆倍徙於元照然廣伯以蚤世無書傳九嬾
病未及成書餘數君則鄭重不宥輕出其書元照之
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己者有
兩端焉元照生四年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
十四年中知耗我 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
以償我 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
卷書燬而弃之則 先君之心力盡爲虛擲此寫定
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卽曰吾畏友
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扶病來石冢畱數日而

自序

三

法時年已七十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
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游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
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
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待函丈稱師弟子然
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今兩先生皆已謝世元
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
先生且諸子商榷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
三也若夫 遷兒 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
之人所敢望也寫既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

痛云

大清嘉慶十二年歲在彊梧夏安陽月初八日丙子
歸安嚴元照書於餘不谿館

自序

四

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寤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曾無萬卷書臆決倡聲自夸心得縱其筆力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擣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古今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鉅語說經必証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取勝者特出於

錢序

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托齊諧諾臯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積波名目猥多方家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廬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不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也若給嚴九能氏少負異才孺染家學所居芳椒堂聚書數千卷多宋元槧本九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啻其藪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

表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子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為兼珍以辯論為舞絲此其娛殆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為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九能之所至也哉

嘉慶元年歲在游兆執徐相月之望嘉定同學弟錢大昕書於吳門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錢序

二

娛親雅言者吾友嚴九能承過庭之訓會粹參互爲書凡若干卷九能小子四十三歲而予交其父子間如紀羣之遊九能小時已結交多老蒼而予今始識之蓋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也九能天稟絕異生甫周晬卽能作眞草字其尊人茂先翁抱就案頭卽搏衷搗筆揮灑盈卷軸連三四齡益放筆作擘窠大字求請者滿戶外雖素以善書名者多遜謙以爲不逮也九能既知名於時大興朱石君尙書督學兩浙檄令就試補學官弟子員時九能年十六尙書評其卷

吳序

曰信筆塗雅卻無俗氣九能謂尙書知我向人呼誦其評語其室人稽金匱故大學士文恭公曾孫女也謂之曰朱公僅青君一衿而感若是使有進此者將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喜譽而惡聞毀耳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感恩而未爲知己者乎如朱公乃眞吾知己也九能善讀書有得輒隨手劄記務求真足年未三十著書已盈尺此雅言其一也夫顯親揚名古今所稱孝也九能不於是時務進取而願操三寸管但頭著書思以求

親娛論者多以爲過雖然經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乎使置立身行道於不問而猥以掇上第躐要津當之亦淺之乎其言之矣然則九能之爲此未可厚非也且九能固非抱一經以老者九能能不求於垂垂要不能忘九能然使九能爲當涂所物色置身通顯博取人間一切可歆可豔之事而其所以娛其親者正自有在也而它何與焉學士餘姚盧紹弓先生詹事嘉定錢曉徵先生皆与九能爲忘年交而學士識九能尤蚤憶乾隆庚子學士以視

吳序

釐至京師予每与洪稚存忝奉講論學士輒爲嘉與嘗語其女夫李翰林東采曰吾此次入春明覺後來英俊頗咄咄逼人雅存今已貴矣子則年景尙盡無可著見有媿知己之言而竊喜於同岑臭味得九能之張吾軍也於是乎書嘉慶三年七月吳蘭庭

右娛親雅言若干卷吾友嚴九能氏之所作也祿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寢盛予於唐得四家焉曰顏氏匡繆李氏資暇蘇氏演義邛氏兼明於宋得四家焉曰沈氏筆談洪氏隨筆王氏叢書王氏紀聞此八書者皆足為攷鏡之資而曲阜浚儀兩家最善以其長於經也夫學不本於經無足觀者今讀九能之書其於經也鈎覈異同宣釋疑滯如庖丁解牛排擊割剝皆中理解於爾雅尤多所發明徃徃補郭氏所未備其它論議亦俱不苟抑顏王之流亞歟其可崇

徐序

以雜家目之哉又備舉同時商訂之語著於下方雖鄙人管見亦所不廢其虛心納善不可及也至以娛親名書更見天性肫篤不徒擅好古博雅之稱矣寫既成德清徐養原新田甫書後時嘉慶七年一月也

如親雅言序

以說部為體不取尤散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類分而攷舉其所知以為書在宋莫著於困學紀聞當代莫著於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著於吾友嚴君九能娛親雅言余嘗以為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是願為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為異說一曰勦說雷同皆中無所得藉是邀名自謂知古學而已聞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洞

段序

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覈諸羣書而無核反之吾心而怙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九能所說皆得真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通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夫人有心得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為古人有言有為未嘗不思後之人處此必有善於我者未嘗不恨後之人不可見也困學紀聞一書近儒何義門閩百詩全詠山錢曉微皆為補門糾繆日知錄亦多有經近人是正者伯厚亭林捉筆時豈不知

有此乎豈不歎惜其不可見一今九能之書存同志諸友梁曜北徐新田許周生一在東輩皆爲之學摩商椎力爭銖黍夾注於行閒此又不俟後之人爲之伯厚亭林知此必恨當日之未能集思廣益有如是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閒而以讀書之攷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尙別爲異說篋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九

取序

二

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攷覈之大而已矣嘉慶十四年正月金壇段玉裁序

九能寄示娛親雅言讀竟率成卽題卷首

平生子嚴子制行秉卓犖甘旨奉高堂娛親願已足

有田二頃餘力耕不求祿家近白蘋洲臨流愛卜築

誅茅八九間託契松與竹家世富藏書插架萬千軸

永日長閉門鉛槧不離握論學窮根株經心昭亭毒

三蒼并五雅鉤析露隱伏海內徵耆儒學士錢廬文昭錢鼎

大列眉目君与之切劘兩公皆歎服同時得數子謂

侍御志祖徐上舍眷原賦鄭學皆精熟君與之議論

秀才鏞堂許兵曹宗彥同園君來杭

余詩

一

亦寓於此與君初識面傾心訴衷曲相見語雷連相思書

徃復君年未三十我墓已拱木投分稱忘年不讓古

賢獨寄我所著書談理如炳燭細字紛牛毛老眼摩

挈讀君身涉世淺君心術道篤君抱幽憂疾意思多

含蓄我欲剖君懷知君心未欲撫卷倚脚躡有句不

得續 正觀拜上時年七十有九己未六月廿八日

娛親雅言目

卷一

周易 尙書

卷二

毛詩

卷三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附

卷四

左傳 國語附 公羊 穀梁

田

卷五

論語 孝經 孟子

卷六

爾雅

歸安嚴元照

周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惕若猶出涕沱若戚嗟若用史巫紛若之例當於若字句絕然自淮南子以至唐宋皆以若厲為句朱子本義始更定之間百詩謂證以文言雖危无咎之文知句讀斷立如是間說誠是然間以古讀為誤則亦非也夫行文與說經不同行文意在順辭不憚裁翦如舉善而教不

娛十

十一

能則勸自當以不能上屬而漢魏人有以四字為句者見翟氏論語攷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本一句也而唐人離為兩句見翟氏攷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乎上屬而白虎通聖人引文以聖乎堯舜為句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聖上屬而風俗通義引固天縱之以將聖下屬唐人亦承用之又如漢書敘傳下云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引用成文不去蓋字餘如友于刑于色斯嚮斯皆其例也古人豈不知雖危无咎之文乃所以釋厲无咎者

乎東晉古文尚書不審此義沿襲此文乃曰怵惕

維厲以漢魏行文裁翦之句法人之典詰則可矣

許子諫云以若字屬句雖始於朱子然校孔疏

矣謂按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則孔意亦以若字為句但不確言耳徐新田云養原案彖曰大哉乾元豈以乾元為句乎

師貞丈人吉相承貞字句絕元照案周禮春官注云

問事於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

吉問於丈人又大注云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

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是二鄭皆以貞

字下屬然彖傳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

娛十

十一

王矣似與貞問義不協故康成引其說於周禮而

注易則不從之也惠氏棟周易述亦以貞丈人為

句而不作貞問解

師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馬融云毒治也元

照案莊子人間世云無門無毒郭象亦訓治毒與督

通故有治義又案德經養德云畜之長之育之亨之

毒之養之覆之釋文云毒亦作育據此則毒有長

養之義以此解易則與象傳容民畜眾之義更合

泰九三无平不陂釋文載彼偽彼何兩音元照案離

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云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是漢易作頗讀彼何反爲合洪範無偏無頗唐元
宗詔改爲陂易之頗字不知何人私改還臆亂經
固有不謀而合如此者 樂記商亂則陂注云陂
傾也易曰無平不陂元屈疑經注陂字皆後儒所
改

帝乙歸妹兩見荀爽對策引之云言湯以娶禮歸其
妹於其諸侯也後漢書本傳 虞翻則以帝乙爲紂父元
照案左哀九年傳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

姤

三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有吉祿我安得吉也此與虞說合荀說非古義也
錢少詹云大昕案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此荀慈明所本

後初九不遠復无祗悔釋文祗从氏非也此當从氏
氏是通用故王肅作禡坎九五祗既平京房亦作
禡也釋文 氏有支音故九家作姦兩雅訓祗爲病

祗卽疢之通借故鄭君訓祗爲病詩俾我祗兮雅小
何人 傳亦訓爲病也後漢書郎顛傳思過念咎務

消祗悔與鄭義合韓伯訓大章懷 注同於古無微兩雅
以疾亦从氏據說文正之 徐新出云養原案疾
卽瘡字訓病祗字雖亦訓病與疾字義同音異唯
無將大車當作疾白華何人斯
俱當作祗今白華作疾誤也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虞皆以輝光
日新爲句王弼以日新其德爲句惠氏周易本義
辯證歷引漢書禮樂志度尙碑文心雕龍張華勵
志詩以申鄭讀元照案漢書王莽傳上 陳崇等奏
莽功德有疊疊翼翼日新其德之文是西京師讀
已有此句法非王弼臆定也而惠半農以爲宋儒

姤

四

所改更誤

習坎虞翻云習常也陸績云習重也元照案左哀十
年傳卜不襲吉大禹謨古文卜不習吉杜預訓襲
爲重孔傳訓習爲因因重之義一也故繫辭傳曰
因而重之尙書正義云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
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齊竟陵王行狀龜謀襲
吉李善注襲與習通 又
案周官地官 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士器禮
器者以習注古文習爲襲此皆習襲通用之徵象
曰習坎重險也以重訓習以險訓坎陸說得之王

彌以便習為說較之於虞尤無當矣錢少詹云陸訓習為重極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鄭本作刑劇徐新出

案釋文渥鄭作劇不言形作刑蓋鄭本經文亦作形其讀則為刑耳其注云臣下曠

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元照案周官甸師

天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掌囚秋云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秋

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司烜氏

之屋誅即誅有爵者與王同族故注云屋讀若其

媿一

五

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漢

書敘傳下底劇鼎臣言哀帝誅朱博之屬也服虔

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

足其形渥凶服義同鄭則必又五經異義云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禮

正義引許服之說均與鄭同蓋九四近君大臣之象

故其象如此證以敘傳則孟堅亦同於鄭也苟虞

作渥鼂說之謂京苟虞皆作刑到京則未可知訓

為厚犬雖與許鄭不同而其訓刑則未嘗異也至

王彌以為形色之形渥丹之渥乃無稽之言矣

又案刑之於屋下故其字从刀从屋於六書則屬

形聲而兼指事者亦經師增益之字非說文所有

周禮古文也故作屋

旅初六斯其所取裁王彌注為斯賤之役郭京易舉

正謂斯合作儻困學記聞一云後漢左雄傳職斯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儻字元照案斯之為言

離也爾雅析也說文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斯養

卒韋昭曰析薪為斯然則名之曰斯正取析義毋

媿一

六

庸加偏旁也今史漢斯字或从厂或从广與人

者皆俗字臧在東云易舉正

繫辭下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

僧紹作仁正義本作仁云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

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韓伯於此無注故陸孔各

據其本而為說元照案東京賦守位以人不恃隘

害薛綜注人謂眾庶也下云苟民志之不諒何云

巖險與襟帶此申釋守位以人之義也李善引易

從王卞本乖其意也又三國志高堂隆傳引此四

語而繼之曰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
乃士民之命也此與東京賦皆古本之證毛刻三
國志作
誤蓋守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本相承而下朱子
本義作人合於古矣

繫辭下以佃以漁釋文音魚又言庶反元照案淮南

原道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高誘注漁讀告語又時

命漁師始漁又說林漁者禿淵注皆云漁讀論語之

語言庶一音乃漢儒舊讀然玉篇無此音廣韻上

去聲亦不收漁字則此音失傳久矣集韻有牛據

一

七

反一音類篇九御部亦收漁字即本之釋文也

襍卦傳大過顛也鄭注云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

亂失正弗敢改耳朱子亦以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疑其錯簡而云以韵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元

照案大過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皆

相反對特參互其文耳未嘗錯亂蘇氏傳徑改易

其次第而不知其不諧於韵明陳第所改於韵雖

諧然塗竄經文豈非武斷皆失審慎之意

六經之殘闕者尚書爲甚其屢經矯亂者亦唯尚書

爲甚秦火無論已漢時立學官者伏氏今文也孔

壁古文唯行於民間逮東晉古文行而孔氏真古

文遂晦此一厄也唐人撰正義遵用孔傳而真古

文馬鄭之注盡亡此一厄也然東晉古文猶有

古字至天寶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其所定者

俗字居多此一厄也然陸德明釋文尙在衛包

改後賴此猶存一二古字至宋開寶五年太子中

舍陳鄂奉詔栞定釋文合於衛包所定之本此又

一厄也蓋至是而梅氏書之舊文亦栞除殆盡矣

一

八

唯正義成於永徽中在開元之前當時正義單行

不與經注相屬故猶得不改後人非不欲改合經

文無如文解不能盡改間存一二然亦僅矣。困

學紀聞二云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

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又云咸平二年孫奭請摹

印古文尙書音義即釋文
元本與新定釋本即陸
鄂本並行

今亦不傳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曰黎民於蕃時雍此

益用歐陽尙書今文家說也蕃當訓繁庶應劭曰

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牽合古文為說恐未允

方命圯族鄭注方讀曰放謂放棄教命江氏聲注

云漢書傳喜朱博兩傳皆有放命圯族之文傳應劭

曰放棄是皆用此經語知漢人皆如此讀元照案

方命又見孟子梁惠王上趙岐曰方猶放也放棄不用

先王之命此又一證也夏官方相氏序官注方相

書放命今文尙書也鄭讀方為放即九能所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鄭皆云麓山足也高誘

九

淮南族注云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

也論衡吉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

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亂云舜以大德入

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又感云舜入大麓烈風

雷雨風俗通義山澤云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

麓林屬於山者也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子長親從安國問

其所傳述孔氏古文之說故諸儒皆承用之王肅

注獨云麓錄也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

萬機之政孔傳孔叢子論書之說與王肅同元照案

此歐陽夏侯今文家說也論衡正說云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王仲任

引今文家說也已著於上文其自為說則云令

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又云

說家以為譬喻增飾此指眾多竝吉若使事失正

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九

說反復甚明又攷漢人用大麓如漢書于定萬方

之事大錄於君又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云秉冢宰

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

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王莽傳中子前在大麓至

於攝假師古注大麓者謂後漢書和熹鄧

書安帝云覽總大麓章懷王肅注蔡邕楊秉碑統大麓

之重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所引用皆從今文說梅氏書既

託名孔氏而亦用今文其自露敗闕矣孫監察云

偽孔傳孔叢子俱出王肅之手以此類志當疑

丁教授云鄭注尙書大傳大麓兼用此說而大

傳只云大麓之野歐陽夏侯未心訓麓為錄康成更不當兩岐再思之元照案伏氏今文家祖師鄭君本兼通古今文說注今文家書則今文之說有不容盡廢者故並存之注經注傳體固不同也至歐陽夏侯訓麓為錄已明見論衡似無可疑

歸格于執祖馬融云藝禰也鄭注藝祖文祖元照案

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白虎通三云王者將

出舜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舜而之禮尊親之

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諸本作執祖今據下文及巡符篇引正又

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此

正與鄭注反又巡狩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舜反面

事如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此皆季長之所

本也何劭公引書亦作祖禰公羊隱八年鄭義未詳

惟刑之愷哉孔傳以愷為憂按史記五帝本紀云惟刑之

靜哉徐廣曰今文作謚元照案爾雅溢謚靜也釋

說文謚靜語也音詩閔宮有恤傳恤清淨也魯說

文恤靜也人部溢謚恤音近通借詩假以溢我周頌

維天左傳引作恤我襄廿七年廣韻引作謚我七歌是其

徵也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子長以訓故代經其

義不可易孔傳非也漢書刑法志成帝詔引此文作

恆師古亦從孔傳循攷詔意以律令煩多日以益

滋故使明習律令者議除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

其引此經正合靜義不當用傳說○江氏△注定

經文作謚注云謚或為郵疏云偽孔本作郵非古

文而猶存其字於注者以流傳既久故不敢沒其

文江氏似未攷漢書亦作恤也

女后稷王氏鳴盛後案江氏△注皆作后稷江氏後

據宋本列女傳作女居稷因攷鄭注云女居稷官

知鄭本作居著其說於續補諡元照案論衡情云

弃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鄭君箋詩魯頌

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所云居稷皆用

堯典可為江說之佐然江以后字為王肅所改則

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十有二牧而云弄作后

稷應劭曰后主也為此稷官之主也孟堅此文遵

周尚書后字豈屬私改若謂孟堅元文作居則應

氏不當訓主矣此蓋傳授異文未可偏據徐新田

案史記亦作汝后稷豈亦肅所改邪列女傳又云

世世居稷官此即國語所謂世后稷也豈國語后

字亦當作居邪以居訓后可也改后為居則不可

白虎通王者云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

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江氏

△注以此文列於逸文元照謂此卽堯典咨伯之

文也案堯典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又伯拜稽首

古人文簡故不曰伯夷而曰伯恐無深義否則十

二牧四岳官而不名又將何說且禹與弃契豈曰

不賢豈曰不貴何獨異於伯夷乎此雖古義未足

據依

論衡語增云經曰禘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元照案諸

娛一

三

儒說尙書無遵用此義者蓋今文博士家說也因

帝之命禹有五采作服之文故以五服爲五采之

服下又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則知其承上文而

言之惜其說至于五千不可復詳矣

禹貢棗幹栝柏鄭注栝葉松身曰栝此用雅訓也爾

雅作檜說文亦同說文別有栝字與檜義異然說

文於棗字下引書亦作栝是許鄭同也元照案說

文恬从口阜省聲隸變作舌與與會音義相埒故

可通借詩王風君曷其有恬傳恬會也又小雅德

音來括傳恬會也釋文本方言十姑媯也說文音

話合會善言也籀文恬从會作諱周禮女祝注禴猶

刮去也儀禮士喪注古文髻皆爲括釋名兵矢末

曰括恬會也與弦會也道經偃恬澹爲上釋文本

或作恬梁或音膾此皆可以爲徵

白虎通號引尙書不施予一人盧抱經先生云疑卽

盤庚不惕予一人以惕有它計切一音故亦可轉

爲施也元照案爾雅施釋文作弛云易也詁施之

訓易義存乎聲說文惕亦作弛舌也易古音相近

娛一

西

施从也聲惕从易聲故可互轉此爲盤庚異文無

可疑者又攷鄭注盤庚云上篇盤庚爲臣時事王

氏後案無以徵其說元照以此書所引尋其文義

則知其與鄭同也其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

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

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

一人此書引論語以證王者自稱予一人引尙書

以證臣下稱之爲予一人若如孔傳則亦屬王者

自稱與論語復何別乎此可見鄭注非舛說也。上文王若曰格女眾云云江氏人注從鄭注謂是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即可為臣下稱君之證古人引書徃徃如此

高宗彤日據史記則是祖庚嗣位之後祖已追述其

事而作者夫高宗廟號也或丁在位不得有廟號

則史記之說確矣

或疑康王之誥文侯之命康文皆證法此二篇豈亦非當時作

邪元照案篇名乃後來所定篇內固未嘗云康文侯也若高宗彤日則已見於篇經矣非此二篇

疑一

主

也書序文簡故不詳言耳其為或丁祭於湯廟有

雒雉之異而作則書序史記無異說也大傳亦同

至金氏通鑑前編則謂是祖庚之時釋於高宗而

有雒雉之異亦據史記以高宗彤日繫於祖庚時

而發書傳會選從之元照案史記云帝或丁祭成

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或丁懼祖已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

云

則史固有明文

矣下云祖已嘉或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

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祖已在祖庚時追述先

王之事而作史文又甚明金氏未暇致詳遠立新說而亭林潛邛皆信為定論何也

困學紀聞二云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

元照案不忘商之說自孔傳發之然非篤論也商

祀周年著於爾雅然在當時亦未嘗畫一劉歆三

統歷引伊訓云惟大甲九年此真古文也是商未

嘗不曰年也洪範稱祀正同此例若以箕子不忘

商立說則洪範周周史臣之筆而非箕子所自作

疑一

主

者也逸周書鄭係小開柔或大開或小開或寶典

鄭謀諸篇皆稱祀其時尚未代商稱祀猶有說然

大匡文政兩篇皆云惟十有三祀與洪範文同此

復何解乎若記傳稱洪範為商書固不止左傳亦

猶尚書大傳稱堯典為唐傳說文

心部引堯典稱唐

書之例也左傳引衛詩威儀棣棣

襄卅一年邛也而謂

之衛亦此類耳皆不可據以立異。又案厚齋此

論亦有為而發故又云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

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此可以知其

立言之旨矣亭林論胡文定春秋傳謂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斯之謂歟

七稽疑曰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校定作圍說

文口部圍下云圍回行也商兩徐本誤尚書句曰

圍句圍者兩徐本無者字升雲半有半無元照案

升雲半有半無乃許君釋圍之義說文繫傳困學

紀聞皆云然其說是也洪邁毛晃說以圍圍升雲

半有半無為逸書之文閻百詩朱錫鬯惠半農皆

承其誤。王肅注圍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孔傳驛

娛一

七

氣落驛不連屬竝用許義孫監察志祖案經文

驛者衛包所改耳疏文較煩且唐時本別行故不

盡改也尚書中此類甚多賴有疏文可以徵驗如

幽洲本是州字

金滕公乃自以為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功作質元

照案爾雅功質成也誌其義同故下文乃得周公

所自以為功魯世家仍作功

大木斯拔正義云大木於此而拔以斯為此非也元

照案斯當訓盡詩大雅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

盡釋言文案今檀弓注坎之言漸也消盡為漸釋

爾雅無此文

文云本又作斯又我喪也斯沾注斯盡也是斯有

盡義魯世家云大木盡拔是明證也。釋文於斯

之訓盡者皆音賜此因孔傳無明文故不作音

大詰厥子乃弗冑堂矧冑構孔傳釋堂構之義不甚

析元照謂此當以說文之義解之堂似不合作堂

基解也宜讀為檜檜衰柱也徐鉉曰今作室之初

交互設衰柱所以防傾敝也構蓋也杜林以為椽

桷字室既落成乃須蓋覆椽桷皆其物也此始易

而終難者故以為喻

娛一

六

鄭注康誥孟侯云依略說天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

也此從大傳之義漢書地理志下云封弟康叔號

曰孟侯與大傳義異孔傳亦以孟侯為康叔元照

案呂覽正名云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高誘注孟長

也孟長釋詁文鄭注大傳以迎訓孟其義未詳案

之呂覽則解從漢書為當徐新田云養原案毛詩

衛使為之長似康成兼用古文說

顧亭林論奈何二字云始於五子之歌又引左傳曲

禮九歌諸書姚氏鼎左傳補注云奈何楚言也申

叔展遠啟疆楚人故有柰何字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漢高祖楚人於是漢人習其言非復楚語矣史記用之最多公羊曲禮皆漢經師口說故亦有之其實周人不言此也僞爲五子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矣元照案僞古文五子之歌柰何不敬夔用洛誥曷其柰何弗敬顧氏不引洛誥殆偶忘之洛誥今文也安得謂周人不言柰何乎愚嘗謂辯古文尙書者自閭百詩而後頗有過於淡求而反授人以口實者如此類是也書

媛一

九

於此以見立論不斲乎新而斲乎確錢少魯云說經不斲乎新而斲乎確此古今不易之論宋儒之病亦在求新

多士罔明德恤祀傳云憂念齋敬奉其祭祀元照

案恤當訓慎爾雅愆神溢慎也釋溢與恤通詩假

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是其證

也召誥曰愆祀于上下傳以爲慎祀恤祀猶愆祀

也又召誥上下勤恤亦勤慎之義傳云勤憂敬德亦非

呂刑菴荒釋文云字又作菴元照案菴卽菴之俗體

羣經音辨禾部云耗老也音耄書王耗荒鄭康成讀

是鄭本尙書作耗而破爲耄其注必曰耗當爲耄

老也惜無攷矣周官大司寇注引書作耄此從破引之宋初或鄭注

未亾或釋文原本尙存今本尙書釋文乃開寶中陳鄂所兼定者故賈

得據之要非妄造也王氏後案以耗字無義謂鄭

必作耗元照謂經典傳授異同大都以形聲相涉

之故初不論義之合否禹貢沿于江海鄭本沿作

松松之誤明甚然鄭猶未徑改但注曰松讀曰沿

而已沿之爲松較之耄之爲耗不更無義乎安見

媛一

辛

鄭本之必不作耗邪云鄭必作耗其所據者說文

也許鄭師承不同說文引經多與鄭異似未可懸

斷鄭本同許耳徐新田云養原案鄭注周禮大司寇禮記樂記皆引王耄荒據二禮

釋文皆作耗荒是鄭本實作耗也鄭注尙書宋初

當已不傳而禮注蓋有誤作耗者故賈氏采入音

辨今本禮注既皆作耄而注疏內所載釋文亦改

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耗矣

錢少詹云鄭意亦疑爲旄之誤得徐君說引據精

確無可疑矣又云曲禮入十九日耄射義耄

期稱道釋文皆作旄段懋堂明府云賈所引者

卽大司寇注也其全書皆類此宋板周禮作耗

者卽賈之耗也耗今音好去聲

古音毛去聲假借亦無疑也

正義云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

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毛詩禮記正義皆同元照案叔虞成

王之弟也成王至平王十一世叔虞至文侯十世

父侯平王之族父也故以父稱之逸周書公祭王若

曰祖祭公孔鼂注祭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

祖列是父祖之稱皆從其輩行與同姓大國稱伯

父之義無涉傳謂稱父者非一人明乎凡屬父行

皆稱父也正義失之矣

旅弓一旅矢百元照案依義當作驢驢旅聲相近詳

旅一

幸

氏論語故古文假借作旅梅氏改旅為旅正義云

旅字從元故為黑也案旅从从二人今从元从

彳彳不成字說文新附以旅附元部無理之尤者

也衛包又改作盧經文已改正較諸旅字少為近

理又案左傳傳廿八年旅弓矢千釋文作旅云本或作

旅非也從俗字而毀古文殊謬

書序高宗夢尋棘變說今本尋作得釋元應一切經

音義兩引俱作尋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尋為得之

古文此亦衛包所改釋文為陳鄂鼠亂故末由尋

究

周人乘黎鄭注乘勝也義似易解而無確徵案說文

乘覆也从入桀桀黜也軍法曰乘桀部乘義當取諸

此徐新田云養原案乘勝同音段明府云此條甚是不當刪

白虎通爵云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

候曰天子臣放勛書曰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抱經

先生云書曰逸之篇也今尚書大傳無佚有此文

蓋後人竄入不足據也後先生得宋元刻本校之

則皆無亾字但稱逸書尤足為徵丁小雅教授云

旅一

幸

白虎通引此以證帝稱天子古唯唐虞稱帝其文

當在二典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為舜典逸文無可

疑也江氏△注乃強改無逸篇以就此文見續失

之不審矣。江氏云亾之與逸漢人必分言之如

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為逸書若稟飫帝告釐沃等

篇孔氏亦未有者乃為亾篇然則亾者不稱逸逸

者不稱亾也許子詠云郊特性疏引大傳中大社

惟松五語亦稱尚書亾逸篇

周書嘉禾篇伏孔今古文皆無之唯漢書王莽傳上

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
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共二十字莽因此遂稱假皇
帝其飾經舞禮誠不待辨然所引書則非僞也元
照案高宗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成帝紀五
行志七中下孔光傳外戚傳下續漢書律歷志中引
皆作假王假格古今字假玉不獨見於周書也孔
傳以格爲至解爲至道之王師古五行志注以假
爲大解爲大道之王其義一也周書假王之義當
亦同此惠氏儀禮古義引此文云假讀若格至也

娛一

善

江叔濔惠之弟子其尙書公注背其師而從莽說
過矣○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
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禾也成王之所饋時周公居東非
居攝之時周公受成王秬鬯則禋于文王武王其
受禾也亦必禋于文或今所引者乃禋祭時之文
稱成王曰假王歸美於君也

歸安嚴元照

毛詩

周南葛覃傳灌木叢木也釋木顏氏家訓書云江南

詩古本皆為叢聚之聚而古叢字似最近世儒生

因改為取解云木之取高長者周續之毛詩注音

為祖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音為在公反又狙

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毛詩釋文云一作取

作外反元照案最取二義迥別說文最在冂部曰

取

犯而取也取在冂部曰積也取義與叢同廣雅釋

一取積也釋詁三叢曹憲音在遇反史記周本有

周取索隱音詞喻反此二音皆不誤取聚音義皆

同故記傳中聚字多作取後人誤合取最為一則

又改取為最而不知其義之不合也試舉數書證

之管子禁冬收五藏最尚物注最莊子德充物何

為最之哉釋文祖會反徐宋荀子國執拘則最楊

注最公羊傳隱元會猶最也注最之為言聚史記

聚也般本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最亦作聚禮記樂

會以聚眾注聚或為最廣小爾雅積灌聚樸叢

也以上諸最字皆取之譌六朝人不考說文以最

為取字雖為取而音則為最誠之甚者顏氏尙未

究言之也取上加小俗玉篇冂部不收取字於

冂部最云子會切齊也聚也大談佩觿中取最並

列上才句翻積也下子外翻極也音義尙不誤徐

用云養原案叢古音鄒春秋左氏嘗妻公羊經新

叢蓋嘗妻反語為鄒因通作叢也叢从羊取聲取

與紛音相近取最等字皆从取亦音鄒故叢與取

最可通用叢取可通而不通取最不宜通而濁此

六朝人之誤

取

桃夭有蕢其實傳蕢實貌元照案蕢即墳之異文司

垣氏秋官共墳燭注故書墳為蕢元謂墳大也墳大

釋詁文又作頽魚藻有頽其首卽苕之華牂首墳

首之義也魚藻正義云頽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桃實蕢然而大故曰

實貌說文蕢樸香艸此蕢之正訓

召南小星維參與昴傳昴雷也正義引元命苞云元

照案昴从聃聲雷从聃聲今人讀聃聃變為莫鮑

切聃古文為與久切惠氏士奇禮說謂昴當从聃

說文傳馮从聃此亦惑於今音強為之說不知古

音尤蕭通用昴雷之訓止義存乎聲也史記律

之言茂也酉者萬物之老也白虎通行卯者茂也

酉者老也可以證矣

邶風柏舟胡迭而微釋文云韓詩作載音同云載常

也元照案載不成字乃載之譌也載與秩通巧言

秩秩大猷說文大部引作載載又說文大部載从垂載

聲讀若詩威儀秩秩秩常釋詁文也韓傳訓常本

此秩迭偏旁小異故毛詩作迭箋亦訓常正義以

更迭解之非也秦風駟騶漢書作四載地理志下二

娥二

三

字各省馬旁也今本亦誤作載山海經海外南經有載

國郭璞音秩今本亦誤為載廣韻附部引作載說

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案程秩聲相近程从呈

聲載从戠戠亦呈聲故秩亦作載又作程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以成其志爾元照案後漢書光武章帝賜東平

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

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章八和帝詔曰

諸王幼稚早離願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

哀二國蜀志二主今皇思夫人宐有尊號以慰寒

泉之思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

愴悵釋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感背人之凱

風悼蓼儀之劬勞釋郎中馬江碑銘云願几筵

悽衷傷嗟詩云感凱風歎寒泉惟梓桑釋此皆

漢人之文詳其辭意與毛大異後之承用者陶潛

孟嘉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

思實鍾厥心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

娥二

四

莪之餘首謙莊宋孝或宣貴妃詠仰昊天之莫報

怨凱風之徒攀謝眺齊敬皇后哀冊文思寒泉之

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晉書孝友列傳序灑風樹

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李善注寡婦

賦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亾也其說必

本諸三家詩章懷後漢書注於東平傳仍引毛說

何弗思之甚臧在東云九能表出

谷風不我慍反以我為讎傳悵養也元照案孟子

曰畜君者好君也好與養義相近呂覽適云周書

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訓畜為好畜
與讎對與詩義尤合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情章懷
注蘊情猶積聚也是情與畜通

衛風碩人其頤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頤頤然

玉篇頁部引作頤人頤頤滅氏琳經義疏記據三章

箋曰敖敖猶頤頤也以玉篇所引為正元照案其

頤之文未可謂非釋文標其頤二字正義云以類

宐重言故箋云頤頤然也是陸孔本皆不與玉篇

同以訓詁之體準之啞其矣傳箋皆云啞啞然

媛一

五

芙坐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歡矣

傳云條條然歎零露溥兮傳云溥溥然盛多子之

手兮箋云面貌手丰然此皆經不重言而見諸傳

箋者又蓼蕭首章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

貌正義云下漙漙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漙漙也

此與碩人印證尤合徐新田云養原案王吉解匪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揚者此西京詁訓之體

伯兮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正義云諼訓為忘

非草名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

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

草名也元照案說文憲令人忘憂艸也从艸憲聲

詩曰焉得憲艸憲或作蕨或作萱今本作諼古文

之假借安得非草名乎又案爾雅曰蕨諼忘也郭

璞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指焉得蕨艸永矢弗諼

二語也蕨即蕨之省文孫叔然引此詩證諼字則

蕨字更將以何者為證乎此叔然之疏也正義不

取證於說文又誤於叔然之爾雅注故強為之說

如此

媛二

六

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晤歌傳晤遇也元照案晤遇釋

詁文爾雅作選云選逢選選也選逢選選見也釋

文云字又作迂選晤一聲之轉又與寤通鄧展注

漢書敘傳引爾雅作寤列女傳賢兩引可與晤言

皆作寤邨風寤辟有標說文日部引作晤此通用之

徵也晤又作忤釋名容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

晤歌即接忤之義故箋云晤猶對也正義引釋言

遇偶也而不引釋詁殆未審晤選通用之故矣

楚詞重華不可選兮王逸云選逢釋文云史作悟

案今本屈原傳作悟又案釋言迺寤也釋文云迺
孫本作迺

蟋蟀歲聿其暮傳聿遂也元照案爾雅釋律述也律

即聿字詳邵氏正義毛傳每以述訓聿而此獨作遂者

古述術字皆與遂通用月令審端徑術注曰術周

禮作遂學記術有序注曰術當為遂春秋文十經

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

說之遂是此傳遂字即述也正義云歲實未暮而

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此不得

其解而曲為之說矣

唐風鴉羽王事靡盬傳曰盬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箋皆曰不堅固漢書

堅固元照案盬與苦同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

云鄭司農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縑

細又典絲注云盬盬之功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昭

云苦脆也荀子王制辨功苦楊倞注苦謂濫惡者呂

覽徒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致也

史記五帝本紀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云苦讀為盬音

占盬盬也漢書匈奴傳上不備善而苦惡師古曰苦猶

麤也又禮樂志夫婦之道苦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

道行盬不固也又食貨志器苦惡如涸曰苦或作盬

盬不攻嚴也又與楛同荀子云問楛者勿告也學

又云楛耕傷稼天論又云其定取舍楛侵榮又云忠

信而不楛富國玉備又云械用兵革窳楛兵議又云芒韌

優楛富國楊注或云惡或云不堅固則知亦與盬同

也正義乃曰與盬同引左傳皿盬為盬穀之飛亦

為盬以證傳義可謂迂矣

小雅采芣箋云柔謂脆脫之時釋文云脆音問或作

早晚字非也元照案玉篇問部脆無阮無怨二切色

肥澤也又音問新生草也一作芣玉篇艸部芣音問

草木新生者廣韻二十問芣脆同字云新生草也脫

引鄭然从艸从因者皆俗字古唯作免禮記內有

免禮注云免新生者釋文音問正義云定本作

腴案腴即芣字其義不符當作俛說文訓俛為弱

義與脆同又漢書司馬遷傳僕雖怯爽師古曰爽柔弱

也玉篇爽柔也又俗字有作輒者廣韻二十問輒柔

也

白虎通嫁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

舊因謂夫也元照案據此則此詩是女更適人而

其夫所賦者与毛異義蓋三家說也鄜風柏舟實

惟我特共姜稱夫之詞也此詩求爾新特益斥其

後夫而言

斯于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懠懠覆也儀禮士喪禮懠用歛衾注

也懠覆正義云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注也元照案

說文中云懠覆也与鄭箋合魯頌閔宮遂荒大東

九

郭璞爾雅注釋引作懠懠荒聲相近爾雅言荒奄

也奄者奄覆之謂箋義亦本爾雅又秦漢書薛宣

君子之道焉可懠也蘇林注懠同也兼也釋言弁

字即奄与奄覆義亦相近懠懠音近通用釋言懠傲

壺無懠無傲从心○皆據釋文

正月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左傳襄廿九年子大叔引此

詩而繼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預曰云猶旋

旋歸之元照案說文云古文雲雲从云象雲回轉

形回轉之義与旋相埒呂覽園雲氣西行云云然

高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其說亦可證傳

小宛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元

照案說文目睇迎視也廣韻十二睇遠視也睇与

同紐杜奚切張刻本睇誤从月旁案睇音都奚切

与低同紐云膺臙強脂音義与睇迥別今改正

又說文見睇顯也玉篇睇視也意經文本作睇或

作睇音同偏旁通借作題耳又案廣雅一書綜集

古訓而成凡毛傳鄭箋之義訓不見於爾雅者皆

簡載之今攷視之一訓釋詁四十七字獨無題字

是張指所見本不作題矣廣雅有

小弁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元照案加爲僞

何之義說文人佗負何也从人𠂔聲又云何僞也

云何擔也小爾雅廣雅釋詁三廣言云何任也

謂之負佗漢書趙充以一馬自佗負師古注佗音

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此皆可以證

傳義正義云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

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元照案說文

卷十有𠂔部隸變云𠂔也上古穴居窟𠂔故相

問無𠂔乎或从更作蛇以音義推之他人之他當

作它後人以聲近借用佗字故廣韻七云佗非我

也然非佗字正訓毛傳訓加說文訓負何乃其正

訓也正義於此未析故其說甚迂曲○它篆寫作

也篆寫作說文人部無从也之字故廣韻於

他字云俗

無將大車祇自底兮釋文底都禮反宋劉彝以為當

作底音民唐避諱改從氏元照案說文牝病也

从牝氏聲後傳講从氏而音亦變白華俾我底兮

底与卑協讀祁支反釋文亦誤从氏故載徐邈都

媿二

禮反一音大雅柔柔多我觀瘠瘠亦俗字也釋文

則音武巾反又音昏此皆隨其所从之字依傍為

音未嘗網核也爾雅註瘠病也釋文瘠从氏音祁

支切是矣又載丁禮反一音夫丁禮之音當施之

从氏之字凡从氏者不得有此音也此皆失於契

勘者元照謂瘠瘠二字皆係傳謬非經典所宜有

至此詩瘠字當依張衡思元賦作瘠見詩本音七方与

塵韻相協劉氏之說臆造無稽如其言則釋文之

書成於陳時未嘗从民豈避諱之故耶徐新田云養原案瘠

字顯氏詩本音辨之頗詳今細攷之顧說殊未盡

然蓋瘠乃正字而瘠瘠瘠瘠四文皆瘠之俗體也

說文日部昏字注云从日从氏省一曰民聲是昏

字在說文原有兩說非因唐人避諱始改从氏也

牝部瘠字注云从牝氏聲兩徐本皆然此始傳寫

之誤當云从氏省聲而其音則為武巾切昏字

从氏省又從民故瘠字亦可作瘠又作瘠皆从昏

省若不省則竟作瘠瘠矣瘠瘠瘠瘠四字皆從

無故曰俗體至唐人避諱則凡从氏之字皆改从

氏故瘠亦改瘠因避諱而適得其正也或以白華

詩瘠与卑韻為疑案何人期俾我底也毛傳訓病

瘠意自華之底亦當作底後人改从牝仍以底字

讀之遂忘其本音耳

一切經音義十二○賢愚經十六引詩憂心且陶金壇段懋堂

先生謂是三家詩憂心且妯之異文抱經先生增

訂王氏詩攷從段說收之鼓鐘之詩元照案古从

首从甸从由之字展轉相通小雅江漢滔滔風俗

通義山引作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今史記屈

列作陶陶菀柳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等目

上引作陶此首甸通借之徵鄭風左旋右抽清說

文引作搯手部此由首通借之徵鄭箋於菀柳則曰

蹈讀曰悼於鼓鐘則曰抽之言悼也合舉數端則

妯之為陶灼然明矣徐新田云卷原案尚書大傳

歟○廣雅釋陶喜也憂也陶之訓憂義本乎此音

義既引詩而繼之曰陶暢也暢達也以暢達訓之失其義矣

贍彼洛矣韎韞有爽箋韎韞行者茅蒐染也說文韎

也茅蒐韎韞行聲也韎韞祭服之韎合韋爲之元

照案此箋上兩韞字係衍文正義云言古人之道

茅蒐聲如韎韞故名此衣爲韎韞此不知葉正箋

文而漫爲之說者也案外傳晉語韎韞之跗注韞

昭云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

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漢人讀若之

媒士

士

例有內言外言長言短言急氣緩氣之分韋所云

急疾呼者即急氣也茅蒐二字急氣讀之其聲爲

韎茅蒐之爲韎猶登來之爲得不律之爲筆即開

後來翻切之學者也據韋所引鄭說是鄭以茅蒐

釋韎以釋韞韞以其合韋爲之故名質之士冠禮

注了然矣見韋發明韎聲之義亦簡明之甚韋去

鄭未遠所據自勝唐本。正義引士冠禮注今齊

人名僑爲韎韞此亦誤讀鄭注也案冠禮注云韎

韞韞以韞釋韎士緼韞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

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僑爲韎句韞韞之制

似韎案此當以名僑爲韎爲句韞字屬下李如圭

韞字爲賈公彥疏曰周公時名僑艸爲韎艸以此

韎染韋合之爲韞因名韞爲韎韞也賈讀得之。

正義又引駁異義有齊魯之間言韎韞聲如茅蒐

一語韞字亦衍。說文蒐从艸从鬼徐錯曰今醫

方家謂蒐爲地血食之補血是也故從鬼是許君

不以蒐爲形聲字故釋文於茅蒐字皆音所詘反

也鄭君殆讀從鬼聲故音與韎近

媒士

士

寶之初筵發彼有的釋文作勺云本或作的元照案

說文白部無的宇當作勺說文日的明也廣雅釋

从日勺聲易曰爲的顙周易釋文觀禮匹馬卓上

注卓猶的也釋文的字無音以素的一馬爲上釋

名首飾以丹注面曰勺勺灼也注此丹於面灼然爲

識畢校本蓋標識之使灼然明顯故謂之灼正鴿

之中必以丹表之射義注的謂所射之識是也一

切經音義亦曰的令狀切中珠子書中依此解則

与有字文義始諧毛傳訓質質灼聲相近灼勺音

改的从白而音亦○盤庚若射之有志志識也志

變為都感反非也○盤庚若射之有志志識也志

識古今字耳鄭注云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恐未

若禮注之當苑柳上帝甚蹈箋云蹈讀曰悼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元照案鄭箋破讀皆有依

據獨此義似近迂曲初疑蹈當作滔乃天降滔德

之義近本誤微之韓詩外傳四所引則果作滔也

又一切經音義五〇等目引詩作陶元照案江

漢滔滔風俗通義山引作陶陶楚詞懷滔滔孟夏

媿二

五

今史記屈原列傳引亦作陶陶滔与陶通彌足為證○

荀子榮陶誕突盜陶誕即滔慢之義漢成陽靈臺

碑陰云遵拒陶規隸釋陶即滔字

緜縮版以載元照案載即栽字說文木部栽築牆長版

也左傳莊廿九年水昏正而栽杜預以栽為樹版幹又

哀元說文楚子圍蔡里而栽引杜預曰栽設版築鄰

君中庸注曰今時人名艸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

亦曰栽而讀栽知文王初載之載又上天之載

書王莽傳下莽立載視事親舉築三下載亦栽也

師古以立而乘車釋之失其義矣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箋同正義云喙之為困則未詳

元照案方言十瘵戎俗也傍即借字廣雅釋詁瘵

極也傍極皆困意外傳晉語余病喙矣韋昭注短

氣貌短氣亦困倦之意郭璞注方言引晉語作瘵

此其明徵也又廣韻二十引此詩作瘵云與瘵同

案方言三瘵極也注江東呼極為瘵倦聲之轉也

瘵瘵二字皆不見於說文是古字祇从口矣

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文選安陸昭王碑皇情眷

媿二

五

瘵元照案漢書敘傳班彪對隗囂引此詩小顏本

作莫故其注仍用毛傳李善所據本則作瘵宋書

符瑞志上引漢書正作瘵与李善所據同又三國

志馬超傳進封繫鄉侯策曰兼董萬里求民之瘵

明用此詩而亦作瘵是漢末傳本已如此矣其出

於三家無疑乃小顏匡繆正俗一以作瘵者為末

代文士所改指為巨謬殆攷之未審也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言言猶擊擊將壞貌元

照案衛風碩庶姜孽孽釋文云韓詩作獻獻長貌

說文車部轍載高兒釋訓尊尊載也戴呂覽通宋王

築為藥帝高誘注藥當作轍帝當作臺藥與轍其

音同詩曰庶姜轍轍高長兒西京賦飛檐轍轍薛

綜注轍轍高貌魏都賦四門轍轍李善注即引此

而明其義亦相近

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

之記元照案近非遠近字也當作迓迓字在說文

丌部云讀與記同經文借作語助往迓猶往矣也

已非已我字也彼其之子內傳信廿外傳音皆作

已以已訓迓義與箋同漢儒於無義之字皆曰詞

故箋曰詞又漢儒訓故音義相兼凡言讀若者其

字半相通其義半相附聲如記義亦如記表記引

詩作彼記之子○全氏祖望經史荅問錄有一條

可互證

行葦四維既鈞舍矢既均傳云維矢參亭已均中藝

俗作箋云藝質也攷左傳文六陳之藝極杜預訓

準又昭十貢之無藝服氏訓極見正外傳魯語貪

無藝也又音語貪欲無藝葦氏皆訓為極又越語用

人無藝韋云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史記司馬

傳藝墟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元照案藝即臬字

說文木部臬射準的今本也臬與槩通攷工記匠

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注云槩古文臬假借字士

冠禮注云古文闕為槩周易卦旣說文出引作

槩又輒或作藝瓦部是其徵也藝槩皆从藝聲攷

記翰人注槩從木藝省聲元照案藝亦从藝聲

古字艸木偏旁多通用也

槩說文作槩又或作橫謂藝乃槩之省文亦可○

又案藝艸木不生也从艸執聲與从執者異說文

艸部無从執之字

卷阿伴與爾游矣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元照案伴

與即皇矣之畔援也鄭彼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蓋

縱弛木安佚之意而安佚之極者即成跋扈其義

相因古人不以義訓之輕重而異其詞所謂言非

一端而已漢書教傳項氏畔換乃用皇矣文小顏

作畔換玉篇人又引作伴換伴畔皆从半聲偏旁通

借援換二字義亦相同說文手換易也左傳信十

作爰田服氏云爰易也外傳晉語作轅田賈侍中

亦訓較為易爰史記黠吏列傳張湯有爰書蘇林訓易

韋昭訓換音義同故通用也魏都賦雲撤叛換劉

遠注叛換猶恣睢也劉引漢書作叛亦用鄭義段懋堂先

傳換土易居孟子注作爰土易居

板及爾出玉傳云玉往正義曰以王与出共文故為

往也元照案王之訓往音義相兼傳記足徵正義

非矣外傳吳語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曰王往也春

秋攷文耀王者往也戴文類聚十一引白虎通號王者往

也天下所歸往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為王矣說

嬖士

九

文王天下所歸往也釋名親祖謂之王父王睢也

家中所歸睢也諸如此類正義一不引證何歟

周頌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說苑君道韓詩外傳三

俱引岐有夷之行孫侍御云志祖案爾雅釋詁夷

玩鄭箋語亦以岐屬下句毛韓讀法殆同後漢書

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

之行字句皆異注引韓詩薛君傳徂往也薛傳与鄭箋同

元照案沈括夢溪筆談藝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

困學紀聞云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以元

照攷之以輔為浮誠沈之誤然傳中徂字實譌當

從筆談改岨岨與阻通漢書通鞏洛岨山河又

下教傳皆恃其岨卽阻字也隸釋四引蜀都賦岨輔

疏又引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又云今白狼王

唐叢等慕化歸義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

險百倍岐道云則引詩正以言岐之岨險也不

合作徂章懷引韓詩傳亦失之未審

昊天有成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從國語周

上訓熙為廣肆為固箋曰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

嬖二

辛

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与爾雅皆同而釋

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

之元照案外傳叔向說此詩云其終也廣厚其心

而固蘇之是外傳未嘗有誦字不得據爾雅以破

之箋自為說則云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

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其義亦與外傳不

同則是傳依外傳箋改傳以從爾雅各不相謀然

毛從外傳立義而鄭君乃謂其字誤未之詳也

周語載叔向論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其爲指成王誦
而言無可疑者韋注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
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又云是詩道
文武能成其王德元照案新書亦載叔向之言曰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
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
故稱昊天焉又曰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
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其言與外傳
相表裏而語意僂明漢儒不据新書故誤解外傳

據一

主

之意至朱子集傳始從歐陽本義定爲祀成王之
詩詩序辯說反復駁難韋注其論良是情亦不及
援據新書故未免詞費唯困學紀聞曾論及之
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云子夏
作序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
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
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又云靈星者
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
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

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元照案靈星非
星名也靈星之祀肇自漢初則高子不應以漢事
證周詩且又安知非孟子同時之高子而以爲漢
人乎元照謂靈星之尸蓋古語也淮南子主君人
之道其猶零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
福高誘但云尸祭主也引詩公尸宴飲在宗載考
證之不釋零星之義大氏零星之尸卽詩之公尸
也故鄭君亦不之釋臧在東云古有此語漢人熟知無煩詳也孔氏誤
認作星名又言祭星時以人爲尸說殊愆誤致漢

據一

主

書獨斷風俗通義祀論衡意後漢書高句驪傳續
漢書祭祀志下諸書言靈星之祀未有言立尸者錢先
援引淮南極精許子詠云宗彥案靈尸之尸卽
釋賓尸並非兩說所以稱靈星者釋祭在廟門之
旁靈星卽指廟祭在廟門旁而事尸在堂故稱賓
尸爲靈星之尸至門所以名靈星龍城札記詳之
矣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伯厚
以爲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是也韓詩外傳二
又載高子與孟子論詩問荅語其人私淑孔氏爲
戰國時治詩老師孟子稱之曰安蓋年長而有德
者其緒論流傳未可因孟子病其固而遽輕之也

盡心篇之高子乃孟子弟子非高交也困學紀聞誤合而一之梁曜北云韓詩外傳之高子疑是孟子弟子非高交也玉繩人表攷有說

顏氏家訓書證云駟駟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釋文作牡云說文同正義作

牧云定本作牡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元照案小序及傳箋皆有牧于垌野之文則作牧為正安有

有牡馬而無牝馬之理顏氏江南人世習南學故其意以河北本為非說詳本陸德明亦南學也故釋

文作牡孔穎達本北學而改從南者故正義間用

娛上

三

河北本

有驪有魚傳云豪骭曰驪正義云驪爾雅無文元照

案說文馬部驪馬豪幹也即此義驪驪二字之義說

文與爾雅毛傳互異驪馬黃脊者爾雅以為驪說

文以為驪馬豪幹者毛傳以為驪說文以為驪蓋

古今文之家學不同也骭幹聲同通借

娛親雅言卷三

歸安嚴元照

三禮 大戴禮增

周官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注云正藏五又有

胃旁胱大腸小腸疏云膽三焦非正府不在九藏

之數熊氏 明來 經說云旁胱即小腸也當是合胃

膽大小腸為九元照案外傳 鄭語 建九紀以立純德

韋注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膽也合

大小腸為一藏而以膽當其一說較勝鄭熊氏不

媒

據此而造臆說謂旁胱即小腸而不知旁胱不與

小腸相屬也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

又云無故謂無喪既之變也有喪既者娶得用非

中春之月元照案不備禮而成婚謂之奔詩 標有梅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曰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

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

育人民也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

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毛鄭之

義皆用周官鄭君注禮不如箋詩之詳悉疏乃謬

為之說曰若有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

之豈理也哉

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者元照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日多昏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詩小序 衛風有狐 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

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媒氏所掌正荒

媒

政之一賈氏前後都失檢照故一不援引

遂人以時器勸毳注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元照

案堯典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恩謂時器亦當

讀為蒔蒔器種蒔之具也遂大夫職云簡稼器注

稼器耒耜鎡基之屬蒔器即稼器也

草人賦瀉用貍注貍猶也疏曰案爾雅云貍子貍 兩雅

作或曰貍 兩雅無此三字 故以貍猶為一也元照案爾雅

釋貍 今本作貉茲依釋文兩通 子貍猶子縷毛詩箋 魏風伐檀云貉

子曰貍遵用雅訓未嘗不同而此復以貍為猶者

何也攷爾雅又云狸狐貓狗醜醜之爲言類也猶

豹二物相類則豹之子亦貓之類矣鄭意以獸之

小者不宜殺以糞田故舉其類言之不必增改雅

訓而強爲之說也或曰東云賈所據爾雅作貓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注師都六

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

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

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閭亦得與縣之遂同建旗也

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旗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旗

媿三

毛本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

比上從閭同建旗也遂之鄧毛本上從鄙同建旗

鄰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元照案毛詩正義鄆風

引此經注而釋之曰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

正及六遂內鄧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縣

鄙建旗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

比長等五人同建旗故鄭云互約言也孔賈兩疏

皆由推測而得義無大異唯族師鄧長所建旗旒

不同耳鄭無明文唯宜兩存孔氏爲互約之圖增

於毛詩正義疏中有圖僅見於此徐新田云
原案遂人注以南畝圖之云云見注
中有圖者而今也矣毛刻本行款參錯今更定其圖於左并
圖賈疏以備參訂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毛本

遂旗
縣旗 鄙旗
鄆旗 里旗 鄰旗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鄉之族上從
閭旗 鄙旗

遂旗
縣旗 鄙旗 鄆旗遂之鄆上從
里旗 鄰旗

又師都建旗元照案師乃帥之譌也說文从部引作
率都率帥古今字賈疏以師爲眾恐非

冬官輪人揉輻必齊注揉謂以火槁之元照案說文
手部無揉字當作爍說文爍屈申木也與鄭注合
易繫辭下揉木爲耒漢書食貨志上引作爍師古曰爍

屈也思謂木之直者以火爍之使曲曲者爍之使
直故曰屈申木也惠氏周易述從俗作揉且爲之

注曰手以撓之是證成其謬矣說文火部撓下引燎牙外不燎

矢人則雖有疾風亦弗能憚矣注曰鄭司農讀憚之

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故書憚作但元照

案憚當訓難方言北憚懷憚也廣雅釋憚懷憚難

也國語注晉語憚難也宋氏補音憚乃旦切又方言六卷展

難也齊晉曰蹇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荆吳之人

相難謂之展若秦晉之言相憚矣廣雅釋蹇展

憚難也說文心部憚忌難也元照謂今人責人以其

所不能曰難弗能憚者弗之能難也又案方言三

媿

五

憚但惡也注曰心怛懷亦惡難也但憚義同但怛

古今字耳

周禮疏前有序周禮廢興一篇此非賈氏特作此文

以冠篇首者乃後人從疏錄出妄題之曰序周禮

廢興也元照以儀禮校之首篇先小題士冠禮第

一則為之疏次大題儀禮又為之疏次鄭氏注又

為之疏周禮當與之同乃今唯天官冢宰上及鄭

氏注有疏而大題周禮無疏蓋即序廢興之篇也

而毛刻本并大題周禮二字刪之尤誤矣

疏體於注經之人所作之序皆隨為之疏尚書三傳

論語孝經皆然宋人疏論語爾雅者遵之即孟子

之疏雖刪其篇叙亂其章指而於題辭亦未敢棄

獨賈氏之疏周禮不疏鄭君之序馴至散失今可

見者唯疏中所引數語深可惜也

媿古美字見周禮不見於他書說文亦無之元照案

媿即媿字說文媿順也讀若媿古微尾音近通用

堯典鳥獸莩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高莊子六

國策韓漢書古今表作尾生此其徵也詩誰侑予美

媿

木

陳風韓詩美作媿釋又案古眉微亦通用故媿字

義與媿媿等皆相近

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

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元照案所戒之賓主人之

僚友非止一人所筮之賓筮其可使冠于者乃正

賓也即於所戒之賓擇其吉者張氏鄭注疏因注

有賢者恆吉之文乃為之解曰凡取人之法先筮

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方始筮

之以其賢恆吉故先戒後筮之也此恐誤會注意

果如疏言似戒賓即戒冠子之賓而筮賓之舉乃
爲其文不幾流於虛偽乎

冠禮昏禮聘禮皆有建柶近本於冠禮獨誤作捷柶

唯唐石經作建顧氏金石文字記張氏鄭注句讀

轉以石經爲非殆未攷昏聘二篇歟士喪禮云宰

洗柶建子米亦一證也又案冠禮注曰捷禮于柶

中釋文云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或據此疑

經文作捷而不知釋文爲注作音也賈本注中捷

字作扱士昏禮注
建猶扱也

七

局甯字宗禮經屢見士冠禮注曰今文局爲鉉古文

甯爲密士昏禮注曰局所以扛鼎甯覆之此鄭本

也若許君所據則異於是說文鼎部甯以木橫貫耳

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甯鄭本亦七節即易玉鉉

大吉也又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甯是

二禮局字許本皆作甯其覆鼎之物蓋當作幘說

文巾部幘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幘人元照案釋文

於周禮禮記幘字皆作冪與正體小異非誤也獨

於儀禮則皆作甯自此幘字遂廢而冪甯參錯難

稽周頌絲衣箋有舉冪字釋文云木亦作冪後人

誤會謂儀禮局甯之甯即說文鼎部之甯遂疑許

君不當以覆鼎之甯爲舉鼎之具乃強謂鼎部本

有甯甯二文一从口莫狄切一从月古榮切从口者爲

鼎覆从月者爲鼎鉉皆由不知甯之當爲幘耳○

惠氏禮說四云說文口覆也口從鼎爲甯則甯非

覆鼎之物乎以覆爲舉則又何說愚謂甯从口聲

於六書屬形聲不屬會意指事故說文不曰从鼎

从口亦聲而直云从鼎口聲也皂部有皂字亦

从口聲而其訓爲飯剛柔不調相箸於義亦無取

也且鄭本作局局之本訓爲外閉之關於扛鼎之

義又何取乎

士昏禮納采納吉納徵納之爲言致也曲禮

釋詁初無淺義疏云言納者恐女家不受若春秋

內納之義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

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納也

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

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帛則昏禮成

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
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
也元照以其說攷之於古而無徵納采問名之後
女家猶可翻悔得毋近於兒戲乎且一則曰納幣
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再則曰納幣帛則昏
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此矛盾之論也言非一端
而已春秋儀禮無妨別解奚必強而合之乎案白
虎通嫁云昏禮請期不敢必也信如疏說則請期
正當言納

媒王

九

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從者
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疏云禮有玉錦非獨
此文則禮有贈錦之事故不從古文也元照案從
古文作束帛為長下文云若異邦則贈丈夫從者
以束錦言贈異邦以束錦欲以別上束帛故言則
也疏亦不能了鄭意

鄉射禮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
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元照案賓朝服至門外拜
賜主人亦朝服從賓于門外拜賓之辱不見者不

進而見之也命之進見又必有揖讓之文故鄭以
不見為不褻禮也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為絹絹綱羣經音

耳釋文絹劉侯犬反又于貧反一音占縣反錢少

之誘占疑古又古犬反元照案依侯犬古犬二音字當

从冑依于貧占縣二音則字當从員釋文每不辨

文字之異而兩存其音滋足致惑此亦其一也据

說文則从員為正說文系緝持綱紐也从糸員聲

周禮曰緝寸許所引周禮冬官梓人文也彼文云

媒王

十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先鄭云綱連侯繩也

緝籠綱者絹讀為竹中皮之緝錢少詹云大昕案

箭有筠之筠說文無筠字此注云綱耳與先鄭義同故疏中亦

引梓人為證近本疏引梓人亦作絹元照周禮釋

文緝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釋

文於周禮作緝於儀禮作絹各載兩音並不契動

疎矣羣經音辯五云絹綱耳也亦為陸氏所誤

瑟服注曰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當為登登成也疏云

凡織紵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絹布元照案注

所言者經也疏則誤言其緯司馬氏書儀呂氏鄉約不知升之義乃云今布無升數殊不然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今織具曰筵者每筵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止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鄭義麤者齒縷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由吳說推之斬衰章冠六升則二百四十縷也衰三升則百二十縷較之於冠則倍麤矣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總麻十五升服輕則布細以升數之多寡係

服之三

服之重輕也

器服傳云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襪記上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注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元照案去其半者謂去千二百縷之半也其筵之齒仍六百與縷數同朝服之布千二百縷用六百齒之筵總布以六百縷用六百齒之筵故云有事其縷也陳壇木鍾集論云十五升去其半世俗以為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筵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此說甚明否則十五升

去半則僅七升半反麤於大功小功之布矣徐新田云養原案朝服之筵皆千二百齒兩縷共一齒則二千四百縷也十五成者齒數三十成者縷數其實一也至總麻之去半則何也意者吉事用全凶事用半用全者千二百齒而得二千四百縷也用半者六百齒而得千二百縷也鄭云六百縷者亦計齒數并兩縷為一縷也盜用千二百齒之筵間一齒用之每齒仍兩縷也總麻去半則小功以上皆去半記不言者省文耳否則終無解於小功反精此義殊不了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元照案三蒼算選也

義四寶雲

經第六引說文部選擇也野人言父母竝尊焉已爾何必於其中選擇尊卑乎又案詩抑風威儀棣棣不

服之三

三

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作筭論語路斗筭之人何

足筭也漢書車千秋傳贊引作選鹽鐵論十二亦云斗

筭之人道訣之徒何足選哉是筭選通用之證

器服傳謂出子夏之手元無明文故疏明作傳之人

而云傳者不知誰人所為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

字子夏所為若舊題有子夏傳三字則賈不容先

云不知誰人矣釋文無此三字唐石經有者細審

乃是增入殆乾符時修改非開成元刻也自經傳

通解後之本皆沿其誤又此篇題器服經傳六朝

舊本皆然釋文石經亦同石經後唐去經傳二字

非也所增所刪皆不知何据

士瑟禮牢中旁寸注今文牢毛本誤樓為纒釋文不出纒

字之音蓋以上文纒中字已有音故不別出也元

照案此文當从憂憂奴刀反與牢音同憂憂形近

每易溷淆說文部擾牛柔謹也此馴擾字又手擾

亂也此煩擾字後來皆誤作手旁憂而音亦普改

為而小切甚誤纒纒二文皆不見於說文

又帶用幹賀之結于後注賀加也元照案方言七羸

奴主

圭

膾質騰擔也義與鄭同賀从加聲加與何音同通

用爾雅釋荷芙渠其莖茄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

今詩作荷揚雄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兮師古曰

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漢朱鷺曲鷺之飛食

茄下茄亦荷也他篇何瑟之文屢見賀何一也

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元照案春秋

左氏經築鄒莊廿九年二傳作微爾雅地谷者微釋文

云本又作滄又釋水艸交為滄釋文云本或作微

倉微聲音皆同故通用

儀禮疏本五十卷自明人陳鳳梧宏治九年進士合刻注疏

始并省為十七卷而賈氏之元第遂失其宋景德

中所刻單行疏本尚有流傳可以攷正而中關

十至十 六卷則當据魏氏了翁要義參訂

其每卷之起訖可以盡得要義第二十六卷分為

上下兩卷此則出自魏氏非賈之舊也

曲禮上分母求多釋文分扶問反元照案正義云分

母求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其分之人皆貪欲

望多入故戒之云所分之物母得求多也孔作如

奴主

西

字讀較勝於陸

又母勦說注勦由今本作猶從曹憲廣雅音所引擊也謂取人之說

以為已說釋文勦从刀廣雅釋勦取也與鄭義

合又勦勞也是从力者別為一字然說文刀部無

勦字元照案當作鈔說文金鈔又取也論語陽惡

微以為知者孔安國曰微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為

已有也邢疏引禮為證○甘誓天用勦絕其命當

從說文所引作剝

又入門而問諱正義云問諱而以門為節者主人出

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以門為限也
元照案問諱當在主人未出介紹將命之時間之
於介紹也若主人見而後問則介紹將於主人之
前犯其所諱矣豈禮也哉入門謂至門之頃上云
入竟入國此順文而云入門耳不可泥也

檀弓下載延陵季子葬孔子往而觀葬注云往弔
之經不言弔而注云弔者孔子兄事季子於其子
之死正所謂弔而不傷者也觀葬而不弔邈若秦
越則所以待季子者且下於舊館人矣若孔子之

媒玉

五

舉自燕來觀者此則專為觀禮而來而非弔也同
一觀葬而或注或不注鄭氏義例之精如此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正義不申此義元照

案孟子舉舜而敷治焉趙氏曰敷治也書曰禹敷

土治土也夫敷音同或可通用歟○孟子章句

公問為 引王制以夫為餘夫

月令注酒熟曰酋元照案呂覽仲冬注酋醞米麴使之

化熟故謂之酋說文部酋釋酒也釋之為義即郊

特性蓄澤之澤鄭彼注云澤讀為醴說文無又周

禮天官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釋

名飲酒酒也說文西釀之米麴西澤即酋久而味

美也其義皆可與鄭義相發明周禮注云事酒今

之醴酒也昔酒所謂舊醴者也析而為二說文所

云釋酒則總言之臧在東云此所謂對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周立小學於西郊許周生

宗彥云經注兩西字皆四字之譌攷文王世子正

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

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

媒玉

末

成就之地故也則唐初本已譌當以北史劉芳傳

正之元照攷劉芳傳云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尙

東或尙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

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毛本如此魏書劉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尙親

而貴仁帝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尙賢而

貴德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

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學先旨宜在四門又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云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則柳所据本亦作四下又引易傳太初篇大戴保傳篇為證又云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即劉芳傳事据此則西字之誤甚明正義承謬附會其於祭義之四學謂為虞夏殷

十七

周四代之學則又顯與注違矣唯皇氏謂四郊皆有虞庠祭義正義引其說最合盧辯注大戴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其說不可曉恐有譌脫徐新田云養原向讀祭義天子設四學注西郊與周生之意相左當並存以俟攷又云要之四郊西郊記文錯見注疏至文為說本無定論玉海引三禮義宗云西郊亦四郊之一故曰四郊唯有一郊有虞庠此則梁時已作西郊不得指劉芳一家之言斷古本皆作四也內則擇於諸母與可者注可者傳御之屬也儀禮注釋引亦作可釋文無音孔賈兩疏俱無說列女傳

節義

有此文獨作阿段先生王裁云齊孝孟姬楚平伯嘉兩傳貞皆言保阿案續傳霍夫人內則可者當從傳作阿元照案史記范睢傳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服虔云乳母也鄭云滋已者索隱云是王之姪母也漢書丙吉傳嘗有阿保之功蓋阿保一義湯號伊尹曰阿衡阿倚也大甲改號曰保衡保安也皆用鄭注尚書兩義相因阿之為可古字省也後儒以可為女師解之失之遠矣玉藻禮已三爵而油油注油油悅敬貌元照案油油

十七

即愉愉也油愉聲相同故其義同儀禮注聘禮愉愉和敬貌孟子由由由油通用玉藻釋文云油一本作由然與之借韓詩外傳三愉愉然不去也皆言柳下惠事此通用之徵又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注云言非至孝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正義云謂親之病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顯顛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元照謂人子事親文至而情不

至雖謂之非孝可也豈特疏簡而已愚謂疏節一
句乃統承上兩節言之疏當訓達訓通疏節猶言
通義耳色容不盛明與文王色憂一例亦未容說
輕許周生云宗彥案注自不誤疏誤耳至孝猶云
大孝 赦在東云疏節謂大繁皆如此耳若文
王之行不能正
履則至孝矣

少儀遇於道見則面注可以隱則隱元照案史記項
羽本紀馬童面之如滴云面不正視也漢書張敞
傳循爲涕泣面而封之如滴云不正見若不見者
也師古云面謂借之言不忍視之又夏侯嬰傳面

雍樹馳師古曰面借也皆用禮記字法

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山井鼎攷文云古本
分下有陝字元照案史記樂書有陝字王肅云分
陝東西而治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云樂記說大武之
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
孫監察云志祖案家
語辯樂解亦有陝字此似可爲古本之證然案鄭
注止云分職不云分陝正義云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
居左召公居右也則孔本無陝字五經正義不出

一手其所据本不能畫一故毛詩所引又有陝字
祭義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盧辯注大戴云置猶立
也曾子元照案置植皆从直聲古者置植同字書
大孝金植壁乘珪鄭注植古置字詩商頌置我靴鼓箠
膳商頌置讀曰植論語微子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說文
木植或从置作權莊子外物艸木之倒植者釋文云
立也本亦作置史記屈賈傳聖賢道也方言七又
植立也如盧說則此句從言之下旬乃橫言之也
正義解爲措置不若盧注爲當

嫁三

手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侷也道不費則仕釋
文云本又作拂同元照案詩大雅四方以無拂大
學是謂拂人之性鄭君皆云拂猶侷也攷侷與詭
同當訓違訓戾拂又作佛曲禮上獻鳥者佛其首
注佛戾也樂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云本又作拂正
義云佛戾也正體當从口作佛說文口部佛違也
費拂佛皆偏旁通借
又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爲謀元照案敏从每
聲謀从某聲每某一聲之轉

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注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正義云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

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

也元照案經文承上愚賤而言非槩論也正義闡

發斯為允當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曰生乎今之世

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

亦鮮乎得正義之說而後大戴與中庸不相矛盾

許周生云宗彥案鄭注極精細下又引夫子之言云吾學周禮令用之吾從周鄭注從字即為下文

表

起義夫子從周何嘗以愚賤自處哉

表記意而愚注少詐諛也釋文云諛詐也忘也正義

云爾雅釋訓云妄諛忘也則忘字下著心今與

詐相對則諛是詐之義當上下著女也元照案爾

雅訓諛為忘以釋詩永矢弗諼終不可諼之義諛

之訓詐見於說文說文本諸公羊傳公羊諛字屢

見何劭公皆訓詐正義不引公羊說文而欲改雅

訓以證注失之矣釋文牽引忘也一訓亦非錢先

說文亡止也一日亡也从亡一足亡本有亡義詐从亡言之詐者以亡為有以有為亡其義本相因

故諛訓忘亦訓詐

又情欲信辭欲巧注巧謂順而說也正義云言君子

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

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元照案詩小雅兩巧言如流

箋巧猶善也正義云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

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正義此論

最精又左傳昭八年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師曠杜

預云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荅者

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又案大戴禮子

事父

母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巧亦善也後儒執

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論而以表記此文謂決非孔

子之言過矣若詩小雅巧言如簧論語衛巧言亂

德則與此義異錢先生云舉陶謨已有巧言令色

豈一端而已後儒之論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徐新田云養原案令色亦有作美辭者烝民詩令

儀令色是也春秋書潛夫論本云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宦彌尊也義異

於鄭後儒說詩所本

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節在所謂誠
其意者之前乃申說致知在格物之義致知之致
注云或為至明知至即致知也誠意正心皆修身
之要務故曰皆以修身為本而不曰以誠意正心
為本也本所厚者也末所薄者也身不修而能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能知其本斯知之至
者經義初無關漏惜鄭注寥寥數語正義亦無所
發明遂啟後人疑議耳

三

三

又瑟兮僖兮者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巖峻之

峻郭璞爾雅注亦從鄭讀見釋文元照案恂峻音近

通用詩商頌為下國駿龐大戴禮衛將軍引作恂

蒙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漢祝睦碑云鄉黨

逡逡史記李將軍傳贊悛悛如鄙人索隱云漢書作恂

恂

大戴禮王言上樂施則下益諒元照案爾雅釋詁詔亮

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勵也亮介尚右也左

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詩大雅涼彼武王傳

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韓詩作亮云相也
正義云亮諒義同是諒之為言佐助也言上有樂
施之君則下民相感而相佐助也孔檢討廣森補
注訓諒為誠恐未精

哀公問五義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已
憂元照案此十六字當為一句賢人善士可以身
託之故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
已憂也其不能以選賢為已憂者斯庸人矣荀子
哀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為已憂楊倞注

三

三

不知托賢但自憂而已楊簡先聖大訓云親近小

人故致憂患孔氏補注說皆未允又案韓詩外傳

四亦有此文云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

又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宋本荀子哀作不德文王官

人篇有施而不置逸周書官人作德元照案易繫辭

上有功而不置鄭注置當為德鼂說之案古文德

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而不遷置即植

字當訓為立置方而不毀當從周書作直古今字

耳許周生云宗彥案古者置植同字而與德字往
往相亂玉藻立容德亦植之誘徐新田云養

原案立容德
徐仙民音置

保傳過闕則下補注云闕即闕字元照案字書不見

闕字疑闕之譌廣雅釋詁三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

玉篇云闕闕無門戶也闕闕音相近釋名宮云闕

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則義與闕相近闕字

當是大戴本文其或有作闕者後人据新書改耳

又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元照案新書作稱

為義主稱譌為再說文再譌為再當以新書為正

盧辯注云陽穀與召陵也解再字未允又文王官

娥主

妻

人篇敬再其說逸周書作亟稱臧在東云義王亦

下主
為韻

曾子立事疾其過而不補也又云補則不改矣元照

案有過而懼為人所見乃為之補苴不以罅漏貽

譏於人此之謂補補即文也與仲山甫補之義殊

文過之人必非能改過之人故曰補則不改矣盧

注補謂改也改字譌 文王官人篇防其不足防

補一也

又飾其美而不伐也元照案易襍卦傳蠱則飭也鄭

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樂記合情飭貌釋文

云本又作飾又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飾詩六月

戎車既飭文選注五引及唐石經皆作飾莊子漁父

飾禮樂釋文云如字本又作飭音勅本書勸學篇

不飾無類家語致作飭說苑建本見人不可以不飾

不飾則無根家語思亦作飭呂覽貴公日醉而飾服

又舉難為非則行飾高誘皆讀曰勅釋名書勅飾

也使自警飾不敢廢慢也畢校本疑飾義不是飾

即飭字飾美者有美而自飾治也非虛飾之謂至

娥主

妻

文王官人篇不飾其義此則言虛飾與此不同

又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元照案此即曲禮

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之義絕亦竭盡也盧注

誤會

又進給而不讓元照案論語公冶長禦人以口給孔安

國云口辭捷給則給有捷義

又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句難於仁矣元照案小行

小道也不能於大道而能於小行又篤好之難乎

其為仁矣補注訓篤為甚屬下為句似未允許周

宗彥案 文淵閣宋人集曾子
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

又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辯厲也論語曰其言
之不作其後為之難元照案所引論語未知何本
取以證辯厲之義則作當讀如史記天官書作作有
芑之作或有改從今本者誤也

本孝篇孝子惡言从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元照案

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从焉楊倞注从猶盡也

鄭康成云从之言漸漸猶消盡也盧注謂从且不
行不如楊注之當淮南主術上車執轡則馬从於衡

下字法相類

又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元照案或者無定

之辭遊必有方是不以或為父母憂矣注云不為

事或貽憂於父母也未詳臧在東云鑄堂案鄭注

不以有失貽父母憂也宋德輝云咸熙案或與

或通言不為非禮之事所惑為父母憂也如此解
於注義亦通矣

制言上篇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

其莫之聞也元照案士行仁義宜乎其有聞矣而

莫之聞者以行之未篤故耳此倒句法許周生云
明字句絕

又下篇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元照案史記淮陰侯

傳生乃與噲等為伍衛將軍傳生得毋咎罵足矣

生之義如此孫監察云志祖案大戴生字義似不如此

疾病篇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盧注如

日之長雖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元照案漢書董仲舒傳

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

身形之修短自幼而壯也以師古說注禮則不自

知之義較切然以注漢書則盧說又勝漢書云人

不知未嘗云不自知下云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

而人不見也則漢書自當以長日連讀為合臧在東云

此條仍從舊義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養長也

天圓篇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毛詩正義小雅

引作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電元照案專

當讀為搏結聚也雨雪為陽氣所搏則為霰為陰

氣所搏則為電意本詩正義當從詩正義所引為定爾

雅釋文疏全襲詩正義亦同臧在東云鑄堂案專

氣散而陰氣凝故散則為霰氣者專壹之氣也陽

衛將軍文子篇欲給則豫補注引中庸凡事豫則立

元照案外傳晉語士蔞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章昭注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此與經旨更切

五帝德篇幼而慧齊元照案慧當從朱文端賦刻本作慧朱所据宋本也慧與惠同即宣慈惠和之惠孔本作慧訓慧為勤雖本爾雅似未允協

帝繫篇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補注云象為人傲很因為號劉景升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因此文也元照案象敖之

據三

未

文見於堯典敖言其性非其號也而乃云象敖者

古人自有此例如受德二字見於尚書政馬融云

受德受所為德也而逸周書政則曰殷末孫受德

孔鼂注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云周書作受德受德紂字也

呂覽當受德乃紂也尚書鄭注序孔傳立皆以受

德為紂字後人乍見此類未有不疑其誤者象敖

受德可互證也臧在東云真善讀書由虛心得之

子張問入官篇不先於身雖行必鄰也盧注鄰鄰元照案鄰即遴字說文部遴行難也引易以往遴本

吝或从人作僂廣雅釋遴選也又難也李奇漢

書注杜欽遴難也皆與邈義相合言雖行不能前

也邈乃卻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又案保傳篇鄰愛

於疎遠卑賤此借鄰為吝乃吝嗇之謂與雖行必

鄰之鄰音同義異補注於保傳篇援此文為證非

也蓋近人多誤讀注中邈字為吝攷吝之俗體作

宏亦見廣韻二十不可潤也

盛德篇是以民德美之元照案謂德之美之也德如

左傳成三然則德我乎之德彼正義云德加於彼

據三

手

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為德

又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元照案爾雅釋克勝

也勝克也不克言不勝用耳盧注云又不能中似

未協

千乘篇五穀必入於倉元照案必即畢字必入盡入

也尚書大傳大畢力賞罰史記周本紀同白虎通諫引作

必力左傳隱元同軌畢至白虎通嫁引作必至又

嫁萬物必生也必亦畢字臧在東云月令仲秋穿

原案攷工記天子之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釋之

釋方言九云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注鹿車也釋畢必古字通

話志篇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元照案說文又憂行部

之和也从久息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來以憂代息

愁之息也說文心部息愁也从心从頁而以優代憂說文人部優饒也一日借

也大戴自來跋誦習者故偶存古字而未改耳

文王官人篇醉之以觀其不失也元照案失古佚字

惠氏尚書詩小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即所謂古義有說

不失禮似不必在佚字解不失禮即茶也

又其貌固嘔盧注嘔以眈色下人謂形柔而人苟戴

氏

子

云篇中嘔字竝嘔之譌元照案嘔與嘔同苟

子富拊循之嘔嘔之楊注嘔與區同廣雅釋詁

色也又訓嘔嘔喜也劇秦美新云上下相嘔李善

注引禮記煦嘔覆育萬物禮記釋文作嘔又與嘔

通莊子大宗需役聞之於謳李頤注謳煦也釋文音香

反于廣雅釋詁謳喜也此三字偏旁通借不勞改作

戴撰方言疏證於嘔色也下云嘔亦作嘔引廣

雅為證蓋已知不必改矣

又欲色嘔然以偷盧注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元照

案逸周書作愉假借作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氣

發形於外之象非言小人之情狀也盧於本文殊

失檢照又案聖主得賢臣頌云是以嘔喻受之應

劭云嘔喻和悅貌廣雅釋嘔嘔喻喻喜也是愉又

通喻

又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補注云畸

倚也元照案畸人見莊子大宗李頤注云奇異也

釋文畸音方言一虔儇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

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

鬼慧也又釋畸衰也

畸鬼乃奇邪詭譎之謂盧注非是又案荀子修身

魁之行楊涼注倚奇也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

怪之行元照謂倚魁即畸鬼也

用兵篇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

歛之久矣盧注以上二句為逸詩下二句為蓼莪

詩元照案連引兩詩合之有韻古人閒有此例繼

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

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

姪合引逸詩與節南山而有韻者呂覽報引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合兔置

文王兩詩城甯為韻

又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元照案懼焉

之懼當讀曰懼莊字庚南榮越懼然顧其後

紀俱史記孟荀懼然顧化錢氏攷異云說苑道哀

公懼焉有閒盧校云漢書惠帝問叔孫通之諫則

懼矣注懼讀曰懼又鄒陽長君懼然師古曰

懼又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易容注懼然失守之貌又王莽

懼主

傳懼然祇畏注懼音懼後漢書申屠懼然自刻

注懼驚也又楊厚懼然改意注懼音又何敬懼然

不敢荅注懼音方言十懼驚也戴氏疏證云此皆

以懼為懼懼焉即懼然四代篇子吁焉其色少閒

篇子楸焉變色大戴以焉代然不一見矣

娛親雅言卷三終

娛親雅言卷四

三傳 國語

歸安嚴元照

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杜預云說至

也一切經音義兩引皆作暨十二達磨多羅禪經又十八分別功德論

元照案暨及也義如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暨之為說古文假借在莊九年經公及齊大夫盟

於說公穀皆作暨左氏古文家也

又八年傳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元照案服子慎

娛四

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

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

是服本諡作氏鄭康成本則作諡故其注儀禮少

饋食云大夫或因字為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

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又禮記檀弓魯哀公

誅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左哀十六年傳正義云鄭

為諡遂後妄為此解服鄭兩本不同而句法則無

異若杜預乃以為諡二字屬下為句云即先人之

諡稱以為族元照竊謂服鄭說皆可通而究以服

義為正此當以本文斷之羽父所請者氏與族也

公之問不及於諡故云問族於眾仲則眾仲之對

無緣及諡公命以字為展氏即以字為氏也諸侯

之禮也氏族未嘗有二當時以為氏者後世子孫

則以為族如無駭子孫皆氏曰展即成族矣似服

本較勝也杜解雖無甚謬然從其讀則不辭陸梁

附注據駁五經異義引作氏遂謂左傳

鄭本作氏核之禮注乃知其非

相五年傳旃動而鼓賈景伯以旃為發石說文部云

娛四

於賈故用其師說元照案三國志袁紹傳太祖為

發石車擊紹樓皆破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

傳言旃動而鼓說曰旃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見

注引是曹操嘗用其說以制敵矣杜解云旃旃也

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此說於古無徵案馬

融廣成頌旃旃森其如林旃旃竝舉杜始緣此而

臆為之說乎章懷後漢書馬融傳注即用杜解

成頌蓋用師說徐新田云養原案賈馬同治古文廣

類也新田此說與錢元照案詩其會如林說文引作

氏後漢書攷異合正義亦云旃之為旃事無所

出然例依本注不得不曲為之釋也又云發石非
旌旗之比說文載之夬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
矣錢廣伯稷云族字亦載夬部而以矢鋒解之獨
非不類乎正義之辨強而無理矣。袁文襄臚開
評用杜說以詆說文其言可勿置辯其云魏晉以
來造雲旛翔旛飛旛連旛竟以旛為軍中飛石而
不知其誤自說文案所舉諸旛之名正可為說文
之證

十三年傳及鄴亂次以濟遂無次釋文云本或作亂

媿四

丑

次以濟其水元照案水經注二十八泗水下云汴水與夷

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春秋莫敖亂次以濟淇水

是也据此則其當為淇鄆水即夷水鄆夷聲相近

梁曜北云淇誤為其趙氏水經注釋
辯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亦誤其

武關見閔二年傳正義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元照

案魯有僖閔見襄十一年傳杜解云僖公之門正

義云僖公之廟門也武關殆武宮之門耳武關僖

閔稱謂政類丁教授云武宮重立於成公六年不
知毀於何公之世當攷元照案或

武宮已毀而其地尚
仍舊名亦未可定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愛之也服本作甚

解云愛之甚元照案也古通邪此謂虞之於晉豈

能更親於桓莊乎而愛之甚邪文義本無輕戾正

義乃云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此正義申服注而
失其旨者也近蘇

州嚴氏輯左傳古注
以此語為服注非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

不順又改字失真繆之甚也正義錯會服意過加

抨擊蓋於左傳一意扶杜先儒成說不免曲意詆

排而於杜所闕解者亦不屑引用賈服其用心甚

偏且服先於杜乃据杜本而謂服改字尤不然矣

媿四

四

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元照案此言秦之定

霸在此一役耳一役猶曰一舉承上懷德畏刑而

言知不可鑿指為何事服氏以一役為戰韓之役

似已失旨杜解云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

一事之功說尤迂曲孫監案云志祖案一役即指
歸晉侯許周生云宗彥案

杜解不誤特文詞迂拙耳
臧在東云未免太過太拙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本或作鷁惠氏

棟補注云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鷁或從二傳之文

左氏當不爾也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

古文見於白序引公羊則曰公羊傳著姓以別於
古文也若穀梁則未嘗引及此所引春秋傳斷屬
左氏蓋賜字三傳相同本無作賜者攷說文賜或
作鷓又引司馬相如作鷓別無从益之字

廿二年傳聲盛致志鼓儷可也杜解云儷巖未整陳
元照案此卽世禮毋儷言之儷說文云儷互不齊
也蓋師行擊鼓以鐸和之以鐃節之以鏡止之以
鐸通之地官鼓人不使其聲亂也比其盛也雖儷互不
齊可也故曰儷其曰儷巖云何案巖與音同說文

儷四

石部 碧碧碧也儷音同鄭氏曲禮注儷猶碧也洛誥用顧畏于民

碧孔傳碧儷也正義云碧卽巖也參差不齊之意
廣韻二十巖儷差也儷巖儷互厥義相符

廿三年傳浴薄而觀之晉語 設微薄而觀之列女傳文

同 韋杜皆訓薄爲迫元照案此帷薄之薄也不可

訓迫莊子達生高門縣薄司馬彪注薄簾也微薄謂

疎簾也韋訓微爲蔽亦非高誘注淮南道引此事

云設薄以觀之是漢儒舊說以爲帷薄矣。左傳

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宋氏國語補音云今案韋

注亦訓迫無簾薄之說恐是賈唐所注

廿八年傳曲踊三百距躍三百杜云百猶勦也釋文

作勦正義作勵元照案說文勦讀若厲故勦又

作勵釋文正義異而實同百當從釋文音陌陌勦

聲相近正義從本讀恐非三百之義未詳邵氏左

勦云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錢先生云大斯案晏

又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氏解誼謂馬飾王制正

案西京賦駕彫軫六駿駸戴翠帟倚金鞍璫弁玉

六

纓遺光條煇薛綜注弁馬冠也又毛本髦以璫玉

飾纓馬鞅毛本也以玉飾之說文引左傳作璫弁

與平子賦同薛注亦與服義同服義不可易矣蓋

弁卽緜也說文系部緜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

旌緜乎緜或作緜弁籥文覓覓卽弁弁籥音義皆

同薛綜又髦之義與說文合杜解獨以弁爲弁冕

引詩會弁如星證之殆泥未之服也之文故緜一

解案爾雅釋言服整也未之服言未整備耳當依服

義

文十三年傳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元照案相見謂行相見之禮也士相見禮曰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廣執之如士相見之禮注曰上大夫卿也當時晉六卿於諸浮行此禮故云相見於諸浮若泛常覲面何日不有而云相見乎杜氏於此不著一辭正義遂云出就外野屏人私議殆近於野人之談矣

又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正義引服氏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元照案世祿之家鮮能處賤其能處者

率皆闕背之徒又鮮知恥隨會不然是以可貴服氏舊說無可疑者邵氏左臙謂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說非悖理然舊解無病毋謂張或有附會邵說者謂此能字與上能外事相對又謂能字下屬不成句法此則鑿而無當矣

十五年華耦來盟傳云魯人以爲敏杜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元照案杜解深得經闕然以左氏通例求之似未

盡符上文既云貴之此不容視爲微辭也正義以魯人爲魯鈍之人尤失之鑿并非杜意

十七年傳將悉敝賦以待於儻杜云儻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許周生云儻本庸地之入於楚者見十六年傳子家言欲悉眾從楚所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也此時正晉楚爭鄭之日鄭欲從楚故晉人懼而行成耳不然鄭安能與晉抗乎錢先生云與庸相距甚遠恐禾可合爲一地大昕案鄭

成二年傳韓厥執繁馬前說文馬部云韉本作馱非八中

也絆馬也从馬〇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馱前讀若輒或作繫从糸執聲元照案杜本作繫從或體也馬字衍當据說文所引刪之前之爲言進也增一馬字似謂齊侯之馬前矣非也

三年傳鄭賈人有將賓諸褚中以出杜氏無解元照案以綿裘衣曰褚見漢書南蠻傳注當取此訓與

襄三十年傳褚字義別賦在東云鑪當謂儀禮西著用茶著卽古褚字〇

襄卅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訓褚爲畜元照案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四十一引左傳作貯呂覽樂成亦作貯

抱經先生云地官廩人注有儲藏字釋文云儲本

或作貯又作褚孫監察云志祖案杜訓為畜亦有貯義藏莊東云案貯亦畜也然

古文當○昭三年傳請以印為儲師疑亦主衣服

之官杜以為市官其說無徵錢先生云大昕案以廩人注儲藏字又作

褚證之則杜以褚宋有褚師段襄廿褚師子肥哀

年衛有褚師圃褚師子申昭廿褚師定子哀廿褚

師比即聲子哀十五年杜皆無解

匡繆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學者以

其字子辛遂改為王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案

媿四

九

楚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

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午字子庚

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不得名壬若以壬生

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類固當依本字不宜穿鑿

改易錢廣伯復云石癸字甲夫丙字乙皆同取

十榦為名字古人未嘗無此例也顏氏此論毋乃

知其一未知其二

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元照案古字艸木偏旁可

容通假萩即楸也楸於爾雅為槐於說文為梓漢

書東方朔傳萩竹籍田注云萩即楸字又貨賦傳

山居千章之萩又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樂彥云

萩梓木也帥古注云萩即楸樹疑字也此可取以

證傳○萩蕭也見爾雅說文此萩之正訓傳既云

伐知非蕭明矣說文繫傳於萩字下注云左傳或

借此為楸字即指此也

廿六年傳鄭於是不敢南面元照案鄭氏禮注曰面

猶嚮也見夏官擇人又封禪文回首面內亦當訓

嚮不敢南嚮言不敢事楚也楚在鄭南○說文人

媿四

十

個鄉也从人面聲少儀曰尊壺者個其鼻鄭本亦

作面

廿九年傳其周德之衰乎杜云衰小也正義云衰者

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

故杜以衰為小元照案依杜解則衰當讀楚楚切

釋文無音漏也若服氏解為衰微則當如本讀然

釋文固非從服者臧在東云此

昭元年傳趙孟曰天平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

君或早天元照案后子言秦不亡趙孟故疑其君

當早天近本誤作天乎唯唐石經不誤

又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云離陳也元照案離羅聲

相近方言云離謂之羅羅謂之離郭璞注云皆

行列物也此離衛謂陳列衛士杜解合於訓詁正

義乃以離之為陳無正訓未之攷耳。離衛當從

杜解即指二執戈者服氏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

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訓離為陳即用服說。服

案設服離衛乃盟時陳設非其枉國時事也

二年傳四升為豆此即攷工記瓶人豆實三而成穀

媒四

之豆也釋文於周禮左傳皆無音廣雅釋云升四

曰豆曹憲亦無音豆當讀本字明矣顧氏炎武杜

解補正音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

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元

照案一獻而三酬梓人之文梓人注云豆當為斗

下文飲一豆酒注云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然

則斗之為豆聲誤耳非古字也毛氏不引瓶人而

引梓人又誤讀鄭注顧氏遽取以補杜何耶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少齊必繼室近本皆作少姜元

照案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杜

云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子大叔言其有寵故從

其別號稱之當從釋文唐石經校改顧氏金石文

字記以石經為誤蓋未見釋文也。服氏云所以

寵異不與齊眾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據此

則少當讀本字釋文雖不從服而少齊之義杜無

別解不合亦音詩妙反與少姜一例也

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正義云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為夫子以

媒四

未仕之時為仕後之語是即明意尊之而失事實

元照案召其大夫而屬二子於大夫此夫子乃指

大夫而非孔子若指孔子不當曰使事之矣且觀

將有達者曰孔某今其將在孔某乎孟孫固未嘗

稱孔子為夫子也果如正義所說則傳中兩舉孔

子之名左氏盍不盡改之乎。檀弓上正義云孟

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

仲尼似以夫子屬大夫言孫監察云志祖案此是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夫乎似不知舊說

為瓶錢先生云大昕案稱孔某者對大夫言之

稱夫子者對說與何忌言之所謂夫言豈一語而已
子矣此大夫乃孟氏家臣似不當夫子之稱
亦謂當從舊解元照案秦穆公稱孟明爲夫子
見文元年傳似與孟孫稱家臣相類徐新田云
袁原案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作一句讀
則順矣若以夫子爲孔子則屬字似無著

十三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云淮舊如字四
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淮
齊地水名苟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淮水古韻緩
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爲淮坻非韻
淮當作灘以規杜氏令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

婣四

十三

甚要切据詩約疏儀河鞞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
何故不可元照案劉說固非而陸孔兩家於淮坻
爲韻不能無疑故其言多牽率淮从佳聲灘从維
聲而維亦佳聲淮灘二文未見其異音也从佳聲
者古讀如韋故帷之古文作匱說文釋名水淮韋
古韋也韋繞揚州北盼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
圍通也韋繞揚州北盼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
韋之明徵韋坻相韻準諸古今無不諧者後人讀
淮作石乖反故疑其與坻不協而不知石乖之音
亦出一聲之轉也顧亭林云淮字當從佳人之

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元照案此亦失攷淮之
本音而輕於立說者也徐新田云袁原案脂與皆
改淮字从佳
真不可解

翠被見十二年傳杜解但云以翠羽飾被而不釋被
義漢書西域傳下亦有翠被師古又無注翠經音
辨三云被衣也替義切引此傳爲證元照案楚詞
九章惜詭被明月兮珮寶璐王逸云在背曰被釋名
被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詳其語意殆後世斗
篷之屬歟被披皆俗字

婣四

十四

又箠路藍縷以啟山林方言七引作扃戴氏方言疏
證云扃啟古通用元照案說文扃在口部開也啟
在支部教也此傳訓開則作扃爲正疏證尙未甚
審錢先生云此類古人通用不必過爲區別
本義更台以證正字之僅存不亦可
乎左氏本古文揚子雲正識古文者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鄭仲師服子慎皆云鄭伯爵在
男服也王肅云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
杜解從王說元照案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杜云
諸侯而在甸服者晉語今晉國之方偏侯也韋
注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

方小侯也傳曰令晉甸侯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杜云以伯爵居甸服言小元照謂伯男文法與甸侯伯甸相類子產言卑而賈重者甸服也其言男正所以自別於甸如王注則與上文殊欠關照矣周語鄭伯南也男南古通用韋注亦作男服解鄭服王三說皆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元照案國語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是正義誤以賈說爲鄭服之說矣又引或云南面君也此正義又誤以或說爲賈說矣又引鄭司農南諸子男云云是仲師未嘗作男服解而王注亦本諸仲師而非自造者韋氏三國時人視唐人宜得其真爲鄭伯爵在男畿此則不誤○正義引鄭服之說

媿四

十五

而辨之云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鄭去京師不容此數元照案國語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錢先生云此說甚好韋注可破正義之惑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杜云末薄也減輕也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甸不爲末者不爲末繫俗作抹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元照案家語正論引此文作或曰

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家語雖王肅偽造然在杜氏之前故所采輯猶與服合自杜解而後人相承以末減二字連用爲減罪解矣減咸古通用見惠氏禮記古義

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爲末播其翼可以全雞目淮南注人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杜解從賈義鄭眾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注察

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監案云呂覽淮南互異何也元照案許慎高誘並注淮南今本或題許或題高實則兩家混淆此注不同即許高之

異正義例從本注而獨於此則是鄭說元照案史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据此爲詰

義不可易凡魏晉以下鬪雞詩如芥羽張金距應

猜羣芥粉生王芥羽忽猜儔梁簡文帝芥羽襍塵生珍

翅中含芥粉劉孝威芥粉盞春場庾信數詩皆用賈服

義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芥羽之法見於宋周去非嶺外代荅○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改介爲

芥袁文覆牖閒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之說其說均不足辨芥之爲介古字省文

廿五年傳宋元公曰唯是楸所以藉幹正文者

無及先君說文部引作楸部薦幹音皆相近云

部方木也元照案幹翰皆从軼聲古通用爾雅

翰幹也說文部翰築牆尚木也檀弓上周人牆置

嬰注牆柳衣也又孔子之器飾棺牆注牆之障樞

猶垣牆障家又設奠嬰注奠嬰棺之牆飾周禮奠

作柳釋名服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成二年傳宋文

公卒棺有翰檜杜云翰旁飾愚謂此傳之幹即翰

檜之翰禮經所謂牆也楸部者棺底之方木所以

嫫四

承幹者薦藉皆訓承文公之有翰檜乃僭王禮其後遂

承用之元公請無及先君殆即指此杜云楸檜棺

中苓牀也幹骸骨也幹之義不確

廿六年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云鑿一足行正義

云既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鑿

金聲也蓋擊金為聲亦名鑿惠氏補注云案說文

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它車則傳本作鑿故訓

一足行若從金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

攷元照案五經文字金部鑿即正反金聲也又一

足行見春秋左氏傳知傳中鑿字非誤漢儒讀若

之字不必異文蓋一字或有數音也即說文一書

此例屢見徐鼎臣於此致疑未通於古耳見示部

鑿注鑿字乃傳寫之誤說文足部所無不可據以

為正且兵刃以金為之从金未為無涉

廿六年傳率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元照案弔至

釋詁文費誓無敢不弔鄭注弔猶善也詩小雅節南山

不弔昊天傳訓為至善云至猶善也至有善義不

弔之人謂不善之人也顧氏杜解補正云好行禍

嫫四

亂不相弔恤之人引傳遜辯誤說非不合然不若杜解

之近古

廿七年傳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云進胙國中祭祀

也元照案呂覽慎行論載此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

尹動作謂力役之人也疑進胙即動作之駁文動

古文作通說文力部與進相似又案詩大雅薄侯作侯祝

傳云作祝詛也正義云作即古詛字錢先生云大

鬼國中祭祀皆有祝詛之言杜說似長不必改從

呂書賦在東云鑄室案動亦進也杜說誠佳然

謂進胙即動作之異文亦確也

定九年傳鏗其軸麻約而歸之元照案方言九其上

約謂之筠注即葦帶也又三葯薄也注謂薄裏也

葯猶纏也此可證傳義麻約謂以麻纏裏之也約

猶束也葯乃俗書

哀十七年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

將以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為水邊言衛侯

將若此魚杜依賈說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

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允矣正義例從本

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辨駁而毛詩召南汝墳正義引

媿四

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元照又案

古焉於同物裔焉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土

地遠焉之大國文義晦澀宜正義以為不辭矣

廿四年傳是籛言也服氏云僞不信言也杜云籛過

也釋文云籛石快反字林作憲云夢言意不慧也

意字疑衍賦在東云始謂夢言之元照案說文

頃意不聰聽耳未可以說文疑其衍

心憲夢言不慧也字林即廣雅憲籛也釋說文

籛瞑言也通俗文夢言謂之籛音義引內典四分

二十有籛語之文僧元應音義四云舊律本多作憲

籛一形廣韻祭十三云憲寐言籛同又云寐睡言憲

藥同据此則憲與寐通列子周穆云眠中吟嘆呻

呼憲言猶云夢藥語耳服杜說皆未了○說文部

籛衛也與此義不符籛藥皆俗書當以憲為正

春秋時唯宋晉鄭三國具六卿孫監察云志祖案魯

天魯有六卿未見所出魯之三卿即三家也孫

蓋察云志祖案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

此外尚有羽父為大宰夏父弗忌為宗伯宋之六

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亦稱司武見司寇司城司

空未以武公故是也此据文七年十六年昭

其始也司寇為司城是也廿二年哀廿六年傳

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為左師

僖九年又為司馬僖九年之類大司徒大司馬傳亦從

省不悉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卯三人為大

司馬亦曰司馬隱三年傳召大司馬孔父而歸

九年傳司馬子魚曰廿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文七

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八年傳殺大司馬

公子華定為司徒出奔邊邾代之而昭廿二年傳

云邾邾為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邾

曾為之見昭廿一年其時邾父費遂為大司馬亦

司自邾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為大

司馬廿二年傳不聞有代。龜者哀廿六年傳。皇非我爲。

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寇之官始見成十

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其後華

桴亦爲少司寇。昭廿年及樂輓。昭廿二年樂朱鉏。哀廿六年爲

大司寇。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蓋六卿之貳亦時立

時廢者。至大宰之官。殆又居六卿之外者。華督之

後唯成十五年。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後亦不

復見。孫監察云志祖案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爲大

大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丘府。守杜。注。鉏。吾

也。則二宰亦非常建者。孫監察云志祖案。別子

仲尼篇。韓非說林。俱有

商大宰是孔子時。猶有此官。非不常建也。元

案宋共公時。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

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

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此時居

卿位者九人。臧在東云。宋必九人皆卿。亦屬一時建置如此。非

成例也。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章注。后

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奔與不甯。元照案

注意。謂先王世世爲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

南宋刻本脫去王字。學者讀先世后稷。疑是專屬

於奔。則以字文義。既不屬。而注語皆成。鈞棘矣。抱

先王云。左成十六年。又攷武成正義云。后稷非王

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

先王。不甯。据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昔而王

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國語前云。昔我先

父。子相繼曰世。謂奔與不甯。後云。我先王不甯。則

既知其人矣。故注云。周之禘。禘文。武不先。不甯。則

通謂之王。明不甯。所以得稱先王之意。又云。甯。則

亦以契爲元。王是稷。亦可稱王。明上文所遺。先王

通指奔與不甯。韋氏兩注。自相發明。益見其字

神。或則章注。於後始釋先王疑。前文不合。皆王字

者。第弗

又下聽無。魯注不甯耳。而聽元照案。方言。六魯。魯

也。生而魯。陳楚江淮之間。謂之魯。荆揚之間。及山

之東西。雙魯。謂之魯。廣雅。三魯。魯也。聽無。魯言

其聰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故下云。聽無

魯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魯耳。徐新田云。養原

與方言。訓同。及定王王室遂卑。注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

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爲貞貞王名介

敬王子也元照案貞王本諡貞定見漢書古今人表上國語史記皆從省稱定王亦猶衛獻聖武公之稱武公公叔貞惠文子之稱文子也貞定王乃靈王元孫○史記索隱周本紀謂貞定王之稱出自皇甫謐蓋未檢漢書也

晉語一 雖蝸譖焉避之不若戰元照案方言七蝸噬遠也蝸噬即爾雅之過遂釋言古文偏旁通借耳又二 陷於大難乃逮於讒蝸譖即逮讒之義韋注訓蝸為木蟲從本字為訓似失之矣

娛四

三

又簦笠相望於艾陵注唐尚書云簦夫須也元照案

簦不當訓艸名詩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爾雅釋艸臺夫

須唐尚書本始作臺笠與毛詩同故以夫須解之

臺說文从艸臺形近而誤韋氏不辨別字體而

謂唐以夫須訓簦非也梁曜北云所見國語及宋氏補音皆作臺何也元

照案蓋字說文艸部所無竹部有簦字云簦也韋云蓋笠備雨器也則自當从竹近時翻刊未明道

本國語从竹

吳語命圭有命不曰吳伯而曰吳王注吳本稱伯故

曰吳伯史記索隱吳世家據之以為吳本伯爵元照

案吳本子爵春秋經從無吳伯之稱今據國語而

以為本伯爵是春秋不足信也蓋吳之稱王歷世

已久黃池之會正當憤盈之際晉方懼吳若違指

其實慮增其怒故易其辭以相人冀其降心以捐

從也下又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

公吳伯吳公皆一時權宜之詞而韋仍以為實然

誤矣錢先生云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鄭本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此自卑之稱吳本子爵而云吳伯此尊之稱皆合於公羊之義徐

新田云養原案伯者長也天子命吳為諸侯長下命吳為王也此說未知可否

公羊隱四年傳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邵

娛四

三

公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元照案口疑即詁之省

文說文言部詁扣也如求婦先詁殺之何云發動與

詁發義近

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邵公曰母弟同母弟母

兄同母兄左宣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

云庶弟不得稱母弟元照案二傳之所謂稱者指

春秋之書法非指其家庭稱謂也錢先生云此說

侯之弟招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繁皆同母兄弟也齊侯使其弟年鄭伯使其弟亦

是此例號之會書陳公子招不云陳侯之弟者諸侯之大夫具狂不當殊之也又云二傳云曹無大夫吳無君無大夫皆謂春秋書法無春秋書法特書者耳豈有列國而無君大夫者乎春秋書法凡稱兄弟者皆其母弟母兄否則書曰公子蓋有母弟而稱公子者矣未有非母弟而稱弟者杜預所謂庶弟不得稱母弟而母弟或稱公子是也若夫家庭之內自相稱謂適子之於庶兄弟不謂曰兄弟又將安稱徐新田云養原案詩云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公子頑惠公之庶兄也

桓十六年傳屬負茲邵公云諸侯有疾稱負茲元照案金縢如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不爲不史記

媿四

妻

周公世家作負子白虎通云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不丕負聲相近茲子亦相似皆通用此古義郭璞注爾雅蓐謂之茲釋器引此傳以茲爲蓐以負爲背負說已近俗此疏乃謂負事緣多尤失之矣

文七年傳昉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邵公云以目通指曰昉元照案指謂意指也字本作指說文心指意也假借从手以目通指謂目動以示意也儀禮疏

云通指通其揖意是也又僖二年傳獻公揖而進之邵公曰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傳同疏云言其用目眡之而并指向魯則誤解作手指矣許子詠云宗彥案疏措詞少晦耳

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邵公曰愬者驚貌釋文有所革訴路二音元照案如何解當讀所革反思謂愬義如詩邇其過澗之邇邇鄉也毛傳國策衛君跣行告邇於魏注云愬同此邇邇相通之證靈公不欲盾有所言故望見其來先迎而拜之

媿四

妻

以闕其口蓋巧於拒諫如此趙盾逡巡再拜而出逡巡退辟也釋文下一音未爲不允臧在東云愬驚義迎與望見意複也精思之何如孫監察云志祖案先望見而後迎之未見意複

十二年傳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邵公曰善用心曰詳韓詩外傳六春秋繁露道皆作祥元照案古詳祥通用見惠氏公羊古義左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从言儀禮土相見禮忠信慈祥从示一也漢人皆訓善蓋詳祥皆从羊聲善本作善从言从羊義類本相近耳善用心猶曰以善存

心也

黃氏日抄卅論公羊襄廿九年傳云爾殺吾兄之語

非也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元照

案以僚為餘昧之子史記之說公羊則以僚為札

之庶兄說本不同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又云僚者長庶也以札有庶兄在故

特叙同母者四人而指僚為長庶服虔解左傳云

僚者夷昧之庶兄高誘注呂覽忠云闔廬篡庶父

僚而即位皆用公羊說黃氏專據史記以讓公羊

未漢攷耳

娛四

三

昭五年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瀆泉傳曰瀆泉者何

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元照案爾雅釋濫泉正出

正出涌出也此傳之瀆泉與詩之檻泉即濫泉也

蓋其地有瀆泉因以名其地如齊有梧邱營邱魯

有咸邱宋有泰邱陳有宛邱皆因有是邱而因以

為名者也漢梁國碭縣因山出文石而名其縣為

碭亦此例也見漢書地理志注邵公乃云蓋戰而涌為異

又云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殆無稽之言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邵公之說到頭父已詳之矣
氏曰公羊曰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曰壹
戰海泉涌乎案戰而泉涌自是邵公之說則氏乃
併傳非之蓋不知傳之直泉是釋地名非論本事

昭廿四年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吾欲弑之

何如元照案以君殺臣而曰弑猶左氏之王貳于

虢王叛王孫蘇字法相類古人美惡輕重不嫌同

辭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洪景盧容齋三王伯厚

紀聞執貳叛二字詆斥左氏其論誠正然未明乎

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冤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強為之說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

言弑斯則穿鑿無理不可以訓

穀梁隱五年傳苟人民毆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

民以制訓苞未詳所本唐石經初刻作包後增艸

頭元照案當以初刻為正鄭注周易云包取一作

也繫辭包漢書叙傳下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

又通抱抱即掙之或體見說文徐鼎臣云今作薄

爾雅釋掙今本報切以為襄哀字非是也周易

釋文謙云哀鄭荀董蜀才作掙云取也

九年傳震雷也電霆也楊士勛疏云霆者霹靂之別

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為一也

楊說尚疑而未定元照案易繫辭鼓之以雷霆釋

文引蜀才云凝盧校為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

釋文云霆徒佞也電也淮南兵略疾霆不及掩目夏

侯湛雷賦掣丹霆之皓李願雷賦起偉霆於霄

際俱見初此皆以霆為電與傳義符霆電聲相近

故可轉以相訓非止疾雷一訓也陸佃埤雅云霆

音廷則為雷音霆則為電愚謂四聲之別古人所

無庸庸過為區別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日知錄廿七

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元照案范甯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氏以為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

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据此則范不以姓字為

衍又案莊元年夫人孫子齊傳曰不言氏姓貶之

也僖八年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名言夫人而不

以氏姓非夫人也氏姓連文穀梁屢見不可以為

衍文又案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又

娛四

元

在穀梁前矣日知錄禹貢雖指極論姓氏之別謂

涓姓氏為一者始於史記殆非也

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其隕也如雨元照案如雨之

義二傳與左氏異左氏云與雨偕也故杜預以而

訓如公羊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何邵公云

明其狀似雨爾穀梁義與公羊同而范氏亦訓如

為而失其旨矣下文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

文三年雨益于宋傳亦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蓋可證此傳之義與公羊合○論衡日云辛卯之

夜賞星若雨而非雨也亦用二傳之說

卅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元照

案爾雅釋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

傳大雅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此傳戎菽

二字當連讀戎大釋詁文也穀梁釋文云戎捷戎

菽也捷獲也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

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案管子亦當陸揚皆以戎

字句絕恐失其讀矣孫監察云志案戎菽或可

傳以菽解之此說似泥元照案因伐山戎所得

娛四

三

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范云楷莊三十一
年齊侯來獻戎捷據此則范不以戎為我明甚疏
自失
攷耳

僖十九年傳梁亾鄭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

矣元照案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

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

記曰百名已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

其文字之誤此傳正名義亦如是蓋不言秦人滅

梁而曰梁亾不言鄭高克奔陝而曰鄭弄其師恐

後人疑不因魯史之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間矣故

媿四

特發此論

卅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范云倚輪一隻之輪公

作隻云隻也公唐石經初刻作奇後增了旁元照案奇

倚一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作奇見釋

周禮注引作奇荀子倚倚物怪變楊注倚奇也韓

詩外傳五作奇物怪變又倚倚魁之行楊注倚奇

也奇讀為奇偶之奇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縹

也今本莊子大宗作倚方言二倚畸奇也自關而

西秦晉之間凡余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間

謂之畸○漢書五行志 又作畸亦同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云暴殘暴元

照案荀子富暴暴如卬山楊注暴暴卒起之貌呂

覽察灘水暴溢高注暴卒也大戴禮保何殷周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盧注暴卒疾也曲禮上

已孤暴賈史記項羽何興之暴也說文部暴疾有

所趨也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

彈之也范解未允

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范云稷下吳謂哺時詳惠

媿四

易古左氏公羊皆作吳元照案史記天官書云旦

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下舖

為菽下舖至日入為麻據此則稷依本字訓之較

為近古臧在東云天官書之傳流遠矣引以注穀梁最合也

昌歎見左僖卅年傳杜云昌歎昌蒲菹正義云齊有

卽歎魯有公甫歎其音為觸說文云歎盛氣怒也

從欠蜀聲此昌歎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字

與彼為同為異獨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夫

知其所由也日知錄四云玉篇有歎字徂敢切昌

蒲葢然則傳之昌歆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歆

元照案歆字之義與傳誠不符然依玉篇定為歆

恐亦非也說文歆歆歆也歆心有所惡若吐也歆之俗體作

嘑亦見說文歆歆之義俱非昌蒲若云借用亦

無所取元照竊疑字當為歆書呂刑劓桷黔桷

今文作劓見正古文作歆說文支部鄭氏注周官天官

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葢元照謂切之用刀

故云歆較歆歆三文義差近之未知允否

唐石經公穀二傳不分析經傳與左氏不同而穀梁

娛四

畫

離析經文又閒異於公羊明監本汲古閣本錯亂

顛倒當据石經校正莊七年恆星不見下接傳文

恆星者經星也云夜中星隕如雨下接傳文其

隕也如雨云今本經中不見下有夜中星隕如

雨六字非也此處唐石已殘闕宋本注疏如此

又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下接傳文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下接鼓禮也云今

本誤以鼓用牲于社列於言日言朔之上則經傳

倒置矣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接傳文夫人

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下接傳文不言以喪歸

云今本以齊人以歸誤置於夫人薨不地之上

又廿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下接傳文會者外為

主焉爾釋宋公下接傳文外釋不志云今本釋

宋公置於會者外為主之上宣八年壬午猶釋下

接傳文猶者可以己之辭也云其下萬入去籥

四字經文也今本猶釋之下誤有萬入去籥四字

則衍文也又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下接傳文還者

事未畢也云其下至釋遂奔齊經文也遂繼事

娛四

畫

也傳文也今本歸父還自晉下誤衍至釋遂奔齊

五字成七年饑鼠食郊牛角下接傳文不言日急

辭也云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下接傳文又有

繼之辭也云乃免牛下接傳文乃者亾乎人之

辭也云今本於食郊牛角下誤衍改卜牛云云

十一字昭廿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下接傳文中

國不言敗云獲陳夏醫下接傳文獲者非與之

辭也云今本滅字下誤衍獲陳夏醫四字又廿

五年公孫于齊下接孫之為言云次于陽州下

接傳文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誤置公孫于齊之

下此處唐石殘闕明補者亦與今本同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下接

傳文未失其弟也又及仲佗石疆公子地下接傳

文以尊及卑也又自陳下接傳文陳有奉芎爾又

入于蕭以叛下接傳文入者內弗受也云今本

先綜舉經文於上而不知自宋公之弟以下廿字

盡衍文也哀二年取渚東田下接傳文渚東未盡

也又及沂西田下接傳文沂西未盡也今本於帥

師伐邾下誤衍取渚東田及沂西田八字以上十

婁四

美

一條末時監本附音注疏皆與石經同唯明人補

刻石經則與今本同不足據也

開成石經乾符時重加修改文字或增或刪皆就碑

磨治碑每行十字其或縮而為九溢而為十一者

皆修改時有增刪也其字迹未盡泯滅細審可以

得之大拓改刻不如初刻之可信穀梁磨改處甚

多未有為之申明者不可不盡心芟桓五年螽螽

蟲災也又僖十五年八月螽螽蟲災也此二處初

刻皆不重螽字磨改增入案隱五年九月螟傳曰

蟲災也並不重螟字此傳文法最整齊畫一當援

以為例磨增兩螽字皆當刪也莊七年星隕如雨

傳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事著芎爾初刻有事字

後磨去案疏云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

事之著見芎爾據此則事字當有又案注云中微

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自恐事之譌又十七

年鄭詹鄭之倭人也初刻無鄭之二字僖二年惡

公子友之紕初刻有友字案下文三稱公子友此

字不應刪又十二年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初刻

婁四

美

如此後磨改以人字為楚字下體文十一年經叔

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初刻有仲字磨改去之

案左傳叔彭生釋文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衍

據此則仲字非是或穀梁舊本與左氏異亦未可

定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

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處磨改共五行初刻大

異不能盡得其可知者君子不奪人名之下有不

奪人名者一句此數條初刻皆唐時舊本自改刻

之後久已泯沒矣甚可惜也

娛親雅言卷五

歸安嚴元照

論語 孝經 孟子

學而賢賢易色孔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

子集註從之元照案漢書李尋傳引此文師百注

云賢賢尊尚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讀易

為以或反賢賢易色兩事對舉視孔說較勝梁曜北云

此章每句皆一事何獨此四字兩事對舉乎周

信之云顏說至當若以為每句皆一事則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何獨兩句為一事乎徐新 ○又攷

田云養原案四字即作兩句亦無不可

之皇侃義疏云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

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

賢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

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

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集註參用此二

說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皇疏本樂下有道字唐石

道字宋人 元照案鄭注云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

增刻於旁 為憂苦也是鄭本無道字孔本有道字故兩言貧

而樂道兩家本不同孫監祭云孔鄭兩本不同此

道問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

有道字謙挾答靈運詩復禮媿貧樂竟陵王行狀

貴而好禮注引論語無道字 何晏不審異同之故

竝存兩說失之疎略皇本雖有道字而疏中舉貧

樂富禮為言又云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

其說似又未嘗有道字也愚謂坊記曰貧而好樂

富而好禮與論語文同漢書王莽傳上陳崇奏莽

功德引論語無道字後漢書東平王此鄭君所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公親從交國問故與孔本同

為政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注言孝子不妄為非唯

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元照案淮南說憂父之

疾者子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

憂之者子此以憂父母之疾為說則其讀父母二

字自為句不以屬下視馬注較淺然自當竝存

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餽云食

餘曰餽惠氏古義云儀禮注古文饗皆作餽說文

饗具食也或作饌從巽則餽為古文饌也臧在東

云鄭以食餘訓餽則固未嘗以餽爲古文饌也惠氏牽合爲一非矣或疑先生不宐食人之餽許周生云曲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餽餽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句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餽之時鄭注未容輕議

子曰書云孝于今作乎此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從漢石經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古文尙書割截此文入之周書君陳篇以惟孝屬下爲句近人辨之詳矣惟是唐以後人以是亦爲政兩語爲孔子語則與皇氏義疏不合案疏曰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尙書文也又曰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則是亦爲政皇氏亦以爲尙書文後人祇緣古文君陳有克施有政四字而無下語故分析兩語一屬尙書一屬孔子耳然皇氏已及見古文尙書而獨以兩語皆屬尙書者何也蓋因包咸注

也包氏曰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耳詳釋正義則兩語自不可分屬故皇疏云然元照竊意是亦爲政若非尙書則施於有政亦非尙書攻尙書於皆作于錢先生云唐石經惟金縢有三於字酒誥有兩於字孝于友于未嘗作於而施於有政字獨作於此非尙書之明徵也以施於有政屬之孔子則是亦奚其文勢回環無滯矣固不必因僞君陳有克施有政一語而致疑也

馬融注八佾篇巧笑倩兮三句云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王氏質詩總聞云子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子夏問荅與此詩不類強合此詩恐涉牽強元照案王說是也三百篇中如此類者多矣召南草蟲首章首四句與小雅出車五章首四句同王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與鄭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同小雅北山首章首四句與小雅扶杜三章首四句同餘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大

同小異者尚難悉數然則此三句之非出於碩人詩也又何疑乎徐新田云養原案碩人四章章七句必無第二章獨多一句之理此不待辯而明前人恐亦有道及者論語所引三句皆指繪事言之與碩人詩直詠人者不同而後人乃有篇中刪章章中刪句句中刪字之論可謂侷之甚者。又案詩中如玉事靡盬之類屢見者尤多左襄廿一年傳叔向引詩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亦唯優哉遊哉四字与小雅采芣文同耳而杜預竟以采芣當之亦非也

管氏有三歸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嫁五

五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史記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論衡類感反坫三歸諸侯之禮此皆包氏所本三歸之非臺名審矣說苑善說所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者蓋築臺以處三姓之

女也朱子殆認作章華之臺一例文法故以為臺名耳

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包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皇疏云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此說無可疵議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道之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謙氏發論甚高然非此經之旨轉覺失之支離洪景盧又云不以莫已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

嫁五

木

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為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元照案求為可知非求為人知也求為可知以待人知斯其道然後得行故謂門弟子曰居則曰莫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聖門之學未嘗不欲人知豈若畸人隘士之心唯恐人知者乎經意言當求有可知之實而不當以莫知為患正恐學者純為虛聲不求實際固非教人求知也又何慮乎無所不至哉錢先生云宋儒往往有此等議論自謂有補於聖賢其實過高而無當也

公治長吾斯之未能信孔門弟子師前稱吾唯此一

見丁小雅教授云漆彫子本名啟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菑文志自注家儒可證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

子開史公避景帝諱也說見王氏菑文志攷證啟

亦作肩肩与吾形近傳譌耳元照案說文口肩開

也又部支啟教也古人名字相配漆彫子漢景帝之

名皆是肩而非啟肩誤為吾其理極確

匡繆正俗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蓋言夫子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

媿五

七

之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

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背經違理大為紕繆

漢書外戚傳元照案皇疏云夫子之性與天地元

亨之道合其德致此淡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

可得聞也此義与顏氏所斥之說大致相同顏氏

謂其紕繆當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夫子言天道與

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張禹傳云性與天道自

子贛之屬不得聞證之史漢義益顯明顏氏惜未

及引之也

昌黎知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熠熠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元照案以惟恐有聞作

聲聞解古無此訓唐儒已喜立異故論語筆解多

翻舊說臧在東云啖趙說春秋亦然筆解不載此

章朱子謂筆解為非昌黎本真是也許周生云宗

李習之所作而昌黎評之者今書中尚存昌黎評

語數則可證又案張水部弔退之詩云論語未迄

田云養原案昌黎自有論語注十卷張詩所云者

指此韓文攷異云筆解指此韓文攷異云筆

媿五

本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疏本作久而人敬之

故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

而人愈敬之也邢疏本無人字故云凡人輕交易

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元照案集解不載

舊注不知漢儒之說云何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

馭萬民二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

而敬之据此則鄭本當無人字又案漢元儒先生

嬰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九亦與鄭合愚謂

平仲身為齊卿素著才望人之敬之不足以見其

善交也唐石經亦無人字

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釋文云焉如
 字衛確於虔反為下句首義疏載衛解云所以不
 能忠信如某者由不能好學如某耳苟能好學則
 其忠信可使如某也邢疏云衛確讀焉於虔切為
 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
 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
 此邢昺發明衛解之文余氏古經解鈎沈載之元
 非也衛解載於義疏義疏新出余氏未及見耳元
 照案焉發語辭也衛氏句讀不同而其義無異於
 皇邢兩疏宋人誤會其意謂焉是反辭言焉見十

娛五

九

室之邑不有如我之好學者哉見野客叢書全失衛氏之意

仲尼弟子列傳云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云

云元照案賤人指其家世寒微而不係乎其人之

賢否後漢人稱黃憲為牛醫兒乃所謂父賤人也

述卻宛自稱賤人見左昭廿七年傳其官卑也廉頗謂藺

相如素賤人見史記廉藺列傳以相如初為宦者令舍人

也漢書傳新周傳贊云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

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垂類也合攷

史漢之文則賤人指家世而不指品請明矣王肅
 換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鑿空誣罔莫此為
 甚何晏注論語亦云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
 其諸為王肅之所惑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為孔子自言元照案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隸釋九

是以此三語為老彭之言蓋漢時有此說耳然以

之為詩甚奇錢先生云作與古諧韻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篤傳吾自

娛五

十

束脩以來章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飭鄭元注論語

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元照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人自十五以上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漢人多

用束脩義與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

束脩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十

五以上乃束脩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安漢公自

初束脩師古注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据兩漢書注

則束脩非十五歲之名明矣鹽鐵論富余結髮束

修年十三得宿衛此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

衛脩束脩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矣漢謁者景君墓

表惟君束脩行知六 棘釋幽州刺史朱龜碑仁

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

口口束脩操絮冰雪十一金恭碑束脩聰口十三冀州

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十九 棘續彌衡顏子碑在束脩

之齋入宣尼之室藝文類聚二十歷觀諸碑則漢人之解

束脩皆與鄭同行者行年也孔氏注雖無明文然

亦未必如皇疏脩脯之解也梁曜北云天祿 識餘

新田云識餘引祇四條

娛五

君娶於吳句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釋文為于偽反皇

疏云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

也魯之娶吳當謂為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

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於為字偶漏

其音讀者竟依本音屬上為句誤矣

子罕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注美孔子博學

道甄不成一名而已元照案無所成名正以美其

大非惜之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甄周徧不可一

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

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甄取名也

故曰大也疏說確當注云而已已止也

了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近讀以將聖屬上為

句風俗通義通云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於之

字斷句全氏祖望經史答問錄稱其句讀之善元

照案晉書儒林傳序云夫子將聖多能自天攸縱

大唐新語十一 襄錫載開元二十七年詔云所謂自天

攸縱將聖多能是唐以前句法皆然。孔注以將

為大論衡實以將為且皆本爾雅細審句法皆未必以

娛五

將聖上屬

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云斂身也釋文無音元案

儀禮聘禮注云孔子之執圭鞠躬釋文云本如也

鞠之正文从忝說文忝鞠窮也三蒼鞠窮敬畏貌

廣雅訓鞠窮謹敬也曹憲音鞠 邛 邛 六爾雅註鞠窮

也鞠窮鞠皆與鞠聲近通借躬乃窮之省文鞠窮

皆後世增益之字鞠窮複語與踧踖相同張清 儀

說皆所以狀敬謹之意史記韓長孺云壺遂之內

廣行脩斯鞠躬君子也魯 莊 家 制 制 如 畏 然 徐 廣

云 制 制 謹 敬 兒 見 三 蒼 音

窮此言敬慎之君子豈曰曲身之君子哉史公視

孔君而此與論語注異論語注非真孔本近人辨之詳矣又案鹽鐵論議云衰

衣博帶竊周公之服也鞠躬踞踏竊仲尼之容也

後漢書儒林傳論云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

命以鞠躬與踞踏狼狽為對文知亦不作曲身解

也設如孔解則不得云如矣聘禮記鞠躬焉如恐

失之魏氏了翁儀禮要義云溫本作鞠窮焉此條

抱經先生儀禮釋文攷證儀禮注疏詳校龍城札記三書之說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疏云古人

禮五

三

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

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

表而出也元照案曲禮下下衫絺綌不入公門注引

此文亦衍正義云上無衣表則因露見為不敬又

云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玉藻振絺綌不入公

門注振讀為衫衫禪也表表外衣也二者形且衰

皆當表之乃出正義云形且衰者形解衫絺綌其

形露見衰解表表在衣外可鄙衰二者皆上加表

衣乃出也冠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論語衫絺綌

必表而出亦衍亦為其衰也又下節注絺綌絀者

當暑之衰衣也据此則經文不得有之字孔注之

字皇疏本亦無丁敬授云必表而出不當有之字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云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

被周禮天官元照案說文衣被寢衣也長一身有

半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中絮寢衣袍釋之屬

廣雅釋寢衣衾鞞被也毛詩正義召南云今名曰

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寢衣為被具有確

微毋庸別解

禮五

西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云鄉人飲酒之禮主於

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元照案儀禮

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

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凡鄉

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

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

正蜡祭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駘

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

酒義又有鄉大夫士獻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即是州長黨正飲

酒所引據盧氏注疏詳校賈氏此疏分析極賅如孔解則此

是黨正飲酒今知不然者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

謀賓介注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又鄉飲酒義鄉

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是

鄉人乃鄉大夫之稱也夫鄉大夫飲酒尚德黨正

飲酒尚齒亦賈疏文孔子不敢以有德者自居故必俟

杖者出而後出若黨正飲酒尚齒固眾人所同又

何庸述乎周信之云與儀徵少宗伯所解相同兼能補所未備或以鄉人

娛王

五

飲酒為鄉人偶然聚飲不在四事之內者非也古

無無故聚飲之事況孔子乎

車中內顧古論有不字鄭注從古包咸所注魯論也

故無不字其注云輿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

視不過轡轂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

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此三句本論語鄉黨篇

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

衡軛旁視不過轡轂與此不同是師古所據集解

本經注並無不字今案皇疏本經注皆有不字疏

云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

据此疏以不內顧為說則皇本元有不字非後人

之所竄增元照絲而覈之則皇疏甚誤古論不內

顧以內顧為回視魯論內顧則以為外內之內薛

綜注東京賦云內顧謂不外視包氏之云正所以

釋顧之在內也前視過乎衡軛旁視過乎轡轂則

外顧矣疏說全失包意蓋漢儒說論語有古齊魯

三本異同甚夥何晏不察襍采諸家之注不辯古

魯之分經從古而注從魯者有之經從魯而注從

娛五

夫

古者有之同互難定流傳既久遞相私改故皇顏

所據本各不同而此經則當從師古乃魯論經注

真本也皇在顏前慮有據皇以難顏者故略說之

餘詳鍾山札記

先進德行一節鄭氏以合前章釋文元照案自晉以前

皆以此為聖語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

以為有德行又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又孔子以

為子游習於文學新序事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

後漢書文苑傳安得孔仲尼為也陳四科劉氏劭

人物志序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

科梁書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列傳論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

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漢書注宣元六王傳引孔子曰德

行云凡此皆以爲孔子之言蓋漢魏相承之說

如此至皇氏義疏始別爲一章以爲記者所書說

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說見論語筆解元照案孝哉閔

子騫夫子未嘗不稱弟子之字也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云言閔子騫爲人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

之言也皇疏云凡人物論無有非問之言於子騫

父母昆弟也漢書杜鄴傳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後漢書范升傳升

奏記王邑曰升問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爲孝章

懷注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論衡實知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父母昆弟

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

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

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

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間俗本誤聞非父第萬世不滅

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此漢儒舊

說較陳注勝之矣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前人有及見宋濬熙九經本之

有句讀點注者以夫字上屬元照案皇疏云非是

我意也是夫二三子意也則六朝時已以夫字下

屬邢疏亦同之清熙本乃新定句法雖非舊讀頗

較勝之

季氏富於周公孔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疏云

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冢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

周公旦之後也元照案言侯國之卿富過於天子

之冢宰周公自指同時者而言非公旦也傳記未

見有述公旦之富者

由也今本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皇本作改釋文

時作諺尚書無乃逸乃諺傳云叛諺不恭正義引論

語爲證元照案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板高

誘注叛換也以之證論語莫切於此高氏以換訓

叛殆與卷阿詩伴與之義相同彼箋云自縱弛之

意縱弛則不恭矣○換義與援相近別有詩無然

畔援皇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傳云武彊也王

彌以叛諺為剛猛見皇義亦相附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四

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

人也此說流俗相承以為諧助不意出自此疏徐

田云養原案何晏為清談之祖其解論語采集舊

注尚為謹嚴至皇氏所載十三家則全是王何宗旨矣時無范甯誰復然其說非無所本漢成陽令

娛五

九

唐扶頌五六六七化導若神釋洪适云五六六

七者用曾點冠者童子文則其所由來遠之矣

憲問愛之能勿勞乎孔云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

釋文勞力報反皇疏云愛志不能不勞心元照案

詩小雅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云遐遠謂勤也我

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空

思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此刪鄭箋文箋引

矣二句引忠焉皇疏所說乃鄭義非孔義也勞從

本讀○集註云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用禮記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之

義雖從本讀義與鄭異此章忠愛似不屬父子君

臣而言且愛則言父之於子忠則言臣之於君語

意似不倫

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一節据檀弓下哀公嘗使孺

悲學士器禮於孔子固孔氏之門人也孔子不見

孺悲賈公彥儀禮士相謂孺悲不由介紹之故然

經文有將命者非介紹而何賈說似未覈也皇疏

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

娛五

十

故辭元照案此說至當試以此經書法較之陽貨

召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法相同若就見者

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賈氏誤謂孺悲就

見故從而強為之說那疏亦云來欲見孔子孔子

不欲見夫孔子於互鄉童子未嘗辭之何獨拒孺

悲之淡耶何晏注云所以使將命聞使孺悲思也

明乎孺悲之未嘗聞也愚謂學於孔子之後自不

敢來召其師疑此事在奉命學禮之時故挾君命

而自倨聞悲悔悟卒來就學士器禮於是得傳於

世始雖獲罪終列門牆焉悲之在弟子之列無可
疑者朱氏奠尊有孺悲從祀議其說至公惜未能
行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一切經音義兩
引亦無十三四輩經又十六是貞觀以前本皆同

皇疏本有流字者係後人誤增元照案皇疏云惡
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下上以位言不以品

言為人臣下不得言居下流也又案于張篇紂之
不善章疏云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若陽

娛五

貨篇有流字則曷不疏於前而反疏於後乎惠氏

古義云鹽鐵論地云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未嘗

小臣居下訕上皆用論語文梁曜北云報任少卿

其賤耳鹽鐵論未嘗傳或省文引之未可為無流
字之確徵元照案楊惲報孫會宗書亦云下流
之人眾毀所歸此與
史公皆用子張篇文

隱居放言包氏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元照案放

廢也廢置也爾雅釋詁廢舍也古廢置互通厥義相因伊尹放大

甲於桐放亦置也非弃逐之謂此說別介之推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

容即隱居放言之義問學紀集註云放言自廢則

似二人託跡隱淪狂言無忌近於孟子所謂處士

橫議者豈聖人之所許乎當以舊說為長徐新田

案馬融解無可無不可云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
義所在言簡義精前人未經拈出此章論逸民則
就出處言

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

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

呂覽難夫傷忠臣者無功不得民者則以其無功

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者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

娛五

之比于葦安以此夾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

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高誘於周召句注云以

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

之謂也高氏引此以見管蔡周親不如周召仁人

意與孔注大致相同新校本云此引論語不解所

用意此殆習乎古文孔傳之說而未之思也

孔子之門父子同學者顏曾而外他無間焉冉耕冉

雍二人家語以為宗族元照案論衡自云鯀惡禹

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

絕倫以仲弓為伯牛之子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漢儒經師家法建安卷亂之後漸失其傳如何晏於

經學本無所得其撰論語集解兼采眾說不欲墨

守一師之言兩漢專門名家之學自茲遂破且漢

時論語舊古竝行諸家授受本各不同若於一章

之內文字訓解專主一家猶之可也今其書雜陳

眾說一章而載三四家說以致前後衡決不相檢

照者甚多如未若貧而樂道鄭本無道字故其注

曰樂謂志於道孔本有道字故其注兩言樂道兩

疑五

卷五

注竝存而經文道字之有無遂莫能定矣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

故忽於肉味也如周解則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乃

歎美之辭非別有所指也何氏於下文又載王肅

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於是郭象江熙

范甯皆以為夫子傷慨之辭雖不知於經之指歸

何若而周王兩說固已不可合矣下章古之賢人

也鄭從古作賢仁故其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賢

且仁集解於經文既定作賢人又載鄭氏賢且仁

之語不反成弔詭乎如斯之類尚難枚舉姑記所
疑以論同學

論語爾雅之疏皆宋邢昺撰孝經疏乃唐元行冲奉

明皇詔而作者見唐書元行冲傳舊唐書經籍志

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宋咸平三年邢昺奉詔取

元疏約而修之故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語後人遂

以疏為邢書誤也孫監察云志祖案今注疏本但
題邢昺校則非邢撰可知也

減在東云鑄堂謂論語本之皇侃爾雅疏本之孫

炎高連孝經疏本之元行冲皆非邢氏所作皆

改名正義而不云疏徐新田云養原案邢氏三
疏唯孝經差勝蓋全用元疏故也論語雖本皇侃

其改易者多矣爾雅舊疏不傳無由考其沿革孫

高六朝小儒原本諒亦不佳邢氏據之宜其劣也

○邢昺序寥寥數語不似序體又有一序題成都

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亦不知何人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云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

樓宣獻公叩之以字義真荅以慕元德秀之為人

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

義為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遽易為希

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元照案唐明皇孝經序

云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前哲元行冲疏亦云景明

也孫奕示兒編六云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律程

泥此一句倡為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為言大

也明也景慕二字律程因孝經序而言之近世尺

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之一字訓慕也

抱經先生云履齋之說非也後漢書劉愷傳賈逵

上書稱愷景仰前修章懷注引景行行止而云景

猶慕也又陳宮上書稱愷百僚景式注云景慕以

為法式則景有慕仰之意自漢已然矣元照又攷

漢陳度碑亦有景仰之文見隸續十九其王簡情上下文皆屬

娛五

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顏氏家訓慕賢篇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晉書杜

夷傳景仰軌則魏書任城王雲傳普天景仰皆在

孝經序前

梁惠王上篇是罔民也孫氏音義云張如字丁作司

民又滕文公上篇音義云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

元照案司古伺字漢書几伺察字皆作司鄭注周

禮蜡氏秋官序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漏也司反

司民猶言為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

不可謂誤徐新田云養原案說文無伺字人部伏字注云司也程鉉等曰司今人作伺

閻氏若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引左傳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為證元照案孟子因齊宣

云好世俗之樂故解之曰今樂猶古樂若讀知洛

則失語意矣閻說非也下文臣請為王言樂則當

音洛邠卿云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之狀

明不從本讀孫氏音義朱子集註於此皆不加音

漏耳徐新田云養原案百詩此說有二條一在釋地三續此所引是也一在初讀明言通音樂

字除鼓樂外皆當音洛九能豈未見郭唐云好樂無荒此好樂二字所本坊記云貧而好樂

娛五

照案邠卿云世俗之樂謂鄭聲也則好樂合樂古樂等字皆當從本讀

梁惠王下篇明眀胥讒邠卿云明眀側目相視音義

云字亦作謂元照案說文目部眀視兒玉篇眀字

引此文為證唐李華弔古戰場文眀眀心目亦用

此文也字書言部無謂字且从言与視義無涉

墨子經云謂作嘽也有此一見亦不可解墨子書

古無善本而經說數篇九傳譌難讀謂字之正否

不可知

反其旄倪邠卿云弱小繫從孔刻本。首義云繫鳥旁切為此字作音也監本

毛本作倪与下倪者也元照案說文女部嬰妮也妮
倪字作重文非廣雅釋親鄭注禮記下云嬰猶鷺彌也
嬰妮也妮子也鄭注禮記下云嬰猶鷺彌也
釋名幼云人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妮是也言是
人也妮其嗁聲也故因以名之也緊倪即嬰妮之
異文鄭作鷺彌聲轉字異丁公著云旄倪老也音
引非是臧在東云旄為老

殷時有兩微仲一為啟弟一為啟子呂覽常云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史記宋世
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家語本云其弟

嫫五

白仲思名衍漢書古今人表一在中上一在中中
班氏自注云啟子注之者所以別於仲衍也是在
中上者之為啟弟明矣閻氏若璩以孟子所云微
仲為啟子而非啟弟援人表為證殆未攷人表有
兩微仲邪。檀弓上微子舍其孫廩而立衍也證
以呂覽史漢衍為微子之弟明甚北齊書儒林刁柔
傳引作微子舍其孫廩而立衍許周生云此文
義更顯蘇氏古史云微子卒世子蚤歿乃立世子
之弟微仲衍自注云世以為微子之弟失之臧在東云

妻

此即微子之子名衍未知見於何書恐未可以
臆說廢相傳之舊解也許周生云此正是舊解
本於檀弓讀檀弓本文自明康成亦以衍為微子
道子之弟古史即從鄭注稍增益數字並非解
借正義說去此句之疏故讀者忽之耳元照案
注云微子適子成立其弟衍其字指微子非指微
子之適子也微子之名衍而其子又名衍是其
子與叔父同名恐無此理然案刁柔傳柔引檀弓
經注而申之云然則商以嫡子立嫡子之母弟
此句正指微子立衍之義是刁氏之讀鄭注亦同
周生之說矣臧在東云蕭堂案九能鄭注亦同
漢以取正古史與檀弓本文合檀弓云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廩而立衍二文互舉
猶言文王舍其孫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嫡子而立
弟也舍伯邑考謂伯邑考歿文王不立嫡孫而立
武王也武王為伯邑考之弟猶微仲為微子之弟
也

嫫五

妻

滕文公上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竝云路
與露同元照案左傳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杜預曰露羸也韓非子微好罷露百姓風
俗通義怪大用羸露又通作潞呂覽不士民罷潞
高誘注潞羸也方言三廣雅釋詁又管子四不知
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此与孟子義尤合段先生云
路箋云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凡作應者非也此与趙注相發明。邪卿云是率
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案音義本標羸路二字蓋邵武士人不解羸路之

義故增益困之二字而不顧文義之難通段先生云九龍

此說極好且果云羸困之路則丁張所云路與露同之

語反成弔詭矣困之二字當依音義芟去又音義

云羸力為切字亦作羸即果切案羸羸義異羸誤

無疑

王氏柏書疑詩疑二書於經文增芟改竄前人非其

師心自是固矣其書疑中以堯改作帝曰咨廿四字

補入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猶之可也又於敬敷五

教在寬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廿二字躡入斯甚

誤矣元照案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乃是日

月之日邠卿云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

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

從而振其羸窳加德惠也則此廿二字者乃孟子

言放勳之行事非述放勳之言也音義云丁音馴

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云拏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

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用此文也王氏

專据集註遂不復深究毛晃增約又据集註而以

日字為誤宋元人之墨守如此。孟子疏亦作曰

字解疏即託名孫氏而於孫氏之音義略不寓目

可晒也許周生云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有一條

致及音義亦斷不肯從也周信之云王氏本集注即使

來等五句固非放勳之言要亦是百二十篇中語

非孟子臆撰也特不宜繫在寬之下耳

滕文公下篇泲水者洪水也邠卿云水逆行泲洞無

涯故曰泲水元照案凡从夆之字古讀皆若洪說

文木部柞从木夆聲讀若鴻又降字自漢以前無讀

去聲者詳顧氏音論夆鴻一聲之轉孟子以洪訓泲亦

係同聲取義泲洞亦疊韻泲与虹亦通七發虹洞

兮蒼天玉篇云泲潰也泲潰釋言文今爾雅作虹

顧野王本作註李巡本作降見釋文此數字音義悉

同張鑑音泲為絳非也絳古音亦如洪然張氏則不如此丁公著

又以泲洞之泲當从夆夆音遂泲洪水也元照案

說文大徐本無泲字繫傳有之云大水也此繫傳

之誤繫傳火部有炙字復有炙字泲別為泲猶炙別為炙也玉篇廣韻皆無

泲字又案說文泲字注云水不遵道一曰下也邠

卿所云逆行即不遵道也泲水之泲本从夆乃改而從夆逢蒙之逢本从

奔乃改而從各唐人
不明小學舛錯如此

離婁上篇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

子咄咄猶沓沓也元照案說文口部引詩作咄咄言部引

作咄咄皆訓多言又部沓語多沓沓也言部詩泄

泄沓沓多言之義今詩与孟子作泄者古文通借

耳又荀子解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泄楊倞注云

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泄亦引詩證

之又正愚人之言諸諸然而沸楊注云諸諸多言

也孟子釋沓沓之義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亦指言

媿五

而言之又案詩小雅十嘽嘽沓背憎傳云嘽猶嘽嘽

沓猶嘽嘽箋云嘽嘽沓沓相對談語晉書忠義王

嘽嘽山井鼎毛詩攷文云又大雅蕩箋有笑語沓

經注沓字古本皆作嘽又錢先生云鄙製沓問

沓之文義可互證有一條与此略同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邠卿云存人存在人之善惡

疏不能釋存在之義元照案爾雅釋徂在存也在

存省士察也邠卿本此義存人即觀人之謂故章

指云存而察之善惡不隱

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盡心上篇第卅六章章指云

胷中正者眸子不眊眊文異音義不為之辨元

照案說文眊目少精也眊但目謹視也以義攷之

則眊為正文假借用替周書牧誓羌髮髮之即詩小

角如鬢如髦之髦也廓風髮彼兩髦說文引作鬢

爾雅釋木旄冬桃說文作棫讀若髦又旄邱見於毛

詩爾雅者皆从扌毛聲而字林作裕又作整与眊

督同例毛救聲相近

離婁下篇逢蒙音義云丁張竝薄江切從夆夆下江

切元照案說文彡部無逢字玉篇亦無玉篇亦無

媿五

夆逢蒙當从夆淮南道應訓作逢亦曰逢門子見

見臨識論逢有符容蒲蒙敷容薄江四音皆逢聲

也攷莊子山作逢蒙釋文云符恭荀子王霸呂覽

聽史記龜策作蠡門呂覽具又作蠡蒙荀子注云

觀蓬蠡之通用則逢字之不从夆明矣漢書古今

人表於逢公柏陵逢丑父楚逢伯逢於何陳逢滑

逢大夫及逢門子皆壹从夆匡繆正俗八云逢姓

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

音者自稱乃與龐同音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

別妄為釋訓何所據乎小顏雖不知逢有四音然

其斤分別者為無據其說誠是而廣韵四江部有

逢字與龐同紐注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逢丑

父今攷逢丑父見左氏公羊成二年傳二傳釋文

皆無音又攷左傳釋文於逢伯德六年逢大夫宣十二年

逢伯陵昭廿年逢滑哀元年皆無音是逢姓與逢遇之

逢唐以前無分為二字者唯國語舊音於逢伯陵

周語音白薄白同江反亦未嘗論及字體蓋逢別

為逢始於廣韵而唐人未能盡信後人誤遵用之

百唐人多昧古音其意以从夆不合於薄江切故

改而从夆猶泝水之泝本从夆以不合於胡貢切

必改而从夆有辨雖相反而正相同皆不識古音

不信說文之故也隸釋十逢盛碑陰跋亦曾辨之

云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碑神道逢童之

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

逢祈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逢子謂漢儒尚借逢為

逢則恐諸逢當讀為罷鼓逢逢之逢爾洪氏此說

最精瞻顧氏唐韵正之論亦同郭氏忠恕佩觿辨

證李氏文仲字鑑皆謂从夆者非姓攷之不審矣

仁引甚備此條頗參用之

書云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句若是句為

父不得而子也古文尚書采此文入大禹謨云瞽

亦允若傳云父亦信順之蓋訓若為順也元照案

邠卿云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是孟子本於允字絕句若字屬是字為句撰古

文者故別於趙注以示異猶論語引書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子語有說非之然与古文尚書均不相

合而古文中分之改為克施有政以次語屬之孔

子蓋既托於孔壁古文原不必規規於漢儒不見

古文者之說也而其裁綴之工又誠足以動人觀

聽古義晦昧有究心論古文者如閻惠諸君未

嘗及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孟子所載舜事趙臺

終則嘉與乃夏史所作稱舜父為瞽瞍乃史官敘

事之辭善乃無日之名或謂舜父有目其心不明

故謂之瞽則瞽者罵之之辭也若如今書商謨

帝舜方為天子乃呼天子之父為瞽有是理乎

江氏聲尚書人注采集逸文仍連若字孫氏星衍

所載古文馬鄭注其所策不誤

履齋示兒編

云書所載伊尹放大甲于桐放當作

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宋氏濂極偉此論元照

案此當以孟子證之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為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觀乎此則放字之非誤明

矣孫監察云伊尹放大甲不但見孟子也亦見左

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示兒編之說頗謬薛溪

誤信之子向於示客或難曰此固公孫丑之言也

若萬章上篇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孟子之言也

婁五

姜

何也元照謂古人語意輕重不嫌同辭一字而兼

兩義者其義必相近就其相近之中則必有重輕

在後人較量謹言古人則不若是也即以放字論

之放驩兜于崇山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則當訓弃

小爾雅訓逐說文湯放桀伊尹放大甲則當訓置論語

包咸注廣雅釋詁西伊尹安置大甲於先王陵寢之旁夫豈

弃逐之哉又何煩穿鑿耶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邠卿云陳侯周陳懷公子

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元照案懷公子

為潛公見史記陳世家漢書五行志 其名周僅

見於孟子師古五行志注云閔公名周即祖孟子

也史記則以為名越當別有所据索隱云案左傳

潛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元照攷左傳無潛公

之名亦無諡不知索隱何据臧在東云索。身亦

國匹而猶有諡者如欒懷子是也陳侯諡潛亦與

相類

告子下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邠卿云岑樓山

之銳嶺者元照案爾雅釋山小而高岑故曰銳左

婁五

姜

傳實廿部樓說文作附婁今本亦作樓無松柏應劭

云言其卑小風俗通杜預云部樓小阜岑樓部樓

文義相類大小皆可名樓也

由邠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邠卿云孟

子荅此二人有異又云俱荅二人又元照案禮無

不荅儲子既以幣交雖禮意不誠當徃荅之如陽

貨歸孔子蒸豚孔子必徃拜此禮之不可失者也

但不欲見其人故闕而徃孟子之荅儲子當亦

類此若受其幣而不荅則非禮矣趙氏推測至有

精義如檀弓說季札葬孔子往而觀葬康成注云往弔之此亦由推測而得之者漢儒之精審若是

訑訑音義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及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

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元照案屯逆二字音義悉殊屯隸變作它屯隸變作也後來它也二形溷而為一如坵純等字本皆从它

娛五

而俗書則皆从也訑字為訑亦此之類故廣韻

以訑字為俗體至屯字乃俗書之尤無理者不必論矣徐新田云養原案俗書屯字又因施字而誤初不知施乃从从也非从方从也耳

公著所別訑訑二字實即一字皆俗書也玉篇云

切又通可切訑訑而不疑充州人謂欺曰訑俗作訑又云訑式支切訑訑自得也別訑訑為二不知正俗之分

每不詳備不必因与趙注不符而致疑於字體也

莊子知北遊僻陋慢訑与孟子義合楚詞九章惜或

訑謾而不疑王叔師訓為詐欺釋文云訑一作訑

可證訑訑無別張鑑之說已知訑訑為一其解亦較勝邪卿。又案訑當讀徒和反訑史記禮樂列傳或

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云誕一作訑元照案誕訑

聲相近徐新田云凡它也之溷不可枚舉然莫誤於訑字蓋訑潛之訑借作訑沼沼之訑太屬

繆不可言又案它也二字字異音同韻書於从它之字多入歌韻从也之字入支韻非難昧於字體兼不知音矣

王文成以致良知三字提唱宗旨與朱子為難良知

二字肇自孟子文成之解良知實本於朱子邪卿

則訓良為甚元照案後漢書馬援傳良怖急者可

娛五

牀下伏章懷注良甚也又古人良久良苦之云皆

甚之謂也上篇良貴亦當訓甚集註皆訓為本然

之善文成遂得借以行其說矣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邪卿云介大也釋詁柳下

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

量也音義引陸善經云介謂特立之行元照案孟

子言柳下惠雖袒裼裸程於其側而由由然與之

偕故譏其不恭則與介特之義不相似必若伯夷

之隘乃可謂之介特言固各有攸當也劉氏劭人

物志別云宏管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潤襍

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狷

介之人砥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晉為穢

蓋其拘是故可以守節難以變通其所謂介者指

伯夷一流所謂晉者指柳下一流繹劉氏之論則

知邠卿之允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元照案近讀於焉字絕

句非也焉當訓於何邵公解公羊云焉爾猶於是

也隱二又云焉者於也宣六高誘淮南注焉猶於

娛五

完

則與此字法一例當作一句讀

古書敘述言辭有兩人之言總蒙一曰字者有一人

之言重一曰字者孟子自范之齊章內孟子曰三

字是重文起義亦猶禮記哀公孔子遂言曰之例

也趙氏章句分為兩章別有章指改知分為兩章集注合為一

章而以孟子曰三字為羨文恐皆非是

盡心下篇王曰無畏盍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句厥

角稽首邠卿云百姓歸周若崩句厥角讀頤角犀

厥文逸注四十地句稽首讀拜命句亦以首至地

忠章指云殷民厥角周師歌舞淮南本經訓制

詩與角之賦詩無厥角之文元照案邠卿訓厥為

犀厥非解也段先生云玉裁案頤角犀三字連

策亦云斜目權衡角犀偃月然則漢書諸侯王表

角犀即今相書伏犀貫頂是也漢書諸侯王表

厥角稽本首奉上帝敬正用孟子此文應劭曰

厥者頓也角者頤角也晉灼曰厥者豎也叩頭則

頤角豎兩說小異應氏訓頤與趙尤合要皆不以厥為語助

漢人行文連用經典語助如色斯友與趙注同趙

云歸周若崩猶云從惡如崩極言其易耳換古文

尚書者不審此義甚竄孟子之文入之秦誓曰百

姓慄慄若崩厥角其傳云民畏紂之虐色懼不安

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始以若崩厥角為句既以

崩角連文不得不訓厥為其句讀故訓胥失之矣

趙注文義晦澀古文尚書盛行遂未有為之申明

者○王融曲水詩序屈邠厥角請受纓縻陸倕石

闕銘屈邠交臂厥角稽顙邠遲與陳伯之書夜郎

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以厥為蹶合

以厥角與屈邠解辯為對偶尚不失古義古文尚

書王陸諸人已及見矣而不遵用者特以沿襲漢書之故耳

被珍衣邪卿云珍畫也梁先生同書云珍之訓畫於

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文帝令曰昔者

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勞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

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

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翟氏顯攷異失采錢先生

案梁說甚確許周生云宗彥案言舜者多及於琴蓋以舜有南風之操也南風為夏時被珍衣表北云然則舜鼓琴只有南風一操如范履霜耶

誤五

字

徐新田云登原案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而南風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南風亦不必以范履霜為嫌賦在東云鑄堂案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鄭仲師云良裘王所服也虞之珍裘猶周之良裘貴為天子始服之山舟先生說

以追蠡邪卿云蠡蠡欲絕之貌也元照案荀子賦蠡

兮其相逐而返也楊倬注蠡與劓同蠡兮分判貌

蠡音辰方言六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

離又三劓解也又案說文虫部蠡蟲齧木中也蓋木

以蟲齧有欲斷之狀皆可互參周信之云程氏通鑿錄解蠡字最當

娛親雅言卷六

歸安嚴元照

釋詁奕大也元照案詩周頌亦服爾耕箋訓大山井

鼎攷文云古本作奕又年豐亦有高廩箋又訓大攷

文云謹案古本噫嘻篇亦作奕此篇作亦似相通

臧在東云攷文所載宋元明刻本可信所言古本皆不足信鑄堂斷其作偽欺人九能當久而自信也錢先生云元照案外傳周語奕世載德漢中

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執金吾武榮碑

皆作亦世載德又李翁西狹頌亦世賴福荊州刺

史度尚碑亦世掌位太尉楊震碑亦世繼明而出

郭輔碑銘休矣亦世皆見是亦奕通用之徵故噫

嘻正義云亦大釋詁文然釋文於爾雅不云有作

亦者

究謀也元照案詩小雅不舒究之箋訓謀又大雅爰

究爰度傳訓謀當取以證此邵氏晉涵正義引棠

棣是究是圖彼傳箋皆訓究為深不協斯義

那於也郭注引左傳弃甲則那段先生玉裁云外傳

越語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引此

更合

鍾山札記云釋詁台朕賚界卜陽予也台朕陽為予

我之予羊汝切賚界卜為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合

為一條者古人之於音訓並不因音讀而區別也

札記文煩元照案顧氏音論有兩聲各義之說不

盡然一條可與此論互相發明然篇中如此類者

不止於是允孚賈展謙誠亮詢信也乃忠信之信

而展之訓信又為屈信之信釋言展適也注得自申展方言七展信

也注信亦誠信貌歎氏疏證云信兼屈信誠信兩義故注言亦以別李善注長楊賦引方言展申也

犯奢果毅勉捷功肩馘勝也犯奢勉捷功乃勝

負之勝果毅肩馘為勝任之勝載謨食詐偽也載

謨乃作偽之為為偽食詐乃虛偽之偽注云載者

謨者謀而不忠此無稽之言也昌敵彊應丁當也

大禹舉陶之謨可云不忠乎

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而昌之訓當乃讀去

聲注引書禹拜昌言案孔傳歷稊算數也此數術

之數而算之訓數則又為選數之數論語斗筭之

鄭注筭數也釋艾歷硯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

訓相又有相助相視之義詩于胥斯原傳訓相釋

字新序雜事篇作相宇
方言六胥出輔也 此音義皆殊而并訓者話

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好言訛乃莠言棲遲

慙休苦歛隸咽息也棲遲憩休苦乃止息之息歛

隸咽乃氣息之息此音同義異而并訓者古人義

訓尙簡而通唯漢儒尙知其意六朝以降厥義久

晦戴東原疑台朕一條有誤甚矣讀雅殆猶未甚

熟耶○陸氏佃爾雅新義此書向少傳本茲從於

昌敵彊應丁當也下注云當一名而兩讀是昔人

已有見及此者矣

娛六

上

迪進也又迪道也正義皆引皋陶謨允迪厥德彖系

詩弗求弗迪爲證元照案說文彳部迪道也又彳

部徇行徇徇也則是訓道者當从彳訓進者當从

彳廣韻一十於迪字下云進也道也蹈也於徇字

下只引說文不引爾雅是二字之淆久矣古書从

彳从彳之字徃徃通用徇之作迪不可謂誤然正

體與借用自當分別又案篇中迪作也迪亦當从

彳玉篇彳部無迪字乃傳寫脫落其云徇

助勵也陸氏新義作勵元照案說文玉篇皆無勵字

唯廣韻九有之云助也說文玉篇唯有勵字皆訓

助廣韻云勵助也導也勵勵爾雅釋文石經皆作

勵當以新義本爲正說文力部云勵从力从非慮聲

義先生云勵作勵勸書省筆耳玉篇別有勵字亦訓助力御力胡

兩音此又勵之誤體

疇誰也注云易曰疇離祉元照案此當引尙書疇若

子工疇若子上下艸木鳥獸之文而不當引易九

家注云疇者類也乃九疇之疇與誰義迥別且字

亦不同說文田部疇字乃訓類疇離祉與九疇皆

娛六

西

當作疇口部鬪字訓誰又白部鬪字云詞也引虞

書帝曰鬪咨三字各異田旁著壽乃疇字隸變後

人并以代鬪鬪二文而三字竝廢王氏尙書

雅與說文原不盡合說文系部以鬪爲古鬪字而爾

雅則云廣揚續也鬪字說文所無據國語注知古

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據說文則嵩

疇咨之疇乃白部之鬪爲語助詞壽若之疇乃日

部之鬪迥乎不同然史記五帝本紀於疇咨疇若已皆

作誰則爾雅疇字亦難定是口部之鬪矣特郭注

引易為證終無當經旨耳許周生云宗彥案說文古文家之學爾雅今文家之學爾雅今文不可輕據說文以改爾雅矣又云鑄堂案周生說也許書本古文而兼具今文家學如五經異說之古文今文並載可證也鑄堂向謂爾雅是魯詩今周生云今文我二人之言互相印合乃如是

韋美也釋文从示音於宜反元照案說文示部無从

韋之字當从衣音輝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

薛綜注禕美也邵氏正義引从示誤此漢人用雅訓可為證

周禮禕衣鄭司農以為畫衣亦美意也陸氏新義

云禕其服之美是陸本不誤廣韻亦無禕字玉篇

禕

五

示部有之云美兒又歎辭邢疏云歎美辭誤合兩訓而一之元照

案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云猗字又作禕郭注爾

雅禕謂佳麗輕美之貌係釋訓篇注古以猗為歎辭猗

亦作禕則訓歎辭者亦當从衣○又案禕與委通

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文云諸儒本並作禕據華

嚴音義所引郭注則舍人云禕禕心之美引詩禕

禕它它又案毛詩委蛇字韓詩作禕隋漢衛尉衡

方碑禕隋在公用韓詩○又案禕之訓美自舍人

引詩之外餘無所見反復攷之知禕即徽字詩雅小

引君子有徽猷傳曰美也又大雅思齊大如嗣徽音箋

曰美也正用此訓正義不知禕微通釋詁微訓善

禕訓美美善義同堯典慎徽五典馬融訓善王肅

訓美皆本釋詁文也禮記大傳殊微號注微或作禕

釋文从衣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禕釋文云本或作

禕又作微思元賦揚襍錯之袿微李善章懷兩注

皆引釋器皆作微離騷忽緯德其難遷馬融廣成頌微纒靈奕此禕微

通用之徵蓋知禕字之必不从示矣在東云爾

毛詩尚書皆古文也故文異能如此毛詩尚書皆古文也故文異能如此轉釋明詩

書通而爾雅亦通矣九能真善讀書者徐新田云

養原案爾雅乃兼采古今文之說非專用今文也

或謂古文與於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爾雅為叔孫

通於秦荀卿毛詩之祖也而道秦矣張蒼左氏春

秋之祖也而為秦御史矣通為博士與蒼同時稍

在荀卿後二家之學通豈不與聞乎毛公政訓與

爾雅合者十之八九此爾雅為古文之一證也漢

書執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後漢書賈逵傳逵數

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此爾雅

為古文之又一證也賈之在東以為然否在東

云鑄堂案徐君說是也爾雅一經兼具古今文之

學特漢世傳爾雅如李巡樊光輩皆今文家耳

又案屢說文尸部新附字當作婁

彗勤也注未詳釋文云本又作彗同元照案說文部

彗埽竹也从彗持埽或从竹作彗古文作彗從習

者習有勤義洒埽之事宜勤故從勤訓彗也孫監

志祖案陸農師新義云彗灑埽之勤邵氏正義云彗當作萑泰卦初

六以其彙釋文云古文彙作萑鄭注勤也元照案

謂與彙通釋木樸抱者謂釋萑是謂之異文如邵

說則謂彗二字幾無別矣同訓且從本字可得其

義勿勞破讀

媒六

訖徽安懷安按替辰辰底俗本作廢茲從尼定曷過

止也注云徽未詳元照案徽之訓止於經傳無徵

然與安安同訓其義猶可尋釋得之堯典慎徽史

記五帝本紀作慎和是徽有和義也懷安二字亦可訓

和國語懷和為每徽與懷安可同訓和故亦可同

訓止也又廣雅釋詁尼集息等字皆同訓安尼之

訓止已見於此而集息二字與止義亦相近止从

示旁則為祉又有安福之義焉又案釋詁緜與徽

同訓善而說文廣雅釋詁緜又訓止緜徽可同訓

善故又可同訓止也凡故訓之難了者苟能秀通

曲證未嘗不可得其解若專泥一字有不能強為

之說者矣或曰徽當作微亦可備一說見錢先生

大爾答問

嗟咨嗟也元照案說文口謀事曰咨尚書咨四獄咨

禹類皆謀事之辭非泛為嗟歎也與此咨字不同

此咨字當作嗟說文口嗟嗟也嗟嗟連文詩唐風

子兮子兮傳曰子兮嗟茲也正用雅訓茲即嗟之

省文許周生云殊未然下民其咨作何解又云

媒六

爾雅以為嗟嗟之口營室東壁也係叔然云嗟嗟

之嗟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如口故因名云嗟

通於咨猶咨通於嗟茲謂亦作嗟則可謂當作嗟

則誤徐新田云養原之意以九能為是安知下

民其咨不本作嗟乎謂嗟通作咨則可謂

嗟亦作咨則反以嗟為假借字殆不可

副審也元照案副當讀通說文刀訓副為判與判辨

等字同訓判又訓分周禮春官大禮記曲禮注並

訓副為析梁曜北云生民分析判判諸義皆與審

義相符審之正文為采在采部與說文采辨

別也从采取其分別物也說文釋字注云然案取

以證此訓甚合注以副長解之取義似迂

侯乃也注未詳元照案詩大雅維予侯興箋云天乃

與諸侯有德者以侯為諸侯愚意不若讀子為子

我之子從毛而訓侯為乃似安孫監察云志祖案

於此條亦引大明詩為證并引蕩詩翟晴江爾雅補郭

之侯作侯祝元照案蕩箋皆訓維○正義引侯

栗侯梅元照案侯栗侯梅侯薪侯蒸箋皆訓維侯

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孔疏亦訓維篇中尚

有伊維侯也一訓不可牽合趙秀門云春沂案下

亦相近廣雅釋言乃再也而魚麗四章五章六章

鄭箋俱以又字釋維字與仍再義通則與乃字義

三字訓皆同

胥皆也元照案詩小雅君子樂胥又弓民胥然矣民

胥傲矣傳俱訓皆又大雅無淪胥以亾又韓侯氏

燕胥又魯頌于胥樂兮箋俱訓皆正義不引詩而

引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据書傳訓相與此義異

艾歷視胥相也注艾歷未詳元照案上云艾歷也又

云歷傳也此與上文遞承而下亦取轉相訓也相

乃輔相之相郭與艾歷注云長者多更歷於歷傳

注云傳近皆未尋繹上下文義而望文為說者也

詩周頌朕未有艾言未有輔相我者即莫子莽蜂

之意鄭箋訓艾為數雖亦取雅訓似失其旨

邶風谷風傳育稚也正義云育得兩訓故釋言為稚

釋詁為長幽風風鳴鴉傳鸞稚也正義云釋言云鞠

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邵氏正義以此為是鸞為

稚也元照案釋詁育養也方言一作鞠鄭注尚書

盤庚毛詩傳小雅皆云鞠養也釋言穀鞠生也

民莫不穀毛詩箋有狐云育長生也禮記中庸注育

生也皆用雅訓鞠育通用義亦相近案說文七育

或作毓其作鸞者假借也廣雅釋詁毓長也稚也○

娛六

又案篇中育艾長也艾育養也亦同此義

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殊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

以義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兼兩義者則賣置一

所基經基設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同者則賣置

一所獨明茅明之類是也有義訓遞嬗而下者賣

置一所遠徵徵召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

者賣置一所挾藏泱泱之類是也次序皆有深義

蓋非適然臧在東云聰明絕世而以虛心淫泆備

而中閒不無小有舛錯者亦非必摩滅失次古人

行文錯綜變化正以見嚴密之中又未嘗拘謹也
 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必反復相對秩然不紊似
 亦深悉此悖願作意整比無復古人自然之致又
 其書訓釋一切皆取聲相近者誠最近古然古人
 字義非必槩從聲出釋名一準此例亦時有穿鑿
 之病是殆好古而固者也漢儒如許鄭之宏通遠
 勝於劉熙矣臧在東云竟能直攻劉成國之失備
堂亦以蓄疑每對舍弟言之它人橫
議釋名未及見到此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釋名
自是詁訓之一法非謂古人字義必盡如此也漢
儒詁訓類釋名者甚多僕欲
臧為一書以補成國之闕

媒木

十一

古人故訓有一訓而兼兩義者其義或相近或較然
 不同祇以字之形聲假借其義更可通貫茲摘釋
 言篇以見例如律遙述也釋詁以循訓遙說文以
 循訓述鄭氏注周禮春官典同云律述氣者也注禮記
 中庸云律述也其義如此而律遙述三字與律曰二
 字互相通借邵氏正是又皆為語助詞矣又疾齊
 壯也齊壯皆從本讀故注云壯壯士謂速也齊亦
 疾此一義也而毛詩傳思禮記注內皆云齊莊也
 詩正義云齊莊釋言文此又一義也又猷圖也釋

詁云圖猷謀也圖為圖維之義而詩周頌允猶翕
 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是以
 為圖畫又一義也又珍重也左傳隱三臧而能珍
 杜預解為安重郭云厚重亦本左傳而韓詩大雅
 胡靈珍我以旱云珍重也則為加重之義又一義
 也又戎相也釋文云相如字又息亮反具二音明
 兼二義矣又窵閒也郭云窵窵閒隙是讀閒為去
 聲舍人本作跳云跳者躍之閒釋是讀為平聲與
 郭義異毛詩傳以幽閒訓窵窵此皆用釋言文
言窵窵也

媒六

十二

為則為閒都之義臧在東云攷又一義矣又苛姤
 也說文訓姤為妨故郭云煩苛者多嫉姤又與斷
 通方言二斷苛怒也臧在東云案而禮記內注云
 苛疥也則為疥癬之疥是又一義也凡若此類以
 五經注疏攷之尙難枚舉故訓展轉通貫所謂言
 非一端而已循是而求之乃可得故訓之原委後
 世義有虛實之分音有動靜之別析之彌煩則失
 之彌遠而古人并訓通訓之法乃矇然不省矣臧
東云此條甚好 徐新田云養原案此與上一條
俱有功於爾雅推而廣之別成爾雅釋例一書亦

不朽之業須將樊孫諸家訓說參攷乃得其條貫

釋言宣徧也元照案外傳周語宣所以教施也又教

施而宣則徧又施徧而民阜以證雅訓莫此為古

詩大雅宣昭義問又篤公既順迺宣傳又桑秉心

宣猶又江來旬來宣又周頌宣哲維人箋皆訓徧

外傳周語宣養六氣九德又宣布哲人令德又魯語

下宣序民事章注皆訓徧

侈恃也元照案侈當从土旁說文土部侈恃也从土多

聲乃木此訓今侈字久廢不見於經典

娛六

競逐彊也注云皆自勉彊元照案漢儒皆作彊感解

詩大雅秉心維競傳云競彊箋云其執心不彊於

善又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正義云釋言云競逐

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力相尚者又

大雅抑周頌烈文無競維人之文兩見抑箋云競彊

也人君為政無彊於得賢人烈文傳云競彊箋云

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又周頌

武兩見無競維烈之文執競箋云競彊也能持

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

彊也武箋云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呂

覽求人引抑詩高誘注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

郭注不合於古賦在東云郭注似亦得箇一義

競維人又云馳逐者亦彊趙雲門云春沂案邢疏引大雅無

梁也知邢意不作勉強解○左宣十二年傳隨武

子引無競維烈杜預云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

彊之業昭元年傳詩曰無競維人杜云言維得人

則國家彊

夔隱也夔呬也元照案方言六掩蔽夔也郭注云謂

蔽夔也引詩夔而不見與此篇夔隱之義相符然

說文艸部無夔字據義則當从竹作夔或从人作

夔說文竹部夔蔽不見也人部夔仿佛也引詩夔

而不見夔夔兩義相近从竹从艸偏旁小異耳至

訓呬者字當作夔又部夔行兒从又恣聲詩如彼

迺風亦孔之夔言呬風而行向前也恣本憐恣字

經典相承以夔代恣而夔之本義晦矣

肇敏也注云肇牽車牛為證元照案所引未當釋誌

訓肇為始為謀此又訓敏殆釋詩大雅肇敏戎功

之文也詩云肇敏此即訓肇為敏猶詩云戴弁

娛六

俅爾雅卽訓俅爲戴書云謀及乃心爾雅卽訓謀爲心詩云振古爾雅卽訓振爲古皆釋言文與此一例

又釋訓自鳴田也至穰穰福也十四句皆此例古人故訓展轉通貫是在學者善會晉唐以還義

例嚴密而不通貫如茲所舉者亦且不能了然矣

賦在東云備堂案此說極精真發前人所未發堂謂兆域也兆本作肇卽釋元身詩肇域彼四海

與九能所言○又案詩北山我從事獨賢傳賢勞

也此用孟子我獨賢勞之義而以勞訓賢亦此例

也戴氏震毛鄭詩攷正云孟子增成勞字明此詩

嫁六

五

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戴

氏此辯似是而未精

猷圖也注云周官曰以猷鬼神謂圖畫正義云釋

詁云圖猷謀也此又申釋之也元照案圖卽圖維

之圖正義是也然爾雅多有一訓兼兩義者則以

爲圖畫未爲不可攷毛詩傳箋用此訓凡六見小

旻不我告猶箋白華之子不猶箋大雅板猶之

未遠傳抑遠猶辰告箋周頌訪落繼猶判渙箋般

允猶翁唯允猶翁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郭旣以圖爲圖畫當引此詩不當引

周官案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

而之居注云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序官疏云掌

三辰之灋當處置神之位次處置卽圖字之義郭

固未嘗以爲圖畫也

坎律銓也注云易坎卦主法元照案太元元云一六

爲水類爲法虞翻易取象坎爲法蒙卦初六發蒙

利用刑人干寶注坎爲法律虞氏傳荀爽學干氏

傳京房學此漢經師緒論郭氏之所本也

嫁六

六

也郭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元照

案坎爲水水準也準平也皆見說文灋刑也平

之如水又水灋議舉也从水獻與灋同意灋俗書

灋灋二文皆从水取義可證明爾雅以銓訓坎之

臧在東云此條合之既宗伯說可證一訓有兩

旨義徐新用云養原案此條與既宗伯說恐不

能兩全因坎與吹無相通之理也宋德輝云咸

照案此條確極若以坎爲吹之誤字案之古注究

寃肆也又寃間也此一字而兩訓也釋文皆作寃唐

石經於寃肆字从宀作寃左相廿六年傳楚師輕

寃釋文从宀石經从宀

賦在東云宋元照案此唐人俗體唐時况以手抄釋文从少

木斤衣等偏旁每多溷淆不足深据說文玉篇山

部皆無宛字廣韵二十亦但有宛字

引楚師如左傳爾雅果有宛字則雖不載於說文

必見於玉篇廣韵矣集韵分宛宛爲二宛徒了切

引說文深肆極也一曰閑也宛土了切引爾雅肆

也類篇七中其分析乃爲石經所誤說文訓宛爲

深肆極也爾雅訓宛爲肆正相符合安得判有从

山之宛字乎五經文字山部亦無

嫁六

經而疑張參脫漏非也賦在東云詩大明正義

曰釋言云宛肆也郭璞曰輕宛者好放肆集韻類

篇北宋時書當有所本而顯列爲二字玉篇廣韵

則每爲後人竄改此宛字與詩正義合自足爲證

賦量也注云賦稅所以評量元照案外傳

以入而量其有無郭注得之

郵過也注云道路所經過日知錄七云古人郵尤通

用郵是過失之義引詩禮國語漢書家語以爲之

選注申屈引舍人注尤怨人也則頓說當矣元照

案尤又通訖詩

本或作尤又

亦作訖又無我有尤箋云無過我也又

其尤箋尤過也又

以不合於郭注故不云釋言文

訊言也注云相問訊元照案說文

執評連連箋云評言問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又

甸人先鄭云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是言問連文

廣雅釋言言問也可證爾雅說文兩義其同郭只

問訓言得之

釋訓諸諸便便辯也注云皆言辭辯給元照案辯之

从言不當从刀說文

刀辨別也从刀辨聲二字不同諸辯皆从言故以

爲訓說文諸辯也便與編通說文編便巧言也引

論語友誦佞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便辯也又便便

言亦見論語

義漫以爲辨別之辨其引證大都取惠氏尙書古

義之說竊謂辯治辨別二義雖不甚懸亦可參互然宜先定正訓而後及旁通之義也

低低愛也釋文石經低从氏近本从氏元照案說文

心部低志

近本誤也从心氏聲無低字玉篇低低並列

低訓愛訓敬與雅訓合低訓悶都替切分別音義

較然不同近姜氏兆錫參義翟氏灝補郭反据玉

篇欲改低从氏似不知玉篇別有低字矣

萌萌在也釋文云郭武耕反施也朋反字或作蔣元

照案玉篇艸部廣韻耕登兩部皆有蔣字或音莫

娛六

十九

耕或音武登皆引爾雅邵氏正義謂蔣省作闕引

文字其政闕問以證此訓元照案說文心部闕从心

門聲又簡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古限反音義

與闕迥異徐新田云養原案簡與闕古音可通邵氏所引文字子非其

證也說文以存訓簡即本此文後來傳譌从艸誤

以為从艸闕聲故音亦隨之而變遂謂與蔣通用

而不知其必不可通也玉篇心部亦收簡字云或

作蔣又音萌已屬謬無牽合其載簡之別體从萌

下心尤非

惓惓勞也邢疏云小雅巷伯云勞心草草毛傳草草

勞心也又陳風月出云勞心惓兮草惓音義同元

照案惓嬰見荀子正論楊注云當為燥纓燥或讀為

草慎子作草纓也惓草同物於毛詩外又得此證

泉泉瑁瑁刺素食也釋文於瑁刺兩字之間別出韜

贊二字各為之音此二字於經注皆無施頗以滋

或盧先生釋文攷證云此郭氏為經瑁字作音陸

所見郭注必本有此二字故為作音元照案晉人

音義沿漢儒讀若之例多用兩字三字然所用必

娛六

幸

成語或方言即以郭氏爾雅注中之音例之如嗟

音鬼冒詁音音羽翻薩音繼綵芬音猶豬艸音

酈魚音綢繆鳩音髀箭身颺音巫現繼音漏

泄獸皆成語也而韜贊二字既非成語復非方言

難以連綴抑且韜贊同音廣韻二十七銑部韜贊同紐既音為

韜奚庸復贅以贊字乎愚謂韜乃瑁之異文詩小雅

東韜韜佩璫正从革旁爾雅即釋此詩也蓋舊本

以詩之韜字作旁注而以贊為音傳譌入正文或

以其無義徑行芟去故釋文又云本今無此二字

也。又案諱諱諱諱崇讒慝也。釋文於慝字下原本

當在慝字上。別出熯字為之作音。又云本今無此字。案

此亦校者所注之字。譌入正文者與鞞贊字一例。

盧先生曰：詩作熯熯。郭注必引此。而今本缺之。元

照案郭注自子子孫孫以下皆用韻語意妍妙無

緣於此獨引詩為證也。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釋文云敏舍人本作叔。釋

云古者姜源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

盧先生文昭增訂三家詩攷。據此增入履帝武敏

媿木

一句。元照案舍人本敏字未嘗作叔。下文拇字乃

作叔耳。據說文叔本作晦。晦亦省為母。書序異叔

同。穎史紀魯世家作異母。此可證也。若如釋文所云

則此既曰履帝武敏而以畎畝釋之矣。下文敏拇

之訓復何謂乎。知陸氏於此定屬失檢。或係傳譌

失其次耳。

釋親夫之弟為女妹。段先生玉裁云妹當為叔女

叔。見鄭君禮記昏義注。彼正義云女叔謂壻之妹

元照案夫之兄為兄公。故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弟

為叔。故夫之妹為女叔也。郭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正釋古今稱謂之殊。若經作女妹而復下此注亦贅甚矣。

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閤。釋文云本亦作閣。元照案說

文部門閣所以止扉者。从門各聲。與雅訓合。當定作

閣。閣格皆各聲。古通用。詩小雅約之閣。閣鄭氏周

禮注攷工匠人引作格格。崔靈恩集廣雅釋詁閣止也。

止扉之物名。之曰閣。義類相符。名之曰閣。於義安

取乎郭本誤閣。故其注引左傳高其閣。閣不知閣

媿木

閣皆門名。上文衙門謂之閣說文閣門也。故可云高止扉之物高

於何有邵氏正義定經注皆作閣字云。高其閣。閣

今本誤作閤。閤左傳釋文云本或作閤。是郭氏所

據本也。元照案彼釋文云閤獲耕反。杜云門也。爾

雅云衙門謂之閤。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

閤。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閤字。讀者因改左傳

皆作各音。據此則左傳本無作閤字者。特出讀者

所改耳。左傳釋文未嘗有本或作閤之語。盧先生

釋文攷證亦仍邵誤。匡繆正俗四有閤閣一條。

引爾雅經注皆作閔

釋器瓦豆謂之登釋文云本又作登盧氏校栞釋文

改登為登登為登又公食大夫禮實于登注云瓦

豆謂之登釋文云于登音登瓦豆也盧本亦改為

登其攷證云案詩于豆于登不作登據改正元照

案說文部登上車也从艸豆象登車形籀文作登

从以此登陟之登也又部奠禮器也从斗持罔在

豆上讀若登同此豆登之登也然其字久廢經典

相承以登代之釋文於生民詩于豆于登不作音

誤六

垂

明是登陟之登人所共曉故也釋文之於許書異

同未易枚舉據許書竄改轉失陸氏本真至金翁

加登自來字書所無尤不可改也錢先生云說文

大夫禮即有登字鄙說說文讀若者皆經典通用

字亦一證也段先生云玉裁案詩于豆于登字

本作登段借字也或改為登最為惡俗蓋比附說

文義字為之而不合篆意登固从豆矣公食大夫

禮及禮記皆作登登為古今字說文之義字不

見於經頗可疑釋文石經玉篇廣韻皆無登字郭

蓋古瓦豆之形也

爾謂之饒注云皆古鍬鍤字元照案說文部引爾雅

曰爾謂之饒古田器也又部饒古田器也郭云古

鍬鍤古之一字本乎說文而變名為字者乃本之

鄭氏攷工記輶人注云鯁魚字賈疏云字猶名也

困學紀聞二十云以郭亦好奇故偶效之耳釋文

魚名為字亦奇語也誤解郭注而以爾為古鑿字饒為古鍤字非也說

文饒在魚部鍤在金部義訓各殊豈得以饒為古

鍤字乎且皆之一字又何解也孫侍御云志祖案

璆琳玉也注云璆琳美玉名段先生玉裁云藝文類

聚八十引璆美玉也案釋文無琳字之音於後釋

地篇璆琳琅玕始音琳為林可證此文經注兩琳

誤六

垂

字為衍鄭氏禹貢注璆美玉大雅韓奕釋正用此

訓臧在東云邢疏述郭注云璆即美玉名知邢本

尚無琳字元照案石經已有之

釋樂大笙謂之巢說文亦同文選注十引作謂之簧

元照案說文訓簧為笙中簧非器名然攷毛詩左

執簧王風君又竝坐鼓簧傳皆曰簧笙也則爾雅

古本必有作簧者選注所引不可謂誤又案月令

調竽笙篳簧明列為四

釋天大歲在甲曰闕逢至在癸曰昭陽小題曰歲陽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至唐虞曰載小題曰歲名自石經以後諸本皆同載在東云史記索隱書云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攝提格謂歲支也据索隱則小題歲名當作歲陰元照案歲名乃載歲也以下之小題非誤也歲陰二字當補於在丑曰赤奮若之下其下文月在甲曰畢至在癸曰極小題日月陽者以畢極等名依十干爲稱非十二月之定名也正月爲陬至十二月爲涂小題日月名者以陬如之屬十二月之定名故日月名後人殆因月陽之後繼以月名則疑歲陽之後亦當云歲名習而不察不慮及有脫誤耳又案歲陰二字石經亦無唐人引攝提格等文如一切經音義十六帖諸書皆曰歲名則其誤已久邵氏正義於小題歲名下引廣雅以斤索隱以十干爲歲陽之非殊不可解歲陽歲陰皆爾雅本支非小司馬所造因爾雅文繁故綜而舉之云

娛六

幸

云猶曰大歲在干爲歲陽大歲在支爲歲陰耳未嘗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也何誤之有至廣雅以甲乙爲幹寅卯爲枝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其說正與雅訓合○邢疏於歲名小題無釋邵氏釋之曰別歲在十二辰之名始連歲陰之文而釋之古本殆不可復矣

商曰彤錢先生大昕云彤字說文因部無之案舟部

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舟部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因元照案唐石經

娛六

幸

於从舟之字如朝服膝勝之屬皆作月与月月不同此彤字正从月五經文字亦載於舟部玉篇因部亦無彤字与說文同其爲流俗傳譌無疑也江氏聲尙書人注定作融元照案周頌絲衣箋云周曰釋商謂之融正義作彤茲据釋文則鄭本作融又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左傳作融融江氏得之

釋水九河有鉤般釋文云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元照案古盤字皆作般般股形近漢碑書般字多作股其字易溷易明夷夷于左

股馬融王肅作左股姚信作右樂亦其類也尚書

正義馬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

也案盤無屈折之形不得云屈折如盤當以釋文

所引為正錢先生云依李本作股亦通胡蘇魯韻

所引李巡注或後人依今本爾雅竄易不如陸氏釋文之可信

釋艸策菟葵蘇菟葵黃菟瓜耶唯又菘菟葵女蘿菟

絲菟葵穎凍諸菟字皆从艸釋文亦不云有作兔

者邱氏光庭兼明書三云艸菜之號多取鳥獸之

名以為之如勤鼠尾孟狼尾菘雀弁瓊鳥菘莽馬

艸

毛

帚菘牛斬菌鹿藿之類其鼠狼雀鳥馬牛鹿等字

皆不從艸兔亦獸名何獨從艸蓋後人妄加之元

照案說文艸部兔部皆無菟字五經文其云黃兔

瓜也菘兔葵也皆不从艸邱說甚當然菘自是兔

之俗體非因艸名而加艸釋獸釋文云兔字又作

菟可證也邱於此尚未審

跌灼釋文云灼步角反字林作炒元照案說文部有

皎無灼云皎小瓜也跌灼也皎从交聲讀蒲角切

大徐疑其非聲案較音覺皎音剝皆交聲也嗚鰓

嗚皆从高聲而讀火酷切駮从交聲而讀北角切

電从包聲而讀蒲角切皆一聲之轉大徐於此致

疑非矣徐新田云養原案鼎臣在才老前其時古

皆疑所不韻之說未與凡說文注中所疑非聲之字

必疑也篇中又有灼九葉之文灼亦非本字當

依樊光本作駮見釋文

須葑菘孫叔然云須一名葑菘郭云未詳元照案說

文部葑須從也詩邶風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此

須從之省文爾雅須在葑上文誤倒耳邵氏正義

艸

毛

謂卽下文須靡蕪恐未確

茨蒺藜案當作疾黎說文藜字注作茨黎然艸部無

黎明非一物玉篇云藜力脂切蒺藜又注云見詩

釋文云茨或作葢同元照案鄘風牆有茨小雅楚

楚者茨毛鄭以為蒺藜皆本雅訓攷茨之本字當

从齊為齊說文齊疾爾徐本皆黎也引詩牆有齊

禮記玉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為楚齊之齊則知毛

詩古云皆不作茨許鄭所据者同也次齊音近故

偏蒟互通如齋或作姿齋或作儻或作齋皆見

齋或作資儀禮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為

齋天官外府財用之幣齋注鄭司農云

齋或為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皆此例也其作

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皆經師增益

資者猶蟻之為蟻釋蟲蟻蟻方言十一蟻蟻謂之蟻皆經師增益

之字次之為資增益字也與說文資字實非一字說文資艸多兒然釋文於毛

詩爾雅皆不云有作齋者則此字之廢久矣。莖

齋實注云齊子味甘此即谷風其甘如齋之齋詳邵氏正義不

知毛鄭何以不釋孔疏亦不引此以申明之

隳牛蒨顧千里廣折云詩小雅我言采其蓫箋蓫牛蒨也正義云蓫牛蒨此依宋十行本此釋草無文

定本作牛蒨孔所据爾雅與今本同故曰釋草無

娛六

又攷毛詩釋文云牛蒨本又作蒨則隳蒨實係一

字卷耳釋文云隳說文作類此文誤字灼然可知鄭讀爾雅當

是蓫牛蒨也類蒨古今字耳

葭蘆句蒨蘆句其萌蘆句無蘆字蒨葑葍華榮郭氏

句讀如此其注云今江東呼蘆筍為蘆然則蘆葑

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蘆元照案說文部有夢字云

灌淪从艸夢聲讀若萌夢即爾雅之萌灌淪即爾

雅之灌淪許讀爾雅與郭本異郭本夢既為萌又

衍其字乃強分句讀其釋蘆字既無確徵釋淪字

則云猶敷蒨亦華之貌所未聞是其以蒨字下屬

非有所据依亦意為之說耳邵氏正義云灌淪為

艸之萌生者愚謂夢讀若萌義未必同邵欲牽合

兩家之說恐未當也錢先生云說文讀若之字即

萌為誤爾雅灌淪即說文之灌淪郭乃離而二

之此為誤耳邵說確不可易鄙荅問亦與邵合

均菱菱根郭注分為兩節別為之解其釋菱曰藕紹

緒元照案菱為牛蘄已見於上芻菱之名著於尚

書鄭注費誓云菱乾芻說文同若菱之為芻則未有微也案方

言三菱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菱說文部菱歸根

娛六

也芻菱也菱艸根也三字義同相承而下合攷兩

書知爾雅之菱乃菱之譌均菱菱根四字為句轉

相為訓如上文葑葍華榮之例。釋文云菱字又

作葑廣雅云根也元照案廣雅釋艸檣杜葑菱株

根也菱葑之訓同然說文無葑字爾雅本作菱形

譌為菱葑又從菱增加非古字也後見臧氏經義

有微誤釋文攷證載段雜記有此說然

先生說則與邵說同

攬案合注云未詳元照案此文在篇末上云均菱

菱今稜正見前菱根下云華菱也華菱榮也以類相從則

此非艸名明矣以橐含二字推求其義似指花葉之含苞未發者而言故下即以華莠之文繼之惜未有確徵耳錢先生云油著荅問有一條與尊見可參攷

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邵氏正義云郭注山海經引爾雅榮而不實謂之莠蓋據別本也類篇莠草名不實元照案西山經幡冢之山有草黑華而不實名曰莠蓉注引此文以訓華而不實非訓莠字也草名莠蓉豈得專訓莠而不及蓉乎蓋舊本脫英字下有莠音骨誤連讀耳据類篇則北宋本已脫近

娛太

莠

畢氏沅校葉本始補之

釋木樓落釋文石經樓皆从木元照案詩小雅無浸大東

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釋文云鄭落木名

也字則宜从木旁是陸所据爾雅从木故云爾正

義云穫落釋木文以文在釋木故為木名陸以落木名為

又孔以穫落為句句觀正義之申明知孔所据从禾

不从木鄭不破穫為穫知鄭讀爾雅亦从禾不从

木也鄭以落木名增成雅訓較郭注為長

羴虎鼻注云今江東呼為櫛句櫛音涉元照案櫛音

涉乃郭氏之音附見注中者釋文云櫛郭音涉是

也雪臆書院本及明人吳元恭郎奎金鍾人傑諸

家刻本皆不脫音涉二字而明監本汲古閣本注

疏合刻者凡注中之音大半脫落此注音涉二字

已刪復疑櫛櫛連文故獨留櫛字攷那疏原本並

不誤其疏內述注例皆備錄本文今此疏述注固

未嘗連櫛字也邵氏正義則承監本之譌而不察

矣

檇白椶釋文云本或作椶元照案說文木部有椶無椶

娛太

莠

爾雅文字當依說文椶正如此字依說文則當从

妥然竊謂此字實當从委何以言之說文無妥字

說文有𠄎字臣鉉等曰唐韻作妥非是系部綏字从系从妥徐錯曰

當从爪从安省云从安者誤也案妥讀他果切而

白椶之椶則人佳切妥非聲也而說文乃云妥聲

誤矣凡从委之字俗皆作从妥如餒作餒倭作倭

乃其例也故知說文椶字實椶之譌。古字綏與

綏通見鄭氏周禮注天官夏承說文系部綏綏竝列頗

疑綏字為後人竄入然未敢決姑存此說以俟明

者

梢梢擢今本从木此据釋文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

元照案上云木相磨樹又云楷散謂樹之相切磨者為樹謂木皮甲錯者為敲此云梢擢謂梢為擢

耳經文未必有兩梢字也艸木蟲鳥之名多有重

文如攝攝木蜻蜻蟲燕燕秩秩泆泆鷦鷯鳥之類

皆是斯固無義可尋此則實非其類且究不知以

梢梢為句乎抑以梢擢為句乎故疑經文必有一

衍惜未有確證唯釋文於經文重字未嘗從略獨

或可為鄙說一證也

娛六

此止標一梢字亦開有止標一字而正文實有重文者或係傳寫為訛脫不可執論

釋蟲蜚蠊蜚注云蜚即負盤臭蟲杜預解左傳云蜚

負蠶也元照案說文部蠶臭蟲負蠶也蠶或

作蜚郭杜之解皆用說文後來爾雅注中蜚字誤

為蜚邛氏光庭兼明書云郭以此蟲一名蜚蠊一

名蜚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邛所据本已偽作

蜚鄭樵爾雅註困學紀聞六引亦誤蜚故其論云爾雅左傳疏所引

作蜚邵氏正義据以改正。鍾山札記三云舍人

李巡皆以蜚蠊句蜚句郭注亦與之同或改郭注

作蜚即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元照案邵氏据

春秋疏改注中蜚字作蜚與邢疏無涉而蜚字之

誤其證有二中山經次十瑤碧之山有鳥焉其狀

如雉恒食蜚注云蜚負盤也音翡郭注爾雅不應

與注山海經異也此其證一也又攷艸木鳥獸蟲

魚之名如藿為山韭蒼為山蔥則曰藿山韭蒼山

蔥此一例也薔虞為蓼鎬侯為莎則不曰蓼薔虞

莎鎬侯而曰薔虞蓼鎬侯莎此又一例也郭於薔

虞鎬侯之屬唯經文有明文者如蟋蟀蜚蝻蟛蛄

晨風鷦之類未嘗改讀它如薔虞蓼鎬侯莎說文

虞鎬侯蜚馬方以蜚蜚蝻說文以蜚為蜚

為句蜚蝻方以蜚蜚蝻說文以蜚為蜚

同說文蜚蝻方以蜚蜚蝻說文以蜚為蜚

攷工記注作發為句澤澤為句澤澤漢儒皆以上

二字為句郭皆改屬下讀則以經典無明文可徵

故專輒改之今蜚為蠊蜚有春秋可證而蜚蠊之

為蜚則於經無徵也舍人李巡之說郭氏安有遵

蠶蚶豎蚕元照案此非一條當離而二之說文部蠶

蠶也蠶側行者蠶或从引作蚶爾雅以蚶訓蠶非

以蠶蚶為連文而以豎蚕訓之也豎蚕二字不載

於說文又不見於他傳記定屬傳譌然其來則已

久矣○蚕釋文音他典反玉篇廣韻俱有其字自

唐以來蠶之俗體亦作蚕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

佩篇序云蚶胡之蚕陸氏新義云蚕老而後眠竟以蠶訓蚕已為甚

繆然猶未改經字至明注疏監本汲古閣本竟改

經文為豎蠶矣

娛六

三

蟠鼠負釋文云本亦作蝮又作婦亦作婦陶注本草

云多在鼠坎鼠背負之今作婦字則似乖理元照

案說文部蟠鼠婦也又鼠部鼯鼠婦也玉篇蟠鼠婦

蟲玉篇又有婦字云鼠婦也此後人竄入藏在

東云玉篇通書中此類甚多唯九能分別觀

之則作婦為正婦古作負史記有武負高帝本紀許負

絳侯世家皆婦字也如淳漢書注云俗謂老大母為阿

負師古引列女傳魏曲沃負證之此通用之證也

蝮蟠皆俗字陶氏之說亦非命名本義本草一名

負蟠又何解也陸氏據此辯別字體失之俗矣

釋魚鰓小魚釋文云郭音繩頽音孕本或作鯢同元

照案玉篇部孕古文作鰓又部鰓或孕說文有孕

無鰓鰓字从龜鰓魚同類蓋因小魚增益此字後

人以其屬於魚也故又加魚旁鰓鯢皆俗書也說

文爾雅本不盡同玉篇之鰓其原殆出於雅○廣

韻梗有鰓字与猛同紐云蛙屬案此即鰓字增加

魚旁与小魚之鰓似同實異均之為俗書也

蚶蚶注云未詳元照案蚶蚶之下即係以鼈黿諸

鼈鼈釋文石經作鼈今據說文改正辯見下竊疑蚶字衍文蚶當作蚶

娛六

三

說文部有蚶字云蚶鼈諸以脰鳴者是詹諸一

名蚶鼈鼈爾雅本作蚶鼈讀鼈句鼈讀詹諸

本篇榮蚶蚶蚶蚶蚶蚶蚶蚶蚶守宮亦同此句法

明耶奎金鍾人傑刻本○蚶蚶二字皆見釋蟲曰

皆作蚶蚶末必無本

喙蚶蚶曰蚶烏蠍

鼈鼈詹諸元照案說文部鼈字注云鼈鼈今本誤詹

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鼈鼈其行先先从龜从先先

亦聲或作鼈从首先商聲又鼈字注云鼈鼈詹諸

也詩曰得此鼈鼈今詩作言其行鼈鼈尚書大傳

禹云濟中詹諸鄭氏注詹諸醜醜也本據盧本據此則

龍醜實一字當定作龍醜戴氏震毛鄭詩攷正謂

說文誤并龍醜為一殊未審矣戴又云龍醜之龍說文但用充戴蓋

據龍字注中充龍二字而不覺其誤也案說文充

在中部云菌充地菌叢生田中从虫六聲未嘗以

充為詹。龍从光聲釋文石經皆从去釋文音起

諸也。據反廣韵收入去聲九御部与坎去楚咤祛屋竄

等从去之字同紐蓋字誤而音亦隨之誤也龍讀

如戚故毛詩作戚

娛六

奉

騰騰蛇釋文於上騰字音直鋪反云字又作朕下音

徒登反云字又作騰又作蠶俗字竝同石經上字作

騰宋本鄭樵注元照案騰从虫朕聲朕本作蠶說

舟隸變作朕或作朕字書未有別騰騰為二字者

石經二字雖作兩形不足淡攷也藝文類聚九十

引爾雅作騰騰蛇此得其正後來傳譌二字皆作

騰釋文異其音而不槩正下騰字之誤已失之疎

盧先生校葉釋文依石經改上騰字為騰亦未為

得也趙雲門云春沂案史記龜策列傳騰蛇之神

矣。又案騰古文作騰見儀禮燕禮注騰騰形近致譌

釋鳥佳其鳩鴉釋文云佳秀或加鳥非也元照案說

文鳥部離祝鳩也从鳥佳聲据樊光注則夫不即祝

鳩也作離為正又說文佳部佳鳥之短尾總名也此

作佳者離省文耳豈得以離為誤乎。又案說文

曰離此曰佳其者長言短言之別如爾雅之鴉說

文為鴉胡桃蟲名鴉說文云鴉鴉名鴉說文云

鴉鴉之類皆此例

與鴉鴉注云未詳釋文云與樊孫本作鴉元照案卑

居名鴉鴉亦名鴉疑鴉鴉即卑居也如釋卿有

澤鳥鴉又有澤鳥鴉鴉即鴉也釋蟲有鴉鴉又

有鴉桑蠹實一物也此篇有鴉鴉寇雉又有寇雉

泐泐亦一鳥也前後複見与此正同自石經誤為

車輿字陸氏新義附會其說云輿載也近本盡沿

其誤未有知鴉鴉之即卑居者矣玉篇鳥部廣韵清

引皆作鴉

鸞山鸞元照案說文佳部輪鸞也又鳥部輪鸞山鸞知來

事鳥也淮南子泥部乾鸞知來高誘注乾鸞鸞也儀

禮注大射儀引淮南作鴉鴉廣雅釋兼明書引鸞

娛六

美

也乾輪皆从軌聲軌干音近鵠覺音亦近韃覺之

与鴝鵒實一鳥也又案鄭氏禮注周禮天官司裘儀禮大射儀

皆云鴝之言較較者直也案詩有覺德行緇衣引

之作楷楷覺之通与鴝鵒例是以爾雅有鴝無

鴝也邵氏正義說亦同嫌未詳悉又引淮南有鴝字故聊出之○說文鴝字注

云鴝鴝也毛詩小雅賓之初筵釋文云鴝鴝也說文云即

鴝也据釋文所引者知說文之義亦同今本鴝鴝

殆非臧在東云鏞堂案當如詩釋文所引鴝鴝也與爾雅韓鸞山鴝正印合今本作鴝鴝也必係後人竄改正因古人屢

言鴝鴝遂据以易許書矣

娛六

五

齧齒艾注云未詳元照案鳥名如竊脂剖葦舖叔咏

木之類皆因其性而為之名此或有鳥喜齧艾者

故以齧艾名之鳥名不著者闕文也齒即齧之下

體誤分為二耳鳥名齧艾猶蟲之名齧桑蟻齧桑見釋蟲

臧在東云精極

鴝鵒母鄭氏注儀禮公食大夫禮作如無毋毛本毋注禮

記月令作毋無毛本作鴝鵒均不足据元照案牟無一聲之轉

而毋字舍人本作無李巡亦音無鄭氏兩注互異

皆不誤也禮記正義說之甚詳臧在東云鏞堂案公食大夫注作無

母者誤倒也當依月令注作毋無牟母一聲之轉○据說文則鴝當从奴作鴝与牟母之音相近

倉庚商庚注云即鴝黃也又鴝黃楚雀注云即倉庚

也又倉庚鴝黃也注云其色鴝黑而黃因以名云

元照案說文佳部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从佳離聲

雜離黃也从佳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

据說文則倉庚楚雀實是二鳥然自來說者皆以

為一鳥而異名故釋文一例作鴝遂無分別又案

高誘注呂覽仲春淮南則皆曰爾雅曰商庚黎黃

娛六

四

楚雀也是漢儒此訓亦不盡与許同○五經文字

佳部離離黃也爾雅作鵲又火部黹黑也見爾雅元照

案石經於鴝黃楚雀作鴝倉庚鴝黃作鵲較釋文

為得之

釋獸虺白虎釋文云虺字林下甘反又叕反元照

案說文虎部虺白虎也从虎咎省聲讀若霽則叕

反白是正音字林譌而為虺故音下甘反从甘聲

也从甘不得讀叕狄反矣釋文載其音而不詳攷

其字體疎矣說文繫傳云虺今人皆音酣唯隋曹

憲作廣雅音云音覓錢先生云依字林音則當从甘依又一音則當从日陸氏
兼收兩音而不辨其文之異又如左傳文十一年錫允哀十二年戈錫釋文並音羊又星歷反上音當从易下音當从易陸亦不能辨也此類頗多

狸子隸釋文云眾家作肆又作肆肆即肆之正體舍人本作

隸又肆修豪釋文云本又作肆亦作肆元照案此

數字展轉通借知其實一字也攷說文豸部無隸

肆二文玉篇廣韻有隸無肆唯豸部云豸脩豪獸玉篇云豸

狸子也脩豪獸也則此二文宜皆作豸其作肆者

假借字也說文長部肆或从豸作鬣案說文之訓豸

假木

聖

云長髮森森也鬣即肆字从豸与脩豪之義尤合

此假借之最近古者玉篇本不盡從說文又為孫強重定今本并非孫本即如

豸字下既云狸子也脩豪獸也而又豸部有豸

以狸字訓隸書中兩岐如此類甚多○豸部有豸

字从二豸堯典肆類于上帝孔壁古文作豸見說

文

楔類編釋文云楔字亦作楔或作窶元照案說文

豸犬穴三部皆無从契之字此當从人作楔之

古文為尙見采部竊字注高辛之字名偃見說文而史記

司馬相漢書古今表皆作尙說文尙部云尙蟲也以尙

象形讀與偃同古文作尙据此則當作偃無疑

其訓尙曰蟲者古人之謂獸為蟲也淮南覽狡蟲

死高誘注蟲狩也狩古通獸可證豸部翁字注中偃字

繫傳本作偃大徐本作偃皆係傳譌犬部新附有

偃字徐新田云養原案稷偃之偃可作尙尙翁之尙古文偃又曰尙讀與偃同

釋畜小領盜驪郭注引穆天子傳而不釋盜字之義

蓋不可得而詳矣說文繫傳訓盜為淺馬部其說

無徵揣徐意因郭氏曾訓竊為淺竊盜一類字可

以移用不知竊之訓淺義存乎聲此漢儒之舊法

郭亦本之說文也盜之与淺更無關合元照初校

繫傳曾辨其說之非臧在東云繫傳本說文勝於無足取者其引鼎臣本若小徐所自言殆一書亦不足準也繼見邵氏正義引史記索隱素本紀

所引劉伯莊音義則与徐說同似徐說本之於劉

又以毛晉單刻本索隱校之則曰劉氏音義云盜

驪駟驪也驪淺黃色入駿既因色得名駟驪為得

之也其文与邵所引異邵所据蓋明刻三家本毛

刻出單行宋本當得其真然就使邵所引者不誤

盜之訓淺終不可憑郭氏不爲之說闕疑可也○

荀子性惡織離絲耳古之良馬楊倞注織離卽列子

盜驪也元照案織小義同離驪音近

四蹄皆白首初學紀九藝文類聚三十九引及石經皆

作首釋文無音知亦作首元照舊藏雪牕書院校

葉本作駒邵氏正義定作前云案玉篇云駒四蹄

白廣韻云駒四蹄皆白也是爾雅善本作前後人

增加馬旁又因形涉誤爲首也徐新田養原云初

學記藝文類聚皆唐初之書玉篇廣韻則宋初重

嫁木

聖

定殆未可援此以改字也攷此文之下卽繼以前

足皆白騃或誤以前字屬上句併譌爲駒耳夫駒

字旣非說文所有若作前則与首同類安見前之

是而首之非乎

釋草有蒨莖藉釋木又見釋蟲有密肌繫英釋鳥又

見郭注皆疑其重出元照案艸木蟲鳥之同名者

多矣莢羅艸也蜚羅蟲也蟲之翰鳥之翰皆名天

雞皆見爾雅茅苜馬烏艸木同名艸見爾雅木見逸周書說文皆此

類也又如艸名果贏釋蟲又鳥亦見毛詩

名果贏廣雅艸名蘆肥蟲亦名蘆蜚艸名蚘蚘亦

名蚘蚘亦名天齋鳥亦名天齋艸名蒺藜蟲亦名

蒺藜木名時獸亦名時槐爲守宮榮原亦名守宮

皆見爾雅螭名蒲盧中庸蜃食亦名蒲盧國語夏小

名精列攷工記注鳥亦名精列廣雅鳥名鸚鵡說文馬亦

名肅爽左傳艸名射干荀子大戴廣雅獸亦名射干子虛賦又

如牛之黑脣者白馬之黑脣者皆名惇釋音白馬

本作惇見釋文雉羊雞之絕有力者皆名奮兔牛絕有力

者皆名欸亦此類也不得疑其重出○正義云釋

嫁木

聖

文引舍人本莖著作抵都樊光本著作脣是舍人

樊光俱不以爲重出之名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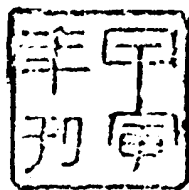
育

書

共三篇

雲南圖書

館藏板



序

歲丙辰滇西張子海門出其所著青書質余余讀之文
奇而法語簡而該於乾坤六子之現頗有發明其殆深
於周易太極圖說而於君家橫渠先生西銘之訓尤剴
切言之平昔譚景升著化書今海門著以育書誠以天
地之道以兩而化以一而神如鼓有桴如影隨形本無
間也特人習焉不察遂茫無知耳育書出而化書亦顯
矣言同合璧理妙循環有景升必不可無海門也嘉慶
元年歲次丙辰九月上浣皋蘭同門翁秦維嶽拜撰

育書

序

序

天地育器也古今育時也聖賢育才也三者合而育之
道備矣是故大而岳瀆細而塵埃顯而昭明微而晦杳
形形色色見聞聞無形無色無見無聞無不青也有
育理也有育情也有育意也有育機也愚者隨之好者
賊之而育者幾於不青矣能贊之者何人哉即能知之
者何人哉而小東子乃作育書也而寄菴子乃序育書
也嘉慶癸酉臘月望日將觀梅龍泉觀之次寧州劉大
紳

育書

序

育書

雲南叢書子部之四十五

蒙化拙廬張

譚景升隱終南妙萬物而為言著有化書言至大矣
義甚微也顧天地之化育相循如環無端在在皆化
即在在皆育也化可書育何不可書竊於沉心觀察
之餘襲前人糟粕迷之已往証之目前道其常不及
於變著其平不涉於異點竄成編分為三册名曰育
書書成而心滋惶惑矣天何容易談也管蠡之見聊
與同志共証之癸丑孟秋登瀛題於慧日禪房

上篇

育書

一

道育天地天地育人物人育萬物萬物育人
聖人得其精抱一以育天地萬物
陽育日日育暑暑育雨雨育羣動大地育雷雷育羣伏
陰育日月育寒寒育露露育羣息太空育風風育羣植
水下火上木左金右土中五行之育也天育氣地育形
聖賢育理理育數而色聲臭味常典服刑以五而章
春育生夏育盈秋育成冬育息息育生
氣育候候育節節育時時育歲歲育世世育運運育會
會育元終則有始如環無端
陽不青於陽而育於陰冬至之復陰育陽也陰不青於

陰而育於陽夏至之始陽育陰也

真精妙合則父化之而母育之屬毛離裏則母化之而

父育之

父率乎愛母率乎慈慈愛育仁仁育心心育身

仁壞則心死心壞則身死君子由是知育身以心而臨

深履薄也育心以仁而憫恒祥和也故生生不息可

以育物斯孝矣

形育身身育血血育精精育氣氣育神神育形耳目聰

明四肢堅固惟聖人能以道德育虛為天下母肝木

育火火育明明育目目育視收視育肝

育書

二

肺金育水水育智智育聰聰育耳耳育聽返聽育肺精

主水魄主金故精者魄藏之此之謂金育水神主火

魂主木故神者魂藏之此之謂木育火大人以此育

氣御之則剛大閑之則深沉

中篇

仁育君君育國國育民民育耕耕桑育教化教化育

太平

太平育教化教化育耕桑耕桑育民民育國國育君君

育仁

古聖人之育天下也紀時序以宣五行高山奠之大川

疏之莽林焚之曠土闢之斥鹵煎之礦砂鎔之寒者
煖之饑者飽之露居者宮室之水行舟之陸行車之
老則安之壯則力之嬰則復之夷則綏之傾則扶之
病則醫之醫則音律用之婚姻死葬祭祀終始之教
之耕稼陶冶工藝而天下之疲瘵殘疾鰥寡憊獨而
無告者皆育矣

禮育中樂育和衡育平繩育直規矩育方圓

膠庠育詩書詩書育人才方人方繩繩臣繩臣育國

澤宮育弓矢弓矢育髦士髦士育良將良將育邊

亂者正之悖者兵之頑者格之悍者馴之滿則概之後

育書

三

則節之高明柔克之沉潛剛克之陰陽之木順時斧

斤之魚鱉之屬網罟佃漁之蠶則衣之牛則服之馬

則御之鳥獸犬獵之裁之以經制之宜則聖人育之

道大也

下篇

萬物死於亥而直於亥

豸育兩前育苗苗育齊齊育茂茂育萎萎復育亥

稜育仁育用用育苗苗育壯壯育幹幹育枝枝育葉

藥育穡穡育華華育實實育碩果碩果育核核育車

鳥反哺育於仁也律閱胎育於義也峰有君臣育於禮

也鵲巢知風育於智也雉不再接育於信也此之謂
道育

神育則龜龜相頤也氣育則鶴鶴相唳也

矣以畫育菱以夜育蚌以望育兔以弦育此之謂精育

自得其育則巢居之知風疾居之知雨

廁育蛆蠅泥育蚯蚓鳥遺育蟪敗草育螢衣汗育蟻虱

積腐育蚤蠱腐木育芝菌雀入水育蛤魚出水育雀

雉入水育蜃有氣焉有化焉氣無不育化無不育敗

鼓之皮育疾病廐厠之渣育良田梨接桃而其實毛

梅接杏而其實甘有何所不育也

育書

四

鶴之育也以胎蛇之育也以卵喬松青兔絲大柯育蓋

蘿育何所不育也

嚴霜菊育凍雪梅育天地無時不化則無時不育

育無顯微無大小窮溟育鵬鵬腑臟育蠶灯滄海育蛟

龍殘葉育蟾蟻深林育虎豹蚊睫育焦螟

惟仁政育鳳麟大哉育也斯其至矣



六事箴言



敘

孔子贊易於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繫大畜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行君子之樞機而聖人必致慎於庸必取法於古何哉人之於道也猶口體之於衣食也布帛菽粟溥徧而可久也道之必師古人也猶規矩之範乎方圓也舍規矩以求方圓奚能以有合也夫道若大路然人之於路耳目未經之處必求程途而問之問於已經者則瞭然矣瞽目者之於途茫然耳即已經之且數數經之而步趨終不若明目者之爽且健見未確也漁獵藝文一毫無獲於身心遺落世事或且自外於名教君子惜之聖賢經傳所以維世道正人心所當設誠而力行之先儒之言散見

敘

於遺書史傳語錄者皆足以輔翼經史為後人矜式學者或未能徧觀而盡識焉昔見析津宰子叔庸所刊庸行編臚列前賢格言三十三門極為平實近人心甚愛之而苦其稍繁欲重加釐定未果今年春與周雨亭州牧論名儒中粹言兩亭出晉陽牧葉公玉屏六事箴言一帙至約至精切近事理淺之為愚夫婦可與知能而推而極之為賢知之所莫能外可謂簡而該矣因重梓之公諸學宮弟子或曰無乃太簡歟曰否否君子體道視力行何如耳豈在多言孔孟以前無論已董子之正誼明道諸葛子之才須學學須靜韓子之因文見道皆一言而終身以之周子主靜邵子安命二程子居敬窮理張子以禮維持此心朱子知行並進其宗旨可窺也舜

大聖人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夫一言一行至渺也見聞至暫也而其機如此況日陳數千言善言善行於前而猶有不足啟發者乎抑余亦非以此圃學者之見聞也中庸言之矣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夏關中王鼎書於豫章試院先緒丁酉仲秋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敘

六事箴言

持身

顏之推曰有學術者觸地而安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林浦曰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

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程母侯夫人曰人患其不能屈不思其不能伸

張文節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盛濤曰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嘗置身法度中不得受人指

六事箴言 持身

點

程明道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克勤小物最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力小任

重恐終敗事

程伊川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所養之淺

深

邵康節曰事須安義命言必道心脾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

吾生平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元城

問盡心行之要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

始

張無垢曰倉猝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

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一亂何以臨事古人平

日欲鎔養器局正謂此也

胡文定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

做工夫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得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六事箴言 持身

范忠宣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朱晦菴曰莫說要待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

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只據而今地頭立定腳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

欠缺

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合在此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樂

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事

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理明則氣自強膽自大

獨坐不是主靜便是窮理

人於日用間言語省說一兩句閒人客省見一二人也
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黃魯直曰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

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羅景綸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心歸無逸

王伯厚曰處百患而求平安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無咎

震以恐致福

方蛟峯曰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不

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

楊敬仲曰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如
無事

六事箴言 持身

許魯齋曰人精神要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
也

薛文清曰英氣最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妙

二十一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不脫空方好人於忙處或妄發所以

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

呂近溪曰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呂叔簡曰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

逢喜而懼

得罪於法尙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

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把念頭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
可做

當可忍可怒可辨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

大涵養

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

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

傳君子之動可不慎歟

接人要和中有所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六事箴言 持身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

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聖人常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

爲宇宙完人甚難大都是半節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只

看歸宿處成個甚麼人以前都饒得過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

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便是說話中涵養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

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

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一身德性用事則治氣習用事則亂試檢點終日說話有幾句恰好的便見所養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眞學眞

六事箴言 持身

五

養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實處著腳小處下手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個定火火定則百物俱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也

高忠憲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

陳白沙曰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鄒忠介曰談性命理身落世間行此學道所忌也

劉念臺曰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陳世寶曰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古人名言也然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如此則理正辭順爲無弊矣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

玉華子曰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以禦之贈言錄曰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

王道焜曰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收攝身心漸令向理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陳繼儒曰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

六事箴言 持身

六

方不虛度

夏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徐官曰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賤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吝之可恥者則謂之吝

孫鍾元曰范文正公黃蘗賦武侯淡泊明志王曾志非溫飽纔是家數

陸桴亭曰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不淫於色

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范文正公每夕必念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

否準則欣然否則不樂明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座右編曰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

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

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眞桎梏此生耳

馮夢龍曰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

高道淳曰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

惱處耐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

錢蔚宗最樂編曰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後是非窩裏人用

口我用耳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其一段不忍暴殄之心直與

六事箴言 持身

七

天地生機相接

鄭思肖曰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

擊菴進善集曰古人以奢爲恥今人以不奢爲恥眞可謂不

知恥

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事當快意時須轉言當快意時須住

鄭聞野曰心平則氣和志堅則力定

魏環溪曰昔人云每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

古人至今尙在何志不奮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程漢舒曰人看得己貴重方能自恥

看他人錯處時當反觀內省

熊勉菴曰力到處常行好事力未到處常存好心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慾

史搢臣願體集曰富貴家宜學厚聰明人宜學愚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

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嗜慾正濃時能漸漸怒氣正盛時能按納皆學問得力處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日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

者則怨尤日寡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

六事箴言 持身

八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忍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

天俯不忤人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王朗川言行彙纂曰喜時之言失信怒時之言失體

張楊園曰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

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

尹少宰會一曰方寸中有一時靜機便有一時生機

崔南有口人心靜則萬事可做

持家

匡衡曰寡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

馬援戒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柳玘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牧蓄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矣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

六事箴言 持家

九

燎毛

張橫渠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其事君亦然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曰保身四曰養志孝道何盡及時爲貴母使親年日短而悔吾心之未盡母使子力日裕而傷吾親之不逮

劉忠定曰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嘗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

聖賢地位

胡文定與諸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楊大年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呂樂公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後生初學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詞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區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

恩仇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六事箴言 持家

十

朱晦菴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

張敬夫曰爲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黃魯直曰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賈文元迴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福

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

不可得

劉忠肅教子弟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羅氏訓世編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自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

李仲常戒子孫曰凡物之罕得者我獨有之必有奇禍

張氏訓子別的因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

六事箴言 持家

十二

王文成曰子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千葉者無實為英華太露也

呂叔簡曰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心即免一時悔矣

血氣調於喜懼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

高忠憲曰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

歸子慕命子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

顏光衷迪吉錄曰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

溫節孝曰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

朱方伯訓子潮遠曰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為上一個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個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

陸桴亭曰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為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而百事舉矣

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王霸之辨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為聖賢使其親為聖

六事箴言 持家

十三

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閨門之中最難是敬古人云夫婦相敬如賓又云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

自警編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王心齋曰教子無他法但今日親君子酒育薰陶久自別孫徵君曰士大夫教子弟第一緊要事童蒙時便宜淡其

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

陳德言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湯潛菴曰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時

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便易有省悟處

陸清獻公示子弟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

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方叫得能讀書人

熊勉菴功德例曰堂上之命宜遵室中之言莫聽

史摺臣願體集曰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

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

六事箴言 持家

十三

過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必教勿傷以養

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

以養其信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語格言其

志趣可想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

亦為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

魏叔子曰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

德衰行薄

王朗川言行彙纂曰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

問子孫之福善造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張揚園曰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

可不知詩書之義

居官

馬廖曰百姓從行不從言

雋不疑曰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

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方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六事箴言 居官

十四

胡威對武帝曰臣不如父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諛而喜者佞之媒也

魏鄭公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崔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

徐有功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辛元馭曰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

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

良吏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為先

程明道曰職事不可以巧免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

格物

羅從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

呂正獻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

使之自棄

呂本中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

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子孫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

心

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慮之必無不中

六事箴言 居官

五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

范蜀公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朱晦菴曰民雖眾畢竟只一個心甚易惑

古之名將皆慎重周密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

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畧而能有成者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犯義

士能寡慾安於清淡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自然

進退不失其正

李文定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

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眞西山曰忠臣必廉廉者必忠

想古今事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

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

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秦觀曰禍莫深於窮治

王伯厚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

廉恥爲先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

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非也

熊勉菴曰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邵伯溫曰常聞之先輩曰凡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

其或有所立

六事箴言 居官

末

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

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大事凜乎不可

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人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

事業之際皆有病

吳草廬曰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

方以勤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

薛文清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

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居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劉忠宣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

王文成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之下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楊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呂叔簡曰爲政以維持世教爲主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六事箴言 居官

七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做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無以小事動聲色襲大人之體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痛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事業做不出

居官只一個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恆態而丈夫之羞行也

情有可通莫於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

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玷莫贖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鄒忠介曰植人猶植物有植松柏者有植桃李者桃李可悅松柏可材

今日世界能言者爲次惟默默調停爲上顯而有名者從名根起念隱而濟事者從蒼生起念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邱瓊山曰民訟於心甚訟於口也民訟於天甚訟於官也刑獄者求其出而不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

六事箴言 居官

六

之在我有誠心則在人無遺恨矣

後世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

陸樹聲曰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

蔣楚珍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爲本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陳眉公集曰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漢人取吏曰廉平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

術之論也

王文祿曰有官守者必念人之望我者眾不可不勤

陳明卿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用刑當於無生中求有生

顏光衷曰天下最親者惟守令大約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御吏而寬於御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姦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彭執中曰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陳德言曰遇事靈緩詳無急遽寧忍耐無發洩萬事俱從忙裏錯昔人謂居官於清慎勤之外加一緩字真藥石之言

也

錢蔚宗曰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後

讀書要有進步做官要有退步

昨非菴曰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潘府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

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

魏環溪曰儉美德也仕路諸君子崇尙尤急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清名便多一分道義

熊勉菴曰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做秀才時又須思日後

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卻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為第一

朝廷立法不得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為政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積德累功莫若居官為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

有一善而可當千百善者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

無忝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便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開

蔡文勤曰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平日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

王朗川言行彙纂曰清貴容仁貴斷頭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當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乎眾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

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一身受用太過亦減子孫福澤王韓恩曰仕宦人不可無官體不可有官氣躬為民表而褻越已甚偶踞高位而妄自尊崇其失均耳即居鄉亦然

居鄉

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公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其居鄉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楊玠致仕歸舊居多為鄰里侵佔子弟欲詣府訴公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

六事箴言 居鄉

三

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范文正公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人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嘗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

公自政府居鄉搜得絹三千疋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

藍田呂氏曰凡鄉之約四一日德業相勸二日過失相規三日禮俗相交四日患難相恤

朱晦菴曰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敦誰變

葉夢得曰釣弋亦何足為樂人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非但適一己已也

劉宰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之集非以酒肉為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通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閒豈小補哉

楊翥鄰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侵其址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陳幾亭曰士奢民奢士儉民儉

鹿太公正每出入安步開中即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

六事箴言 居鄉

三

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憊庶與里閭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

溫節孝曰但願親戚人人豐足寧我隻貧自守若使一人富厚九族飢寒便是極缺陷處非大忍辱不能周旋其間

湯潛菴曰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風俗是第一要務

魏環溪曰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與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閒耳

史指臣願體集曰疏族窮親無所歸代為贍養乃盛德事也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王士晉宗規曰尊尊老老賢賢此之謂三要矜幼弱恤孤獨
周窘急解忿競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義學
義冢教養同族使死生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

唐翼修曰富貴居鄉被人侵侮往往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
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事然其
人可知矣

處事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

夏忠靖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事張皇
則中無主矣

六事箴言 處事

三

薛文清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當大事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王文成曰凡處事宜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
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亦是治生一訣

呂叔簡曰應萬變索萬理惟沈靜者能之是故水止則能照

衡定則能稱

君子應事接物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
勞擾不應酬時牽扯極是吃累底

當急遽允禩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
理一動火種種不濟

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去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
足以語辦大事者也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
只是無志

先眾人而爲後眾人而言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天下何人不能處

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閒氣足有所不言言必當有
所不爲爲必成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
做去

六事箴言 處事

三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

只消得三個必自反

只拏定一個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底道理

高忠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

子君子見一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懼哉

陳明卿曰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

陸桴亭曰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世儀道天下
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檢點

贈言錄曰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

凡事必使有可加酒飲微醺花半開此言足法

張楊園曰米鹽妻子庶事應酬以道心處之無非道者

處人

王昶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身已有可毀彼言當矣無可毀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

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以與遠謀多動不可以與久處

南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

隰子曰察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陳希夷曰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即深

交究竟平常

王文正曰爲人不當收恩避怨

六事箴言 處人

非

尹師魯曰思欲歸己怨將誰歸

邵康節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

畏蛇蠍

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王素曰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

朱晦菴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我誠取善所以益我德

趙忠肅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

將自擠

李文定曰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纔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

以及物即功業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

如道尋常事

袁君載曰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張忠定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陳龍川曰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

子猶曰理外之事亦當以理外置之

許魯齋曰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夏忠靖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

自熟殊不與人較量何嘗不自學來

薛文清曰覺人詐不形於言有餘味

待下固當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異吝也惟和而

六事箴言 處人

非

莊則人自愛而畏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小人有功當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在古人後議古人之事易處古人地爲古人之事難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呂叔簡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學問爲人辨免白謗是

第一天理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

毀焉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又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爲愈也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

古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今人卻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禍莫大於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

六事箴言 卷人

七

是便是無限寬舒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妙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

人爭是非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陳眉公集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

少他不得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斷無放肆之君子

用人宜多擇交宜少

袁了凡曰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不可開口一言而傷我

忠厚縱開謔亦宜慎言

尤翁曰凡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

王懋曰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己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

劉眞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郭開符曰小人當遠之於始

馮夢龍曰能爲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測

高道清最樂編曰人用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

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擊菴進善集曰言語之犯忌酒淺詞色之觸怒最深惜人得

用情財得使

六事箴言 卷人

天

急中好救人難中好救人一時濟人以德百世濟人以書

彭澤王氏曰惠不期多期於當厄

尤西川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無量

昨非菴曰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贈言錄曰見人好學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

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

座右編曰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

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做人雖孔子亦以

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乎

魏環溪曰世閒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閒第一種可憐

人寡婦孤兒

李文貞曰以父母之心爲心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

心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無不愛之民物

史搢臣曰小人固當遠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亦不

可曲爲附和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容得幾個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

清爽

一座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沈默以銷之此謂

不言之教

攻人之惡無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思其

可從

六事箴言 處人

无

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者但念自己幾分

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見人作不義事須要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遷

遂成亦我之咎也

待富貴之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之人不難有恩

而難有禮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

魏叔子曰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

唐翼修曰面贊人之長未必深感惟背後稱人長則感之深

面責人之短未必深恨惟背地言人短則恨之深

彭定求曰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步自有餘

味

六事箴言 處人

幸

格
言
聯
璧



余自道光丙午歲敬承先志輯幾希錄續刻工竣後徧閱先哲語錄遇有警世名言輒手錄之積久成帙編爲十類曰覺錄惟卷帙繁多工資艱鉅未能遽付梓人因將錄內整句先行刊布名格言聯璧以公同好至全錄之刻姑俟異日云咸豐元年仲夏山陰金纓蘭生氏謹識
光緒丁酉冬日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格言聯璧

學問

古今來許多世家無非積德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
讀書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脩德不期獲報自然夢穩心
安 爲善最樂讀書便佳 諸君到此何爲豈徒學問文章
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
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 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
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謬而文學
功名適濟其奸 戰雖有陳而勇爲本喪雖有禮而哀爲本
士雖有學而行爲本 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
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經濟出自學問經濟方有

格言聯璧 學問

本原心性見之事功心性方爲圓滿 舍事功更無學問求
性道不外文章 何謂至行曰庸行何謂大人曰小心何以
上達曰下學何以遠到曰近思 竭忠盡孝謂之人治國經
邦謂之學安危定變謂之才經天緯地謂之文霽月光風謂
之度萬物一體謂之仁 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楨幹以
學問爲苗裔以文章爲花萼以事業爲結實 以書史爲園
林以歌詠爲鼓吹以義理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
耕耘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脩
持以作善降祥爲受用以樂天知命爲依歸 懷閒居以體
獨卜動念以知幾謹威儀以定命敦大倫以凝道備百行以
考旋遷善改過以作聖 收吾本心在腔子裏是聖賢第一

等學問盡吾本分在素位中是聖賢第一等工夫 萬理澄

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 宇

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身在天地後

心在天地前身 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觀天地生物氣象

學聖賢克己工夫 下手處是自強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

息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己難以聖賢之道

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

道克終難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

是兩截不脩己只管治人 口裏伊周心中盜跖責人而不

責己名爲掛榜聖賢獨懷明且隱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方

是有根學問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歐人醉時勇醒來退

格言聯璧 學問

消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揚竈面前明背後左
右無一些照顧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沈潛不然耳邊口頭
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只有一毫
粗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眾論淆之而必疑只
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
必變 接人要和中 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
通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
事則難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
言務以悅人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
無能也諱之 眼界要闊 編歷名山大川度量要宏 熟讀五
經諸史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於聖賢既讀史復讀

經則觀書不徒爲章句 讀經傳則根柢厚看史鑑則議論
偉觀雲物則眼界寬去嗜慾則胸懷淨 一庭之內自有至
樂六經以外別無奇書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
逢故人 何思何慮居心當如止水勿助勿忘爲學當如流
水 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
入 心慎雜欲則有餘靈目慎雜觀則有餘明 案上不可
多書心中不可少書 魚離水則鱗枯心離書則神索 志
之所趨無遠勿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無堅不入
銳兵精甲不能禦也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
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 不虛心便如水沃石一毫進
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

格言聯璧 子問

三

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
一毫受用不得 讀書貴能疑疑乃可以啟信讀書在有漸
漸乃克底有成 看書求理須令自家胸中點頭與人談理
須令人家胸中點頭 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蹉跎歲
月問何時報答君親 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
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
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
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

存養

性分不可使不足故其取數也宜多日窮理日盡性日達天
曰入神日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有餘故其取數也宜

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慾 大其
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
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清明以養吾之神
湛一以養吾之慮沈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氣果斷
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
吾之操 自家有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
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以虛養心以德養
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 涵養沖虛便是身
世學問省除煩惱何等心性安和 顏子四勿要收入來閑
存工夫制外以養中也孟子四端要擴充去格致工夫推近
以暨遠也 喜怒哀樂而曰未發是從人心直溯道心要他

格言聯璧 存養

四

存養未發而曰喜怒哀樂是從道心指出人心要他省察
存養宜沖粹近春溫省察宜謹嚴近秋肅 就性情上理會
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銷鎔則曰克
治 一動於欲欲勝則昏一任乎氣氣偏則戾 人心如穀
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
疏之而已耳人心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
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拭之而已耳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
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忙 寡欲故靜有主則虛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 人
之心胸多欲則窄寡欲則寬人之心境多欲則忙寡欲則閒
人之心術多欲則險寡欲則平人之心事多欲則憂寡欲則

樂人之心氣多欲則餒寡欲則剛 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
宜儉約四者切己良箴忌多欲忌妄動忌坐馳忌旁騫四者
切己大病 常操常存得一恆字訣勿忘勿助得一漸字訣
敬守此心則心定斂抑其氣則氣平 人性中不曾缺一
物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涵蓋
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隅 怒是猛虎怒
是深淵 忿如火不過則燎原怒如水不過則滔天 懲忿
如摧山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心一鬆散
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著萬事不
得自然 一念疏忽是錯起頭一念決裂是錯到底 古之
學者在上做工夫故發之容貌則為盛德之符今之學者

格言聯璧 存養

五

在容貌上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為實德之病 只是心不
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逸志 處逆境心須用
開拓法處順境心要用收斂法 世路風霜吾人鍊心之境
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顛倒吾人修行之資也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
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名譽自屈辱中彰德量自隱忍中大
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
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
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
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
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

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
智而氣和斯為大智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有作用者
器宇定是不凡有智慧者才情決然不露 意粗性躁一事
無成心平氣和千祥駢集 世俗煩惱處要耐得下世事紛
擾處要閒得下胸懷牽纏處要割得下境地濃豔處要淡得
下意氣忿怒處要降得下 以和氣迎人則乖泮滅以正氣
接物則妖氛消以浩氣臨事則疑畏釋以靜氣養身則夢寐
恬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
觀鎮定在震驚時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
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輕當矯之以重浮當矯
之以實福當矯之以寬執當矯之以圓傲當矯之以謙肆當
矯之以謹奢當矯之以儉忍當矯之以慈貪當矯之以廉私

格言聯璧 存養

六

當矯之以云放言當矯之以緘默好動當矯之以鎮靜粗率
當矯之以細密躁急當矯之以和緩怠惰當矯之以精勤剛
暴當矯之以溫柔淺露當矯之以沈潛矜刻當矯之以渾厚
持躬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
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
真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後不與盛氣人爭是
非 富貴怨之府也才能身之災也聲名誘之媒也歡樂悲
之漸也 濃於聲色生淫性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
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

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人像箇甚人 莫輕視此身三才
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口 辭酒飽肉浪笑恣
談卻不錯過了一日妄動胡言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
不讓古人是謂有志不讓今人是謂無量 一能勝子君
子不可無此小心吾何畏彼丈夫不可無此大志 怪小人
之顛倒豪傑不知憤顛倒方爲小人惜君子之受世折磨不
知惟折磨乃見君子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容一番橫
逆增一番器度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學一分退讓討一
分便宜去一分奢侈少一分罪過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
博聞 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實學者必不誇學 蓋世功

格言聯璧

七

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惡最難得一箇悔字 誣罪掠
功此小人事掩罪誇功此版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
共過此盛德事 毋毀眾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沒天下
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大著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 實
處著腳穩處下手 讀書有四箇字最要緊曰闕疑好問做
人有四箇字最要緊曰務實耐久 事當快意處須轉言到
快意時須住 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儘前行者
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
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 四海和平之福只是隨緣一生牽
惹之勞總因好事 花雲稠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

驟時立得定纔是腳跟 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擠之事事
爭勝者必有人以挫之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
神無權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教
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安莫安於知
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樂莫樂於
好善苦莫苦於多貪長莫長於博謀短莫短於自恃明莫明
於體物暗莫暗於味幾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忍辱者天
不能禍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
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材者天
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天薄我以福吾
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厄我以遇

格言聯璧

八

吾亨吾道以通之天苦我以境吾樂吾神以暢之 吉凶禍
福是天主張毀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已是我主張 要
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
得天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
志勢爲德 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清立黨
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博
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行已恭賁躬厚接眾立心正進道勇釋交以求益改過
以全身 敬爲千聖授受真傳慎乃百年提撕緊鑰 度量
如海涵春育應接如流流行雲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丹
鳳祥麟言論如敲金戛石爲身如玉潔冰清襟抱如光風霽

月氣概如喬嶽泰山 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非大丈夫
不能有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非大丈夫不能有此
此氣節珠璣澤自媚玉韞山含輝非大丈夫不能有此蘊藉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非大丈夫不能有此襟懷 處草
野之日不可將此身看得小居廊廟之日不可將此身看得
大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目錯認了
一生人 心不妄念身不妄動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誠內
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獨不愧父母不愧
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負天子不負生民不負所
學君子所以用世 以性分言無論父子兄弟即天地萬物
皆一體耳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則心體廓然矣以外物言

格言聯璧 詩躬

九

無論功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
及則世味淡然矣 有補於天地曰功有關於世教曰名有
學問曰富有廉恥曰貴是謂功名富貴無爲曰道無欲曰德
無習於鄙陋曰文無近於曖昧曰章是謂道德文章 困辱
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熱鬧榮華之境
一過輒生淒涼清眞冷淡之爲歷久愈有意味 心志要苦
意趣要樂氣度要宏言動要謹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
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眞切爲第一 勿吐
無益身心之語勿爲無益身心之事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
入無益身心之境勿展無益身心之書 此生不學一可惜
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

格言聯璧 詩躬

十

是人情是天理君子口中所常道不是人倫是世教君子身
中所常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
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 myself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
自強之外無上人之術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
言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
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 門內罕開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
座右徧書名論格言其志趣可想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
閒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 語言閒儘可積德妻子閒亦
是修身 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
以下其志之定與否也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
六合先理會一腔 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
尺 氣象要高曠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
沖淡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聰明者戒太察剛
強者戒太暴溫良者戒無斷 勿施小惠傷大體毋借公道
遂私情 以情恕人以理律己 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可以無可奈
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可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眾惡
必察眾好必察易自惡必察自好必察難 見人不是諸惡
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 不爲過三字昧卻多少良心沒
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 品詣常看勝如我者則愧恥自
增享用常看不如我者則怨尤自泯 家坐無聊亦念食力
擔夫紅塵赤日官階不達尙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將啼

飢者比則得飽自樂將號寒者比則得暖自樂將勞役者比則優閒自樂將疾病者比則康健自樂將禍患者比則平安自樂將死亡者比則生存自樂 常思終天抱恨自不得不盡孝心常思度日艱難自不得不節費用常思人命脆弱自不得不惜精神常思世態炎涼自不得不奮志氣常思法網難漏自不得不戒非為常思身命易傾自不得不忍氣性以媚字奉親以淡字交友以苟字省費以拙字免勞以聾字止謗以盲字遠色以吝字防口以病字醫淫以貪字讀書以疑字窮理以刻字責己以迂字守禮以很字立志以傲字植骨以癡字救貧以空字解憂以弱字禦侮以悔字改過以懶字抑奔競風以惰字屏塵俗事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

格言聯璧 持明

十一

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貧賤是苦境能善處者自樂富貴是樂境不善處者更苦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蚤回頭 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深沈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雄豪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好訐人者身必危自甘為愚適成其保身之智好自誇者人多笑自舞其智適見其欺人之愚 閒暇出於精勤恬適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平康之中有險阻焉衽席之內有鴆毒焉衣食之閒有禍敗焉 居安慮危處治思亂 天下之勢以漸而成天下之事以積而固 禍到休愁也妄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天欲禍人先

以微福驕之天欲福人先以微禍傲之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疏放之人艱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長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水君子也其性沖其質白其味淡其為用也可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天指人以盜跖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 事事難上難舉足常虞失墜件件想一想渾身都是過差 怒宜實力消融過要細心

格言聯璧 持明

十二

檢點 探理宜柔優游涵泳始可以自得決慾宜剛勇猛奮迅始可以自新 慾忿室慾其象為損得力在一忍字遷善改過其象為益得力在一悔字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貧賤如敝衣惟勤儉可以脫卸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怨不若儉而養心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心忙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

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 慾心正熾時一念著病與似
寒冰利心正熾時一想到死味同嚼蠟 有一樂境界卽有
一不樂者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不好底相乘除 事
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勢不可倚盡福不可享盡 不可吃
盡不可穿盡不可說盡又要懂得又要做得又要耐得 難
消之味休食難得之物休蓄難酬之恩休受難久之友休交
難再之時休失難守之財休積難雪之謗休辯難釋之忿休
較 飯休不嚼便咽路休不看便走話休不想便說事休不
思便做衣休不慎便脫財休不審便取氣休不忍便動友休
不擇便交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
惡如乘駿走坂鞭雖不加而足不禁其前 防欲如挽逆水

格言聯璧 持躬

十一

之舟纜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纜住脚便下墜
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 眞聖賢決非迂腐眞豪傑
斷不粗疏 龍吟虎嘯鳳翥鸞翔大丈夫之氣象蠶繭蛛絲
蟻封蚓結兒女子之經營 格格不吐刺刺不休總是一般
語病請以鶯歌燕語療之戀戀不舍忽忽若忘各有一種情
癡當以鳶飛魚躍化之 問消息於蒼龜疑團空結祈福祉
於奧竈奢想徒勞 謙美德也過謙者懷詐默懿行也過默
者藏奸 直不犯禍和不善義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
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沈默者無陰險之術誠
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
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鍊者無輕浮之狀 才不足則多謀

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
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私恩照
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
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
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
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
者 愚忠愚孝實能維天地綱常惜不遇聖人裁成未嘗入
室大詐大奸偏會建世開功業倘非有英主駕馭終必跳梁
知其不可爲而遂委心任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
可爲而猶竭力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小人只怕他有
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

格言聯璧 持躬

十四

賢何補

攝生 附

慎風寒節飲食是從吾身上卻病法寡嗜慾戒煩惱是從
吾心上卻病法 少思慮以養心氣寡色慾以養腎氣勿
妄動以養骨氣戒噴怒以養肝氣薄滋味以養胃氣省言
語以養神氣多讀書以養膽氣順時令以養元氣 憂愁
則氣結忿怒則氣逆恐懼則氣陷拘迫則氣鬱急遽則氣
耗 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正聲欲低而和
心欲靜骨力欲動胸懷欲開筋骸欲硬脊梁欲直腸
胃欲淨舌端欲捲脚根欲定耳目欲清精魂欲正 多靜
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慾以養心玩古訓以警心

悟至理以明心 寵辱不驚肝木自靈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洩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淡寡欲腎水自足 道生於安靜德生於卑退福生於清儉命生於和暢 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拙字可以寡過緩字可以免悔退字可以遠禍苟字可以養福靜字可以益壽 毋以妄心戕真心勿以客氣傷元氣 拂意處要遣得過清苦日要守得過非理來要受得過忿怒時要耐得過嗜慾生要忍得過 言語知節則慾尤少舉動知節則悔吝少愛慕知節則營求少歡樂知節則禍敗少飲食知節則疾病少 人知言語足以彰吾德而不知慎言語乃所以養吾德人知飲食足以益吾身而

格言聯璧 附攝生

五

不知節飲食乃所以養吾身 鬧時鍊心靜時養心坐時守心行時驗心言時省心動時制心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慝聞塞翁修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節慾以驅二豎修身以屈三彭去貧以聽五鬼 息機以弭六賊 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老來疾病都是壯年招的 敗德之事非一而醜酒者德必敗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生必傷 木有根則榮根壞則枯魚有水則活水涸則死燈有膏則明膏盡則滅人有真精保之則壽戕之則妖

敦品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鍛來思立揭地掀天的

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人以品爲重若有一點卑污之心便非頂天立地漢子品以行爲主若有一件愧怍之事卽非泰山北斗品格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時已極人聞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時已極人聞之賤 丈夫之高華祇在於功名氣節鄙夫之炫耀但求諸服飾起居 阿諛取容男子恥爲妾婦之道本真不整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 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

格言聯璧 敦品

六

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貴人之前莫言賤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憐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輒忘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必報 處眾以和貴有強毅不可奪之力持己以正貴有圓通不可拘之權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處之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媚若九尾狐巧如百舌鳥哀哉羞此七尺之軀暴同三足虎毒比兩頭蛇情也壤爾方寸之地到處僂僂笑伊首何仇於天何親於地終朝籌算問爾心何輕於命何重於財 富兒因求宦傾貲汗吏以贖貨失職親兄弟析箸璧合翻作瓜分士大夫愛錢書香化爲銅臭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

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爛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權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覆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澹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處事

格言聯璧 政品

十七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無事時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時卻放下此心坦坦然若無事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當平常之日應小事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蓋天理無小即目前觀之便有一箇邪正不可忽慢苟簡須審理之邪正以應之方可及變故之來處大事宜以處小事之心處之蓋人事雖大自天理觀之只有一箇是非不可驚惶失措但憑理之是非以處之便得 緩事宜急幹敏則有功急事宜緩辦忙則多錯 不自反者看不出一身病痛不耐煩者做不成一件事業 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

不怕千萬事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現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未來事省得一節是一節 強不知以爲知此乃大愚本無事而生事是謂薄福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

天下最有受用是一閒字然閒字要從勤中得來天下最討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從閒中做出 自己做事切須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瑣碎代人做事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瑣碎 謀人事如己事而後慮之也審謀己事如人事而後見之也明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

格言聯璧 政品

十六

利害之中 無事時戒一偷字有事時戒一亂字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來始事而要終定事而知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撤得開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以真實肝膽待人事雖未必成功日後人必見我之肝膽以詐僞心腸處事人即一時受惑日後人必見我之心腸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但恐誠心未至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只怕立志不堅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 於天理沒交涉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

公務必疏於虛文煇熠者於本實必薄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真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真君子也 居官先厚民風處事先求大體 論人當節取其長曲諒其短做事必先審其害後計其利 小人處事於利合者爲利於利背者爲害君子處事於義合者爲利於義背者爲害 只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事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只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格言聯璧

十九

接物

事係曖昧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開談酒話慎勿形言 嚴著此心以拒外誘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燒寬著此心以待同羣須如一片春陽無人不暖 待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事後而議人得失吹毛索垢不肯絲毫放寬試思己當其局未必能效彼萬一旁觀而論人短長抉隱摘微不留些須餘地試思己受其毀未必能安意順承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雖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

半毫矯僞欺詐縱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 人好剛我以柔勝之人用術我以誠感之人使氣我以理屈之 柔能制剛遇赤子而責育失其勇訥能屈辯逢暗者而議秦拙於詞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息天下之爭心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後 觀世閒極惡事則一肯一愿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冤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 能

格言聯璧

二十

容小人是大人能培薄德是厚德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每事肯吃虧的便是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律身惟廉爲宜處世以退爲尚 以仁義存心以勤儉作家以忍讓接物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底減三分讓人嗜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鬆後緊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安施 寬厚者毋使人有所恃精明者不使人無所容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

已矣 輕信輕發聽言之天戒也愈激愈厲責善之大戒也
處事須留餘地責善切戒盡言 施在我有餘之惠則可
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交 古人愛人之意多
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今人惡人之
意多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仇我之言必不入 喜聞
人過不若喜聞己過樂道己善何如樂道人善 聽其言必
觀其行是取人之道師其言不問其行是取善之方 論人
之非當原其心不可徒泥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深
究其心 小人亦有好處不可惡其人並沒其是君子亦有
過差不可好其人並飾其非 小人固當遠然斷不可顯爲
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待小人宜寬防小

格言聯璧

三

人宜嚴 聞惡不可遽怒恐爲讒夫洩忿聞善不可就親恐
引奸人進身 先去私心而後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後
可以聽人言 修己以清心爲要涉世以慎言爲先 惡莫
大於縱己之欲禍莫大於言人之非 人生惟酒色機關須
百鍊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學金人
工於論列者察己常爾疏狃於評騰者發言多弊病 人情
每見一人始以爲可親久而厭生及以爲可惡非明於理而
復體之以情未有不測者人情無定一境藉以爲甚樂久
而厭生又以爲甚苦非平其心而復濟之以養未有不思遷
者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
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福必

臻而其家必裕 寬厚之人吾師以養量慎密之人吾師以
鍊識慈惠之人吾師以御下儉約之人吾師以居家明通之
人吾師以生慧質樸之人吾師以藏拙才智之人吾師以應
變緘默之人吾師以存神謙恭善下之人吾師以親師友博
學強識之人吾師以廣見聞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取人之直恕其
賢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疏取
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 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
遇駿逸人須耐他妄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
耐他浮氣 人褊急我受之以寬宏人陰仄我平之以坦易
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確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

格言聯璧

三

決裂有甚於小人時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汗辱垢穢要
茹納得處世不可太分明一切賢愚好醜要包容得 宇宙
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宇宙置此所舍之
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
所惡之人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
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
律己宜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
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
愛人而不愛敬人而人不敬君子必自反也愛人而人即
愛敬人而人即敬君子益加謹也 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
張以紙包兩麝因香而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

貫魚鼈因臭而得臭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
不可急與之合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離欣欣者易親
乍親忽然成怨 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規子
者必肯助予宜傾心聽之 出一箇大傷元氣進士不如出一
箇能積陰德平民交一箇讀破萬卷邪士不如交一箇不
識一字端人 無事時埋藏著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
多君子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為君子
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免為小人 大惡多
從柔處伏須防綿裏之鍼深讎常自愛中來宜遠刀頭之蜜
惠我者小恩攜我為善者大恩害我者小讎引我為不善
者大讎 毋受小人私恩受則恩不可酬毋犯士夫公怒犯

格言聯璧

三

則怒不可救 喜時說盡知心到失歡須防發洩惱時說盡
傷心思再好自覺羞慚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
東 頑石之中良玉隱焉寒灰之中星火寓焉 靜坐常思
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對癡人莫說夢話防所誤也見短人
莫說矮話避所忌也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悅心背後之
讒受憾者當至刻骨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
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閭
童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不可無不可一世之識不可有
不可一人之心 事有急之不自者緩之或自明毋急躁以
速其戾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遇矜才者毋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

毋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可破除 直道事人虛衷御
物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不近人情舉足盡是
危機不體物情一生俱成夢境 己性不可任當用逆法制
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性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
字 仇莫深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禍莫大於不諱人之
短而又許之 辱人以不堪必反辱傷人以已甚必反傷
處富貴之時要知貧賤的痛癢值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
酸入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況居旁觀之地務悉局內人
苦心 臨事須替別人想論人先將自己想想 欲勝人者先
自勝欲論人者先自論欲知人者先自知 待人三自反處
世兩如何 待富貴人不輕有禮而難有禮待貧賤人不難

格言聯璧

三

有恩而難有禮 對愁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見人背語勿傾耳竊聽人人私室勿側目旁觀到人家頭
勿信手亂翻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
所 俗語近於市織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 聞君子議論
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賴聞小人諂笑如嚼齧霜爽美
之後寒洩酸膈 凡為外所勝者皆內不足凡為邪所奪者
皆正不足 存乎天者於我無與也窮通得喪吾聽之而已
存乎我者於人無與也毀譽是非吾置之而已 小人樂聞
君子之過君子恥聞小人之惡 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
恐擬議之念生而效法之念微矣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
恐憎惡之心生而憫隱之心泯矣 時窮勢蹙之人當原其

初心功成名立之士當觀其末路 蹤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無可奈何之處 惠不在大在乎當厄怨不在多在乎傷心 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 一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古之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之名望相近則相妒

齊家

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謹慎保家之本詩書起家之本忠孝傳家之本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

格言聯璧 齊家

一五

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爲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孝莫辭勞轉眼便爲人父母善毋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公姑得一孝婦勝如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祖父得一孝孫又增一輩孝子 父母所欲爲者我繼述之父母所重念者我親厚之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 君子有終身之喪息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即墓是也 兄弟一塊肉婦人是刀錐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 兄弟和其中自樂子孫賢此外何求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

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明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貽者是當思傾覆之易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爾祖爾父皆前世也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爾子爾孫皆後世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 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調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子弟有才制其受母弛其誨故不以驕敗子弟不肯

格言聯璧 齊家

一五

嚴其誨毋薄其愛故不以怨離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安詳恭敬是教小兒第一法公正嚴明是做家長第一法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肅穆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大學問消得家庭中嫌隙便是大經綸 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游移處家庭骨肉之變宜委曲不宜激烈 未有和氣幸而家不吉昌者未有戾氣結焉而家不衰敗者 閨門之內不出戲言則刑于之化行矣房幃之中不聞戲笑則相敬之風著矣人之於嫡室也宜防其蔽子之過人之於繼室也宜防其誣子之過 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

奴僕得罪於我者尚可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子孫得罪於人者尚可恕得罪於天者不可恕 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僕婢之譖言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怨鄉乃睦 治家忌寬而尤忌嚴居家忌著而尤忌齋 無正經人交接其人必是奸邪無窮親友往來其家必然勢利 日光照天羣物皆作人靈於物寐而不覺是謂天起人不起必為天神所譴如君上臨朝臣下高臥失誤不免罰責夜漏三更羣物皆息人靈於物煙酒沈溺是謂地眠人不眠必為地所訶如家主欲睡僕婢喧鬧不休定遭鞭笞樓下不宜供神慮樓上之穢褻屋後必須開戶防屋前之火災

格言聯璧 從政

三

從政

眼前百姓即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漫道一官好做還盡些父母恩情 善體黎庶情此謂民之父母廣行陰騭事以能保我子孫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蔭子孫易得也無使我毒害子孫難得也 潔己方能不失已愛民所重在親民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 嚴以馭役而寬以恤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緩於催科而勤於撫字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家為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為衙門人歡喜百

姓定有怨聲 官不必尊顯期於無負君親道不必博施要在有裨民物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天非私富一人託以眾貧者之命天非私貴一人託以眾賤者之身 住世一日要做一日好人為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 貧賤人櫛風沐雨萬苦千辛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猶恐富貴人衣稅食租擔爵受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責更嚴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無不應矣平日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無不應矣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鄉相士夫徒貪權希寵竟成有爵底乞兒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 毋矜清而傲濁毋讓大而忽小毋勤始而怠終 勤能

格言聯璧 從政

三

補拙儉以養廉 居官廉人以爲百姓受福予以爲錫福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有約己裕民者後代不昌大耶居官濁人以爲百姓受害予以爲貽害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有瘠眾肥家者感世得久長耶 以林臯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 在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守分在官者不知有官方能盡分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濟人故動輒成功小人苟祿營私只任便安而意在利己故動多敗事 職業是

當然底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底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 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讎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何別釋一大慈與縱虎傷人者無殊 鐵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手虎豹在前坑阱在後百般呼號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 官雖至尊決

格言聯璧

三

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尊決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算必不可無 無關緊要之稟概不標判則吏胥無權不相交涉之人概不往來則關防自密 無辜牽累難堪非緊要祇須兩造對質保全多少身家疑案轉移甚大無確據便當未減從寬休養幾人性命 呆子之愚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喫苦一點民沾萬點之恩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裂之罪 善啟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閉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強矯其所難 非甚不便於民且莫

妄更非大有益於民切莫輕舉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 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毋使後人長不救之禍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慮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失之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鄰於俗 大智與邦不過集眾思大愚誤國只爲好自用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

格言聯璧

三

博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不然則亂臣接踵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不然則暴君接踵而難爲民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國家之所重者人才

惠吉

聖人斂福君子考祥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 開卷有益作善降祥 崇德效山藏器學海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知足常樂能忍自安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心自照見吉凶 善為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 要好兒孫須方寸中放寬一步欲成家業宜凡事上喫虧三分 留福與兒孫未必盡黃金白鏹種心為產業由來皆美宅良田 存一點天理心不必責效於後子孫賴之說幾句陰騭話縱未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非讀書不能入聖賢之域非積德不能生聰慧之兒 多積陰德諸福自至

格言聯璧 惠吉

三

是取決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成是取決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大是取決於人 事事培元氣其人必壽念念存本心其後必昌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勿謂一時可逞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兒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終日說善言不如做了一件終身行善事須防錯了一件 物力艱難要

知喫飯穿衣談何容易光陰迅速即使讀書行善能有幾多

隻字必惜貴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謹福之基也微命必護壽之本也 作踐五穀非有奇禍必有奇窮愛惜隻字不但顯榮亦當延壽 茹素非聖人教也好生則上天意也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造物所忌曰刻曰巧萬類相感以誠以忠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執拗者福輕而圓通之人其福必厚急躁者壽夭而寬宏之士其壽必長 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底聖賢一念容忍不

格言聯璧 惠吉

三

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好惡之良萌於夜氣息之於靜也惻隱之心發於乍見感之於動也 塑像棲神盍歸奉親造院居僧盡往救貧 費千金而結納勢豪執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搆干楹而招徠賓客何如葺數椽之茅以庇孤寒 憫濟人窮雖分文升合亦是福田樂與人善即隻字片言皆為良藥 賤占田園決生敗子尊崇師傳定產貴郎 平居寡欲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量入為出幹好事則仗義輕財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財者就財 身世多險途急須尋求安宅先陰同過客切莫出沒主翁 莫忘祖父積陰功須知文字無難全憑陰騭最怕生平壞心術畢竟

主司有眼如見心田 天下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天下
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
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施必有報者天地之定理仁人述之
以勸人施不望報者聖賢之盛心君子存之以濟世 面前
的理路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遠
令人有不匱之思 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
步求生之事 作惡事須防鬼神知幹好事莫怕旁人笑
吾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吾本薄德人宜行積德事 薄福
者必刻薄刻薄則福愈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

格言聯璧 惠吉

三

矣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著述行世
謂之福有聰明渾厚之兒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無疾
病纏身謂之福無塵俗攪心謂之福無兵凶荒歉之歲謂之
福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除無限殺機向寒
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 入瑤樹瓊林
中皆寶有謙德仁心者為祥 談經濟外靈談藝術可以給
用談日用外靈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靈談因果可以
勸善 藝花可以邀蝶蠟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植柳
可以邀蟬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藏
書可以邀友積德可以邀天 作德日休是謂福地居易俟
命是謂洞天 心地上無波濤隨在皆風恬浪靜性天中有

化育觸處見魚躍鸞飛 貧賤憂戚是我分內事當動心忍
性靜以俟之更行一切善以幹轉之富貴福澤是我分外事
當保養持盈慎以守之更造一切福以凝承之 世網那能
跳出但當忍性耐心自安義命即網羅中之安樂窩也塵務
豈能盡捐惟不起爐作竈自取糾纏即火坑中之清涼散也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
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
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 要足何時足知足便
足求閒不得閒偷閒即閒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
終身不恥 急行緩行前程總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
有這般財 理欲交爭肺腑成爲吳越物我一體參商終是

格言聯璧 惠吉

三

弟兄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
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移作無益之費
以作有益則事舉移樂宴樂之時以樂講習則智長移信異
端之意以信聖賢則道明移好財色之心以好仁義則德立
移計利害之私以計是非則義精移養小人之祿以養君子
則國治移輪和戎之貨以輸軍國則兵足移保身家之念以
保百姓則民安 做大官底是一樣家數做好人底是一樣
家數 潛居儘可以爲善何必顯宦躬行孝弟志在聖賢纂
輯先哲格言刊刻廣布行見化行一時澤流後世事業之不
朽莫以加焉貧賤儘可以積福何必富貴存平等心行方便
事效法前人懿行訓俗型方自然謹敦宗族德被鄉鄰利濟

之無窮孰大於是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明鏡止水以澄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霽月光風以待人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獨臥醫淫隨緣醫愁讀書醫俗 以鮮花視美色則孽障自消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養德宜操琴鍊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鶴孤沉宜聞蛩涉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幽尋宜藉草淡味宜掬泉獨立宜望山閒吟宜倚樹清談宜翦燭狂嘯宜登臺逸興宜投壺結想宜欬枕息

格言聯璧 惠吉

五

緣宜開戶探景宜攜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伴月倦遊宜聽雨元悟宜對雪辟寒宜映日空累宜看雲談道宜訪友福後宜積德

悖凶

富貴家不肯從寬必遭橫禍聰明人不肯學厚必天天年倚勢欺人勢盡而為人欺恃財侮人財散而受人侮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孽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 位尊身危財多命殆 機者禍福所由伏人生於機即死於機也巧者鬼神所最忌人有大巧必有大拙也 出薄言做薄事

存薄心種種皆薄未免災及其身設陰謀積陰私傷陰臨事皆皆陰自然殃流後代 積德於人所不知是謂陰德陰德之報較陽德倍多造惡於人所不知是謂陰惡陰惡之報較陽惡加慘 家運有盛衰久暫雖殊消長循環如晝夜人謀分巧拙智愚各別鬼神彰顯最嚴明 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為惡畏人知惡中冀有轉念為善欲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謂鬼神之無知不應祈福謂鬼神之有知不當為非 勢可為惡而不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惡 於福作罪其罪非輕於苦作福其福最大 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磚不見其消日有所損 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

格言聯璧 特凶

五

子孫羞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子孫榮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子孫榮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子孫羞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惡之雖鬼神亦陰誣之 為一善而此心快慳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為一惡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無用之人苟存心於利己於

人必有所害 膏粱積於家而剝削人之糠覈終必自亡其
膏粱文繡充於室而攘取人之敝裘終必自喪其文繡 天
下無窮大好事皆由於輕利之一念利一輕則事事悉屬天
理為聖為賢從此進基天下無窮不肖事皆由於重利之一
念利一重則念念皆違人心為盜為賊從此直入 清欲人
知人情之常今吾見有貪欲人知者矣矣其頤垂其涎惟恐
人誤視為靈龜而不飽其欲也善不自伐盛德之事今吾見
有自伐其惡者矣張其牙露其爪惟恐人不識為猛虎而不
畏其威也 以奢為有福以殺為有祿以淫為有緣以詐為
有謀以貪為有為以吝為有守以爭為有氣以噓為有威以
賭為有技以訟為有才 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鄙主人而薄

格言聯璧

李因

三

弟子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顛賊人命而誘天
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
者地師之無恥也 不可信之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
子弟不可信之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生命不可信之
堪輿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先骸不可信之女子勿以私
情媒之使人託以宗嗣 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貪利者
害己縱慾者戕生 魚吞餌蛾撲火未得而先喪其身猩醉
醜蚊飽血已得而隨亡其軀鷓食魚蜂釀蜜雖得而不享其
利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不了如猩嗜酒鞭血方
休 明星朗月何處不可翱翔而飛蛾獨趨燈燄嘉卉清泉
何物不可飲啄而蠅蚋爭嗜腥膻 飛蛾死於明火故有奇

智者必有奇殃游魚死於芳綸故有美嗜者必有美毒 慨
夏畦之勞勞秋毫無補笑冬烘之賢賢春夢方回 吉人無
論處世平和即夢寐神魂無非生意凶人不但作事乖戾即
聲音笑貌渾是殺機 仁人心地寬舒事事有寬舒氣象故
福集而慶長鄙夫胸懷苛刻事事以苛刻為能故祿薄而澤
短 充一箇公己公人心便是吳越一家任一箇自私自利
心便是父子仇讎 理以心為用心死於欲則理滅如根株
斬而木亦壞也心以理為本理被欲害則心亡如水泉竭而
河亦乾也 魚與水相合不可離也離水則魚槁矣形與氣
相合不可離也離氣則形壞矣心與理相合不可離也離理
則心死矣 天理是清虛之物清虛則靈靈則活人欲是渣

格言聯璧

特四

三

滓之物渣滓則蠢蠢則死 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
孫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毋執去來之
勢而為權毋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毋恃聚散之財而為利毋
認離合之形而為我 貪了世味的益必招性分的損討
了人事的便宜必吃天道的虧 精工言語於行事毫不相
干照管皮毛與性靈有何關涉 荆棘滿野而望收嘉禾者
愚私念滿胸而欲求福應者悖 莊敬非但日強也凝心靜
氣覺分陰寸晷倍自舒長安肆非但日偷也意縱神馳雖累
月經年亦形迅駛 自家過惡自家省待禍敗時省已遲矣
自家病痛自家醫待死時醫已晚矣 多事為讀書第一
病多慾為養生第一病多言為涉世第一病多智為立心第

一病多賈為作家第一病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無威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事到全美處怨我者難開指摘之端行到至污處愛我者莫施掩護之法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供人欣賞儕風月於煙花是曰褻天違我機鋒借詩書以戲謔是名侮聖 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談人之善澤於膏沐暴人之惡痛於戈矛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

格言聯璧 存凶

語毒於陰冰 陰巖積雨之險奇可以想為文境不可設為心境 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假為文情不可依為世情 巢父洗耳以鳴高子以為耳其實也其言已入於心矣當剖心而游之陳仲出哇以示潔子以為哇其滓也其味已入於腸矣當剖腸而滌之 詆誣黃之背本宗或矜帶壞聖賢名教晉青紫之忘故友乃衡茅傷骨肉天倫 炎涼之態富貴甚於貧賤嫉妒之心骨肉甚於外人 兄弟爭財父遺不盡不止妻妾爭寵夫命不死不休 受運賦而代死貪者不為然死利者何須連城攜傾國以告殂淫者不敢然死色者何須傾國 病危烏獲雖童子制挺可撻臭腐王嬙惟狐狸鑽穴相窺 聖人悲時憫俗貴人痛世疾俗眾人混世逐俗小人

敗常亂俗 讀書為身上之用而人以為紙上之用做官乃造福之地而人以為享福之地壯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為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為長進之根 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邀福

格言聯璧 存凶

四



子史粹言



諸子粹言敘

自六藝微而諸子興異說彙作羣言枝分純粹者入規躄駁者出矩標心抗論途徑歧矣然蕪漢以還去聖未遠孫楊以降見道實深大義微言於是乎在余暇日瀏覽之餘甄錄粹言第爲一卷上神治道下正人心內以治躬外以涉世貫而佩之可也大戴多曾子遺言外傳迺韓生雜說雖曰經翼實係子流竹林玉杯亦以類附若夫鸞熊鵠冠之依托六螭五蠹之刻深無益身心徒繁簡牘甚無謂也概從芟焉

道光六年歲在丙戌立秋前一日山陽丁晏自敘

諸子粹言

敘

十一

聞之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正其辭是以愚者

之言芴然而粗語譎然而沸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差差

然而齊也修學好古經師人師皆有先正其文杜茲下之

凡庸是徹上之聖賢是希言必有物行而宜之以述爲作

君其庶幾丙戌孟秋既望鎮洋盛大士

昔真西山作讀書記語人曰有用我者執斯以往柘唐此

編辭簡義豐諷諭深遠得所藉手允蹈厥言以抹末俗敗

壞如運之掌贊其勤勤修學秘爲古藻柘唐聞之心滋戚

矣道光癸巳秋七月同邑潘德輿彥輔題

余曩欲纂周秦以來諸子百家之粹者爲一編朝夕省覽

諸子粹言

題辭

二

以繕性養心今見此書如獲拱壁未知何時得錄一通度

之座右也甲辰夏首下浣伯韓朱琦謹識

柘唐三兄年大人以所著子史粹言屬校校畢歎其博覽

慎取布帛菽粟有神身心日用而旨遠詞文無語錄氣真

讀書者之寶筏也爰綴數語歸之以志服膺年愚弟呂偉

庚

諸子粹言

山陽丁晏述

管子

四維張則君令行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恥

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並依民篇

嘗讐之人勿與任大形勢

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觀其所窮並版

諸子粹言 卷上 一

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

慎貴在舉賢慎民在治官慎富在務地

誠信者天下之結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並樞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

生生於毋度入觀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法篇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霸言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

物謂之知道

忠信者交之慶也並戒

思之弗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並心術下

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禁藏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

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

與人交詐偽無情實謂之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並形 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明法

諸子粹言 卷上 二

老子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安民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運夷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益謙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巧用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無為

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並立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儉欲

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思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後已

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三寶

列子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力命儻儻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說符儻文子

莊子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間

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大宗

諸子粹言 卷上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於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在存

行不崖異之謂寬

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並地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

虧意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焉過

也達

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閒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庚柔

不言而飲人以和則陽

荀子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

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

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並勤

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

諸子粹言 卷上

也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

窮忘乎道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于

身並修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

貴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

非毀疵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並不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並榮辱篇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

無害為小人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

諸子粹言

卷上

五

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

並非相篇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貴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

知也默而當亦知也非十二子篇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

仲尼篇

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效篇

有治人無治法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並君道篇

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

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

不肖者則疏而敬之並臣道篇

知莫大乎奔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謙兵篇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正名篇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

於君性惡篇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

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君子成相篇

愚而自專事不治成相篇

諸子粹言

卷上

六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也輟廣君

子不為小人徇徇也輟行

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並天論篇

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大略篇

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

則篤行出則友賢子道篇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

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

令非恕也

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

與也並法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慾而後求知能

焉哀公

呂氏春秋

論早定則知早膏知早膏則精不竭情欲

不知義理生於不學

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有也並勸

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

善學師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至忠

諸子粹言 卷上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觀世備

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用尼

敗莫大於不自知自知

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博志

淮南子

舒之幙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原道

人主之精上通於天天文

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

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並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穆稱

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諍言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人間

陸賈新語

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慎微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資教

積德之家必無災殃懷慮

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本行

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思務

諸子粹言 卷上

賈誼新書

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

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並連

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勸學

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

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並大

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並大

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政莫大於信治莫大

於仁修政語上

治國之道上忠於主中敬其士下愛其民修政語下

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雜事

說苑

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

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

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並君道篇

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臣術篇

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諸子粹言 卷上

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並建本篇

巧詐不如拙誠貴德篇

德無細怨無小

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並復恩篇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

宿善不祥

善為國者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

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

九

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

有所傷也並政理篇

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

民往之有賢俊者士歸之並尊賢篇

凡為不善徧於物而不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

其聽甚下

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並正諫篇

福生於隱約禍生於得意

金剛則折革剛則裂

諸子粹言 卷上

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並敬慎篇

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至公篇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並指武篇

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

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

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以財為草以身為寶

十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

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並說

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言

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質

新序

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其君仁者其臣直並雜

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雜事三

諸子粹言 卷上 土

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節士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善謀

揚子法言

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

之者也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並學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修身

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寡見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君子忠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並君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

矣孝至

王符潛夫論

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讀學

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

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並務

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

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慎微

諸子粹言 卷上 土

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實貢

養糝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述救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愛日

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正列

桓寬鹽鐵論

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

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並刺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邊

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韓

徐幹中論

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

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並治

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

諸子粹言 卷上

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曾子語並修本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貴驗引子思

荀悅申鑒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政體篇

愛民如身雜言上 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

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細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並雜言下

王充論衡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達選篇

力勝負慎勝禍命祿篇

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宣漢篇

美味腐腹好色溺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言毒篇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自紀篇

劉邵人物志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入觀

諸子粹言 卷上

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七

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釋爭

顏氏家訓

夜覺曉非今悔昨失序致篇

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

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並教子篇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治家篇

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

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並勉學篇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

諸子粹言

卷上

五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

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並文章篇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

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名實篇

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省事篇

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忤忤雜藝篇

文中子中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虞不足王道篇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

乎義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並天地篇

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事君之道曰無私使入之道曰無偏並事君篇

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並周公篇

處貧賤而不懽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

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諸子粹言

卷二

夫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並問過篇

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

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誑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並禮樂篇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述史篇

聞謗而怒者議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凝滯者智之蝨也忿憾者仁之騰也纖恡者義之蠹也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

正主庇民之道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並魏相篇

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立命篇

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聞過辱莫大于

諸子粹言 卷上

於不知恥

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並關朗篇

大戴禮記附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主註

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莫忒開五義

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保傅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

君子博學而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見其一冀其二

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嗜酤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

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

罪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疆

諸子粹言 卷上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並曾子立事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並曾子制言上

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

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曾子疾病

獨貴獨富君子恥之衛將軍文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子張問入官

韓詩外傳 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

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取

利爲害本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無害不求福者無禍

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

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曾子語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

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

持滿之道抑而損之

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

有諍氣者勿與論

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

之

諸二粹言

卷上

九

口惠之人鮮信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欲

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於險

鳥之勾喙美羽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

利口贈辭者人畏之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椎牛而祭

藁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吾儔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

益博官怠于官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

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

愚則童蒙者弗惡也

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與人以寶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

春秋繁露

義不訕上智不危身

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莊王

得志有喜不可不戒

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並作林

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

也英玉

古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精華

諸二粹言

卷二

三

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君子之所甚惡也重政

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立元

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

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

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

之罰並考功名

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通國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度何

醫病者不得良醫贊

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和悅勸善者生之養也

天長之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
並循天之道

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
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正然後發刑罰以
立其威並威德所生

諸一粹言

卷一

三

讀史粹言自敘

余既述諸子粹言復采獲史鑑擇其言之要者次爲一卷
上起漢京下迄元代斷自漢者周之嘉言著於經纂秦無
道故從畧也其間賢君令辟名臣大儒誼若龜鑑言若箴
砭尙已下此如曹操姚萇之徒言之切於事理者亦所不
遺不以人廢言也夫史與子相表裏疏廣之論知足黃霸
之去泰甚本於老子武侯之澹泊明志思邈之知員行方
本於淮南子董生言羨魚結網枚叔言石稱丈量明德后
言再實之木根必傷陳泰言疾雷不及掩耳皆本於文子
汲長孺言積薪後來居上曾子之言也吳使者言察見淵

讀史粹言 敘

魚不祥列子之言也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皆謂張良之語而不知說苑引孔子言也雕文刻鏤傷農
事錦繡繁組害女紅世皆謂漢景之詔而不知劉向引李
克言也其它格言至論雖不能詳其所出要之本諸先民
衷諸名理深切著明施於世而有實用匪徒載之空言而
已錄既畢仍題曰粹言醇而不雜約而不煩可以書屏風
銘座右讀史者或有取於斯

道光丙戌七月望前一日山陽丁晏敘

讀史粹言

山陽丁晏述

漢

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張良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三老董公
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生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土豫附天下
雖有變權不分賈陸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陳平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讀史粹言 卷下

而不敢自盡又况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賈山
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
其手足張釋之
察見淵中魚不祥吳王使者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穆生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董仲舒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公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黯
明者遠見于未萌智者避危于無形司馬相如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宏 公孫

無曲學以阿世疑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

名永終天祿雋不

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壺關三 老茂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帝 武

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光 霍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帝 宣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路 溫

讀史粹言 卷下

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夏 侯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廣 疏

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黃 霸

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王 吉

百聞不如一見

兵燹攻不足者守有餘

明主可為忠言並 趙 充 別

乘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賈 捐 之 請 弁 珠 崖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

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並 班 倅 仔

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

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並 王 嘉

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禹 孫

後漢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卓 茂

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 武 帝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並 馬 援

天命難知人道易守馮 衍

讀史粹言 卷下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宋 宏

慎毋與窮寇爭鋒

有志者事竟成並 光 武 帝

理國以得賢為本來 敏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

者也張 湛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

得言也馬 援 戒 兄 子 書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光 武 謂 引 黃 石 公 記

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

也宋均

為善最樂東下王蒼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馬太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

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並韋彪

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蕭宗詔

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

有怨心蕭宗詔

讀史粹言

卷下

四

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魯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

而已班超

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策良而面牆弗學不

識臧否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蘇太

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周

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虞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李固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

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左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李

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

國以賢治君以忠安段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崔實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劉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魏昭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楊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楊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張

讀史粹言

卷下

五

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

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曹

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楊

唯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袁

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賈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

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荀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他立

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荀

兵貴神速孫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司馬

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劉

威之以灑灑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諸葛亮

為不義適足害其身安能害人何

魏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昭烈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

漢所以傾頽也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諸葛亮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楊士

上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陳

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

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董

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中山恭

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盧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王利戒子

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崔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蔣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夏侯

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羊毗女

晉

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杜

德均則眾者制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

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並陸

朝廷宜壹大臣當和武

讀史粹言

卷下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羊

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並傅

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張

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宏雅政事者為俗人

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

敗國並陳

東晉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衛

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楊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

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並尚侃

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述王

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也自有性命無勞善顏含

人之行莫大於忠孝龔

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高

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王義

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

苦則盡善矣義之與謝萬書

讀史粹言 卷下

八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

國家不治者也王猛

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徐

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姚

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論勿

宋

文士褒貶多過其實崔

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王蒙龍

高世之勳自古所忌檀道濟

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並魏高允

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

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顧凱

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

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欲其改悔而加於恕耳魏顯

齊

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

乎魏韓

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

讀史粹言 卷下

九

之謂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

賞不宜委之以方任並魏高祐

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魏李彪

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

侮也豫章王巖

夫門望者乃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

才而已魏韓顯宗

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魏孝文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憂

桓離之罰柳下惠墮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崔

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上思遠

梁

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魏懷源

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魏薛叔魏房景伯

聞名不如見面魏崔氏

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魏辛雄

為吏牧民者致貨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

讀史粹言

卷下

十

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邱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一何悖哉

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唯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適成其威福

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並賀琛

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魏蘇綽

陳

在德不在瑞周武帝

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

言行者立身之基並周于謹

縣令治民之本元文遙

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蘇威

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隋李雄

隋

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

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文帝

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文帝禁封禪詔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康世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文帝

讀史粹言

卷下

十一

吉凶由人不在於地文帝論擇葬地

省官不如省事劉光伯

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于仲文

唐

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

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

哉

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

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

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瀆耶

執理不屈者忠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

小人競進

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

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當弃其所短取其所長

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

為政莫若至公

一歲數赦好人暗啞

讀史粹言

卷下

三

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

瑞在得賢

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人苦不自知其過並太宗

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

然妄求何益長孫皇后

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示後充容徐惠

三尺法王者所興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王素

立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並張龜古大寶錄

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

力

兼聽則明偏信則闇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

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並魏徵

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

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墮

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

讀史粹言

卷下

三

刑罰則思因怒而濫魏徵

奢侈者危亡之本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禍亂已成無所復諫並褚遂良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劉洎

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小說豈輔導之義耶高宗

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力為末魏元忠

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

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袁詒

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裴行儉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徐有叻

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狄仁

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宋傑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陸象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張九

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

邀功名王忠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

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愛生順此親

疎之所以分也並揚

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

讀史粹言

卷下

十

辱

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並張嘉貞

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代宗

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

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沈既濟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德宗興

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劉晏

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

乃有司非宰相也

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

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並李

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葉瘁矣

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

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

亦未之有也

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

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

讀史粹言

卷下

五

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于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

而曰誠于後眾必疑而不信矣

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頌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

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

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

見疑而不與辯

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

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

謬聽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流俗多徇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

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並陸費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城

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並杜黃裳

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

讀史粹言

卷下

六

不敢以取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並裴拍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

公之道也

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

也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

非黨耶並李絳

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

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裴度

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錢徽

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

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

信其說而餌其藥耶裴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並章處厚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處士張臯稱孫思邈

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李德裕

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宗

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章

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王師範

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

讀史粹言

卷下

七

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

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柳玘戒子弟

後唐

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徐溫

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趙鼎

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

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茂聞深可畏康從

後周

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選

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高錫凡兵務精不務多

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

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世宗並周

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賈儼

宋

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太

讀史粹言 卷六

六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擊也太祖成曹彬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王昭素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安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張齊賢

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宗太

神仙黃白之術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日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陳

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

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宗太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神放

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位祿過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錄若

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呂蒙正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向未能行聖人之言終

讀史粹言 卷下

九

身誦之可也並李沆

前代內臣恃恩恣橫竊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真宗

天下雖安不可忘職去兵也馬知節

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王曾

仰慙古人俯愧後世李

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孔道輔

恩欲歸己怨使誰歸王曾

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蔡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歐陽修

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宗仁

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張方平

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媼姑息之謂興教化

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

之謂知道諛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

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

移此人君之武也

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並司馬光

讀史粹言 卷下 三

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司馬光五規

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務紛紛無益於治也胡宿

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宗仁

自古聖帝明王為不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

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

孝乃為可稱韓琦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

甚於加賦司馬光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博會當如天

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善惡皆得其實矣

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

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

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

有常法小人何望哉並高

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呂

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

遠願加深察

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

讀史粹言 卷下 三

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檢佞所乘並范純仁

詔諛之士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司馬光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並張載

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並蘇軾

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並蘇軾

老成之人不可不惜楊

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

乃方增多文彥博

祖宗法度不宜輕改曹太后

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曹太后

括至於詩其過微矣宜孰察之曹太后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王安禮

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鮮于侁

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

讀史粹言 卷下 三

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

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積

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

間迎合矣范純仁

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司馬光呂公著疏

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若指瑕掩

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任使則世無可棄之士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司馬光

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蘇轍

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

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力非人所堪

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韓維

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

安以處之劉奉世

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范純仁

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許將

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

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范純仁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

讀史粹言 卷下 三

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純仁戒子弟

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能致治者蓋君子易退

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任伯雨

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程頤

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宋欽宗

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曹輔

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

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李綱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尹焞

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

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並胡安國

南宋

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為升降高宗

陣而後職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並岳飛

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

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

北

讀史粹言

卷下

義

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

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

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並李綱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時楊

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

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馬伸

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李侗

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晏敦復

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胡安國

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書生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並岳飛

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趙鼎

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張綱書座右銘

帝王之學必先夫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

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並朱熹

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劉洪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

讀史粹言

卷下

義

綱紀朱熹

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張

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朱熹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

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張拭

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

幾其無誤

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何用求福報哉並黃洽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鄭

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趙汝愚

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羅點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蔡元定

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

以及物即功業矣李燾

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朱熹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林大中

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真德秀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趙方

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賈涉

讀史粹言 卷下 美

耳自聽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

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耳陳垣

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葉夢得

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愛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文天祥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天祥

元 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太子

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

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許衡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

十年殆未易成也耶律楚材

天地所不能為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並博果密

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宗仁

讀史粹言 卷下 美

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

拜卿相而人不勸矣郝天挺

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

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

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宗仁謙

余錄子史粹言藏之篋行未嘗示人人亦無過而問者癸巳秋同里潘四農借觀珍爲寶翫戊戌春攜至京師湯敦甫夫子極獎許之嘉其有益身心每臨池作書輒錄其語命付梓人以公同好甲辰再至都門朱伯韓侍御心好之甚屬爲傳鈔余懼繕寫之煩遂鋟板以行世夫述而不作非易事也余年屆知非學不加密校理舊文必多罅漏所望有道君子董而正之甲辰冬十月丁晏儉卿父後敘



目
錄
襍
說



目錄雜說小引

法言謹論可以裨益身心然不失之迂則失之泛求其切于日用而通于時務者蓋十不得一焉無惑乎覽之者如聽古樂而思臥也夫事固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適于獨而不適于眾其何可以塵飯塗羹強人啖啜耶每讀先正格言未嘗不歎其用意之厚然苟設身處地迄無一語可見之施行則亦何益之有其所以然者良由立言之人或高尚林泉罔親俗務或家處貧約未歷險途不特腹內戈矛胸中城府之昭代叢書 甲集 目錄雜說小引 世楷堂藏板 卷十二

輩從未一磨其鋒即道聽途說者觀其言規行矩亦不便以機械之見聞相告也至于經濟之學大都紙上談兵尤屬無用寧都魏叔子先生則不然先生文章道義久已推重人倫而交遊之廣閱歷之多亦復超軼流輩凡兵刑賦役之所宜營造典革之所重與夫人情之公私向背境遇之難易險夷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故其筆之于書者皆實實可見諸施行非徒托之空言者可比也既不失之迂亦不失之泛寧不當奉為著蔡乎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二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株惠 翠嶺 校

目錄雜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楊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叔子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天道後起者勝毋為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為人後後毋為需先毋為驟驟必霆逐需必蟄伏語曰迫而

昭代叢書

甲集 目錄雜說 卷十二

世楷堂藏板

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

豫且之龍以魚服受困此下替之速禍也澤中之麋以虎皮召攻此上僭之速禍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好貪之速禍也烏賊騰墨漁父從之此用智之速禍也蟻欲辟水而鶴已鳴垤鵲欲辟風而童子探其巢此遠憂過計之速禍也

叔子與季子遊乎翠微之麓棘花離然如錯錦季子曰諺曰種花不種棘棘不已花乎曰世有培克而行施濟取非其有以崇奉鬼神者皆棘花也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
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爲奴婢則依傍古
人作活耳

東房伯子焚其少時之文曰是不足觀人之觀之以
爲是魏伯子也叔子曰吾今而後知人之不可以輕
議人見且不可而况於聞乎

凡人止見已然之利聖人能見未然之利已然之利
有限其數少而取之者多故爭未然而利無窮其數
多而取之各給故讓是故經國者貴使民與未然而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雜說
卷十二

二

世楷堂
藏板

利也

臣不能以無功居功君不能以有功論罪此古今功
臣所以鮮終也

吾向交程山先生和平春容能使躁氣者當之而平
勝心者當之而伏及交藥地大師能使才人見之自
失愚者見之自喜

有以人愛人者有以我愛人者以人愛人惟恐他人
之不愛此人也以我愛人則惟恐他人之愛之

花生蟲蟲化蝶而采花糞生蠅蠅生蛆而嗜糞君子

於此知教子之術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治淫亂之罪林夏叔
曰宮之刑必於淫人乎叔子曰是必有科人與人三
犯而及宮服屬者遞重之至於殺

末季官無大小皆不稱職然自宰相至倉驛吏猶皆
各有所事卽至不肖者亦必十之一二功在君民若
學官則自增索贄禮外別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名無
實者莫此爲甚建官之法教化之道可不思所變計
乎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雜說
卷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人才有四一日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贊治
辟之大宅朽壤勢欲傾仆支撐補葺東扶西傾才小
者無更造之智性仁者不忍棄一椽一瓦之用造亂
之人才大而性殘但取快意無復顧忌辟則一炬以
焚之舊宅制度物料蕩然無存然瓦礫狼籍荆棘叢
蔽豺狼狐狸伏走人不可居撥亂者焚荆棘除瓦礫
殺豺狼逐狐狸平定基址堅築周垣致治者然後爲
之定宅宇高下廣狹之制興造緩急先後之宜擇梁
棟椽題之用全宅規模秩然於胸中贊治者則爲之

斲削塗墍輦運督察或任一事經一面而已用人者
知此則審勢以用才量才以授事不至才違其時任
違其才以取禍敗用於人者知此則學問講求交遊
歷練皆於才之相近者孜孜從事不至智小而謀大
虛願而無成已然四才者有相為之勢亦有相兼之
能不可一律拘也或謂造亂亦須學問乎曰吾見喜
亂之人有守田廬好名譽戀色貨狗格例牽姑息者
矣所謂奴才作亂自取天殃耳此無學問講求之過
也

略代叢書

甲集 日錄 卷十二

四

世楷堂 藏板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
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
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偽
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
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為經濟題能
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
矣 余常乙酉間作制科策欲以四
書五經命題而以論策制體
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
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辟殺不

能戴屋而辟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
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
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聖人言仁多矣何謂罕曰
古聖賢之言仁多言其及人者若以仁為心體為全
德則自孔門始標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矣
初未嘗言仁何物也然則罕言之仁蓋仁體與

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
者考其律例最為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

略代叢書

甲集 日錄 卷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
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
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
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
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
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彭躬菴曰設科曹以待專能設異等以收豪傑
則並得矣此漢武所以有將相使絕域之詔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
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

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蠲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黜公府舊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扑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 卷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有司或拘囚鞭扑誣以隱慝至有禮請甫臨而縣梁仰藥以求死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料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真才也則高值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責貨而開釋獎勵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 卷十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奸胥而吏益毒語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又曰好事不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張山來曰此真平心之論與宋儒迂腐者不同

禽飛高陽物也故其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其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其匹曰男女曰夫婦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焉

邱邦士曰書以牝言雞詩以雄言狐易之乾坤皆平禮則父母並仄又可交錯又可同歸

古今道理經濟有一種八寸三分帽却人人戴得恰好者切莫認作先儒正心誠意封建井田看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

昭代叢書

甲集 目錄雜說 卷十二

八

世楷堂藏板

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為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

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襍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昭代叢書

甲集 目錄雜說 卷十二

九

世楷堂藏板

門人徐尚崱曰吾師書釋序言三代不可復唐虞後世必不可復三代此言秦漢以前文章與世運遞降魏晉以後文章不與世運遞降皆上下千古洞見原委獨創獨到之論足補先儒所未及門人孔尚典曰文運因乎世運則世運足以升降文章文運不因世運則文章足以升降世運或問近世有於八股中能定人品福澤者此又何解曰此人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情不由模擬得者然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也古人如宋之問詩極清高人品乃極卑穢徐摛文極浮薄政事乃極精詳如此者多矣近如崇禎末年浙中三名公文綺縟濁穢傷理害體幾於昧日病風每意節操二字必不可望

於此人及子遊浙則知一公於浙陷時家居自經死
二公皆矢節閉戶生死高風故君子不以人廢言亦
不可以言廢人語云蓋棺論定人宜自勉亦毋輕量
人也

聖人之體道也大其稍合者必錄故不特仁管仲賢
晏嬰卽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猶以簡取之特叛
名教如原壤作偽如鄉愿乃棄絕耳賢人之衛道也
嚴其稍不合道必貶故不特斥楊墨鄙管晏雖伯夷
柳下惠猶推論到隘與不恭然流弊至宋儒便吹毛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 卷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求疵口無完人若看到隘與不恭處決不肯以聖清
聖和百世之師推之矣還他隘與不恭仍還他清和
聖人此所以爲大賢之見與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
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
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
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
議文章耳

變革之際舍生取義者布衣難於縉紳隱居不出者

縉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死無分貴賤貪生則同布
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之所以難也布衣毀節遑
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殊
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之所以
難也

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
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脚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

雄畧目前緊要著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 卷十二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年之後曰遠畧出奇
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
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
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
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
識爲先也

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等類皆
切己之學其所最重者曰亞尼瑪卽大學所云明德
至美好卽大學所云至善特支分節解襍以靈幻之

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即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
天之主宰絕無奇異而故為耶穌等說荒誕鄙陋反
成可笑嘗讀其書每每于說理時無故按入天主甚
為強贅吾意天主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
造為異論乃實之于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
耳

嘗問子弟何以謂之江西或對曰地在江之西乎曰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曰然則金陵古稱江東何也曰
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居江南之東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雜說
卷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對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寧
國廣德徽池為江南東路以今江西全省為江南西
路人動稱大江以西者誤矣曰江東稱江左江西稱
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耳人
世世生其地稱其名習而不察如此其他荒誤可勝
言哉

或問用人不可拘資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
體則誰肯為其難者而國家何以示甄別鼓舞乎曰
差等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既官之後以稱職

為陞遷積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
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
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
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
加以襍差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
過百石則仍止出正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
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
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為善法質諸君子亦皆

昭代叢書

日集

日錄雜說
卷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歎服獨家伯子以為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
多事且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縉紳貪殘民不聊
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
何必紛紛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
法議之南方猶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
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即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
色色亡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亡
况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芳
則謂田賦俟輕俟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奸

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子
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
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為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
可輕試紛更也

張山來曰富民之田非由攘奪及賤價而得今勒
貧民買田不知田價何所出恐貧者未必富而富
者已先貧矣大抵當今治道惟宜以保富民為急
務蓋一富民能養千百貧民則是所守約而所施
甚博也

或問當今人才如何便是第一流曰以天地生民為
心而濟以剛明敏達沉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人物

昭代叢書

甲集

日錄雜說
卷十二

丙

世楷堂
藏板

曰此帝王將相之器也下此何如曰自帝王至守令
皆要識得此意方是同氣合德應運之人特才具有
大小則職任有輕重爵位有崇卑耳反是者雖才不
可用得此失彼者終是第二流以下人

跋

魏叔子先生日錄凡三類一曰裏言一曰雜說一曰
史論此則採自雜說中者然其內論文者居其半姑
為逸之非故有去取也子向欲專輯古今以來論文
之言以成一書自不得不割愛耳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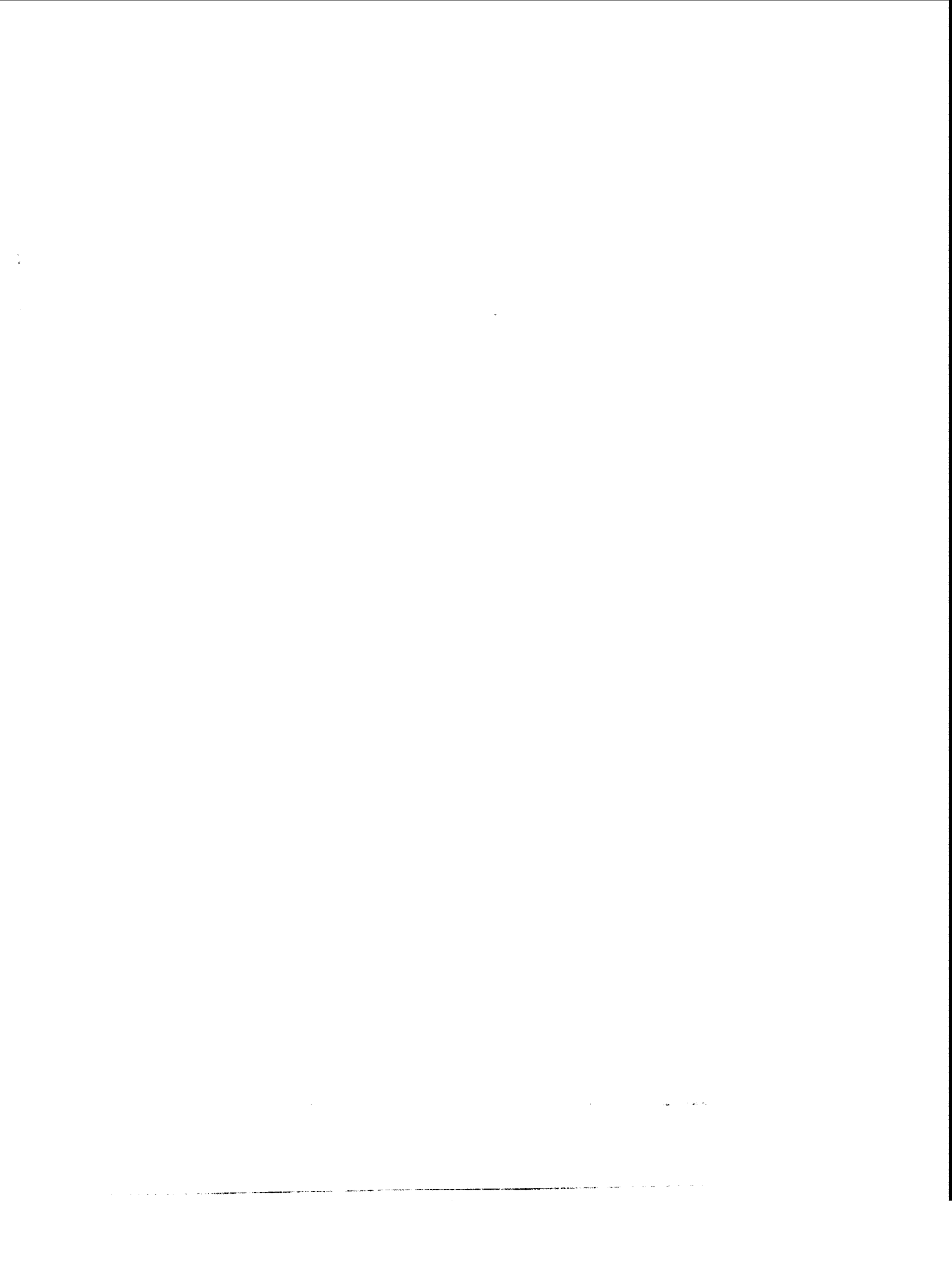
甲集

日錄雜說跋
卷十二

丙

世楷堂
藏板

竹
溪
襍
述



竹溪襍述小引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欲以作者自居矧其為後生小子乎吾里殷子曰戒曾及先君子之門其為人如秋空野鶴歷落嶷嶷其腹笥如山谷原泉挹之不竭即以作者自任夫復何難及觀其筆記之書則名曰竹溪襍述大約引據昔人之語以發端而復以己意論定之以為述則誠述也夫以殷子之才舊為諸先達所賞識宜其所著久已棗剝梨窳而世迄無有能述之者蓋殷子之守不昭代叢書甲集竹溪襍述小引卷十五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五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懋德 翠嶺 校

竹溪襍述

歙縣殷曙日戒著

子家世受書恭承先澤雖不逮曹會李架之什一然父子兄弟晨夕參稽致足樂也詎意中罹兵寇卷帙鮮存時從親友假閱手自抄錄如期還之庶幾如宋文憲公所云人亦喜以書相假耳且賦性簡傲不肯趨附攀援惟知嗜古少時浪遊吳越間頗勤搜採之力即故明文集積至千三四百篇輯為婚幽錄如千卷又別綴瑣細分類襍錄如千卷茲於豐沛言旋復檢敝笥中有係名人賞析者則沁心透骨可以廉頑立懦有係舊蹟詭奇者則適往軼來可以拔地撐天不妨摭拾遺文留貽後學其餘皆上關志乘旁証風謠偶於邨居之暇述而藏焉名曰竹溪襍述因舍西為

揚之水中，有洲渚翠竹叢生，子所吟眺處也。著書立說，原非易事，亦非蚤年可以下手，必涉世日深，讀古日博，乃能攷訂精確，辨析詳明，一語一言，絕無瑕罅，可擊。故孔子周流倦而始刪定，司馬子長盡天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勒成史記一書。孔子猶曰：述而不作，子長亦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常以著作自居，鶩名求利哉！

王充有云：子雲作法言，蜀賈賣錢十萬，願載於書，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誠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雜述 卷十五

二

世楷堂藏板

快論也。如今人貪鄙卑污，無所不至，而文字一途，爲尤甚。非但子雲不可學，卽近日富見止以持籌爲事，納鏹爲榮，若蜀賈賣錢，願載知子雲之書，必傳大是解人，詎可多得如此鹿牛當於李渤瀉山所畜者而求之矣。

昔人有言：積書以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又一人爲轉語曰：未必能賣。蓋不肖之人，逸居無教，資產旣盡，化作蠹魚，持書換飽，卷帙零亂，視收時價目，什不及一。安望其能賣乎？蔡中郎嘗愛王仲宣有異才，載數

車書與之，固是曠識也。

坡公謫僊耳，時嘗過黎子雲家，遇雨，從農夫借笠戴之，而歸。婦孺咸遮道笑之，公恬若不聞也。今人一登仕版，卽高視濶步，甫弄觚翰，卽吐氣揚眉，修飾如木偶人，而談論之頃，亦必扳敘貴人，妄居名士，意欲欺世盜名，究竟世不可欺，名不可盜，其底蘊盡爲人識，破不亦拙乎？

妙真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子謂淫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雜述 卷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謂之淫，貪不止，悖人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僭不止，踰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僭。鬼神所深惡也。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時，以至捉襟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固格言也。子自破產以後，四十年，祇以筆畊心織，凡事無鴻纖，取給於此，其艱苦不能殫述。然恒念高曾祖考，咸置墨莊，以詒孫子，旣幸得見，知於人庶幾無忝，先世猶爲享讀書之報也。後嗣

其知之

予嘗讀屈子天問柳子天對歎為千古絕奇文字然而天心微渺聖言難執其曰福善禍淫亦在或然或不然之間特舉其常數以教人耳若栽培傾覆天正因材而篤苟以惡木而根本完固雖風雪不能摧以芳草而枝葉萎黃雖雨露不能潤故盜跖壽而顏淵天季孫富而原憲貧豈報施漫然無定乎或曰天自開闢洎今春秋高矣不無龍鍾暮景非復昔之聰明矣固是戲言亦殊悲憤

昭代叢書

曰集 竹溪稜述 卷十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文人廉吏後嗣不昌豈彼蒼特厚愚與貪乎曰非然也造物情狀惟文人善刻劃而摹寫之而且任意雖黃是非顛倒或觸鬼神之忌亂庸頑之心至若廉吏恃氣矯激不徇人情往往執法嚴刑沉冤莫白彼愚者第食粟而全其淳樸貪者止納賄而寬其株連天若憐而恕之已耳

雲笈云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予謂三者惟無憂最難不揣指洗洋自恣詩酒娛情者言也既名為儒必求其實如

或倫紀未修德業未至一身內外可憂甚多若自食其力盡分之所當為即負薪織屨傭春灌園不啻桃蟲食桃壤蟲處壤視彼螳奪蝸爭蟻搏蛛網者奚止庭楹哉

謂天為積氣乎何以司四時百物之命也何以行健不息而日月五星可以躔度推測得也謂雷為陰陽相激乎何以形似雌雞鼓翅作聲而往往擊人物也謂海潮盈縮乃隨風飄蕩四方各異乎何以晝夜循環不愆時刻而錢鏐射之而却元人駐兵而不至也且也山何以忽徙水何以相鬪磯何以去而復來墓何以失而復湧人何以死而復生見諸史籍固不一而足也豈可竟以理氣概之乎

昭代叢書

曰集 竹溪稜述 卷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陳翁公太平清話有云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何以不言讀書

又云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

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
翻經看山臨帖倚竹皆一人獨享之樂而與人論古
亦絕不及何也

三國董遇云先讀百遍其義自見梁陶宏景讀書萬
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奈何今人每束書不觀遊談
無根或讀一再過即棄去輒曰不求甚解畧觀大意
而已求其得作者之苦心吾未敢知也

北夢瑣言有云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

鬻莊而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為大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雜述 卷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蟲謂鬻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予謂此非盡

子弟之罪也皆由父兄平日不教以義方俾其親君

子而遠小人以致流於驕佚若果如鄧禹之有子十

三人使之各守一藝如劉殷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

經一授史記一授漢書如柳世隆之盛事墳典以清

名遺子孫如張嘉貞之不營生產以為無賴子弟酒

肉之資諸公卓識超出尋常萬萬矣非然者己不畜

德子弟豈止變為諸蟲將為梟獍之反噬蛇虺之相

吞甚且伐塚毀祠為禽獸所不忍為盜竊烝淫為禽

獸所不盡為竟隕其宗而赤其族者何可勝數也

古人有幼而穎異者如白居易七月而識之無二字

令狐楚五歲能為辭章李賀七歲而賦高軒過劉晏

八歲獻頌於明皇行在王勃九歲能摘漢書之失邢

劭十歲能文五日讀漢書一部楊億十一歲以童子

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以為秘書省正字元

稹十五歲而擢明經錢希白以十七歲而成進士御

試三題日中而就王拱辰汪應辰皆以十八歲而作

大魁若洪永以來有瞿宗吉以十四歲能即日倚和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雜述 卷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楊廉夫香奩八題凌雲翰梅柳二詞莫不歎美解大

紳六歲口占詩對名噪朝野李西涯四歲作大書景

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

尚書吾郡程篁墩亦以八歲召試曾魯七歲能暗誦

九經一字不遺何喬新十一歲能議陳子極通鑑續

編之失倪文毅五歲即悟渾天之理楊升菴七歲擬

古戰場文有警句王陽明十一歲過金山矢口成詩

楊孟春八九歲背誦六經著論鑑十萬餘言大抵山

川清淑之氣鍾於其人自然生而知之也或謂夙有

慧根云

績邑東郭數里許過小嶺有石照寺其山有石壁廣丈餘瑩徹能鑑鬚眉就視之可見數里外人物昔蘇文定公曾監酒稅於績題石照二絕句云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崖翠壁盡杉松故留石照邀行客上徹青山最後重雨開石照正新磨烏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甚有風致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稌述 卷十五

八

世楷堂藏板

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也故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宜伊川先生稱公為間氣所鍾也

孔融忘年而友禰衡蔡邕倒屣以迎王粲非禰王之才勝於二公也古人虛中好士大約如此

明太祖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宋第言其善者復問其否者宋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

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真盛德之言夫

鮮于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三吳之地貿易浩煩非他方可比載周弁陽癸辛稌識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稌述 卷十五

九

世楷堂藏板

跋

壬寅夏日戒就先君子之招予時年甫十三不解所謂詩古文辭也然聞日戒與先君子論詩古文辭輒欣然樂之偶記其一二句以自怡悅而日戒復善談笑工謔浪子益喜與之遊踰年旋即別去後予僑寓廣陵與日戒益疎私以為其人必且詭隨混俗以取悅于世及癸酉春重晤于故鄉則欲徹屣功名弁髦塵俗子遂約之來遊及聆其緒論則又飭躬軌物砥礪廉隅之語為多予乃知向者之子日戒誠淺之

昭代叢書

日集

竹溪雜述跋

十

世楷堂藏板

乎丈夫也心齋居士題

松

溪

子



松溪子小引

昔之所謂子者離奇弔詭荒誕怪譎不合于中正之道者也今之所謂子者闡析經術研究世務必衷于聖賢之旨者也昔之為子也多今之為子也少多則有純有疵故或傳或不傳少則純斯無有弗傳者矣此非其書之幸與不幸亦其所以為書者有不同耳諸子中莊子最著莊與孟子同時設兩人相遇一堂騁其高談雄辨其往復必多可觀者又惠子與莊子機鋒不相上下所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今皆不傳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

一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八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懋 翠嶺 校

松溪子

仁和王暉丹麓著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水不養腎竭者七

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汎濫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此可以弭盜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疊石為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

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濶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不出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為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其貪可用也以之為學則學日深以之為善則善日積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舵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 卷十八

世楷堂 藏板

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為己甚

再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

耳雖聽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即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

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捐捐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

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 卷十八

世楷堂 藏板

獨之學

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為天下式

名譽身之賊也恩愛身之仇也富貴身之累也忘其累其共仇以遠其賊則幾矣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夢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人之有善惡賢不肖猶天地之有麟鳳虎隼也虎隼之暴天地且不能絕其類顧人欲無惡與不肖何隘也然隼雖鷲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亦相期勉為賢善而已矣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至再而三獵人得以乘其後者蓋勢盡于所長而人窺其所短也故人用勢不如保勢保勢者勢乃益長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卷十八

四

世楷堂藏板

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亡以術欺人者敗以巧舞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格

恃其才者必為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可恃况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美人少子艷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斂夫天道不翁則

不能闢况人乎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可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可得安也害人損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譽者必先譽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先利人益人

積宦者危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慾者亡惟積德于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卷十八

五

世楷堂藏板

人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亡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暗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偽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倨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

使賁育與童子遇則勇失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失矣使毛施與魯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

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賁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媼神求福不如為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為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為媼禱神必不歆

陶人之為陶也取諸土而為缶為孟為盆為盎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浸假毀敗所為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鶯鶯然乃過別其為缶為孟為盆為盎何

謂也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
卷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跋

景物之最佳者曰松曰竹曰山曰溪然山則有登陟之勞溪則多泳游之樂是溪勝于山也竹則遇冬減翠松則歲寒不凋是松勝于竹也松溪子性愛松每往溪上聽松心有所得錄而藏之今閱其書不啻松濤之謾謾溪響之潺潺謂非得力于松溪而如是乎吾家在萬山中松枝偃蓋溪水縈迴其妙殆無以過使丹麓乘興來遊吾當與之把臂入林樂而忘返又不知增幾許佳話矣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甲集
松溪子跋
卷十八
七
世楷堂
藏板

偶

書



偶書題辭

天下事惟偶然者為佳非復有心者之所可及如雲之在天偶然而聚偶然而散其氤氳而黶黷者舉天下之至文莫能及焉如水之在地風偶然而拂之水偶然而遭之其淪漪而如激者舉天下之至文莫能並焉寧都魏伯子其所筆記之篇名曰偶書余展閱之則保身保家之道治已治人之方靡所不具似積之畢生閱歷之餘非偶然而得者今以偶書名篇非謂我之所言為偶然之言蓋此乃躬行實踐之事偶昭代叢書乙集偶書題辭卷二十六藏板世楷堂一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六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懋 校

偶書

寧都魏際瑞伯子著

小人以務為本君子以本為務

以惡敗者遲以橫敗者速惡者天憤天道隱而度遠故其報常在後時橫者人憤人道顯而情危故其報常在當下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一

世楷堂藏板

善謊必假于真善諛必假于諍善貪必假于廉善深必假于淺

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能常病者無卒死能受挫者無終敗

能為貪使詐使者乃能使詐使貪非為貪使詐使也乃所以使詐使貪耳

為文以艱深文淺陋者為人行且以淺陋文艱深

世運之盛文章之始也文章之盛世運之衰矣

人之惡者不必無情而人之無情者即可謂惡

有獨至之情者雖于凡物無情皆可謂之有情無獨至之情者即于凡物有情總可謂之無情天下無不近情之君子天下無不溺情之小人

近情者不能入道不近情者不能得道

夫心者滅也而清淨如冰則養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也而質實如木則存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如釜則檢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通運如土則用心之道得焉

擬賦固當擒王制鳥趁須剪翼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第十六

二

世楷堂藏板

辨踊與歌舞同節歌舞與導引同用

歌者舞之聲舞者歌之形

惟恐足以治心惟懇足以治事惟平足以自服惟公足以服人

人之毀我也我無是事矣何為而怒我有是事矣又何為而怒可以自廣矣子弟而賢肖也吾何為而不樂子弟而不賢不肖也吾又何為而不樂可以自廣矣

獅子捉鬼如捉象是以捉象如捉鬼

識得一萬事畢萬事畢識得一

心細如髮所以得大意讀破萬卷書所以胸無半箇字

學問在乎知非境遇在乎知足

以同同異不若以異同同以異同同卒之以同同異矣

戶樞不朽流水不腐君子所以貴于勤也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君子所以貴于恒也虛室生白止水見形

君子所以貴于靜也五味稼不厭五行土不遺君子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第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所以貴于中和也陽燧映則火出方諸引則水生君子所以貴于忠信也豹死留皮雉死留羽君子所以貴于文章也崑山之玉入火不焚吉光之裘入水不濡君子所以貴于有德也

油枯出于油而去油蔗錫出于蔗而解蔗烏毒之地牧靡乃多蝮蛇所生鳩鳥乃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思以多而怨作樂以極而悲生蓋日月往來之理寒暑推移之序也故遠怨者薄責人而自厚君子之治天下後其樂而先憂

之治天下後其樂而先憂

水不清者其調物也不鮮質不素者其設色也不妍
平淡乃絢爛之極寂然爲大智之原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鷲鳥未擊不能勝其身也礪鑑者以至昏治至
明濯灰者以至滄治至清君子于此觀天地萬物之
精焉

身非不可逸也而勞至則不堪矣口非不可甘也而
苦至則不堪矣性非不可任也而禮法至則不堪矣
心非不可閒也而事理至則不堪矣安樂非不可耽
也而患難困苦至則不堪矣富貴非不可居也而貧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四

世楷堂
藏板

賤至則不堪矣得意非不可快也而拂逆至則不堪
矣豫謀非不可已也而造次至則不堪矣畜積非不
可緩也而用至則不堪矣任適非不可據也而不得
不然至則不堪矣精神非不可越也而衰至則不堪
矣辨言非不可尚也而數窮至則不堪矣好勝非不
可豪也而遇敵至則不堪矣故曰有餘不敢盡盛美
難爲繼是以君子治之以當然防之于未然
不經疾病不知健時之康也不歷患難不知平時之
福也不跋涉泥淖不知除道者之功也不阻絕津梁

不知濟航者之德也不設身處地不知人之有不得
已也不知人論世不知事之有不得不然也不曉文
受窘不知平日學問之優悠也不臨窮遇報不知隨
事種德之利益也圖羅屢有不足而后知養我者之
恩思索屢有不通而后知教我者之德也憂讒而后
不敢輕爭毀被痛而後不敢輕于刑也見佻巧者之
可鄙而后知大雅之可貴聽滑稽者之易厭而后知
體要之有味也不親其事不知任者之憂勞不監其
工不知造者之煩苦也不臨期遇變不知固執之難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五

世楷堂
藏板

憑不力竭無計不知責備之難盡也我憚于改過當
知責人之貴輕我疾惡太嚴當知責己之貴重也我
受誣而仍有不白當毋以事棄人我受德而多所不
覺當毋以理責報也故曰人恒過然後能改禍福相
依疑悟相長豈不誠哉
善用機者其受困也亦以機善用讒者其被害也亦
以讒
書曰弗畏入畏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所謂功夫即
在本體

事機只爭一著一著只爭一先

孔子曰再斯可矣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識此便可幹事

人有甚恥我貴養之如補漏船一點破則崩決矣

人于極喜極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

喜不藏人之怒

息勝氣持快志忍辨言惕順事

忍痛易而忍癢難忍哭易而忍笑難忍愁苦易而忍

權娛難忍貧賤易而忍富貴難忍于威武易而忍于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六

世楷堂
藏板

柔媚難忍于怒罵易而忍于嘻笑難惟難忍也是所

貴乎忍之也

人貴于善用其短不善用短反為害長人貴于善用

其長不善用長祇以見短

多言招禍非必此言失而禍至也無所不言然後禍

之來也有不得不與其言相應者

為學受言須內有弟子之心外習弟子之事講學進

言切忌有人為弟子我為先生之意

強恕不强人便是恕不自恕便是強

朱子博而又博精而又精惟恐自己不知處令人敬

解而又解詳而又詳惟恐他人不曉處令人感

機多氣粗求密反疎

子弟于童幼時即有字稍長而有老人之號若齋菴

山堂之類者皆父兄之過也子弟安得不生妄誕

痛快之過必有快快

忠告善道非惟防疎辱也不善道則我之理不能出

于人之心不能入

人有貌已是謙心已是服而其中仍非謙非服者人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有慝已自陳言已自責而其中即且欺且飾者

人愈信我我愈不敢欺也

以理傳欲如虎傅翼

學者常病人好齊整予謂不然茅茨土階掃而葺之

則嚴邀可儀布衣帛冠澣而緝之則端潔可式瓦硯

陶壺洗而滌之則精良可樂散書襍器秩而序之則

行列可觀苟矜尚華靡狼藉可厭肆圖奇怪顛倒可

憎豈齊整哉

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

深處

過則勿憚改有此一憚反生許多疚愧一觸便礙終身如匪澣衣當下改却得許多信心安淨處

衣冠垢憊不修身之一端座席欹斜不正心之一事心神傲惕則聚而歸

不受一番痛功夫不得切實

吉人之辭寡非但行多言少也即終日言亦自要而不煩

有疑要思到上下四旁尋路不出處然後可問受過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八

世楷堂藏板

困悶聞言則迎刃而解

不能畏懼立一師而畏之

心有拘束則心反安

常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之氣未除也自謂性朴必

鄙野苟且之氣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愒散之

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拘矯僻之氣未除也人性

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

人之責我雖未必如所責而所以致責者非無因也

我惟以不如所責者爭辨之而不求致責之由則亦

誤矣

知非是欲然心胸却有雷雨之動滿盈境界常懷不足則有餘

君子之待人也內則盡已之誠外則如人之器不求我之無愧而念人之有成

存一哀矜之心亦是下學人放肆處

言語見解恐不住處比恐嗜欲更難豈知不能忍處即是嗜欲也

快者則輕輕薄之病快心之所出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九

世楷堂藏板

不恃此心當面錯過徒恃此心尤當面錯過

愛人不以理適足害人惡人不以理適足自害

凡謂之似者即是不真雖萬分之似亦無一分之真

世固有真而不似者如豫讓漆身吞炭妻不能識至

于伯喈叔喈極似之處雖妻子莫辨然豈能略假借

乎

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誦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

誦詐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為其人未可誠動偶參誦

詐則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

動彼以誠并且陷我于詐也而曰人之多詐豈不謬哉

聖人見天獨真信天獨切故其稱說禍福獨明凡人不知天命故其于福也有求而于禍也有惑

才之于人為善有力為惡尤有力不善用才者往往至于不可制故不可使之得勢不可啓其聰明

施恩不濫則恩有常受恩不貪則怨不作施恩不驕則怨不招受恩不忘則恩必長

納諫進言在已有愛莫助之之誠將以如不得已之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十

世楷堂藏板

意然後我之本心可以無罪悔也

簡靜二字治心則心一治事則事裕治民則民安

觀我之所以議人則知人之所以議我推我之所以

議人則知我之所以自治

有情于人人樂從而答之即使不答彼可苟而安也

有恩于人人不從而報之既已不報抑且慚而怒矣

施恩者尙其知之哉

情謂餽費宴接之類思謂救死急難振議教養之類

幡然省改如醉得醒如垢得浴如桎梏得釋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哭夫以禮哭

子以情也舜不疑象武王周公不疑管蔡丹朱啓明

堯以為嚚訟不與天下待兄弟以親愛待子以義方

也夫婦多私昵故君子節之以禮兄弟易疎忌故聖

人純之乎仁

水無不清停之斯驗矣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

矣

善人不幸人咸歸罪于天以為無知是天且因善人

而得罪矣為善之權顧不重哉

上世變中古中古變叔季而叔季不得不反乎太初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小惡畏大惡大惡畏極惡而極惡不能不制于大善

于此可悟定天下之理

人責我所有而不改責我所無而不慚不可以為君

子人稱我所無而不愧稱我所反而不怒如貪而稱廉虐而稱

仁斷斷乎其小人矣

浴堂臭穢也其標皆曰香水銀匠侵盜也其標皆曰

誠實又凡偽作之物其標皆曰真正某地某人某物

也甚者印標刻記仍罵假冒面目相視恬然安之然

則君子行已學道處事服官之際可不省乎

理皆正也偏而着之則成邪物皆純也淆而亂之則成穢邪與穢匪他即正與純之偏着淆亂者是也然則君子豈敢恃曰吾純吾正也哉

矯枉過正非也然非過正何以矯枉過正者其勢在正不過正其勢在枉

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諛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記聖人處足破學者空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却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毀我者誰向我毀人者是也以及我媚人者誰以人媚我者是也人于毀我及以我媚人者欲殺欲割而于向我毀人及以人媚我者則親愛而信之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已

全享而無害者非有功德即至頑嚚頑嚚雖日享受全不知所以然犬豕食肥甘與糞穢無異也

人不可不在行然事事滑熟便類幫閒氣

趙括與父論兵父不能折而心弗善也不受諫者援理為辯而諫者遂屈故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夫曰足以則非無理而漫然可飾可拒也故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既曰禮義矣又何以非禮非義也哉

諺曰居要好鄰行要好伴孔子只貌似陽虎遂受匡人之圍黃鵠與黃潛善只同姓黃誤得殺身之禍子曰毋友不如己者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而況比之匪人乎

事理物必極之于至盡反有空隙惟有餘不盡為無隙蓋至盡則無餘無餘則有隙有餘不盡則有餘者

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既無欲盡之意不盡者其地反得有餘有餘故無隙也隙者本欲彌縫而不意猶有罅裂若故空之則不謂隙

人情世故乃天下之至文孩笑癡猷亦好人之生氣

跋

伯子偶書凡二卷此特其一耳或問何以獨取其一篇
余曰子獨不見橫渠先生東西二銘其傳者止一篇
耶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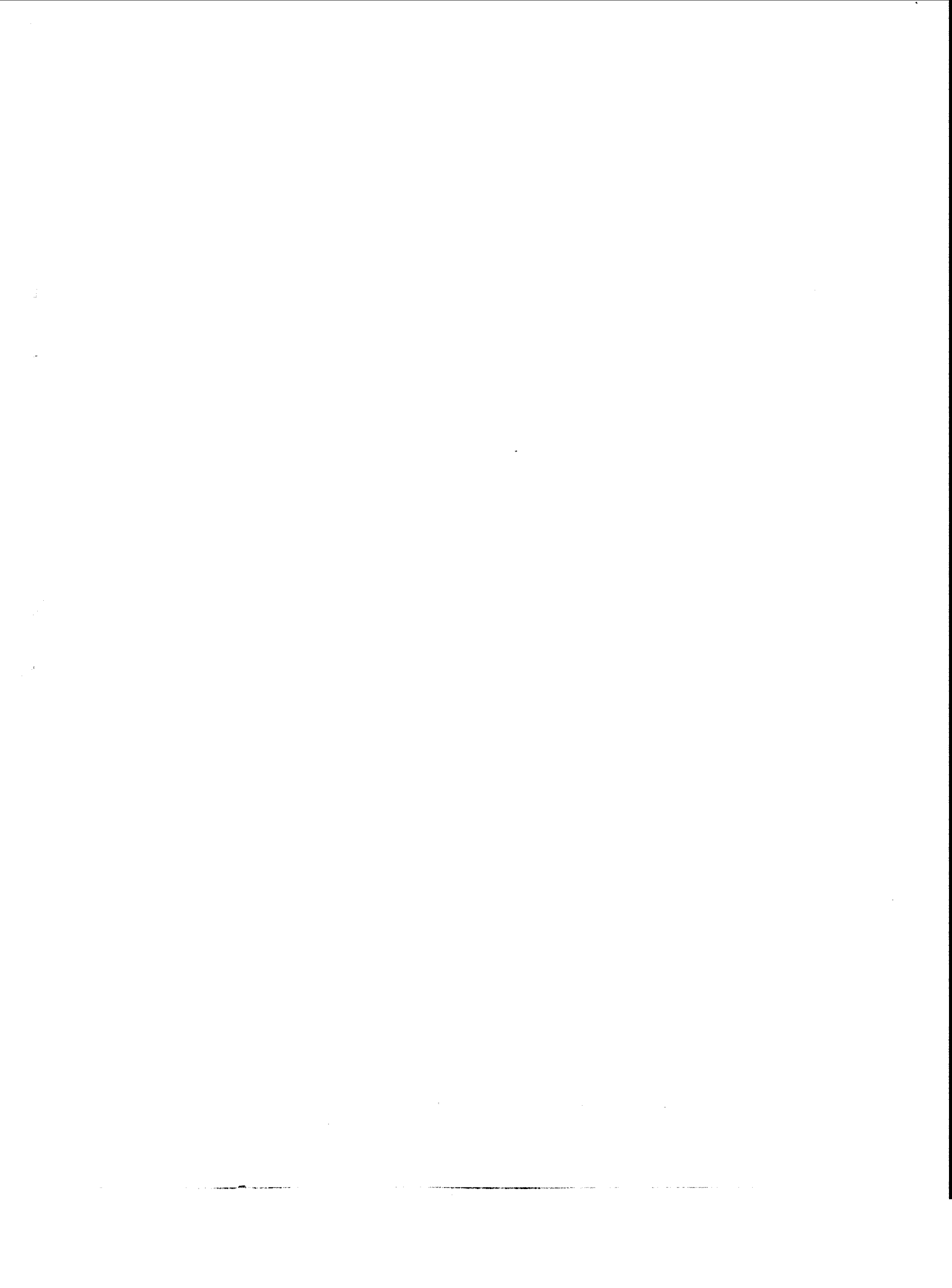
乙集

偶書跋
卷二十六

古

世楷堂
藏板

格言僅錄



昭代叢書丙集卷十七

歙縣

張

湖

山來

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懋德

翠嶺

校

格言僅錄

歙縣王仕雲望如著

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念
儻渙然冰釋這便是變化氣質李延平初問是豪邁
人後來琢磨得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涵養氣質

王望如曰孔子三戒都是戒人血氣用事用血氣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僅錄

一

世楷堂藏板

者性多煩惱多躁急多殘忍煩惱者福薄躁急者
命短殘忍者絕嗣惟和平可延福壽惟仁厚可長
子孫呂東萊李延平是宋儒中大有學問人不過
能變化氣質涵養氣質而已此段功夫從何處做
起呂新吾曰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
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言哉斯言

陳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何進袁
隗待以不次之位堅辭不起卒八十四海內赴弔者

三萬人

王望如曰太邱長在東漢不染李膺范滂習氣并
與高陽里荀神君同道異趨看他平心率物四字
何等從容涵養人情之險大半面是心非說到退
無怨言想見其生平以誠感人之則術以柔勝人
之好剛以理屈人之使氣全不是鄉愿行徑

韓魏公與范希文議西事不合希文拂衣徑去魏公
把住范手溫言以平其氣至捲簾撤坐不及報富鄭
公大相低悟韓魏公終其身致書幣甚恭不以彥國
辭疾不答稍息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僅錄

二

世楷堂藏板

王望如曰遇用氣質人全恃我之至誠出之以婉
大度量處便是大作用處淺人則不解也范文正
富鄭公都被韓魏公度量包容當日王荆公逐不
附已者獨以程伯淳為忠信人不與總因伯淳遇
事優為難言卒不動色所以獨免若鎮日與荆公
爭辨其不為所斥進者幾希

語云孰不愛財取之有道

王望如曰余老來稟在得之戒肅守四知解組歸
田數卷圖書外空諸所有至親骨肉觧望不能

嗟而辭懲義吹蓋殊不可為法也居官有不言之利如果不背天理義有可得禮順人情似無不可但恐白晝攫人金人之好財誰不如我徒取諸彼以與此一旦上司察小民告發身羅國網求餓孽不可得猶不自悔悟反謂乘權取錢未曾快意以致買命為資不知停入停出天道大率如此漏脯充饑鳩酒止士之慎勿以明月珠輕彈雀也

真籍福語魏其疾日君侯喜醫疾惡惡人眾亦且毀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 卷十七
三 世譜堂 藏板

王望如曰惡人之所疾也如鷹鷂之逐鳥雀然處到至極處往往正人受禍東漢王允圖董卓以不赦李淮郭汜致敗范滂殺張讓弟張朔都為疾惡如讐所累唐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使魏其侯早悟此言安有灌夫之禍天不助順聖人無如之何惡不能除君子聽之而已或曰為匹夫謀則可為乘權者謀則不可並記之

海忠介日今之醫國者止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

王望如曰居官當是非曲直之際用不得些子糶糊剛峰先生教諭南平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張剛者之辨為學憲朱衡拔識莊宗時一歲三遷巡撫應天卯翼窮民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雖為科臣戴鳳翔免歸神宗又允鄧鍊薦起南少宰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六乞骸骨不允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四又何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 卷十七
四 世譜堂 藏板

嘗不富貴壽考也化作染指柔音能不掛彈章哉正統時鹽場童子頌鹽運同知耿九疇曰論水不如使君清
王望如曰居官而清猶女子之守不足多也自誇冰操如烟花市上稱說魯男子有不戟手吐罵者乎况清欲歸我濁將誰歸此余十二年嶺外雖叨督撫首薦究不能懸游清華也望子孫之為官者以余為戒不當以余為法
才人薄命紅顏薄命

王望如曰女妬寵不妒色士妬位不妬才妬才者
惟天楚玉則足道珠按劍賈誼死於長沙腐遷福
於游說雖人忌之實天禍之也有才者須善會天
意韜光斂彩於禮寧儉於舉動寧拙於學問寧闇
錢緒山曰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
感而曰咸取其無心若着一毫感人的意思便是懂
懂往來

王望如曰天人感應之理本於一誠而相與於無
相與便上下古今呼吸相通今人設放生會行功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僅錄 卷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過格諸如糜餒瘞殛拯溺藥延諸事方行芥子功
德卽思須彌善報人信佛佛不信人所以行善者
貴陰騭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方得福田三昧
許魯齋曰學莫先于治生

王望如曰家無斗筭鳴琴在室幾人哉初謂魯齋
開天下學者爲無所不至之鄙夫迨解組歸來卽
事俯育無資所在掣肘乃歎此言終不可廢一身
而外手足闕切義難膜視生平未遇神仙無擲米
成金之狡獪石不可點字不可煮子敬之困不常

指仁祖之粟不嘗給則務農權子母猶不至於寡
廉鮮恥也但因學而治生不可因治生而廢學庶
不爲魯齋罪人

何古林曰寡欲而後知多欲改過而後知有過

王望如曰簪掃地然常加灑掃乃覺塵埃有未盡
處不然則雖不自知也大富貴人不肯提醒自
己主人翁金銀滿箱自稱寡欲負過不赦乃謂無
愆勿觀者目笑心非而賸賸不醒奈何

范仲淹有子純仁韓琦有子忠彥所謂忠孝遺生忠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僅錄 卷十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孝子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縊史思聰爲其子朝義
所弑所謂悖逆還生悖逆兒

王望如曰諺語不云乎不信但看簪前水點點滴
滴不差移我輩生有不肯子定是事親不孝孽報
不自責而反責子骨肉多見參商家庭必有奇禍
所以父之教子貴以身教不可僅以言教

成我存曰言必信行必果古之小人今之君子

王望如曰廬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
明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道在論語余於言忠信

行篤敬六字敏求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
哉陽明開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余嘗謂
人當行道學不應講道學苟諄諄設壇開講與近
日大和尚扶筇上座終來儒言跂行之謗望重朝
廷不若見信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如閨門
之內與我同心善哉言乎永為龜鑑
蔡虛齋曰儒者尚欲經理一世乃令數口生計不辦
數數仰資他人之疎劣亦可自考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彙錄
卷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王望如曰古人遺貧窮患難之法殊不易學如第
五倫修行清白不過從兄弟家吃飯光武召見問
之答曰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家李廷
平曰遇事窘迫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節
穀菽飲水亦自有餘吳康齋曰處窮無別法只隨
分節用而已誓雖餓死不易初心我輩坐此窘窶
當書座右以遺正不必讀昌黎送窮文
陳遠卿侍御曰近代六計弊羣吏首舉卓異才有力
者雕琢自炫悃朴無華之人多至泯泯無聞
王望如曰六計首重廉善蓋有欲則不剛無私則

利物也舉卓異不舉廉善繭絲之才鷹鷂之品往
往濫觴冒叨異數或謂廉而無才不若貪而有用
蓋謂清多不怨而害事貪反費少而相成也則舍
廉善而舉能猶可救得一半請質之掌計賢者

顧端文曰人軀殼事勿求圓滿道理上事勿聽缺陷
王望如曰顧樞府西疇日抄云竊意此只去欲存
理四字卽危微精一之旨也孟子不謂命不謂性
正是此意世人道理上事五倫四德有缺陷不去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彙錄
卷十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照管軀殼上四肢五官要求圓滿此人之所以同
於禽獸歎

邵康節云面前路逕須常令寬路逕窄則自無轉身
地

王望如曰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是也至誠之
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反致疑皆由言行聲名
無餘地耳凡舉動俱要想到自家轉身處則立身
行已便能天空海濶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
默應事接物之間事事求合天則道不外是

王望如曰世人講道都在幽深元遠處便令人裏
足不前試看勉戒僮僕曰小心曰用心曰仔細停
當夫用心小心卽戒慎恐懼之類仔細停當卽中
和中節之類道在邇而求諸遠中和位育豈必聖
人而後能哉

高世則墓碑美而且厚黃少保欲分其半爲神道碑
高有後裔見之曰公取石何太薄黃問故對曰恐後
有分公碑者嫌太薄耳黃少保慙沮

王望如曰世人好占便宜縱遇兔死狐悲之事亦

昭代叢書 丙集 俗言僅錄 卷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不肯瞻前顧後仔細商量高公子拭冷眼淚作嬉
笑語令少保不得不渾身汗下然要是少保良心
未盡漸減耳若遇着豕手權貴定呼長隨毒打之
矣

將虎臣曰吾鄉有大老娶妾切戒身後守節造棺刻
某官守節妾柩後氏罄賣田宅並剷去棺字鬻之滿
載從人不一而死

王望如曰石戎涅膚白傅去梯先賢值此不達多
矣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望美

人守節猶之望沙彌苦行此妾剷棺再醮獨不慮
新夫有所見聞耶

蔣虎臣曰戶部某言同舍郎某娶妾當封誥時妾強
填已氏希望翟芾郎云吾不惜下筆但礙我去後爾
難行妾從此緘口

王望如曰郎官回得痛快美妾尙有良心從來美
姬侍老年官長不過利一時所有耳生前原不屬
意主人死後有何戀戀

范少伯曰人生衣食自有分定

昭代叢書 丙集 俗言僅錄 卷十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王望如曰語云小富由勤大富由天若依分定二
字陶朱公扁舟五湖三致千金皆不謀而得乎此
言出未必爲求富者藥石反爲好喫懶做者借口
矣但宋劉伯龍歷位九卿貧窶猶甚慨然逐什一
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而止嗚呼富而
可求孔子猶爲執鞭不爲鬼所強庶不令伯龍齒
冷

林有麟曰於世所必無者亦求之燒丹是也於世所
不可知者亦求之風水是也

王望如曰求富貴之鄙夫無所不至作奸犯科旨
死不惜故又想到燒丹風水二事嗟乎求風水未
必得風水不求風水未必不得風水先賢所謂可
遇不可求也若燒丹真大惑矣客曰吃齋念佛求
來生得無惑乎余曰遙設未來以爲快且勸得吃
齋免做不好事未可與燒丹同例

法教佩珠曰攻人之惡毋太嚴教人以善毋太高

王望如曰攻惡太嚴惡必反噬教善太高勢必背
叛故教人者寡怨有道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

臨代叢書

丙集 格言堂錄
卷十七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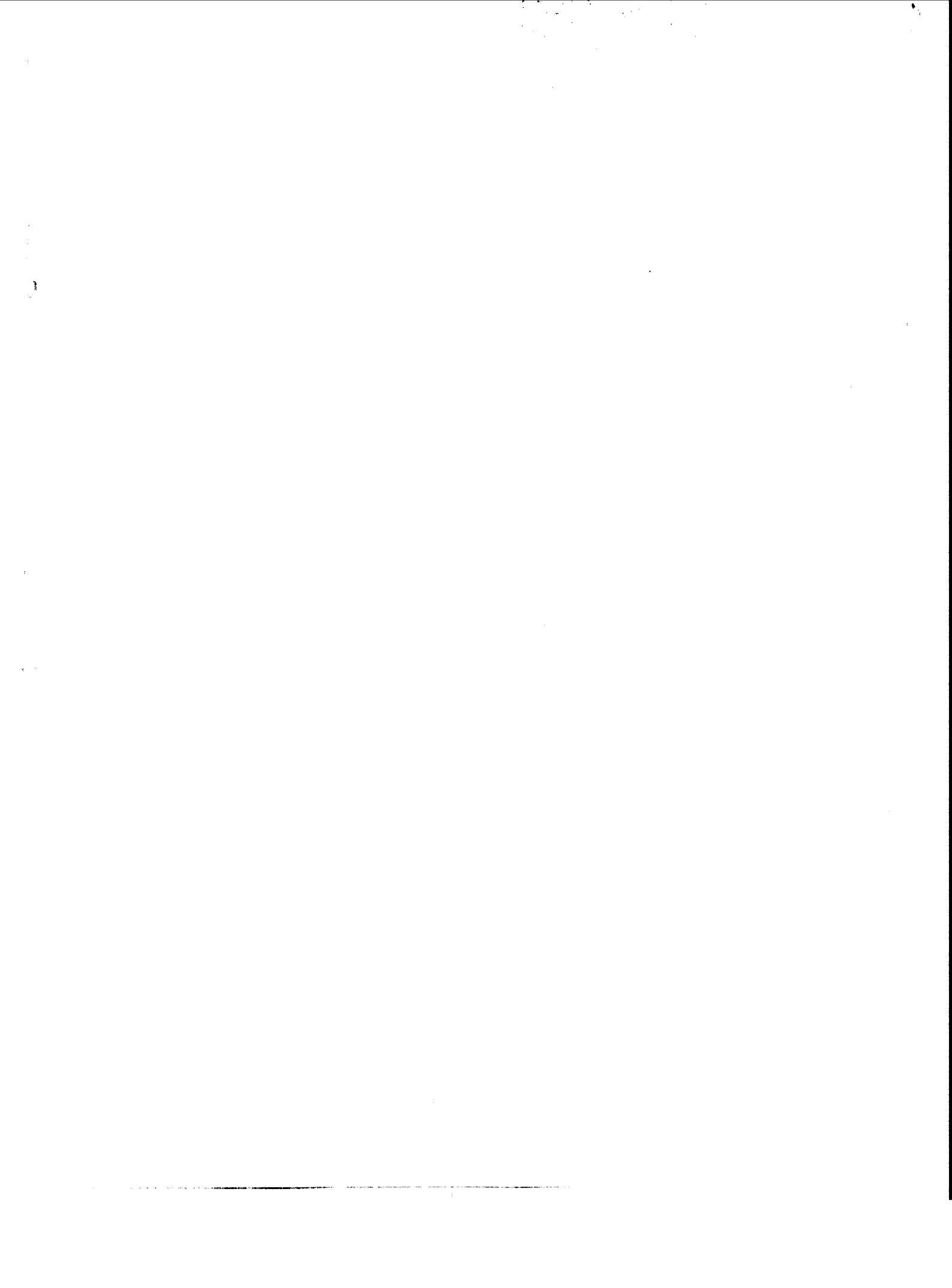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蕙板

不如不做人以不知不疑人以不肖攻惡則令其
良心發動追悔改過可也若不放他一條去路塞
鼠穴者塞盡則好物盡咬破矣

觀

物

篇



昭代叢書丙集卷二十一

歙縣 張 潮 山來 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懋德 翠嶺 校

觀物篇

桐城石龐天外著

天虛而地實地者天之渣滓天者地之精神然天雖
虛而氣則瀰淪於六合無間隙之可乘至實也地雖
實而山澤通氣草木呈形潮汐往來烟雲出沒其透
體通靈亦必如人之有五臟六腑九竅百孔則地實
而仍虛也故天不實無以包地之形地不虛無以受
天之氣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一 世楷堂 藏板

同此知也有在行之先者有在行之後者前者之知
所以窺後者行之路後者之知則前者行至之驗也
前者之知如遊京師者未至于京先稽其程先考其
俗也後者之知如遊京師者已至于京親歷其程親
見其俗也君子之行無自己之心故君子之行不可
見而以知至之日為據
尸解之仙有形其精神足以留之也其念息其形斯

散故尸解之仙有生亦有死神仙者盜父母未生之
前一陽之真炁服而成也煉精運氣食草木金銀雲
霞日月之精華而得仙者吾未之見也

人死而遊魂為變者以其靈之未息也而其情其狀
甚不類矣清明者靈返于天為賢冥化而不能測其
所至正直者靈附于廟為神其氣凜凜猶生前也昏
昧者靈依于墓為鬼其耳目口鼻恍惚而莫能辨凡
人之心不同如面其鬼之歸情狀亦猶是也心也者
鬼神之象也知身中之心斯知鬼神之情狀矣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二 世楷堂 藏板

鬼之聲有一呼一應者人皆聞之遂疑其有兩鬼也
不知是即將死者呼吸為之也人將死氣散于外其
呼吸之聲出而為一呼一應者皆生氣也至于已死
者則吾未聞其有聲也

人飢渴則心先覺人心知有飢渴之事則知鬼神血
食理信有之至于紙錢銀錠吾不知鬼之果安所用
也

堯時天交午會其後王雱雜出婦人稱帝佛氏設教
天下雜亂何也蓋午火燥物金木草石之類皆受制

于水火為文明之象故婦人女子異端邪說皆得任其私智也厥後萬千餘年至申酉二會西方之教必盛行于中國而人類漸以息矣元會運世邵子之書言之詳矣故佛氏惑人雖由禮義不明儒道不修而彼得以乘隙而入然其行與不得行亦有數也命也吾雖欲起而闢之抑且奈之何哉

天地自然之聲有音而無字木之音發而為轟轟者風雷是也金之音動而為鏗鏘者鐘磬是也有風雷之音是以有東紅之韻有鐘磬之音是以有江陽之韻魚模者水音也支時者火音也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陽之音清陰之音濁男陽而女陰也然男子音濁女子音清何相反也男離之象陰在內也女坎之象陽在內也五音應乎五臟之氣故清濁皆根乎內也童子音清者則修丹之士所謂純乾之體也鬼者心屈之象也神者心伸之象也君子之心屈而伸小人之心伸而屈禁聲色遠貨利君子之屈也會天地之神知萬物之化君子之伸也小人肆于欲闔于理故伸而屈其伸也屈之盡也

眾人見以目我見以心眾人聽以耳我聽以氣心覺而察理氣虛而待物見其形知其性聞其聲會其情君子之聞見也若花若木若蜂蝶若峰巒若波浪我見之眾人亦皆見之至若花木何以生長蜂蝶何以飛舞山何以靜水何以動眾人見若死塊我獨見其昭著故我見以心也徹體通靈者虛空也若水聲風聲鳥聲鐘聲杵臼聲兒啼聲人怒聲笑聲一處發聲聲滿虛空君子心與天會聲至而無違逆者故我聽以氣也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晝觀星而無色夜觀星而有象立暗中則見明處之物坐明地不見暗處之形吾是以知鬼神之能見人而人之不見鬼神也處明地而見暗中之物則察之至也人也而明鬼神之情識則明之至也人之性情原于天而形質本乎地故性情者日月之體也血氣肉骨者水火土石之象也一身之中皆交象也目與耳交一橫而一豎口與鼻交一豎而一橫心與腎交一上而一下肝與肺交一東而一西左手與右手交掌內而背外

一東聲洪而洪發乎黃鍾全氣出于脾之中應乎喉之中二冬聲洪而變出乎脾之上下左右由喉而舌而唇而齒而牙皆皆有之譬之樂器東冬皆鼓聲也一東則鼓聲之正中爲宮之宮二冬則鼓之四隅爲宮之商宮之角宮之徵宮之羽也江陽皆鐘聲三江則鐘聲之最中爲商之宮七陽則鐘之上下左右爲商之商商之角商之徵商之羽也余以一字生一字法明之以東爲母隨音生一字爲東烘爲東翁爲東通爲東風以支爲母隨音生一字爲支時爲支司爲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化自然之意旨瞭然見矣
聲音之道原于性情不惟九州之音各別卽一邑之東西南北一家之父子兄弟其字亦有清濁高下之不同音之所以不能盡歸于中和者由於性之偏陰偏陽故也故欲知人心自然之音必先會夫風雷土石草木鳥獸之音如風入木或在樞在桐在松在竹皆有清濁之不同然皆出于自然不假思慮推而雷之在土在空在石在晴明在陰雨與風之在蘆在菰

在野在山在水在屋鳥獸之在山在林在野在谷在晴明在陰雨莫不因乎天地自然之氣也然則韻中之有方言也人之性情使然亦安得而訾之耶
氣以形爲舍而理以氣爲舍人之生也形舍之死也氣舍之人謂氣散則死者是血氣之氣出于五穀之精者也若夫吾身之真氣則孟氏所謂大且剛而塞乎天地者又安有散之時哉故君子操存其心則五臟之氣爲之朝元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朱紫陽以虛靈不昧者爲心心卽身中之真氣也仁義禮智卽心中之性也性以虛靈之心爲舍而心又以血肉之心爲舍人死而心枯朽雖虛靈之心與血肉之心離而禮義之性則仍舍乎虛靈之心也故曰生舍乎形而死舍乎氣也
人目在上兩其數腎在下亦兩其數何哉目與腎皆所以注人之神神舍乎心晝發于目夜返于腎醒見萬物目之明也夢見萬形腎之靈 腎水照影目火燭形一上一下精明外著天機鬼藏
或曰智者多貧而富者多愚何哉曰氣有不齊清濁

厚薄之分也智由氣清愚由氣濁氣薄故負氣厚故
富惟薄是以清惟厚是以濁水之清者無魚地之濁
者蓄物物莫不然况于人乎

忽曰眇忽耳鳴夢中忽驚寒甚而慄老至而頭自搖
動皆氣爲之也然則人居母腹中而自動者亦氣而
已矣雖外而五官內而五臟其理無不備然頑然無
所知識也俄而墮地耳竅開則接天地之聲口竅開
則接天地之味目竅開則接天地之色朱子所謂明
德者人所得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者天於此時與之人于此時受之爲天人交接之頃
繼善成性之始也譬之于木枝幹猶父母也花謝而
果則受胎之初也果之在樹猶子居母腹也使果墮
地天地氣未至而能仁中生芽芽長而爲枝葉者未
之有也然則人之成形于父母而受性于天也不亦
彰彰如是哉

人之氣行于血地之氣行于水血乾則人死水乾則
地死理一也故壯者氣盛而血熱老者氣衰而血寒
春夏地氣旺則土濕而草木生秋冬地氣斂則土焦

而草木死冬氣在下井水煖夏氣在上井水寒
遺明德而言新民者王之所以流於霸也遺新民而
言明德者聖之所以流於狂也

人之所以不見氣者形局之也人之所以不見理者
氣隔之也形局氣氣隔理形忘則氣見氣靜則理見
矣

得天氣多故其爲人也高明然知易而守難得地氣
多故其爲人也順正然行易而知難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不厚者也氣清而且厚也故賢而且貴如孔子之聖
而不得位則宋儒以爲衰周之氣使然也信乎
氣一也何分清濁厚薄哉受天氣之多者故清受地
氣之多者故濁厚薄者則受天地之氣有至有不至
也此數也命也因物賦物物自受之天無心也
在天之氣皆左旋在地之氣皆右旋故日月西行而
江海東注

生死壽夭父精母血有餘不足之氣限之也貴賤賢
愚天氣地質清濁厚薄之氣限之也

天地之性理而已矣天地之氣陰陽而已矣理者何元亨利貞是也陰陽者何木金水火流行之氣是也元亨利貞之理必乘木金水火之氣以行人得此元亨利貞之理則爲仁義禮智之性而其氣有清濁偏全之不同則爲氣稟之性明乎此而性善之說無疑矣明乎此而性之有善有不善也亦無惑矣

人知夜之有夢不知旦之多夢也靜室之中遇物而

疑生焉方寸之地而馳於東京東京人物之繁宮室

之美宛然在也馳於西京西京山川之勝花柳之麗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宛然在也若是者其以爲夢乎非夢乎故夜之夢且

之妄思也旦之妄思夜之夢也齊而視之一也

過也者君子有之而小人無所爲過蓋過者過乎中

道之謂若小人不知有中又烏得而過之故人而非

之無舉刺之無刺者小人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大風覆萬斛之舟不能拔方寸之草大旱枯百畝之

池不能渴徑尺之井有木者如是故匹夫之算可致

三軍之敗三軍之勇不能奪匹夫之志

木火水土四者擊之聲皆微金擊之則鏗鏘然故人之聲出於肺肺清則聲清肺病則咳嗽生焉肺者金也金故有聲也

血之所至搔之則癢刺之則驚惟牙與爪血所不至

故爲痛癢之所不及若夫四肢之間血間不行則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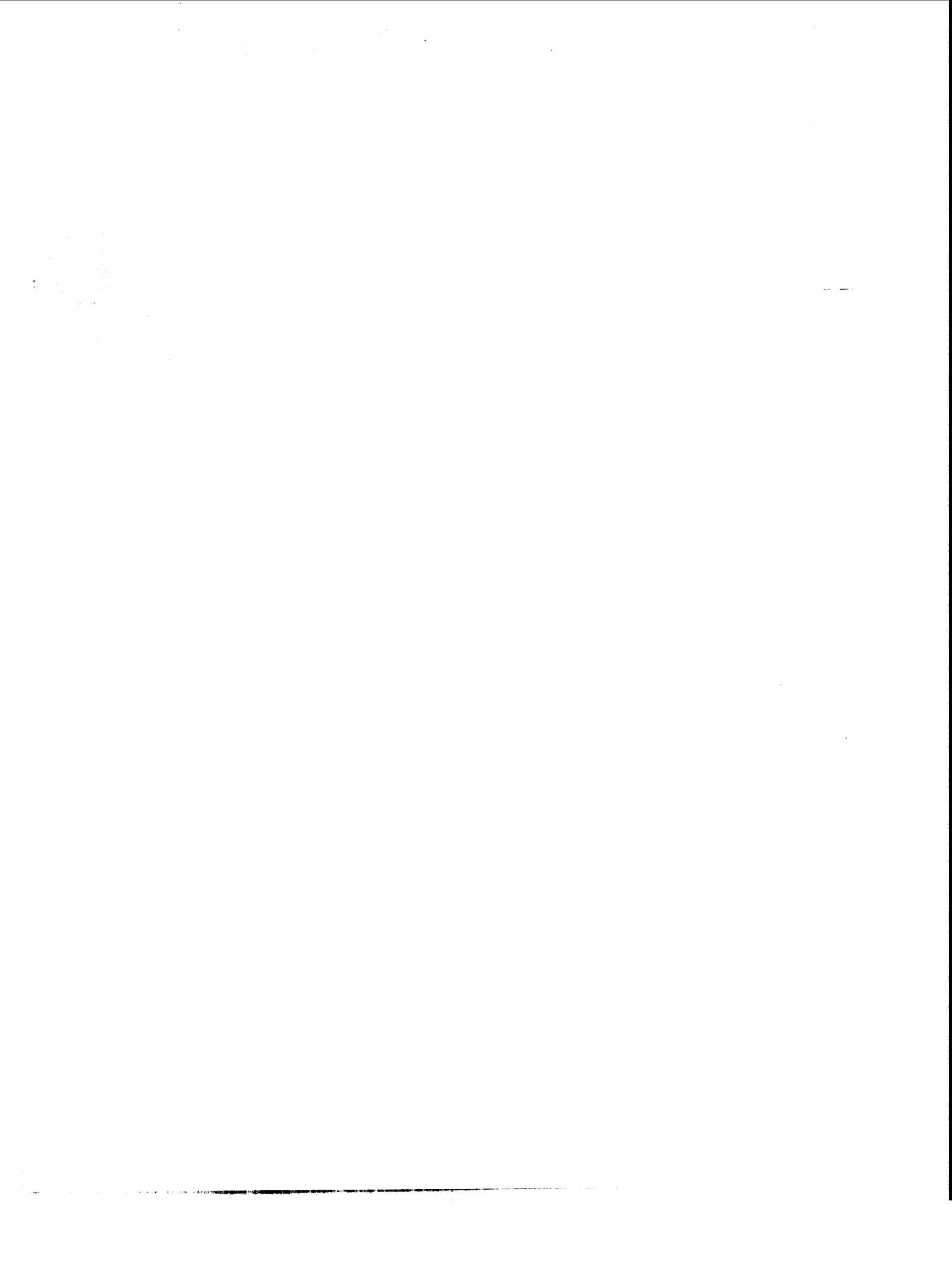
木而不仁一身之間皆不仁焉斯死矣

天上有頑蠢偏矯之仙地下有柔弱長厚之鬼是故

天發暴風地流弱水

衆人之死也魂悲而魄戀聖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

昭代叢書 丙集 觀物篇 卷二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吳鰥放言

二十五
野
ノ
旗

904

嘉定吳 莊茂含著

同邑汪 价价人評

天地之內皆鰥民也自舜曰有鰥而人誰不鰥乎迨乎馮汭降二女嬪而舜於是乎始不鰥若所傳湘妃九疑之事陟方後猶淚痕染竹鰥於始者舜乃不鰥於終後世稱伉儷曰偕老曰齊眉幸之也夫既以是為幸其更有不如是而以為不幸者乎余年十九成婚四十餘年禦窮有侶今逾六十而妻死鰥於始者昭代叢書 丁集 吳鰥放言 卷第十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乃復鰥於終矣夫鰥天下之熒民也熒則困困則無言雖然天能鰥我身不能鰥我心言者心聲也酒闌夢覺之餘心不滅則言亦不滅余故不能無言

放者何縱詞也凡言之道曰規矩曰忌諱規矩者行文之謂也忌諱者趨時之謂也余非行文非趨時遊思縹緲忽焉成詞尋之無端汗漫難稽故曰放也吳者從氏也吾家季子出自泰伯氏當從姬欲稱姬鰥放言而不敢也雖然逸民虞仲隱居放言則放言者其我吳家法乎

天地之內曠如也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脊吾不知局之脊之者之何為而狹小夫天地也吾不知天地之何為而乃為局之脊之者之所狹小也鯤鵬翔乎雨間天地大矣彼宛鳩之棲乎枋榆魴魚之遊乎池沼安知其視枋榆沼之不猶之乎天地乎余所居僅容膝而饑寒迫其身妻子攪其心天耶地耶局矣脊矣雖然有術焉以衡之曰無端無端而遊曠曠而御風而行凌雲而上而俯視一切猶培塿也無端而遊炎炎而鼎鑪在前竹帛在後吾不昭代叢書 丁集 吳鰥放言 卷第十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知悲天憫人者之何為而徒攪我心為也無端而遊寂寂而棲情禪悅息心空王而耳目口鼻之感捐色聲香味之交滅也無端而遊山水而登會稽探禹穴浮江淮涉汝澗在吾几席無端而遊花木而孤山之梅濂溪之蓮栗里之菊在吾庭除無端而遊是非之途而褒譏在吾心黜陟在吾口無端而遊賞罰之地而服章在吾笥斧鉞在吾手時而語時而默時而動時而靜其語也孰默之其動也孰靜之殆天縱之鰥民與吾烏乎言吾烏乎不言庸詎知夫言之者之非

鯨乎庸詎知夫不言者之非鯨而乃自爲鯨乎是曰放言而已矣

文章之妙全在如題若此篇者真是放言也

破寂之方惟詩與酒余不敢詩而敢文三爵後文思忽然自至亦一樂也余嘗謂文思之來如遊絲颺空過而不有急須筆墨留之金聖歎所云捉住是也余一生不知颺去幾許今乃留之晚矣

文章之來向有如潮之喻余更謂少年之文如潮老年之文如浪潮之至也猶有潮汐浪則頃刻而平少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鯨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年之文善記老年之文善忘亦猶是也余近日文思益靈其來也如潮頃刻即忘又如浪之平矣安得一能書青衣日久侍左右一有佳句口授書之使余墨浪長存於天地間乎

或曰子之境苦矣而爲文一似極樂者然何也曰樂勝苦文勝境處極苦之境正當作極樂之文世之喫苦一生者惟無文章足以勝境也故筆墨之精造物平衡

酒闌夢覺文心蕩漾之時也然有不同者酒闌之後

文思勃然夢覺之餘文思悠然故酒闌之言大而肆夢覺之言淒以清

酒中有禪機有文機鯨居後每當愁緒縈心輒將極清之酒斟入極潔之盃燈光下默然靜對一泓澄澈萬念都銷此禪機也少頃便覺盃中躍躍生動卽有題目卽有文章此文機也此中趣味惟獨飲故能領畧設有一二俗客譁囂則禪機文機俱被攪破矣

余之文章從酒中來然脫稿後卽忘之矣嗣後復取以佐酒朗然誦之幾不知其爲何人之作也讀而飲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鯨放言 卷第十三

四

世楷堂藏板

飲而醉醉而又忘故余之文章從酒中來亦從酒中去

有有題之文有無題之文屈子之文先有離騷二字大題目於胸中然後逐篇再尋題目以寫之此有題之文也莊子之文無題飄飄忽忽信筆寫來信筆寫去遙想作者當年亦不自知其所言之何事有題之文意至筆隨無題之文筆至意隨意至筆隨者聖也筆至意隨者神也故屈子之文聖莊子之文神人有恒言皆曰看花飲酒余則不然每對名酒則默

然靜坐注目視之而不飲也家人以瓶花進曰佐君
飲酒則酒色與花光泊泊並入腸胃故他人看花飲
酒余則看酒飲花

淒風苦雨天地之所以助愁也余平時遇之輒不適
鰥居而更難堪矣有荷焉畫而風雨吾心皎日夜而
風雨吾心明月而助愁之物乃以遣愁

客問於余曰子何爲而鰥也曰我非鰥天鰥之我不
鰥人鰥之天鰥之天是使獨也人鰥之人乃以
我爲鰥也雖然天嘗鰥賴有地帝嘗鰥賴有后彼帝
昭代叢書 一集 吳鰥放言 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天且鰥而况斯人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中本無偏倚也余則不
然若論遭逢一生當無喜樂乃人攫之不怒天阨之
不哀真天地間之殷頑也吾知造物者行將遷我於
洛陽而世世食成周之德矣
品交如品花牡丹豐艷逾時而盡空谷之蘭花時固
是移人即未花而花意常在外此其林梅陶菊乎茂
叔之蓮猶爲粉藍若夫罌粟濃麗不讓牡丹則小人
而富貴者耳

選友如選妓必挾風情男子朴忠婦人端正猶非俊
物

無生問於有子曰吾與子並峙乎天地之間蓋各言
爾志可乎有子曰願天下人人無無生愕然有子曰
我之無彼之有我而有彼乃無無生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吾田間而乘帝王之位天下之有皆我有也俄
而帝王者田間矣吾草莽而登卿相之途俄而卿相
者草莽矣君不見秦隋之盛乎方其有也天下之有
皆吾有也而胡亥二年阿廢十三年試問此十三年
昭代叢書 一集 吳鰥放言 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二年以後猶尙得有其有焉否也是非賤民之膏以
爲己有與非其公卿大夫庶司百執事貪冒無耻苞
苴公行窮愁其民俾饑寒切身而生亂與不寧惟是
三皇之長萬有八千歲而無矣夏殷周之盛四百年
六百年八百年而無矣方其有也瓊宮瑤室鹿臺鉅
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而不知夫亭山牧野小
子履有道曾孫周王發已議其後周之有也至東西
君而無矣而不知夫蕞狐聚之無而又無也漢之有
無於莽操唐之有無於賊溫宋之有無更難言矣嗚

呼彼帝王且然而况卿相乎而况未躋於卿相者乎
曠達之言直將三皇以來幾千萬年盈虛消息數
語說盡准其神通廣大故能要言不煩篇法之妙
在帝王細相起以下發帝王而相意只點
一句居然兩對而不見其少更妙在末為卿相句
再拖一筆並上句分應亦
在有意無意間真仙筆也

盈虛公相遇於道爭長虛公曰君何為而先我盈公
曰盈君何為而先我虛公曰虛盈公笑曰虛則曷為
先我虛公曰惟虛故先天地之大也萬物之相生也
其自有乎其自無乎其自有也吾不得而先之矣其
自無也萬有皆吾有也且夫日盈則月盈則蝕理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鯉放言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之常也春盈而夏乘之秋盈而冬乘之萬物之榮枯
得喪其相嬗亦猶是也盈則盡盡則窮窮則變為其
無餘今子既處盈而復自盈我見子之敗也夫我見
子之敗也夫盈公不聽虛公先之其後盈公曰盈平
帝斬之

此篇與上有無篇平對前篇用重筆此用輕筆謀
篇之法亦在錯綜變化
孟襄陽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君友並咎余
謂不然但令明主不棄雖多病故人不疎也每見閔
闕之家雖病而親故盈庭而繼樞桑戶之中故人一

至如空谷足音豈由多病哉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故
人之罪當從末滅

天地者怨府也夫人貧窮則呼天其呼之者之有心
耶無心耶吾不得而知之也其無心耶呼之何為其
有心耶吾不知呼之者之如何祈之而欲天之如何
應之也雨金耶天無金雨粟耶天無粟而呼天者轉
而怨天故曰天地者怨府也雖然人有怨人能修之
人故畏之若夫天則吾未聞有修怨於天而天顧畏
之乃以應之者也天心定不任怨亦不辭怨故君子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鯉放言
卷第十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不怨天不呼天

結句妙在不呼天若將不怨天作結便覺少味

余讀霍光傳至陰妻邪謀不勝有憾也或曰即欲舉
發亦難為辭余曰易易也奏曰臣光幸得以樸忠侍
先帝被顧命輔陛下受任以來夙夜兢兢惟恐自即
於罪戾以傷先帝知人之明負陛下付托之重不意
滅族之罪臣今蹈之臣妻顯素多凶德近者窮治乳
醫淳于衍乃知先后之崩行實毒之臣妻實使之臣
驟聞之髮指皆裂不離手刃臣妻以報陛下竊復念

亂臣賊子國有常刑不可令死於非法伏乞陛下窮治臣妻明正其辜然後正臣赤族之誅庶幾漢法令行而天下知君父之不可弑也臣謹免冠徒跣昧死以聞

詔曰弑父弑君臣子之大逆也大義滅親人臣之不幸也將軍家素忠順弑逆之事當必無之其勿問復奏曰竊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臣妻弑后其事是實而陛下猶以臣故勿問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趙穿弑靈公趙盾以正卿不討賊太史

昭代叢書 一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書曰趙盾弑其君而盾亦曰為法受惡臣妻之事殆有甚焉臣尚能與不共之讐共戴天而覲焉立朝廷長百僚哉何輔相之為也伏乞陛下先戮臣妻然後汚臣之宮諸臣之室臣家百口咸伏斧鑕庶幾臣死可以見先帝后於地下臣謹同妻席藁待罪金馬門外以聞

詔曰誅亂討逆治世之大綱也大將軍光發舉逆謀其令列侯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博士會議未央宮議曰大將軍光妻照弑后是實宜伏舉大將軍光

首行發舉大義滅親忠孰甚焉宜勿問輔政如故制曰可

楚古之文難於神似此則居然西京矣

有繼室而當意者友人賀之曰猶嫌未騷衆譁之余曰譁之者非也夫騷雅稱也屈原放逐乃作離騷騷而可譁離騷亦可譁乎離騷之作原本三百榛芥山隰離騷之祖也騷而可譁西方美人其將為燕趙之佳治鄭衛之清揚乎哉不寧惟是闕離風始首咏窈窕文王宮人亦騷人也離騷之作更祖採薇大風歌

昭代叢書 一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秋風辭亦騷也騷而可譁豈聖賢亦同遊女帝王不殊思婦乎夫騷之為稱本同風雅而後世以為淫詞而婦女尤以為譁至於今則直作詭語矣騷之卿窈不亦甚乎

尤物帶人以不忍為極至余嘗謂對名花不忍折當名酒不忍飲遇名姝不忍近方在箇中是謂能物物或問子無聲色之好何故飲酒擲骰必取二八佳人

曰意也郭汾陽聲妓滿前牛僧孺金釵十二其既也猶吾設中人也是謂不物於物

物有可忘有不可忘心齋坐忘幾疑遺棄天下忽焉而問爲那是謂忘而不忘老安少懷聖人志在斯人而春風詠歸獨與點也是謂不忘而忘

貧富之境不在生前結駟連騎富矣身盡之時車馬何在故曰貨殖非富算厥隨卷貧矣千秋之後俎豆長存是以屢空非貧

草木之精能移我情余嗜蘭每當花開則終日靜對故伴蘭如伴妾余嗜菊每當菊月則朝夕滄蒼相看故愛菊如愛友余嗜梅每入梅林必窮其逕之深曲

昭代叢書

丁集 吳無放言 卷第十三

主

世楷堂 藏板

處故尋梅如尋幽人余嗜柳觀其風條搖曳輒思張緒當年故攀柳如攀韻士外此則對牡丹如對軒冕對海棠如對閨艷對桃李如對門人小子對松栢如對志士仁人能移我情而不移我情是謂定情

聲色之類能奪我性余嗜音而不靡於音悅色而不淫於色樂酒而不困於酒喜風日而喜光風化日不喜烈風酷日喜泉石而喜清泉白石不喜貪泉頑石能奪我性而不奪我性是謂貞性

猛虎踞於當道百獸不敢近狐恃其媚趨而迎之虎

曰汝素善媚汝其供我一嚮虎啗之

鳳凰鳴於九霄羣鳥朝焉雀亦向而躍舞鳳凰不知鱔與龍天淵也或謂鱔曰鱔化蛇蛇化蛟蛟化龍汝乃龍之曾孫也盍通焉鱔從之龍曰吾族無此曾孫命魚蝦食之

紫燕與黃鸝交飛黃鸝曰子安歸紫燕曰吾歸堂紫燕曰子安歸黃鸝曰吾歸柳紫燕曰柳固不若堂之安也黃鸝曰不然夫柳者天也堂者人也吾晝遊乎柔枝夕蔭乎茂葉吾飛翔自如而不知夫爲人之爲

昭代叢書

丁集 吳無放言 卷第十三

主

世楷堂 藏板

拒與爲閉也吾鳴吾天籟而人乃以吾爲笙簧爲眼皖也吾遊乎柳而吾有時而去柳無日而不存也若夫堂有戶有限而子且爲人之拒之閉之也子噪而譁焉而人且愴子也堂之中有盛有衰有興有廢其盛也興也子不得而與焉其衰也廢也吾憂子之共之也而子顧沾沾焉以處堂自幸宜乎子之與雀而同譏也紫燕曰善故君子任天不任人

有蟬棲於木末蟋蟀跋而望之曰危哉子之巢居固不若子之穴處者之安且吉也蟬曰卑乎子之見也

吾踞乎高巖而人乃不得而近也吾遊乎空際而天且不得而制也而子身處污泥之中日與蝦蟆蚯蚓爲伍宜乎半開堂中秋壑驅子而鬪焉乃爲羣妾狎客之弄物也蟋蟀愀然故君子處高不處卑

淒風謂苦雨曰吾與子同罹乎淒苦之境而不知誰校甚也苦雨曰子甚哉淒風曰何謂也苦雨曰吾有形吾雖苦而天下之人猶見吾也而子淒淒焉處於無何有之鄉亦自含其淒耳又誰有知子之淒而憐之者淒風曰不然萬物之苦生於有形故形者苦之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會也且子謂夫有形而祈天下之見其苦而憐之也庸詎知夫見其苦者之不以爲憐而反以爲憎乎而吾遊乎廣漠之野放乎垓埏之外而列子不得而御宗生不得而乘也且夫淒者秋氣也西方之令也俄焉而自西而朔焉俄焉而自朔而東而南焉安知夫吾之淒不轉而爲和爲薰爲萬物之所生長乎苦雨曰善哉故君子宅無不宅有

炭子謂冰生曰吾與子同時而不相入天下乃以爲炎涼之各異也吾與子且相因而和合焉可乎冰生

曰不可炎涼異境也冷熱異情也固並行而不悖亦相嬗而迭乘也而子欲其相因因子耶爲就喧因我耶爲赴寂庸知夫赴寂者之不以爲降尊而就喧者之不更以爲卑已乎且夫冰山之喻子亦聞之熟矣安見夫子之喧不又同於我之寂乎炭子曰見眼曰消子亦終歸斷滅而天下乃以子爲清流也故君子因涼不因炎

蜘蛛謂蠶曰文心之妙如獨繭抽絲我之抽絲不異於子而天下文章獨歸子者何也蠶曰子之文章不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過自供其食耳而且殺物而不顧譬諸刀筆之流舞文弄法以糊其口而不計夫人之被其毒也而我元黃焉黼黻焉是朝聘之所薦陳也是賓嘉之所以將敬也文王之養老漢氏之賜帛所以大庇天下而使無寒顏也至若虞廷之粉米夏后之黻冕周公之袞衣繡裳所以昭宣文治而舉明王於三代之隆也而子顧欲以區區者絜長而校短焉多見其不知量也蜘蛛慙甚故君子之文章宜衣被天下

龍與蛇其先皆潛伏也亢旱之會龍見而膏霖四霈

天下頌德蛇羨之質緣而承龍之位早魃爲虐赤地千里蛇莫制也當時爲之謠曰龍見蛇潛天下泰然龍蛇易位天造草昧故君子之出處宜霖雨蒼生富貴之樂隨人領取對花而餐其秀可當食肉對酒而挹其清可當好色彼食前方丈侍妾數百皆糟粕耳

菊之美者曰相袍白曰鶴頂紅余愛紅不愛白相袍不及鶴頂之高潔酒之美者曰狀元紅曰梅花白余愛白不愛紅狀元不及梅花之幽清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藏板

魯有兩生一美一醜從方先生遊先生講道而貧其醜者時有餽遺先生不以爲喜美者無一飯之德而先生不以爲憎也愛憎之情分于美醜彼講道者且然而况他人乎

梅雪爭春未肯降或曰何不質成於四一老人梅雪從之老人曰君輩皆冰雪之操若欲爭春不如讓桃李獨步

松竹梅向稱三友或諧竹於松梅曰此中空空安能與君友松梅怒曰惟空空故能爲我友所謂此中空

洞常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也嗚呼爲君子者能如松梅之無信讒言而爲小人者自知其讒言之無益而不入於君子之耳則交道庶乎其有終矣

海外諸國向有洋禁不通往來近以海寇蕩平朝議令民得互市而趨利者如鶩矣一人歸自述其舟遇風檣櫓俱廢任其所之雲霧中忽見有城當前稍近之則見有魚張其巨口以待其舟之入舟中人大懼急呼水官大帝魚遂隱須臾復見有城當前乃巨蛇也仍呼水官而滅又一人泊於海島見海濱有大蜂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藏板

剖而藏其二珠舟行則雷電交作榜人曰此神龍取寶汝輩有懷寶者當急投之不然則舟覆矣急擲其一珠雷電如故又擲其一而止嗚呼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且爭利者亦在朝矣朝市之中海波沸騰其爲魚口蛇城懸而相待者蓋且暮遇之也水官之呼未能保其必應又不能如投珠者之知幾於早也蓋舟覆而爲魚龍之吞者不知凡幾矣而懷寶者猶然不悟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南城有周翁者巍然一丈夫也見隣女及笄而悅之

以重貲娶之其女淫而黠初昏之夕以其髮與翁結翁問其故曰所謂結髮夫妻也翁暱之凡可以得其歡心者無弗至也不三年而金盡而臣精亦已銷亡矣而女遂爲買臣婦翁困甚乃行乞遂餓而死嗚呼耻然一女子殺一巍然丈夫而有餘三年中其佯爲縹緲以殺其身而破其家者不啻如西子之沼吳也蓋自其結髮之初而已然矣女德無極信哉而人猶不悟見美色而悅之而不自知其身之亦同於吳之爲沼也悲夫

昭代叢書

丁集

吳傑故言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情文二字常相生於天地間我嘗謂忠厚而無文者大率無情者也忠臣孝子信友義士皆從情生則皆從文生設令天地之內而無文則乾坤削色矣故惟魯之人不可與立節

道學之人每兼武勇明道好田獵橫渠喜談兵是也其後一轉移便爲醇儒蓋賦性剛果則克復自力也吾嘗謂斬將易斬慈難將爲仇人慾爲私人也故優柔之人不可與入道

蒼頡制字取義爲多吾友殷雲卜字說云雨戈爭一

貝賤孰甚焉一口養十人困難免矣夫一口養十人困難難免則一口而有田能供十口之食而又有覆蓋之者如人在蔭下而無室家之累也安得不富聖人本其意而爲餘夫之田計其十六受田以及壯而有室已得三百七十五畝之入此三代之民所以幼而卽富也賤因爭貝信矣然而貝固不可廢也貴之義取中取一下乃爲貝一人中天下而立萬國之寶萃焉其取諸此乎聖王無利天下之心未嘗不通天下之利故制爲刀貝龜貝以分天下而貧之爲義則從分從貝豈以傷哉貧也其有待於分之以貝耶先王知人之貧者待分於貝而人之不貧者必不肯分之以貝也而乃喟然曰此其事在我矣於是爲之分土而五等無貧侯爲之分田而四民無貧戶爲之分采而百職無貧官爲之分官而百工無貧技我大分其貝於天下而天下亦無待分於貝者猗與盛哉又誰知千百年後阡陌郡縣流弊一至此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封建井田旣不可復作而封建井田之意不可以不存卽封建之意不可以復作而井田之

昭代叢書

丁集

吳傑故言
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意不可以不存然則元稹均田當事者不可不置念也或曰今天下之田不均極矣使驟而均之保無似道公田之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至治百年而後成今日而議均田非且暮可必之效也當先之以限民名田多者任其賣少者任其買一如其所限而止而又招集流亡墾天下不耕之田更籍天下沙門黃冠之田及罪人籍沒之產以爲王田數十年之後計天下之戶口而均分之其庶幾乎然而百年之內必不能保君相之同心也或法立而弊生或垂成而復墮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苑

世楷堂
藏板

皆事所必至則是三代之治終不可復見於今日也我能不嘆息痛恨於斯民之不幸哉

忙與悟皆從心亡心曰忙蓋謂人之忙者必將喪失其心也悟從吾心豈以人之大悟不出吾心乎或曰心性之學盡於四子大易大學格致誠正明德知止中庸致中和至誠盡性孟子存心養性大易窮理盡性至命皆從切實處做工夫今謂不出吾心將毋墮落禪寂耶曰格物致知其功安可廢格得一事一物便悟一事一物此吾心之悟從散殊而積也迨乎無

物不格則全體皆悟此吾心之大悟也明德卽性載

於人心明之功首從知止知卽悟也未發之中渾然

一性中節之和從性中流出實從心中悟入合之戒

懼慎獨卽所謂致中和若夫盡性必歸至誠而誠身

必本明善明亦悟也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似乎

盡心只須知性而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蓋心者載性

之器也譬諸籠中之鳥盆中之魚必須調而馴之此

養性之說也而無籠則鳥飛於空際無盆則魚遊於

江湖故以籠畜鳥以盆參魚此存心之說也性不養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則無物譬諸籠中無鳥盆中無魚謂之虛器心不存則無器譬之有鳥無籠有魚無盆謂之逸物故能全乎器始能全乎物能全乎物始能全乎器顏子之心齋孟子之求放心全乎器也至誠盡性而盡人性盡物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全乎物也究竟只完得吾心分量完得吾心乃謂存心卽大易之所謂成性存存也成性由於盡性盡性由於窮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直通夫天命之原中庸之所謂天地位孟子之所謂知天事天與立命也推之義文之太極堯舜

之精一執中內典之妙明圓覺皆是物也而後謂之能悟謂之能全吾心故口人之大悟不出吾心自後世有致良知之說而悟之一字視為禪寂不知學問不從悟入一屋散錢豈可無索子且有索子者亦必不廢散錢也象山陽明其學皆從悟入亦緣天資明睿了徹無餘耳究竟天地古今其理何嘗不考究不然真空不空佛氏且然而况吾儒乎

前篇經濟此篇理學乃絕大文章不得以放言目之

蕭長侍見霍將軍其門者欲露索長侍不願見而返

昭代叢書

丁集

吳傑放言卷第十三

圭

世楷堂藏板

其後終光之世長倩名位不顯嗚呼顯要之地為歡幾何而必欲屈抑賢者使不得伸其志亦思魏其失勢灌夫不附武安長平寵衰少卿不從驃騎彼其人豈屈膝由寶者流哉

楊龜山見蔡京門者導之從傍而入龜山俯首從之嗚呼為人門曰入我門者皆旁門也龜山俯首從之嗚呼為人門下士而能昂首伸眉者鮮矣士君子簞瓢陋巷安在不可自適何必曳裾侯王之門伴食鼎鐘之座哉口惠子謂實君曰吾吾與子周旋於世故之中一舉

口而吾事已畢也而子必傷子之財以從其實何也

實君曰子以為世故之周旋也其僅有待於口惠耶

抑不僅有待於口惠也太上實至其次口實並至其次口先至而實隨至最下則口至而實不至今夫世

故之周旋也曰燕饗耳餽遺耳吾猝然而燕之饗之

餽之遺之其人必大喜過望以未嘗期之也使預為

期之而臨期踐之其事已在意中况乎未嘗踐之也

今有兩人於此彼一人曰爾何不燕我饗我餽我遺

我此一人者必非而笑之即旁觀者亦無不非而笑

昭代叢書

丁集

吳傑放言卷第十三

圭

世楷堂藏板

之以未嘗期之也業已期之而未嘗踐之彼則振振乎有辭矣一而再再而三而詬詈隨之矣曰此佞人也此利口也此有文而無情者也然則口惠而實不至乃所以招天下之侮而納天下之謗也夫安見一舉口而吾事已畢也口惠子唯唯而心不以為然其後終身口惠天下棄之

此俗情也信手寫來卻是一篇大蘇文字其參透人情處涉世者當人書一通作箴銘讀

有妨余者或請詛之余曰天地大矣當不相妨而乃有妨我者焉或者我先有以妨之也彼我而無妨於

彼彼又何為妨我不然安見詛其人者之不更有其人也此之謂大迷此之謂大悟

有善余者或請祝之余曰祝之而效天地為我報德也祝之不效天地為我任咎也余何敢尸德於彼蒼分咎於造物哉此之謂任人此之謂樂天

中州君素無嗜慾淡泊寧靜晏如也自東方貢材木西方貢金而土木甲兵之事興焉或告之曰南國有佳人遺世而獨立北溟有水可以酌醴中州君乃選妓於吳更遣使者開朔方通道於酒泉而聲色麴蘖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誥

世楷堂
藏板

之事作矣中州君於是耽於女荒於飲索賦於東徵兵於西方之與國以討其貳圉者以抒其憤焉中州君方樂甚而不知夫天下之釋騷也其後誅求不繼四方兵起環聚而攻中州中州君登臺而望之其南則祝融氏之師也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其北則元冥氏之師也元常元旒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其東則勾龍氏而西則金天氏之師也左軍如黛青常青旂青甲碧羽之矰右軍如茶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中州君懼甚心搖搖如懸旌而靡

所終薄乃步就五大夫謀之五大夫曰君不惟是社稷之靈長是計左右之臣已知有今日久矣寇深矣

可若何且君知臣壯盛之時而不知臣精亦已銷亡矣中州君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先生其幸教寡人五大夫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其二者則

非臣等之所敢言也君其自為計中州君欷歔流涕曰四郊之外皆敵壘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其何以自立於兩間乃一蹶不復振且夫中州之地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誥

世楷堂
藏板

非小弱也中州之君非有異於夏后殷周五帝三皇之數也曩令守其淡漠安靜無為雖至今存可也而乃身死國亡為天下僂笑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而不知夫晏安鳩毒之害也

余作中州文後夜夢四人環聚而泣余問故四人曰我輩雖不能無罪於天下然未嘗不供天下之用先生之文一出即欲功罪相掩不可得矣先生其謂我何余曰嘻甚矣文章之為害也我當徐思之乃自維曰酒者我之所嗜也財者我之所無而未嘗不願其

有也氣者一身之忿不可不懲而天下之忿亦藉一人之怒而平也若夫色則國風好色聖人未嘗卻嬪嬙而不御講誠正於衽席也是不可不平反乃呼曰酒子命汝一人曰臣酒進余曰惟汝有罪亦有功繼自今其令人有逍遙無沉湎子不汝罪酒拜稽首而退又呼曰財子命汝一人曰臣財進余曰有汝則生無汝則死汝本天下之功臣而無如天下之因汝而殺人害人且以富於汝而資汝以殺人害人者之不知凡幾也汝功不掩罪汝之罪其令守財奴餒賸財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蓋

世楷堂藏板

而前曰我乃氣是也孟夫子謂我至大至剛今乃不足君所乎余曰剛大之氣非忿忿之氣撫劔疾視忘身及親則職汝之由乃命左右囊之三木以平其忿又呼曰色何在汝前來遲之久久一人粉白黛綠輕盈嫵娜而進曰臣妾罪當死惟先生垂憐余曰只汝言動便是移人命武士斬之

或謂昌黎作毛穎傳當時以為怪而譁之今子中州文不更怪乎余曰凡遇平題須作怪文題既平

而文亦平則無文矣酒色財氣為題何等庸俗若作正言格論不獨三家村學究能之即七八十歲老農冬月羣聚曝背時亦能將此作閒話消遣也余故從酒卮中幻出此靈異之筆非怪也隨題耳即昌黎之毛穎何常怪怪之者怪耳語有之見怪不怪今而後有怪余之文者余見之不怪矣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美

世楷堂藏板

藥餌一日見余有白髮曰髮而豈可使之白乎余應之曰我之不能使髮不白猶君之不能使富不貧也丁子默然後數年三子皆辭世而丁子家亦落其後移居邑中復與浦子漸奄孫子亦仕徐子令聞朱子豫良作甲子社不三年而豫良令聞皆歿前年余喪子今又與漸奄同喪耦豫良一子亦死嗚呼人生歲月良不可恃文章朋友之樂彼蒼不輕與人殆有甚於顯名厚實也古來耆英之會惟香山九人曩令甲子諸君同堂白首以終天年吾猶謂福享之數遠遜

香山而或死其身或斬其嗣或喪其耦豈今人福命誠不及古人抑施報之理或有以自取也言乎自取反之無端言乎福命驗之無據我將呼天而問之羅溪三子惟研修最莫逆臨沒之日猶過余長談曰天下事不可問矣我方築小圃結茅亭與君讀書飲酒以待時不亦可乎歸猶躬親畚插而不自知夫黃昏之一笑而逝也酒闌燈炮之餘回念前言歷歷如昨而研修不可復作已二十餘年矣生死何常皆當作如是觀邑中甲子惟漸菴亦仕耳而漸菴親且近鰥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騾放言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居後每見其有不豫色余告之曰行樂須及時無徒效奉倩神傷也

清和圓轉神似廬陵前二篇如龍吟虎嘯山谷震驚此忽變作黃鳥呢呢前二篇如軍中鼙鼓闐闐如雷此忽變為笙簧絲竹吾不知一人手中何以有此許多筆墨也
林和靖妻梅子鶴或曰意也余曰不然梅實可妻鶴實可子今夫關雎風始首咏窈窕窈窕者幽閒也貞靜也花之幽閒之貞靜孰有過於梅者乎開元之治梅妃在御海棠睡而天寶亂矣艷妻之禍帝王不免而况幽人乎古來高士之妻如少君之挽車德耀之

舉案皆有得於梅花之意而其人不多見至於士庶之家牝雞司晨其家必索寧如梅妻之無非無儀可與偕老乎鶴之可子則更有說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生子而有令聞者似之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縻之生子而被爵祿者似之若夫不才之子則曰窮奇曰禱杙皆惡獸也子而不才不仙禽而惡獸矣人之生子取仙禽乎取惡獸乎不寧惟是人生非金石安得長壽考每見中壽之後鼓盆喪明大率不免孰若梅之堅貞鶴之算可無聚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騾放言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散之悲死亡之痛哉余今遭逢實同和靖惜乎此梅與鶴而并無之也

忠諫信疑孰雪當年之共憤曲直之事不能言於君父藏弓烹狗誰伸千載之奇冤報施之理非所論於帝王
誅戮功臣向稱漢祖余謂明祖實過之何也韓彭蒞醜當時猶坐以反名至於英布陳豨輩則實有其事誅之誠不為過明祖則不然傳友德之卒史臣書曰穎國公傅友德暴卒穎國之功不下六王書爵麟之

也書暴不敢名言也我不知暴之爲義何取也意者其賜劔乎賜鳩乎蓋不必加以罪矣廖永忠之卒則書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我不知所坐何累也永忠之功本宜封公明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故降而封侯當其封之時已存殺之之心矣

錢

氏謂永忠之累由沉小明王不正其罪爲襲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然乎否乎夫韓林兒牧豎耳劉福通之擁立亦猶劉崇之擁盆子耳明初奉其正朔原無謂也况卽吳王位時劉誠意已取其牌位而毀之乎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完

世楷堂
藏板

而乃以沉之爲永忠累亦將以毀之爲誠意累乎若必以沉之爲永忠累也則皇孫買的里八刺何故而沉之於海也亦將援爲已罪乎史官之法爲尊者諱爲明臣其言安得不爾若夫中山馬肝之謗開

平杜郵之疑則雖欲諱而不能矣六王之中惟信國衛國考終而西平則以養子遠鎮然猶世錮其族屬於京師而宋國曹國皆不能令終宋國無論我於曹國尤不能無慨焉曹國於明祖爲親甥舅遭亂離散及見上猶牽衣而戲明祖曰外甥舅如見娘也其

後屢建大功位次徐常功臣卽可疑曹國斷無可疑

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獨不念渭陽之誼乎試問當時何罪不過曰通賓客耳夫通賓客亦何罪曹國卽

有罪猶當議功議親議賢議故而乃以通賓客廢八

議嗚呼忍矣迨後景隆襲爵而丹書猶揚其罪則更

忍矣其餘功臣不得其死者不可枚舉當時菹醢寧

獨韓彭卽史官之書法亦不一惟此六七公者皆元

勳余故不能無千秋之感焉嗚呼賊平寵衰人臣旣

不可存此念不幸而建大功則又必兆殺身之禍也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手

世楷堂
藏板

扁舟五湖赤松黃石豈非功臣之寶鑑也哉

客問余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曹孟德何爲有此言

也曰孟德此言蓋自傷其不得爲天子也客曰孟德

一生鷹揚虎視卽未爲天子何至自同伏櫪曰孟德

之志豈止位極人臣而已乎其不爲天子也猶伏櫪

也客曰其不爲天子何也曰顧名也從來名義之繩

人甚於斧鉞亡國之主報獻並稱而司馬錯猶知劫

天子爲惡名亦猶是也客曰孟德之時吳蜀未平其

未篡漢懼吳蜀也非顧名也曰孟德之力量能制吳蜀

卽使篡漢吳蜀安得而禁之而猶徘徊不果豈非猶知顧名也哉觀其言曰若天命在我我當爲周文王矣以篡殺予其子而以周文王自居名之所在蓋父子不能相顧矣桓溫力能篡晉而不篡亦好名也客曰曹操桓溫皆大奸雄而子力爲平反何也曰奸雄而有好名之心其罪卽當未滅故曹操桓溫皆當錄其功而原其罪彼劉裕朱溫革命之事其能俟之再世乎蓋名義不足以繩之矣迨後曹丕受禪而漢帝猶能考終六朝以後篡國者必弑君亂臣賊子亦江

昭代叢書

丁集 吳縲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州篇彼爲奇幻此爲嚴正校甲子篇彼爲婉轉此爲勁直總是異樣筆墨也

我郡梅花首稱元墓去嚶二百里嚶人士之尋梅者輒有道遠如何之歎其近而易從者莫若王園園界嚶漚之間先朝有王公諱圻者漚產也以兩榜督學懸車後首植梅花數畝里人效之今且綿亘數十里余往過之披拂於香迷離於色遊覽之餘魂夢間無非梅也向羨孤山妻梅梅可妻亦可妾之行也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矣徐入王園臺榭多傾圯有所謂

昭代叢書

丁集 吳縲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藤龍閣者臨池池上多高柳紫藤纏之蜿蜒如龍父老爲余言曰此王公子當年行樂處也每當花開則挾羣姬飲酒其上公子之言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余爲慨然閣之南有曲徑左右皆松栢迤邐而北有一塋塋前有石臺父老曰此王公子當年之所以生祭也公子嘗言死而後祭我不知死者之有知否也乃築石臺歲時設祭品公子南面羣姬左右侍飲必極歡噫余思公子其殆達生者流與又數年過之則藤龍閣頽廢矣而紫藤猶存又數年則紫藤斬

艾矣而石臺猶存嗚呼人生富貴誠不可恃園林臺

榭之樂亦有同於短命妾也每見世之為園者大率

再傳而廢奔園之盛富貴文章豈非僅事今且蔓草

寒烟矣王奉常東園與弁並峙有所謂藻野堂者堂

前之芍藥今已變為桑柘化為荳麥也滄桑陵谷無

在不作如是觀寧獨區區王園而已耶我更為公子

慨焉設令公子性如銅臭封其黃白以遺子孫或僅

知膏粱執袴而不知花木竹石身盡之後亦泯泯滅

滅於無何有之鄉耳安得所謂藤龍石臺者而憑而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鯉放言
卷第十三

誦

世楷堂
藏板

弔之今公子死而藤龍石臺不死則以公子之輕財

從事花木竹石也使公子而更從事文章則其所傳

不又有進於花木竹石者乎雖然花木竹石非文章

則不工余觀王園公子非無文章者也孤墳纍然猶

在梅花之下豈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

太史公傳信陵連呼公子不置尊公子也惜公子

也此文亦連呼公子亦有惜公子意文之抑揚盡

致纏綿動人全不學史記而神似史記尤妙在惜

公子處有刺譏執袴之意在若隱若見聞此文家
伸縮藏露
之法也

有善憂者問余解憂之道余曰長戚戚只緣機械變

詐坦蕩蕩惟有正大光明

有善疑者問余去疑之方余曰諧謔不行我明目然

及遠億逆不用先覺乃始稱賢

天地生人人者天之子也生子多賢不肖不能不異

幸而高陽高辛則以元愷為之子不幸則窮奇檮杌

雖聖人亦無可如何矣是故威鳳祥麟不多見於千

古人妖物怪常並育於兩間

或問鈞是人也或為麟鳳或為鬼蜮何也曰以麟鳳

為心則為麟鳳以鬼蜮為心則為鬼蜮麟鳳之心不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鯉放言
卷第十三

誦

世楷堂
藏板

以天下為鬼蜮鬼蜮之心不以天下為麟鳳每見天

下鬼蜮之流其視天下無非鬼蜮也斯真鬼蜮而已

矣

忙與閒幼同學皆登巍科官京師忙之為人也健終

日酬應而不以為疲閒甚苦之乃謝病歸杜門卻掃

焚香默坐其於名利澹如也或曰閒之加於忙一等

矣余曰不然今夫山林與廊廟不可偏廢也有山林

而無廊廟謂之痼隱有廊廟而無山林謂之耽仕痼

隱之極病為忘君耽仕之極病為忘身忘身不可也

忘君尤不可也龍見而文明而不知夫鳳隱之無妨於清時也豹隱而霧塞而不知夫虎嘯而風聲四應也龍與虎不羨鳳豹之間鳳與豹寧優於龍虎之忙哉且亦知忙者之非忙而閒者之不得有其閒乎爲苞苴爲關節忙矣謀謨廟堂都俞吁咈一日之內忙者無多閒者仍在也爲登臨爲觴咏閒矣江湖廊廟後樂先憂終身之事閒者當前忙者有待也今之所謂忙者非廊廟也市肆也所謂閒者非山林也室家也夫誠知致君與澤民也則忙與閒不得而交譏矣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微物之中有極忙而不解何爲者糞窖之蛆也有極忙而取憎取死者蠅也蛆爲蠅子豈其家風有相襲者耶口占二偈曰糞窖羣蛆日日忙不知何事在心腸人間車馬渾如是猶道當身富貴香炎日羣蠅隊隊飛沾人滋味點人衣不知揮扇能相撲箇箇殭尸不得歸

不肖待人最爲不可其人而果不肖也我與俱不肖矣其人而非不肖也我則獨不肖矣俱不肖不可也獨不肖尤不可也故聖人視天下無不肖之人

或問天下之大未嘗無不肖而子顧云然何也曰俟其不肖而不肖之未晚也彼未形其不肖而先以不肖待之斯真不肖耳天下之大人類之衆真賢智無多真不肖亦無多也彼方可以爲賢智爲不肖而我先絕其賢智之塗是驅之使不肖也大之則以朋黨誤天下小之則以報復禍一身皆此不肖待人一念啟之也使人人如蘧伯玉之恥獨爲君子則天下無不肖之禍矣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無常人謂澄公曰吾之於人也忽喜忽怒而子終身無喜怒之色何也澄公曰子以爲人之喜怒憑於人乎憑於心乎我澄我喜怒之原而人之可怒者不至乎我前也不幸而可喜者忽焉而可怒則是我澄鑑之不清也則又我親故之當念也而又何喜之忽變何怒之忽形也且夫人之喜怒由於相爭簞食豆羹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夫安知簞食豆羹之不能日得之於人也且此簞食豆羹之得失憑乎理而不憑乎情也自夫人以貪心處之吝心處之而得失之數不憑乎理而憑乎情情之變異不獨相爭更有相觸相

爭者猶有爲相觸則更無端也犬與犬同牢則相齧
爭在食也雄雞相遇則鬪披血淋漓而不顧也蟋蟀
相遇則亦鬪斷其股殞其軀而不顧也彼其意豈有
所爭耶相觸則然耳今之忽喜而忽怒者其有爲耶
則犬也其無端耶則雞與蟋蟀也彼雖覩焉而人面
乎猶禽獸也而又烏足與之言喜怒哀無常人默然
無以應也澄公喟然歎曰嗟乎天地之性人爲貴而
彼乃自同於雞犬也蟋蟀也哀哉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直道三代不枉聖人無毀譽亦以人言爲可畏也下
而淫奔之女亦曰畏人之多言卽一畏字猶有名心
使此女而得沾后妃之化不採蘭而標梅矣惜乎不
逢周南之盛而當鄭衛之靡耳王荆公乃曰人言不
足恤其淫女之不若乎

名節二字在人爲極當然亦極自然一有矯強有修
飾其後有不可知者矣是故女子炫節便爲失節之
漸男子修名卽是喪名之基

雲間有顧氏墓者薦紳先生之葬室也在峯泖之間

其地甚僻每當風清月朗輒聞羣鬼嘯聚土人習以
爲常潛往聽之則如聞吟詠之聲意者九峯三泖擅
山水之勝不獨騷人墨士之所留連而亦仙鬼之所
樂得以登臨者乎一日有優人過其下忽見二青衣
呼之曰我家老爺宴客呼汝侑酒優人隨之而往潭
潭之府無異人間也肆筵殊甚有客數人皆冠帶傳
命曰今夕止清歌不用金鼓優人惟命巾席以酒食
犒優人覺其有異優人知其爲鬼也駭甚其黠者曰
彼所畏者金鼓當以此震之羣鬼倏散向之華堂綺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筵忽變而墓門荆棘矣是時厥後永不嘯聚嗚呼山
林風月人鬼之所共樂也無端而忽思聲伎聲伎之
樂幾何而山林風月不可復得矣今之富貴場中聲
伎滿前彼方自以爲樂此無窮也達人視之皆此墓
間之片刻也孰若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常存於天地
間乎選勝行樂我知在此不在彼矣而迷者猶然不
悟其不貽刺於揚州鶴者幾希

遼東鶴與揚州鶴相遇揚州鶴曰淒乎淒乎子之化
身也蓋三百年後而復還遼東所見城郭人民皆非

矣而我腰纏十萬而到揚州豈非當時則榮哉遠東
鶴笑曰子以爲揚之熱有勝於遠之寂耶遠之寂也
公孫氏安焉慕容氏昌焉當日繁華居然帝京也揚
之熱莫如隋問迷樓故址蜚院風流猶有存焉者乎
今且梵宇樓臺殘荷數葉矣瓊花能再發耶錦纜能
再牽耶玉鈞斜內芳魂能再世耶撫今追昔蓋不知
涕之何從矣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且
夫冷熱之數如環相循火之熱也水能滅之日之熱
也月常繼之而子顧謂區區腰纏之十萬而能長有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銀放言 卷第十三 堯 世楷堂 藏板

之且假其餘光以自耀也是何異晏平仲之僕夫以
得御宰相爲榮也揚州鶴甚慙無以應
鄙與吝爭妍余曰寧吝無鄙譬之婦人吝不過短小
鄙則醜惡萬狀矣
變與詐鬪巧余曰詐不及變也許可逆而知變則難
窮盡也譬之動物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猶爲美稱詐
則直謂之狙矣今之人不虎豹而狙也哀哉
才與福爭能才曰我能回天福曰我能聽天余曰才
而可以回天仲尼不陳蔡顏子不簞瓢矣是故君子

靜以俟命

貪與廉爭利貪曰我利在厚實廉曰我利在顯名余
曰廉而利在顯名則仍不廉矣是故君子清畏人知
幽蘭與牡丹同時而花友人有藝蘭於牡丹之下者
花開時賞花飲酒競誇牡丹之勝而不知其下有幽
蘭也天下幽馨之品而爲富貴所掩者有如此蘭矣
荆棘與蘭蕙同畦或問蘭蕙曰君與非類同居其亦
有不適於心者與蘭蕙曰彼自荆棘我自蘭蕙各任
其天焉可也天之生物既不能如管子之制齊四民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銀放言 卷第十三 早 世楷堂 藏板

各居其鄉則非類同居勢所不免是故鸞鳳與鴟梟
同飛麒麟與豺虎同走彼其飛走亦猶是也而性之
所殊鸞鳳不能得之於鴟梟麒麟不能得之於豺虎
也必同類之與居然後可則岐山降而梟獍潛踪阿
閭遊而豺狼屏跡不獨傷造物之大并損麟鳳之仁
矣且夫物之相害不在並育非物之不害而不物於
物者乃能容物也不惟物也惟人亦然君子不幸而
與非類爲羣始而容之繼而格之不得則憐之
憫之彼方對珠玉而形穢而又何足櫻我之心乎或

曰蘭蕙之尊於天下也宜哉

曲水流觴相傳為周召營洛故事莫春童冠蘭亭修
禊皆其餘韻也從來大聖賢名宰相無有不風流余
平生每逢此日必借勝友選勝行樂風雨則以盆蘭
為清供與家人小酌竟日不呼叱不言愁今年鰥居
此樂不可復得矣因憶戊寅歲余年十五上巳日與
羣兒緩步水濱見有野花可愛手拈一枝對之微笑
繼而投之於水水流甚迅頃刻間花忽不見余口占
曰我愛花我愛水投花於水花戀水水流花少焉花
去不復返但見水兮不見花人生聚散總如花何處
因緣不似水嗚呼今年丁卯距戊寅已五十年乃五
十年後之惡况已於五十年前之讖語先見之人生
榮枯得喪豈非有前定者耶

自代叢書

丁集 吳鰥放言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上已無聊偶一對鏡形骸皆可憎即以耳目言之耳
司聽目司視皆有功今皆有罪昌黎之視茫茫許丞
之耳重聽古之人有先我者矣口占一詩曰雙眸舊
遜離婁視兩耳新斷師曠聰蓋自嘲也雖然天下事
不可入見聞者多矣藹焉噴焉則又余之幸也夫

昔人論意氣擬於如雲然又有不同者童稚之意氣
如春雲之輕壯盛之意氣如夏雲之奇晚暮之意氣
如秋雲之淡而冬雲之冷若夫歡愉之意氣如雲之
絢爛愁苦之意氣如雲之晦冥將相之意氣如雲之
從龍仙隱之意氣如雲之擁岫然則意氣之不同更
有如雲之出沒無定者乎因思氣蒸雲夢襄陽壯語
至于傾動天子而不才明主棄竟以一言衰颯放廢
終身此時意氣定有不同於元龍湖海者而邯鄲少
年茂陵遊俠方且肆其鴟張噓氣成雲也我道之窮
世事之變感慨可勝道哉

自代叢書

一集 吳鰥放言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五官之職各有專司若設官然無虛位也口司食飲
如司農金部歲收天下錢穀金幣以供軍國之需固
國之司命矣至於鼻而若冗員雖然口司味鼻司臭
激濁揚清全於鼻乎是賴設令五官之內有口無鼻
如設官者有府部而無臺諫有守令而無監司濁穢
盈廷清芬逆跡成何世界乎昔人謂人身一小天地
余更謂人身一小朝廷以尊生之旨作建官之箴繡
衣直指我知其不可廢也已

昌黎年未四十而齒牙動搖余之動搖幸在四十後
壯時左齒時疼嚼物常以右不數年而右齒毀壞乃
易以左物不可以窮其用窮則敝敝則變理固然也
又數年而左之毀壞更甚乃復用右而反覺其優此
如仕宦者閒散日久一朝起廢風采隱然而當軸之
子忽焉罷職黯然而無光一升一沉賢否頓異天下事
類有然乎是故右齒之用如賜環左齒之廢如賜玦
賜環者勿以恩寵方新而忘當年之廢置賜玦者勿
以君恩既替而忘昔日之主知則一龍一蛇與時變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化可以徜徉於仕宦之途矣
內典之言有所云本來面目者史載阮步兵能為青
白眼遇俗人則以白眼視之將毋失卻本來面目耶曰
本來面目必施於本來面目之人而後有當彼既失
其本來之面而我遇以本來之目是我喪我目也其
不同於彼之喪失者幾希余一生不敢白眼然亦未
嘗誤用我青天下流品淆而風俗混其來久矣我存
此一點之青寧不足當一字之褒三命之榮五服之
貴九鼎之重哉

余嗜梅花時坐臥其下弗忍去也即無花未嘗不坐
臥於心少壯時雖有鹽梅之志而孤山之癖不衰余
故自號梅菴

梅花潔白對之則余心亦潔白梅性堅貞對之則余
性亦堅貞此中有禪焉余故自號梅禪

蘭之幽馨校甚於梅惜乎無幹其堅貞不及也譬之
美人淡掃蛾眉臨風欲墮對之能不移情余故自號
蘭癡

菊之靜如對陶令余故自號菊侶蓮之清如遇濂溪

昭代叢書
丁集
吳騷放言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余故自號蓮儔

余善評花每對花必窮其色香氣味之幽深處而進
退黜陟之余故自號花林銓部

余善品酒嘗以六等定案列居上苦次之澁次之酸
次之淡次之甜最下凡六等余故自號麴部文宗

余一生最善自訟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皆非也
余故自號知非道人

余年六十花甲週矣天地之數週而復始必無此理
爾乃皈依空王惟願一瓢一笠一部楞嚴一聲我佛

以終餘年余故自號四一老人

余一生數奇凡得意之事不敢效顰花甲時朱子力
宣強余演劇重違其意勉爾從之然夢寐間猶知自
咎也夫行年五十而知其非矣又十年而仍復蹈其
非乎其明年喪子又明年喪婿又明年喪妻則皆非
之所致也夫知其非又知其非之所致則非可已矣
而又有非焉者平生詩文脫藁即散本無意於身後
名近以斬嗣力宣乃以拙草呈政督學太史西江李
惺齋先生先生文章宗匠謬膺賞鑑發縣梓行昔日
昭代叢書
吳縣放言
卷第十三
吳
世楷堂
藏板
已灰之名心乃怛怛復動夫天既不與我以身後人
而我復不計夫身後名非也然天既不與我以身後
人而我猶復計夫身後名更非也余終自號非菴而
已矣

丙寅九月余喪耦忽忽遁除竊念往年此日方作
團圓之會而今子焉此身風雨孤燈形影相弔有
難以卒歲者因作一破除法每夕獨飲設筆墨一
有所得即時書之至明年上巳輒得三萬言乃知
前此之所謂遊絲颺空過而不留者蓋不知其幾

也茲因限於卷帙先以其半問世過此以往其或
颺或留又非今日之所得而逆料矣

昭代叢書
吳縣放言
卷第十三
吳
世楷堂
藏板

吳鏗放言跋

南華之文汪洋浩瀚不可端倪然具有至理存乎其
間後人不善學之祇成其為悠謬荒唐而已非庵無
罪草非古非今自成一家而邇所嚮往則皆以南華
為根抵特用筆太縱雖流入於優諲而不顧如此帙
中酒色財氣諸條皆是存瑜匿瑕雅意可知較之昔
人廣莊擬莊有過之無不及也甲午夏日震澤楊復
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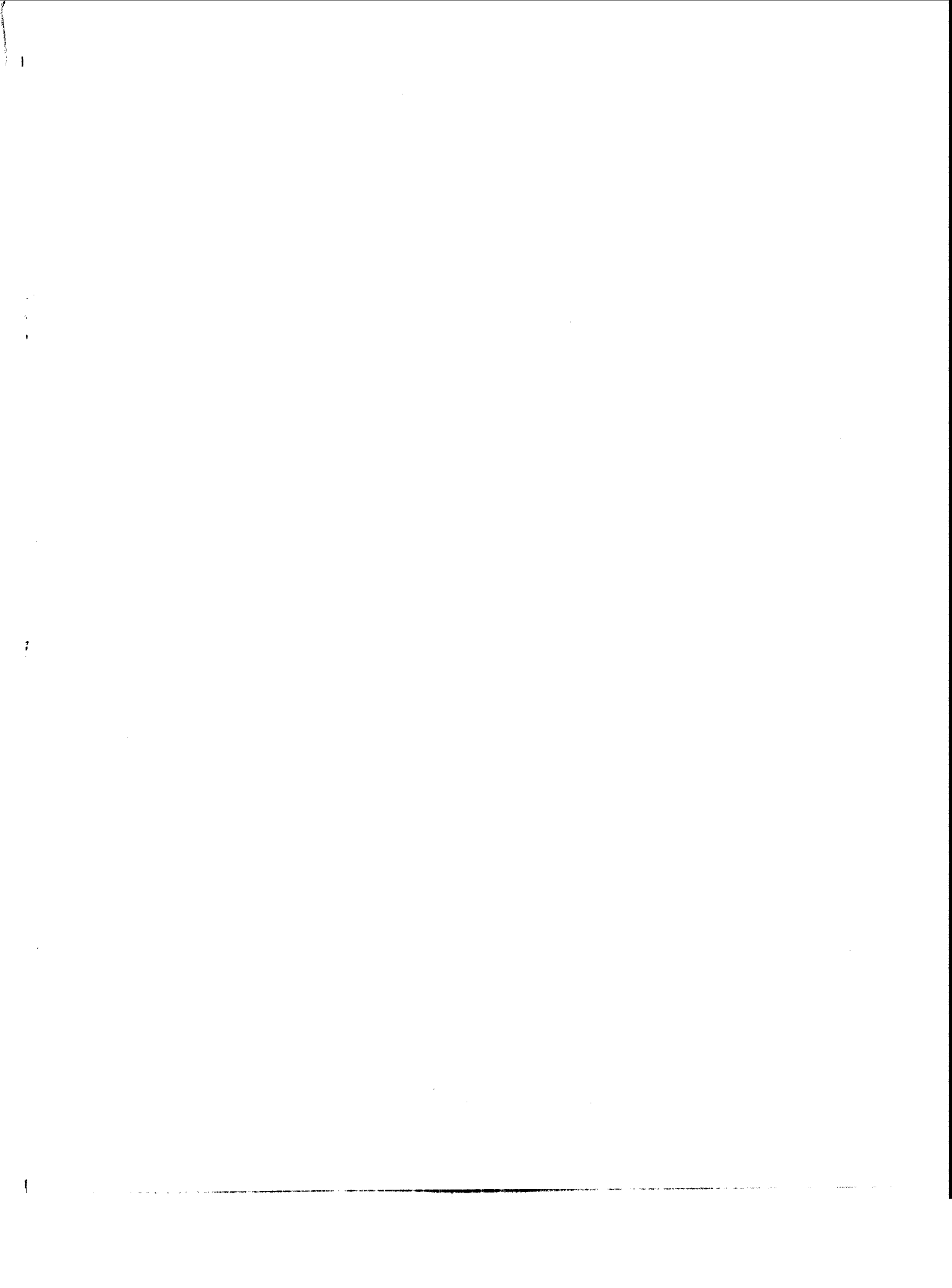
廣 吳鏗放言跋

是

世楷堂

漁

談



東海郭欽華張虛著

不佞居東海之濱食魚於海國自當習漁第漁者志在得魚魚之外奈何有談則樵父之問對牧子之倡和而已其間上下古今翻復名理山澤而俄指廊廟垂綸而敢於秉鉞散蔓無倫放言自恣要皆自暢其勃勃欲吐之意總之無當乎先民之詢故幼嘗漁於龍門渤海壯則漁於丙穴湘沅今且老矣歸而漁於具區震澤鴛鴦明聖之間興至而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一 世楷堂藏板

嗚其天籟夢醒而摠其性靈罷釣而語潑缶而呼滄浪之歌不意入有心之聽乃有歷歷紀子之談而質之于者子瞪目眎之曰惡乎談惡乎不談君其問諸水濱毋更為乃公饒舌東海漁人郭欽華張虛甫書於天竺涇邊釣菴磯上

孔甲取民子不能庇斬足之殃文帝賜萬錢不能回鄧通之餓冥數已定君不得而轉移之況其下者乎世有搖尾乞憐奔走於時宰之門而妄求過覲者吾不忍見其離亂之狀也

逃亡之屋犬不離門醉仆之人馬不易步念故主也然則諛僞主以求榮助逆臣以干進者非犬馬之罪人乎

子弟挾父兄之勢以凌人丈夫憑妻妾之財以致富無論有識之士羞與為伍即父兄妻妾且竊笑之矣春申以李園之妹易楚不韋以邯鄲之姬移秦包藏禍心即被顯戮秦楚自若耳於二子何與哉

餓者不為垂死而食嗟來之物男子不為采薪而拾道遺之金千載之下談之猶香齒頰其名皆不可知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二 世楷堂藏板

士人有一節之行列畫標榜以自矜銜殊可醜也

曾子讀喪禮而泣下沾襟孟元方讀蓼莪而哀咽不已感於中而形於外至情也世有謂讀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必不友信夫

柳婢以買綾薄主石淩以奏技投檀侍女伶人猶爾知耻况其上者乎

魚保奏銅匱於武后竟以投匱被誅周興教大糞於俊臣卒以納糞伏罪小人欲售殘忍之術而身受之

天道好還何其明而速哉至其他張韶以泄謀折頸
遮弩以鄉導殺身彥洪以乘馬受射齊邱以讓族自
縊同於反手機發尤巧也

君平不聽羅沖之勸以百錢為有餘劉生不受富人
之遺以一袍為自累知身外皆長物也故曰益我貨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張耳與陳餘時誓為刎頸而爭權相滅張遠與武
周平居稱不開口而唾皆成嫌友道之絕漢魏已然
何獨於今疑之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於中行而著節
於智伯豈前後異人乎顧所以待之者何如耳
山賓不以漏蹄之牛欺人君實不以病肺之馬求售
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士大夫觸類而推之何往
不善

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縉紳薦士類能言之
然田廬之計閭閻之情終夜營營神疲色頓吾恐老
聃瞿曇掩鼻而斥之曰盜吾名以文其過世有若人
哉

先雷雨雨必不成未春而花花必不實泄露太早
耳士之處世須涵養靈源為樹功展采之地喋喋於
語言文字之間吾知其百無成也故曰非寧靜無以
致遠

解牛皮為鼓可正三軍之令為牛計者不如負軛聚
狐白為裘可登天子之堂為狐計者不如走澤故知
巢許高蹈於陶唐嚴周避迹於炎漢良有以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
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誅於人者其禍淺誅於鬼者其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禍深一念之發君子不可不慎也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二子皆富貴而儉者乃今士人以羅綺為服被之下
體不匝月而易焉何忍暴殄如此
章惇欲殺劉元城而假手之人嘔血就斃胡舜陟欲
陷高登獄詞未具感疾暴亡忠賢之人天必祐之小
人徒肆其蜂螫之毒竟亦何益

范蠡不聽夫差之和句踐始霸留侯不聽項羽之和
漢高始興此成敗之機繫於一決少有遲疑大事去

矣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元登牀地陷殷仲文以聖德高厚地不能載諛之
燕主惡汝水不冰李超以逼帶京城常近日月諛之
後世笑其下諂上愚今人於達官貴人希一時之寵
遇巧詞曲說百計獻諛有識者必不為所欺也

項王氣吞嶽瀆能忍心於咸陽之火而垓下悲歌不
能禁虞姬之縶縶漢高豁達大度能決意於杯羹之
分而四皓既至不能止戚氏之歎歎蘇子卿嚙雪吞

氈猶與胡婦生子胡淡庵十年浮海猶注意梨渦尤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物移人雖大知大賢不能免朱子云世上無如人欲

險信哉

以朱五經為父而有朱温之子以韓魏公為祖而有
韓侂胄之孫人之賢不肖不係於世類明矣而鄙薄
之人乃嘵嘵然揚其累代簪纓之盛於已何異

董卓築郿塢不能免燃臍之慘王行營三窟不能逃
殺身之禍見之不早耳後人有固權恃寵如猩猩嗜
酒蒼蠅之戀殘瀝至老不休卒以殞首喪軀可歎也

已

善養生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善治天下如牧
馬然去其害馬而已噫知鞭其後知去其害可以通
南華矣

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
勝遠其塗而誅不至為政之通弊也及夫民智窮力
竭而繼之以偽則又苛峻其法以繩之民將何所措
耶噫此栢矩適齊見罪人而號天大哭也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以同僚鄭崇質母病將革欲代
絕域之行柳宗元聽遷柳州以劉禹錫母老無侍欲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易播州之往古人之處僚友誼同手足今日杯酒款
洽之時即死可代一遇小小利害遂秦越其心抑獨

何哉

梟之死也自懸其首所以正其食母之罪虎之死也
自暴其軀所以懲其噬人之凶冥律之嚴不遺於鳥
獸況其他耶

顧榮割炙以啖執爵陰鏗舉酒以授行觴皆一時偶
然之事二子卒得其力以至不死人之施恩豈在大
小哉然二役之義不減子胥濫陰矣世有趨附權貴

以希汲引志得而忘之旋以反噬吁可畏也已

趙苞破賊而母死徐庶歸魏而母生忠孝之心難於

軒輊程子謂庶得其道是矣胡氏謂苞不能權其然

豈其然乎

易牙殺子以食君吳起殺妻以求將皆殘忍不情之

事明君當遠而斥之陳子昂詩云骨肉既以薄他人

安得忠不俟辨矣若張巡殺妾食士在堅守而待援

程嬰舍子立孤欲全宗而報恨忠義獨著又不當以

此律之耳

按嘉按史記程嬰立孤事其偽為趙氏孤而被殺者乃他人嬰兒不言嬰之子此云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舍子立孤

未知何據

仲父以妾倩之言而顯寤威簡子以女涓之歌而釋

津吏管趙之賢固自若耳而二女之名緣是以著抑

又何幸乎

夸父逐日精衛填海見者無不笑之身不滿七尺生

不及百年蠅營狗苟以遂其谿壑之欲又何愚也

離婁雖明不能自見其背烏獲雖力不能自舉其身

人有不善誰能自知耶

張蒼以厚葬完軀晏殊以薄葬碎骨身後之遇有幸

不幸者天也牛哀病而成虎兄啟戶而噬之梁改醉

而逢鬼子往迎而殺之一則淪異類而喪心一則或

似是而遇害瞬息之間骨肉成讐無足恠已世有爭

旦夕之權奪錙銖之利父子兄弟漠然胡越者抑又

何以自解乎

張永德欲求煉汞之術於睢陽生生慮其損福堅執

不與永德將兵以屯下蔡保富貴而終陳希亮欲求

煉砂之術於開元僧僧患其得禍竟授之蘇長公亮

懇而得之卒罷官病癱而沒乃知黃白之事天以濟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學道而貧者非吾輩所可輕受也故范文正得方於

同舍留二十年覓其子而還之封識如故蘇黃門得

方於儀介密室舉火見猫據爐而溺遂置不講古人

遇而知之良為有見今縉紳投閒多為方士所愚事

既不就并其資而失之無亦鬼神陰殛其貪耶

韓卓以家奴盜食祭先義而免之孔文舉以貧民盜

麥養母賞而釋之在二役固以親故受汗在二公不

失為成人之美

孟嘗以廉潔治郡合浦還珠虞愿以仁愛存心蚌蛇

効命易曰信及豚魚良非虛語況於人乎可以觀吏道矣

劉寬行遇失牛索牛而去其人得牛歸而受之朱冲隣人失犢取犢而去其人得犢大慚還冲不受二賢之量一也受者渾無形迹拒者使人不堪君子之處世當以何者為法乎曰文饒可也

周棄筆自后稷繼之公劉古公亶父以及文武之身而興焉所以延祚八百者積之厚也秦業出於大費繼之蜚廉惡來以及始皇之身而興焉所以二世而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亡者又豈盡當年之罪哉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而圍田之報中心以死齊侯殺彭生無罪而貝邱之啼反車遇弑非命之死君不能行於臣況其他乎

封中山之篋則樂羊奏功杜投杼之疑則甘茂底績至王翦乞田於五輩曹沫賁辜於三北自古人君御將有術而後英雄得盡其能今提數萬萬眾臨敵對壘一挫衄而三尺隨之雖數子復生必不能用而數子亦不樂於用也

淳于髡兩見惠王而默默秦昭王三問范雎而唯唯皆子輿氏所謂以不言飭之也一則連數日而不倦一則踈太后穰侯而無疑非其術有以堅夫必信之心耶

三教大士皆顯於周而維世覺俗之旨亦殊途同歸二氏之徒互相傾軋亡論矣至謂宣尼為淨光菩薩又為儒童菩薩顏子為月光菩薩出後人妄撰無疑儒者不斥其非已誤矣復傳會其說以鼓惑世人聖門有此反賊哉子路作閻羅當置之拔舌地獄也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身得而身失之者王莽也苻堅也李存勗也身治而身亂之者秦皇也漢武也唐元宗也豈其才不足耶敬則才以助興怠則才以階亂其機不遠也

韓安國坐法為獄吏田甲所辱及復位而善遇之李廣夜行為灞陵亭醉尉呵止及復位而斬之所遇之事同也而處之亦何懸殊哉安國得全軀而終廣卒以失道自到蓋天報之也

晉文公在齊迷齊女而不行趙衰子犯乘醉載之返國而霸漢高帝入關欲止宅休舍以張良樊噲之言

還軍灞上帝業乃成燕安之情既勝則遠大之計遂
踈雖英雄亦有不能自決者不得諸賢贊之其能有
成乎

燔炙刻烙雖戕馬之性而馬賴是以成其良雕鏤青
黃雖厲木之質而木賴是以適於用然則明君之治
民慈父之教子也不有所忍安能成其愛乎

日月經天大可以被四海之廣而小不能入一室雷
霆下擊細可以發倖喪之罪而大不足以殄元兇蓋
明有所不用威有所不測也君子處世顧事而察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之物物而振之不惟勢不能而用亦幾乎褻矣

碑銘盡溢美之詞故墓亭多災石彈劾信風聞之語
故殿陛有冤人士君子執是而定古今之是非其不
為吠聲者鮮矣

樂聞曠者以纓冕為桎梏喜事功者視林壑為讐
豈通論哉唐虞御極烟霞樹巢許之標湯武順天寔
宇賴伊周之績均不可廢也

昔人云居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寫書何害於事而
謂之罪過今聚百工於室而各授之事錘斧之聲達

於閭閻聞此可媿矣

秦王見孤憤而歎曰寡人得與此人同游死不恨矣
武帝見子虛而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乃韓
非飲藥難回姚賈之讒司馬著書竟老茂陵之渴知
之非難用之為難信哉

以智生事事至而智昏矣以謀召禍禍來而謀困矣
以機致災災起而機窮矣以藥媒病病生而藥窮矣
必如何而後可老子云一曰慈二曰儉三日不敢為
天下先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誅既死之奸雄筆嚴鉄鉞而壬人當路則詭順以求
容希異代之賢哲心切斗山而正士立朝則排摘之
必力人情好惡之外一至是哉

平原綠野皆園也而綠野以晉公類金谷蘭亭皆墅
也而蘭亭以逸少重屑屑於花木臺榭之工而主不
稱焉亦狼林鹿藪耳何足道哉

今之學者類有二病談性命者紬賈馬之辭崇風雅
者厭周程之學數仞之墻何所不備在各成其是以
垂不朽否則游夏奚班之顏閔哉惟假浮華而干進

藉虛寂以文食如美新長樂是則孔子之罪人也
曹操殺楊修而厚其父孔明斬馬謖而用其子事若
相類要之謾死當也修何罪哉

以父祖之貴而庇其後也冠裳多曳白之人以子孫
之顯而祀其先也祖豆多汗顏之鬼至節婦以貧而
湮高士以困而抑司世教者不能無責矣

巴遂砒嚙有殺人之毒瀉導者收功著末參苓有補
氣之能痞泄者增病然則人君之用人也謂君子為
足恃乎紫陽誠意何能挽南宋之亡謂小人為不足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三 世指堂 藏板

用乎商鞅墾田未必非強秦之利亦在乎御之而已
李善保李元之嗣避隱瑕邱王安續士雅之宗竊歸
佛寺身繫童僕誚薄雲霄可謂卓然千古矣至其他
幸愈感恩於三代廉范送喪於南陽鮑永拜更始之
墓朱震哭陳蕃之尸忠義獨全不以存亡少異皆可
為百世師也

有一分不取之心而後可為伊尹有萬鍾何加之心
而後可為孟軻他若子罕拒野人之璧魯連卻千金
之遺中立還玉梁公揮縑身處窮約固已芥視珠玉

無惟乎風猷氣節之凌轅百代也士人得一第而孳
孳焉惟利是圖請託上官無所不至甚有鬻販出疆
甘同商賈他日縮符綬而臨民也能保其不以墨敗
哉

死有重於太山者有輕於鴻毛者余嘗謂侯生之死
信陵也田光之死燕丹也何益哉以為傷勇可也
語云有治人無治法余以為法治也不必其人邊防
漕運可以始於秦隋而廢之乎法不治也亦不必其
人封建井田可以始於聖人而仍之乎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四 世指堂 藏板

陳平謂陰謀為道家所忌自知其後不昌諸葛謂陰
德損於滕甲自知其壽不永卒如其言二君子當臨
敵制勝之時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如此後世可鑒矣
張九齡以嫉賢無後宜韓忠獻之慶衍雲初矣李德
裕以侈殄被竄宜范文正之澤溢宗姻矣魚朝恩元
載亡論也二公賢相也亦以此自累何哉

德合鬼神神敬矣不必糊壇宇而干澤也道通仙佛
佛悅矣不必飾象貌而呈諛也至箕斂攘奪取不義
之財從事於此所謂假之為盜罪加凡盜一等矣

雖有五德其說舊矣余謂燕亦有五德哺雛而均仁
也不食主粟義也比翼而棲禮也擇梁而巢智也望
社而來信也

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余以為田患不
力耳力則無不獲之年仕患不善耳善則無不合之
遇

設官以為民也而遷之不必其利於民以賄遷則民
貧矣以才遷則民病矣以諛遷則民冤矣吁欲治也
得乎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正言不悟則假譬而通其蔽斯君子有術言直言不
從則委曲而匡其邪斯君子有術行術者君子濟變
之權乎純於術焉吾恐其流誦矣

目可以辨黑白於數里之外有蔽則昏耳可以審清
濁於數壁之間聽遠則闕是耳目之偏也至聾以目
聽瞽以耳視楞嚴所謂六根互用者非耶

管不可以窺天而習星者必以管錐不可以指地而
鑿鹵者必以錐言語不可以盡聖人之道而學聖人

之道者公求諸言

山有負嵎之虎則樵蘇絕跡塗有禦貨之盜則商旅
戒嚴衽席有戈矛焉盃酒有鴆毒焉嬉笑有機穽焉
恬然處之而不為備抑又何也

謂仁者必有後乎秦檜之三世館職視房杜何如也
謂仁者必有壽乎蔡京之白首端揆視顏冉何如也
此亦未定之天但君子不可以此怠於仁耳

律以懲奸謂無遺法矣而如婦斬宗謬師誤子似不
可置之不問也祀以褒賢謂無遺議矣而逆寇殺身
批鱗被禍獨不可列之牆廡乎

昭代叢書

戊集

漁談
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朱謙子不憚罪以報父仇杜叔毗不憚罪以報兄仇
孝弟之心人孰無之彼能勿失耳然則虧體辱親溺
妻悖長聞此可赧然矣

習畫者珍顧陸之圖幅繚尺璧學書者寶鍾王之蹟
寸楮千金知而後重也投之田父不能博升斗之祿
矣余嘗謂文章亦然

漁談跋

賴古堂藏書慧樓先生僅見其半已采旅書強聒錄
冰書入叢書別編而漁談迄不可得先生歿後文孫
肇初始於吳門顧湘舟案頭覩藏書全本因得錄副
會余商易先生所輯有與山來丙集相重者數種肇
初遂以此帙與恒產瑣言裨海紀遊共三種屬余補
入續編所以承先志也漁談上下古今翻復名理奇
初透闢非復老生常談快讀數過真不啻背癢得爬
搔矣癸巳初夏吳江沈楸蕙識

昭代叢書

戊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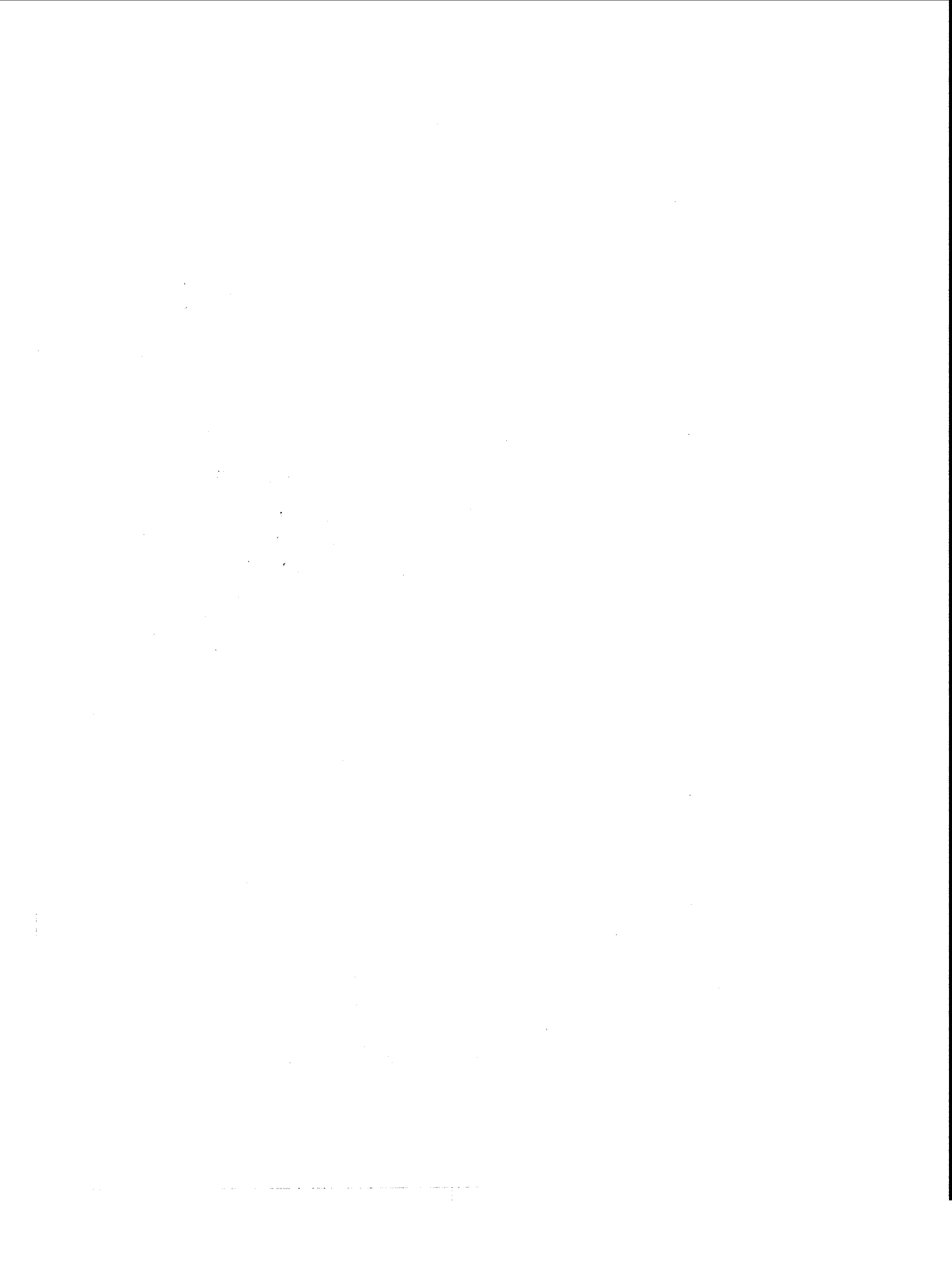
漁談跋
卷第十三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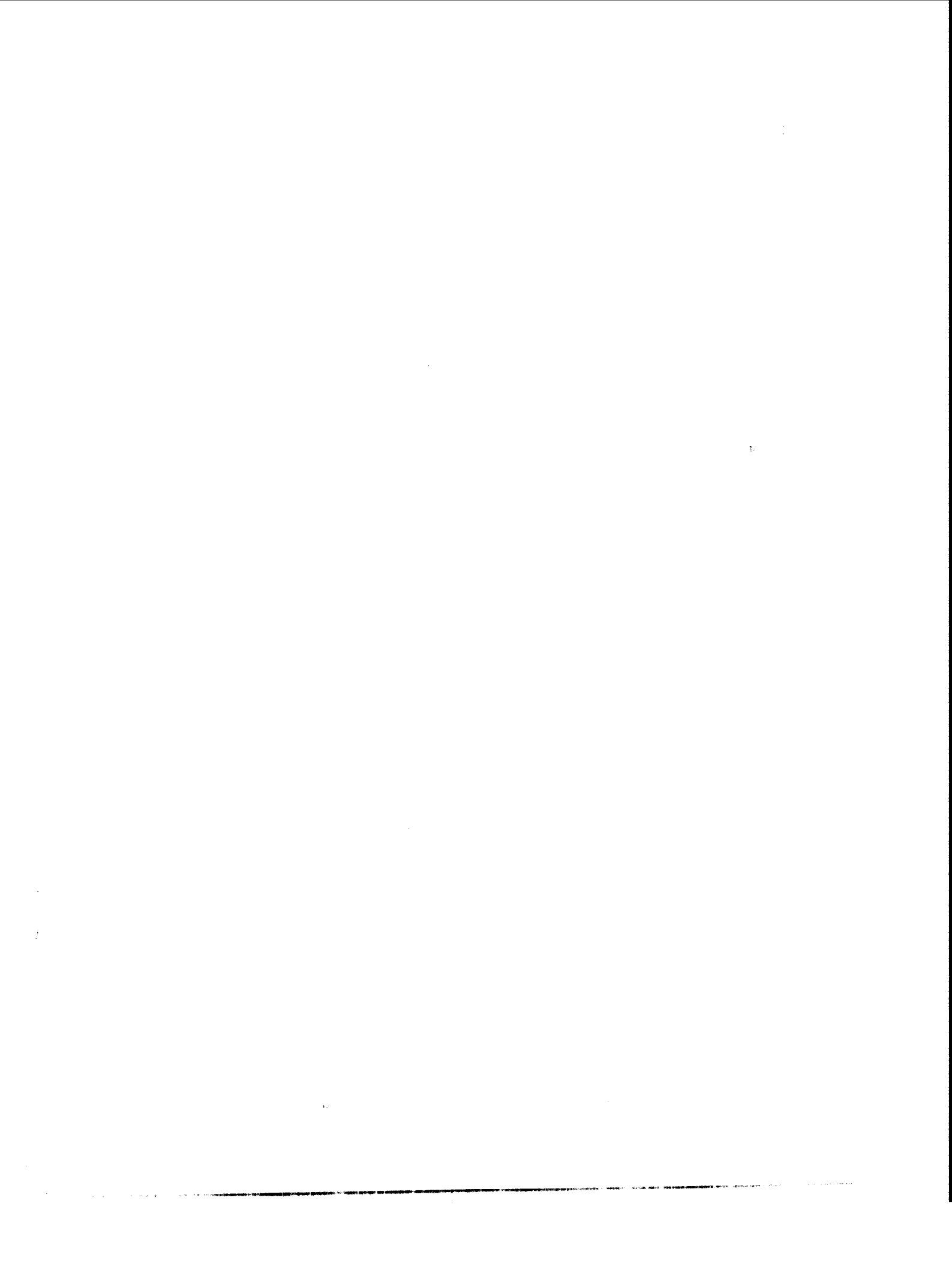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男

澄照旬臣校字



廣
連
珠



廣連珠序

詩編卷第十九

疇昔之歲陳子薄宦白門子浪遊觀止鍾山雲幄松
 翻玉海之濤桃渡月明潮落秦淮之柳街鸚鵡之芳
 尊奏驪駒之別曲惟時劍影橫秋霜寒紫電筆花亂
 落五濕琉璃跨花萼以成篇指雙龍而曜彩兩人自
 以為氣蓋旗亭之夜鑣聯鄴下之規也已而玉樹無
 聲霓旌搖落春天雲暮白也飄零關黑楓青人兮千
 里廣陵煙雨遺恨於六朝吳地風濤悲思於閩閩哀
 吟天寶之篇歎息永和之序言尋我友涉江欲採芙
 蓉遺此素書故人願加餐飯而陳子方將理玉軸枕
 牙籤肇華屐飛翰藻發太史之舊書陳芸閣之祕冊
 錦鱗稀至難傳油素之辭青鳥銜來閒讀雲裳之字
 寄悲秋於宋玉竹粉含愁擬軼調於杜陵錦江將淚
 若夫擷躡兩京鞭趨八季鼓朱鷺而銘金石之碑奏
 黃龍而罷雲璈之舞誠古人所罕臻作者應未逮也
 乃茲調律比偶髣髴短篇百年如昨曠懷上下之間
 壯志難酬斷論是非之藪廣孟堅之遺體賦連珠之
 百章字成金鏡江鮑掩華理出珠淵機雲前席鮫人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序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夜泣光搖滄海之波織女秋寒采動銀河之錦且也
 抗逸志於雲煙走山川於樽俎斯時也琴歌三疊柱
 有離絃酒賦千行愁澆魂補哀蟬落葉悼美人兮不
 來金井銀牀傷遲暮之難暗十年夢斷于轆轤一日
 腸迴而桂苒才非徐筆驚題翡翠之詞鬢有潘絲聊
 寄山陽之笛吁嗟陳子其謂我何雉皋冒襄序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序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廣連珠

長洲陳濟生瀛寰著

連珠昉自孟堅盛於士衡大抵旁論物情其辭
隱其旨深不盡及古今事變也予長夏無事讀
史之餘彷彿連珠體而廣陳古今盛衰成敗是非
之數遂得百首庶幾理以事而章事以理而可
法其循古作者之意也夫

蓋聞挈瓶之智不可以守器溝畝之量不可以滿盈

是以金壺玉尺言詭誕者千家而晷度在神明之內

昭代叢書

廣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蟬桐嶰竹通枝律者百變而陰陽通天地之中

蓋聞定傾者貴乎深謀除亂者堅其內斷是以爐灰

畫箸成大事而鬼神欲愁日慧操刀開晦冥而虺蛇

弗懼

蓋聞德之小也易成美譽之開也易以深是以宋就

灌瓜締荆梁之交者兩固處女爭桑肇吳楚之戰者

十年

蓋聞井淵九仞雖銀瓶而尺綆勺水實遙風扶萬里

卽健翻而摩雲翺翔且倦是以覆餗之悔起於知能

之自鬻反駒之羞由於羈勒之過騁

蓋聞氣勇必債先伸後屈志勇必達先屈後伸是以

舞陽色變而秦殿之桐柱空勞相如定謀而澠池之

甕在以擊

蓋聞道生於虛由闇而彰曠如日月福成於渺慎終

如始完於金城是以河洛闡儀極之精高明無鬼神

之瞰

蓋聞學以嚴正爲宗士以品節見重是以鳳凰千仞

不棲卑柯弱幹之中幽蘭自芳不爭桃李妍之日

昭代叢書

廣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蓋聞物有細而不可忘情有專而不可奪是以少原

悲婦猶遺淚於亡簪蓮勺王孫求微時之故劍

蓋聞翠裘黃褐等土壤之百歲朱輪白屋均蜉蝣之

瞬息是以高名延譽於墨胎遠節驅車於幽谷

蓋聞萬物未嘗傾軋庶類因以裁成是以山不與海

爭水而蒸雲觸石相爲功火不與月爭明而畫堂錦

障不能廢

蓋聞怨誹者忠厚之極思滑稽者論事之變態是以

小弁荒柳君子讀而情傷麋鹿漆城庸主聞而心動

蓋聞形迹之事非至人所推求曠達之風非步趨可
髣髴是以倣有道者不在折巾慕支遁者豈專數馬
蓋聞君子寧驚禎祥貞士非爲邪媚是以景佗不賀
九月之梨花求禮不稱暮春之瑞雪

蓋聞鹿入秦庭歷左右而無辨書懸呂市購千金而
莫陳是以赫赫之權杜諤諤之言慄慄之威濟訑訑
之色

蓋聞靈谷以太虛爲籥故聲無不應澄源以至清爲

質故照無不形是以萬籟調刁嗒焉可合元始止水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明鏡曠然如見鴻濛

蓋聞德以一而致變儀以兩而用神是以駢服齊駕
則蠶叢峻坂可以不傾舟楫並操則澎湃怒濤可以
無懼

蓋聞節高者不可以名義奪志決者不可以勢位留

是以龍蛇獨謝萬戶之封良金不鑄五湖之像

蓋聞情有曠百世而相感意有共朝夕而弗親是以

執鞭附驥君子欣前烈之可攀雨覆雲翻達士傷九

疑之隔面

蓋聞卷撮以防無廣大之觀聰明自資失聽瞻之益

是以部婁漢澗不列於公侯垂纊懸旒猶設夫鐸鼓

蓋聞用有同功而異遇有異事而同是以畜牧一也

而下式馬援之迥殊生死判也而杵臼程嬰之合轍

蓋聞術數不救隕命之人符籙無補興隆之業是以

威斗設於層臺而九虎之師皆潰赤伏進於帝子而

中興之治以衰

蓋聞艱危屈節或未免於儒纓而守道行義亦間出

於閭黨是以驪山禍作海青痛凝碧之絃元祐黨碑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安民廢君實之字

蓋聞傳說者事屬幻而可疑悲憤者詞本誣而足聽
是以乘槎博望實開矯飾之端乞巧柳州聊抒遺謫
之威

蓋聞天地好謙謙與吉會鬼神惡滿滿與覆俱是以

史豔萬石之家風用兢兢於六馬漢志金張之豪貴

幾子子而墜家

蓋聞仁者不以小物忽其慈勇者不以小事濡其斷

是以祥心爲質放麇可得卿英決爲明亂絲必須斬

蓋聞天人之感甚深誠每動於閭里造物之工不測
理易感於怨呼是以以事垂象則山可崩而海有竭
以變告凶則虹貫日而金蝕昂

蓋聞事有伸而後有屈物有廢而始有用是以倡優
鐵劍不並進於楚朝毳褐齊紉難登御於夏服

蓋聞爵以定秩貴絕倖進之臣職以用能不用諂諛
之漸是以斜封墨敕賢主無中下之時鳳閣鸞臺一
歲無周歷之位

蓋聞學以象山無險而不涉道本學海雖細而必收
昭代叢書 康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是以商盤誠時敏而日新學記述百川而善納
蓋聞修德未純君子徵過於顛危名節可干奸壬傳
譽於一世是以申生死孝成驪姬亂晉之階新莽謙
恭著大誥金滕之語

蓋聞氣麗於虛開鴻濛者不列五行之目物生於靜
歷日月者本無賓餞之功是以幾神之內即有義周
陶鑄之前原無堯舜

蓋聞智可藏身遭遇不求平福精能動物治亂可以
一揆是以秦博士全者一人叔孫不受逆鱗之禍昌

邑臣死者三百王吉不累海昏之誅

蓋聞倚數者有時而窮恃巧者不可以久是以行推
亥步不及雲臺占候之功墨守輪攻不及帝王仁義
之戰

蓋聞病中膏肓扁鵲驚而卻走心多疑懼人豕立而
為災是以壽不食麥治藥何功崇有臺駘勤禱何補
蓋聞以事測理窮而量殆以理御事事應而志精
是以劉向知微終全金鐵之世京房乞外難消恭顯
之讒

昭代叢書 康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蓋聞寶鏡照人而不能自照眉睫觀世而不能反觀
是以裘非一狐之腋王者集衆議以成功名過如日
月之蝕君子廣無私以脩學問

蓋聞南成麗色寧動寡慾之君醞醑旨酒難涵潔清
之士是以飛燕不生文景之朝杜康不登周孔之室
蓋聞庭有不損之客望重將軍門無謝恩之人功高
宰相是以物有下而益上如風雷之動太虛事有辭

而益居若天地之嫗萬物
蓋聞雲霧去而躡宿明風浪平而江河靜是以窮奇

檣杭不妨雍熙癡龍怒蛟不遊化日

蓋聞孤介以遁世則簪組弗榮耿憂以違時則高明易指是以身將隱矣終南之筆硯可焚未能免俗中散之禮法難廢

蓋聞櫻時者不能以寵自全守道者不必以默求容是以淮南結輦終膺刀筆之誅金馬隱居弗效侏儒之懼

蓋聞琴瑟不必專壹雖異器而同音薰蕕不相為功欲自保而終奪是以將相和附成南北之軍內外猜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九 世楷堂 藏板

疑構維州之禍 蓋聞砮砮燕石輕其易致翡翠木難珍其遠得是以秦不愛扣缶擊壤之聲趙獨爭卞和隨氏之寶

蓋聞物有感澤而不忘器有力求而不得是以金盤承露淚灑銅仙周鼎去秦長沈泗水

蓋聞暗生於明自明以暗危伏於安自安以危是以前後易境猶之旭日陰霾枯苑頓分辟之積薪幕燕蓋聞物之盛衰以氣形質所不容拘化之施受以幾大小所不能量是以一蟬之翼響有振於羣飛寸草

之榮春不殊於萬木

蓋聞樂以娛情有時而傷故宴以會好有時而生嫌是以中山歎息不減雍門之琴武安驕貴遂開行酒之隙

蓋聞金生於山出不復入水母於地流而必歸是以剛節易亢達人有偃僕之銘柔道多通猶龍誌若谷之歎

蓋聞從物娛神雖工不善搜奇渺望終悔無徵是以山中桂樹自安猿鶴之心嶺上金丸不是神仙之蹟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十 世楷堂 藏板

蓋聞謀以靜勝不在勞身才以淡深不期周物是以圍碁方劫屐齒聞破敵之聲醇酒常酣吏民有寧一之誦

蓋聞堅貞立操不磷緇於時勁直挺姿不萎靡於變是以霜雪如霰猶存歲寒患難之中乃知學問

蓋聞雄辯者承勢而利導知幾者審福而辭愆是以崩通雖智不能奪授百萬軍之恩應侯多才不能離伐齊綱壽之始

蓋聞能下人而可以上人能小屈而可以不屈是以

夷門置酒於侯朱廷尉結襪於殿下

蓋聞朱蒙碧玉多取材於鄧林玉札丹砂皆資用於異域是以深山無不採之棟梁風雨有時而敗萬里無不致之珍貨商賈有時而窮

蓋聞夏蟲不可語冰敗軍可以語勇是以桑榆之收卒為漢將崤函之戰不救二陵

蓋聞飛蚊有負山之力積毀有銷金之奇是以明珠薏苡不白於銅江螻蛄龜山出走於泗上

蓋聞患難易情有道者之深戒窮達異數特立者所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不為是以牛衣泣而封章可上屢屢歌而富貴不移蓋聞石不忌璞至道無險龍能鳴劍大文必舒是以明哲不嬰黨錮之憂奏書不受慢罵之辱

蓋聞臨風而嘯斯聽者遠因雲為澤斯潤者多是以微吟累晷不解月下之圍沼沚澗溪無補雲漢之用

蓋聞賁育無制影之力嚴凍無凝風之時是以虛空者天地不能結其質造物非愚倏忽者壯士不能憑其勇千鈞非怯

蓋聞意遠術疎雖高易墜懷忠抱道履險亦全是以

一行作吏仍逢典午之衰蒿目憂時不談流觴之會

蓋聞正平搥鼓深屍冢之悲士稚臨江獲澄清之譽是以二眼青白他人不可學而成數萬甲兵胷中不可取而代

蓋聞一木之火而可以相生一管之灰而可以相測是以五行壇尅王者能為節宣二氣陰陽至人乃作禮樂

蓋聞陽春不悅於時薤露難諸於俗是以鍾期絕山水之悲聲故人難作中散悼廣陵之遺曲知音不來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蓋聞勢之所在趨如驚飈權之自歸熱於炙手是以灌夫客散於秋風翟署心傷於交態

蓋聞技優者絕人力而難希氣雄者懾白刃而不動是以熊僚絕王孫之求由基殪車中之將

蓋聞純絲麗密不如重裘趙瑟秦箏不入律呂是以紫氈獻自西南珍於蒟醬黃鍾鑄自太始通於春秋

蓋聞術無取於誕理必壞於誣是以金龜玉鶴不靈帝子之符杯玉日中不救馬肝之敗

蓋聞良工難成器於一朝良賈難致富於未運是以

上精畫英非三年不能為范蠡白圭非天時不逐利
蓋聞恩倖者不庇其歿身貴寵者不飭其國法是以
安陵泣遇於君前郭嘉待罪於相府

蓋聞知幾其神達者不免美服易指君子所危是以
十斛明珠覺成孫秀文章江左悲悼華亭

蓋聞傑士成功有待於天忠臣報主或視其遇是以
意氣相許不必聶政巧而荆軻愚爵祿多殊不必智
伯厚而中行薄

蓋聞泥戶庭之見者不可與窮天地膠詩書之迹者

昭代叢書 康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不可與通古今是以蜃宮貝闕齊諸有未誌之奇助
役青苗周禮有殺人之政

蓋聞聖主側席人懷結綬之心貞士修名咸思捐珮
之贈是以鳳覽德輝而自下人思玉樹而願交

蓋聞天機將發不疾而伸人意所經雖工已拙是以
流水未奏常鳴絲竹之奇畫樹常春終無暄潤之色

蓋聞曠達難喻拘方寄託非為典要是以長繩繫日
非真學術之心短袖納九豈有不死之藥

蓋聞松柏之質不借蔭於羣柯淳至之材不矜長於

標榜是以和嶠有干丈之觀季野備四時之氣

蓋聞貨非可贖不貪而常餘才非時匱有求而必至
是以神無凝滯滄海之珠自還心有陵阿東南之寶
難盡

蓋聞五行之氣常有旋宮一物之情能捍造化是以
布有火浣能移燥濕之氣泉有冬温不遷寒暑之節
蓋聞方隅之氣不任鼎鉉柱石之任不勝稱樞是以
三公有才名之恨淮陽傷臥治之言

蓋聞雄心所結雖死不摧物大之餘猶生精爽是以

昭代叢書 康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蜀魂之寄杜鵑未掩思士之涕炎女之成精衛猶懷
填海之心

蓋聞桐絕知音不辭先爨蘭埋叢草惟願同剛是以
屈軼可別忠佞臭味必謹差池

蓋聞報有遲而必收譬根株之待歲志有折而靡悔
比奔濤之怒空是以拜旌書於漢闕自信稽古之榮
展老驥於空櫪不改據鞍之壯

蓋聞百川皆至海理有異而相安燕趙不並轍路有
失而難返是以九折言驅不忘舊益州之孝刀環熟

視難言新漢主之恩

蓋聞才之所在不言謬反志有攸好難禁移情是以
涿鹿神皋學神仙於戰陣溪湖循吏雜魚鳥於簿書
蓋聞齊鑪周道莫如千里之驥曉日扶桑遂失夜珠
之耀是以閒散之置其酷甚於山林百里之資其才
短於廊廟

蓋聞地殊南北遂有橋枳之移時異春秋不更蘭菊
之位是以鄴都接軫未遑效束帛於機雲頗牧拊髀
豈及俟風雲於漢季

昭代叢書

康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五

世楷堂 蕪板

蓋聞意氣雄豪非求延譽感恩之報微物猶然是以
能言吉了發長歎於漢禽戀主綠衣弄好音於隴上
蓋聞物以人殊遂傳雅俗事由用異因著興衰是以
神策鬪鵝豈有池鵝之致開元舞馬難參天馬之羣
蓋聞曠達之士易言寄傲經術之儒難苛細節是以
乞食不損靖節之高女樂不減扶風之譽

蓋聞遭時不遇壯士醒而狂與會所鍾達人多不免
是以三閭發豐隆之使庾公嘯月夜之牀

蓋聞參龍之法久而弗傳藏珠之術巧而無補是以

曠達難稽長尊堯禹之步異物不貴代寶耕桑之書

蓋聞慎小及大取象於升德闡彌章以需為吉是以
梓杞方萌具明堂之器泥沙搖尾懷雲雨之奇

蓋聞毒霧結鬱虺蛇羣顧而嘻嗚谷騰輝魑魅不移
其質是以君子不徇時俗之好聖人不廢邪慝之誅

蓋聞水濁於潦澄之則清玉瑕於瑜刮之終垢是以
學至則移蛾蟲有式穀之分名成易毀騏驥懷折坂
之憂

蓋聞悲歌相繼者物態之常理亂難忘者壯夫之涕

昭代叢書

康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六

世楷堂 蕪板

是以煙鎖二喬徒興哀於銅雀春深臨砌猶寫怨於
蓮昌

蓋聞惠風非世代所能變日月非燭火所能移是以
平吳碑字不必邀讀罷之思吏部文章已自甘大怪
之目

蓋聞烏號射雲不截萬里紫電劃水難斷淄澠是以
太虛者物不得而加至柔者勢不得而勝

蓋聞響匏巴之絃窈渺易聽張洞庭之舞鬼神式驚
是以魚鳥可以忘機同至人之情性山川所以設險

等周道之坦夷

蓋聞樓季之捷不過於懸猿離朱之明不審於越里
是以啖鶴亂軍夜走關中士四十萬冶色惑視義該
道德經五千言

蓋聞濂洛之系本同嶧泗之傳不變是以東西銘著
而安樂名窩大小學詮而龍旌式訓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廣連珠跋

連珠之體初自平原爾後踵而為之者指不勝屈然
未有若此帙之繁富也名言絡繹旨紛披嶂疊巒
層洵步步引人入勝矣作者為 國初名宿所著有
再生紀略余少時猶及見之今則不可復得惜夫丙
寅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庚集

廣連珠跋
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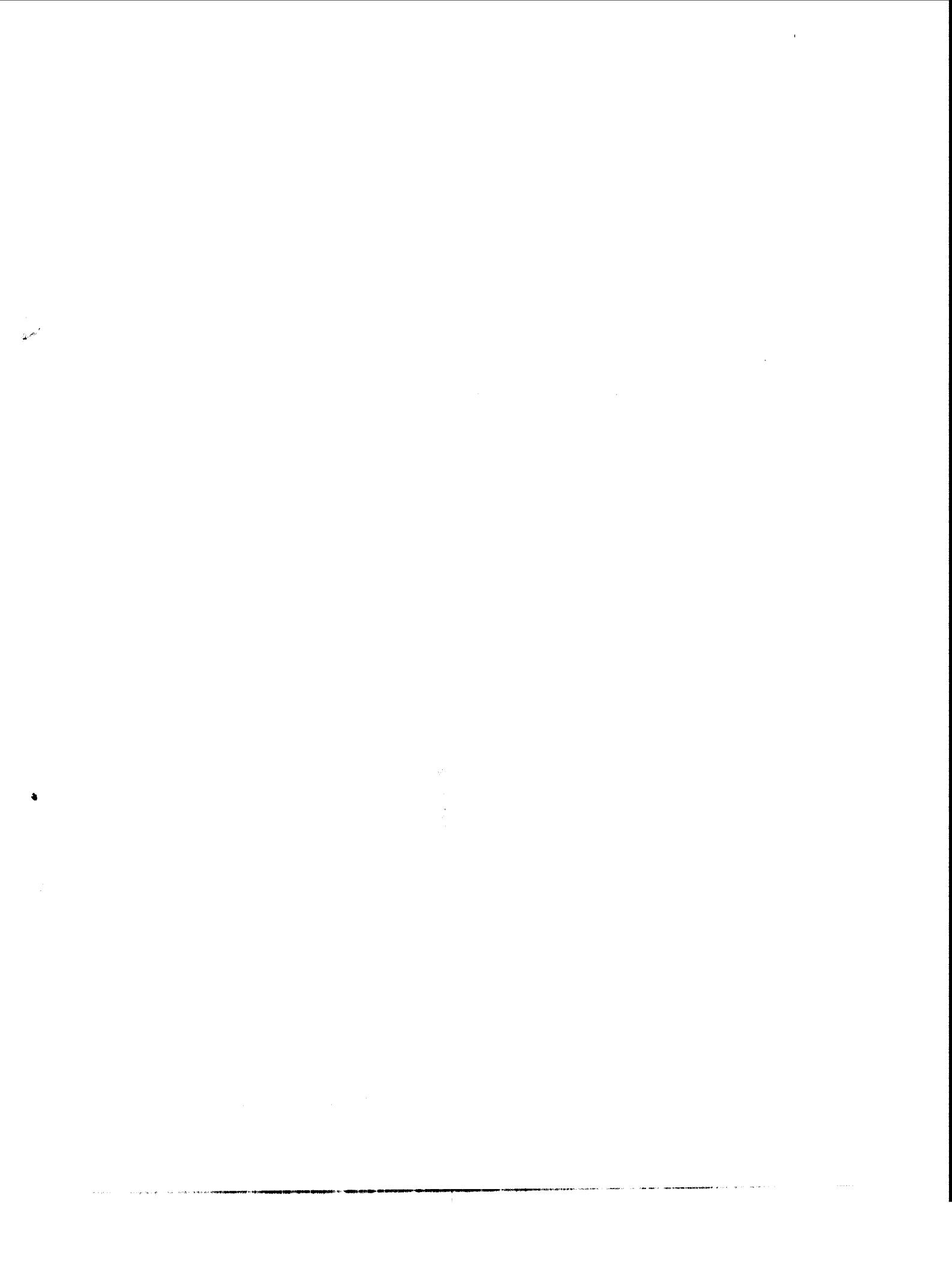
六

世楷堂
藏板



詹

言



華亭黃之雋石牧著

心所觸而為言或筆視未攜過輒忘記或零牋斷墨信手散佚書眉刺尾間有存者語非一時事非一例條析而件繫之分為上下篇短於拆襪線碎於錫木屑雜於羹合鯖漏於管窺豹莊周曰小言詹詹名焉莫宜

上篇

日者仁之光照而無不生也雷者義之聲發而無不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一

世楷堂藏板

動也雲霞者禮之容章而無不變也風者智之氣感而無不通也星月者信之影證而無不合也

洪荒開闢盤古至羲軒斷無相去千萬歲如荒史之說邵子元會運世以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為一元統十二會一萬八百歲為一會其說曰天地一終為混沌始逢子會歷五千四百年而天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清氣騰上有日月星辰而共成一天是謂天開於子又五千四百年查滓搏結而尚溶輒又五千四百年漸次堅實有水火土石而共成一地是謂地闢

於丑又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半天地交感漸生人

物又五千四百年而人物始盛故曰人生於寅遂於

寅下註開物又歷卯辰至巳會凡三萬二千四百年

至甲辰歲而堯立則一元之數已去其半故謂堯得

天地之中數堯至今皆在午會之中又歷未申酉三

萬二千四百年而入戌會之中遂於戌下註閉物則

人物俱無矣又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半地之疑結

者皆融散唯存一輕清之天又五千四百年亥會終

而天亦混沌矣貞下起元天開地闢如前云云洵然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二

世楷堂藏板

則盤古氏前一元中聖賢忠孝徒付劫灰而盤古以來今一元中之人曷為竭心力以冀不朽耶以理推之當不其然

天星分野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天官書以二十八宿配十

二州地理志又以配戰國之地夫以星變占禍亂如

形影之不失是則然矣如以某星分某地則自漢迄

明言人人殊其言不可窮詰若今之版圖較虞周何

啻數倍東南訖海外西北更遼濶禹迹所不至豈別

有分野之星歟抑星祇聚數州之地而不他及也按
分野之說牽牛南逾嶺微蠻貊島夷箕斗盡遼東朝
鮮三韓之地昂畢盡北方羣狄之國爲畢分循西北
至塞垣爲昂分似不應每州或二宿三宿而此諸宿
獨若是之廣又云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
皆占狼星則二十八宿外別有一星矣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子長亦謂圖籍祲祥不可爲法則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天之象日暄雨潤雷動風散唯月無所用而視其盈
虛以成歲人之體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唯眉無所用
而表其面首以成形遂爲萬古不可無之物至若冰
雹傷稼風濤覆舟豺虎害人蠹蝸損物而無所不有
不然不云天地之大人以心思通造化血氣合陰陽
而涕唾矢溺之不潔髮垢膚膩之可憎而與人身相
始終不然不云人小天地

陰陽五行之理有相參而著者陽剛陰柔陽動陰靜
陽高陰卑陽奇陰偶然莫高於山而石性剛而靜莫
卑於川而水性柔而動鼻奇而其體柔以靜齒偶而
其用剛以動金生水而水亦生金木克土而土能生

木水生木而積浸可以朽木水克火而鼎烹可以竭
水土克水而衝波可以決土陽尊陰卑而序陰先陽
何也四時之序木火土金水相生也禹謨水火金木
土相克也洪範水火木金土則又天地生成之序太
極圖說用之

金可爲刃木可爲槌用之偏矣水決堤火燎原發之
過矣雖五行亦能殺人土以養人爲功故能宅中而
成信後人偽造陰符經以託於黃帝謂天地人物爲
三盜而五行爲五賊豈專就殺機言之哉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瀆神佞佛貴賤知愚俱不免然聖人極言鬼神之神
及祭祀之事特遠之耳未嘗不敬也唯遠故敬近斯
狎矣故祀事有等差祭先亦不疏而不數

相在爾室日監在茲如在上如在左右聖賢狀鬼神
之靈顯敬之至矣然非若後世巫保祝獻之鬼神也
然鬼神實非有二也鬼神各因其人以爲鬼神耳
門行井竈列於五祀固已若黃庭內經五官六臟神
各有姓名而雲笈七籤所載姓名又不同且廣之胸
乳肋脅等皆有神至於劍戟弓斧神

見龍魚河圖 脂粉膏

黛神見采蕭紙視筆墨神見致虛皆杜撰無稽而猴

鬼馬鬼鴉鬼俱見抱朴子猫鬼見隋書獨孤陀傳牛鬼見李賀集序兔

鬼見釋錄烏鬼見演露虎鬼蛇鬼衣服鬼廁鬼俱見酉陽雜俎司

書鬼見秘閣開話之類博一莞而已

儒者之類由祖父以及子孫繩武象賢詒謀式穀禮

曰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

必不果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餘殃一體一氣報施不爽人乃惕然知所勸戒佛氏

之說前世今生後身善惡因果報應昭著洵如斯言

昭代叢書已集詹言卷第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則前世趙甲今生錢乙後身孫丙善積於此家慶集

於彼家孰勸而為善惡積於此家殃及於彼家奚所

懼而不為惡

董子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此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故

曰先聖之道曰孔子之道曰儒者之道而老子亦言

道老子之徒遂專以道名其家而與儒為匹敵且亦

以士名竊四民之一持世教者宜削去其稱號易僧

道為釋老可耳

有人心有道心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故釋氏亦

言心性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故老氏亦言

道德凡陰陽剛柔禮樂政刑儒者學者皆兼善不善

兩塗唯孝弟仁義忠恕為一定字義故曾子孟子皆

斷以而已矣三字朱子謂竭盡而無餘之辭以之修

身則所踐者實以之治家國天下則所包者廣舍是

而談性理講道學各標宗旨爭立門戶何為哉

道如路然有知而後行者如水陸遠近程圖按之瞭

如然後舟車可至亦有行而後知者既身涉其地則

山川風俗人物無不在目非嚮者所能懸擬也可知

昭代叢書已集詹言卷第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者理行之必履其事入太廟每事問必行與祭之事

而後因問而知也明代督學耿公在南畿講良知之

學一縣令方欲辯難耿曰爾官知縣不名行縣令語

塞直以位壓耳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

詩曰有物有則孟子釋之曰故有物必有則物事也

則理也下學而上達所學者事也所達者理也而字

必字非對待亦非偏舉而理寓焉離事而言理則晉

人之清談釋氏之頓悟高言性命標示心學鮮不蔑

棄倫物糟魄六經而流弊不可勝言矣

六經唯述堯以來易繫始及伏羲神農黃帝而孟子時許行已借神農之言爲異學列禦寇莊周好言黃帝荒唐虛渺僅可以供遐覽助叢談而人心世教不存焉學者誦法帝王載籍極博尙有奇怪不經之說何況合雜循蜚之紀游無懷葛天而上哉

詩道志書道事禮道行樂道和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此莊子之言雖儒者莫之能易也史遷序六經較詳切邵子乃以易屬三皇書屬五帝詩屬三王春秋屬五霸截四經以分配春夏秋冬生長收藏爲聖人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之四府而以禮樂當陰陽未免牽合適啟疑學者

宇宙間理與數並行周易爲春官大卜筮人所掌爲卜筮之用吉凶存亡進退之數莫顯於易陰陽性命五常之理莫邃於易盛治之世理定而數不能違衰亂之世數定而理不能奪

周公無逸篇歷引享國永年之主自殷中宗高宗祖甲訖於文王未嘗及義農堯舜告君之語切近易入漢初二賈鼂董等亦但引秦爲喻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詩小序朱子之辨定矣鄭箋孔疏曲徇毛傳於所刺則曰誓不忘君之過不入君之朝不告君以善呼君爲狡童無異寇讐而於頌美之詩毛以爲刺者則極其鋪揚而以歎今之不然作結遂使聖經皆歇後之輕薄反面之激射朱子所謂壞人心術者

詩經語有似易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夙夜基命宥密有似尙書者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趨馬楛維師氏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八

世楷堂藏板

友自逸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不我顯德行有似春秋者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有似禮記者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鼂鼎及鼂其幽風七月似月令

易語似詩者屯如遭如乘馬班如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賁于邱

園束帛芟芟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歸妹愆期遲歸有
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鴻漸于干用詩
體尚書語似詩者自帝皐陶五子歌之外厥草惟繇
厥木惟條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不剛不
柔厥德允修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弗慮胡獲弗爲胡
成一入元良萬邦以貞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
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我心之憂日月逾
邁春秋似詩者星隕如雨秋蒐于紅去樂卒事隕霜
殺菽鷄鼠食郊牛隕霜不殺草禮記似詩者孔子消
搖歌原壤登木歌之外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
下元酒在堂醴醖在戶黍醒在堂澄酒在下陳其儀
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
神與其先祖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
其澤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月令三言四言

五言俱備

駟鐵小戎秦俗武悍可想忽繼以蒹葭之詩一何澹
蕩緜渺能移我情也與山榛隰苓同趣伊人一方卽
美人西方之思而小序謂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
以固其國秦唯蔑棄周禮洵至富强使秉周禮幾何
不爲弱魯耶試以序說貼詩語意有絲毫脗合否當
是蹇叔一輩人所作蹇叔送其子與師曰殺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遐思婉致同一吐屬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十

世楷堂藏板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理學言也韓宣
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經學言也占
易賦詩引書据禮列國卿大夫皆能之至孔子子貢
以辭命折強鄰而子路墮都南宮救火冉有用子樊
遲踰溝所載聖門諸事非徒高談清言爲用世之具
也
史記炎帝傳八世而黃帝興黃帝至堯一家相傳五
世而後有舜禹禪讓之事則炎黃之世已家天下禹
承其法萬章不宜有德衰之疑矣孟子曰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而不及炎黃故學者但述堯以來

生寄死歸類二氏語豈大禹惜寸陰之聖人而言之
一作生性也死命也則切實程子謂唐虞事業堯舜
視之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語亦過高

有窮后羿逐夏后相擅政八歲寒泥殺羿弑相而代

之歷三十九載而後少康中興至今讀夏書如日月

暫食不覺其中絕之久者事蹟少也王莽篡漢班固

詳紀其事遂使新室十四年儼若一代而截漢為兩

三代之制自秦始皇一變而漢以至於今遵之雖欲

昭代叢書已集詹言卷第十九 士 世楷堂藏板

復古匪直勢不能亦無是理孔子之道自浮屠氏一

變而東漢以至於今行之雖欲除弊匪直勢不能亦

決無是理

左傳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至今以祭仲妻為滅倫喪

心之語上文鄭伯惡祭仲使其壻雍糾殺之其妻知

之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故荅云云大意謂夫婦以

人合未字之初固不定為何人猶諺云一家女百家

求也以與父較故曰胡可比也魏文帝丕問賓客曰

設君父各篤疾有藥一九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

衆論紛紜邠原在坐不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正

與此同然是丕為太子時獻帝在也原對未免啟有

父無君之漸此與祭姬母語皆出一時正論而各有

語病

治天下以理財為先務聖賢論政籌之熟矣不外藏

富於民一語降而管子沐樹枝商子刑棄灰皆束民

以就勤儉故齊秦雖霸術而家給戶足儒者固安貧

然無論仰事俯畜婚喪賓祭雖疏糲韋布一紙一筆

豈能天降地出元儒許衡教學者治生為先至言也

昭代叢書已集詹言卷第十九 志 世楷堂藏板

非曰卑之無甚高論也

漢自武帝好儒重經術經生宿儒各以其學授受弟

子得美官至卿相蓋祿利之路然也而經學大昌然

醇儒若董仲舒者罕矣公孫宏希世用事張禹殖貨

財擇膏腴後堂納弟子飲食婦女相對孔光迎拜董

賢揚雄臣莽美新馬融附梁冀誣奏李固皆儒而不

醇玷缺者大矣猶近代用四書五經制藝取科第仁

義道德之言弦誦不衰而不盡鉅公碩儒者徒為干

祿之具未嘗以聖賢之言身體而力行也唐初首重

文學而許敬宗以大姦預焉祝欽明爲八風舞致五
經掃地之譏若閻朝隱禱武后疾身伏俎爲犧宋之
問捧張易之溺器宗楚客附韋后崔湜私通昭容勸
武三思殺五王文人無行又不足道已

人之言曰漢文帝短喪何其不察也文帝謙仁不欲
以身後煩吏民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甚明宋儒胡
寅謂遺詔所諭吏民耳太子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
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自景帝始也數語剖千古之
冤而上文則云文帝減節喪紀以小仁害大義固有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主

世楷堂
藏板

罪矣夫帝何罪之有乃自古指斥者不一羊祜曰漢
文除三年喪毀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
古壞禮真德秀曰文帝率情變古然文章正宗評遺
詔後云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
短其喪乎又云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執謂
帝不知學也此西山之定論

樊噲妻呂嬃以呂雉妹故笞殺韓壽妻賈午以賈南
風妹故杖殺噲有功高祖而身後不能庇其婦者嬃
以女子封侯至怒呂祿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是平日黨諸呂宜其及耶賈充助司馬氏篡弒
妻郭槐以妬殺兩乳母致二子俱夭無嗣女爲惠帝
后悍且淫午竊韓壽爲夫穢行皆見史傳后死於金
酒午考以大杖死宜哉充積惡之餘殃也

曹瞞自言平定天下身爲宰相然欲孤便爾委捐所
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
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
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云云歷代權相傳
爲玄鉢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古

世楷堂
藏板

新室視五代之晉漢周則久矣學者惡朱温欲以後
唐繼唐且欲削晉漢周而以南唐繼後唐而直接以
宋似也然後唐本沙陀朱耶氏賜國姓耳如五胡漢
劉淵冒漢高祖光武爲祖何可也南唐會冒徐姓史
稱世本微賤自言唐憲宗五世孫與光武爲景帝子
長沙定王之後昭烈爲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亦未
可一例也

鼂錯智囊渾沌之鑿竅也安石經術詩禮之發冢也
四結高隱而隳其節舟藏壑而留侯負之而走也五

王大功而糜其軀，戴山而三思連之，而灼也。亂世之羣雄競起，鄭人之分鹿也，與朝之削平諸難，庖丁之解牛也，高宗不能復，警榆枋之鸞鳩也，伯約不能討賊，枳枸之騰猿也，五代螻蛄之春秋也，十國豕彘之宮室也，管商雜霸，饜腹之滿也，佛老異端，羊肉之羶也，呂陶賈易之分黨，蝸角之爭也，京鏗胡絃之攻道學，螳臂之怒也。

老子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以肢體草木為證，卽齒剛舌柔之喻，極有理。洪範以弱列六極，通書以弱為柔之惡，過於柔而弱亦無生理。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去

世楷堂藏板

莊子逍遙篇首數語，卽陰陽坎離變化合一之旨。北者坎方南者離方，魚潛族陰類鳥飛族陽類，吾聞諸介山云。

莊周所引齊諧，吾疑列禦寇之逸書也。唯列子善志怪，莊子旨師老辭師列，故其書直錄列子之文。凡十九章餘，亦變化其辭意而加美焉。騶衍曰：中國九州為八十一分之一，其外如中國者九，是實九州，裨海環之如所環者又九，有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天與

地卑山與澤平，馬有卵山出口龜長於蛇，其志悉怪也。戰國之世不可與莊語，故誕謾肆妄而出之，自是仙佛鬼神之書，彌不經而充塞宇宙矣。

思能造境，思之境皆幻也。凡思而不得者皆幻也。雖聖賢亦有之。孔子當周衰晉楚爭伯而思興，周道於東魯，此必不得之事而夢寐以之。至晚年定六經，乃實境矣。孟子尤非其時，思以堯舜望齊梁之主，必不可得之事，至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始為實境。然天能限人以境，不能限人以思。管子曰：思之思之鬼。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去

世楷堂藏板

神將通之。孔子彈琴見五百年前黑長之文王，是鬼神通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至無理者夢也。勞勞終日，伏我以寢寐之頃，而又役其神魂營營而為夢，非想非因，我不得主。若浮雲飄風之不可以影迹攬貯，散漚飛蓬之不能以片段團結，則豈有是理也。然尚書詩論語禮記皆言之。左氏尤喜言夢，必驗。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又設占夢之官，以占六夢之吉凶，占之可矣。夢可聘乎？吉夢可獻而受乎？至莊列則津津言之。

符作夢列篇尤暢發精蘊而曰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故亦不專信以斷事蓋知其無理也然則無理之理何終何始極靜而動惟寢之夢

文人學士之勞其五官也倍恒人五官之勞亦有差鼻最逸耳有聽受之勞然心聽非耳聽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較耳勞矣顧尚有停頃口之講誦終日不輟勞甚於手默其可也至於目而苦矣自朝至日中晷未已也焚膏繼晷寢而後息乃閉目而猶用其心徹夜達旦苦矣哉文人學士之心乎鼯睡不識字之

昭代叢書

已集

唐言

卷第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老卒宜韓魏公見之而歎羨也
爲人之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至言也卽苟完苟美難進易退之義然於爲學正相反若奢望若貪得唯恐失之死而後已知足知止則畫

讀書可博而不可雜稗野叢殘亂其記憶矣作文可多而不可濫應酬草率傷其體裁矣措思可深而不可晦魔障纏縛損其神明矣立論可超而不可詭穿鑿支離乖其名理矣

凡論道理如孟貯水圓滿無一滲漏而後可若補苴

罅縫以免顛撲則己強勉支吾況穿鑿詭誕以肆其臆說哉不如默而已卓吾聖歎何爲也

持業以就正可也街耀所長以冀人之稱譽則不如藏拙蓋其長者未必長也集衆以廣益可也傳會相知以邀人之色笑則不如寡交蓋其知者未必知也古來才士做誕詭僻佻險無行往往爲人所樂道律以聖賢之轍其背馳奚啻萬里學者寧庸毋奇勿蕩檢以獵譽買禍

昭代叢書

已集

唐言

卷第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馬援家誠云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樂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誠哉是言聖賢垂訓不過此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皆是此意

黃石公素書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王弼易略例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國策與不期多寡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古諺見乞兒與美酒以兔破屋之咎皆深歷世情之言有餘於人不末

晉劉真長謂小人不可與作緣真見到語卽有子所

謂因也陳大士謂偶而相遭急而相隨

貧富貴賤有命然游惰而貧鬪茸而賤不足惜剋剝

而富鑽營而貴不足羨苟自恃其命通而務桀鷩以

肆欲自誘於命蹇而甘庸鴛以自棄人生難得戒之

哉

無欲則不屈於物大海之魚振鬣千里而終為腊者

餌其槎也大河之龍千歲安其窟宅因鎔鐵而徙者

護其珠也

堯舜孔顏未嘗無苦有道以善其苦而於是乎樂人

昭代叢書

已集詹言卷第十九

苑

世楷堂藏板

有此生即與苦為表裏為終始人羨富貴之樂而不

知其必有倍於貧賤之苦者

諺言糊塗臉水聰明枕五更眠覺或悔悟舊事或了

理明日某事某事可數計也即所謂日夜之所息平

且之氣也起而盥頰之後十忘其五所謂且晝之所

為又牯亡之也

凡事理必身至其中而後知其細不然扶牆摸壁為

門外漢終無入手處又必身立其外而後見其全不

然坐井面牆為管中之窺終無著眼處

理一定禮無定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又曰禮以義起

情與義皆理也若取古禮而變通其繁密瑣碎之難

行者則何患于文勝古樂云亡或存五音六律於工

尺五六凡上之間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必按黃鍾

太簇引商刻羽某宮某調即深知之而能習其器其

果一一盡合于古乎

水潤下火炎上雞司晨犬司夜萬物各有性歷堯舜

至今未之或變也魚走而牛飛日照夜而冰炙手有

是理乎人具綱常倫理而設心處事獨百千萬變而

昭代叢書

已集詹言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至於不可測究者何耶豈人果靈於物哉吾歎人之

不如物之有恒性也

真則久偽則暫然而翦綵之花搏土之果飾偽亂真

列肆而粥之供几而翫之翻如粲如閱歲月不壞而

梅荷蘭菊之鮮英易彫榴柿柑椽之嘉實易朽人情

安得不日趨於偽耶

觀科目所載姓名聞人少而湮沒眾彼擢第服官炫

赫一時終腐草土況蚩蚩者氓以暨疲癯短折顛連

無告天何必生此曹乃知天以生生之理為天子遞

衍其戶口以成一代之觀而然又如世人明知土田非一家所常有顧殫思竭力爭奪而有之斯亦天所使以助天子一代之賦稅脫盡爲虞芮間田惟正之供於誰問之蓋旣爲天之子則天之福皆歸焉而天子遂斂而錫厥庶民戶口土田皆是也使胥天下而從釋氏男子爲比丘女爲尼絕生生之理一世之後無人矣

天地一氣之所舉不則崩陷矣人身一氣之所延不則死矣充其體則至大至剛配道義而塞天地孟子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主

世楷堂藏板

兩言其爲氣也指示極親切世俗以嗔怒爲氣與酒色同類乃血氣之氣

壽五福之首短折六極之首孔子七十三孟子八十四伊川程子七十五朱子七十一聖賢必得其壽常理也顏子其變也無此理也武王曰恭則壽子曰仁者壽壽以仁爲體以恭爲用若老彭老聃之壽則又非理之常已

人言古人多壽形體長大今人漸減以驗氣運之醇漓其實不然三皇幾萬幾千歲荒唐無稽子淵其伯

未嘗非短折文王十尺湯九尺殷周之尺弱於今尺而晏子要離未嘗非侏儒我朝百歲人瑞時見旌長身大漢時入選唯學術人品民風土俗人情世態不無古今之慨

下篇

周禮儀禮或言非周公作然其文至矣左之包公穀也如天戰國之文天之所啟也詭奇機巧非人所能爲也周運從之矣故不著人諸子之書或離經畔道亦天之所啟也老莊管荀韓精而不可磨也呂淮南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主

世楷堂藏板

之凌雜稗奏亦可爬剔而擷也唐虞三代之文整檀弓孟子始散之以流於戰國而變化已極四六之整非古也其靡也若宋以後之四六砌成語以爲巧襯虛字以爲活或三四句爲長對或五七字如詩句則六朝古矣

韓柳之於周秦兩漢一畛域也先之以元結後之以李翱皆是也杜牧孫樵之徒猶是也歐曾以來至於今一畛域也明二李欲跳而上之而抨擊者至今不已世無韓歐孰闢荒土哉

騷之用隘而賦之用廣苟宋發源班馬安瀾魏晉揚
波六朝沿流小篇則屠矣律賦興而古賦亡其既也
裝頭贅尾律賦亦亡

簪裾冠帶士之飾也粉黛脂澤女之飾也謂可無飾
而囚首喪面木葉蔽體則同人道於牛馬圓蓋有雲
霞大塊有葩卉皆不待畫染而自然成五色是故君
子不厭文

立言可兼德功聖經賢傳德也其次晁賈策充國奏
武侯表宣公疏坐而言可見諸行事功也其次史漢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之敘事騷辯之言情京都之賦物以至韓筆杜詩其
言遂鼎峙而立如第以供遊戲消遣為荒唐杜撰之
書已孤負子墨更下而譏嘲穢褻攻訐怒罵以為文
則秦炬之劫灰耳

少聞之父師不可不具四性吾伊不倦是讀性過目
不忘是記性下筆成章是作性心通神解是悟性不
可得兼則悟性為尤急不能悟雖勤讀彊記李善之
書籠耳雖多作陽五之伴侶耳能悟若點金之丹傳
薪之火取不盡用不竭記誦皆為心得而文章亦靈

戰國策蘇代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鵝謂鵝啄蚌之肉而蚌拚鵝
之喙兩者開也音協語工針鋒亦對有謂今日不雨
明日不雨必有蚌脯者以鵝知雨之鳥故也而以脯
叶之何拙至此明楊用修極贊雨脯之叶自然奇雋
若見兩蚌之叶當何如擊節賞矣

古人以文為戲如王褒僮約戴良零丁張敏頭責文
蔡邕短人賦之類至韓愈傳毛穎學太史公雖戲而
文則創若樊宗師絳守園池記直以險澀戲效盤詰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耳乃有篤嗜而註釋不止者

齊梁人作行狀傳志墓銘皆儷體組織為工言行反
晦決當以唐宋散行為之高可學史漢次亦可徵事
迹此昌黎起衰八代之功

唐張說進鬪羊表羊如能言一轉最奇醒然亦莊列
尋常家數明黃輝阜潤堰銘序河如能言石如能言
用張意文亦奇古然從方回山經山川而能語葬師
食無所來

有掩人書以為已作者有以口正而嫁名於人者郭

象竊向秀注莊甚至宋之問奪劉希夷落花句而土囊撲殺宋齊邱攘譚峭化書而沈之江所謂冠盜姦宄也和疑以香奩冒韓偓甚至李德裕門人作周泰行記以陷僧孺魏泰作碧雲駝爲梅聖俞著以譏大臣所謂譸張爲幻也若是者罪皆不赦

若夫文士之代人作者古有之矣鄒陽代韓安國凡賦阮籍代鄭沖勸進晉王陳琳代袁紹檄豫州任昉代卞彬謝修祖墓啟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爲記室或爲而徐渭之序代集曰古人爲文鮮有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代人者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且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安能使之代代人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蓋自傷貧爲人役故曰可以觀人可以考世蓋文與位不必兼故撰文一人而署名一人者多矣然猶酬字潤筆委屬倩代未有無因而竊文作賊贖文嫁醜者

宋太平興國中命李昉徐鉉宋白吳淑舒雅等十三人撰御覽引書一千六百餘種包羅汗漫博而無要又葺廣記尤纖雜蓋設局聚衆爲官書未有能精簡

者金華章如愚俊卿羣書考索前後續別四集廣大悉備裨益學者與莆田鄭樵漁仲通志皆不愧著述祝允明罪知錄張大佛老爲繆悠縱恣之談以伊尹爲厲階孟子爲縱橫者流不可爲賢人龔王充李觀司馬光之說莊周亞孔一人嚴光姦鄙馮道爲大人極詆韓歐陽朱子二人以韓平淮西碑不如段文昌又極詆杜詩顛倒是非混濁白黑而妄以孔子作春秋語名其書

聞有可取者謂揚雄姦徐敬業忠孝李白萬夫之望韓偓社稷臣種放鄙夫張浚愚而好自用論文極乎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六經而底於唐論詩死於宋欽潭漢黃訓字學古明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按察司副使著讀書一得八卷其從孫研旅宗夏重刻之凡九經廿一史諸子文集雜家傳志一百餘種自古迄明隨事立論皆闕博正大譚名理證治道是非法戒瞭如也是吾族之善讀書者惟讀如意君傳此何書也而讀之哉中引朱子詩以昏風歸咎太宗論甚正易其題可也又著黃潭文集經濟錄各若干卷毛西河古文暨詩近賢罕儷晚年說經講學議禮斥

漢以來諸儒之謬尤切齒宋賢幾於裸罵而袒阿姚
江康熙甲午歲予與蕭山進士毛姬潢相識有贈荅
詩卽西河兄子爲之後者時贈刻本一二部未見全
書不謂目無古人至此

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爲結言後世之不
及先秦者所爭在結處其論曰結處須乘勢結之譬
遊客往往不能歸者以時過勢盡也又曰文之結如
果之結花過卽果過後卽不果又曰結之難譬狂風
巨舟重載落帆又譬盲人騎馬非深於文者不能道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毛

世楷堂
藏板

介山以明十三陵詩得名文尤高古可繼 本朝宣
城吳雨若肅公王阮亭言吳肅公街南集文品出寧
都魏叔子之右而知者尙少
聖祖登遐詞臣例宿翰林院每日赴景運門哭臨子
宿敬一亭已就枕同年張符驥良御關上進凌雲坐
子榻清談關時義極工可接先輩張曰君文誠佳但
多排句如點題用數亦可爾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
句耳予因腹縉學庸論孟洵無且悟不但排句亦多
疊句

三

樊紹述澀體不可有二山陰周進士宋爲時文曰杵
鍼胡穉威作序學樊體予戲通釋其艱旨險辭則恒
文耳焦徵君贊以詩曰辛苦披尋絳守居瑤翻碧漱
六朝餘九原欲喚歐陽起教見三墳以上書以歐陽
常黜軋苗譏札闡也予因復戲書杵鍼序後云湔彥
弁帖括業式魁紀公衍言六百七十三殲劇亨辭助
語黜塞佶贅鏤播豆目若闔翳霾誼盲僮罔弗駭驚
弭伏死古絳記工澀秦田水月尙判譬砂塗鬼符眉
髻刻雄拾艱深揜膚近邇虞蒙譙鳳字庸嵌刺僻體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毛

世楷堂
藏板

句澤抹竄棘文載譙直爰衆昉攬頃繆根眩霓曹耜
沮沮徐譯厥攸指枵唐無纖蘊嘻揚樊翹前江劉亦
戛戛趨杳被後死摘舛矧曠底茲極哉曷怪克襲曷
謾克悠障我旭瞞覲彪橫鳴代伊盤詰屈問窾脈
條闕刃解駮諫罕有挈僕入魏驅夫還繩迺叩朋徇
嗜矢詠走懼蕩道鞠險流滓豬諸淵映庸獻忠諍言
古人對君尙有痛哭流涕之說況著書行文更何忌
諱有子言孝弟而及犯亂字孟子言仁義而及弑奪
字後人編次論孟當不列之首簡矣詩言性情尤不

可拘忌李賀好用血死哭鬼爲歿徵杜甫好用愁苦
涕淚爲窮相亦偶然事耳

或謂文有詩心便傷大雅夫文必宋以後哉古文中
有韻者皆似詩三言四言難更僕數至五七言如東
方朔化民有道對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厨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恩從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揚雄解嘲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劉
向琴諷篇高臺旣以壤曲池旣以漸趙壹謝友書乾
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應璩荅滿炳書高樹翳朝雲
昭代叢書已集卷第十九藏板世楷堂

文禽蔽綠水羊祐伐吳疏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
劉向說苑能生雲雨爲恩多王褒頌煦嗟呼吸如喬
松班超請歸疏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俱詩句
詩也者天地之精鬼神之靈日星之形風霆之聲陶
唐以來綿千萬世不絕也神而龍翔昌而鳳鳴怪而
鳴嘯豕駭劣而魑吟魔語能者天授而莫能攘不能
者老死而不得其鑰詩之用視賦爲尤廣若海然浩
浩者歸焉涓涓者納焉不絕

蟻出而知雨蛩吟而知秋螢之光照讀蟬之蛻療疾
唐小說宋元詞曲雖小文其用奚遜於之蟲董子謂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爲黃老申韓言也若孺歌童謠孔子嘗取之

古人作詩多想像摹擬之辭碩人之二章衛人只形
容一美字其實膚齒笑盼雖謔浪之莊公且不能道
及老杜麗人行旣曰慎莫近前則遙望秦虢而肌理
細膩骨肉勻不過想當然爾

老杜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謂曾仕朝
昭代叢書已集卷第十九藏板世楷堂

爲左拾遺失官不復無所抒展流落夔峽間不若衡
以文學歷丞相封侯屢抗疏陳政治得失是功名薄
也二子宗文宗武不能傳父業不若向子歆校六經
七略以世其家是心事違也暮年失意撫懷觸感語
極痛切然衡當石顯用事畏不敢言後屢被奏劾子
殺人嘗免冠徒跣待罪卒以專地盜土免官而子美
縱遊楚蜀放情詩酒以終歆助新莽篡立官國師後
恐莽殺其三子謀莽事泄亦自殺不克庇其後而子
美身後尙有孫嗣業歸葬乞元微之誌其墓則於匡

劉何憐焉

子美之朴老也而月夜作有雲鬢玉箐之思東野之孤清也而別妻家詩有芙蓉鴛鴦之喻故知緣情綺靡詩人本色亦夫婦之倫如此

李賀集無七言律一日讀南園絕句第十一首嫌語氣未完急以第十二首連讀之始知為一首而誤分者詩曰長巒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峰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苑花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遺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幅染朝霞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舊傳長吉七歲賦高軒過序言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按長吉七歲時愈年三十在汴州依董晉為推官未為員外也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拜河南令四十四遷職方員外郎計長吉在十九二十一歲之間湜於元和元年登進士第為陸渾尉計長吉時年十六則七歲時湜未為侍御也

楊太真盡明皇如武氏私祿山如韋氏覆轍在前而不知戒卒致禍亂縊死馬嵬樂天乃据陳鴻述蜀方士游神馭氣見太真於仙山樓閣稱玉妃致上皇生

前私語為信遂作長恨歌以紀其事謂欲懲尤物窒

亂階而實則深情麗句津津然夸羨之也近錢塘洪

昉思撰長生殿樂府尤極形容清虛仙界豈容此等

人褒妲不先在瑤京玉闕耶文人翰墨何以垂警明

季蕭山諸生屠某入西施廟作詩寓諷西施示夢於

某督學譴責之命生赴祠謝罪而免見毛西河詩話

豈尤物精靈歷千八百餘歲而不泯滅吾不信也又

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敕封西施為土穀神曰苧

蘿村土地先施娘娘尤怪宜楊氏當人主者之為天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仙玉妃矣

昌黎言劉闢之族誅也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

曳足先斷腰膂宋儒謂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

之以為無媿風雅何其陋也後人又謂唐之藩鎮跋

扈故極形容誅滅以示戒耳近代屈大均紀歲饑食

人有某氏婦自鬻於屠以活其夫者作詩悲其義而

曰芙蓉肌理烹生香乳作餽飽人爭嘗兩肱先斷挂

屠店徐割股腴持作湯何忍摹寫至此謂風雅可乎

常建詩山暝學棲鳥月來隨暗蛩尋空靜餘響嫋嫋

雲溪鐘又青苔常滿路流水復入林遠與市朝隔近
聞雞犬深毛大可改蛩爲螢以證冬青二韻通改深
爲聲以證庚侵二韻通且解之曰螢有明暗蛩無明
暗蛩卽蟋蟀豈有明蟋蟀暗蟋蟀乎聲可聞深不可
聞且何者爲深雞犬淺雞犬乎如此說詩直是冤枉
蛩在暗處月來照之若螢亦有光故月來隨暗蛩則
有情致月來隨暗螢索然矣深字對上隔字深在聞
者體出不粘雞犬故近聞雞犬深則閒居情景悠然
若近聞雞犬聲則打油不成話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詩

世楷堂
藏板

錢受之采集明詩博矣我郡馮元成一篇不存而附
論於劉子威鄒彥吉之下謂其主東南文坵二十年
躋駁補綴虛名無實其他或錄一二首而極口詆謔
者則必趨北地濟南瑯琊者也至序唐詩英華則貶
嚴滄浪妙悟之一言爲翳熱之病惡症傳染其黨馮
定遠遂敢詈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王貽上比
之醉人罵坐聞者掩耳走避而已

步韻限韻非詩人所貴龔合肥好用古人韻曰細了
好打不知其爲打詩乎打題目乎娛性情標風雅而

警之交手足受榜箠之辱形苦境哉陳澤州言應制
必限韻則措辭有依傍不游心於廣漠便於速成亦
此意

金壇王彥泓曾仕松江學官所著疑雨集皆香奩體
編年閱二十有八則少壯迄老舍裙裾脂黛不更措
手范文武功屬予鈔寄予題曰韶華有榮落而吐穎
長春境遇有苑枯而散津皆綺不惟才情富溢抑由
志力彊忍矣如謂庾信太輕崔顥無禮責其傷化病
其損格則是矯饒羅敷銷聲於古歌捉搦子夜滅影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詩 世楷堂 藏板

於樂曲才人必芻侑而韻府皆鞞鐸也蓋子壯齒時
亦頗悅之其用事成有來處嘗爲之註終覺其纖褻
悖詩教棄之

詩人於月姊星妃湘娥巫女輒構哀思豔辭以致慕
悅夫流連光景緬懷古迹何所不可言而必瀆天地
褻鬼神能不墮犁舌乎聞有題小姑廟壁而舟覆彭
蠡入二妃廟詠詩而身溺洞庭者皆以綺語可不戒
哉

僧雁黃嗜詩子見其評杜集及徐文長屈翁山等集

皆獨出妙意其評文長雪詩八十韻云達官能文者
賓客門人子弟檢僻事權險韻助成大篇易耳先生
窮居遇雪未必擁貂炙獅而何苦研冰呵凍嘔心較
手以成此幽詭險澀之作若樂此不疲者蓋雁黃自
道也予亦因之有感

休寧黃學榮字文石家編修伯和增頁爲碩著文碩
字說工詩善書畫詩極敏捷有聲北雍康熙戊辰歲
秋將入都過松晤於學士里齒長於予而分爲小阮
席間予索別詩文碩請韻予唱一韻曰刪應聲曰竹

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十九

畫

世楷堂
藏板

林歡敘百愁剛又唱關意其難貫也曰況復清秋月
滿關又唱灣日露引草蟲吟徑曲風吹漁笛度溪灣
又唱還意其方出字難用也曰題詩此夕開樽坐獻
賦何年奪錦還又唱斑日一卷秉藜須努力成名莫
待二毛斑一坐歎爲八叉才松郡間有韓曉童者詩
最速客試之甫喫煙限煙畢詩成請題客指橋燈應
聲日映雪囊螢未是奇請看朱橋代青藜我來不敢
高聲讀恐有仙人夜賭碁時尙黃煙一二吸可盡洵
七步才也若近時繡袋銀筒飽納黑煙歷半時未灰

者可成長安古意帝京篇琵琶行連昌宮辭矣

古詩必宗漢魏今體必宗盛唐不可視爲恒談套語
而徇世俗宋元之好有明一代迭有廢興其正宗不
可違也旁門小乘尙於初中晚求新未有奉宋元人
詩爲準的者或不自檢而偶墮宋元者有之吾交詩
人許廷鑠子遜宗太白謝芳連皆人宗王韋嫡派正
脈子實媿不逮矣

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十九

畫

世楷堂
藏板

少時與友尺牘驕陽旣頽繼以清夜虛庭獨坐涼颺
從水上來扇入雲氣四除皓月愈孤天作深青色手
一冊就月讀之字畫開朗炯映毫髮或起步微吟風
窗自開陰蟲相語肌涼轉寒不知是夏是秋矣稱月
者輒以月當秋夫夏月從炎熇濤蒸中濯浴拂拭而
出之以灑人心慮覺關悟境遠此不遠云云何歲無
夏月而吟讀之趣不可多得爲之一慨

莊列以幻語幻事實幻思聖賢不屑也學者則謂之
妄想最宜戒翰林前輩永年莫先生棟知醫子就診
脈日無疾予日嘗發妄想恐坐馳神滅戕生之道冀
先生日妄想亦可卻病必現在必不可得人生最適

志快樂之境遊心而入如身有之則神怡精爽也斯語一時解釋之辭耳未可爲訓雞犬放而鴻鵠至不且爲膏肓之病乎

昌黎張中丞傳後序言巡讀書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于嵩試以漢書果然李安溪評謂非情理所有傳述者之過又言睢陽城中士卒萬人居人戶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者則尤無此事許敬宗見人輒忘或尤之荅曰君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得之然則讀書善忘可曰此書自難記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宋冢宰撫吳得唐伯虎墓於桃花塢之草間培土護以周垣建才子亭其上康熙辛巳歲子遊焉墓不封樹垣土剝落其地爲蔬圃其亭瓦木漶漫欄楯黜毀中有碑石橫仆不甞不鏽或言始公之建斯亭標其才也旣而圖惟其行不可爲士則故碑刻缺焉伯虎與祝希哲張夢晉輩肆志縱狂放蕩於文酒聲伎而世慕尙之終其身而名後世未可謂不幸也

周忠介被逮時吳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等首謁毛撫一驚白寃節字貞明忠介器爲國士者也旣戮

五人節遂褫革尋復籍中崇禎己卯科舉人其孫熙載子庚子同舉鄉試謂予曰明史某太史撰周傳原稟有祖名歷數總裁不知何人削去以爲恨持頌天臚筆三四種書爲證洵鑿鑿也

子家陶宅西二里許明鍾封君薇所居著有面溪集倭遺事若干卷徧問其家無之見崑山徐氏傳是樓書目始得借觀陶宅本巨鎮設巡檢司後遷南橋嘉靖間爲倭據遭兵燹史載胡宗憲勦倭事必及陶宅徐渭集有陶宅戰歸序地名甚著而同時文集有稱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陶澤者誤

吾松范濂字叔子明隆萬間人著空明子八篇凡數萬言諷切時事幾罹禍晚著雲間據目抄人物宮室賦役風俗災異可儲志乘采擇筆頗雄健叔子爲督學耿公定向所取士以縫掖終耿倡道南畿聚徒講學大闢致良知之教松郡以諸生楊井孫林士博爲首井孫覲其兄楚撫豫孫遺貲慘殺寡嫂以大辟赴獄士博哭送之曰吾道南矣聞者捧腹事載據目抄吾松錢舍人葆勸問董孝廉蒼水曰君家有龍何也

董曰猶君家有鳳耳董之子晴川耀林南華肥夏日
裸坐林曰眞骨董董曰差勝肉林矢口捷給殊典切
衛生某身短飯罷坦腹而摩之曰君子坦客曰果君
子也衛喜客曰小人長皆用論語子飲范丈笏溪所
范舉宋人語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蟹子舉
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綏曰君姓是蠡笏溪大稱賞
因思古人雖戲語有書卷氣如雲龍騷騷諸庾翼翼
麥豆不殊羊牛下來俱雅徒恃唇舌機鋒爲虐謔則
學者宜三緘也

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十九

美

世楷堂
藏板

禮儼人必於其倫詈人者則曰禽獸然而大人虎變
君子豹變麟騶虞比文王雉鳩比淑女鳴鳩比君子
鷺比周客鳳比孔子以至劉德駒龐統鳳嵇紹鶴則
譽之矣畏之爲邸鷹窳虎惡之爲李義府猫楊再思
狐賤之爲婁豬艾豸則其人自取也若夫諸葛驢歐
陽猴姚崇鶴雀邵筴獅張亢牛則以形體嘲笑莊休
所謂呼牛呼馬無所不可

小說言王質觀奕棋一局而斧柯已爛是仙家歲月
促於人間也又言盧生夢富貴一世而黃粱未熟是

人間歲月促於夢境也如其言則與其仙也寧夢
假者眞之反文之曰僞理之曰質君子惡之然有公
然名之而不諱者六書有假借五伯假仁假義殷通
爲假守陳涉以吳廣爲假王韓信求假王晉太原中
婦人與假髻孫綽著假面則今皆有之唐宋園池有
假山蘇洵記木假山則假之假也今假山尤盛昔以
湖石極巖洞雲瀑之巧今以黃石亦層疊數丈以撫
畫意明知其假且賞而愛之矣

昭代叢書

己集

卷第十九

早

世楷堂
藏板

獲村近堯峰產石多硯材汪鈍翁銘云黃章黜質殺
墨宜筆者也姑蘇顧家婦善製硯多倣古式王研農
贈子顧製獲村石硯正方中砥平陷其四周爲池甚
精好又吾松馬家婦善刻字嘗梓許觀察鶴沙詩集
許贈詩曰五月行吟寄灑西漫勞紅女爲災梨詩逢
爨媪能詮解句出歌鬟定品題墨汁有時沾翠黛銀
鉤終日費柔荑諸君可有香奩詠消受聞中學印泥
以女工助文事亦佳話

江南通志訂譌辨正頗勞今借閱刻本與原稟多舛
惜遽索去未盡標出分十志者創例而序言分括十

門舊志所同崇禎 本朝諡莊烈帝而仍福王所諡
為懷宗漢武帝登禮灑之天柱山謂之南嶽在今六
安州之霍山漢書注甚明而仍謂卽元時所置之潛
山縣吾始祖諱積為新安太守程元譚繼之俱東晉
時今俱列西晉而置程於前至吾松錯誤尤夥今所
行松江府志修於康熙二年至二十二年重修而其
本未行乃於雍正二年知府楊紹修捍海塘一條引
府志康熙六十一年云云六十年曷嘗有志哉舊
通志載知府止今載及知州知縣各州縣造冊申局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丙午錢芳標戊午錢金甫俱刪去康熙壬辰董洪卽
胡宏兩載藝文類華萃集吳懋謙著保素堂集錢金
甫著皆 本朝人而入明代且重見凡此皆予親閱
定而紊亂至此豈有意為之耶予辭歸日謂當事勿
列子名今忝載纂輯之首而官銜亦倒後晤長洲邵
峙東無錫華豫原言蘇常多竄改原稟可怪也
翻切之妙方言無字者可切音以出之曩有切吾郡
奈何二字為奴向亨向者極醒然上一字作奴響切
尤肖因旁推之訶人曰亨加切人有言而不然之曰
昭代叢書 已集 卷第十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烏登切不敢明訴而口自言曰共固切罵人曰蟻牙
切呼母曰滿加切怒而睨之曰哀光切推類甚多
聲同而音異凡嬉笑號哭呻吟叱咤之聲達之天下
而無不同聲成文謂之音語言誦讀則隨其方土而
無一同鳥獸之聲無不同牛曰牟馬曰噫吁嚱同也
生三穢此罵彼曰恥彼罵此曰蹇則唯能辨其音者
知之故言聲必及音嬰兒有聲而無音故天下無不
同
所謂出辭氣者辭同而氣異如荀息對獻公今日取

郭而明日取虞爾口氣暢宮之奇諫虞公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口氣促梁惠王賢者亦樂此平口氣慙齊宣王賢者亦有此樂乎口氣詡顏率問齊王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口氣黠齊王問顏率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口氣駸凡同一辭而卑亢喜怒緩急不同者氣也故言辭必及氣左史敘辭妙處皆有氣在

昭代叢書

已集

詹言
卷第十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詹言跋

詹言上下篇唐堂先生筆記之書附刊于唐堂集中者憶甲午九秋吳興書估持疑雨集箋註求售輒以囊澀未克購藏後閱茲編始知為先生少作奇書在即交臂失之良堪惋惜已亥重午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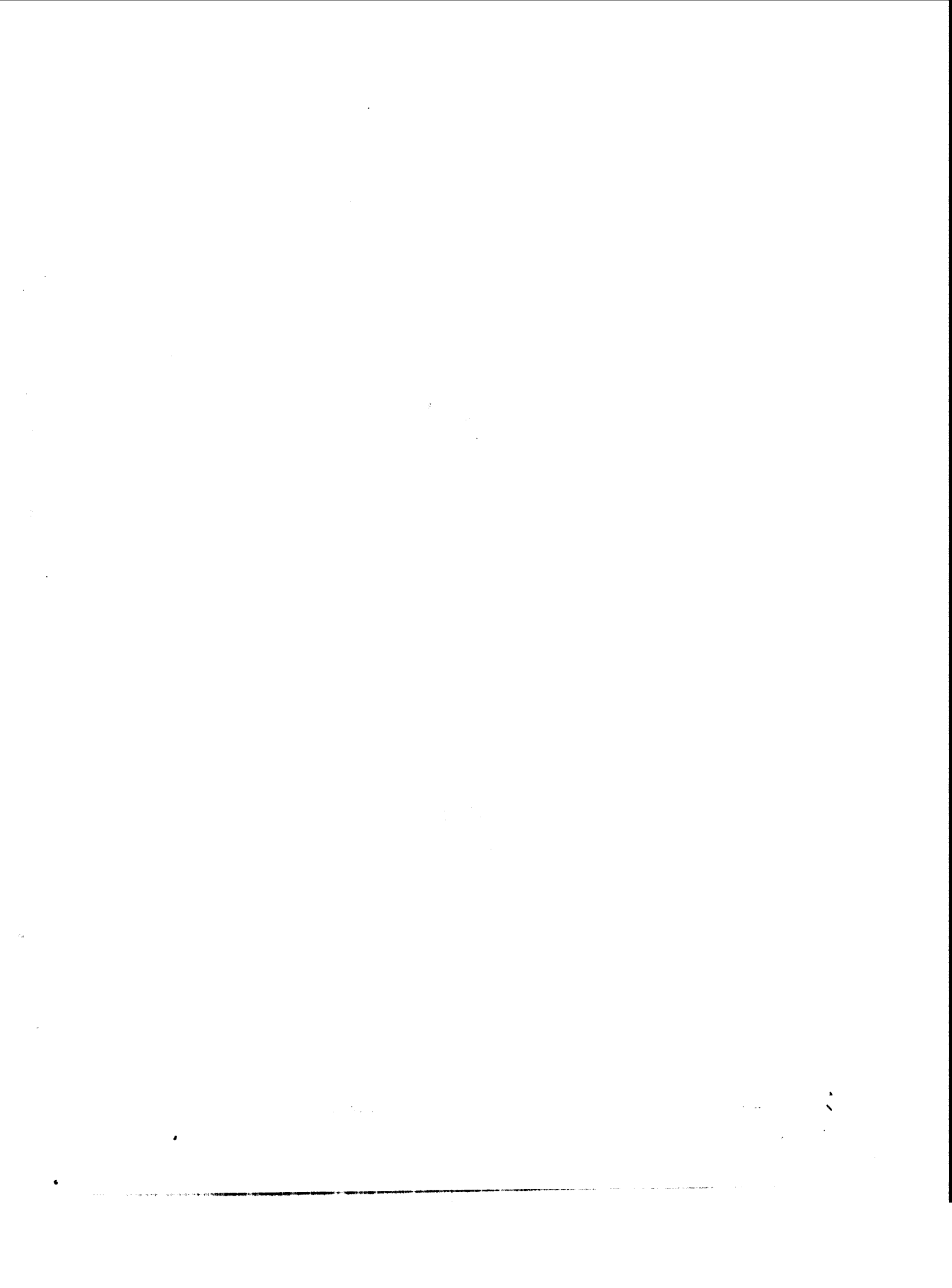
詹言跋

望

世楷堂
藏板

悟

語



悟語小引

悟語者天外談中之一種也天外談者石子天外所著之書之名也天外之言曰著書者我而書非我著也我將以為書在心中乎我心無有書也以為書在指上乎而指更無有書也書在筆墨乎窗几乎齒牙乎硯池乎而此數者之中更毫無有書也則知我之書實非我之書我之書蓋非我者之書也我之于我我原無我無有于我是曰非我既已非我我固大悞我已大悞何有于悟且悟而有我之書乎以是知我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小引 卷五 一 世楷堂藏板

之書蓋非我者之書也非我者自思非我者之書而不與我自著我之書而我亦不與我將與非我者托跡乎天之外是以名之曰天外談也心齋居士聞其言而異之因以知此書之以悟語名者其意蓋曰悟非我之悟蓋非我者之悟語亦非我之語蓋非我者之語也既已非我悟與不悟我不得而知也語與不語我亦不得而知也我既皆不得而知則張子今日譽之我亦不喜張子今日毀之我亦不怒蓋張子自與非我者相周旋而我初無與也心齋張湖謨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懋 翠嶺 校

悟語

桐城石龐天外著

聖人之生也其於中古乎天之生聖人也其有憂患乎

聖不是聖非聖即聖佛不是佛非佛即佛老不是老非老即老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 卷五

十

世楷堂藏板

佛非牟尼道非黃老聖人定是堯舜二公

老子天之逆臣也孔子天之功臣也如來天之逐臣也

聖人者非聖人之所謂聖人之人之所謂聖人也佛非佛之所謂佛人之所謂佛也

人知數之數不知不數之數人知貧賤富貴為數不知貧賤富貴之為數之後者也蓋人一行一止一思一想皆數也而貧賤富貴自此始矣

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此是向吾儒頂門一

針的言語蓋儒者之道實著之千秋萬世謂之深藏則未也

大士曰度盡衆生方証菩提地藏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此二菩薩存此一念吾謂其永不成佛也蓋此一念卽是貪癡何以成佛況且衆生自然成佛何用度爲地獄自空何云不空

謂佛是佛是謂謗佛見佛是佛是謂侮佛我卽是佛我卽是衆生衆生盡佛也

天造地造王造國造人禽造於現造時普觀諸種族

昭代叢書

別集悟語卷五

二

世楷堂藏板

蠢頑之狀東空西空北空南空上下空向太空中自樂我荒唐寂滅之天

上下繫辭天尊地卑句當一字一慟哭讀之倘天假我以學易有年吾當作收易一書以謝我孔子以慰我孔子

將奇峯作筆將湖海作硯將烟作墨將雲作箋興來時寫無字詩方知十萬之經文皆如浪語以識想爲明以智慧爲光以性爲天以情爲影悟去後放秋潭月照破三千之世界總是空華

衆生夢中也聖人於夢中說夢儘有一般作用世界虛空也諸佛於空中說空毫無半點機關

人生有三樂一讀書二好色三飲酒此外落落都無是處奈何奈何

金聖歎施耐菴之後身也耐菴作水滸弄盡舌鋒直于聖歎身遭一殺劫以了前因宜矣

問諸佛是有相是無相若言有相相在何處若言無相成何等物子言有幻相無實相若人能了幻相義當下可現億萬相

昭代叢書

別集悟語卷五

三

世楷堂藏板

和尙向子言以子聰明何不出家子曰我出家久矣爾等和尙何不出家

問定後是何境界曰星寒月在天問出定後是何境界曰雲破月來花弄影

問地獄幾時空曰天下人不殺生地獄空矣天地盡殺生地獄空矣

天道好生生則必然造業便是地獄不空之根哀哉哀哉天道何時而不生也

最可歎者

若有半箇生氣如何到

底喚他不醒最可笑者盡天地山川
存此種蠢態則世界全是空寂

近日人心不如禽獸遠矣請看鳶飛魚躍總是天機
發動若人則蠢頑百狀鹿鹿終身死猶戀戀永劫並
無回頭日豈不可惜哀哉

虎邱說法頑石點頭可欺人頑不如石矣若今日之
石便千喝萬喝必不點頭不惟不點頭且欲羣起而
罵人矣

神有五通達者亦然但憑他百般機巧怎當得明珠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 卷五 四 世楷堂藏板

一照便肝膽逼出可見小人徒自欺耳

以慈悲眼普觀世界則衆生墮難悉同自身以清淨
心遊戲塵緣則妄想成因總歸無有

明鏡能照原來你丟開幻影全空人心不虛總由他
認得皮囊著實

李賀詩純是皇娥白帝歌及神禹玉牒辭諸作蓋神
人之詩也凡夫如何解得

人謂少陵是詩聖青蓮是詩仙吾謂長吉詩佛也今
人不信佛者多矣又何怪其不尊長吉

諸佛本來面目已曾先天地而有偶現出幻相曰毘
婆尸如來佛止不過是諸佛化身寄托於閻浮提作
度人影子耳在當時斷無有知者今若有人能體佛
性此人亦即是諸佛化身但人亦苦不知耳經言能
解身心俱是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佛豈欺我哉
孟子願學孔子雖不能及然學已造到極處今人徒
自棄耳若果能學佛又何佛之不可作哉孔子曰我
欲仁斯仁至矣蓋學佛者求仁而已矣

地藏佛觀音佛俱上有佛可成下有衆生可度凡諸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 卷五 五 世楷堂藏板

佛一切現在劫身或玩世或說法俱有此般作用

維摩默然達摩不立文字雖是上乘正覺然止算得
兩個自了漢須知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講經四萬八

千大有深意存焉蓋佛法非文字不立度人非文字
無宗文字關係如此非予敢多饒舌也

昔伯牙學琴至於精神寂寞子學佛亦然蓋精神寂
寞處便是性命還真處善哉伯牙鼓琴必山河大地

盡作琴音矣伯牙真佛如來現身也
昔玉皇上帝行三千二百忍辱劫始証金仙今人學

佛必至人人辱罵處處嫌憎自身空乏飢苦拂亂至此件件忍過自然成佛

隨身有神鬼跟隨故君子不愧於屋漏到處是天機發現惟聖人能參于乾坤

打不穿將耳目性心全被七情縛去此人與禽獸何殊悟得破則山河大地總歸一粟包藏箇裏有元機

獨樂

今人耳目惟知博古學問止從糟粕生究竟那肚皮

只算得書厨一箇惟我平生不好窮經文章全自泰

昭代叢書

別集悟語卷五

六

世楷堂藏板

悟得請看這心性何曾有字跡微痕

人生茫茫鹿鹿苦制田產到頭一事將不去惟有讀

書學道至死不昧可與天地合其長久人何不以謀

利之心謀道讀書出彼入此其賢愚豈不天淵相別

耶

物無大小日無短長蟻行丈地有如千里之遙是以

近為遠可知彼即人間之一日等之千年矣今人

以蘄子為夫彭祖即為壽豈知洞中一日世上千年

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耶今人以萬國九州為

大一室即為小又豈知須彌山凡二十八天并三十三天耶

以鉢盛水三日即生金蚪蟲是彼即以一鉢為一天

世界也鉢外有天彼必不信何況天外天耶迨至鉢

水七日不乾彼即化而為蚤是猶羽化登仙始知鉢

外又有若大世界豈不奇哉不數日間水枯鉢破諸

蟲盡斃是猶世界已壞始悟早脫化者尚能高飛遠

避不能脫化者即斃死於鉢中不復自知豈不痛哉

然則人何不急早修行參悟而甘自墮落輪迴聽天

昭代叢書

別集悟語卷五

七

世楷堂藏板

地之破壞耶今豈儒不信佛老迂見自執亦猶蟲之

斃於一鉢而已矣

孔子著述十萬餘言在達人只須讀其師冕見一章

便已包藏大意蓋聖人之書全是向警者說法曰相

師之道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嗚乎聖人

之心良苦矣

放開眼界山河大地值些甚麼收斂性心佛法真機

只在箇裏

魚太多則水昏星太明則月寒夏木太深則青松寥

落故小人多則君子無容身之地

炎涼二字天下皆然請看自身或衣服生垢或足指盡露必出入多礙自覺可憎是自己且炎涼自己何怪他人之不炎涼也若要除去炎涼二字須置身心於形骸之外

子自三歲至九歲時行止坐臥能見虛空一切幻相舉告父母父母大怒止之不敢復言至九歲外漸不復見大都物欲蔽之也因長而悟出入俱有鬼神在左右有過即白於人一事不敢自欺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 卷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地獄原是空的人偏生走向地獄去閻羅原不必見的人偏生要尋他見若人能踢翻地獄打殺閻羅方是第一了義

理學人切不可與談孔孟彼蠢然說出一句直欲屈死聖人雖起七十子不能伸訴其冤矣

道貴員活彼理學人一味固執不通我縱有廣長舌何從得入其中吾孔子平生疾固此之謂也且曰不可言而與之言失言善哉言乎

文章不畏斧鉞故能掌生殺之權不畏鬼神故能收

造化之元文章之道大矣哉

閻羅老子枉使機關問輪迴怎入無生路造化小兒空搬圈套便天地難拘出世仙

庶民盡去幾希所以九州皆禽獸君子常持幽獨故見萬物悉空虛

君子之視小人如看青蠅之爭糞其待小人也如見青蠅撲面而來不得不揮之使去

孟子曰性善又曰仁義皆內也或曰是作何解若謂性中無仁義仁義却從何處來若謂性中有仁義則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 卷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一念未動時仁義又歸何處天外曰身如燈性如光仁義如影光動影亦動如性動而仁義自來也光寂影俱寂如性靜而仁義亦靜也問佛性何如曰燈滅而光自在又如光在虛空萬籟俱寂

跋

余于虎邱千人石畔購得天外談一帙覽之唯覺奇
句驚人巧思絕世以為其人必且傲睨一切狂不可
近今年夏天外忽來相晤則溫克殊甚與所著書判
若兩途天外之學其與年俱進耶吾不得而測之矣
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別集 悟語跋
卷五

十

世楷堂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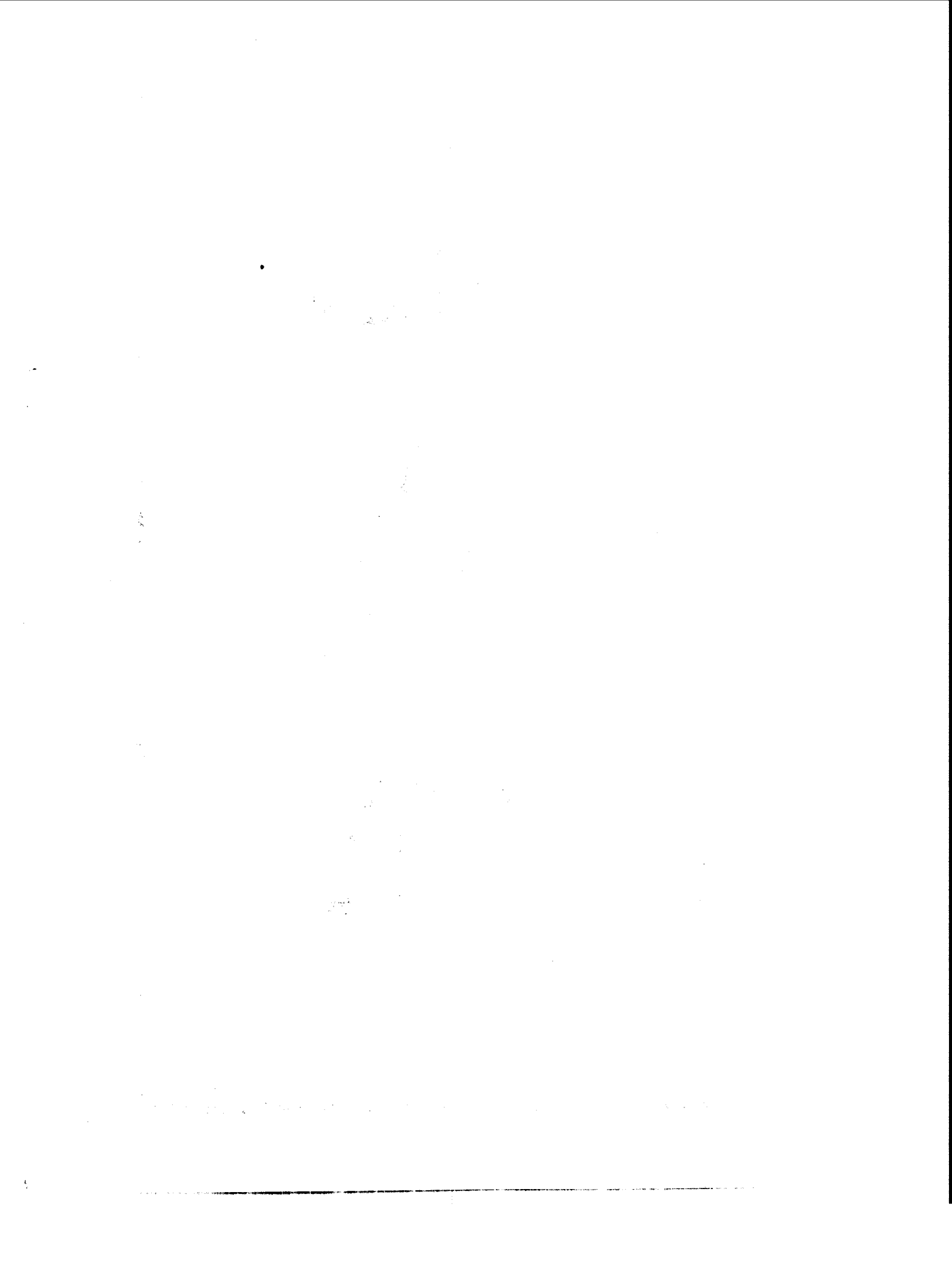
隨感錄

崔然李健



隨感錄

樸學齋叢書



隨感錄

涇縣胡 淵津平著

我願得快鋼刀斬斷了一切幽怨
痛哭無地訴衷無人嗟嗟予爲此窮人
春風煦煦有良朋二人讀書於花影之下流鶯宛轉與書聲相唱和夏日急
雨北窗獨坐取太史公刺客傳讀之似刀聲影劍起於帷幙悚然動心秋月
悠悠流暉吐素取宋玉招魂讀之若聞鬼語嗚嗚冬日擁絮高臥日午乃起
曝陽於日光之下朗誦南華人生至此乃至痛快離南面之樂不易也
恨不能劍只得日伏斗室否則我將翼日月而行蹴平葱嶺踏破崑崙胸中
塊壘當可消滅早知運命由天悔不及時行樂
冷雨淒淒小窗獨坐愁從中來賦短歌二章聊以當哭無限悲涼都分付一
樽清酒問蒼天何事太茫茫眼前花月儘是泪耳邊風雨半悽惶衰草泣斜

隨感錄 一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陽無恨恨極在石頭流水咽唔送殘照落花暗澹護高樓清泪溼紅羅
可恨我多病多愁面黃肌瘦無一點嫩紅膚色多麼可恨
可愛的花啊我願化作清露滴入花心我願化作清風吹入花心花啊你呢
若有一個蟲兒侵害了你那我的心多麼難受啊
我若是男兒當西上崑崙東泛扶桑登喜馬拉亞以觀日浴於太平洋中壯
游十載歸來小築園林徧植名卉侍兒三四人皆明目皓齒清雅善歌人生
至此方不負七尺之軀
自古云女子多才非福信哉言乎試翻讀詩詞文賦大半多幽怨憂思之作
同學張汝釗工詩詞才藻天成惜所適非人嗚呼大好名卉竟遭風摧美人
命薄古今同悲
花前柳下是遊子摧命之窟酒肉場中是男兒鳩毒之媒凡有知識者莫不
知之莫不犯之可謂飲鳩心醉視死如歸

莊子一書最能使人忘憂其言狂洋恣肆痛快淋漓予愛其言而不能如其
言信乎學力未到耳
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大事已去而猶故我嗚呼予死不瞑目矣
天下人之真心祇有兩個一爲父母之對於子女一爲女子之對於丈夫舍
此之外更無第三個真心
自古癡心女子負心漢天下之女子無有不癡心者其不癡心者不足以當
女子二字天下之男子鮮有不負心者其不負心者實千百年中千萬人中
之一人而已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予當履行此語詎能盡如人意但求無
愧我心予當勵行此言
芝蘭出穢壤扶渠生汙泥天之生物每每如此
退一步作想處處寬裕進一步作想在在逼窄諺所謂人家騎馬我騎驢仔

隨感錄

二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細看來我不如同頭還有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餘天下事正須如此
子性愚直好任氣少涵養父親錫予名曰淵取其深靜旋回之意字之曰澤
平既和且平不積不滯與物莫違得中和之正予不肖未能如其十一真所
謂名實不相符
生長綺羅不知稼穡之艱難是執絳兒之通病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尤恆人
之通病智足以知之力足以行之而不爲之者吁嗟乎是真所謂孤負天地
父母矣
貧賤則攝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古哉曹子之言也然顏回簞食瓢飲不
以貧而較學匡衡爲傭保不以賤而較學鄭康成詩婢盈庭不以富而較學
文王身為萬乘不以貴而較學但此皆人中麟鳳耳能勉力爲學而不以貧
賤富貴易其轍者自古及今屈指可數
貧窮饑寒而能力學不倦者有之富貴逸樂而能勉成人者予未之見也

井挂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不知己者不可以語道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斯斯人也非若是乎人如能易地以觀人則必不作勃亂提慢之事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欲窮我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豈欲困我哉然而使我至於此極者命也乎

荀子榮辱篇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哉

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予未嘗不作如是想然事至臨頭往往與心相反此亦人之通病

夫婦亦猶朋友勸善規過久而益親斯為美然比朋友尤難者即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一為夫婦則終身幸福攸關故訂婚較訂交尤須審慎

但願枳籬茅舍荆布園蔬彼耕我織彼彈我唱或步高山以臨眺或馮綠波

隨感錄

三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以垂絲新泉活火煮茗談心彼富貴於我如浮雲耳雖然世無冀子雖識借隱之樂

走馬看花固是男兒快事但落魄窮塗亦屬遊子收場

自古以來祇有女子最癡亦祇有女子最狠女子用情最專一最純潔但一朝失望亦最狠毒最冷酷惟愛之也深往往愛極生怨因怨生毒

我常思假使我為男子亦必作負心人

昔隨家君遊蘇飲於某酒店座上有對其文云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可為座右銘

忠恕連道不遠施諸己而勿念亦勿施於人恕之一字我其勉之加刃在心是為忍忍之一字本極痛苦

心中愉快覺天地空闊草木欣欣俱有喜態作事亦活潑敏捷心中鬱抑則風雲變色萬象枯槁作事無心處境俱乖故時非有異物非有改心境不同

苦樂殊懸

莊子不以外物傷心逍遙自適其天年我師乎我師乎

書中樂趣非庸人所能夢想得者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怪偉奇麗之事舉積盈楮之中養心怡情可以立德可以延年彼庸人安足以知之哉

父親云彼不知讀書者可謂無讀書之福為過境所拘則終身鬱抑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與古為徒斯不為境遇所移徒耳旨哉言乎我謹誌之勉之力行之忽怠

深山之中數椽茆屋中有幽人抱真獨處白晝放歌臨流濯足志高白雲聲震空谷道孤道孤行殊行殊我與天為徒我與天為徒

扁舟一棹歸何處家住丹溪第一橋

靜坐思過知過而不能改予之病也予一生大病有四一燥急作事不從容二偏窄度量不寬大三欲好志意不澹泊四無恆作事不持久作事燥急無

隨感錄

四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恆關係有形之病易見偏窄欲好關係無形之病難知謹慎小心或可革除要之多讀書時時謹慎四病自去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至明恕己則昏

予少好讎議人是非父親每切戒之少少自斂於今思之已無一是至誠能感金石况人乎寧人負我我毋負人一心秉至誠對己對人唯誠是式誠哉吾師乎

情之一字純出於自然不可勉強假借的試觀歌場魅影一劇即却乃許癡情可謂至矣然終不能博梅姬之一顧

絕口不談人非言何容易予雖處處謹慎仍多不免飲食從口入言語從口出予之病即飲食不謹語言不謹

多言予之病也喜隨筆亂塗亦予之病也心有所不平輒引筆狂書筆墨不謹亦多取辱然人不得平則鳴常情也茫茫人世無一可語言之人心有所

感惟有洩之於筆墨雖屬無聊亦解悶耳

因循二字不知斷幾英雄豪傑但真正英雄豪傑決不因循

旨酒肥肉喜氣洋洋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片面的愛情最是痛苦其味正與黃連相似

隨感錄

五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隨感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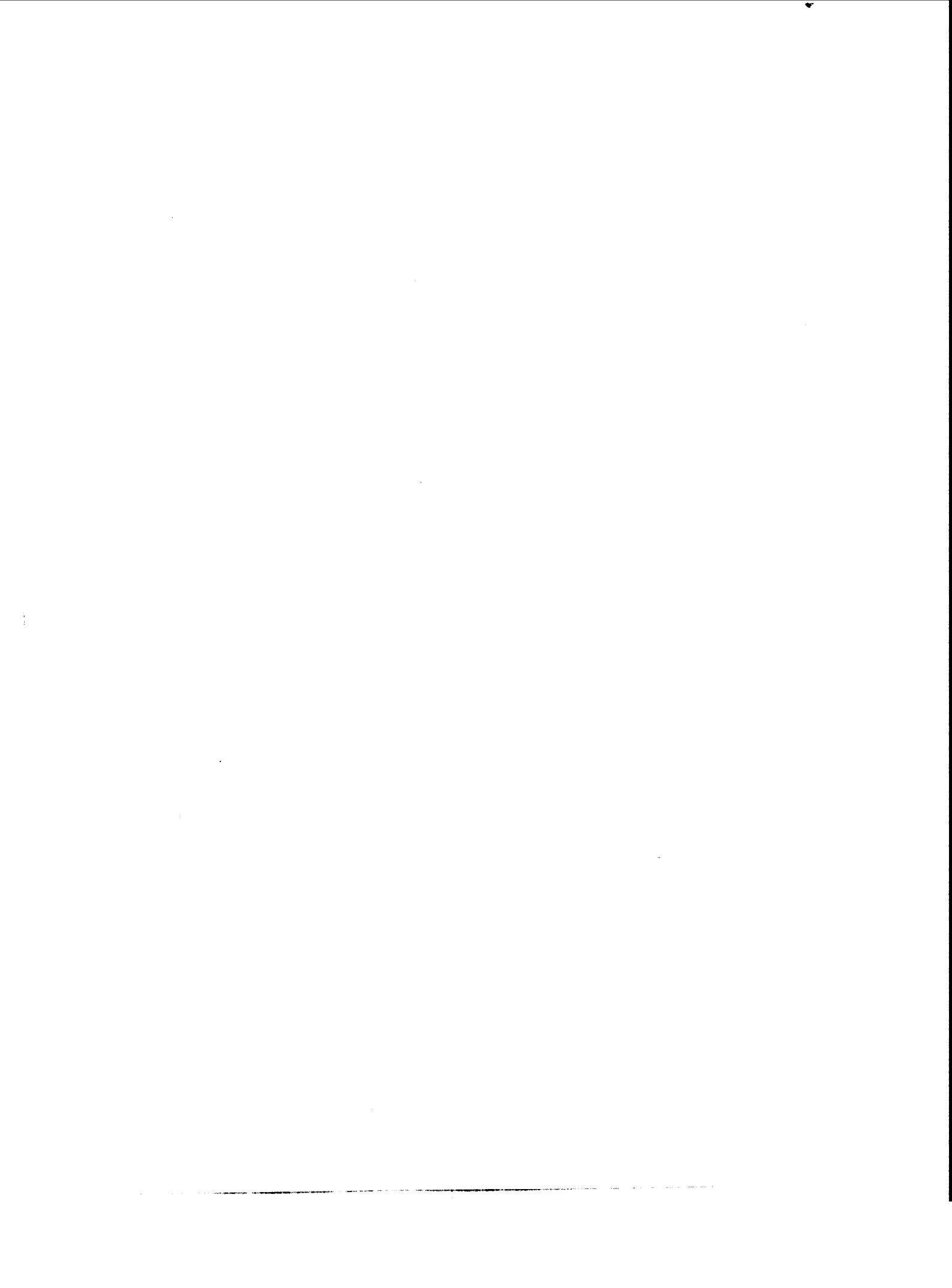
跋

漳平性頗豪爽從未作憂戚之容悲哀之語所作書畫頗覺神氣奕奕偶為小詩亦無瀟灑之氣雖身體瘦弱毫無短壽之徵民國十五年以注射補血針致病卒於寶隆醫院年僅二十有五當時頗疑致病之由及醫治之誤後於書笥中得此一冊題曰隨感錄蓋隨所感而筆之於書也又名曰舒怨錄又名曰問心集觀其題名則感而成怨矣怨而無可如何而問心矣閱其內容頗多悲哀之語若不勝其憂戚之容似有許多難言之隱聊洩之於筆墨者嗚呼漳平之死其以此乎漳平在予前自來未一露憂戚之容一發悲哀之語而其洩之於筆墨者乃若是之憂戚悲哀使人不忍卒讀嗚呼其心之痛極矣今距漳平之卒十有五年矣校其遺墨猶覺其憂戚之容如在目前悲哀之語若在耳側老淚縱橫歎歎不能自己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樓安記

隨感錄

跋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二十五等人圖



謹案二十五等人圖并序

人有二十五人等實常標舉之最遂使愚智可鑒涇渭分源優劣不同淺深區異雖書綱目竟未指諭況夫人即品類最靈有長生之質無求備於一人假如越錦青裂甘瓜苦蒂明月必晦白玉有瑕故知天下無全美者也但錄其行善採之一材則可佳焉無所棄用余復率爾遠替先賢苟欲增深非能潤色人雖蓋土各有等倫而看古史今書人之凡人二十五等但看景行可鑒庸愚究察情懷委智聖智是以薄言得失各舉端倪計未合儀但為來者之撫掌耳目其注及異類於後口者鑒之以為機要云爾

人圖

上上五等人 神人 聖人 真人 道人 志人

上五等人 德人 賢人 智人 善人 辯人

中五等人 公人 忠人 信人 義人 禮人

次五等人 士人 工人 庶人 農人 商人

下五等人 衆人 奴人 肉人 小人 愚人

神人第一

神人者非世人也與太始而並生共混元而同志性自然也不見所來亦不知所往或隱此下殆脫或現二字或默或語冲虛御風上下無度河上乍邀於漢主巫山竟感於楚王妙化不窮隱顯自得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此神人之異也

聖人第二

聖人者超俗之士也身雖處世心即不凡獨往獨來有異衆也入而無隱出亦不揚天地所動不足為怪六合口奧未足為難坐不暖席居無默然內之貴有服外之即尊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俟於終日而無喪斯文雖魯人不敬而諸國稱傳萬古不彫千宗饗祀此聖人之志也

真人第三

真人者不常人也雖假於胎藏稟質則殊不異器埃常居幽隱茹芝絕粒練真保齡海上幾變於桑田壺間更觀於日月羽衣而往千里一歸鶴駕而游三山未遠稚川猶遜子晉何先此而言此乃真人之理也

人圖

二

道人第四

道人者混世人也心有所用習有所業知雄守雌見素抱朴執古道以御今之有無不爭險易之利不競寒溫之和萬頃澄波千仞絕壁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寡寰海用道之心此大衍道人之性也

志人第五

志人者有脫士也其有口精必有微極不重尺璧而惜寸陰見善即遷曾不二過飲冰臥雪歲寒不移百代已俟人猶如旦暮題橋不謬廣陌何虧有始有終此志人之則也

德人第六

德人者無累之士也其上不嗽其下不味苞納宇宙囊括陰陽不榮於通不辱於窮為政則在邦必聞閉居則鄉曲之譽無以已多才而傲物不以己短而忌能百丈孤松四隣明鏡為衆人之軌範可大可久德之重也

賢人第七

賢人者上士人也冰玉居心養志於世理係天地動合四時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察乾坤用之則興霸皇業廢之則樂道安貧退耕不憂得位不傳或應千里之選或乃當側之求邦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隱遁林泉此即賢士之儀也

人圖

智人第八

智人者遠識人也高步特立潔己以進周及萬物稟自五常通於未萌理於未亂知人之可否察物之優劣模範垂俗居安慮危慎初護末此知人之性矣

善人第九

善人者不善人師也體貌閑淑性情怡和出入同人與物無競榮枯若一終始不渝作舟楫而多仁當操劑而不害拯濟急難不街於為利此善人之流也

辯人第十

辯人者三端之士也珠玉出口毀譽在躬能使道安摧鋒折角

二桃致殺六國懸同其有述也駟馬不追其有言也白珪無點足可自衛名可飭非此乃辯士之功也

公人第十一

公人者不移人也秉心潔素處物無濫居則幹蠱貞一仕則聲實不二或能驅軀軀上有脫字報國或則殺己成人有道者國而仕之無道者己之不作無益害於有益此公人之操也

忠人第十二

忠人者端誠人也無驕矜以自恃不曲道以媚時在家必聞事君盡節與朋友交則為益友安處居所即為善隣好為他謀不徇己欲此乃忠人之志也

人圖

信人第十三

信人者不謬之士也許人不至於宿諾誓衆無取於食言必赴炊黍之期終存許劍之契辭不妄也事可察也使衆人之不疑此信人之行也

義人第十四

義人者不口之人也睦於六親合於四海財不苟得言無是非或說善惠人或乃取牛不悛有餘則為食於路不足則推讓於家世不異居門多旌遠先他後己分不求多彈缺勿違市義無妄斷金之感此義士之深也

禮人第十五

禮人者恭謹之士也修身慎行和同謙讓言色不違遠於恥辱
知長幼之序辨親疏之情取舍合儀進退有度居下不亂在醜
不爭矜口莊敬禮之儀則也

士人第十六

士人者餘緒人志也未墜弓裘之業無乖婚宦之儀守則灌園
育蔬隱乃嗽流臥石居必擇地交則近仁委命順理此士人之
尚也

工人第十七

工人者藝士也非隱非仕不農不商雖有操持之勞信謂代耕
之妙或專粉績之最或在醫巫之能百技無妨濟身之要幸他

八圖

五

負千古之譽般垂有百代之名祿在其中工人之上雖無四人
之業常有濟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

庶人第十八

庶人者白屋之士也家無軒冕世此下脫縉紳既曠士風或不
知禮輸十一人之稅役丁年之夫牧豕負薪其體若一井邑相
望其流實繁或有業在典墳心惟孝悌競從鄉賦自致青雲何
物之能諧豈常途之有計既非脫落並庶人之正也不然則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本也

農人第十九

農人者平人也習四人之業耕二頃之田上律天時下順地理

審五土之肥瘦察高下之所宜誅鋤草茅長我禾黍雖日計不
足而歲計有餘或倉廩至多機杼盈足卒致千箱此老農之業
也

商人第二十

商人者見利人也善於貨易常榮滿堂之珍趨日中之市莫不
厭多居則相比於財交乃榮及於義促思潤屈假懷仁遂意
不出於錐刀經求未越於方寸助喪家之奢祭爭供主之盛名
朋社賭錢必爲衆首鮮裝華服亦過於人遇晦迹文儒失路君
子一拔一毛涓滴無施別有大隱高流漂泊之士苟且失家屠
賈之間口玉石不有殊異即衆商人儔也

八圖

六

衆人第二十一

衆人者何一命之口口識短淺體白尋常皂白不分賢愚不
鑒隨行逐侶苟取其容向百夫之口口學狂者之東走去非感
衆來不益羣見善而未遷聞至道而大笑口口取此衆人之偶
也

奴人第二十二

奴人者庸猥人也不思德義不口忠良重財尙名嗜酒好色有
餘則口不逞之用匱乏則爲不道之求只知潤身寧恤孤苦雖
有骨肉不作仁人負德辜恩猶同犬豕念促目下餘無所知如
是之人並奴人也

肉人第二十三

肉人者匹夫也性行鄙蔽兀兀而行不知好惡亦為天地之間一物負羽不覺輕捧石不知重無恥過惡未媿仁恩得字脫之不知生失之不覺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縱使居高亦有此輩流行數里不別親疏此肉人之分也

小人第二十四

小人者賊人也性如瀆一言必二三心狼貌恭諂媚為事見利忘義附勢恃榮危人自安反道背德有過推之別人片善自稱已有前輕後重大往小來在官則榮或寡於交乃求小利作偽日拙聞過未深其道日消難親難厭此者是小人之量也

愚人第二十五

愚人者幽滯之人也昧蒙遐曠矧猶疑陸有掩耳之旋川有刻舟之閭背祐虛之久遠慕聲色之須臾動靜則得失不知是非則好醜不辨益顏長拙敗善墮良發意自勞出言受弊或有韜時混衆匿哲和羣即驕屈暫時鵬化有日即非蘭璧又異蜂珠此乃愚人之有脫字也

右卷出燉煌千佛洞今藏巴黎圖書館人有二十五等之說見文字

微明篇此卷所述與文字略合惟上五等之次第文字為神人真人

道人至人聖人此卷作神人聖人真人志人中次五等文字第

三為虞人此卷作庶人下五等次第文字作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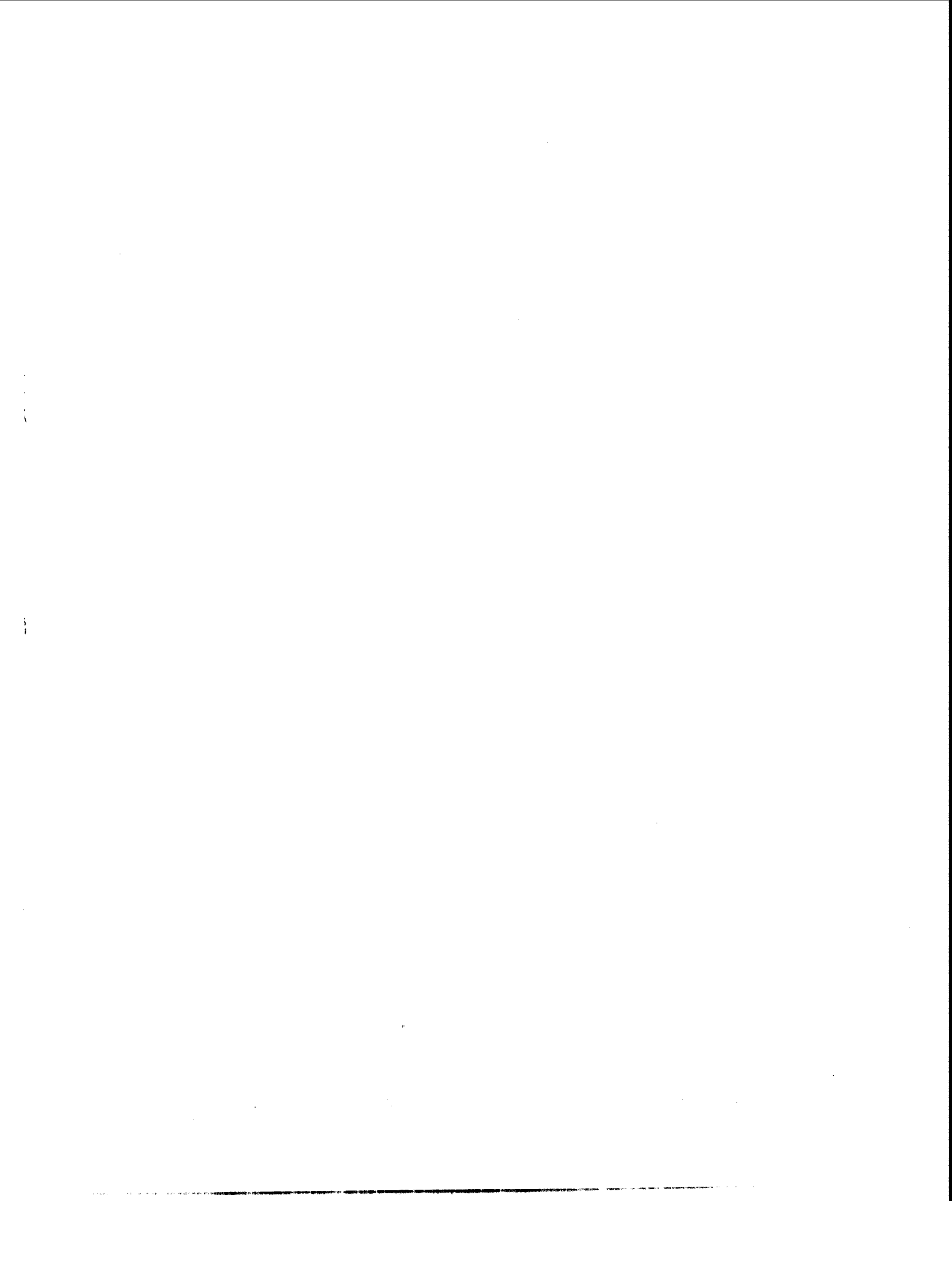
人此卷作衆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為不同其文理猥拙譌脫滿紙乃鄉曲陋儒取文字之說敷衍成書其譌至人為志人虞人為庶人則殆並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也以其為千年遺迹過而存之以資嗚噍宣統甲寅六月上虞羅振玉移寫畢記

二十五等人圖

八圖

八

仁齋日札



仁齋伊藤先生傳

先生諱維楨。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吉。號仁齋。又號古義。堂前有海棠一株。因又號棠隱。平安人。父長勝。有三子。先生其長子也。寬永丁卯生。于堀河。幼而深沈。不好弄。十一歲始讀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歎曰。今世亦有知之者邪。既而稍屬詩。出語不凡。衆共嘆異。十九歲讀延平問荅。熟復不釋紙。為爛敗。自是覃思于性理之學。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其所居揭誠脩二字。以自警。偶罹羸疾。謝絕人事。殆十年所。家產為之蕩然。親舊

甘雨亭叢書

傳一

皆勸為醫。先生不肯。中歲有疑於宋儒之學。乘孔孟之意。考索多年。略得就緒。乃謂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一源等說。皆佛老之淫辭。而非聖人之意也。於是開門延生徒。來者輻湊。時芝山大高坂氏著適從錄。排擊先生學。弟子將為之辯。先生曰。為學之要。虛心平氣。以為己為先。亦何爭焉。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每會諸儒。令相論難。往復數四。或以詆訶。先生獨恬然不爭。年三十六。始艸定論孟古義及中庸發揮等書。又設同志會。掛聖像于壁。鞠躬致拜。退講說

經書。相規過失。又做許氏月旦評。品第人物。倡勵生徒。

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命文。月率以為常。延寶癸丑。京師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先生唯橐古義一部而逃。僑居于京極大恩寺。先是母里村氏患膈。噎三年。奉養慎至。未嘗一日懈惰。肥後疾厚。聘禮而招焉。先生辭以侍養無人。母臨終合掌。禮謝孝養之篤。視者感涕。明年父亦死。服喪通前。凡四年云。為人寬厚和緩。不疾言遽色。不設城府。不修邊幅。未嘗為迂僻矯激之行。以取駭異。而人無少長。接之以誠。及其大義所關。

甘雨亭叢書

傳二

雖誇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以是德聲日隆。四方之士過京者。不問學不學。莫不願一識其面。聽其講。投刺來謁者。凡三千餘人。一日有大石良雄來。侍其講。雖而不聽。衆皆匿笑。先生曰。小子勿妄誇。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後果然。嘗謂諸葛孔明霸者之臣耳。豈王佐之才乎哉。或問曰。子當路于蜀。則孔明之功。可復許乎。先生曰。人各有能。我不能為孔明。孔明亦不能為我。古之宰相。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將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也。其立志如此。而作文。專宗唐宋八家。

解理平穩。務欲易曉。而文選淳靡之習。李王鈞棘之辭。皆不取焉。於明唯取唐荆川歸震川王遵巖三家而已。其詩則宗杜工部。朝鮮安慎徽覺其送浮屠道香序曰。其旨趣固與古人異。而文亦絕佳。日本未聞有如許文。攜歸其國。元祿之季。遂達。

宸聽。宣索其文。因藤貞維以進。士林榮焉。家屢空。先生居之晏如也。毀譽得失。一不介懷。有詩云。家本十餘口。既無尺寸田。遭逢太平日。自免米鹽蠲。道以唐虞準。學從鄒魯傳。眼前兒女侍。萬事醉陶然。其翼翼自得。蓋

甘雨亭叢書

傳三

如此云。先生有五子。長長胤。原藏。次長英。重藏。次長衡。正藏。次長準。平藏。次長堅。才藏。各以儒學顯。而長胤長堅秀出。時人相謂曰。堀川五藏。首尾最良。寶永二年三月十二日。先生終于家。年七十有九。私謚曰。占學先生。論曰。先生家本寒素。短褐穿身。併日而食。然清淨嗜學。不求聞達于諸侯。其學不由師傅。而得諸遺經。盛名赫赫。煜燿于一世。以物茂卿之才。不能有加焉。而五子皆以儒間子孫至今。繼其箕裘。何其盛也。或云先生之教人也。望之以君子。雖然。如其所說經義。稍有可疑者。益

軒貝原氏曰。其執拗偏見似郝京山。吾以為確論矣。

安中坊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甘雨亭叢書

傳四

仁齋日札

平安 伊藤維楨原佐著

儒者之學。最忌開昧。其論道解經。須是明白端的。若在十字街頭。白日作事。一毫瞞人。不得方可。切不可傳會。不可穿鑿。不可假借。不可遷就。尤忌回護。以掩其短。又戒粧點。以使人悅。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非惟有害於論道解經。必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知也。又曰。要若剥大蒜子。置諸銀盤子內。潔潔淨淨。渾身透明。不要若蓋藏臭物。器中他物。亦皆觸氣。滌類。悉就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一

臭腐。不可用也。學問之不進。德義之不修。一皆坐此。此是儒門講學第一心法。學者須以此為立命根基。常常體取。不容遺忘。

仲尼吾師也。凡學者須要皆以聖人自期待。不可從後世儒者脚板馳騁。饒使區區議論道得是當。終不濟事。

學者不可於聖人言語上增一字。又不可減一字。若語孟二書。實包括天下古今道理盡矣。所謂徹上徹下者是也。宋儒動引佛老之語。以明聖人之學。吾深識

其非也。

仁者每視人之是。不仁者每視人之非。仁者必取人之長。不仁者必訐人之短。

聖人學問第一字是仁。以義為配。以知為輔。以禮為地。而進修之方。專在忠信。

進焉而不可治天下國家。退焉而不可脩身齊家者。皆不足以為學也。若異端虛無寂滅之教。俗儒詩賦博物之學。是已。若近世稱理學。高談大極性命。而遠於日用者。亦其亞也。觀孔孟所說。自可見矣。豈有後來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二

所說無聲無臭。驚高憑虛。若禪非所說者邪。其是非可不辯而知焉。

一道德。同風俗。是二句是治天下大規模。此語出禮記。無禍即是福。不凶則為吉。世人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非也。苟富貴而身多患害。子孫不肖者。不若貧賤而身長無事。子孫聰明之為愈也。若夫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實市道之見也。此論當破千古之惑。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古註

云。端本也。始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所不忍不為者。卽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之於其所忍所為者。節欲克己之謂也。此千古仁義二字正解。學者當以此爲準則。

君子之視人。無一不可者。小人之視人。無一可者。君子認天下爲己之類。小人亦認天下爲己之類。故君子謂之惡。則其惡不可逃焉。小人謂之惡。則其惡不可不察焉。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三

君子之脩身也。不務昭昭之行。而積冥冥之德。其論人也。亦不取昭昭之行。而察冥冥之德。

人說閑事。直是閑談。我說閑事。總是學問。

詩家最忌落議論關。論學亦然。蓋學成德熟。胸中自有成見。而後言言句句。莫非至理。是謂造道之言。若夫思量按排。組織成言者。道得是當。皆巧言焉耳。議論愈精。去道愈遠。義理玄微。蚤絲牛毛。總落理解。視識道者之言。實天淵矣。宋儒談經。字釋句訂。銖量寸校。要無一毫滲漏。不知學者。悅以爲精密。爲的確。殊不知

不自其
作也
公曰
不無

知於高明正大平易從容之地。大有所不相合者。聖人之道。豈區區議論言說之所能盡乎哉。

知道者舉天下之物。所見莫非善。故每視人之善。而不視人之不善也。不知道者。又舉天下之物。所見莫非惡。故每視人之惡。而不視人之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視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噤爾而與之。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四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孟子言言句句。要莫非斯理。視人之善。而不視人之不善。非惟孟子之學爲然。堯舜孔子之心亦然。其於人之不善也。惟識其陷溺之所致。而非性本然也。待之以恕。不遽拒絕之。以人心有悔過之心也。學者苟於是自得焉。則庶乎識聖人之道矣。若夫小人之心。先自暴自棄。況於人乎。其卒至於凡天下之人。皆以惡人待之。所謂視人之不善。而不視人之善者也。

稱端人正士者有三。爲人所樂者上也。爲人所嚴憚者次之。爲人所嫉惡者下也。

賈誼陸宜公有儒者之才。而無儒者之學。韓退之歐陽永叔有儒者之學。而無儒者之志。董仲舒文中子有儒者之志。而其學未充者也。

君子見用。則非一人之福。乃天下之慶也。君子見黜。則非一人之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天下有道。則學在於上。天下無道。則學在於下。天下有道。則君子在位。小人見黜。故學在於上。天下無道。則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五

小人在位。君子奉身而退。故學在於下。學在於上。則治。學在於下。則亂。

新安之學。有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之弊。凡有志於學者。必有此弊。其不及者。亦潰墮不可拯焉。故依乎中庸爲至。

學者平生存心忠信正直。則非惟於事無害。雖臨危難。自無悔吝之失。倘不然。則雖問諸卜筮。禱於鬼神。不能無悔吝。可不謹哉。

鷺湖異同之辨。朱陸之門徒。互相詆譏。於今數百年未

了之論。蓋二家之徒。各主其師說。或爲調停兩可之說。而不能折諸聖。故自宋元至明。竟無一定之說。若去二先生之說。直求之於經。則聖人之旨。明白分曉。無復可疑焉。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言雖知道問學。然不知尊德性。則問學不得其爲問學。而於道之實。不得真知之。故君子先以尊德性爲本。而以道問學爲功。此聖門真正之學問。而非世俗徒知道問學。而不知本德性之比。此指所以先戾乎晦翁之意。而於象山則不能免乎。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六

得其一。而遺其二之病矣。

參州烏原邑。有管谷氏者。農夫也。質直方正。持身甚謹。嘗從旁邑夏目氏。受四書及朱子小學書。崇信尤篤。求道之志愈力。延寶辛酉春。聞予講古學。從參州來。留至半歲餘。受予之所著語孟古義草本而歸。其後又與夏目氏俱來。戊辰冬。又携近邑好學者一人來。亦農夫也。其將歸。予寫管所著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論一篇。餞之。使男長胤從。旁讀而聽之。讀之畢。管谷氏乃言曰。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於天下

國家之治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是一篇之警策。予愕然甚。服其聰悟。此篇人多傳播。而能得其主意所在者。管谷氏一人而已。彼蓋真體實踐。故其所待於心。迥別今年正月。又使其姪及一書生來。迎門下。經生一人而歸。鳥原之在參州。最僻遠。其人皆服田畝。讀書者甚希。而近來傍近。數許邑。翕然嚮學。家蓄聖經。人誦孔孟。亦一奇事也。夏目氏本七人。曾在備州。講王新建之學。後好朱學。其與管谷氏來。與予款語。備甚。頗覺舊說之非。歸參州。悉棄舊學。沛如也。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七

時時擊手歎曰。甚誤矣。甚誤矣。殆若狂人。亦奇士也。今既沒。尤可惜也。初二人皆嚴毅清苦。與人寡與。同邑老人將死。必勅其子弟曰。勿學二人之為。其後二人之學。漸就平實。無復舊日詭異之行。故邑人皆服其篤行。又信學問之益人。夏目氏嘗謂予曰。備州一友有疑。孟子性善之旨。深思而不得。卒罹瘵疾而斃。若使聞先生說。必不至死。惜哉。管谷氏稱太次與行。夏目氏稱七左衛門。

備州一文。稱柴田善七。

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不為深。

予謂上一句意義不通。下句文字不順。當作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上二字。篆文相近。大六二字。形亦相似。蓋傳寫之誤耳。若謂在太極之先。則當謂不為遠。不可謂不為高。而上文既曰太極。則下文又不可謂六極。傳寫之誤必矣。觀莊子之意。太極蓋指太虛而言。猶曰八極六極也。大傳所謂易有太極者。亦若此。蓋聖人之與老莊。其道雖異。然於當時事物之名稱。本不可有異。若天地日月草木禽獸之名是也。由是觀之。則易之太極。亦當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八

指太虛言之。不駭耳目。不拂世俗。從容和易。樂善不倦。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若夫好為高論奇行。而無益於人倫。無資於日用者。皆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矣。孟子所謂邪說暴行。正謂此。儉則禮興。奢則禮廢。必然之理也。何者。物不可以終儉。必不得不為之節文。此禮之所以興也。文勝則奢。奢則力不給。此禮之所以廢也。故儉者禮之本。歟。後世制禮者。不知其本。必以備文為事。漢唐以來。雖各有

一代之禮。然皆爲虛器。不得若三代之禮。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爲人家日用常行之典者。實爲此也。

深信古人。是進學之極則。天下之至善也。所謂深信古人者。一毫不執己見。不雜己說。佩服潛玩。十分信得。及正謂之深信古人。若不然。則不識其意之所在。不識其意之所在。則卒不能盡其理。反爲踈畧。爲差誤。或立己說以遷就。或加他說以補綴。若荀揚韓子之不識性善。宋儒之不免陷於禪學。窠臼。皆不深信孔孟之言。而涉執其意故也。可不戒乎。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九

拘法而不知變化。與舍法而妄執己見。此二病也。天下學者。皆在於此二病中。夫道者非法之所能盡。而非法亦莫能造其妙。故知道者。心執乎法。而不以己之意。雜於其間焉。以法在乎善用之。而本不可廢也。夫子之以詩書禮樂教人。是以法與人也。然顏曾賜商。得各成其材者。此善用其法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謂舍法而有所能爲者。亂道之尤也。

天下莫易於知堯舜之道。亦莫難於知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其所以爲易知也。而其所以

以難知者。蓋堯舜依仁義之道。執中和之德。至正至當。天下沒以加焉。故知雖凡世之號。至言妙道。稱大聖大賢之言。尊崇故事之不暇者。然無益於人倫。無資於日用者。皆爲邪說。而後可知。唯堯舜之道。至正至當。天下沒以加焉。此其所以難知也。然其易知與難知者。本非二事。

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氏註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審馬氏之意。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下皆當句。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十

絕。而以二禮字屬下句。故不曰禮謂三綱五常。而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三綱五常。豈可謂禮哉。愈充分曉。孔疏以來。於二禮字下句者。不得其解。然本文只當於夏禮殷禮下句。又漢書郊祀志。有善爲巧發奇中之語。按師古註。當以善爲巧作一句。發奇中又作一句。近世諸大家文。皆作巧發奇中。便亦誤讀師古之註者也。

論道者。當先論其血脉。而後其意味。讀書者。當先觀其文勢。而後其義理。蓋意味無形。不知其合否如何。義

可作得
辨作得

觀作照

理亦然。但血脉與文勢。猶一條路子。不容一毫差錯。故合血脉。而後意味可知。得文勢。而後義理可辨。語曰。回也其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言顏子雖簞食瓢飲。亦不饒。近乎飲食不給。屢至空乏者也。蓋美其貧而能不改其樂也。舊說以疾乎屨空。為近道又能安貧。尤不得文勢。或以屨空為虛中無我。是老莊之旨。而非聖門之學。亦為不知血脉也。而觀不言殖貨而言貨殖。則知非豐財之謂。貨財自殖焉耳。觀文勢自可見矣。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十一

積疑之下有大悟。大悟之下無奇特。夙興夜寐。夏葛冬裘。君君臣臣。父子。夫夫。婦婦。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言忠信行篤敬。從此之外。更無至理。所謂大悟之下。無奇特者。正如此。天道者以常理而言。天命者以臨時而言。孟子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以必然之理而言。猶曰水之就下也。非泛辭也。文章欲簡而意盡。不欲冗而理闕。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而飾之以詞。其要在於平正。

穩當。

漢之文質實。宋之文平正。明之文恠謔。韓柳各自出一家機軸。在漢之下宋之上。而論本色當行。則班馬之後。當歸于歐陽公。文章以意深義高。平正通達為上。以詞多理少。組織粉澤為劣。明道范文正好。仁伊川晦翁惡不仁。學識議論。亦隨而異。各雖有所見。然學者當以明道范公為準。歐陽子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蓋主仁義而言。宋儒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十二

深以為誤。蓋宋儒之學。以性為學問之全體。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名聖人之學為性學。與名禪宗為性宗。奚異。所以深非歐說也。以予觀之。歐說也未可全非。蓋聖門之學。性與教而已矣。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蓋道以統性。而教之所由出。故次節特揭道字言之。以言道則性與教在其中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問學即教也。論語專言教。而性在其中矣。孟子雖似乎專言性。然以仁義為本。而專

以性善明之。其意以為性善。故能居仁由義。若使人如犬羊之性焉。則決不能居仁由義。其所說擴充存養之功。即教也。宋儒見盡性二字。便以為盡性之外。別無學問。殊不知盡己之性。固無出己之性外。及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焉。則不可謂之盡己之性。性非學問之功何。論語專言教。而不言性。其旨豈不明乎。然則歐說雖不知尊性。然猶有彼善於此者。故不可全非之。

知性而不知教。則陷乎虛靜。佛老之道是也。知教而不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七

知性。則泛濫無統。荀子之學是也。

仁者見人之善。而不見人之惡。不仁者反之。蓋仁者非不見人之惡。其心寬容慈憫。有惓惓引接不棄之意。其深惡而遽絕之者。亦不仁也。

擴充之充當訓大。不可訓滿。趙岐亦以充大釋之。蓋訓滿則見其滿本然之量而止焉。殊不知仁義之良。養而不害。則充而愈大。有不可遏止之勢。故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又曰。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滿本然之量。即盡性之謂也。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贊

天地之化育焉。則教之功也。是孔門所以貴乎學。而近世性學之所不及也。觀孟子不曰進至于海。而曰放于四海可見矣。放字亦有放濫之意。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皆一句說破。明其無多端也。先儒謂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聖人之一貫。然則亦謂借衆人之孝悌。以明堯舜之德可乎。蓋宋儒高談性命。翫心虛靜。而不知堯舜孔子之道。全在平生日用之間。而不出於人倫之外。故爾云云。大凡無益於人倫日用。無補於天下國家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十四

之治者。皆不可與入于堯舜孔子之道。實無益之剩物也。孟子謂之邪說暴行。為其害道尤深也。學者深知此理。而後可以識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之意。讀書窮理。可以致知。未足以制行。脩禮行義。可以制行。未足以成德。足以成德者。其惟仁歟。文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足以制行。未足以成德也。惟仁可以成德。惟義可以制行。惟儉可以保身。惟敬可以執事。惟愛可以成仁。惟斷可以制義。

聖人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佛子就一人之心見道。就一人之心而見道。故佛者之道爲一人之私說。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故聖人之道爲大中至正之道。

蘊于內之謂德。形于外之謂行。蘊于內者不能不發于外。形于外者以存于中也。以行專爲外者非。

具于己而未動。謂之性。已動而未涉于思慮。謂之情。已涉于思慮。則謂之心。心之往來計較者。謂之意。

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而大學以忿懣恐懼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十五

好樂憂患爲心。其別何哉。孟子於四端亦然。皆謂之心。而不謂之情。蓋情者以天下之所同然而言。故曰。天下之同情。又曰。古今之情。蓋父欲其子之賢。子欲其父之壽康。此所謂天下之同情。而古今之所同然也。凡人見當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不能不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天下之同情也。纔涉於思慮。則謂之心。

好學則雜慮不生。好德則外邪不入。古人惟知好學好德而已。故心廣體胖。仁義之氣油然而生於中矣。苟不用好學好德。而徒欲消遣邪慮。防閑外邪。猶無主

之宅。倩人來防賊。防閑甚過。反不免煩擾。若後世省察之學是也。

古人以禮義兩者爲家常茶飯。事無大小。悉無不以此爲準則。後人專知守心。不知以禮義爲則。蓋古人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故不能不以禮義爲重。後儒專就己之一身而求道。故又不得不以正心爲要。千里之差。實始於此。佛氏以心爲主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孝悌以人倫而言。忠恕以學問而言。其理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十六

則一也。所謂若合符節是也。夫道之至極。必至於萬世不易之常道而極。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以孝悌忠信爲本。苟知孝悌忠信。卽萬世不易之常道。而實爲道之至極焉。則知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佛老空虛之說。宋儒無聲無臭之論。皆捕風捉影。終不濟事。

觀人之文章。當併見其至巧者。與其至拙者。不觀其至巧者。則不知其力量之所造。不觀其至拙者。則不知其平生之力量。若憚之原道師說。是其力量之所造。

也。順宗實錄。是平生之力量也。學爲文者。所當識也。至高害仁。至靜害義。

橫渠先生程子表弟也。而二程尊信其所著訂頑書。同於聖經。橫渠亦在洛。坐皋比講易。二程適到。忽徹卓比。謂諸生曰。某說易皆亂道。二程在。諸公當就之而問焉。若程張之心。可謂真儒學也。後之學者。皆當存此心。苟無此心。其說信說仁說義。皆虛談焉耳。

孟子不見諸侯。有數義。不爲臣不見一也。以不賢人之招。則不敢見。二也。不待其招。而不往見。三也。不在尺

而直尋。四也。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七

朝鮮李滉編朱子書節要於揚子直姓名下。題之曰朱門之叛徒。予竊薄焉。以爲往者當往。來者當來。詎以叛目之。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又曰。今之與揚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菑。又從而招之。聖賢之設心如此。而後世儒者。自占門戶。深防於人如此。鄙哉。

性猶穀種。心則萌芽之動也。

以性見心。則心動而性靜。以情見心。則心動而情又靜。

情非不動物。然非如心之思慮計較。往來而不止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語與一陰一陽之謂道。自不同。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流行之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明對待之理。蓋物有兩而後化。無兩則無以化。此天地自然之理。至萬物之生。莫不皆然。外此更無道理。故於陰陽字間。著一與字。意味可見。所謂太極生兩儀者。卽分生之謂。非生出之義。

人與草木同生。亦當與草木同腐。奚爲貪戀。奚爲悲傷。惟夫保養不可失。修爲不可闕。大凡有資於生民者。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八

補於天下後世者。皆當務爲。不可不努力焉。不可作無益之事。以求後世之名。生民以來。種種功名富貴。不知其幾計。從今見之。皆花謝水流。烟霏雲散。可附冷看。然悟得此意。亦勿爲幻解。皆實理之自然也。詩曰。悠哉悠哉。聊以卒歲。

柳仲野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彈壓二字不好。當以禮法二字換之。

天下無理外之事。而不可以理盡焉。蓋天下之事。或有意想之所不到。智慮之所不及者。若欲一一以理盡。

焉。則必牽強臆說。言是而理反踈。論詳而實不中。若後世理學之說是也。唯君子之言。如泛然無緊要者。而實無所不包。為其知要也。所以可尚也。

仁義禮智四字。是學問之全體。知仁勇三字。是進道之大關鍵。文行忠信四字。是孔門教人之定法。

天下之言。有似乎至理。而實出俗見者。所謂有生於無者是也。世之雖未嘗為學問人。少有黠慧者。皆能言之。易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謂天地有一元之氣。而萬物資之以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九

始也。未儒無中。含有之說。亦臆度之言焉耳。佛氏所謂芥子納須彌之理也。

害正道者二。曰穿鑿。曰附會。不免此兩者。則正學不可得而明。穿鑿若漢儒易象五行災異之說是已。附會若宋儒以先天圖為伏羲之作。以大學為孔子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暨大學孝經。同分經傳。與諸教學之說皆是也。

學者當常常從事於恕。

學者常不擇親疎遠通。以恕為務。若見人之不善。則憤

怒之心。不能不生。然以身體之。則必有可宥者。此怒之功。所以大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非也。心以有所思慮而言。性以有所存于己而言。故於心曰存。性曰養。是也。情亦屬于性者也。故稱性情。情則性之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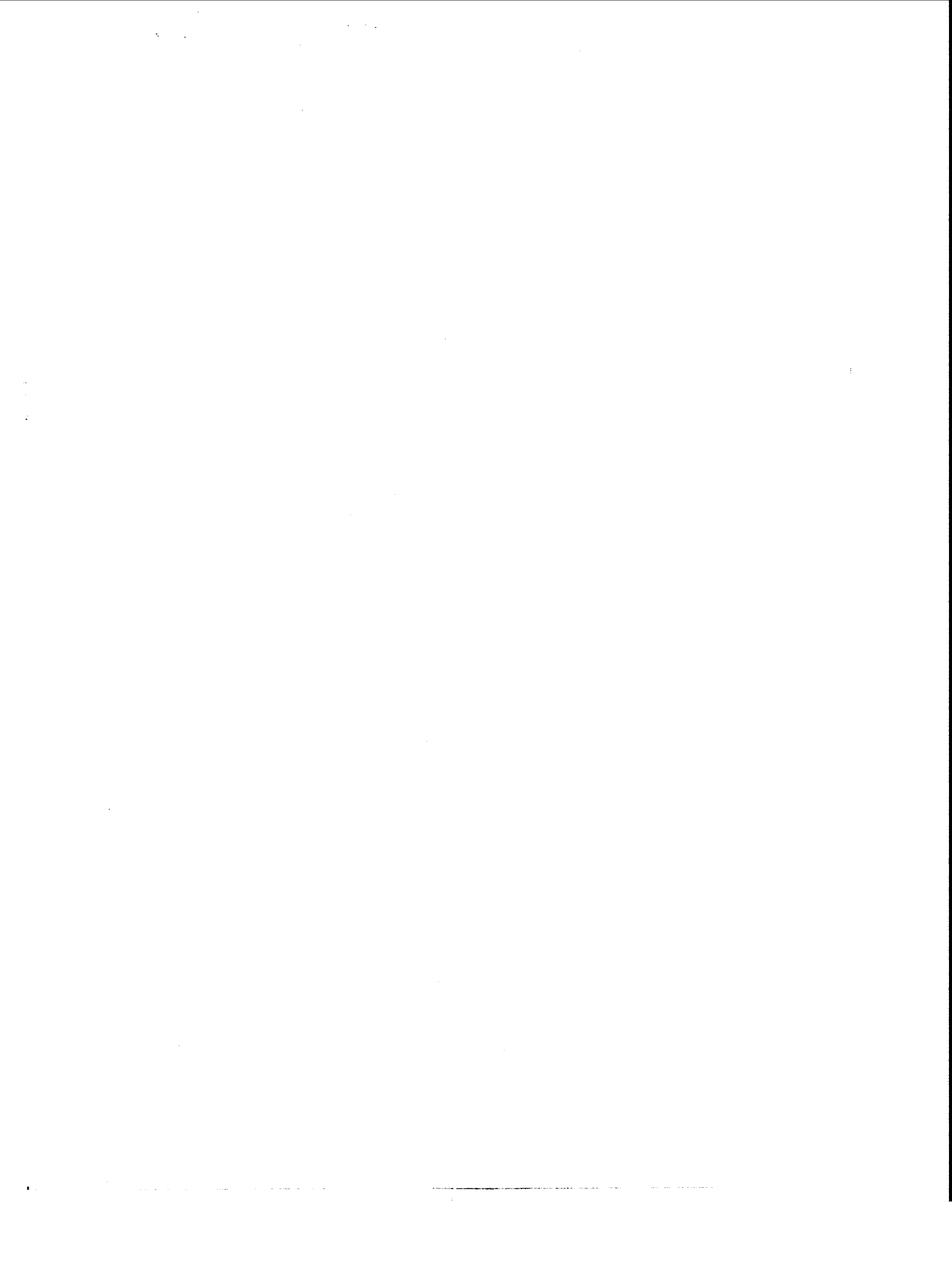
甘雨亭叢書

仁齋日札

二十

仁齋日札終

東瀛漫筆



東涯漫筆序

先君子初年著漫筆二卷。雖議論細密。其以少作。自不

欲傳。實永己丑庚寅。雜書筆記日錄。併為一部書。蓋先

子年四十矣。從此而后。有所得。即筆記。名以漫筆。初分

類。以語孟學庸六經子史雜。後亦不體統。及其老也。分

以壬子雜記。野記。癸丑雜記。漫筆續錄。此時又別草間

居筆錄。與漫筆條款相出入者。間有之。因知其同文者。

其議論全同。而文異者。循舊而存焉。其次序欲以類訂

正。後又謂。逐年所錄。存舊為是。自往年就校正。歲月在

甘雨亭叢書

序

關係

一本卷

字指作

後

辨。今茲庚申。略全業。此書大抵闢宋儒之異同。尤精細。

說。日用常行之受用。尤切實。剴到。寔聖訓之直指。為日

用。不可欠之書。因欲傳後生同志。序之於卷端爾。

寬政十二年庚申。夏五月十三日。

男善部謹識

平安 伊藤長胤原藏著

子絕四。一云母意。集註。以為母私意誤矣。蓋意云者。心之往來計較者。聖人德定理明。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無經營造作之私。此謂母意。不必著私字。而謂之不善也。或云。凡文字中。曰以志逆意。或曰。聖人之意。或曰。天地之意。不皆必為不善之稱。蓋不然也。意固通於善惡。而專言則其所主不好之意多在。如欲字亦然。猶道德二字。固通善惡。而專言則主善而言也。意

甘雨亭叢書 東涯漫筆 卷上 一

字反之。不待言私。而既是不善。仁者。至誠惻怛之謂。清者。廉潔不汙之意。自以當理無私心。削仁。而仁與清無別。故集註陳文子去齊章曰。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如是則陳文子之為人。汙穢茫昧。不唯不得為仁。而亦且不得為清矣。怨是用希。所以為聖之清。既謂之清。則豈有怨悔乎。若夫不得已而去國。則夫人能之。豈特陳文子乎哉。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集註。不以其道得之一句讀。故云。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小注謂。貧賤有不以道而得者。尤不妥貼。予謂。此言處富貴去貧賤之道耳。蓋言不以其道。則不處不去也。或曰。如此則二段表裏相誼。無乃重複乎。不然。上一段。就素富貴者而言。下一段。就素貧賤者而言。富貴而處之。周公是也。不處者。伯夷是也。貧賤而去之。伊尹是也。不去者。顏子是也。君子之取捨。皆以其

道。而不苟去處。二者皆自身既得之而言。非言將得之時。是兩人之戒。非一人之教也。故富貴則曰處。而貧賤則曰去。若如集註。則當言去就。蓋朱子牢就二得字生意。予則謂。道字是主。去處二字。是受用地。蓋言以其道而處。以其道而去。及言亦如此。孟子曰。苟非其道。則雖祿之以天下。不顧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不顧。此等道字皆一意。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此道字。是言處之之道。非言得之之道。貧賤做之。

甘雨亭叢書 東涯漫筆 卷上 二

道。而不苟去處。二者皆自身既得之而言。非言將得之時。是兩人之戒。非一人之教也。故富貴則曰處。而貧賤則曰去。若如集註。則當言去就。蓋朱子牢就二得字生意。予則謂。道字是主。去處二字。是受用地。蓋言以其道而處。以其道而去。及言亦如此。孟子曰。苟非其道。則雖祿之以天下。不顧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不顧。此等道字皆一意。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此道字。是言處之之道。非言得之之道。貧賤做之。

君子有教無類者。蓋性相近。習相遠之意。性相近。所以無善惡之類。習相遠。所以必欲有教。所謂類者。謂上智與上智類。下愚與下愚類也。蓋除上智下愚之外。無類之可言。論語所以專言教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若據馬氏說。則夏字下絕句。從來用馬氏說。又於禮字下絕句。誤矣。何者。馬氏謂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三綱五常。是萬世不易之常道。馬氏何得謂之禮也哉。若夫文質三統。世有損益。固可謂禮。馬氏蓋以禮所損益四字。為

甘雨亭叢書

東海樓筆

三

一句。然玩夫子之意。於禮字下絕句。為佳。馬氏之說。不可從也。

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同情也。然君子之於事也。出處進退。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素富貴而不處。素貧賤而不去也。孟子所謂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即此意爾。所謂道者。謂去之處之之道。非得富貴得貧賤之道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集註云。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

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予謂此說不然也。曰欲無者。與曰無欲者。大異矣。欲無者。如曰予欲無言之類。欲無之也。無欲者。如曰無欲速也類。無欲之也。本文明云欲無加諸人。不云無欲加於人。子貢之意。蓋欲不待勉強。而自無加不欲之事於人。此蓋仁者之地位。非子貢之所及也。夫子云。集註將欲無字。只與無欲字一樣看。故註內。亦以不欲字釋。若然。則是子貢以聖自居也。必不然也。子貢蓋以其心之所願欲。而

甘雨亭叢書

東海樓筆

四

質之夫子也。語類曰。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然而。又曰。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可見集註將本文欲無字。只與不欲無欲等字一例看。詞之先後。不可不辨焉。

林汝問禮之本。孔子曰云云。揚氏註云云。此二者所本者。不相合矣。若以汗尊杯飲。為禮之本。則當以反藁裡而覆之。及棄之中野。厚衣以薪等事。為喪之本。若以戚為喪之本。則當以恭敬之心。為禮之本。二者不相稱。或人舉以難予。予謂。先儒徒知節文度數。粲然

畫作

可觀者之爲禮。而不知禮之設也。本所以防制人之放逸奢濫。而非爲觀美也。其物采服章之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有其制。皆所以辨貴賤定上下。而使賤不得僭貴。下不得凌上也。故曰禮猶人之隄防與。然則禮之本在儉。不亦宜乎。與喪之以戚爲之本。其意自相符合。蓋本字有本始之義。有本根之義。林放之所問。夫子之所對。皆本根之謂。而非本始之謂也。禮爲使人儉而作。喪爲使人戚而作。此其本根也。故云寧儉寧戚。諸儒多做本始之本解。故牽強不通。在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上

易之小過象曰。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乃是意也。

博文約禮一章。從前諸解。不看破聖人意趣之所在。故使人難於領解。此二句。本說修身之法。故末併結之曰。可以弗畔矣夫。夫必有法之可準。而後可以言畔不畔矣。蓋文者先王之遺文。如詩書六經之類。法之所在也。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人之法也。博考于古者。所以取法於古也。約之于禮者。所以取法于事也。夫然則可以不畔于道矣。古之聖人。事必取法。此類可見矣。畢竟博文約禮。是二項事。非既博學文。

亦從而約之也。故本文只舉二句。而中間不著而字。且顏子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可證矣。程子曰云云。如此解。則可以弗畔。結語只貼下一句。而不蒙上一句。失乎偏矣。從來說者。唯知下一句之說法。而不知上一句。亦是說法。唯言博學于文。則知識日廣。則亦泛矣。大抵聖賢之說博學。說稽古。皆所以使人觀古人之成迹。而爲己求法也。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上

昔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蓋告子之意。物在吾而不關于彼。

則以我爲悅。故曰內在彼而不在于我。則以彼爲悅。故曰外。故以食色爲性。孟子因其明而曉之。以爲者炙。是亦食色中一物。若使如汝說。則吾之炙則者。而秦人之炙則不者。猶吾弟則愛。而楚人之弟則不愛。而可矣。然炙苟美。則秦人之炙。亦猶吾之炙也。猶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也。然則由炙而不由我。亦以爲有所外而可否乎。蓋炙雖在外。而者之則在己。猶長雖在彼。而長之則在己。內外二字。錯綜辨難。以深明義之非由外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集註云。是以本然之權度。料心之輕重長短也。孟子之意。則以心之權度。料事之輕重長短也。蓋恩及禽獸。此其長處。功不至百姓。此其短處。然禽獸踈而百姓親。而王及其踈。而不及其親者。此不度之于心也。苟不求之于心。料其輕重長短。則其差別分明。甚於權度之料物。故上文既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而下文則曰。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可見所謂權度之乃在心。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七

也。若外心而求。所謂本然權度。則將何所求乎。若不度之于心。則應事接物之間。輕重長短。各失其倫。所以曰王請度之。可以取則取可矣。可以無取矣。而取則傷廉。可以與則與可矣。可以無與矣。而與則傷惠。可以死則死可矣。可以無死矣。而死則傷勇。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又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乃引書曰。澤水警余。蓋洪水之災。在堯之時。堯憂之舉禹而治之。載

舜典及益稷者。皆可見也。是時舜方攝位。禹治水事畢。告其成功。作禹貢。今大禹謨篇。舜老期之後。命禹攝位。乃曰。來禹。治水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蔡氏曰。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此說皆可疑也。澤水警子。據孟子。則堯之詞耳。而禹謨以為舜之言。所以貴分疏。蓋撰古文者。竄入補綴。照管不到。注家強解之耳。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八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古義云。猶言人倫而已矣。蓋曹交之想像聖人。為不可企及。故孟子將其最至近者。明之曰。孝弟而已矣。此實理也。非特為曹交而言之也。集註陳氏說。蓋不如此。言堯舜之聖率性而已矣。以孝弟做性字說。尤屬附會。宋人看道虛遠。其說自不能不如此。然雖深求學者。遽而語之。其說自如古義。才必如集註也。此理本不可誣也。孟子所謂擴充者。充大其善心也。宋儒以為就善端發見處。自是推廣以滿其本然之量。非也。孟子之意。本不問己未發。所以發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論。

堯字

者。本所以證人必有此心。而非欲示就發見而擴之也。此心之發。日間亦無幾。若必欲待其發見而充之。則用工之日。不亦甚渺乎。孟子又嘗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云云。夫無欲害人之心。豈有發見之可言哉。或有人與之謀害人。拒而不從。此可謂無害人之發見矣。然此等豈屢值之事哉。然人無賢不肖。無害人之心。人人具足。不問已發未發。而故在。欲以此為本而推廣之也。然則必就己發而擴之。非孟子之肯允的矣。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九

告子曰。仁內義外。而孟子特斥義外之說。而至所謂仁內者。則無其說。孟子之不非之也。可知矣。然所謂仁內者。亦與宋儒以仁為性之說大不同矣。何者。告子明言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夫以食色為性。而又特曰仁內。則不以仁為性也可知矣。而孟子亦不斥其說。則孟子之不以仁為性之名。亦可隨而知矣。蓋仁義者。天下之道。而自吾惻隱羞惡之心而行之。故孟子以仁義俱為內。告子唯知仁之自吾心而行之。而不知義之亦自吾心而行之也。此

其所以為孟子見斥也。後世把仁內。只與以仁為性。做一樣看者。大誤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舊解云。得己。言不失己也。予謂誤矣。此言人之信己耳。蓋窮不失義。則功雖未及民。而其為士者。既信其為人也。遠不離道。則功德及民。而天下不失其素望。皆言其在人之驗也。若舊說。則窮不失義。與士得己。二句重複。且士字無落著。或云。與上節士字異義。未穩。此亦不可拘。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十

智信。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仲舒對策之言也。又揚子法言修身篇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後世遂以配五行。曰五常之有信。猶五行之有土也。此非聖賢之意也。後世看信字。只如孟子所說誠字一般。聖賢說信。却不如此。如曰主忠信。曰言而有信。曰信近於義。有朴實做去。及踐言果行之意。如忠恕篤敬等字。此教法之名。何可與仁義禮智併稱也哉。

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予謂是卜筮之事。如文言曰。與鬼神同其吉凶。書曰。鬼神其依。皆就卜筮言。若以此為造化之迹。則將何以質其無疑。而亦何以同其吉凶乎。或就祭祀言。亦未圓。予先謂易文言。竊述此說。頃侍中庸講。因問此說。久之判定發揮。又曰。程子曰。造化之迹者。乾文言及謙之象。鬼神害盈而福謙。下皆有此說。若如後世之所說。為風雨露雷之事。則本文殆不成其說。程子之意。決不必如此也。或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為達道不遠者。何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十二

也。曰二道字不同。謂夫子之道者。猶言大學之道。三子者不同道。指其方法而言耳。中庸所稱道云者。指仁義禮智道之全體而言。若以兩箇道字混而說之。則既以夫子之道為盡於此。而亦為遠不遠。宜其不免疑惑也。蓋忠者盡己之謂。恕者待人之名。忠恕教也。非道也。仁義道也。非教也。苟為人者。忠以盡己。恕以待人。則雖未必至於聖域也。而於仁義禮智之道。亦豈至相違之遠哉。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視聽字與聞見異。自耳目之接物而言。則曰視聽。自物之觸耳目而言。則曰見聞。故言耳目之德。則曰能視能聽。其戒無接非禮。則曰勿視勿聽。能運其用。則曰耳有聞。目有見也。中庸說鬼神之德。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有意于視聽。大學述放心之狀。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無意于視聽。然自耳目之接物而言。則視聽一也。不能徹耳目。則其不見不聞亦一也。或云。視聽有意。而見聞無意者不然。誠意章。章句云。意。心之發也。又論語毋意。注云。意。私意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十二

也。予謂意是心之裏面隱奧處。故大學正心章所說。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是心之踈處。就大體言。至誠意章所說。則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慊。蓋外面雖知善之當為。與惡之不當為。而其裏面。則尚有不然者。不如好好色。惡惡臭之真也。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可見意之本。而當先於心矣。大抵古人所用意字皆爾。如曰微意。造意。天意。聖意。或云。有意而為之。或云。豈無意哉。又說春秋者。稱誅意。亦言其事非不善。而其造意。實不善者也。皆今俗所云底

心下心之意。而帶推料造作之意。故字從內。則為胸臆。從人則為憶。逆從心則為記憶。論語所謂毋意亦通此義。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可言而言。可動而動。無些顧慮猜防之心。行其所無事也。故云毋意。則不待如一私字。而其無私意可見矣。常人之言行。則外面似無事。而心裏却不然。或可是而不是。或可非而不非。種種計較。逼塞胸中。皆是意也。今聞人之說話。則云彼有意而言。如是之詞。却中本字義。

朱子詩傳序云。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筆

卷上 十三

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予竊以為夫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特言關雎一篇耳。二南之詩二十六篇。如曰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不哀而至傷乎。如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有女懷春。吉士誇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帑兮。無使龍也吠。不樂而至淫乎。夫子唯曰關雎樂而不淫焉耳。未嘗言二南樂而不淫也。豈特言關雎。而可以該二南乎哉。

蓋夫子所言關雎一篇。聲容之美耳。非言詞之哀樂也。而朱子既以為詞之哀樂。而推之于二南之詩。所以不免窒礙。大抵聖人之言詩。如曰鄭聲淫。曰鄭衛之亂雅樂。皆就聲音言。非詞之美惡也。

方子字雄飛。取詩之子飛之詞。或曰雄雉于飛。或曰鳳凰于飛。今人讀作支干之干者。非也。

東坡以無逸不言湯武。為周公微意。今看無逸篇。周公以成王繼體之君。不知稼穡之艱。勸其無逸。故舉守文之君。而不及創業之主。商之諸君。亦皆勞于外之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筆

卷上 十四

人。文王亦非創業之主。且有即康功田功等事。又言法祖宗。則亦上及大王王季。所以不及湯與武也。非泛兼舉商周賢聖之君也。

書小序百篇。相傳亦為孔子作。漢劉歆曰。

相傳古有尚書百篇。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史記索隱載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歆爾復出。古訓復中。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宿。何圖乃有百篇耶。據此則古書蓋有百篇也。又史
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
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據此則安國所得于
壁中者。實十六篇也。然則所謂百篇者。蓋不可信其
實有也。

五霸相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風俗通引春秋說。
又夏昆。吾氏。殷大。彭氏。豕。韋氏。併齊桓。晉文。為五霸。
此亦出于應邵風俗通。孟子集註引丁氏說。丁氏唐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十五

大常卿。吳人。丁公著。三遷志所載。丁平子。孟子手音
一卷者。即此也。丁氏蓋據風俗通也。

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此

可見情字之義。癸巳八月廿五日。

列子之名。始見于莊子。稱其御風。蓋亦高于莊子一等

矣。想非著書之人。今觀其書。冗雜膚淺。掇拾他書。殆

不類先秦之書。何曾望老子。而較之莊子。機軸不如

彼之妙。故造語不。彼之精。請不及遠甚。其末云。趙

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而有憂色。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齊楚共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

馬。不遠乎持勝也。此事亦載國語晉語。按趙簡子與

孔子同時。簡子卒。而其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其嗣

位在魯哀公二十年。則其伐翟。亦非初年之事也。皆

在孔子卒之後。而越之滅吳。蓋亦愈後矣。此其年數

不相合矣。蓋國語之文。而託以孔子之語。不照其

年紀之先後也。而九淵之名。本于爾雅。六夢之說。

出于周禮。義。化。載于易。曠之在前。取于論語。

荒度七功。此書之辭。不識不知。此詩之句。稱繇口續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十六

用。就。山。稱。曰。岸。宮。室。美。黻。免。稱。周。公。曰。

四國流言。居東二年。皆剽竊經傳之文。大似後世文

人之所為矣。大抵掇拾經語以為文。漢已後之事。周

人未嘗掇拾古語以為文也。如孟荀韓管皆可見矣。

又曰。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此亦可疑

也。稱三仁者。孔子舉殷世三臣之行。而斷之曰三仁

耳。列子豈可據此而稱三仁乎。又曰。周穆王時。西戎

獻火浣之布。皇子以為無此事。按此事本出曹子建

典論。恐自此而剽劍焉耳。然則其書之偽託。蓋亦在

南北之間乎。且周之時。天子之子稱王子。至秦却言公子。皇子之名。自漢已來矣。列子之時。那有皇子之稱。又曰。西方有化人一章。分明說佛。其論理自佛氏出者居多。先儒朱子及郝京山皆既辨之。郝京山時習新知曰。列子之書。殆是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加穆王仲尼等篇。渾是佛旨。雖不用其語。全襲其意。可謂卓見矣。

董仲舒傳載柳下惠之言曰。伐國不問仁人。此非遠論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聖人之伐國。必是有罪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十七

之人如禹之征苗。啓之伐扈。及湯武之舉。可見矣。假令無罪。豈可乘其衰弱。為拓地之舉乎哉。予故謂唯伐國。必可問仁人。若夫可伐。仁人必許。及不可伐。仁人必不可。故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伐。此可否之權也。世之視仁者。唯為煦煦姑息之人。故為此言焉耳。此非柳下惠之言。

世之人多言儒者之道。必本乎仁。然遇凶。復無賴之民。不能不慘刑以威之。則仁亦有時而窮。不亦誤之甚乎。父母愛其子之至。則必去其害其子者也。故蘇之

嘍其膚。則必撲焉。損友之賊其德。則必遠焉。豈不仁於蚊蠅之與。損友也哉。愛子之至。不得不然也。農夫之耕田也。欲殖之嘉穀。則必握其稂莠。聖人愛民之至。故除其害民之物。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必誅除之。不少恕焉。故兵刑者。聖人仁心之不得已也。孫卿子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梁武帝溺於慈愛。多宥有罪。似仁矣。然有罪者。多是染惡。每致害人。所宥者一人。而天下為其所困者。幾許人哉。此不仁之大者也。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十八

世有談神佛之靈威。卜祝之奇中。事迹分明。時日可徵者。斥之則曰。夏虫不可語冰。亦有一種道理。不可誣也。予以為就其言。既有以明其理之不可信也。若夫使其靈威奇驗。事事必信。如食之必已。飢寒之必御。寒則豈摘千百之一二。以相傳付哉。世無曰。昨日喫飯。忽止。吾餒者。實理不須誇談也。藥之差病。人亦相傳者。或中。或否。世雖天下之變無窮。而人事科條。亦自有有限。假舉浮槎。斷斷本之重屋之下。使天下之人。羣而奔走。每事必禱。則奇驗必多。此亦理自合如此。

何足怪哉。

字有形有音有義。形成乎手。而識乎目。音發乎口。而受乎耳。能解其義者。心也。相傳相付。貽之於千歲之後。稽之於萬里之遠。人亦靈矣哉。

易陽為剛。陰為柔。剛尚健。而不尚暴。柔尚順。而不尚弱。中之與正。無所不利。然中而不正。胡廣而已矣。子莫而已矣。故中又尚正也。

自性情體用之說作。而情字義大非古矣。然文字中所用情字。却不失古意。情只是人心之所同然。如禮記

廿雨亭叢書 東瀛漫筆 卷七 十九

所謂人情以為田。及詩序所云。發於人情。止於禮義。皆可見矣。程子曰。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及人情。遺亦然而說。經則云。性為體。而情為用。然古人以忿懣恐懼為心。而不言情。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吉凶禍福。皆出於天。而不關人力。曰禍福無不自已致者。則吉凶禍福。皆是人為。而不自天命。孔孟之言。豈有二端乎。夫舜之德大矣。在於側微。其德升聞。實于四門。納于大麓。竟受堯之讓。而踐天子之位焉。此非福自己致乎。堯之子不肖。

而舜攝位年久。民心素服。故能得有天下。若不然。則帝德雖至。而不能使堯讓天下。此非命乎。蓋伊尹周公孔子。皆不有天下。非力之所能為也。是謂富貴在天。若夫做惡而遭刑。殺人而被戮。皆己之所招。而不由天。此非禍之自己致乎。

天道天命如何而別。曰天道福善禍淫。天道虧盈而益謙。皆言其常也。天命吉凶禍福。時不可道。正固有命。變亦有命。故聖人之言。如善人之或遭不幸。每以天命斷之。而未嘗言天道也。如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

廿雨亭叢書 東瀛漫筆 卷七 二十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及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亦以命斷之。皆可見矣。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天道也。孔孟之聖。而厄窮不遇。顏之夭。冉之疾。此非命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有命。

唐制尚書省。事無不總。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有吏戶禮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總之。西有兵刑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國朝官制。多依唐制。本政官。唐之尚書省也。分左。辨。台。辨。統。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左。辨。管。之。兵。部。刑。部。太。藏。

官內右辨管之。左右司郎中郎。左右辨官也。今稱辨為尚書誤矣。

太極圖解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蓋以理為萬物生生之本也。不然萬物之所以生生之本。皆資一元氣以生。而理不足以主宰之矣。今有一顆梅子。種之。則不日而芽。枝葉盛長。分百千萬億梅子。宋儒之說曰。此有所以生生之理。而然。然試以核子。錐刺湯燭。則殼實雖具。不復芽矣。生氣絕也。若言其理。則生死聚散。皆理為之主宰。天下無理外之物。雖枯草朽

甘雨亭叢書

東溪漫筆

卷上

株寔無其理也哉。然生氣一絕。則不復生生。故知萬物之所以生生者。有元氣以生之。而理不足以主宰之矣。視之天地。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猶人之有元陽也。理不足以宰之矣。四端之在人。亦然。不可於其上面求理也。

聖人之教。常就行事為教。而未嘗就心上為言也。後世之教。專就心做工夫。謂心苟立矣。則施之于行事。自合于理矣。豈然乎哉。聖賢雖亦言心。而常就行事運心。而未嘗外行事。而於寂然不動處用工夫也。夫子

嘗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見思學兼資。而學之益為大也。孔門諸子。質問夫子。不過問仁。問孝。問政。問君子而已。此可見矣。

聖賢之書。言道處。後之注解。多替做心字性字說。此可見古今學問之異同矣。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集註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又曰。人之有道也。集註云。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陳氏曰。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

甘雨亭叢書

東溪漫筆

卷上

加毫末於是哉。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集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皆以心字性字。替道字說。夫道者。天下公共之物。心與性者。在我者。豈可混稱乎哉。辛卯六月十九日筆。

宋儒之學。有體用之說。又有理氣之說。此二者宋儒學問之關鍵。而覺自相矛盾矣。何者。據體用之說。則寂然不動者為體。而感而遂通者為用。在中庸則未發之中為體。已發之和為用。此靜為體。而動為用也。據理氣之說。則陰陽動靜為氣。而大極為理。圖說曰。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夫理與體。豈有二乎哉。而在中庸。則靜為體。而動為用。在圖說。則動靜為氣。而又主動靜者為體也。此最不可曉。心有體用。性有體用。道亦有體用。夫體一也。寂然不動。無聲無臭。於此處。心與性與道。將何以別。用亦一也。心之用。性之用。道之用。亦將何以別。聖賢之垂訓。及君子小人之辨者。其言最多。然讀者視其曰君子。只做至貴極妙。不可企及之想。為與己事不相涉。及其曰小人。則亦罵詈賤惡。為非己之所戒。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二十三

也。豈然乎哉。夫言其極。則堯舜與桀紂。君子小人之極也。然一念之忠孝惻怛。思義由道。有老成氣象者。皆君子位中人也。一事之驕慢浮躁。毀善賊物。有刻薄氣象者。皆小人門中人也。以此律已。則凡聖賢之言。及君子小人者。皆學者今日之急務。不可不體察焉。欲富貴而惡貧賤。此人之恒情。不可全非也。只飽富貴而嗟貧賤。重爵祿而蔑道義。正是俗人得富貴之資。則於利入澤物之方。得力居多。能得行其志。聖賢何

曾悻悻焉厭之。如糞土之將浼己乎哉。但是求之有道。得之有義焉耳。若夫為子女玉帛。而欲富貴。正是劣品。壬辰仲秋。十九日。據太極圖說所云。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所謂理也者。乃所以主宰動靜二氣者也。而又以動靜為體用。則動為用。而靜為體。則所謂理也者。乃專屬靜之物矣。夫理者一也。以為主動靜之物乎。以為偏乎靜之物乎。圖解中。此二說自相矛盾矣。九月三日。宋儒之說。有理氣體用二項。就天道上言。則太極為理。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二十四

為體。陰陽為氣。為用。理即體。氣即用。非有二端也。就人性上言。則本然氣質。理氣之謂也。未發已發。體用之謂也。此二者不同。癸巳八月廿五日。說文性字註云。人之陽氣。性善者。情字註云。人之陰氣。有欲者。上古之事。不可得而詳者最多。而後儒亦為之傳會。偽託。而賺惑後人者。不可勝計。帝王世紀曰。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高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姬管

氏女曰常儀。生帝摯。據此則堯之兄弟四人。而稷契皆堯之兄也。又左氏傳春秋云。高辛氏子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索隱曰。契爲司徒。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予謂帝摯。即高辛氏也。然則所云八元者。亦將堯之兄弟。不止四人矣。今按虞書舜舉稷契。則稷契非堯之兄可知矣。此皆可疑也。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上 二十五

東漢漫筆

平安 伊藤長胤原藏著

東坡著荀卿論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蓋謂荀子非十二子。倡性惡。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李斯師之。卒致坑燔之禍。此言一出。後世以爲名言。先儒或不服蘇氏之言。亦取之而不疑。考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儒林傳云。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又云。申公卒。以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上 二十六

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據此則漢時專門之儒。如申公孔安國。其傳皆出於浮丘伯。而伯師荀子。與李斯同門。然後世傳經。漢儒之功。亦不可掩。李斯之焚書。亦不可必罪乎荀卿。一人倡之。而天下從之。而不精考究。或不然者多矣。乙卯。本朝先代摺紳剪經書字樣命名者。藤原敦行紀貫之。平國香菅野維肖。見三代錄。藤原利仁小野好古。○用古人姓名命名者。伊尹匡衡諸葛。後世之詞。與古不同。故文字之道。元明不及唐宋。唐宋

不及秦漢。秦漢不及三代。其詞有聖凡之隔。殆不可同科而言也。雖古今之變。如此其不同。而同是中國之辭。四方之語。與中國不同。各從土語。譯以漢語。以日本之語。習中國之詞。固隔一重。以今日之語。摸上世之詞。亦隔一重。嗚呼。日本人學古文字。亦難矣哉。然中國之言。一字各有其義。音訓相須。其義易辨。不如下四方之言。連合衆音。成此一義也。且自漢以來。諸儒註解。義解。最是明悉。傳之今日。無所迷惑。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上 二十七

十六。亡國五十二。按春秋之時。十二諸侯。其所滅者。皆弱小之國。為所并吞耳。當時小大之國。六十有餘。蓋堯之萬國。合為塗山之三千。塗山之三千。合為盟津之八百。盟津之八百。合為春秋之六十餘國。春秋之六十餘國。合為戰國之七雄也。甲辰。八月十二日。善人與鄉原相似而異。善人者質美而不學。鄉原志劣而徇俗。其實大不同。巧言令色。與讒諂面諛相類而殊。巧言令色。假君子之容以欺人。讒諂面諛。逞小人之態以求容。其見於外者不同。而其為不仁也則一。

甲辰八月十一日夕

老子云。治大國云云。先設一譬諭。以言不攪擾之意。大國尚然。況治天下。不可不以無為之道治之也。苟其如此。則其鬼不神。蓋福善禍淫之報。的然不爽。是鬼之神也。以道治天下。則鬼神亦化之。而其禍福之徵。亦不甚嚴。是鬼之不神也。不是鬼之不神。雖有禍福之兆。而亦不至甚害人。是其神不傷人也。非惟神之不傷人。聖人之治。亦以無為之治。而不至信賞必罰。而傷人。鬼不傷人。治不傷人。故其國長治久安。而衆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上 二十八

服焉。此章以無為起之。終結歸無為。聖人亦不傷人。是無為之治也。此對世之苛刻嚴急。而失人心。感國脉者而言。自聖人而言之。則不過曰一箇仁而已。其或功疑之赦。小過之宥。則禮律兼舉。仁義並行。不待為深奧詭秘之言。而長治久安之策。已決於胸次矣。子庚。天下之事。不可窮也。欲窮其不可窮者。則鑿矣。以其不可窮。而欲不窮之。則蕩矣。何也。是是非非。道之常也。賞善而罰惡。國之常法也。福善而禍淫。天之常道也。

也。然其隱微曲折之間。輕重出入之趣。非法之所能禁也。非勢之能所制也。非理之所能盡也。故聖人之示人。唯道其常而已。未嘗強求盡其變也。窮其可窮。而不窮其不可窮。如斯而已矣。老莊之徒。既欲窮其不可窮者。而不能遂欲併其可窮者。而不窮。既失於鑿。而亦流於蕩。於是為善勿近名。為惡勿近刑之論。有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之論。此齊物論之所與興也。甲辰。八月二十日夕。夜雨時。

甘雨亭叢書

東溟漫筆

卷上

二十九

及其愈久也。日趨繁縟。而不堪其敝。竟歸敗壞不可行。觀刑罰送葬文學三事。則而古今之變可見矣。古昔之刑。不過畫衣冠以示辱而已。及三代而五刑備矣。其屬已三千。則固已繁矣。降及秦氏。網密秋荼。胥靡滿路。而民不堪命。其法已敝。而國隨之。上世無葬埋之禮。厚薪藁裡。以取蓋其體而已。及三代而棺七寸。槨稱之。則孝子之心。亦可无慊矣。至為石槨三年。不成。則固已淫矣。降及秦氏。人膏燈燭。黃金鳧雁。天下苦其役而父之。而國隨之。上世文字之傳。

天之既定也。君子小人之相懸。殆如水火黑白之不可相混也。方其未定也。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豈徒紫之奪朱已哉。衆人所惑。而唯聖人爲能辨之焉。然亦非一旦之頃。能洞見其肺腑。而辨其淑慝也。共繇驩兜者。古今之凶人也。與臯夔稷契共事。謀議于殿陛之間者。有年矣。及其績用不成。奸迹彰著。而後投之四裔。以正其罰。方其未黜也。人之見之。未必如後世所言。是非邪正之判然也。唯聖人能察之。亦未遽而斥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仁智之極也。甲辰。七月十八日。

甘雨亭叢書

東溟漫筆

卷上

三十

明白坦夷。無所包藏。母意也。流行坎止。不必是事。母必也。善之所在。變通无方。母固也。視人猶己。不私其身。母我也。夫無惡。不足以稱聖人也。此四者非惡也。故有四者之病。未可便謂之惡人也。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亦不免有病。或有甚焉。其唯聖人乎。德全乎內。而行著乎外。自無此四者之累。故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七月十九日。

古者無經史之別。周時所謂典籍。不過詩書春秋而已。亦皆當時史官之所錄。采詩之所貢。著前古之事迹。

明當世之得失。外之而別無文籍之可尊信。自漢以來。尊之以爲經。而載當時之事者。世有記籍。馬史班書以來。謂之史。於是而經史分焉。古者無兵刑之別。觀書所載。皋陶作士。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皆其所職。而治者。蓋合兵與刑而一之矣。及周有司馬之官。掌武。有司寇之官。掌刑。降及後世。有將帥之任。兵部轄之。有刑獄之職。刑部轄之。於是而兵刑分焉。古者無兵農之別。平日無事。則躬耒耜而服事南畝之間。及其有事也。執干戈以衛國家。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上 三十一

於至靜之中。秦漢已來。常藉天下之壯士健夫。以隸屯衛軍府。而民不與焉。於是兵農分焉。蓋古者風俗淳厚。生齒尚寡。而事簡務閒。年代已久。而人物繁滋。日踴機智。唯務爭欲。故兵刑不得不二其任。兵農不得不殊其人。古之事可法。而後之事。不必可法。然推移變革。皆時勢之所致。雖聖人亦不能盡變後世之法。而復三代之舊。亦攝其大綱而已矣。甲辰七月二十日。午前。凡文字有虛語。有實語。敘事是實語。言辭是虛語。春秋一部。皆是實語。毛詩一部。皆是虛語。假如春秋書春

王正月公即位。是實語。隱公元年。左氏傳云。不書即位。攝也。是虛語。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實語。左氏傳云。邾子克也。是虛語。他可准此。學範曰。尚書及易彖辭。用助語極少。春秋儀禮皆然。此實語也。凡碑碣傳記等文。不可多用助語字。序論辨說等文。須用助語字是也。

堯舜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故堯舜孔子之書。不被身毒。而身毒自有君臣父子。堯舜孔子之教。未漸日域。而日域既有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倫。非堯舜孔子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上 三十二

之道。乃天地之道也。甲辰七月二十日夕。禮樂文章。中國之道也。輪迴報應。西天之法也。故鷹傳之三韓。烏銃得之南蠻。今本國俱習之。君臣父子之道。非得之異邦。原之于天。本之於身。堯舜孔孟先得吾心之所然者也。儒者之所道是也。甲辰七月二十三日夕。鹽田陸奧入道道祐平氏之黨也。其子民部大輔俊時以平族既殄。將勸父以引決。自裁而死。道祐悲駭對屍。披棺所持法華經。抽誦要文。時麾下殘兵僅二百餘人。將自盡殉主。列侍其傍。道祐部分其兵。分遣三

處射防敵衆命之曰。至吾誦經訖。努力防戰。狩野五郎重光者。道祐親兵也。寵遇有年。特命看管。曰吾死後必燒營。勿令敵得吾首。既而誦經將半。重光蒼皇出門。爲斥候者入言曰。我兵多斃。敵且迫營。道祐聞之。左執經。右把佩刀。十字割腹而死。重光登時梳父子鎧仗。及時珍什器。命從者捆載。匿于圓覺寺僧寮。舟田入道聞之。遣兵捕之。梟首于由比濱。人才最難得。識人才亦最難。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三十三

政。豈距人之爲善哉。善亦不一。其從違出入之間。或觸憲網。罹謗訕。則爲善而或遭禍。莊周所謂爲善勿近名。爲惡勿近刑。此處表世之事也。乙巳七月。先儒之學。求道於理。求道於心。俱非聖人之意也。聖人之道。求道於事實。古今人物之盛。唐虞之時爲盛。其後周之初。亦爲多士。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自此以還。方周之衰。夫子之門。亦爲盛。除十哲外。有子曾氏。父子原思。子羔。子張。皆不在游夏之下矣。上而可以爲興王之佐。下而

可以寄百里之命。古今唯此三時爲然。後之言聖賢者。皆焉。秦漢而下。皆不及也。夫子生乎衰季之運。而無王公之權。能樂育甄陶。與堯舜文武比其盛。宰我之言。固不誣矣。共同多是月十日。長隨越行。戰國策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法二縣。財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按此時已有郡縣之名。非始於秦也。意春秋六國之時。已有其名。而至秦以爲天下之定制耳。但秦則縣統於郡。而似六國之時。但以大小異名。而不相統攝。同九月十八日。前夕。國北歸。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上 三十四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閻沒女寬謂魏獻之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按將軍之名始見矣。左昭二十九年。晉蔡墨曰。昔有颺叔安有奇子。曰董父。實甚好龍。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杜氏曰。秦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按上世有姓。又有氏。或曰。四端之心。與仁義禮智差別。奈何。曰。不然也。昔關雲長。日鞭督健吏。遂遭其害。今時暴悍之人。虐使奴隸。加以非禮。或爲其所戕。古今之間。往往而有。大抵

世之謀大逆者。多爲財色所使。而致奴隸之禍。受辱而戕主者。非有所利而爲之。此不忍受其辱也。非羞惡之心乎。然下而賊上。不知其爲不義也。義與羞惡之心。觀此可見其別矣。孟子又曰。恭敬之心。禮也。考之論語。則曰恭而无禮則勞。又曰恭而有禮。又曰恭近於禮。所謂恭者。擊跪曲拳之類。而其施之而合度。謂之禮。不然則非禮也。不可以恭敬之心。便謂之禮也。明矣。羞惡恭敬。已是如此。惻隱是非。亦可准知。四端心也。未見於事者也。仁義禮智。則見於事實。而道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上 三十五

之可法則者也。
選建明德。昭周公之明德。共見左氏傳定公四年。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則有許多孝行事實。可傳者可知矣。至其曰爲難能。則不過曰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已耳。此二事非人之所難爲之事也。亦非駭人視聽之事也。而夫子以此稱之。則所謂孝者可知矣。然則世之以奇異難行爲孝之非孝。而凡厥百行。亦可以此而推焉。共乙巳年五月十九日
義理之心勝。則恩愛之好薄。功名之念重。則室家之情

輕。衣食之計迫。則骨肉之親離。故下者困于衣食。上者羈于竹帛。自好者知義而不知仁。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也。聖賢之教。所以仁義兼濟也。同曰
是非之實。不可以權力壓也。不可以議論勝也。不可以狙詐襲也。不可以衆心奪也。何也。聖人之道。明人倫之道。人倫之道。萬世不可泯也。聖人之教。明人倫之教。人倫之教。萬世不可易也。故秦燔滅六籍。而六籍至今儼然具存。自是而後。老莊氏逃其君臣。佛氏棄其父子夫婦兄弟。而立言著書。浩如烟海。勸誘鼓動。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上 三十六

也。
士女奔波。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交。千古猶一日。天下之人。口之所言不同。心之所思各殊。而至身之所行。則未嘗始有異也。道也一。或有之。或無之。天也一。或有之心之。或無心之。聖人之道也一。或求之於心。或求之于理。乃至凡百之事。出入從違之間。信疑是非之別。天下之人。其所思之異。猶面之不同。
不自進善而伐人之善。不自省過而訐人之過。不自求明而蔽人之明。亦何以哉。乙巳十一月三十日

此等書

大司樂又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氏曰興者以善事諭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制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古有五宗法序疎戚以統宗人有太宗一有小宗五詳見禮書後世亦有圖說然紛錯難辨或致混淆能通其條理亦自易知假如甲有弟二人二弟以甲為父之宗子是謂繼禰小宗其父為祖之長子則甲亦兼為繼祖小宗若使祖之第二第三子則有父之長兄為祖之家督者其適子於甲為從兄弟甲及二弟宗

甘雨亭叢書

東瀛漫筆

卷上

三十七

之是為繼祖小宗凡出于祖者皆統之使其祖為曾祖之長子則亦兼為繼曾祖小宗若使曾祖之第二第三子則有祖之長兄為曾祖之宗子者其適孫於甲為再從兄弟甲兄弟及從兄弟出祖者宗之是為繼曾祖小宗凡出于曾祖者皆統之使其曾祖為高祖之長子則亦兼為繼高祖小宗若使高祖之第二第三子則有曾祖之長兄為高祖之家督者其適曾孫於甲為三從兄弟甲兄弟及從兄弟三從兄弟凡出于曾祖者宗之是為繼高祖小宗凡出于高祖者

皆統之甲身故則甲之子與繼高祖小宗之子同姓而已無服不復宗之於是乎遷所謂五世則遷之宗是也曾祖以下遞遷皆如此是謂小宗四若使高祖為別子則凡出高祖者世世宗之服雖盡而不遷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是謂太宗一然本支繁衍子姓無故則五宗具而遞遷之次可考也或其生不殖早世無後則五者或有或无故曰有有太宗而無小宗者有有小宗而無太宗者人唯知從上求之而不知源支派而至本源講經之次每煩疑問故略疏如上

甘雨亭叢書

東瀛漫筆

卷上

三十八

亦可知上世睦族之法矣

東瀛漫筆卷上終

東涯漫筆卷之下

平安 伊藤長胤原藏書

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古註集註。俱訓苟為誠云云。古義從苟且之義。云。人苟志於仁。則尚不為人所惡。況實行仁。其効豈可量哉。宿昔一搢紳。臨弊宅。讀孟子。至第四篇。則云。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予於是蹶然有省。曰。此一明證也。苟不志於仁之苟。不可解為誠。則苟志於仁之苟。亦當從苟且之義。因念孟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甘同五叢書

東涯漫筆 卷下

一

足以保父母。此一節中。苟與不苟相對以說。亦可以相證也。甲寅九月二十七日夕。

人心苟無所向。所向者何也。即所謂志也。匹夫立乎鄉黨之間。困窮拂鬱。百艱備嘗。然亦心無所向。則不能名一藝。成一事。況人主之尊。生長乎富貴之中。凡百之須。無不足之患。天下之人。唯欲投其所好。避其所忌。順適其意。以求己之所欲。其苟無所向。則其不為搖奪者。幾希。吾觀歷代史冊所載。當時廷臣鯁士。所敷奏建明者。自德性心術之微。以至發政施令之間。

據經授史。條陳利害。剴切懇款。無所不盡。後世聞之。

尚令人爽然。人主之心。唯其無所嚮主也。故雖有忠

言嘉謀。多不被納用。成敗之徵。始見乎數十年之後。

而事勢已極。雖悔無及。未如之何而已矣。如漢祖唐

宗。皆有納諫之名。其志將以索羣策。任才畷。以一天

下。唐之玄憲。初始清明。克削平叛亂。以隆鴻業。在位

已久。侈心浸萌。則志亦情弛。竟歸于亂。自是以下。人

主雖無大失德。莫能相尚焉。優游不斷。似仁也。翰墨

文章。似學也。猜忌察察。似智也。而卒無益於成敗之

甘雨亭叢書

東涯漫筆 卷下

二

數者。無志故也。甲寅四月廿二日。

人之善惡。在士庶人。則得失之效。不甚相遠。而在上人。則利害所關。大為隔絕。何者。士。庶人主乎一家。位分微賤。仰養乎我者。不過一家之人。假令失身破家。其害之所及。亦不過一家之人。且有鄉鄰之相恤。有親黨之相援。則父母妻子。亦有所倚賴。而免於凍餒。諸侯主乎一國。則統轄稍廣。舉一國之人。軍民僧道。皆其所治。克脩其身。政令善。賞罰當。則凡其所屬。皆破其惠。在官者。足于祿。處野者。給于食。生養休息。各得

錄作事

其所苟不然。則凡其所屬。悉被其虐。四民困窮。不寧其居。雖有鄰壤望其救恤。地隔人眾。遠難措置。況乎天子主乎天下。則舉天下而皆其所治。善則天下蒙其澤。不善則天下被其苦。天下俱苦。則天下之人。孰復救之。故其行之得失。較之士庶人。大有不同。然言其工夫。則在下者難為。而在上則易。故先儒張子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夫人主處易為之位。而不顧莫大之利害。卒及禍敗。漢唐以來。往往而在。豈惡治安而樂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三

亂亡哉。蓋弱於逸豫。狃於奢侈。徒取目前之快適。而不為後世之遠圖也。

人之受病。固有輕重之殊。而元氣亦有虛實之不同。元氣實而受病輕。則雖勿藥而有嘉。元氣虛而受病重。則雖有良醫。亦不能保其必不死。然受病之輕重。亦由元氣之虛實而致。然則元氣之不可不養也。信然。方秦之季。匹夫倡難。而七廟隳。而漢景帝之時。七國合謀搆兵。以清若側為名。而旋復夷滅。天下不捨。元氣之虛實。其効可見矣。若使七國之變。在元成之世。

則漢業亦不支矣。

後世儒者之學。疑似乎老佛。老佛之說。攀援乎儒者。儒者之道。在日用彝倫。而仁義禮樂為大。皆就事實為工。而有迹之可見。此外更無一語異乎此者。是為左道。為邪說。暴行。後世向其上面。畫添一理。以為之本。於是有彌近理。而大亂真之說。而與老佛爭其虛實。先子奮獨得之見。以章明古聖賢之道。其所為說。與漢宋諸儒不同者多。因是世之人。或有斥以為異學者矣。有排以為新說者矣。吾不知其何謂也。夫仁義禮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四

樂。孝弟忠信等目。參伍錯綜。以立教者。散見乎五經語孟之中。明白不可誣也。而今日生人。亦不如是。則不可以立于世。皆事實也。而五性之名。昉乎漢儒。體用之辨。起於佛氏。皆古之所無也。予近述鄒魯大旨。二卷。就語孟中。舉凡言之。關仁義禮智者。譯以國語。其所載皆聖賢之雅言。而先子之所駕以立說者也。何以見其不同以為異。亦何以見其不古以為新哉。豈以其與先儒之說不同。而斥以為異為新耳。若夫源語孟五經而求之。則其孰異孰新。亦未可知也。唯

虛以受之。不蔽於近。斯可與言也已。甲寅六月十四日

物必有其本。人之行道。豈無其本耶。行道之本何善心

是也。故孟子云。四端之心。端者本也。物必有其則。人

之脩身。豈無其則耶。脩身之則何。仁禮是也。故孟子

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禮者治心之則也。

持身

聖人教人以禮。此持身之則。告人以忠恕。此接人之方。

自是實事。古之教法。大率如此。自後世而觀之。其言

非不美也。而汎然不切。竟不如謂就方寸地。驗其真

謂作

妄。察其存否之切已。所謂鞭辟近裏者。即是也。大

甘雨亭叢書

東海遺書 卷下 五

抵戴記孝經左氏傳中。多說忠說禮。交五條目以告

人。或託諸聖賢之言。其真偽不可知。雖亦有可疑者。

而要之。古者之遺言也。夫子答顏子問仁。告之以克

己復禮。曾子告一貫之旨于門人。則曰忠恕而已矣。

亦是此事。其言之最粹。而正大明白者。何實如之。後

世遂就心理上為說。而其旨精微。學者不唯難得受

用之益。領解其義。亦甚費力。

王侯之所以尊賢者。將何為哉。將賴其德言以善政事。

滲兆庶也。豈翅稱其德。而禮貌云乎哉。伊尹之起于

有莘之楚。傳說之舉于版築之間。率以是道。爾後千

載。寥寥問聞。而先主之三顧草廬。其近焉。蓋其欲興

復漢業之心。切且實。故其求賢之心。亦誠且篤。辟猶

病者之招良醫。不吝重貨。不厭迂途。必得之而求活。

此後世之所希觀。而晉平公之不及也。先主亦賢矣

哉。人徒知稱其尊賢之美。而不推尊賢之有本。則亦

非實知先主者也。前世喪亂之餘。士有橫艸之功者。

所在軍門。爭招致之。厚禮早辭。唯恐違其意。士亦偃

蹇不屈。苟不中意。不肯出仕。蓋亦當時主將欲賴其

甘雨亭叢書

東海遺書 卷下 六

力。開拓土地。以成功名。故亦不恥下士。古先聖王之

求賢臣。亦如是爾。甲寅七月望日。續而未嘗。

仁禮二者。修身之道也。古昔聖賢。以為規矩準繩。以為

家常茶飯。平素告門人弟子。皆以是道。而告顏子仲

弓者。則其最大且至者也。故既以克己復禮。告為仁

之方。而又欲就視聽言動。必以禮為則。言其効則曰

天下歸仁。蓋立乎天下之上。而以禮修身。則萬姓頌

若。而自致威寧。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及九經之首

曰齊明威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者。一般道理。本末

此說甚通
一併辨
此書

兼舉鉅細俱見。聖學之蘊。盡於此矣。

妖異之說。誕妄之談。不信者不疾辨也。信焉者。雖曲論善導。而不肯移。要在人之知識如何焉耳。亦不繫學與不學也。人之生質。有多少般樣。明暗智愚。互相得失。雖博學能文。才辨超眾。而於夢卜機祥之事。切忌誘惑。殆如孺嬰。觀古今釋史小說。或見矣。其或目不識一丁字。而虛幻之事。一切不信。亦或有之。亦精神強故耳。六月十八日。

蓋學問之道二。習善與閉邪而已矣。夫子告顏子。以克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七

己復禮者。以為習善邪。將以為閉邪邪。此習善之方。而非閉邪之術也。顏子奔述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言夫子平素。以此造就顏子也。然則克己復禮之訓。豈在其外哉。亦其告之之最大者也。是知克己復禮之禮。與博文約禮之禮。本非二事。皆修身之規矩準繩也。夫仁禮二者。修身之則。而善之最大者也。而以此服膺弗懈。則習善之方也。非閉邪之術也。故請問其目。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欲視聽言動。必以禮為準。而不違之。

也。

受人之諫固難。而諫人亦不易。何也。欲規人之過。則非己無過不能。己懶惰而勸人以勤。己貪汗而勸人以廉。人其從乎。故曰無乎己而非諸人。人非多少用心。則亦不能無失。且直言人之所不喜聞也。愛人之心不篤。則亦豈犯人之所不喜聞者而言之哉。故修身之既至。而愛人之亦篤。然後可以諫人矣。若夫好攻人之失者。或本乎天資之峭刻。或出於好名。或出於勝心。其言雖是。亦可厭也。甲寅六月二十一日。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八

壬子樓記

人不患乎無智。患乎智之鑿。苟能識得道止於綱常。尋倫而除是之外。無復別事。則此乃實智。乃智之至者也。而以此為常而厭之。遊心乎天地萬物之表。想像臆料。駕虛捉影。則所謂鑿者也。夫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聖賢之所謂智者。可知矣。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九

本於己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共壬子春法行之能持久。而眾共守之。則雖非其至者。尚有其効。況聖人之道乎。朝令而夕改。眾不共安之。雖有善法。尚不見其益。三代聖王。自上世相承。封建諸侯。以臨天下。天下諸侯。各守其封疆。以服事上。皆能享國。長久而始亡。漢懲秦之孤立。稍置侯國。諸侯僭侈。不安其分。而致叛。謀臣智士。勸其君。時請削弱之。卒之國皆小弱。不足以藩屏王室。向使漢效周制。分土列

五登

爵。有以樹五諸侯。亦奉法衛上。則新室之亂。豈有束手納土之辱哉。以愛訓仁。固非不當也。亦可以盡仁之德矣。然聖人之言仁也。廣矣。其事不涉愛。而亦以為仁者居多。先儒或以公訓之。或以覺訓之。或以人訓之。或以生理訓之。要之指人之所以生存之理。以為仁。以為本心。以為未發之體。其說雖亦本於古經。或傷精微。或為虛遠。而仁之義不明。予嘗妄意有一句盡其義者。久而得之。曰。仁者為人之道。則庶乎得之矣。為人之道者。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十

何也。凡愛人。濟人。惠人。安人。以及不害人。不侮人。不慢人。不忽人。皆求仁之方也。苟以此為心。則慈愛之德。周遍及物。可以守人。可以安國。可以安天下。皆為入之道也。學者能會此訣。則其於聖人言仁之旨。左來右去。無往而不逢其原。信乎枯來。頭頭皆是。亦奚容疑。大抵古昔之時。其義明乎天下。不待分疏講明。當時之人。聞夫子言仁之旨。則雖未必盡其工。而其義固無所惑矣。顏子仲弓。則不容論焉。告司馬牛。以其言也。則知大言慢人之為不仁。可以為仁矣。告

舉避以先難而後獲則知救人而不求報之爲仁。可
以爲仁矣。又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知不侮
不慢。不忽之爲仁。可以爲仁矣。又告以愛人。則固知
慈愛之爲仁。可以爲仁矣。巧言令色之鮮矣。仁。與剛
毅木訥之近仁。亦剖析誠僞於幾微之間。亦以自爲
人而言耳。自此以往。其迹相反。而爲刑罰。爲征伐。愚
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仁。無知而狐死丘首之仁。亦
無害乎以爲仁也。要無非爲人之道者焉。壬子。十
月初十日。

甘雨亭叢書

東海遺書 卷下 十一

但說到七八分。其意不盡。則人固難曉。又或其意已
盡。而強聒不已。枝蔓旁出。文深網密。則必有過於辨
者。人以其一分之過。折十分之善。而不取一嘗之微。
大德竟廢。故辨難之言。唯當取其當而止。至其精微
曲折處。非說之所能盡也。附聽者之領會可矣。
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第熟誦此語。則聖人所謂
智云者。專在人倫日用當務上。而非以察天地萬物
之故。遂一研究其理。自瞭然乎心目之間。
人有人道。有職分。有當務。五倫之道。人道也。凡天下之

人無不在乎其中。而古今之間。不可變易。故謂之彝
倫。謂之達道。而官釐其務。農服其田。工賈伎術。無不
各有專業。則職分之當爲者也。至其當務之隨時異
宜。則亦不同。假如官民子弟。游學上都。固有君父之
倫。有專門之業。然既有遊學之志。則修贊禮師。靠書
冊。講義理。此其當務也。
賦比興之別。先儒以直敘其事者爲賦。以其中一二句
或三四句。托物寓意者爲比興。又以有應與無應。爲
比興之別。鄭箋以來。大樣如此。據此則詩中之有比

甘雨亭叢書

東海遺書 卷下 十二

興。猶文之有譬喻。賦與比興。猶虛語與實語。且十五
國風中。尚錯有比興。雅頌諸篇。多是賦耳。比興甚稀。
以此併數。以爲六義。竊所不安。享保十七年壬子。十
一月初三日。淨書。

野記

中宵不寐。聞鼠耗聲。投枕而擣之。鼠駭而逸。有間而來。又橐橐也。如鋸木然。如嚙枯其然。主人擊牀而響之。其聲止。暫而復齧。叱而怖之。而不去。主人乃明其鉅。手其械。截其走路。竟斃之于樽櫨之間。世之玩法而取禍者。何以異此。國有典刑。聖有謨訓。天有必然之道。可以其時或寬而玩焉。以招覆滅也哉。甲寅四月志。天下之人。有明君良臣。有賢人君子。有忠臣義士。有英雄豪傑。有暴君汙吏。有亂臣賊子。一部十七史。載許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十三

多名姓。亦不過此數等人物而已。而其所為。傳于後世。表表耳目者。亦不過文武忠孝四字。此人之當務也。甲寅六月二十一日亥時。老蘇諫論曰。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又曰。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其大旨。謂顧用之之術如何耳。予謂此論亦不得其本矣。予視戰國諸侯。問其所欲。泣中國。撫四夷。藉其富強。極之逸欲。其心唯存乎利。而說之者。上焉者。或主乎

任俠。為名高。下焉者。欲倚萬乘之勢。以圖富貴。則亦唯利而已耳。彼此相文。俱以利合。其談說之間。雖時或有順逆從違之別。畢竟同氣相求。以成其事。此說之所以必從。而公孫衍張儀之橫行一世也。諫則不然。人主方崇霸術。而告之以王道。人主方荒于盤游。而告之以無逸。人主方惑土木。而勸之以茅茨土階。人主方溺佛老。而斥之以奇袤左道。人主方娛樂乎民上。縱一己之欲。國祚之脩短。生靈之安危。曾不恤之。而我幼學壯行。欲引之當道。以濟生民。以永國祚。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十四

彼此扞格。其本既不相合。逆耳之言。既不得免乎其身。而巽與之說。亦不見悅乎其言。於是乎諫與說。俱不見其効。而理論勢禁利誘激怒隱諷五者。悉無所施其術矣。孟子之所如不合。而韓昌黎氏之所以夕貶潮陽也。自古治日常寡。而亂日常多。皆坐此耳。甲寅三月十一夕。漢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其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五代史。唐明宗問宰相馮道曰。天

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哥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予謂凶年飢歲。穀價翔貴。民無所得食。穀貴之傷民。古今恒然。穀賤之傷農者。何也。工商之家。通功易事。以給口食。故不厭穀賤。農家所出。唯粟米耳。除口食外。交易轉賣。以給百需。故穀甚豐賤。折閱告窮。故傷於穀貴者。小民也。傷於穀賤者。大農也。今仕宦之家。亦傷穀賤。遍考漢唐以來史籍。度支之方。纖悉備錄。而唯此一事。終不論及。蓋中土之地。金穀甚寡。仕者俸祿。多給錢鈔。故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十五

云俸錢所得米糧。纔給口食。不及出糶。其餘錢鈔絹布。折支居半。故無穀賤之患。本國從來。粒米饒足。仕者之俸。全支正米。故家內凡百之費。皆取於此。故穀甚賤。則亦苦財匱。大凡事貴適中。穀價之變。甚貴甚賤。皆能致害。所以平糶常平。為可貴也。甲寅。四月五日。學將以行之于身也。雖資之於口。可聞而不可行之于身者。非學也。道將以通之于天下也。雖施之於一人。可見而不可通之于天下者。非道也。故聖人之道。行之于身而可為。通之于天下而可從。所謂君子之道。

本諸身。徵諸庶民者。正以是耳。若夫資之於口者。唯欲其纖悉無所遺漏。施之於一人者。唯貴其苟難。不可歧及。豈是實學與遠道乎哉。同上。人之所行。有事異而道同者。有事同而道異者。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干諫而死。其為事不同。而同得為仁。是謂事異而道同。此所以君子之行。出處去就不一。而同得為君子也。王者以德行仁。霸者以力假仁。其為仁則同。而道則不同。是謂事同而道異。此王霸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有辨也。今夫武夫上陣致死。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十六

有為名而死者矣。有為利而死者矣。有義不肯生而死者矣。有不忍背其主而死者矣。其死也一。而其所以死者。則大不同。若夫班師振旅。差其功罪。而行賞典。則凡臨陣而死者。皆與褒卹之典。固不須問其所以死。至於周覽古今。臧否人物。則不可不察其情偽。覈其是非。以自律焉。古今之間。諫而死者多矣。其人豈皆比干哉。逃且為奴者多矣。其人豈皆微子與箕子哉。要在其人焉耳。甲寅。十月六日夕。道者畢竟人事而已矣。外人事。而別無所謂道者。聖賢

之言。每形容假借以喻人。或曰安宅。或曰尊爵。其謂之道。亦因借道路之道。以明其為人人當行之條理。謂之天下之達道。奚有形象之可執。曰仁。曰義。亦皆就其中。隨事異名焉耳。人事既不可以一端而盡。則道之為名。亦豈可以一目而窮也哉。俱其中有本末之異施。有大小之殊科。故百行以孝為本。而仁為大。義以配之。禮以維持之。如斯而已矣。

皆人事也。名之曰道。而仁乃其長。故古者善人謂之仁者。不善人謂之不仁者。仁者之所行。莫往而非仁。不

甘雨齋叢書

東漢書

卷下

十七

仁者之所行。莫往而非不仁。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正謂此耳。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其消長進退。互相勝之機也。

孝弟忠信。恭敬儉讓。人之善行也。問其何所由而成名。則皆由接人而有此名。若無人之相接。則將何所見。而有孝弟忠信。恭敬儉讓之名。是知聖人之道。專在應事接物。而彼謝絕人事。唯求安心法者。乃異端之流。方外之教。而其工雖苦。其意雖切。要非聖人之道。

矣。

學者欲求聖人之道。而求之于書。孜孜矻矻。不捨晝夜。遂不得其要領。有人告曰。聖人之道在心。不在書。聞者悅其簡捷。意其得乎本。一向來闢書典。專求於己心。畢竟禪子所云。癡蠅鑽故紙之故說。莊周蠅輪之說。亦近是。而未至言心。象山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則其趣全同。予謂後世文籍繁興。訓典蕪於辨說。學者汨沒乎文字。昧其要領。以此激之。固足以剔煩文而還淳。當初教化未洽之時。窮鄉少文之士。以

甘雨齋叢書

東漢書

卷下

十八

此為教吾恐修為之方。無所準度。偏狹之習。無緣於除。後世所謂本心良知者。得於見聞者亦多。要不過不究其趣焉。孟子。上。月。四。夕。

莊子天下篇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郝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數語足括六經之大旨。先儒亦稱道之。

春秋以後。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各駕其說。以鳴當世。如莊周列禦田駢。慎到。荀衍。荀卿。韓非之徒。

各有其趣。有宗虛無者矣。有務功利者矣。有明刑名者矣。或祖聖人。以立其言。或誹聖人。以造其語。雖鑒世俗之流弊。以恣一人之私言。然其所自得。而非摸剽假託。徒資口說者。故其言皆傳後世。使人悅而稱之。卒之不病於正。則病於實。不可施之事業。則一也。荀子知尊聖人重禮樂。其言近正。而未純。先儒言大醇而小疵。固然。其唯孟子乎。周意仁厚。而立言詳明。畢竟以正與實二者勝。正則不墮乎詭。實則不傷乎虛。此其所以亞論語。而翔六經也。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十九

天子家其天下。諸侯家其國。而互有興亡。猶人身之有生死也。士庶人艱難立家。以貽子孫。及子孫之世。或二三世。或四五世。而不蕩產失祿者鮮矣。血胤尚在。而家道則替。其間亦有幸不幸。而大要治家之不得其方故也。自古皆有死。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事天也。至家國天下。則所以祈天永命者。可無其方邪。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先子謂夏之五十。殷畫為七十。殷之七十。周畫為

百畝。步有長短。而地無廣狹。若不然。則周之百畝。下農夫纔食五人。夏減而半之。何以給父母子弟之養。予謂古度短。而後世漸長。周時棺七寸者。在宋則唯四寸許。家禮儀節。周尺一寸。較明寶鈔尺六寸四分。弱。其他秦漢以來。漸後而漸長。詳于諸書者可見也。量衡之制亦然。則夏之五十。無緣周人畫為百畝。予持此疑久之。頃檢禮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二十

四尺二寸二分。據此則古者之步長。而漸後漸短。豈夏之五十。在殷為七十。在周為百邪。禮記但泛曰。今則自夏而殷。而周。其制大槩可知矣。然則虞書所云。彌成五服。至于五千者。在周為七八千里邪。通而論之。尺度古短而今長。畝數古長而今短。予十一人修行義。治生產。保身體。此三者。人道之所以立。而所不可不最先講求焉者也。人或謂聖人之教。不說修養。不問生產。唯有修身一段工夫耳。不知修身一項。能盡其道。則修養治家。自在其中。不待復別立條件。

設工。大抵人之所爲。一事如是。則百事亦如是。能修其行義。而無所闕者。其保身體也。周慎詳密。必也不沈湎。冒色。促其天年。其治生產也。勤儉。拮据。必也不至費財。侈用。蕩其先業。況書戒無逸。易有慎言語。節飲食之象。則聖人固言修養矣。夫子說寧儉。禮從先進。易有用過乎儉之象。則聖人亦言治家矣。在士庶人。則尚疑乎其緩急先後。在天子諸侯。則其關係最大。一身之壽夭。乃祖宗血脉之所本。臣子休戚之所系。生靈安危之所由。最所不可不加意者也。但專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二十二

乎修養。則流于道家之說。主于治產。則入于貨殖之術。此亦其道之所專重。而與聖人之教。主意自異。不可以此而諱言之也。壬子。十一月盡日。聖人之道。無彼此。無內外。所以行之于身者。乃所以言之于人也。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聖人身有父子之倫。而盡其道。則言之于人。亦欲其處父子之間。而盡其道。聖人身有夫婦之道。而盡其道。則言之于人。亦欲其處夫婦之間。而盡其道。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若夫佛老之爲道。離其

離其間。

君臣父子夫婦。而不能使天下之人。離其君臣父子夫婦。故既有離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處己。而又別有不離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處人。既却禮章。而不能茹蔬素。既避衆落。而不得不住山林。於是有所出世間二法。唐宋以來。儒先斥異之言。明且嚴。後世學者。常所循誦而稱道。而佛之徒。毒不肯服。曰。儒者徒知我之幻妄。諸有。而不知幻妄之未始不由有也。知空寂色相。而不知空寂之未始離相也。吾謂以此觀世。則可矣。世固有君臣父子夫婦。以自觀。則何以

甘雨亭叢書

卷下 二十二

離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不居其室。不食其食。邪。既離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亦爲不離君臣父子夫婦之說。非道有二教乎。

癸世操紀

人為學而不進亦非無才也不唯怠惰自棄為然多困於私意役於小智沾沾自喜不肯親師友卒終於無聞畢竟好學之志不篤故也君子之於學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敬於事而慎於言亦可以足矣夫子就其上面亦必曰就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有旨也夫。正月十日。

三代之相代其興也有漸自諸侯而為天子其亡也有後天子降而為諸侯禹湯文武在前世皆為諸侯夏

甘雨亭叢書

東海漫筆 卷下 二二三

商既亡則周封二王之後尊以上公之爵世實于王家杞宋是也禹受舜禪固無間然湯武放伐孟子以為奉天命者何也大夫有罪則諸侯得以罰之諸侯有罪則天子得以罰之天子有罪則將誰得罰亦唯天廢之而已矣國人皆謂可殺然後殺之則天子之罰諸侯與諸侯之罰大夫亦皆從衆人之心以罰之非獨一己之喜怒也故謂之天討有罪湯武之放伐亦從天下之人心以行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孟子曰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如桀紂者

也。正月十日。

古者井田之地一夫所受方百畝其人上農夫食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孟子所言周制大率如此漢晁錯論貴粟書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漢時田畝之法亦相準焉。

介冑而色不可犯衰麻而容不可侮服乎其外所以養乎其中既有其文則必有其實古者先王以禮樂為修身之具正為是故耳唯專乎其中而不致養於外

甘雨亭叢書

東海漫筆 卷下 二四四

身其得修乎第其末流之弊外似而非名存而實喪豈特優孟之學叔敖將見詩禮而發冢老莊之徒有激乎此遂毀仁義廢禮樂而求復無為之治徒知懲羹而吹壑將以矯枉而過直故聖人尚禮樂而思誠為要。正月十日。

三代之興聖人以德為天下所推則其能服天下固勿論也秦漢以降英雄豪傑之主以力勝天下而得之其道雖不同舉皆勇略掩世智謀超眾能為生民興利除害其用人理財法制號令百度俱舉而天下定

或有時亂梗化者。次第削平。以致一統。傳之後世。遵成憲而不失。則亦可以保其國家。非唯一事之善。一號令之當。能服天下也。蓋一事如是。則眾事亦如是。一人服。則天下不能不服。故如漢祖唐宗。君臣之間。或不善終。倫理之交。或有慙德。雖不無可議者。而不至以是失其天下也。及其既衰也。紀綱弛。賞罰濫。賢否殺。用度侈。君心蠱惑。百度俱亂。當時政教號令之間。雖亦不無一事可見。而無益於天下之治。蓋一事如是。則眾事亦如是。非唯一政事之乖。一號令之悖。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下 二十五

能致天下之亂也。如京房劉蕡胡銓之諫其君。在當時。對證之的藥也。不唯不聽。而假令聽之。亦不能用之于當時。此孟子所以有格君心之說也。正月十日天下之理亂。係乎君德之賢否。而當日之勢。成乎數世之積。君明則天下治。否則天下亂。其得失係乎一世。故厲王之虐。周室大亂。而宣王繼之。勵精為治。則克復舊物。稱中興。良主求遷以後。天子微弱。諸侯強僭。襄王能惜名器。不許晉文公請隧。而不能號令天下。使諸侯朝貢。蓋數世之失道。不可遽復也。況夾狄之

亂華宮豎之與政。秦漢以來。駸駸乎成勢。雖有英君。誼辟。不能遽革。而雖有忠言嘉謀。不可遽遏。千年之積弊。固非所一旦而可能革也。故聖王之馭天下。慎之于微。不使其順長。履霜之戒。深矣。至矣。天下之人順之。而湯武有其天下。天下之人叛之。而桀紂失其天下。湯武之放伐。從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所從。天之所從也。故易曰。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二月八日學貴乎深造。求之之過甚。則流于虛遠。學貴乎詳說。言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下 二十六

之之過密。則失于繁瑣。虛遠之弊。離實。繁瑣之弊。失要。得要而實。其庶幾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下之物。其類既異。則固不同。而其類之相同。亦有大小美惡。長短輕重之不同。而至於倍蓰而無算。觀夫鳥獸草木之狀。花實根幹之殊。鱗毛羽翼之差。雖其類之同。亦無一物而不異。人之性亦然。古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既不同。則心亦不同。心既不同。則其性亦豈一樣而无差哉。然其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天下之人。其所思。亦不

甚相遠。則無害乎謂為相同也。荀揚韓諸子。唯見其不同。而不見其同。孟子則就其不同。而見其同。乃曰性善。先儒斥其倍蕪而無算者。以為氣。而求其同於寂然不動之先。以為本然之善。以釋孟子之旨。然夫子語性。曰相近。孟子喻性。曰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曰近。曰似。皆彷彿近似之謂。豈如一月普現一切水之謂乎哉。又曰。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又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所謂人云者。豈必聖賢君子。而謂之人哉。通天下之人。其好惡是非。道之所在也。而與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三十七

之同。可以證性之善矣。念。二月水雖有清濁甘苦之別。而其就下也。未嘗不同也。故孟子以此喻性之善。豈唯清濁甘苦之不同而已哉。有潺潺者。有滔滔者。有洶湧澎湃者。或懸焉。或沃焉。或洄焉。或汜濫焉。或停蓄焉。而其就下。亦未始不異也。然通而觀之。則雖有大小緩急多少般樣。未有不流而就下者也。故洪範敘五行。稱水唯以潤下二字括之。孟子道性善。亦只原猶水之就下也。然則所謂性善者。亦就參差不同上。通而見之。名其為善耳。不可

見。作先。

一樂而求也。癸丑三月八日。人務其本業。處事和緩而有節。則家道不憂不成。聖賢之言。彼此參攷。其日用至近者。亦不過是。癸丑三月十日。聖賢開大眼目。通覽古今之間而立言。亦說其常。亦說其大綱。故其言如泛然不合。而傳之萬世。却無弊。今人以小智短見。就一二人士而驗之。舉其變異。窮其瑣細。則有不相合。而每致疑乎聖賢之言。如性善之說是已。人者萬物之靈。與天地參為三才。故能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識乎千百年之見。以億萬之眾。而服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三十八

事一人。與其儕輩。互相和輯。制萬物而長之。非性之善可乎。若夫每人而求之。逐事而驗之。則固似不可言純乎善。而不可以此而疑其大體焉。癸丑八月十日。戊夜。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彝倫之間。而論孟二書盡之矣。後世之學。或主乎理。而論孟二書。唯說事而不及理。則不足以盡學之本末。必有易繫中庸。明其蘊奧。有太極圖說。近思錄等書。悉其纖微。而本末兼資。事理俱舉矣。或主之乎心。則語孟二書。唯說事而不詳心。則有之而固無所妨。無之而亦无所闕。唯求之于己心

而安則斯為道矣。何必求諸語孟六經。以取其則哉。其求之于語孟六經者。亦不過證吾心之所同然焉耳。晉失之矣。

聖賢之道。唯在于事而無理。既善其事。則心自治。假如子夏問孝。夫子對之曰。色難。然則今日事父母者。愉色和氣。以事之可矣。何必討所以事父母。何以色難為孝之理者。然後為孝哉。

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近世詩家。每舉以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二十九

為名言。予謂此論詩云爾。然推之他事。亦莫不然。豈唯詩已哉。世有忠孝信義。出于天性。而不由學者。亦可謂別才矣。然非能讀書。則亦不可謂成人也。人或謂書與事。自是二事。醫師常讀素難。或抽救療。目不識丁。時奏奇効。事非書之所能載也。此亦偏見焉耳。人多不好讀書。遂謂讀書之無益。以便其私。孰知讀書之或不得其方。而可遂謂讀書之無益哉。甲寅二月十八日

先儒以理為學問之主腦。以此解語孟。然其所謂理云

者。亦就入心性帶說。如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明德性善。天命之性。未發之中。雖解做理。皆以心性而言。離人而言。天地萬物之理。語孟中庸中。何處插說。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解做萬物之理。亦以其具乎人心者而言。非離人而言也。惟大學所謂格物。專為物理。然正文無的據。其許多說話。皆自後而言焉耳。中庸引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猶天何言哉之謂。未嘗及理也。是知解經而及理。此後世之事。非經之本旨也。甲寅二月二十八日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卷下 三十

後世學問自與古人異矣。今觀語孟二書。章章句句。莫非修齊治平之實。其或說天道。說鬼神。似非人事。然亦說崇奉敬畏。而莫之敢慢。則亦人事也。又問近世名儒所著讀書錄。困知記。學部通辨等諸書。從頭至尾。專言天道性命。說理說氣。說體說用。縱橫貫穿。極其纖微。而間或及修齊治平之事。其是非得失。姑勿論也。其先後緩急之敘。主意所在。本自不同。近思錄首卷言道體。則固傷微妙。其餘諸篇。專說人事受用。雖亦有高妙之說。而不如後世理學諸書之甚。二月十八日

教小兒商誦。誦既熟。應之即答。問之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則應聲曰。佯字。又問曰。問管仲。則曰。他字。一箇十字。四箇口字。則曰。是箇字。一箇口字。四箇十字。則曰。是畢字。習熟既久。一不差跌。而問其義。則不能辨焉。學者徒習父師之言。而不審其義之所在。亦何以異哉。先儒以仁義為性也久矣。先人反之曰。仁義非性也。德也。及門五尺之童。耳熟矣。及叩其何以曰。仁義非性也。德也。則未能會其意。而明其說。則亦與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三十一

未會同耳。而其會之。亦有生熟深淺之不同。凡為學者。於聖賢之遺言。先儒之註脚。不可不沈潛熟復。體究其蘊焉。二月二十九日
後世說經之弊三。一曰。傷於煩瑣。漢時秦廷君說書。解差典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爾後解經。正文只一兩節。而注解連二三十紙而不止。學者每苦於難卒其說。皆坐繁瑣故耳。二曰。失於牽強。古者因時制法。隨事設教。其歸雖同。而各有條理。不相混同。其餘或述聖人之旨。而失其意。或託聖人之言。而張已說者。

亦有之。十三經中所說。各有主意。非復一樣。秦漢以來。儒家之說。亦非一樣。及至後世。彼此相協。混同附會。以成其說。而卒不免矛盾。皆坐牽強耳。三曰。馳於虛遠。聖賢之教。就事實做說。其所謂道德仁義者。舉皆應事接物之方法也。後世學者。平日所講究者。無非此事。而求之于未發之先。窮之于無欲之境。恍惚變幻。毫釐錙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使人徒役心乎清虛。而外乎事務。皆坐虛遠耳。夫聖人之言。含蓄周遭。其意味固無窮。其功驗亦終身有受用不盡者。而

甘雨亭叢書

東漢書

卷下

三十二

其義則明白無疑。簡而易曉。何必枝指其說。蔓衍其言。以費無窮之辭也哉。況乎附會以成其說。虛遠以求其理。其不為陽駕聖賢之說。而陰為詖邪之說者鮮矣。上巳
仁義者。接人之道也。故聖賢說其効。每必以人之感化為言。夫子曰。天下歸仁。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去。聲讀。從怨惡之義明矣。孟子亦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皆就家國天下

上以其効之及人者而言。未嘗就一身上說。苟會此
義。則聖賢言仁義之旨。信乎拈來。左右逢其原矣。苟
不然。則猶隔靴搔痒。卒覺不的實明快。甲寅。陽月
五日。

甘雨亭叢書

東瀛漫筆
卷下

三十三

漫筆續錄

義利之爲言。與善惡不同。善惡之名。一是一非。其迹復
然而不相入。其自威之挾策。與穀之博塞。而其大至
於堯舜之以仁帥天下。與桀紂之以暴帥天下。皆善
惡之分也。義利之稱。則不然。義固善之一端。利是。或
是或非。在于可爲不可爲之間。尤易致混淆。而善惡
之分。自此而判。故聖賢每雙舉而致戒焉。觀論孟所
載。而可見也。蓋利者。不勞初頭惡底事。有時而亦不
可不言。第專乎此。而不知節之。則其極至於篡弑賊

甘雨亭叢書

東瀛漫筆
卷下

三十四

逆之大惡。而不自知焉。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觀
其曰罕言。則夫子亦非絕口而不言也。容易而言之。
則必致害義。故慎言之也。孟子又曰。苟爲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厭。亦言流弊之所極。未曾言苟志於利。卽
是篡奪。聖賢就人之恒言立教。其輕重大小之差。權
衡自然精矣。

善者惡之及也。利者害之對也。利害之於善惡。或合或
離焉。故曰。見利思義。蓋言方利之當得。顧其合義與
否。見其義之可得。然後取之也。若夫只管得利。而不

顧義則雖未必為盜跖之事。而其終必至於為盜跖之所為。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蓋人之為惡。未有無所利而徒為者也。貪利而不已。遂至為惡。故孟子辨舜跖之間。不言善惡。而以義利斷之。其義精矣。若夫以理欲分義利。其辨如嚴。而却不免粗。

利以金谷土地為重。而金谷土地。人之所資以生。不可以此為利。而諱言之。利以安富尊榮為期。而安富尊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下 三十五

榮。用賢之所以有益於國。亦不可以此為利。而諱言之。利者。猶此間人言得也。未及善惡之分。故經書亦與得字互言之。曰見得思義。又曰見利思義。觀此可見矣。從來利字說不明。以為梁惠王以富國強兵為利。而孟子則以庶民親戴為利。後儒因此遂謂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其說卒不免鶻突。若夫庶民豐樂。國運綿延。則所謂行仁義既効者。而不可以此謂為利。乙卯夏四月二十九日。草。右三條同日。善惡之相勝。亦有分數多少。故孟子有十寒一暴之說。

此以時之變久而言。明行善亦不可不持久。又有一齊眾楚之說。此以人之眾寡而言。明善友亦不可不眾多。又有杯水車薪之說。此以物之大小而言。明善力亦不可不厚積。嗟夫。方風俗頹靡之際。欲以獨力而取驗乎。且夕之頃。亦難矣哉。非強忍耐久。眾共勦力。豈亦有成功乎。不可不勉旃。四月。蓋日。

子嘗謂孟子力倡性善之說。若使仁義為人之性。則性善之說。豈非贅言乎。觀其曰性善。則仁義之不可為性明矣。已悉于辨疑錄中。近又謂告子以性與仁義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漢書 卷下 三十六

喻杞柳栝棗。孟子詰之云云。亦可見人之為仁義。是順其性。而非戕賊而為之也。若使仁義為人之性。如心德愛理之謂。則性即仁義。仁義即性。豈唯不可言戕賊而已。亦不須言順。率性之謂道。亦然。偶讀橫渠東銘。謂此通篇以戲過二字。相映帶為說。蓋言發於聲者。戲言也。見乎四支者。戲動也。人以為非己心。而不知其出於思也。作於謀也。不可不戒焉。失於聲者。過言也。謬迷其四體者。過動也。人以為己當然而不知其非心也。非誠也。不可深咎焉。出汝者。戲

言戲動也。不出汝者。過言過動也。故終乃曰。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為無害事。而深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答不出汝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人之為事。必有一箇條貫。百工伎藝。莫不皆然。聖道異端之所以分者。亦問其條貫如何耳。苟不得其條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下 三十七

貫則聖賢之教。或不免於有疑。而異端之說。亦惑乎其或可取。卒不得一是之歸。而依違兩徇乎其間。以為折衷眾言者多矣。夫堯舜揖讓。湯武放伐者。聖人之迹也。開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夢見周公者。聖人之心也。說仁說禮者。聖人之言也。而孟子說四端。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者。亦所以明其所本也。蓋人道仁為大而仁安人。為大。盡其道者。聖人也。行之者。人心之善也。而唯聖人之心。為能不違焉。此其條理。本末內外。彼此通融。毫無所疑。或如不同。而其要歸卒無不

同。此所以一乎道也。而人知美堯舜之揖讓。而毒不滿乎湯武之放伐。蓋疑乎其有富天下之心。而蔑君臣之名分。而不知除殘賊。以安天下之民。則其與堯舜同得為仁也。可知矣。開韶疑其固滯。夢周解為存行。蓋後世之學。專尚虛靜。視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疑乎其執滯不化。而不知其德之甚盛。則其心之善亦甚篤。所以為聖人也。而其說仁說禮者。著於人事之實。而天下之達道也。循其本而求之。則皆出自己心。故孟子謂之四端者。指示其所本也。而後世解

甘雨亭叢書

東漢漫筆 卷下 三十八

端為緒。而謂仁義之理。發見乎外。蓋後世以仁義禮智為未發之理。遂有此解。而不知聖賢之言。皆就事實示之方法。而未嘗向未發之先用。然則四端之端者。本端本之義。而非端緒之謂可知矣。大抵古者之道。以仁禮為治心之要具。而求其効於事實上。後世則專貴心性。而甚惡物欲。故上所舉三事。或事或心。或字義。其趣古今之閒。各自不同。此所謂條貫者也。此其大者。小者從而可知矣。乙卯端午後二日

聖人與人言孝。只說色難。只說父母唯其疾之憂。不要

向其上面問同是人。而何以得獨孝乎。其親。蓋子之於父母。生在膝下。左提右挈。日常互相親愛。以有立及其既長。狃慈愛。徇私意。或至於乖踈。故聖人只欲降氣怡色。以承其歡心。不過如此。委質而就仕。則有君臣之契。臨下而施治。則有官民之分。各盡其道。此人之職也。六經所載者。為之方焉耳。

大抵古今之間。言性之科三焉。有聖賢之言。有世俗之言。有異端之言。世俗之人。每就今日人物上立說。世間之人。惡者多。而善者寡。陷惡易。而進善難。故俚諺

甘雨亭叢書

東海漫筆 卷下 三十九

云。見火必認燒房。見人必認為賊。荀揚韓諸子。皆自是起見。其中文公說三品。為庶幾聖人之言。然非推本之論也。聖賢之言性。亦就世俗之言。通而言之。未肯索天下之人。窮心術隱微處。待其無一毫邪穢。而後謂之善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孟子特括之曰。性善。性之說。無以加焉。唯老佛氏之旨。為甚差異。攝凡百事物。而括之乎心性。天地不足言其大也。萬物不足言其多也。除是心之外。無復別法之可言。此明

心見性之說。所以興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大夫胥臣薦冀缺之賢。言於其君。文公曰。臣聞之。山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又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此二語俱載於魯論。為夫子答高弟問。仁之語。最切要而大者也。克己復禮。不告之他人。而獨告顏子。其事體尤重。不以此而可貴之於楚靈王也。左氏之傳。作于哲人。其萎之後。吾想點綴魯經格言。以綴飾其語焉耳。丙辰五月二十

甘雨亭叢書

東海漫筆 卷下 四十

東坡制策對曰。所謂利入己沒。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一虜。內有不得已而己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云云。左氏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掄。師曠答晉侯曰云云。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引詩小雅。巧言。篇曰。鴆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杜氏曰。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吾謂此斷章取義。

古人讀詩之活法耳。巧言之詩。本譏小人。其義固不與後世異。叔向隨宜轉用。以稱子野之善諫也。猶夫子引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詩。以明道之在邇。此詩本系逸詩。其本義固不可知也。然今詩中屢有豈不爾思句。皆言情欲之思。此詩亦當同其義。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臆料耳。大抵後世儒者。不諳古人引詩之法。故多致執滯。杜氏蘇氏之說是已。丙辰五月二十四日

人為善而不告人。亦不責人報。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遠。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甘雨亭叢書

卷下 四十一

多亦奚以為。予謂夫子稱詩三百。則舉詩全經而言。而言其效。不曰善勸惡懲。而以達政專對為言。不然則雖多而無益。夫子言詩之意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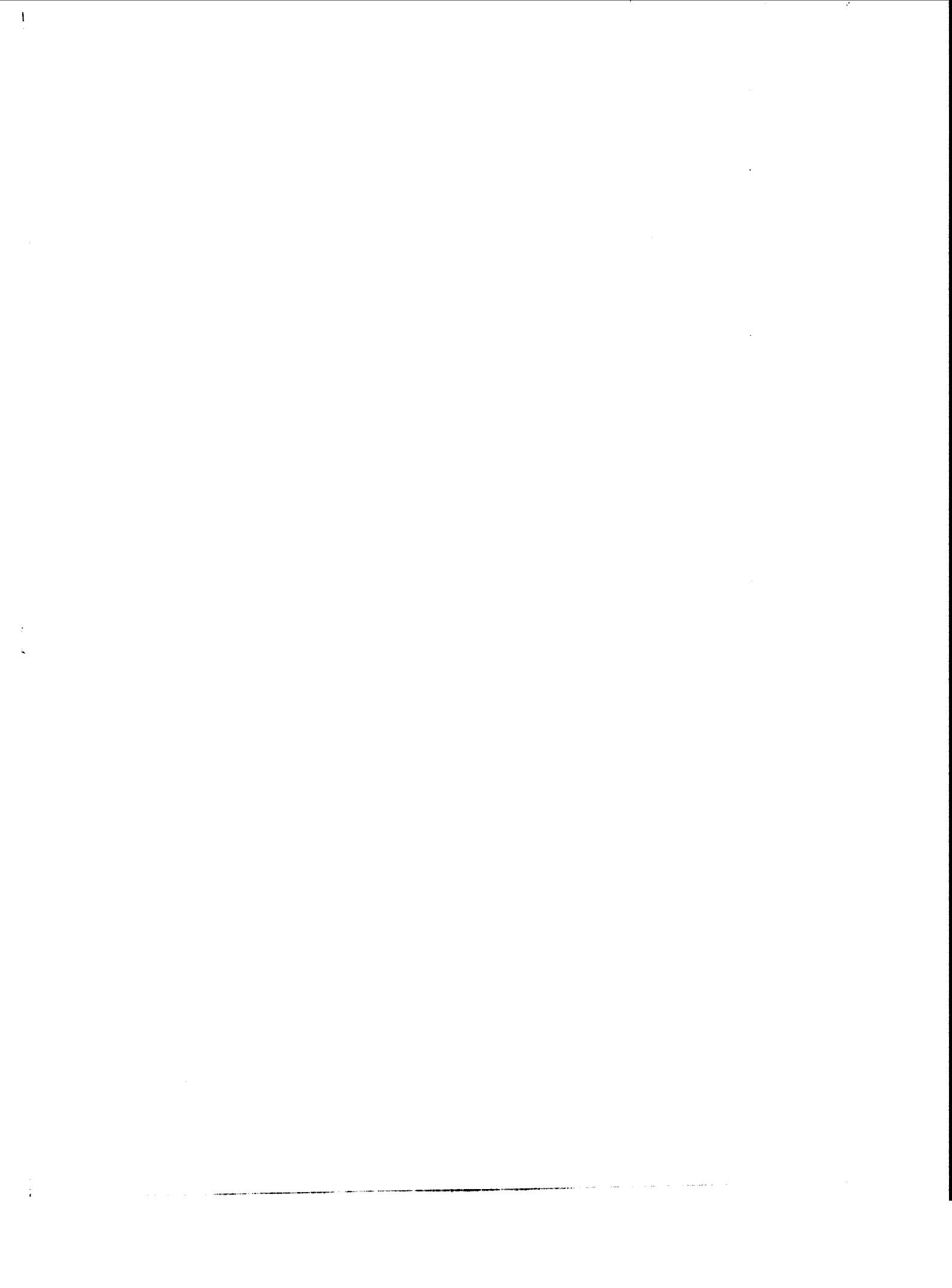
跋東涯先生漫筆後

予之輯叢書。舊友故人。得諸家遺書。而來贈者亡數。屬者欽齋官津侯。送示東涯先生漫筆二卷。且曰。叢書之撰。猶醫者之調藥。酸甘鹹苦之品。雖為頭附子之毒物。俱收並蓄。隨症投之。可以資于治療矣。此書雖非程朱亦自一藥物。未必無補於後學也。予取閱之。歎先生講究精密。能紹述其家學。予聞物徂徠。以先生為隱然一敵國。而先生處之澹然平夷。不以為意。其人品可想矣。侯與予交二十餘年。善必揚之。過必規之。諄諄懇篤。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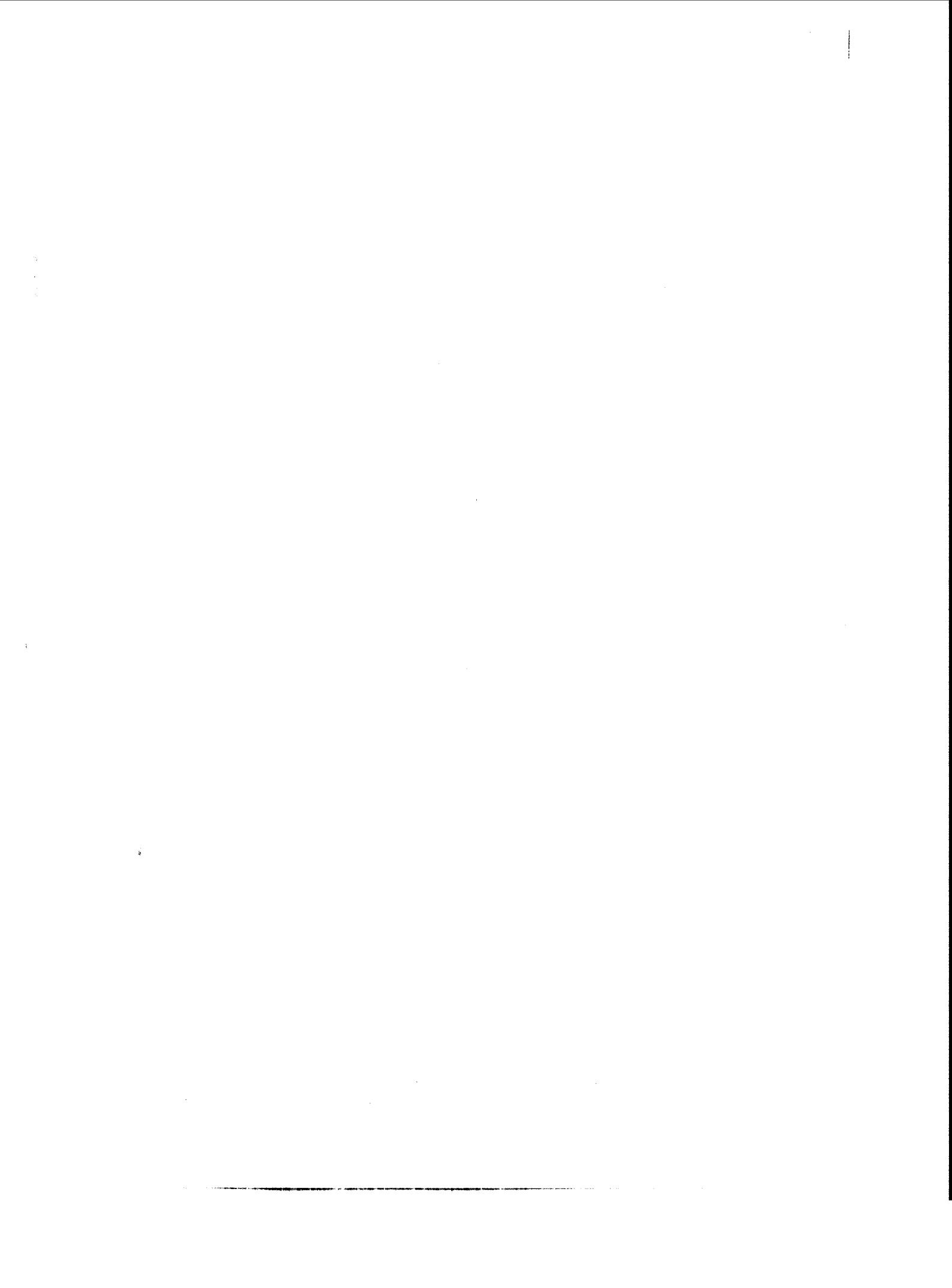
甘雨亭叢書

卷下 跋

肯見其疾言遽色也。蓋或慕於先生之為人。而有所得者矣。侯之贈此書也。并記以跋卷尾云。弘化丁未。重陽節。山板倉勝明題于甘雨書堂。



天
民
遺
言



天民遺言

嘉言懿行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嘉言由懿行立。後鑑因前龜。驗子弟亮。營事於子外。養不越內。養不疏。德義日修。學問兼長。忽病而卒。嗚呼痛哉。見其手筆。潛然莫禁。頃者門人搜求遺稿于弊笈中。欲入諸梓。以便于初學。予亦不得已。訪詢遺言于同志中。集錄若干篇。以附其後。享保己亥九月十五日。并河永崇永父述。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天民遺言上

世事讀書

問世事紛冗。不暇讀書。廢學日久。爲之如何。曰。所謂世事雖多。盡是人道。人道不勤而更何爲。學問之道。不在讀書上。而在實行之上。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夙夜欲利人。仁之方也。夙夜欲利己。不仁之事也。既而又曰。欲以間暇讀書。則恐無讀書之日。欲以有餘周窮。則恐無周窮之時。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道乃人之道也。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固無難知難行者。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爾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亦由所易知易行。而著實作工夫。則無不有益者。

如讀語孟。須要看得聖賢深意之所在。與其機宜之所存。其答仁孝政事之間。皆因其材而篤焉。故其言有先後之不同也。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之類。而可見矣。且要不蒙蔽於解釋注疏拘泥于言辭之上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者云。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豈有孝弟來。恐非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蓋謂自家元是萬善悉備。天然完完全全自足之物。豈有四者而已哉。語孟之中。曰仁義曰孝弟。皆就人心發見上而言。註者之謬。實因以仁義爲未發也。孟子首章註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此亦誤矣。按此放於利而行之利。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欲益於我國。必損於他國之意也。故下文分明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凡國貧則不能恤下民。救與國兵弱則不能備不虞制。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凶暴不可以爲國也。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皆聖賢之事業。孟子何以拒之。後之學者。以學問事業。判然爲二。故高談虛玄。研精性理。以爲儒雅。以爲得道。如經濟之業。富強之策。反以爲卑野。附之事爲之末。不自知陽儒陰佛。實可歎哉。

操存擴充

或曰。先生平日之言。學問之道。專在操存擴充。敢問其下手工夫。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謂不言而喻。不思而到。無時無處而不有四端也。然賢者而後恒勿喪焉耳。如庸人不能無昏昧放逸。自棄自暴之病。故學者之要在操存焉耳。是以朱子立持敬主靜之說。陸子有收斂精神之言。亦可謂實勤矣。然其流弊。將必有專虛守枯。調息澄心。靜坐一室者。此皆助長之爲害。亦已甚矣。孟子所謂操也者。譬如舟師操舵。乘風鼓浪。雖如無所事事。而使此心在焉。則涉浩蕩無際之海。凌巨濤萬里之險。無有覆沒之難。遂到其所期之津。若學者亦無遺忘無助長。則此心自存乎我。而見當惻隱者。便惻隱之心愈切。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見當羞惡者。羞惡之心愈深。見當辭讓者。辭讓之心愈厚。見當是非者。是非之心愈辨。無復有變孽奪宗。認賊爲子之弊。擴張大也。充充實也。人人平日應事接物之間。使四端之心。皆張大充實而不虛餒。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邇之足以事父母。遐之足以保四海矣。且夫四端之心之發也。無親疎。無遠近。無輕重。無小大。隨見而動。隨感而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自親及疎也。自穀觶之一牛。以及凍餒之百姓。自匍匐之孺子。以及蚩蚩之黎民。自嗟來蹴爾之食。以及千

駟萬鍾之祿者。繇小遠大也。

後儒知無私欲之爲仁。而不知濟民利物之爲仁。其學樂枯寂之弊也。

如記誦文辭之學。恥一字之不穩。一物之不知者。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所謂變孽奪宗。認賊爲子之弊也。

聖人本領

學者先須要知聖人之本領。蓋知其規模之大。才德之盛。而後可以論聖人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者。是德量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者。是才略也。合而謂之本領。語曰。如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苟有用我者。尋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才德之盛。豈可限量哉。然世知德者鮮矣。是以其見而知之者。唯有子貢之徒在也。其聞而知之者。獨孟子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則見而知之也。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則聞而知之也。是皆感觀得乎夫子生存之日。行事之跡者如此矣。宋儒之言曰。孔子豈賢於堯舜乎。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云爾。此但以信之不篤。思之不精。徒知崇尊夫子。而不知其才

德之盛也。蓋夫子之道。海內仰教。萬世取法者。自後世見之。則固已如此。然而當時門人。宰我有若之輩。豈能逆知之而推尊之者哉。後之學者。豈徒不知夫子哉。又不能知孟子矣。宋儒解孟子。致爲臣而歸之。章云。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云云。是實大措大。眼孔小之所致。而欲待孟子以大學博士國子教授之事也。孟子之言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亦如此。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能用而去爾。此與夫子去齊。其意相同矣。學者苟不知聖賢深意之所在。而立大有爲之志。何足以稱儒耶。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大學

大學之書。龍頭蛇尾。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鄉曲市井之人。亦猶可能也。至如子路言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非有果決之質。幹蠱之才者。不能也。救時之事業。經濟之先務。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中庸

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謂之中庸。與所謂中行。其義相同矣。如伯夷柳下惠。雖已至聖域。而未可謂之中庸。仲尼之不爲己甚。乃是中庸。

天命之謂性。一節。簡約切實。說出學問之大綱。蓋性者人之所稟乎天。而自然之實德。卽是仁義禮智。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能脩斯道。以建其有極。使斯民之善道。而不陷于邪路。故曰修道之謂教。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皆率性之謂道之謂也。故荀子曰。子思唱之。天民遺言上。崇文院

中庸發揮云。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四十七字。本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經之脫簡誤攙入中庸書中耳。可謂卓見矣。宋儒嘗主張此語。極論未發之中。大害于道也。

舜好問章。述聖人之大德。夫好問之益大矣。而雖鉅儒輩。猶未有能行之也。且於高遠幽妙之理。喜而尋究之。於淺近易知之言。忽而不察焉。殊不知不外於

人倫日用之際。而尋常說話中。自有至味存。唯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其所以爲大智也。兩好字須深玩。費隱章。及與天地參。無聲無臭等語。皆是贊道之詞。宋儒以爲實話。故其說出于高遠。而大誤道也。

第十九章。詳說宗廟之禮。所謂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治邦之大經。悉備矣。誠能行是五者於天下。其欲不治可得乎。論語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宜以此章爲注脚。

書經

書經載四代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高出于六經

之上。蓋聖人之學。本主經濟。尙書記其實。語孟述其道。可謂相表裏者也。學者務善熟讀焉。則長一格。價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可謂知言也。

二典具述堯舜之作用。可見其授禪巡狩。封山濬川。分命九官。制禮作樂。總是何等力量。何等運用。皐陶益稷。二謨都命。吁咈之美。璨然可觀。言言句句。具眼深玩。則於治國之要。必有所見得焉。洪範亦具列經世之條目。五皇極論人君建極之道。最有深意。當欽服焉。陸象山曰。唐虞之世。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

士宿儒皆以爲義文之所重畫。周孔之所繫辭。此所以不能無太極無體天人一道之說。陰陽消長理氣聚散之論。而卒馳于虛玄。遠于民彝也。夫天下之事。豈惟六十四卦之所能盡哉。其於一事。亦豈六位之所能兼哉。學者苟能熟讀詩書語孟。而至於理明義精。心知通曉之後。則其人倫日用之常。天下時勢之變。雖不假陰陽卜筮之書。亦豈有難處之理耶。

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先儒以爲垂致治之法於萬世者。恐不然。此書專爲憂當時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及周室之赫威寢衰。先王之遺蹟已熄。而風刺之發於歌謠者亦亡。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懼作春秋。則非爲垂百王之大法於萬世而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於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杜氏所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發其新意而復其舊章。其義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是也。夫周室史官之書法。不獨魯有之。天下諸侯亦皆有之。故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是以當世

雖亂臣賊子。目熟其禮。耳習其典。至若趙盾之奔。許止之藥之事。其臣子能自受其罪而不辭。史官亦直書其弑。而不容疑也。況夫子以天縱之聖。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天下豈有所逃其情哉。此所以當世之亂臣賊子。懼而不得肆也。法與世變。禮與時殊。故及至後世。雖老師宿儒。亦或不能盡達其義。況初學。歟。生乎。況於亂臣賊子。何懼之有。王荊公以爲斷爛朝報。蓋謂此乎。

周禮禮記

問周禮曰。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孟子所不見。非其真也的矣。故程子亦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是也。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問禮記曰。先儒已論之。其書龐雜。而間有格言。故反迷眩人也。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之言。而作爲歌哭不同日之語。遂使程子得枉死市之嘲。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蓋謂蚤作而能勤勉其業。而非謂以東方未白而必興也。禮記因其語而設成雞初鳴成盥漱之法。是故世之稱小學家者。流之徒。以村雞初聲之時。咸盥漱櫛笄。衣服佩用秉燭照步。

徑適父母之寢室。強問其煖寒疾痛。使其親不得安眠。亦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嗚呼信哉。

貢法

問貢法。曰班祿爵之制。徵兵賦之法。宗廟朝會之典。宮室衣服之用。皆出於此。則經世之本。治國之要也。上稽唐虞。下閱三代。什一之外。有貢篚之物。加之以兵車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今夫本邦於兵賦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則取之乎公。而不取之乎民。大率用十四之法者。亦不爲甚過多矣。然如重之以一毫。則真大桀小桀也。可不懼與。古人所以督責深耕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易耨。乘屋播穀之業。而使民不得緩佚者。蓋無一夫之不耕。無一婦之不織。國不乏於九年之蓄積。則雖有堯水湯旱之災。使斯民自無有凍餒之患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此之謂民之父母。後世天下之人。牧能有志于此者。鮮矣。故浮費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廢實均實贏之法。而取民無制。壞常平義倉之典。而倉廩懸罄。凶年荒歲。則富商大賈。專財謀利。遏糴閉粟。故生民之塗炭。於此極矣。實可歎哉。

樂

問樂。曰里巷之謠。樵漁之歌。豐年則有嘽諧之音。荒年

則有促蹙之聲。其本只是相判乎和平之心。與鬱憂之氣耳。韶舞猶存而桀紂亡。雅樂已絕而漢唐興。則特在乎其本。而不在于其末也。本邦所傳。唐樂高麗樂。舞容異俗。聲音殊風。故通其義者。幾希矣。則於風化何益之有。如平重衡。就擒彈黃。聲急。伶人助元。見蟒弄。還城樂。皆其義之所取。本無相關涉者。固不足以為雅致也。今竊思采錄自萬葉集。以還二十一代之撰。暨雖今人之所賦。里巷歌謠之陋。輔翼名教。維持彝倫。示勸懲。正性情。感動人心者。律之以神樂。催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馬樂之聲容。使愚夫愚婦人人易曉。則庶乎民俗風化。反朴還淳。而亦有補於國家之治道也。曰先生何不爲之考定哉。曰制禮作樂。天子之事。而非庶人所妄議也。且夫若器數之末。候氣之術。皆樂工之事。祝史之守也。君子所貴乎道者。固不在於此。王守仁曰。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工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亦須要如是也。可謂知言矣。

性情心

問性情心。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而出。孔孟之道，垂法乎萬世者，自是實心而流，張良爲漢謀，李泌爲唐策，會衆垓下，尅復如期，挽回天下者，皆因一心之運用。爾敢問先生曰：心者體中之名，有證左耶？曰：如佛氏三世不可得之說，所謂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今試以事實曉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蹙，或自手悞掩其心，亦蹙。醫家所謂心臟亦是也。故孟子曰：心官則思，是猶目之官辨色，耳之官識聲，心官則思慮，是是非非者是也。外此豈更復有心可得哉。

治生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有二人問治生，謂甲曰：先儒曰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吾子其思諸。謂乙曰：陽明王氏曰：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此亦一術也。門人問：兩人問同而對異者，何也？曰：亦各因其材也。敢問先生所處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吾願學焉。

敬勤

敬字亦學者之所當務。宋儒說敬，非無益乎學者。然如在中之說，大非聖賢之旨也。宗廟社稷之中，不期而自敬，是自然之敬。禮之所存也。程子曰：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之中，何敬之修乎？是亦恐不然也。蓋若夫子有平居燕居之敬，有宗廟朝廷之敬，熟翫論語可見矣。

勤字可與敬字竝貴重。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勤。詩云：夙夜匪懈，文王令聞不已，是也。

生死鬼神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問：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浮屠生死流轉，天堂地獄之言，亦有之乎？曰：不知也。曰：無之乎？曰：不知也。曰：敢問其所以不知。曰：吾子以爲夫子嘗畏於匡圍於蒲，厄於陳蔡之間者，逆知當有如此之難，而好經過其地者乎？曰：否。意不知之也。曰：然老農能種，而未必能斂穫，年有水旱也。聖人能慮，而未必能自達。時有通塞也。堯舜之聖，不能前知籓中之物。周孔之智，不能逆識來日之變。況於死生相隔之事哉？夫中華西域，書信相通。賈胡歲來，則固知其國。如彼所謂極樂國、地獄界，未聞生人往還，信使聘問，則何以得

謂有乎。然而未嘗能往於十萬億土之西。入乎五百由籍那之地下。而目睹其無有安養土泥犂耶。則何以得謂無乎。吾真不知矣。豈徒吾不能知之想。雖聖人亦所不知也。曰然則先王慎事鬼神宗廟之祭祀者何也。曰程子曰。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獮。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祀五祀。庶人祭其先。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禮也。皆是出于報本追遠。純孝誠敬之意。而非崇尚虛文。而求媚鬼神也。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曰先儒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何也。曰未嘗試得爲鬼神。饗其祭。則何以知其有無與其饗不饗邪。禮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可謂確言矣。曰自己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是言也。自宋以來。爲確言。未嘗有易其說者。先生以爲奈何。曰此以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成是語。然有大繆人者。蓋父母之於子。思念之切。無所不至。然而纔隔壁而居。則其疾痛痾癢之甚。雖至死亡。亦不能相通相知也。況於久遠祖先之精神。隔生人鬼之殊絕哉。理學之弊。空言虛

論。無實得之所致。慢先瀆神之甚也。

讀史法

問讀史法。曰如讀史記。須要看劉項志氣孰壯。項王悲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則其力拔山氣蓋世者。皆出于客氣。而不足以爲壯矣。漢王及彭城之敗。馳去。夏侯嬰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如太史公。可謂能形容其志氣之壯也。先儒以爲殘忍者。未識英雄之志者也。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者也。聖人之憂天下後世。亦有猶英雄之貪其功者。神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脂脛。無毛。而不以爲勞。其志如此。舉天下聲色嗜好。無足以易吾之此志者。豈不尙哉。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朱子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故君子必有英雄之氣。英雄不必有君子之志。教學者當以君子之行。難遠語以英雄之事。以易啓機智功利之心也。吾故曰。能知聖人之德量。而後可以語聖人之才略也。

自古英雄欺人多矣。如管仲徵楚人以包茅不入之微罪。而不詰僭竊王號之重罪。司馬仲達稱孔明以天

下之奇才。而不論將略非其所長。呂東萊袁了凡之輩。猶受其欺而不寤也。

太極

問太極圖說。曰不知。曰何也不知。曰形乎上者。日月星辰雨露霜雪。形乎下者。山川原隰禽獸草木。皆當以圖爲說也。至天地造化之神。一心運用之妙。皆是生無窮。豈容以圖說也哉。若可以圖說。則可謂已窮。而不可謂無窮矣。書曰。予畏上帝。奉若天命。恪謹天命。寅畏天命。語曰。畏天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皆謂可致順受。寅畏而不謂所以然也。予是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以未能達乎所謂太極之理者也。曰然則何以爲道之本體。教之根源乎。曰若柳子厚之天說。近世狼子之言。固雖出于激談戲語。亦不可謂非來歷根源之說也。唯聖賢之教人。皆在心跡發見之處。未有來歷根源之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源。而不可以他求者也。宰我問。短喪。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夫不仁不義之事。爲之而不安者。是則人人固有之本心。恒心。其出乎天性之自然。謂之性。其出乎情實無僞。謂之情。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性者萬善悉備。萬善之綱。謂之仁義禮智。故孟

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見聖賢之言。皆平易簡約。其事甚遲。其理甚易。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矣。若曰。天地未闢之時。畢竟先有此太極之理。固不足以論。然善言天者。必驗于人。故學者不得不求此理于人心未發之時。予嘗試求心於此有年。而後自知其惑矣。凡人心之用。神發而後有知。神知未發之時。固無知的矣。夫以未發無知者。而求知夫太極之一理者。猶求五采之分於瞽者。責六律之辨於聾者。也是不獨常人然。雖聖人亦無知也必矣。吾故以不知爲真知也。曰然則何以謂性者萬善悉備也。曰此以其知之已發而言。曰先儒亦由已發之跡。而推之以言未發之理爾。曰其然。豈其然乎。盍反其本矣。見彈思鵠矣。見卵思時夜。莊周且自知其爲太早之計。浮虛之論。晉之清談。宋之禪學。於家國天下齊治之事業。何裨補之有。後之儒者。高唱道體之說。虛揭未發之中。皆淫佛老之問。而非孔孟之旨。至若命有四般。五常互具之言。聖學範圍。天命圖說之作。不自知攝踵智顛。湛然。比肩知禮淨覺。而遠乎日用彝倫之實行。疎乎經世利民之事業者。實爲此也。閱哉。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天民先生遺藁

門人 渡邊毅 編次

復誠所先生書

去月二日十八日賜書皆已拜復矣。不審達否。比日尊體佳勝。家事前書中已悉矣。爾後無事。茲不復有陳。春初所奉書。略陳語孟字義童子問。間有可疑者。來教云。字義之中。未見有可疑者。但情字條下。有所不明白耳。而略疏其說以教于弟。又且聽弟以詳陳其所見。幸甚幸甚。弟之所見。稍異於先生之所見。字義一書。可疑者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十而七八。不獨性情之說也。而其最所當辨究者。莫急於仁義性情之說。故前書特陳字義中仁義性情之說。可疑耳。而今亦就來教。敢再陳所見。以終鄙說。請先辨以仁齋之說。大繆於孟子之意。而次以宋儒似是之非也。童子問曰。有人則有性。無人則無性。道不待有人無人。本來自有之物。充於天地。徹於人倫。語孟字義曰。人之性善者也。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其言雖不一。大抵以爲。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仁齋一生之學。悉備於此數語。其所以爲得鄒魯之正派者。只自負此數語。以宋儒之說。爲悖於孔

孟之說。而啾啾辯說者。亦只主張此數語。字義童子問

等書。若干萬言。敷衍此數語者。居於半焉。是先生之所熟聞審知。而不復待弟之贅陳矣。夫以仁義禮智爲外物。爲非性。爲非內者。則是告子之說也。若孟子之言。則不然。曰。仁人心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直斥告子之說之非也。曰。長者義乎。長者之者。義乎。此明義之果在內。而非由外也。孟子之時。聖學不明。人失其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德。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其性者。不但一告子而已。天下皆是也。故孟子七篇之旨。多在明仁義禮智之爲性。而其與告子辯者。既爲明盡矣。而仁齋復尋告子之舊窠。唱仁義非性之說。而自以爲至珍至寶。以爲鄒魯之正派。而高自標榜矣。夫告子尙以仁爲內。特以義爲外而已。然而孟子以爲邪說。以爲害仁義。深辯痛拒。而不餘其力也。後世程朱之說。其實雖異於孟子。而以仁義爲性之名。未之有改也。仁齋知尊孟子。而反曰。仁義禮智非性也。何其言之異也。可惜可歎。可怪可駭。吾不知其何由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仁義禮

智我固有之也。則仁義禮智非性而何。非內而何。蓋四端卽是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是四端。四端仁義只是
一物。無優劣之可等。無分別之可容。仁齋卻謂人性所
有。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者也。仁義禮智天地
自有之物。善之至極者。而非人之性也。一則曰善。一則
曰善之至極。強立優劣。妄生分別。以四端爲小。以爲不
是仁義禮智。而欲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天地之間。可
謂騎驢覓驢也。予嘗不察其說之可否。而姑從事其語。
而求所謂仁義禮智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於天
地事物之際者。有曰焉。而目無見焉。耳無聞焉。卒不之

天民遺言上

二五

崇文院

有得也。非吾不能得也。四端之外。更無仁義禮智之可
求也。而仁齋主張其說。自爲孔孟之正宗。不啻自失其
德而不知也。亦使聽其說者。皆不知其德。而別求所謂
仁義禮智於烏有之地。茫茫蕩蕩。如求亡子。卒歲窮年。
無所底麗。此弟所以不能無疑於仁齋之說也。請復辯
宋儒之說。似是而非者。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宋儒亦
以仁義禮智爲性。其言一也。而其所以爲不同者何也。
仁義禮智之名同。而仁義禮智之實異也。孟子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本也。猶言仁義禮智之根本

也。蓋謂仁之行於事物之際。其用至廣至多。然而只此
惻隱之心。仁之根本。而千條萬緒發出焉。堯舜之德。光
被于四表。周孔之聖。立準於萬世。亦只此惻隱之心爲
之根本。自聖人至於塗之人。其人品之高下。倍蓰什佰
而無算焉。而其日用之間。接物之際。君之仁。臣之忠。父
之慈。子之孝。夫婦之愛。兄弟之友。朋友之信。隨感隨應。
千彙萬態者。亦只鈞之惻隱之心。爲之根本。外此四端
更無仁義禮智惻隱之心。仁也。故人能存此心。謂之仁
人。放失此心。謂之不仁者。以此心施政。謂之仁政。以此
心立教。謂之仁教。凡以仁稱者。皆以惻隱之心爲之本

天民遺言上

二六

崇文院

也。羞惡之心。義也。故士而能存此心。謂之義士。民而能
存此心。謂之義民。能從此心而不變其節操。謂之義婦。
凡以義名者。皆以羞惡之心爲之本也。辭讓之心。禮也。
故施之於家國。謂之禮典。見之於肢體。謂之禮容。以之
制器。謂之禮物。以之脩辭。謂之禮辭。凡以禮稱者。皆以
辭讓之心爲之本也。是非之心。智也。故人而智者。智將
事而智謀智慮。凡以智稱者。皆以是非之心爲之本也。
是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仁義禮智之本源。而此
上更無本之可求。更無源之可尋。更無來歷。更無去處。
仁義禮智之最上頂究竟頭。到此極矣。無復向上可求

矣。孟子四端之說。其意蓋如此矣。宋儒以謂仁義禮智者性也。理也。體也。四端者情也。發也用也。故其解端字曰。端緒也。言仁義禮智之本體。發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緒見焉。四端不是仁義。四端之所以然者。方是仁義也。則此以仁義四端析爲二物。是亦大異於孟子之旨矣。予始不知其說實不可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者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一層上。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觀之於閑關靜坐之時。有時乎戚然而隱於衷。此所謂仁乎。徵之於其言。則是惻隱也。情也。仁之用也。非仁也。非性也。有時乎忸怩而愧乎內。此所謂義乎。是羞惡也。情也。義之用也。非性也。非義也。有時乎退乎卑遜之心。生焉。是禮乎。是辭讓之心也。未可謂之禮也。有時乎判然辨別之心。發焉。是智乎。是非之心也。未可謂之智也。端居而思之。反覆而驗之。知之所識。心之所覺。凡瞭瞭于心目之間者。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宋儒所謂仁義禮智之用者。指以爲情者。而於宋儒之所謂體者。理者。性者。眞仁義者。未之有得也。而更欲復泝其源。拔其根。必得一譏眞面目。而強探力索。體究認察。費精盡神者。幾日子矣。非功夫不動。非志氣不至。而不見些影響。不見些踪跡。亦終不之有得也。自後追思之。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非吾不能得之罪也。其實四端之外。固無可得之物也。彼不知四端實有之德。卽仁義禮智也。而曰此用也。非體。此情也。非性也。欲以求無形無影。實無有之物。以爲體。爲性。爲仁義禮智。何其說之謬也。可謂頭上安頭也。若非虛見。則必妄見。今夫火不謂之火。而謂火之所以然者是火也。而可也乎。水不謂之水。而謂水之理是水也。而可也乎。四端不謂之仁義。而別求所謂所以然之理。而以爲仁義禮智者。亦何以異于此。端訓本訓首。其來久矣。至朱子始改其說。以本爲末。析一爲二。根本實有之四端。輕視之於外面。而以爲緒末。空虛實無之理。創立之於裏面。反以爲根本也。甚矣其說之謬也。而窮其所由。端之一字。爲之鼻證。則此又不可不反覆辨明也。端之爲首。爲本。固也。而亦不可謂不容訓緒也。既訓本。又訓緒。則四端果爲本歟。或爲末歟。孟子之意。似未可的議。且世之以訓詰求。是非決去就者。或猶豫孤疑。不能不亡羊於其所適從。則亦不可不復別建明證。以祛之惑矣。今考其言有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到於此。已抹殺端字。則謂之本。亦不須添也。況又須說爲未哉。端之爲本。不可復容疑也。可見孟子之意。四端卽仁義禮智。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仁義禮智卽四端矣。性者生也。四端之心與生俱生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是觀之。則孟子所謂仁義禮智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非朱子所謂理也。宋儒說性其名雖同。而其實變異乎孟子者。盡相岐於茲矣。此言也。實孟子之本旨。而非弟妄爲之說也。弟豈好辯哉。亦不得已也。王氏有言。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孟。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孟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孟者乎。弟雖不忍於背馳。朱子仁齋之說。然以切不忍於侮慢孔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子孟子之言也。嗚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漢唐諸儒訓詁之務。至宋儒始知聖學之可講。而又能尊信孟子。然而孟子之意不得明白如此。如仁齋亦知疑宋儒之學。非孟子之旨。其說似矣。而至乎其自爲說。殆天淵燕越。而孟子之意愈沈益晦矣。斯道斯學。孔孟以後二千餘年。至于今日。終無得正宗。而天下之學者。唯程朱之徒焉。二三十年來。仁齋之說亦稍少行於其間。誤解異說。目攝耳染。其惑非立談之可以能解矣。況若先生亦厭宋儒之說。從事於仁齋之學者。于茲有年矣。但恐先入爲師。他說或不易遽入焉。辯如孟子之雄。文如韓氏

之暢。尙或不能以一書遂獲伸其意於左右。況弟之辯訥而筆拙乎。累言繁說。庶幾以得少達其意也。故又再陳其略焉。四端人性之所有。而非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以四端仁義爲判然二物。而求仁義於人身之外者。是仁齋之說也。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爲情。惻隱羞惡不卽仁義。仁義不卽惻隱羞惡也。四端仁義就人心中。析而爲二者。是宋儒之說也。一則求仁義於人身之外。一則析仁義四端於人心之中。雖其說大異。而其至於不知四端卽仁義則一也。四端人性之所有。卽是仁義。四端之外。更無仁義者。是弟之所見。而斷斷然深自信。以爲孔孟之正旨者也。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夫仁義性情學問之大路頭大緊要。於此一差。無往而不差。最所當先辨明也。故專論此一事。而未敢他及焉。近草性情疑六條。性情心解一篇。未就訂定。故不敢備高覽。其餘字義逐條可疑者。自後陸續開陳以請質正。如弟果墮於僻見。而先生更有會通。又明以牖弟。當自速改以歸於至一之地。伏乞必不惜往復以終餘教。寶永戊子三月六日。亮再拜。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松山晤語

子頃年通書於管子竊議學術。今茲仲夏浴于道後溫泉。遂至松山。始晤管子。談及學術。管子曰。某生世祿之家。叨藩府之高寵。身膺重責。望貴敝封。是以日夕惕厲。讀書講理。冀脩己積德。以圖酬恩。眷之萬一。然而資性淺陋。學不得其要。己未有脩。德終無積。常以此爲憂也。爲之如何。請舉示。予曰。論學欲言之直。予實愚。忝敢陳謦言。幸寬貸焉。尊兄之言。可謂切問矣。而予恐尊兄未知何物爲己。何物爲德。也能知己能知德。而後脩可論也。積可講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說者曰。盡其性了。而後始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了。而後始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了。而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工夫有次第。其造到有漸次。盡一層而後又進一層也。子則以爲。盡其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皆是同一時事。盡人物之性。而方始盡其性也。非盡其性了。而後方去。盡人物之性也。盡人物之性。即是贊化育。參天地。非盡人物之性了。而後方去。贊化育。參天地。有則齊。有無次第。無前後。人而君臣父子。男女老幼。物而飛潛動

天民遺言

崇文院

植。各盡其性。而吾性始盡矣。人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物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凡講盡性於人物。遂生之外。用功於一念動靜之間。而自以爲盡其性者。實非子思子之意也。能知此說。則知脩己之說矣。今兄是國之巨室。而君民士庶皆所資其力。則君民士庶。即兄之己所在也。君非之不格。則兄之己未脩也。民生之不阜。則兄之己未脩也。士風之不淑。則兄之己未脩也。君心莫不正。民生莫不厚。士習莫不美。而後兄之己始得脩矣。若夫不知用力於此者。必也徐其言。緩其步。其坐也如土偶。人終日默然。見鼻白於蒲團上。如坐禪僧。如持律師。實不可謂不用其力者也。然而豎儒腐生之所謂脩己。而非堯舜禹湯伊傅周召之脩己也。請論積德爲世之用力於積德者。必端坐于一室之中。讀幾行之腐墨。分錙銖於章句。較分毫於訓詁。統萬殊於一本。散一理於萬事。泝濂洄洛。比陳偶饒。精極牛毛。密入蠶絲。薪積塵堆。空論虛說。於靈臺方寸之間。夜以繼日。兀兀窮年。亦不可謂不用其力者也。然而斯文村究之所謂積德者。而非公卿大夫豪傑英俊之積德也。德也者。得也。人之得此。喜則笑。哀則哭。是到而知。是非來而知。非。杓響影隨。鏡照圭合。不假脩爲。不待補湊矣。是故見

天民遺言

崇文院

734

君非於政事之間。則必有以憂。而謙靜之思必繼焉。所謂德也。見類靡於士風之際。則必有以憂。而倡率之志必從焉。所謂德也。見怨讎於民瘼之中。則必有以憂。而惠恤之念必生焉。所謂德也。凡事之接我者。自小而大。自緩而急。自微而著。必從吾心之好惡。是非而不敢違。不敢懈。自時而日。而月而年。死而後休焉。亮所謂積德者。如是焉耳矣。今兄此之不務。而徒脩己於一室之動靜。求功於一念之起滅。以爲潛德。以爲默脩。而未聞有一言之格君。未見有一策之施民。則亦可謂失其務矣。乎。尊兄請試思焉。坐客曰。吾子之言。不爲無所見。然而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管兄資質取謙。有不欲以賢知先於同列者。答曰。請再狂言。以予觀此。則兄輩未知謙之義。謙其未易稱也。古之聖賢。仁加於生民。澤被於萬世。天下推其功。兆庶稱其德。然而其自視欲然。不敢有一毫滿假之意。尙且禮賢下士。廣攬衆益。如此而後謂之謙也。後之所謂謙。則不然。其語言厭厭然。其動作惴惴然。居其位而一議未立。曰。吾恐人之未我信也。當其職而一策未施。曰。吾恐人之未我足也。緘默充位。局促備員。而自以爲謙。抑謂之退怯。而可也。謂之畏縮。而可也。謙何之望哉。必也君非格士風。懿民瘼。除而已始得脩德。始得積功。施於一

世名顯於四方。而自視欲然。一無所有。一無滿足之意。則古人之謙。或可庶幾歟。言未既。管兄乃奮然而起。躍然而歎曰。切哉言也。悉哉說也。某受囑於儒先之說者久矣。時得教於東牘之間。稍知容疑於舊說。而資性柔暗。切磋無人。先入爲師。舊習作祟。動牽虛渺。卒疎實用。今日獲聽脩己積德之說。親切痛快。實徹骨髓。自覺學問之榻柄。眞入手矣。請自今敢竭駑力。鞠躬盡瘁。決不保位素飧。以負今日誨言之意矣。願予之言之慙。可謂狂瞽之甚。而管兄不有一毫厭逆之色。反垂勸賞如此。其受言之量。可謂踰人一等也。而剖舊謬於一言之下。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又可謂一日千里也。淹留旬日。管兄待予意極欵曲。講學論業。日夕不倦。益見其志向之厚。有不可及者也。歸期日迫。送以高序。予學術朴陋。慚無麗語。綺文以報瓊琚。因謂向之所論。其說雖無玄虛之可聽。無高遠之可喜。而與儒者之所講。大相徑庭。然而於禹湯文武伊傅周召之學。或不至燕越之甚。而於管兄之學。或有涓埃之益。則不當復求他說。乃錄燕言以處焉。正德壬辰六月十一日。丹波并河亮謹錄。

孟子條答 復高橋淑

辱書審起居佳勝。感慰兼到。見示孟子說數條。困蹟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糴。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糴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墾。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實否。然而此皆魏營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小邑之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積。盡輸之彼。則其邑亦已自困。小邑之容。流民幾何。流民之執作賣傭。可營衣食者幾事。眞如黔婁之衾。覆首則足見掩左則右露。無其利而有其害。此小邑之民粟。所以不可相轉移也。大國則不然。其所積固多。移之足以救彼之乏。而民之來徙者。執作營爲。其得生意之道廣矣。兩得其利而共不見其害。此大國之所以可移也。宋王介甫青苗之法。曾試之於一方。而民實得其利。施之天下。則有不勝其害者。凡事固當以小推之大。而又有宜於大而不利于小者。有可施於小而不可加於大者。此有志於事爲者。最所宜講明。而非章句訓詁小說話之比也。故論及葛藤。賢意以爲如何。交鄰國章。仁者以大事小。來書深疑朱註以字字換事字之非。其說自有理。然而小之事大。論其實則聽從伏事。大之事小。論其實則周恤撫字。而孟子下語。共用事字。不存高下。實失穩當。不若朱註以字字換事字。低昂酌宜。而得其停當。朱註不可全非也。然而不知此是孟子語話。大有機權處。緊要字眼也。蓋齊宣之病。在僣厲傲狠。好敵於人而不肯下於人。孟子看透其病根。所以故爲聽從服事下於人。

之語。以陰消其傲忿之病。此是消導之輕劑也。其藥果
歎於病。故纔及于喉。而伏症暴發。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勇。於是孟子亦爲處因用之劑。曰王請大之。此是醫家
療病以熱治熱從治之法也。忽彼忽此。隨症改劑。見風
使帆。非此等眼明手快。則爭得縛龍搏虎。眞名世之高
手。七篇及論語中。多具此機。儒先不理會其意。卻爲擇
一箇極穩極當之字。如村學檢庠生之文字。改金根爲
金銀也。尙質賢意。

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古註以爲諸侯自取喪亡之道。賢
意從古註。愚意亦舊從古註。今因來喻。而益斷朱說諸
侯附庸縣邑之解不可從也。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故國章。今日不知其亡也。朱註爲亡去而不知。賢意從
陳伯玉之說。爲不知亡失其官。愚未深領來意之所在
也。所謂亡失其官者。其職有闕失之意乎。或謂其官爲
同僚權寵所奪乎。大抵來說不見有勝於朱註。其利不
十不變其器。其說無大利害。則從舊說爲可也。兄固精
別諸說。今斷從伯玉之說。意必猶有明說。蓋愚偶不通
來意也。請賜再教。

齊人伐燕勝之章。論文武之事。來意甚見的實。諸儒之
說實含糊不決。皆因不達孟子君爲輕民爲貴之義。然

而其說亦實重君臣綱常。而又崇聖賢不富天下之意。
此亦一道也。不可輕易說壞也。凡此一段事。古今大議
論。此等處。實難與拘儒俗士說。又不可爲晚生輕浮輩。
容易說破焉。眞可與達者言。不可與癡人說也。

或問曾西章。來書論孔孟稱管仲之異。其說甚當。但朱
註所載楊氏之說。亦就本文品題子路管仲。謂之旁論
剩語則可也。未可以鑿斥之也。猶待賢論。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章。來書云。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
極贊其大耳。非如先儒天人一同。及此氣天地之正氣
等之語。甚說來歷也。愚意同來說。每說如項羽云。力拔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山氣蓋世。只是自贊其力之強勇。氣之高邁耳。其實山
如何可拔。世如何可蓋。堯典曰。洪水滔天。水害雖巨。如
何浸天。凡經傳中此等之言。皆是形容張大之辭。舉以
爲實說。眞癡人前說夢也。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註。我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等之語。皆與此同誤。可謂虛論妄說。可怪之甚也。賢兄
已看破此章之誤。則此等之誤。意已洞然無疑焉。然而
中庸之書。稱爲道之蘊奧。而舉世皆爲晦菴所誤。可嘆
之甚。故論次附及。

知言節。來意以孫疏爲詳悉。不知與朱說有何異同。孫

疏八九年前讀過。今不記其說如何。此章文意。朱註大抵爲順妥。弊笈今不藏。孫疏後待檢尋。再答來喻。鄙答條陳。不敢自是。實希質正。不惜再諭。深望深望。書聯數紙。倦甚。草草奉復。不罪之禱。八月二十五日。并河亮再拜。

天民遺言上

三九
崇文院

性情疑 六條

語孟字義情字條下。不可解者尤多矣。逐條致疑以請質正。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

動與靜對。今以動爲情。則不得不以不動爲性。苟以不動爲性。則所謂養性盡性者。如何下手。如何做工夫。動則可見。不動之時。虛虛寂寂。何有可見。動是已發。不動是未發。畢竟宋儒已發未發之說也。仁齋痛辯已發未發之說。而今又踏襲故轍。只少改換頭面。

天民遺言上

四〇
崇文院

耳且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此語於字義性條下。已辯其非。而今復取之。以爲解情之證。前後相矛盾。是可疑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美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肢之欲得安逸。是情。

目之於色。卽目之欲視美色也。耳之於聲。卽耳之欲聽好音也。口之於味。卽口之欲食美味也。四肢之於安逸。卽四肢之欲得安逸也。只此一事。豈容性情之別耶。字義以四於四欲字。強生分別。一以爲性。一以

為性。一以為情甚可疑也。

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壽考。情也。

父子之親是虛。欲子之善。欲父之壽是實。欲子之善。即是父之親也。欲父之壽。即是子之親也。亦只一事。詞有虛實詳略耳。譬猶直字。單言則曰直。詳言則有曰有。無曰無是也。豈可以言之詳略別而為二哉。是亦可疑也。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有所好。故謂之情也。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情實也。孟子之意。言物之不齊。或大或小。物之實也。未見有好之意。字義強解。以為好之義。甚可疑也。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為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為人所辱。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蓋言人見失本心之人。所行類禽獸也。而以為此人未嘗有才焉者。然而此人性本善。陷溺其心而如彼。是豈人之本實也哉。孟子之意。如此直

截分明。未嘗有榮辱好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之意。是亦以情字強為好之義。故為是曲說。亦可疑也。

晦庵以四端為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忿懼恐懼好樂憂患為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曰正情。可見忿懼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為心統性情。而以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故有此說。殊不知心是性。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忿懼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可謂之情也。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為心。乃悉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即為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此一條最露破綻。不可不辨明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不思不

慮隨見而動。隨感而應。不假一毫思慮安排。豈商量斟酌其可惻隱與不可惻隱。而後方始惻隱哉。可見四端之心。不必涉乎思慮也。若曰涉乎思慮謂之心。不涉乎思慮謂之情。則四端之不涉乎思慮者。非情而何哉。此不實知性情。而強就言語說辭上。而立言以非晦庵。是以燕伐燕。吾未知勝敗之所在也。且夫四端之不假思慮。仁齋亦言之於四端之心條下。曰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不言而喻。不思而到。是言實爲得孟子之旨。而今又自悖其說。而曰四端者心之所思慮者。蓋無實所見。而妄爲之解。故說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彼說此。不免自有此漏洩也。

性情心解

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訓詁也者。虛名也。非聖賢之所謂學也。名實之實也。有是實而有是名。未有無是實而有是名者也。今夫黃金白璧。天下之至寶也。苟其金玉富有乎我。則雖未辨其名。亦無害爲有寶之人也。故務得其實。則略其名亦可也。不務其實。而徒求其名。則不可也。古人之論學也。必有其實。非如後世不求其實。而空論其名也。古人論學。其言不一。然其大本專在性情心三者。故宋儒亦已致工夫久矣。其言曰。心者性之邪郭。又曰。心統性情。曰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禮智情者性之動也。其目則喜怒哀樂愛惡欲。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情。是皆其所指。雖不甚相遠。而心性情三者。判然爲別矣。予取此說以質之於孟子。其義不同也。孟子答性善之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如此則性情二者固相混矣。而其下承之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心亦無別矣。且夫惻隱羞惡。所謂情也。當曰惻隱之情。羞惡之情。而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則情心之別亦已蔑矣。固非如註家之說。判然有區別也。於是自謂聖賢之教。必務其實。苟得其實。則假使未辨其名。亦無傷爲有德之人也。然而語

而不詳擇而不精亦非善學者其善學者當求在我者
 而不可以外求也夫憤然而喜勃然而怒愀然而哀釋
 然爾樂愛其可愛惡其可惡欲其可欲此七者我皆有
 之然此而欲別求所謂心者則無形可見無迹可尋於
 是果知其未始有心情之差也惕然而惻隱赧然而羞
 惡焉然而辭讓的然而是非此四者我固有之外此而
 別求所謂性者亦無形狀之可見於是復知其未始有
 性情之異也孟子答性善之問以情善則豈外情而別
 論性者也哉惻隱羞惡謂之心則亦豈外心而別說情
 善也哉若註家之說則以仁義為性為理以惻隱羞惡

天民遺言上

四五

崇文院

動為用其意以謂炎上火之用而非其性潤下水之
 用而非其性炎上潤下之所以然是性然而火之炎上
 也可見水之潤下也可睹而至于其所以然口可言而
 目不可見且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情也然而已發之情可見而未發之性不可見統斯
 二者而謂之心則吾未知心之所安帖也宋儒以性情
 心判然為三而其實可見者唯情而已心與性皆為虛
 名非止與孟子之旨背馳徵之人心實不相合矣蓋孟
 子所謂性善也者乃謂情善即是四端之心也吾故曰
 性也情也心也本一物豈容有二三然則其所以異其

名者何哉是因其所指之處而少不同耳性者生也四
 端之心與生俱生也情者實也心者體中之名也凡皆
 心也自其不假人為而謂之性觀天命之謂性父子之親天性也之類而可見自其情
 實無偽而謂之情觀此豈人之情也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之類而可見自其以思為職
 而謂之心觀心之言則思及以心為大體耳目為小體之類而可見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
 其孰為心孰為性為情何不思之甚也予作之解亦不
 得已也學者由是而求焉則聖賢之旨將煥然復明矣
 然空論虛說捉風摸影而非一一精體實踐則亦訓詁
 之學也故曰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

天民遺言上

四六

崇文院

天民先生遺稿跋

自宋儒性理之學興。而後之說仁義者。皆莫不宗焉。近來仁齋氏稍知疑其非。然其說亦反以仁義爲外。而大異于古人之學。先生於是沈潛反覆。繹思其眞。發明孔孟立言之旨。而辨別後世紛紛之惑矣。嘗答門人書云。復家兄書。吐露所見。傾廬倒困。無復遺餘矣。大凡欲究仁義之說。須於此求焉耳。先生之學。擴充爲本。經濟爲務。樂堯舜文武之道。講稷契周呂之業。竊以聖賢自期望。而羞比於儒林之人。平居教學者。以熟讀語孟尙書。要見其大意。得其機括。其梗槩觀松山語語孟子。條答而可知矣。性情疑六條。性情心解一篇。曩時起稿未就。訂正。先生歿後。門人相與校讎。裁定。唯期無失先生之本旨而已。子嘗輯錄此篇。名以遺稿。欲鍍諸梓。以公于世。而未果。近先生兄誠所氏著述天民遺言疑語孟字義。雜載遺稿於其間。而刻之。予觀夫二書。頗出于門人之說話。而誤傳。先生之意者亦不少矣。獨此篇則先生手澤之所存。讀者精思於此。庶知其旨意之所在矣。

享保八年歲次癸卯夏五月朔門人渡邊毅謹識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附

天民先生并河君墓表

自孟子歿以來。學術遂爲天下裂。有學一先生之言。暖曖姝姝。不復廣求者。有黨枯竹護朽骨。專其所學。嘗其所異者。或驚于深玄高妙之域。或局于訓詁講說之末。皆不足以發明聖經。而見諸事業也。先生生乎千載之後。卓然不牽於好惡。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參觀備考。公而且博。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於是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先生諱亮。字簡亮。其先丹州之桑田人也。天資聰明。寬洪容物。志氣豪邁。果毅有謀。其接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平居講究經世之大體。討論致治之要道。皆原之於語孟尙書。以發露聖人之大業大法。先生初學於仁齋。盡究其說。然若仁義性情之解。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究。欲自得孔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居語默之時。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就實商量。始得其眞。其言曰。四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

天民遺言上

崇文院

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為心。孰為性。為情。何不思之甚也。其說簡易直截。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享保三年。戊戌四月八日疾卒。享年四十。葬于洛東歌中山之陽。會葬之人皆揮淚曰。自先生亡。使吾無所倚賴。而生以為恨。嗚呼。先生自幼居洛。及壯丁。考儉齋妣永田氏之憂。服喪通六年。故未求仕。家貧財匱。非有恩威賑濟以親其人。苟不忠實篤行之至。安能使人如此哉。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實。故名不可不慎。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所謂達可行於天下之意也。故門人相與私證曰。天民先生。尊信其學。慕尚其志者。恨惜其不幸早世。而不能見之。事業乃作石以表其墓。

門人 渡邊 毅謹撰

天民遺言上

四九 崇文院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孟字義序

平巖春貞氏有疾據筮。語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雜以莨稗。飽者不食焉。語孟字義之書者。意之美者也。糅以支離。君子不取焉。惜哉。問嘗竊欲因天民先生之意。而作為疑語孟字義。弗其莨稗。祛其支離。純之熟之。以成其美之實。僅艸一二條。不幸為二豎所苦。想必不起。恨是書之不就。志願不遂。吾死吾子必成焉。對曰。才力淺短。未嫻文辭。且予之弟兄。素居三十年。予得亮之學。於緘翰之中。纔窺其藩籬。而未達堂閭。烏得勝所屬耶。請擇其人。曰。辭不欲工。以理為主。文欲適用。非務新奇。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唯當舉吾子之所疑。以述吾子之所信爾。何以辭之為。曰。予壯時厭宋儒之學。更趨于仁齋先生之門。今特不忍背于舊師。而辨其是非也。且亮之晚年。學明德成。固為衆之所推。以予實寡昧。難兄之質。妄為之書。恐不免宋杲所謂不善學柳下惠之謂也。曰。無傷也。吾竊聞之於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憲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稍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矣。吾子誠間出之才也。吾當改字義耳。由此觀之。則今行于世字義之書。多仁齋中年未

教按信
齊亦稱
平岩氏

定之論。而非晚歲既悟之說也。曰。仁齋嘗稱亮以命世之士。予亦與東涯子得共聞之。於其悔悟舊見者。未之有聞也。曰。信齋天質剛直之人也。汗而不至欺我。吾子請勿疑。且孔子曰。當仁不讓師。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道本無二致。真妄必有指歸。心自有權度。是非豈無稱量。孔孟之道。天下之公道也。孔孟之學。天下之公學也。非仁齋天民之可得而私也。公言之而已矣。天民之言。果有墮乎妄。而相悖於孔孟之學。則攘蕩其妄。而顯明其真者。以為天民之師友。仁齋之說。苟有近于非。而不合鄒魯之道。則辨斥其非。以導達其是者。以為仁齋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之忠臣。而今不於其可疑而論之。不於其可信而著之者。重於背字義。而輕於叛語孟。長於私師門。而短於覺後進。就如仁齋嘗師尚程子。尊信朱子。亦已久矣。至其不得於心之後。慮誤後進之日。痛排深辨。不遺餘力。亦不得已也。如吾子之所病。徒兒女子之所悅。而丈夫不取焉。使仁齋聞之。豈所望乎吾子哉。況於仁齋晚年。自咎極艾。以舊見為誤。思念改正。而未及削焉。而後之門人。專挾勝心。附以己見。與仁齋晚年之意。猶有大相繆戾者耶。昔者李謚辨斥師長之惑。明經義。導諸生。如以此為不弟。則夏后不順前人之愆。抑洪水。拯生民。亦以

爲不孝乎。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吾子今除蔓草於塞道。殛狂瀾乎襄陵。亦可謂忠于仁。齋功于後學者也。豈敢畏人之多言哉。亡何春。貞氏易簣。於是與二三同志。往復討論。續以狗尾。予亦不得已也。然天下之言學也。不歸于朱。則歸于陸。出陸則入于禪。各以子車氏之猥爲悅。以鉏商之獲爲不祥。立義之難。從古皆然。況於今世。其孰肯諒之乎。雖以此獲譏笑於四方。吾無辭焉爾矣。享保庚子。四月甲辰。丹州并河永序。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近州 平巖善春貞甫著
丹州 并河永崇永父校

天道

字義曰。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便是道。

聖人之所以垂訓者。不在講天之所以為天之道。而在脩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已矣。故語孟二書。專說仁義。而未嘗有一言之及于陰陽者也。何耶。以天道之於陰陽。遠而不測。人道之於仁義。近而易知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子思孟子之言。至矣盡矣。蓋非為天道之說。而為人道之誠其身而言焉耳。字義不知用其力於此。而以夫所謂非孔子作之十翼為言。不亦惑乎。姑就其言論之。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陽便是天道。剛柔便是地道。猶仁義便是人道。而不可謂添得往來不已四字。而後是人道也。其理尤分明矣。夫天地覆載。萬品流形。風雨霜雪。亦無非天道也。豈可謂陰陽固非道乎。若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者。其立言之意。夔然別矣。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

此原乎蔡季通理有流行有對待之語。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待言。其實一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蓋兩儀交感。天道亨。山川峙流。地道定。仁義相施。人道成。所謂通行是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以對待言。蓋陰陽天之所固有。剛柔地之所固有。仁義人之所固有。則又可謂之固有之道。道猶途也。由固有而有通行之名。是猶深山幽谷。嶮絕壁。固無路之可通。則人之往來亦無焉。不可偏泥于往來之義矣。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此不可以空言曉。請以譬喻明之。今若以版六片相合作匣。密以蓋加其上。則自有氣盈于其內。有氣盈于其內。則自生白醪。既生白醪。則又自生蛙蟬。此自然之理也。蓋天地一大匣也。陰陽匣中之氣也。萬物白醪蛙蟬也。是氣也無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有氣。無匣則無氣。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而已。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而再求夫所以為陰陽之本焉。則不能不

必歸之於理。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於此。不能不生意見。而宋儒之所以有無極太極之論也。苟以前譬喻見之。則其理彰然明甚矣。

字義天道天命之數條。特由此一條而立言。其意以爲發明道體之蘊奧。足以壓倒宋儒太極之說。然宋儒有理而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等說釋氏所謂因緣和合是也。字義天地一大匣之譬。所謂四大假合是也。皆非進德脩業之學。濟世利民之事。不急之論。措之而可也。或問。舍天道天命之說。而更復以何理爲道教之根原。曰。孟子曰。人皆有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原。而不可以他求者也。字義所謂一大匣之言。與夫所謂臆度之見。而畫蛇添足。頭上安頭者。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今日之天地。卽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卽今日之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惑。但可與達者道。不可與癡人道。或謂既不可謂天地有始終。開闢焉。則又不可謂無始終。開闢。曰。既不可謂天地有始終。開闢。則固不可謂無始終。開闢。然於其窮際。則雖聖人不能知之。況學者乎。故存而不議之爲妙矣。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周之確言。最可以破千

古之惑而已矣。字義曰。萬古之天地。卽今日之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惑。則其意執滯於無始終開闢。而未能超乎有無之外。惜哉。所以遺存論之妙。而有一大匣之說也。

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渾淪淪。充塞通徹。無內無外。莫非斯善。

此一節。本乎薛敬軒。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之語。然第一條曰。陰陽固非道。今日斯善上下充塞。內外通徹。則以陰陽爲在天地之外者乎。果不能黜之於天地之外。則陰陽卽斯善。斯善卽陰陽。當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知陰陽便是道矣。若曰。陰陽氣也。善理也。則宋儒理氣之說。而仁齋所痛拒而不取也。何其前後混惑如此。

苟以不善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水族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性也。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以不善立于天地之間。亦猶如是。

此一節。本乎禮記。可謂能述聖賢之旨也。

蓋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詩書六經。無一以無心說天者。夫子曰。知我者其天

乎。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書曰。簡在帝心。詩曰。上天甚蹈。則天之有心固無疑焉。若漢儒災異。六天。釋氏三十三天。道家三十六天之說。獨漢儒道釋之陋見耳。寧可復罪聖賢之言哉。

以無心見天。則陷于虛無。若宋儒天即理也之說是也。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朱子論仁本乎此。則宋儒不以無心見天也。太甚分曉。朱子曰。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則與字義所謂天地之間。莫非斯善。善則順。惡則逆之說。亦何其意之異之有。且曰。理字與道字相近。則其於善字亦不相遠。若必論之而不止。則不如以誠字立言之的實矣。蓋孔孟之說天也。皆就人事上而言耳。非若字義所謂天地之間。四方上下。無內無外。莫非斯善之泛然不可把捉也。

學者苟恐懼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一毫邪曲。而後當自識之。非可言語喻也。

字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宰言。主宰猶人之有心思智慮。又曰。君子觀陰陽消長之變。以審進退存亡之理。則得合於天心。倘否則不免逆于天心。又曰。聖人以天地爲活物。則以有心說天也的矣。今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變其說曰。非可言語喻也。則半上落下。其不自知相爲矛盾何也。

天命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天命二字正訓也。蓋天者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命者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命雖出於天之無爲。實顯於人爲之後。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就全體而言。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就一事而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對舉而互見也。非天與命自有別也。語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是皆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子謂之命。孟子謂之天。非獨孟子謂之天。夫子亦或係之天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是也。冉牛之病曰。命矣夫。顏淵之死曰。天喪予。其或曰命。或曰天。其言雖異。其意則一也。或問。書曰。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又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皆以國家之存亡。爲由人事者何也。曰。天降喪亂。所謂命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也。然皆出于時君輔相。居其位尸其事者之所爲也。故賢士太夫。不委之於天。而必責之於人。譬猶看親戚之病。雖不治之症。必旁求良醫。訪詢奇方。藥餌鍼灸。保護救濟。盡其心力。而欲一日得其蘇息。以永其命者。人之常情也。豈忍任之於命而坐視其死耶。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之謂也。

天猶君主。命猶其命令。天者命之所由出。命者天之所出。故命比於天稍輕。

君者出令者也。令者出於君者也。畏其命令。卽畏君主也。侮其命令。卽侮君主也。其曰命比於天稍輕。蓋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非也夫。

經書所連用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之所命言者。其以天與命並言之命。卽性命之命。意重。若所謂五十知天命。及死生有命。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類是也。其以天之所命言者。卽與字之意。猶孟子所謂。此天之所予我者之予字。意輕。

經書所出天命二字。或連言者。或並言者。或單言者。皆由上下之語脈耳。亦非天與命自有別也。譬猶畔君者與逆其命者之差。其始難說輕重也。但考覈其

畔逆之跡。而後律其罪之輕重耳。況以一命字。容妄說輕重哉。以先儒之言。有理命氣命之別。字義更立。虛字實字之異矣。大凡仁齋說性。以大輜於子思子天命之謂性之意。故今於命字始爲其地爾。

晦菴太極圖解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蓋依周頌維天之命之詩而言之。程子亦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皆指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而言。尤非也。所謂命者。乃謂上天監臨人之善惡淑慝。而降之吉凶禍福。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意蓋謂天命文王。王斯大邦。延及子孫。永篤保之。故其下繼之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可見詩意總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之意。本無陰陽流行之意。太甚分曉。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字義天道之說曰。有主宰。有流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宰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流行言。故以無主宰流行之別。斥程朱之說。然豈主宰自主宰。流行自流行耶。字義既曰。雖若有主宰流行二端。其實一理也。今復辨程朱混而一之之言。則與其實一理也之說。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分析太過。猥陋碎瑣。未能斷章取義。求立言之本旨。而眩惑於未說者也。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以蒼蒼之天。猶且爲主

宰。况可謂維天之命之詩。本無流行之意乎。所謂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爾。

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所指各殊。學者當就其言。各理會。聖人立言之本旨。蓋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吉凶禍福。不招自至之謂命。理自分曉。宋儒不察。混而一之。鑿于聖經特甚矣。

至誠謂之天道。書曰。天道福善殃淫是也。自然謂之天命。言吉凶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蓋天道以其常而言。天命兼其變而言。字義以一陰一陽往來不已爲天道。是拘泥於解。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道字爲往來不已之義故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人謂之天之命。子思以謂天之所以爲天也。則又當知非天道天命判然有別矣。字義不察。反以宋儒爲鑿于聖經者。尤非也。蓋字義解天道福善殃淫之語。以謂福善殃淫命也。其主宰之謂天。其流行之謂道。剖析分疏。雖若精密。反失本旨。亦已多矣。所謂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之謂也。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又曰。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

吾未知信與不疑何差爽之所在也。但言有詳略耳。蓋知天命之工夫。非可討求之於陰陽流行之高遠。又非可搜索善於四方上下之冥茫。唯在于學者盡其心。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耳。故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

朱註又有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之說。夫所貴乎學者。以其致知崇德。而能變氣質也。倘果若其說。則智愚賢不肖。貧富夭壽。皆一定於受生之初。而學問修爲。皆無益於己。聖人之教。亦徒爲虛設。弗思之甚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此以言辭上耳。而不察其意也。朱子曰。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橫渠曰。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要之。此亦有變。但大變如此。所謂莫非命也。是也。由是觀之。則其意之所在。亦可知矣。如以辭而已。則字義性解曰。性生也。人與所生而無加損也。此亦可謂智愚賢不肖剛柔。一定乎其所生。而習慣培養皆無益於己矣。然以字義論學之言觀之。則此又寧其本旨之所在耶。且字義曰。既謂之命。則有不可不順受之之意。又有既定而不可逃之意。則非今所能移。而何哉。傳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其此之謂乎。○或問天道天命之說。天民先生曰。自期年五六十而後。乃以告之。未遲也。他日吾子若有所見得。復以語我。故二三門人未聞其說。今姑書所疑。以託諸同志。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孟字義中

丹州 并河永崇永父著

道

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

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仁義是人之道。而炎上火之所有。潤下水之所有。仁義人之所有也。字義曰。仁義禮智四者。非一人之所有。則火外求炎上。水外求潤下。人外求仁義。豈理也哉。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

朱子曰。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北溪陳氏曰。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物。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天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皆與吾心相適。

仁齋先生嘗每論仁義。取此芻豢之譬。以謂四端在我。仁義在天下。猶口腹在我。芻豢在天下。此又以比

譬之言直爲實語之謬也。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爾。倘若字義之言。則以爲忠信篤敬成形乎外。與衰布綴於左衽。馬首列於衡軛。無異乎。古云聲色溺人。非真溺以水也。且晝之牯。非真牯以刑也。學者宜莫認指爲月焉。遺稿曰。字義之學。只是貪著訓詁。未暇究察。一生精神。專用在故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說仁說義。未曾知仁義。終身說誠。未曾知誠。蓋觀孟子長者義乎。長者之義乎之言。則當知義之果不在外而由內也。苟知果由內。則當知無內無外。無物無我。莫不有斯義矣。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德

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於事。而有迹之可見。

倘若此言。則德體也。未發也。仁義禮智。用也。已發也。與所謂不可以體用說聖人之學者相反。

若以德爲得之義。則德是待修爲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據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

據字入字可見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夫有一物而後謂之知。又謂之好。若宋儒之所謂。則知好二字。意義不通。

德者得也。仁義禮智是也。仁義禮智者。四端之心是也。四端之心。我固有之。非止待修爲而後有也。夫滔滔襄陵之水。謂之洪水。行潦一勺之水。亦謂之水。巍巍準天之德。謂之大德。不忍一牛之心。亦謂之德。斯德便是人人本然有得於身者。則可謂有一物。故守之不失。謂之據。存此不放。謂之入。又可謂知。可謂好。觀語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之類。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可見矣。字義謂德之本然自有於天下。而非一人之所有。則泛然無所據依。茫乎無可摸擬。未知據入知好之字。意義不通。在乎宋儒耶。在乎字義耶。

聖人言德而不言心。後儒言心而不言德。聖賢之教人。皆因時稱而立言。不異于世俗以自爲之說也。詩書不連言中庸二字。至于夫子子思言之。中庸不言氣。孟子言浩然之氣。豈爲無益於世教哉。老佛之書。亦多言德。豈可以爲美哉。但不在論言之新故。而在論理之當否而已。況於若心字。未嘗不言者哉。

若心本清濁相雜。

此殆性善惡混之說。

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曰。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因無恒心。曰。仁曰。矩曰。恒是德。心則在處之如何耳。是聖人之所以言德而不言心也。而後儒見心而不見德。故以心為重。而一生功夫。總歸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

孟子曰。恒心。蓋人心之良。是其恒也。若夫為不善。為枯亡所使。而放失其心之恒者也。水之就下。是其常也。若在山過類。為搏激所使。而喪亡其性之恒者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恒心二字。意本連屬。字義強分為兩事。以恒為德。以心為清濁相雜者。大鑿乎孟子之本旨。全歸于楊子之舊窠。曰。仁曰。矩者。皆不從天而降。亦不從地而生。唯從人心而出。則是心即是德。德與心未嘗有二也。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則前賢之所既已貴重。而非後儒創為其說也。

仁義禮智

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之謂仁。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尊卑上下等威。分

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瞭然洞徹。無所疑惑。之謂智。天下之善難衆。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禮智為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故聖人以是四者為道德之本體。而教學者由此而修之也。

四端之心。道德之本體。而學者之所當擴充之也。字義輕忽蔑視四端之心。以為非仁義。故不知其為本體也。宜哉。夫慈愛之德。遠近內外。無所不至。是博施濟衆之極也。必教學者由是而修之。則遠而難從矣。故夫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是所以近而易入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今反以自己固有四端之心。為非道德之本體。而更求所謂仁義於天下者。殊異乎聖賢之教誨矣。

程朱諸家。所以不免於仁義禮智之理有差者。蓋為不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論語言詞上。理會仁義禮智之理焉耳。

遺稿曰。字義駁宋儒者。不為無其理。而至乎其自為說。又有專靠言詞上。而悖孟子之旨者。怪哉。謂達之於其所忍所為。而後能為仁為義。則見四端之

心是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卽其所擴充而成也。

孟子之意。所不忍不爲之心。固有之仁義。達之於其所忍所爲。擴充之仁義。所謂擴充者。亦無他舉。是心而加于彼耳。初非有二也。字義但知擴充所成之仁義。而不知其所不忍不爲之心。卽固有之仁義也。知焔焔燎原之爲火。而不知星星之火。固是火也。知滔滔襄陵之爲水。而不知涓涓之泉。固是水也。嗚呼。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遺藁曰。仁齋先生一生工夫。總歸乎此三言。其書數千言。敷演是三言。而大誤。後學者。蓋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則道德非性而何也。仁義禮智者。四端之心是也。此心與生俱生之謂性。故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則非一人之所有而何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是性。故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非天下之所該而何也。字義所謂蒼蒼參天之松。森森蔽日之栢。雖寸苗之微。萌蘖之生。松是不謂之松而可也哉。栢是不謂之栢而可也哉。四端之心。雖因其事有大

小之異。皆是不謂之仁義而可也哉。凡聖賢千言萬語。皆一本。而字義二本故也。且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以爲禍仁義。況於以仁義禮智四者。爲總在外乎。烏可置之勿論哉。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義爲道德之名。彰彰矣。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陽天之所固有。剛柔地之所固有。仁義人性之所固有。而爲道德之名。固彰彰矣。知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通也。猶天下有達尊三之達。謂通天下之所德。則德不在彼之德。而在我德之心。是德之非外也明矣。言飽乎仁義也。蓋謂樂道好德。仁義之行。快足於心之意。而非謂道德仁義之在乎天下。猶如肉之陳俎。酒之滿樽。而以手取物。以舌取味。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也。蓋若德教溢乎四海。禮典流乎萬世。雖似所謂在外。顧揣其本。則皆出于先王一心之經綸也。多少分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凡天下之事。感與應耳。感應無二。在彼謂之感。在我謂之應。其名雖異。其實一也。此無內外之辨也。

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爲德。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川。始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

白虎通之書。東漢諸儒所共議定。天下之公論。而非一家之私言也。其言曰。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五常者何也。謂仁義禮智信也。唐之韓文公原性曰。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李翱復性書。亦善述其意。故鄭景望曰。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其復性書一篇。足以蔽韓子一代之文章。由是觀之。則自六經以降。於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無復異論矣。仁齋先生之學之博。無書不讀。而今其言如此。所以不免致疑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蓋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爲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

聖賢之言。皆易直質實。豈可待再推而後爲分明哉。字義遷就聖賢言語。回護自己意見者。於此可見矣。蓋孟子之意。以爲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

字義以四端仁義。析而爲二。以單善者屬之於人性。善之至極者。屬之於天下。夫制雖有大小。其爲履一也。量雖有多寡。其爲穀一也。獨至極二字。何足以爲別耶。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如字義徒識官庫錢之爲錢。而不知在紙裏中。亦是爲錢也。徒識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爲仁義。而不識不忍殺觶之一牛。不受嗟來之一飯。亦是爲仁義。亦可怪哉。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蓋人之性不善。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性即仁義可也。但以仁義爲性中之名。則不可也。所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反復體察焉。而其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之以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有也。王者之行政也。非唯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抵於中心。而無往而不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倘使固有二字之義。果如字義之說。則孟子不欲以易簡平正之言。開示當時之學者。而更欲爲難三足臧三耳之說。待再推補出於數千載之後。而其義之

明白也。豈有是理哉。其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及童子問論性道教。皆是鑿空解文。牽合成義。遷就之言。周遮之論。與子思孟子之旨。何啻千里。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爲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及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及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皆是也。其自修爲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義禮智在於天下道德之名。而非人之性而立言。故引夫子斯仁至矣之語。以實其言。以謂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則仁自外而至耳。是亦似不可謂無其理。然而未識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孟子首曰天之尊爵也。此專以天之所與我者而言。則可見安宅正路亦必求在我者耳。又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則居仁由義。亦當無復所疑焉。觀君子不仁非禮之事。不能爲心。則以仁禮存心之義。亦可見矣。其以禮制心等語。皆求其放心之意。而非外鑠之謂也。明矣。苟滯泥乎訓詁。坦然之理。反成窒礙爾。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其理尤分明矣。而宋儒專謂仁之一事。實兼義禮智三者。其言終爲定說。而學者莫能識其說之誤。孔孟也。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易中庸之旨。爲之準則而可。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成語。而其理尤分明矣。然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觀論語以智仁並稱。中庸以智仁勇並言。孟子專以仁義禮智並稱。而可見矣。且字義曰。夫子答門人問仁。多舉道德之旨。又曰。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則與宋儒仁之一事。兼義禮智之說。實相爲表裏。無復所容異議。若以宋儒之言。爲謬孔孟也。則夫子說仁。多舉道德之旨。亦以爲謬子思孟子乎。字義按中庸孟子之言。爲之準則。則宋儒亦以論語夫子之旨。爲之準則。豈不可哉。夫德之名稱。雖各一定。不可易。而相兼相通者。亦已多矣。豈若宗廟之禮。朝

廷之班。貴賤之辨。長幼之次。分限嚴密而不可踰越。宋儒以仁爲性。予深以爲害于道。

以仁義爲非性者。古來荀子一人而已也。故其非二子之言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也。非至乎宋始爲性之名。則深害于道者。反在字義乎。

義訓宜。漢儒以來。因襲其說。而不知意有所不通。中庸謂義宜也者。猶言仁人也。禮履也。德得也。誠成也。但取其音同者。發明其義耳。非直訓也。學者當照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等語。求其意義。自可分明。設專以宜字解之。則處處窒礙。失聖賢之意者。甚多矣。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羞惡之心。暨有所不爲。皆不可以不爲宜。則未見其以宜字解義之有所窒礙者也。

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是可以訓誠字。而不可以訓仁字。若以當理而無私心。訓仁。將以何語訓誠字乎。不深考焉耳。

當理而無私心。可以訓誠字。可也。不可以訓仁字。不可也。夫人之行義。雖有生熟小大之差等。當理而無私心。固是一箇誠實也。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等。德之名稱。雖不勝多。皆非當理而無私心之誠實。而何哉。

然聖人所謂仁也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延平之言。亦非孔孟之本旨也。

心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凡有情之類。皆有之。

此言畢竟落在乎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蓋水波一也。善觀水者。必觀其瀾。心性一也。善談性者。必談其心。故孟子道性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是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是也。書曰。克念作聖。詩云。思無邪。其貴思亦尙矣。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子明曰。仁人之心也。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夫詩書六藝。皆是莫不以心爲貴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者。以人固自有此心之貴。物無得而加焉爾矣。字義心本非貴之言。未知何之由也。且夫人心與獸心相去之遠。不可同日而語也。凡有情之類。豈得能具人心哉。孟子嘗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之謂也。

聖人貴德而不貴心。

貴德所以貴心也。無物不貫於心。無德不由於心也。字義析德與心而爲二。以德屬天下。以心屬自己。殊

不知心外無德。德外無心。聖賢垂法萬世者。豈有出乎心外者也哉。且其言曰。論語中說心者。纔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爲緊要。未加深考耳。

至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

心本無有不善。其爲不善者。由陷溺枯亡而喪其恒常爾。如不以心爲貴。則孟子何以專立操存求放之教哉。故曰仁人心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人皆有之。豈可謂不貴哉。其謂孟子不特說心者。嗚呼是何言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以心爲統性情。則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

若以此言推之。則雖夫子亦將不免其疵議。何也。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則夫子單言德而可也。既言據於德。而又言依於仁。則其言亦豈非贅乎。然聖人之言。固不可以悔。則橫渠心統性情之言。亦不可以爲非也。蓋宋儒不知心性三名一物。而以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以心統之。猶仁與芽。常寄寓在一穀種

中。則不可也。

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其言亦偏矣。

孔門諸子。多問仁而遺義。中庸言智仁勇而遺義禮。孟子自竝言誠淫邪遁四者。而或舉三者遺遁辭。或稱放淫辭。則邪說者不得作。亦皆可以其言爲偏耶。夫言如此。學者不可執一矣。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本。夫人之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隨觸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爲虛者。皆佛老之緒餘。而與聖人之道。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不止薰蕕學之不講。一至於此。可懼也夫。

此一節。可謂能得孟子之旨。而曰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則天下無貴於此心之實者。與前所謂本非貴者。頗似相爲矛盾。

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萌芽爲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爲譬。何者。可以生物比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宋儒明鏡止水之喻。固非孟子論心之本旨也。然古人取譬之言。其意達而已。不可如是區區拘泥也。觀易象詩比而可見矣。

性

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從宋儒之說。分未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未發。而無善惡之可言。猶水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

仁義禮智條下亦曰。若從宋儒之旨論之。則性爲未發。情爲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猶水之在於地中。則不可施澄治之功。其用功夫。纔在發用上。而於其本體。則無奈之何。蓋宋儒未知性情心三名一物。而以性爲未發。爲理。情爲已發。爲用。是以後之學者。一生之功夫。盡囿于其中。而終遺棄進德修業之先務。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疎外濟世利民之實用。元明諸儒之間。不悅其旨。而異論亦多矣。然未有明辨如此者也。薛敬軒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在戰國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爲近醇。字義性與道德之辨。固非孔孟之旨。然不溺於宋儒性理之學。而其辨未發已發之說。如此。視碌碌之徒。可謂豪傑之士也。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以爲。鷄犬之無知。固不可告之以善。若人之情。雖若盜賊之至不仁。然譽之則悅。毀之則怒。知善善而惡惡。則足與爲善。是乃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

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言人之質性。雖有萬不同。皆近而不遠也。以其未始有惡也。若夫爲不善也。習氣使之相遠也。可見性無有不善矣。孟子之意。亦以爲天下之性。盡一于善而無惡也。若夫爲不善也。皆出于陷溺。枯亡二者之所爲。而非才之罪也。固非就盜賊不仁心想之中。而舉其善之一邊而示之也。觀水就下之言。而可見矣。今日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則公都子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而孟子之所闕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宋儒所謂性善云者。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

字義斥先儒之說之非者。可謂明白也。而至自爲說。畢竟同墮在乎無善無不善之旨也。由其不知性情心本一物。而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也。蓋人性之不一。雖固有清濁之異。其善則一也。人心之不同。雖如其面之各殊。其善則一也。人情之厚薄。雖如萬物之不一。其善則一也。惻隱羞惡是情也。孟子謂之心。仁義是性也。孟子謂之心。故遺稿曰。孟子道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也。可見性情心三名唯一。而非如字義所謂性自是性。

情自是情。心自是心也。然則孟子以存心養性連稱何哉。由其所遇之處。而其目有小異。自其稟於天不假人爲。而謂之性。自其委實無僞。而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謂之心耳。字義之言曰。仁義禮智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也。則不知仁義便是性也。又曰。心本非貴亦非賤。則畢竟落在于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以人心之所同謂之情。則與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及萬物之情。相爲燕越。

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賢者而後知焉。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是也。然非究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仁。然乍見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性之善豈能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

孟子道性善也。蓋謂未嘗有惡也。故論其常亦只是善。論其極亦只是善。字義以謂。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論其常者也。孟子性善之言。論其極者也。此又調停之言。而都無下落。固非孟子之旨矣。夫性一也。今立常論極論之別。而駁宋儒氣質本然之說。真可謂同浴而笑裸體者矣。○或有問於予曰。天民先生不答於天道天命之間何也。予應之曰。子貢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以子貢之聰明高識。尙曰不可得而聞也。則其餘七十子。雖與四科之目者。如未及子貢。或不得聞也。必矣。然學者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者。有一能之。則雖未能達天道隱微之理。而進可以長民從政。退可以獨善其身。而爲人之責塞。學問之實得矣。後之學者。初披卷讀書。則其所講求。不以性命之理。則必以天道之說。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使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聖人之學。徒爲虛說空論。而無益乎日用彝倫之實者。坐此故也。曰。然則至於性與天道。學者不論爲可乎。曰。有可以不論者。有不可以不論者。此虛實之分也。何謂可以不論者。好論天命者。多流于卜相若無極太極天地開闢之說是也。專論性理者。必溺乎老佛若默坐澄心見性了心之說是也。是皆高遠難知。空虛難憑。雖有所未能通曉。不足以爲重輕。以其無益于經世之業。不切乎行事之實也。何謂不可以不論者。若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古之學者。其所詣既深。則仰之愈高。其自得於己。則言之愈謙。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實知義理之無窮盡也。子貢之所謂不可得而聞也。是也。蓋夫子之言。苟非子夏之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必子思孟子之所傳。亦將雖不中不遠矣。曰。誠者天之道也。及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書之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詩之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亦皆不過曰。誠而已矣。然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積善之家。不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亦不幸而免其殃。若顏子不幸短命。盜跖富有壽考之類。世亦不少矣。是以子夏哭子伯道無嗣。或未能絕無尤怨之心也。所以非務求天爵而不願人爵者。不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得聞也。夫孔孟之言性也。則故而己矣。夫子曰。性相近也。以示習相遠之跡也。孟子道性善也。言必稱堯舜。以實之是也。孟子之時。世衰道微。異端竝起。天下之人。唯利之謀。而不自知有仁義。故開示其固有之實。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性善之義。固可謂明白矣。然而觀人心之不同。知愚賢不肖之相遠。如其面之各殊。而荀子謂之惡。告子謂之無善無不善。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有三品。宋儒謂有氣質本然之別。雖孟子之言。丁寧反復。無不盡焉。尙未能使數君子無惑。

則不可得而聞也之實。亦可見矣。雖然未必無一路之可通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也。此又不可以他求者也。唯盡其心竭其才。由固有之實。而致擴充之力。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而性善之實可得而知焉耳。天道之至誠可得而聞耳。此遺稿之所以不答於天道天命之問也。

四端之心

字義。始立心與四端之心。兩目。尤可疑矣。孟子曰。恒心。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則是心卽是四端。而初非心與四端有二也。但如世云懷貳心之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言。獨有所指而言。非總論人心也。凡人心唯一。未嘗有二。是以左手畫方。右手成圓。人之所不能。此又一心之證也。字義已辨。宋儒本然氣質之說。於性條下。其言可謂明白矣。而至自爲說。則割一心而爲二片。尤而效之。不亦異乎。

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

遺稿之說亦從古訓

孟子集註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其

所謂發見云者。謂見當惻隱者便惻隱。見當羞惡者便羞惡。見當辭讓者便辭讓。見當是非者便是非也。若此則不見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由而發也明矣。然而當惻隱之事。日間無幾。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然。夫如此。則用功之日常少。而曠廢之日常多。雖欲用擴充之功。其何由而得乎。且又欲擴充惻隱之一端。猶將有力不足之患。況於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孟子之意固不若此之迂。夫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不言而喻。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不思而到矣。奚啻發見。亦何逐一著意察識之。其不理會孟子之意特甚矣。象山曰。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豈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讓處自辭讓。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則侔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所不忍所不為者。卽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云者。卽擴充之謂。蓋謂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孟子

之意。豈非甚明白的當。其用功亦甚親切易簡哉。蓋朱陸二先生。雖皆能尊信孟子。然晦庵專以持敬為主。象山以先立乎其大者為要。而於擴充之功。皆未嘗實用其力。宜乎差失若此之甚。

四端之心。有不言而喻。不思而到者。有隨觸而動。隨處發見者。有當逐一著意察識焉者。實用其力於此。則皆無非擴充之事者。王彭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眉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此又四端之事也。況詩書六經。前言往行。皆是無非四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端之事。讀書嗜學者。其心將何如也。且人之在世。一日萬緒。四端之事。無日不有焉。曰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者。蓋不可也乎。字義以仁義為天下之德。而不知專求之於心。則於擴充之功。未嘗實用其力之謬。不在朱陸二先生。而在字義乎。一則曰當惻隱之事。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而曠廢之日常多。一則曰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一節之中。議論前後。錯戾亦已甚矣。以象山之言。為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則其不言而喻。不思而到。亦以為過快乎。排斥朱陸二先生擴

充之說。而舉示自己所見曰。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然不知其工夫如何。而能無所不至。無所不通耶。又烏得見孟子之意明白。與其用功親切耶。

情

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大凡推此之類見之情。字義自分曉。

字義以謂。人之所同欲是情也。故引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之語。以實其言。然古人之語。非專以人心之所同欲。謂之情之謂。蓋謂好善惡惡之心。卽世人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之同一實情也。若以同字曲解情字。則與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語意相混。都無下落。餘詳見于性情疑。

晦菴以四端爲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

喜怒哀樂惻隱羞惡之爲實情也。固古今之通稱。而孟子曰惻隱之心。曰羞惡之心。則可見情心無別矣。仁義禮智之爲天性也。亦天下之通義。而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則亦可見性心不二矣。字義謂四端是心可。謂非情不可。況於以仁義爲非性非心乎。與孟子之言。同乎不同。學者察焉。

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卽爲情。則不可也。

有語於弟子者曰。今人以孟子之書爲七篇。蓋言孟子之篇有此七者。謂七篇卽爲孟子之書。則不可也。則可也乎。字義旣曰四端是心非情。則無復可指謂之情者。故遷就同情之語。而爲之辭。爾遺稿曰。情實也。見當喜則喜。見當怒則怒。見當哀樂則哀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情實也。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橋木仰。梓實俯。金鐵重。羽毛輕。皆萬物之實情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是心非涉乎思慮。字義之言。不出乎其躬行心得。體認精察如此。說見于性情疑。

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工夫。

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唯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將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者。語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亦是意也。語曰。才難。孟子曰。

盡其才。則是皆謂不必用功夫而可也乎。

養其性則情自正。

此豈聞宋儒性情之說習氣。

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

道德二字。古今之所貴重矣。然德有涼德。有薄德。有

凶德之稱。道有詭道。有左道。有小人之道。性善也。而

有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時。心良貴也。而有以禮制

心。敬以直內之教。情實也。而有哀而傷。樂而淫之過。

先儒約情之語。亦不可必廢焉。○遺稿曰。心性情三

名而一物。今以漢唐諸儒所傳之目論之。曰仁義者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性也。而孟子謂之心。曰仁人心也。及雖存乎人者。豈

無仁義之心。是也。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者情也。而孟

子謂之性。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是也。好惡者情

也。傳謂之性。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

之性。是也。四端愛欲者情也。孟子謂之心。曰惻隱之

心。曰羞惡之心。及欲貴者人之同心也。是也。或以情

謂之性。或以性謂之心。或以情亦謂之心。則可見遺

稿之言。直破先儒附會之陋。訂定千古不決之疑矣。

窮經者知此。則亦可謂見卓千古。識度前賢矣。

才

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

可以為善可也。亦可以為不善不可也。朱子曰。才者

性之能也。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

溺而然。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也。語曰。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以顏子為才也。又曰。才難。不

其然乎。此以舜臣五人。亂臣十人。為才也。華陽范氏

曰。古之所謂才者。皆兼德行而言也。高陽氏有子八

人。天下以為才。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謂才者。曰忠肅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恭懿。宜慈惠和。是也。如字義之言。畢竟落在乎性可

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旨。

志

特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

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尙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

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特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可也。若於不善。不可

謂之志也。不可也。但可考其語意之所在耳。語曰。夫

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

又敬而不違。孟子曰。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是

皆以志之不善而言。則北溪才志於利之言亦奚謬焉。

意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

意字從心從音。徐曰。見之於外曰意。蓋心之風韻也。所發所嚮所臆念所計度。涉于意者甚廣矣。聖人之心。自無所偏倚。億逆。語曰。勿意是也。伯夷柳下惠雖優入聖域。或清或和。皆可以一德名。而未必無其風韻也。若孔子之聖。可以而和。可以清而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無所見其風韻也。若學者不可不竭。

天民遺言下

三九

崇文院

盡意思料度事理以求其正中。也。孟子曰。以意逆志。大學曰。誠意是也。猶人常言深意蘊意大意厚意私意。妄意志意念。皆因其所發見。而各命於其意。爾意字。亦是不必用工夫字。

有可不必用工夫處。有可必用工夫處。豈止意字。字字皆然。

良知良能

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而不知本之仁義。

王氏以為。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兀然有心於一草一

木之察。名物度數之末。則必有不切乎立其大者之本。而舍心逐物泛濫之弊。是以專管歸乎一路。立以致良知之說。固不可謂之無所見。然而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曰。博是約之功。雖多失之於一偏。而非聖賢大中至正之學。亦未始不本之仁義也。字義以析心與德為二。故亦有是言爾。

天民遺言下

四〇

崇文院

丹州 并河永崇永父著

忠信

學有本體。有修爲。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爲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爲而後有也。

忠信敬恕孝弟正直之類。乃人人固有之德性。仁義禮智之品目。而皆是同一本體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又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語曰。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不以仁義禮智忠信敬恕分而爲二本也明矣。學問思辨存養省察。總是修爲。故聖賢之教。使學者由其固有而擴充焉。修爲焉。以成其大德也。語曰。爲仁由己是也。字義不知仁義禮智人人固有之德。而忠信敬恕亦是仁義禮智也。其謬爲二本故也。且仁義禮智條下曰。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爲而言者。而今變其說曰。非待修爲而後有也。其言之反覆亦甚矣。

忠恕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蓋

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復。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之意。

夫子答子貢問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可見夫子平日教人。丁寧反復。無復不竭者矣。若謂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猶如謂夫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可也。而不可復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豈理也哉。蓋恕以後之事也。之說雖似精密。聖人之言。必不可如此迂遠。則程子恕字之訓。不可全非。遺稿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周禮疏之訓。其義最盡矣。苟以忠恕爲心。則萬般功夫。總有與物共之之意。而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知。皆爲我成德之地。否則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去不甚遠矣。

此一節。析理精確。真不易之論。

誠

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只是一箇誠。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反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爲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

字義斥北溪之說者。恐于理有礙。夫天道流行。雖間有春寒夏冷秋熱冬暖之變。然於其生長收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猶河流千里。雖屈曲就下。南北無方。終朝宗于海。人性不齊。雖有清濁厚薄之異。悉復歸于善。字義性條下。既論此事。而今不能推其類何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之與主忠信。其言雖異。其功夫未始不同。所謂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乃是盡己之心也。固執之。乃是朴實行去也。

敬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

程沙隨曰。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字義之言本于此。

學

夫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爲仁義禮智之道。又此爲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爲最尊者是已。

先儒所謂道塞宇宙。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只是就人心之固有而言。非若字義之言。舍此人心。而於天地間。別有仁義禮智也。

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功。最不可廢焉。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皆謂其性善之可以恃也。蓋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如衡懸。而不可偏輕重。否則朱陸相歧。職此之由。可不慎哉。況曰人之性有限。其善不可恃焉。而偏廢尊德性。則與孔門之學。天淵懸絕。

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人之性無有限量。故能成其大德。聖人亦人耳。子貢曰。天縱之將聖。則其所性不爲限量者。可見矣。性如爲有限。孟子何用說擴充。亦何用說存養。

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爲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所

以屢道性善。而以擴充之功爲其要也。

遺稿曰。此一節呈露不滿。子思子率性之言。孟子性善之說之本旨也。故解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曰。宜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解率性之謂道。曰爲佛老而言。其附會捏合如是者。皆坐此故也。讀者察焉。蓋古人之所謂學者。唯在循其性盡其才而已。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無爲其所不爲。如此而已矣。其所不欲不爲。即仁義之良心。而吾性之所固有也。無欲無爲。即循其性而不違也。學問之道至于此。而無復餘蘊。故曰。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如此而已矣。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者性之能也。堯舜之盛德。禹稷之功績。學者可得而能者。以其固有性之能也。君子勤而克修。修而能盡。小人慢而不修。修而不盡。所以聖愚之遠。治亂之分矣。由此觀之。則拯天下之溺。保四海之民。三二帝。四三王。亦不假外求。唯在於盡吾性之能而已。務博物洽聞。非夸多闡靡。以徇外近名也。蓄前言往行。非加增添飾。以由外鑠我也。或讚盡其才。以爲外馳者。所謂依傍假借之似者也。或斥循其性。而爲非道者。所謂性惡義外之尤者也。皆非君子平坦易簡。

深造之道。實體諸心。以求自得之學矣。

權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最是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至當之解。不可更易。蓋言君子遭遇時變。權其輕重。以善合乎道也。徒無其德而專任智術者。君子之所不取也。然無有一毫利己之心。而能合道。則權變權謀。亦無所惡乎智矣。與後世雜陰謀詭計以爲權者。大不同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孟仲子對齊宣王使問疾。醫來雖無有一毫自利之心。其未適宜。則不可謂之權也。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經卽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程子曰。權只是經。朱子謂以孟子之言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今日經卽是道。則禮亦是道。無復所辨。以語孟之言推之。則各有攸當。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爲此也。孟子之言。答男女授受不親禮與之問耳。非有意撰其字對。蓋言忠信。行篤敬。是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權。豈止禮信果敬爲對。庸言庸德。舉可以爲對。則

774

可見漢儒以經與權相對之至當矣。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權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未到期理明義精之極。便將置而不用歟。

理明義精之人。固不易得也。然則與難其人。何有所異同。而可斥將置而不用之失耶。

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用下事上。爲臣敬君。經也。以位而言。則桀紂上也。君也。湯武下也。臣也。聖人遭無道之君。處時勢之變。雖出于不得已。其遂至于放伐者。非反經之權。而何哉。其謂之誅一夫紂者。以應兆民之望。救四海之溺。義之從道之合也。固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孟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賁又反之。民大悅。其放其反。皆稱民大悅。則此亦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則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皆可謂之權。豈可謂先儒未深考耶。遺稿曰。處時變決大事。學問之大用。但其平日固守禮經。篤行

信義者能此。

當時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必又有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天下能之。

此一節。自鴻烈解說出來。

君子小人

伊川先生曰。有欲爲聖人之心。而後可與共學。可謂確言。固漢唐諸儒之所不及。然其真實有志。超然卓犖。度越流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爲志。必有躐等凌節。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學問之道。不爲則已。爲則必不可不尙其志。若中人之資。苟不立其志。則無受誨之地。而不足與有爲。故古之賢者。常患學者不尙其志。夫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以其志意高邁也。齊梁之君。其才皆不及中人。然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王之前。其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也。所謂羿不爲拙射。變其毅率。學者亦不可以不志其正鵠。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變別矣。蓋君子之道。謂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之常法。君子之道。聖人之道。雖有生熟小大之不同。亦無有

雙別也。聖人之道。豈在乎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之常法之外哉。孟子左氏稱孔子以君子。其餘古人稱堯舜湯武。亦以君子者。歷歷可見矣。

鬼神

及至于夫子。則專以教法為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于所從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此一節。如浮屠之徒。以一代教主稱瞿曇爾。而其言雖原于程子。未嘗知聖人也。學者欲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熟觀遺稿之言。則思過半矣。

詩書易春秋 說見天民遺言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穩。增一字則有剩。減一字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實宇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詞明白。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儒附會之手。故次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唯孟子乎。論語之書。漢朝首列學官。唐稱六經之冠弁。人倫之大本。至于宋儒。崇信尤至矣。今此一節。固可謂不易之論矣。蓋自古著述者。專託深意于卷端。字義開卷第一條。論天道。不取徵據於語孟之間。而以其所

云非孔子作之繫辭立言者。恐非臆度。必不確見。愚謂孔孟言爲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事相列。若此甚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進學之敍。無出於此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忠恕終身可以行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是者也。

試取字義之言而辨之曰。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而夫子以知仁勇三者爲進學之敍。則不可特以曾子之言。而斥夫子之言。進學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之序也。而又不可以夫子之言。斥以四教之語也。然則大學八條。中庸九經。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爾。

大學以爲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又歷一階。而後進。至于臺上邪。夫道非他。卽人之道也。以人修人之道。何遠之有。

大學之篇。雖非可與語孟並稱之書。然字義所辨。多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無一以意逆作者之志焉。大學之八條。皆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人之進道。豈若登九層臺。歷一階之功力未至。暫輟以俟其至。而後又歷一階。而進至于臺上乎。假使大學之作者。憇愚

如今世書生。必不可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發。意未誠。則心可以不思慮。心未正。則身可以不視聽。言動身未修。則可以不事親從兄。承上接下。況齊魯儒生。能熟詩書。其去聖門或未遠者之所撰邪。且其發端。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則其先後緩急之序。固自有不可紊者。而其措詞之序。不得不如是也。與孟子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及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意。何差之有。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大學乃不以此爲要。而徒欲無所忿憶恐懼好樂憂患。何哉。

說有朱註之在。

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視。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謂害道尤太甚矣。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免放心也。

大抵讀書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詞。蓋有不可以一句而泥者。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是也有不可以一章而泥者。若恭慎勇直四者。苟無禮以節之。則有勞意亂絞之弊。可見學莫貴於禮。然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則復有恭慎之貴於禮者。仁知信剛四者。苟不

好學而明之。則有愚蕩賊狂之弊。可見道莫重於學。然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復有仁信之重於學者。是也有不可以字同而泥者。若語曰。君子泰而不驕。大學曰。驕泰以失之。孟子曰。士尚志。記云。教辟喬志。是也有不可以辭同而泥者。若孟子曰。不失赤子之心。傳曰。猶有童心。語曰。不知肉味。傳曰。食而不知其味。是也。字義未加深考耳。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若孟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身者兼心知履行而言。非若魯公之習儀。隋帝之視朝之謂也。人有其身。則有其心。世無離其心而徒有其身者。則身正卽心正也。其心正而可以正民心。其心不正而能正民心者。未之有也。

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俊德。或曰昭德。其意一也。故雖數數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

語孟屢言德。而適不及明字耳。明德也者。仁義是也。仁義明德。非有二也。字義曰。聖人之行。聖人之德。非

學者之所能當。然論語鄉黨篇皆聖人之行也。且二十篇中。說聖人之德者。皆束之於高閣而可乎。其謬以不知尚書實出于六經之上。而儒者之先務也。又曰。爲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爲宗。而凡學者莫不從事于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無爲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旨異矣。

仁齋先生嘗辨洙泗言仁論曰。魯論二十篇。從頭至尾。無一言之非仁。南軒唯知言仁之處之爲仁。而不知不言處亦總是仁。而今據仁字之多寡。以大學爲與孔孟之旨異矣者。無乃已謬乎。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夫意一也。論語說母。大學說誠。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

令儀令色。巧言令色。一也。詩云。小心翼翼。語曰。鮮矣。仁。心一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必一也。語曰。毋必。又曰。必也使無訟乎。此又可以謂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耶。不知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弗思之甚矣。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

語曰。不以人廢言。如其言之善。則雖出楊墨之口。猶

可取焉耳。況楚語哉。字義以明德二字。屢見三代之書而非之。今復以不引文武之訓而斥之。欲使大學之作者無所出言乎。

又曰。生財有大道。

說見于遺言。

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張端義曰。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學本在禮記。則爲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於朱考亭氏。始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爲夫子之言。

天民遺言下

崇文院

傳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之所好。尙而非有所考證而言。

此一節。禮當不易之論。復起朱子。必心伏無辭。陸深曰。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子思。卻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

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卻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天民遺言下

五五

崇文院

疑語孟字義跋

象山陸氏曰。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群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

天民遺言下

五六

崇文院

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諛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

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強同。此言與今類相類。是故寫此以爲跋。

天民遺稿中。集其要者。亦謂之遺稿。門人渡邊毅之所編次也。輯錄門人平日所聞。謂之遺言。予之所述也。復取遺稿中疑先儒之說者。以立言。謂之疑語。孟字義。平巖氏記其始。予成其終。言也。稿也。疑也。皆出於天民之遺意爾。應乎書林之需。而復書其末云。

享保壬寅冬十月朔。并河五一居士志。

天民遺言下

五七

崇文院

天民遺言卷下 終